俠義傳

序

余由弱冠棄儒而仕公餘之暇即性好披覽羣書每閱有傳奇誌異之編必博採而旁求之卅年來搜羅揣覓幾滿篋盈亦鄙人之一輔耳暇時惟把卷流連無他寄焉辛未春由友人問竹主人處得是書而卒讀之愛不釋手雖係演義無深文喜其筆墨淋漓敘事尚免冗泛且無淫褻語言至於報應昭彰尤可感發善心總爲開卷有益之帙是以草錄一部而珍藏之乙亥司權淮安公餘時從新校閱另錄成編訂爲四函年餘始獲告成去冬有世好友人退思主人者亦癖於斯因攜去久假不歸故以借書送還朗之渠始嗤嗤言愛竟已付刻於聚珍版矣余亦笑其所好

尚有甚於我者也爰成短序以供 同好一粲奚疑

光緒己卯夏月入迷道人識

序

原夫龍圖一傳舊有新編貂續千言新成其帙補就天衣無縫獨具匠心裁來雲錦缺痕別開生面百二回之逼絡貫穿三五人之義膽俠腸信乎文正諸臣之忠也金氏等輩之烈也歐陽眾士之俠也玉堂多人之義也命之以忠烈俠義傳名誠不誣矣作者煞是費心閱者能弗動目雖非鎔經鑄史且喜除舊翻新勿論事之荒唐最愛語無污穢使讀者能興感發之善不入溫柔之鄉開筆悅閒情雨牖月夜之餘敎讀才子佳人雜書滿紙脂香粉豔差足勝耳兒余素性喜聞說鬼雅愛搜神每遇誌異各卷莫不快心而留覽焉戊寅冬於友人入迷道人處得是書之寫本

知為友人問竹主人互相參合刪定彙而成卷攜歸卒讀愛不釋手緣商兩友就付聚珍板以供同好云爾

光緒己卯新秋退思主人識

俠義傳序

是書本名龍圖公案又曰包公案說部中演了三十餘回從此書內又續成六十多本雖是傳奇誌異難免怪力亂神茲將此書翻舊出新添長補短刪去邪說之事改出正大之文極讚忠烈之臣俠義之士且其中烈婦烈女義僕義鬟以及吏役平民僧俗人等好俠尚義者不可枚舉故取傳名曰忠烈俠義四字集成一百二十回雖係演義之詞理淺文粗然敘事敘人皆能刻劃盡致接縫闔筍亦俱巧妙無痕能以日用尋常之言發揮驚天動地之事所有三俠五義諸多豪傑之所行誠是驚魂落魄有人不敢爲而爲人不能作而作纔稱得起俠義二字至於善惡邪正

各有分別眞是善人必獲福報惡人總有禍臨邪者定遭凶殃正者終逢吉庇昭彰不爽報應分明使讀者有拍案稱快之樂無廢書長歎之時無論此事有無但能情理兼盡使人可以悅目賞心便是絶妙好辭此書一部中包公本是個綱領起首應從包公說起爲何要先敘仁宗昵其中有個緣故只因包公事繁仁宗事簡開口若說包公降生如何坎坷怎麼受害將來仁宗的事補出來時反覺贅筆莫若先君後臣將仁宗事敘明然後再言包公降生一氣文字貫通方不紊亂就是後文龐橋遇后時也覺省筆讀者亦一目了然惟是書篇頁過多鈔錄匪易是以藉聚珍板而攢成之以供同好第句中有因操土音故書訛字讀者宜自明之是爲序

俠義傳目錄

卷一

第一回　設陰謀臨生換太子　奮俠義替死救皇嬪

第二回　奎星兆夢忠良降生　雷部宣威狐狸避難

第三回　金龍寺英雄初救難　隱逸村狐狸三報恩

第四回　除妖魅包文正聯姻　受皇恩定遠縣赴任

第五回　墨斗剖明皮熊犯案　烏盆訴苦別古鳴寃

卷二

第六回　罷官職逢義士高僧　應龍圖審寃魂怨鬼

第七回　得古今盈完婚寡女　收公孫策密訪奸人

第八回　救義僕除凶鐵仙觀　訪疑案得線七里村

第九回　斷奇冤奏恭討學士　造御刑查賑赴陳州
第十回　買猪首書生遭橫禍　扮花子勇士獲賊人
卷三
十一回　審葉吁兒包公斷案　遇楊婆子俠客揮金
十二回　展義士巧換藏春酒　龐奸侯設計轄紅堂
十三回　安平鎮五鼠單行義　苗家集雙俠對分金
十四回　小包興偷試遊仙枕　勇熊飛助擒安樂侯
十五回　斬龍昱初試龍頭鍘　遇國母晚宿天齊廟
卷四
十六回　國士懷忠假言認母　夫人盡孝祈露醫晴
十七回　開封府總管恭包相　南清宮太后認狄妃

十八回　秦沉疴仁宗認國母　宣密詔良相審郭槐
十九回　巧取供單郭槐受戮　明頒詔肯李后還宮
二十回　受魔魔忠良遭大難　殺妖道豪傑立奇功
卷五
二十一回　擒人頭南俠驚佞黨　除邪祟學士審虔婆
二十二回　金鑾殿包相參太師　耀武樓南俠封護衛
二十三回　洪義贈金夫妻遭變　白雄打虎甥舅相逢
二十四回　受亂棍范狀元瘋顛　貪多金屈鬍子喪命
二十五回　白氏還魂陽差陰錯　屈申赴體醉死夢生
卷六
二十六回　聆音察理賢愚立判　鑒貌變色男女不分

三十七回　仙枕示夢古鏡還魂　仲禹擒元熊飛祭祖
二十八回　許約期湖亭欣慨助　探底細酒肆巧相逢
二十九回　丁兆蕙茶舖偷鄭新　展熊飛湖亭會周老
三十回　濟弱扶傾資助周老　交友投分邀請南俠

卷七

三十一回　展熊飛比劍定良姻　鑽天鼠奪魚甘陪罪
三十二回　夜救老僕顏生赴考　晚逢寒士金客揚言
三十三回　真名士初交白玉堂　美英雄三試顏查散
三十四回　定蘭譜顏生識英雄　看魚書柳老嫌寒士
三十五回　柳老頼婚狠心難測　馮生聯句狗屁不通

卷八

三十六回　圄內贈金小鬟喪命　縣前盜尸惡僕忘恩
三十七回　小姐還魂牛兒遭報　幼童侍主俠士揮金
三十八回　替主鳴冤擱輿告狀　因朋涉險寄柬留刀
三十九回　鋤斬君衡書生開罪　石驚趙虎俠客爭鋒
四十回　思孝盟弟遣使三雄　欲盜賊金糾合五義
卷九
四十一回　忠烈題詩郭安喪命　開封奉旨趙虎喬粧
四十二回　以假爲眞誤拿要犯　將差就錯巧訊賊金
四十三回　翡翠瓶汚羊脂玉穢　太師口臭美妾身亡
四十四回　花神廟英雄救難女　開封府衆義露眞名
四十五回　義釋盧方史丹抵命　誤傷馬漢徐慶遭擒

卷十
四十六回　設謀詐藥氣走韓彰　遣與濟貧欣逢趙慶
四十七回　遞呈權奸施毒計　巧結案公子辨明冤
四十八回　訪奸人假公子正法　貶佞黨眞義士面君
四十九回　金殿試藝三鼠封官　佛門遞呈雙鳥告狀
五十回　徹地鼠恩救二公差　白玉堂智偷三件寶

卷十一
五十一回　尋猛虎雙雄陷深坑　獲凶徒三賊歸平縣
五十二回　感恩情許婚方老丈　投書信多虧寗婆娘
五十三回　蔣義士二上嚣雲峯　展南俠初到陷空島
五十四回　過天窟南俠逢郭老　蘆花蕩北岸獲胡奇

五十五回　透消息遭困螺螄軒　設機謀夜走蚯蚓嶺
卷十二
五十六回　救妹夫巧離通天窟　獲三寶驚走白玉堂
五十七回　獨龍橋盟兄擒義弟　開封府恩相保賢豪
五十八回　歸毛鼠龍樓封護衛　鄧九如飯店遇恩星
五十九回　倪生償銀包興進縣　金令贈馬九如來京
六十回　紫髯伯有意除馬剛　丁兆蘭無心遇恭漢
卷十三
六十一回　大夫居飲酒逢土棍　卞家疃偷銀驚惡徒
六十二回　遇拐帶松林救巧姐　尋奸淫鐵嶺戰花冲
六十三回　救恭漢暗刺吳道成　尋盟兄巧逢桑花鎮

六十四回 論前情感化徹地鼠 觀古蹟遊賞誅龍橋
六十五回 北俠探奇毫無情趣 花蝶隱跡別有心機

卷十四

六十六回 盜珠燈花蝶遭擒獲 救惡賊張華竊負逃
六十七回 紫髯伯庭前敵鄧車 蔣澤長橋下擒花蝶
六十八回 花蝶正法展昭完姻 雙俠餞行靜修測字
六十九回 杜雍課讀侍妾調姦 秦昌陪情了髮喪命
七十回 秦員外無辭甘認罪 金琴堂有計立明冤

卷十五

七十一回 楊芳懷忠彼此見禮 繼祖盡孝母子相逢
七十二回 認明師學藝招賢館 察惡棍私訪霸王莊

七十三回　惡姚成識破舊賬計　美絳貞私放新黃堂
七十四回　淫方貂誤救朱烈女　貪賀豹狹逢紫髯伯
七十五回　倪太守途中重遇難　黑妖狐牢內暗殺奸
卷十六
七十六回　割帳緣北俠擒惡霸　對蓮瓣太守定良緣
七十七回　倪太守解任赴京師　白護衛喬粧逢俠客
七十八回　紫髯伯藝高伏五鼠　白玉堂氣短拜雙俠
七十九回　智公子定計盜珠冠　裴老僕改粧扮旌叟
八十回　假作工御河挖泥土　聰方向高樹捉猴孫
卷十七
八十一回　盜御冠交託丁兆蕙　攔相轎出首馬朝賢

八十二回　試御刑小俠經初審　遵欽命內宦會五堂
八十三回　矢口不移心靈性巧　眞贓實犯理短情屈
八十四回　復原職倪繼祖成親　觀水災白玉堂捉怪
八十五回　公孫策探水遇毛生　蔣澤長沿湖逢鄔冤
卷十八
八十六回　按圖治水父子加封　好酒貪杯叔姪會面
八十七回　爲知已三雄訪沙龍　因救人四義撤艾虎
八十八回　搶漁奪酒少弟拜兄　談文論詩老翁擇婿
八十九回　惡鍋籠暗藏白玉釵　癡佳蕙遺失紫金墜
九十回　避嚴親牡丹投何令　死小姐佳蕙拜郎公
卷十九

九十一回　死裡生千金認張立　苦中樂小俠服史雲
九十二回　小俠揮金貪杯大醉　老葛搶雉惹禍着傷
九十三回　辭綠鴨潛獵同合夥　歸臥虎姊妹共談心
九十四回　赤十居心尋師覓父　小人得志斷義絕情
九十五回　暗昧人偏遭暗昧害　豪俠客每動豪俠心

卷二十

九十六回　連陞店差役拿書生　毒芳塘縣官驗醉鬼
九十七回　長沙府施俊納了贓　黑狼山金輝逢盜寇
九十八回　沙龍遭旦母友重逢　智化運籌弟兄奮勇
九十九回　見牡丹金輝深後悔　提艾虎焦赤踐前言
一百回　探形蹤王府遣刺客　在道路酒樓問書童

卷二十一

二百一回　兩個千金真假已辨　一雙刺客妍媸自分

二百二回　錦毛鼠初探冲霄樓　黑妖狐重到銅綱陣

二百三回　巡按府氣走白玉堂　逆水泉搜求黃金印

二百四回　救村婦劉立保洩機　遇豪傑陳起望探信

二百五回　三探冲霄玉堂遭害　一封印信趙爵擔驚

卷二十二

二百六回　公孫先生假扮拔院　神手大聖暗中機謀

二百七回　愣徐慶拜求展熊飛　病蔣平指引陳起望

二百八回　圖財害命旅店營生　相女配夫閨閣本分

二百九回　騙豪傑貪婪一萬兩　作媒妁識認二千金

一百十回　陌御猫削城入水面　救三鼠盜骨上峯頭
卷二十三
一百十一回　定日盜箸逢場作戲　先期祝壽改扮喬粧
一百十二回　招賢納士准其投城　合意同心何訪結拜
一百十三回　鍾太保貽書招賢士　蔣澤長員雨訪賓朋
一百十四回　忍機挨餓進廟殺僧　少水無柴開門揖盜
一百十五回　隨意戲耍智伏柳善　有心隄防結交姜鎧
卷二十四
一百十六回　計出萬全極其容易　算失一著事甚爲難
一百十七回　智公子負傷追兒女　武伯南逃難遇豺狼
一百十八回　除姦淫錯投大木場　救急困趕奔神樹崗

一百十九回　神樹崗小俠救幼子　陳起望衆義服英雄
一百二十回　安定軍山同歸大道　功成湖北別有收緣

第一回　設陰謀臨生換太子　奮俠義替死救皇娘

詩曰

紛紛五代亂離間　一旦雲開復見天
草木百年新雨露　車書萬里舊江山
尋常巷陌陳羅詩　幾處樓臺奏管絃
天下太平無事日　鶯花無限日高眠

話說宋朝自陳橋兵變衆將立太祖爲君江山一統相傳至太宗又至眞宗四海昇平萬民樂業眞是風調雨順君正臣良一日早朝文武班齊有西臺御史兼欽天監文彥博出班奏道臣夜觀天象見天狗星犯闕恐於儲君不利恭繪形圖一張謹呈御覽承奉接過陳於御案之上天子

看罷笑曰朕觀此圖雖則是上天垂象但朕並無儲君有何不利之處卿且歸班朕自有道理早朝已畢衆臣皆散轉向宮內眞宗悶悶不樂暗自忖道自御妻薨後正宮之位久虛幸有李劉二妃現今俱各有娠難道上天垂象就應於他二人身上不成纔要宣召二妃見駕誰想二妃不宣而至忝見已畢跪而奏曰今日乃中秋佳節妾妃等已將酒宴預備在御園之內特請聖駕今夕賞月作個不夜之歡天子大喜卽同二妃來到園中但見秋色蕭蕭花香馥馥又搭着金風瑟瑟不禁心曠神怡眞宗玩賞進了寶殿歸了御座李劉二妃賜侍宮娥獻茶已畢天子道今日文彥博具奏他道現時天狗星犯闕主儲君不利朕雖乏

嗣且喜二妃俱各有孕不知將來誰先誰後是男是女上天既然垂兆朕賜汝二人玉璽龍袱各一個鎮壓天邪邪犯再朕有金丸一對內藏九顆珠子一顆係上皇所賜無價之寶朕切時隨身佩帶如今每人各賜一枚將妃子等姓名官名刻在上面隨身佩帶李劉二妃聽了坐上謝恩天子即將金丸解下命太監陳林拿到尚寶監立時刻字去了這裡二位妃子吩咐擺酒安席進酒登時鼓樂迭奏絲竹俱陳皇家富貴自不必說到了晚間皓魄當空照得滿園如同白晝君妃快樂共賞冰輪星斗齊輝觥籌交錯天子飲至半酣只見陳林手捧金丸跪皇御前天子接來細看見金丸上面一個刻着王宸宮李妃一個刻着金華

宮劉妃鐲的甚是精巧天子深喜卽賞了二妃二妃跪領欽遵佩帶後每人又各獻金爵三杯天子並不推辭一連飲了不覺大醉哈哈大笑道二妃子如有生太子者立爲正宮二妃又謝了恩天子酒後說了此話不知緊要誰知生出無限風波你道爲何皆因劉妃心地不良久懷嫉妒之心今一聞此言惟恐李妃生下太子立了正宮何況正宮李妃居左自己在右自那日歸宮之後便與總管都堂郭槐暗暗鋪謀定計要害李妃誰知一旁有個宮人名喚寇珠乃劉妃承御的宮人此女雖是劉妃心腹他却爲人正直素懷忠義見劉妃與郭槐計議好生不樂從此後各處留神悄地窺探聞言郭槐奉了劉妃之命派了心腹親

隨找了個官喜婆尤氏他就屁滾尿流又把自己男人託
付郭槐也做了添喜郎了一日郭槐與尤氏密密商議將
劉妃要害李妃之事細細告訴奸婆聽了始而爲難郭槐
道若能辦成你便有無窮富貴婆子聞聽不由滿心歡喜
眉頭一皺計上心來便對郭槐道如此如此這般這般郭
槐聞聽說妙妙真能辦成將來劉妃生下太子你真有不
世之功又囑咐臨期不要悞事又合了好些東西婆子歡
喜而去郭槐進宮將此事回明劉妃歡喜無限專等臨期
行事光陰迅速不覺的到了三月駕駕至玉宸宮看視李
妃李妃參駕天子說免參當下閒談忽然想起明日乃是
南清宮八千歲的壽辰便特派首領陳林前往御園辦理

果品來日與八千歲祝壽項林奉旨去後只見李妃雙眉緊蹙一時腹痛難禁天子着驚知是要分娩了立刻起駕出宮急召劉妃帶領守喜婆前來守喜劉妃奉旨先往玉宸宮去了郭槐急忙告訴尤氏尤氏早已備辦停當雙手捧定大盒交付郭槐一同齊至玉宸宮而來你道此盒內是甚麼東西原來就是二人定的奸計將狸貓剝去皮毛血淋淋光油油認不出是何妖物好生難看二人來至玉宸宮內別人以爲吃食之物那知其中就理恰好李妃臨蓐剛然分娩一時血氣人事不知劉妃郭槐尤氏做就活局趁着忙亂之際將狸貓換出太子仍用大盒將太子就周龍袱包好裝上包出玉宸宮竟奔金華宮而來劉妃即

喚寇珠提籐籃暗藏太子叫他到銷金亭用裙縧勒死去
在金水橋下寇珠不敢不應惟恐派了別人此事更爲不
妥只得提了籐籃出鳳右門至昭德門外直奔銷金亭上
忙將籐籃打開抱出太子且喜有龍袱包裹安然無恙抱
在懷中心下暗想聖上半世乏嗣好容易李妃產生太子
偏遇奸妃設計陷害我若將太子謀死天良何在也罷寧
若抱着太子一同赴河盡我一點忠心罷了剛然出得銷
金亭只見那邊來了一人即忙抽身隔牆細看見一個公
公打扮踏過引仙橋手中抱定一個宮盒穿一件紫羅袍
繡立蟒粉底烏靴胸前懸一挂念珠斜插一個拂塵兒於
項左生的白面皮精神好一雙目把神光顯這寇承御一

見滿心歡喜暗暗的念佛說好了得此人來太子有了救了原來此人不是別人就是素懷忠義首領陳林只因奉旨到御園採辦果品手捧着金絲砌就龍糕盒迎面而來一見寇宮人懷抱小兒細問情由寇珠將始末根由說了一回陳林聞聽吃驚不小又見有龍袱爲証二人商議即將太子裝入盒內剛剛盛得下偏偏太子啼哭二人又暗暗的禱告祝讚已畢哭聲頓止二人暗暗念佛保佑太子平安無事就是造化二人又往空叩首寵寇宮人急忙回宮去了陳林手捧糕盒一腔忠義不顧死生直往禁門而來纔轉過橋走至禁門只見郭槐攔住道你往那裡去劉娘娘宣你有話面問陳公聞聽只得隨往進宮却見郭槐

說待我先去啟奏不多時出來說娘娘宣你進去陳公公進宮將糕盒放在一傍朝上一倒口尊娘娘奴婢陳林參見不知娘娘有何懿旨劉妃一言不發手托茶杯慢慢吃茶半晌方纔問道陳林你提這盒子往那裡去上有皇封是何緣故陳林奏道奉旨前往御園採摘果品與南清宮八大王上壽故有皇封封定非是奴婢擅敢自專的劉妃聽了點點糕盒又看看陳林復又說道裡面可有夾帶從實說來饒有虛偽你吃罪不起陳林當此之際把死付於度外將心一橫不但不怕反倒從容答道並無夾帶娘娘若是不信請去皇封當面開看說着話就要去揭皇封劉妃一見連忙攔住道既是皇封封定誰敢私行開看難道

你不知規矩麼陳林叩頭說不敢不敢劉妃沉吟半晌因明日果是八千歲壽辰便說既是如此去罷陳林起身手提盒子纔待轉身忽聽劉妃說轉來陳林只得轉身劉妃又將陳林上下打量一番見他面上顏色絲毫不漏方緩緩的說道去罷陳林這纔出宮倒覺的心中亂跳這也是一片忠心至誠感格始終晴過奸妃脫了這場大難出了禁門直奔南清宮內傳旨意到八千歲接旨入內殿將盒供奉上面行禮已畢因陳林是奉旨欽差纔要賜座只見陳林撲簌簌淚流滿面雙膝跪倒放聲大哭八千歲一見唬得驚疑不止便問道伴伴這是何故有話起來說陳林目視左右賢王心內明白便吩咐左右迴避了陳林見沒

人便將情由細述一遍八千歲便問你怎麽就知道必是
太子陳林說現有龍袱包定賢王聽罷急忙將匣盒打開
抱出太子一看果有龍袱只見太子哇的一聲覺痛哭不
止好仿彿訴苦的一般眞是聖天子百靈相助賢王爺急
忙抱入內室並叫陳林隨入裡面見了狄娘娘又將原由
說了一遍大家商議將太子暫寄南清宮撫養候朝廷諸
事安頓後再做道理陳林告別回朝覆命誰知劉妃已將
李妃産生妖孽奏明聖上天子大怒立將李妃貶入冷宮
下院加封劉妃爲正宸宮貴妃可憐無靠的李妃受此不
白之寃向誰伸訴幸喜吉人天相冷宮的總管姓秦名鳳
爲人忠誠素與郭槐不睦已料此事必有奸謀今見李妃

如此好生不忍向前百般安慰又吩咐小太監余忠好生服侍娘娘不可怠慢誰知余忠更有奇異之處他的面貌皆肖李妃的玉容而且素來作事豪俠往往為他人舍不顧身因此素鳳更加疼愛他雖是師徒情如父子他今見娘娘受此苦楚恨不能以身代之每欲設計救出只是再也想不出法子來他只得罷了且說劉妃此計已成滿心歡喜暗暗的重賞了郭槐與尤氏並教尤氏守自己的喜到了十月滿足恰恰也產了一位太子奏明聖上天子大喜即好劉妃立為正宮領行天下從此人人皆知國母是劉后了待郭槐猶如開國的元勳一般尤氏就為寶院冠珠為王宮承御清閒無事誰想樂極生悲過了六年劉后

所生之子竟至得病一命嗚呼聖上大痛自嘆半世乏嗣好容易得了太子偏又夭亡焉有不動心的呢因此傷心過度竟自連日未能視朝這日八千歲進宮問安天子召見八千歲奏對之下賜坐閒談問及世子共有幾人年紀若干八千歲一一奏對說至三世子恰與劉后所生之子歲數相仿天子聞聽龍顏大悅立刻召見進宮見駕一見世子不由龍心大喜更奇怪的是形容態度與自己分毫不差因此一樂病就好了即傳旨將三世子承嗣封爲東宮守缺太子便傳旨叫陳林帶往東宮參見劉后並往各宮看視陳林領旨引着太子先到昭陽正院朝見劉后並啟奏說聖上將八千歲之三世子封爲東宮太子命奴婢

引來朝見太子行禮畢劉后見太子生的酷肖天子模樣心內暗暗詫異陳林又奏還要到各宮看視劉后說既如此你就引去快來見我還有話說呢陳林答應着隨把太子引往各宮去路過冷宮陳林便向太子說這冷宮是李娘娘因產生妖物聖上將李娘娘貶入冷宮若說這位娘娘是最賢德的太子聞聽產生妖物一事心中就有幾分不信這太子乃一代帝王何等天聰如何信這怪異之事可也斷斷想不到就在自己身上便要進去看視恰好秦鳳走出宮來陳林素與秦鳳最好已將換太子之事悄悄說明如今八千歲的世子就是抵換的太子秦鳳聽了大喜先忝見了太子便轉身進宮奏明李娘娘不多時出來

說道請太子進宮陳林一同引進見了娘娘他不由得淚流滿面這正是母子天性攸關陳林一見心內着忙急將太子引出仍回正宮去了劉后正在宮中閑坐細想忽見太子進宮面有淚痕追問何故啼哭太子又不敢隱瞞便說適從冷宮經過見李娘娘形容憔悴憔心實不忍奏明情由還求母后過便在父王跟前解勸解勸使脫了沉堙以慰孩兒悽慘之忱說着說着便跪下去了劉后聞聽便心中一驚假意遲忙攙起口中誇讚道好一個仁德的殿下只管放心我得便就說便了太子仍隨着陳林上東宮去了太子去後劉后心中那裡去得下此事心中暗想適纔太子進宮猛然一見就有些李妃形景何至見了李妃之

後就在哀家跟前求情事有可疑莫非大年前叫寇珠抱出宮去並未勒死不曾去在金水橋下因又轉想曾記那年有陳林手提糕盒從御園而來難道寇珠擅敢將太子交與陳林攜帶出去不成若要明白此事須拷問寇珠這賤人便知分曉越想愈覺可疑即將寇珠喚來剝去衣服細細拷問與當初言語一字不差劉后更覺惱怒便召陳林當面對証亦無異詞劉后心內發焦說我何不以毒攻毒叫陳林掌刑追問他二人做的事如今叫一人受苦焉有不說的道理便命陳林掌刑拷問寇珠劉后雖是如此心毒那知橫了心的寇珠視死如歸可憐他柔弱身軀只打得身無完膚也無一字招承正在難分難解之時見有

聖旨來宣陳林劉后惟恐躭延工夫露了馬腳只得打發
陳林去了寇宮人見了陳林已去大約劉后必不干休與
其零碎受苦莫若尋個自盡因此觸檻而死劉后吩咐將
尸拾出就有寇珠心腹小宮人偷偷埋在玉宸宮後劉后
因無故打死宮人威逼自盡也不敢啟奏也不敢追究了
劉后不得真情其妒愈深轉恨李妃不能忘懷悄與郭槐
商議密訪李妃嫌隙必須置之死地方休也是合當有事
且說李妃自見太子之後每日傷感多虧秦鳳百般開解
暗將此事一一奏明李妃聽了如夢方醒歡喜不盡因此
連夜燒香祈保太子平安被奸人訪着暗在天子前啟奏
說李妃心下怨恨每夜降香咀咒心懷不善情實難宥天

十大怒即賜白帾七尺立時賜死誰知早有人將信暗暗
透於冷宮秦鳳一聞此言胆裂魂飛忙忙奏知李娘娘李
娘娘聞聽登時昏迷不醒正在忙亂只見余忠趕至面前
說道事不宜遲快將娘娘衣服脫下與奴婢穿了奴婢情
願自身替死李妃蘇醒過來一聞此言只哭得噯氣倒噎
如何還說得出話來余忠不容分說自己摘下花帽扯去
網巾將髮散開換了一個綿兒又將自己衣服脫下放在
一傍只求娘娘早將衣服賜下秦鳳見他如此忠烈又是
心疼又是羨慕只得橫了心在傍催捉更衣李妃不得已
將衣脫下與他換了便哭說道你二人是我大恩人了說
罷又昏過去了秦鳳不敢耽延忙忙將李妃移至下房牀

作余忠卧病在牀剛然收什完了只見聖旨已到欽派孟彩嬪驗看秦鳳連忙迎出讓至偏殿暫坐俟娘娘歸天後請貴人驗看就是了孟彩嬪一來年輕不敢細看二來感念李妃素日恩德如今遭此凶事心中悲慘如何想的到是人舊死呢不多時報到娘娘已經歸天了請貴人驗看孟彩嬪聞聽早已淚流滿面那裡還忍近前細看便道我今回覆聖旨去了此事若非余忠與娘娘面貌仿佛如何遮掩的過去於是按禮埋葬此事已畢秦鳳便回明余忠病卧不起郭槐原與秦公公不睦今聞余忠患病又去了秦鳳膀背正中心中機關便不容他調養立刻逐出回籍為民因此秦鳳將假余忠抬出特派心腹人役送至陳州

家內去了後文再表從此秦鳳踽踽涼涼悽悽慘慘時常思念徒兒死的可憐又可敬又惦記着李娘娘在家中怕受了委曲這日晚間正然傷心只見本宮四面火起秦鳳一見已知是郭槐之計一來要斬草除根二來是公報私仇我總然逃出性命也難免失火之罪莫若自焚也省的與他做對於是秦鳳自燒死冷宮之內此火果然是郭槐放的此後劉后與郭槐安心樂意以為再無後患了那知後來惡貫滿盈自有報應呢就是太子也不知其中詳細誰也不敢洩漏又奉旨欽派陳林督管東宮總理一切閒雜人等不准擅入這陳林却是八千歲在天子面前保舉的從此太平無事了如今將仁宗的事已敘明了暫且擱

起後文自有交代便說包公降生自離娠胎受了多少折
磨較比仁宗坎坷更加百倍正所謂天將大任之說閒言
少敘單表江南廬州府合肥縣內有個包家村生一包員
外名懷家富田多騄馬成羣爲人樂善好施安分守已因
此人人皆稱他爲包善人又曰包百萬包懷原是謹愼之
人既有百萬之稱自恐擔當不起他又難以攔阻衆人只
得將包家村改爲包村一是自已謙和二免財主名頭院
君周氏夫妻二人皆四旬以外所生二子長名包山娶妻
王氏生了一子尚未滿月次名包海娶妻李氏尚無兒女
他弟兄二人雖是一母同胞却大不相同大爺包山爲人
忠厚老誠正直無私恰恰娶了王氏也是四德三從的人

二爺包海爲人尖酸刻薄奸險陰毒偏偏娶了李氏也是心也不端虧得老員外治家有法規範嚴肅又喜大爺凡事寬和諸般遜讓兄弟再也叫二爺說不出話來就是妯娌之間王氏也是從容和靄在外婚前毫不較量李氏雖是刁悍他也難以施展因此一家尚爲和睦每日大家歡歡喜喜父子兄弟春種秋收務農爲業雖非詩書門第却是勤儉人家不意老院君周氏安人年紀四旬開外忽然懷孕員外好不樂意終日憂愁你說這是甚麼意思呢原來老來得子是快樂包員外爲何不樂只因夫妻皆是近五旬的人了已有兩個兒子並皆娶媳生子如今安人又養起兒女來了再者院君若大年紀今又產生未免受傷

何況乳哺三年更覺勤勞如何撇得起呢因此每日憂煩悶悶不樂覺自時刻不能忘懷這正是家遇吉祥反不樂時逢喜事頓添愁未審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回　奎星兆夢忠良降生　雷部宣威狐狸避難

且說包員外終日悶悶這日獨坐書齋正躊躇此事不覺雙目困倦伏几而臥朦朧之際只見半空中祥雲繚繞瑞氣氤氳猛然紅光一閃面前落下個怪物來頭生雙角青面紅髮巨口獠牙左手拿一銀錠右手執一硃筆跳舞竟奔落前來員外大叫一聲醒來却是一夢心中尚覺亂跳正自出神忽見了鬟掀簾而入報道員外大喜了方纔安人產生一位公子奴婢特來稟知員外聞聽抽了一口涼

氣只唬得驚疑不止怔了多時咳了一聲道罷了罷了家門不幸生此妖邪眞是寃家到了急忙立起身來一步一咳來至後院看視幸安人無恙略問了幾句話連小孩也不瞧回身仍往書房來了這裡伏侍安人的包裹小孩的般實之家自然俱是便當的不必細表單說包海之妻李氏抽空兒回到自己房中只見包海坐在那裡發呆李氏道好好兒的二一添作五的家當如今弄成三一三十一了你到底想個主意呀包海答道我正爲此事發愁方纔老當家的將我叫到書房告訴我夢見一個青臉紅髮的怪物從空中掉將下來把老當家的唬醒了誰知就生此子我細細想來必是咱們東地里西瓜成了精了李氏聞

聰便攛掇道這還了得若是留在家內他必做耗自古害上說妖精入門家敗人亡的多着的呢如今何不趁早兒告訴老當家的將他拋棄在荒郊野外豈不省了擔着心就是家私也省了三一三十一了一舉兩得你想好不好這婦人一套話說得包海如夢初醒連忙立身來到書房一見員外便從頭至尾的話說了一遍止於不提起家私一事誰知員外正因此煩惱一聞包海之言恰合了念頭連聲說好此事就交付於你快快辦去將來你毋親若問時就說落草不多時就死了包海領命回身來至卧房託言公子已死急忙抱出用茶葉簍子裝好擔至錦屏山後見一坑深草便將簍子放下剛要撂出小兒只見草叢裡

有綠光一閃原來是一隻猛虎眼光射將出來包海一見只唬得魂不附體連尿都唬出來了連簍帶小孩一同拋棄抽身跑將回來氣喘吁吁不顧回窩員外跑到自己房中倒在炕上連聲說道唬殺我也唬殺我也李氏忙問道你這等見神見鬼的不是妖精作了耗了包海定了定神答道利害利害一五一十說與李氏道你說可怕不可怕只是那菜葉簍子沒得拿回來李氏笑道你真是正篤灑油滿地檢芝麻大處不算小處算咧一個簍能值幾何二分家私省了豈不樂嗎包海笑嘻嘻道果然是表壯不如裡壯這事多虧了賢妻你巧咧這孩子這時候管保叫虎吧嗒咧誰知他二人在屋內說話不妨牆外有耳冷遇醫

入王氏從此經過一一聽去急忙回至屋中細想此事好生殘忍又着急又心痛不覺落下淚來正自悲泣大爺包山從外邊進來見此光景便問情由王氏將此事一一說知包山道原來有這等事不要緊錦屏山不過五六里地待我前去看看再做道理說罷立刻出房去了王氏自丈夫去後心驚害怕惟恐猛虎傷人又恐找不着三弟心中好生委決不下且言包山急急忙忙奔到錦屏山後果見一片深草正在四下找尋只見茶葉簍子橫躺在地却無三弟大爺着忙連說不好大約是被虎吃了又往前走了數步只見一片草俱各倒卧在地足有一尺多厚上面着個黑漆漆亮油油赤條條的小兒大爺一見滿心歡喜忙

忙打開衣服將小兒抱起揣在懷內轉身竟奔家來悄悄
的踱到自己屋內王氏正在盼望之際一見丈夫回來將
心放下又見抱了三弟回來喜不自勝連忙將自己衣襟
解開接過包公以胸膛偎抱誰知包公到了賢人懷內天
生的聰俊將頭亂拱仿彿要乳食吃的一般賢人即將乳
頭放在包公口內慢慢的喂哺包山在旁便與賢人商議
如今雖將三弟救回但我房中忽然有了兩個小孩別人
看見豈不生疑麼賢人聞聽道莫若將自己纔滿月的兒
另寄別處尋人撫養妾身單單乳哺三弟豈不兩全呢包
山聞聽大喜便將自己孩兒偷偷抱出寄於他處厮養可
巧就有本村的鄉民張得祿因妻子剛生一子未滿月已

經死了正在乳哺之時如今得了包山之子好生歡喜這也是大爺夫妻一點至誠感格故有此機會可見人有善念天必從之人懷惡意天必誅之李氏他陷害包公將來也必有報應的且說由春而夏自秋徂冬光陰迅速轉瞬過了六個年頭包公已到七歲總以兄嫂呼爲父母起名就叫黑子最奇怪的是從小至七歲未嘗哭過也未嘗笑過每日裡哭喪着小臉兒不言不語就是人家鬬他他也不理因此人人皆嫌除了包山夫妻百般護持外人皆沒有愛他的一日乃周氏安人生辰不請外客自家家宴王氏賢人代領黑子與婆婆拜壽行禮已畢站立一旁只見包黑跑到安人跟前雙膝跪倒恭恭敬敬也磕了三個頭

把個安人喜的眉開眼笑將他抱在懷中因說道曾記六年前產生一子正在昏迷之時不知怎麼落草就死了若是活着也與他一般大了王氏聞聽見旁邊無人連忙跪倒稟道求婆婆恕媳婦胆大之罪此子便是婆婆所生媳婦恐婆婆年邁乳食不足擔不得乳哺操勞故此將此子暗暗抱至自己屋內撫養不敢明言今因婆婆問及不敢不以實情稟告賢人並不題起李氏夫妻陷害一節周氏老安人連忙將賢人扶起說道如此說來吾兒多虧媳婦撫養又免我勞心真是天下第一賢德人了但只一件我那小孫孫現在何處王氏稟道現在別處厮養安人聞聽立刻叫將小孫孫領來面貌雖然不同身量却不甚分別

急將員外請至大家言明此事員外心中雖樂然而想起
從前情事對不過安人如今事已如此也就無可奈何了
從此包黑認過他父母改稱包山夫妻仍爲兄嫂安人是
年老惜子百般珍愛改名爲三黑又有包山夫妻照應各
處留神總然包海夫婦暗暗打算也是不能奏手轉眼之
間又過了二年包公到了九歲之時包海夫婦心心念念
要害包公這一日包海在家便在員外跟前下了讒言說
咱們莊戶人總以勤儉爲本不宜遊蕩將來閒的好吃懶
做的如何使得現今三黑已九歲了也不小了應該叫他
跟着莊村牧童或是咱家的老周的兒子長保兒學習牧
放牛羊一來學本事二來也不吃閒飯一片話說得員外

心活便與安人說明猶如三黑天天跟着閒逛的一般安人應允便囑長工老周加意照料老周又囑咐長保兒天天出去牧放牛羊好好兒哄着三官人頑耍儻有不到之處我是現打不賒的因此三公子每日同長保出去牧放牛羊或在村外或在河邊或在錦屏山畔總不過離村五六里之遙再也不肯遠去的一日驅逐牛羊來至錦屏山鵝頭窪下見一片青草將牛羊就在此處牧放鄉中收童彼此頑耍獨有包公一人或觀山水或在林木之下席地而坐或在山環之中枕席而眠却是無精打彩仿彿心有所思的一般正在山環之中石上歇息只見陰雲四合雷閃交加知道必有大雨急忙立起身來跑至山窩古廟之

中纔走至殿內只聽得忽喇喇霹靂一聲風雨驟至包公在供桌前盤膝端坐忽覺背後有人一摟將腰抱住包公回頭看時却是一個女子羞容滿面其驚怕之態令人可憐包公暗自想道不知誰家女子從此經過遇此大雨看他光景想來是怕雷慢說此柔弱女子就是我三黑聞此雷聲亦覺膽寒因此索性將衣服展開遮護女子外邊雷聲愈急不離頂門約有兩三刻的工夫雨聲漸小雷始止聲不多時雲散天晴日已夕暉回頭看時不見了那女子心中納悶走出廟來找着長保驅趕牛羊剛纔到村頭只見服侍二嫂嫂了鬢秋香手托一碟油餅說道這是二奶奶給三官人做點心吃的包公一見便說道回去替我給

嫂嫂道謝說着拿起要吃不覺手指一麻將餅落在地下纔待要檢從後來了一隻癩犬竟自啣餅去了長保在旁便說可惜一張油餅却被他吃了這是我家癩犬等我去趕回來包公攔住道他既啣去總然拿回也吃不得了咱們且交代牛羊要緊說着說着來到老周屋內長保將牛羊趕入圈中只聽他在院內嚷道不好了怎麼癩狗七孔流血了老周聞聽同包公出得院來只見犬倒在地七竅流血老周看了詫異道此犬乃眼毒而死的不知他吃了甚麼了長保在旁插言剛纔三奶奶叫秋香送餅與三官人吃失手落地被咱們的癩狗吃了老周聞聽心下明白請三官人來至屋內暗暗的囑咐已後三奶奶給的吃食

務要留神不可墮入術中包公聞聽不但不信反倒嗔怪他離間叔嫂不和賭氣別了老周回家好生氣悶過了幾天只見秋香來請說二奶奶有要緊的事包公只得隨他來至二嫂屋內李氏一見滿面笑容說秋香昨日到後園忽聽古井內有人說話因在井口往下一看不想把金簪掉落井中恐怕家人見怪若叫別人打撈井口又小下不去又恐聲張出來沒奈何故此叫他急請三官人來問包公道三叔因你身量又小下井將金簪摸出以免嫂嫂受責不知三叔你肯下井去麼包公道這不打緊待我下去給嫂嫂摸出來就是了於是李氏呼秋香拿繩子同包公來到後園井邊包公將繩拴在腰間手扶井口叫李氏同

秋香慢慢的鬆放剛纔繫到多一半只聽上面說不好撒不住了包公覺得繩子一鬆身如敗絮一般噗通一聲竟自落在井底且喜是枯井無水却未摔着心中方纔明白暗暗思道怪不得老周叫我留神原來二嫂嫂果有害我之心只是如今既落井中別人又不知道我却如何出的去呢正在悶悶之際只見前面忽有光明一閃包公不知何物暗忖道莫非果有金釵放光麼向前用手一撲並未撲着光明又往前去包公詫異又往前趕越撲越遠再也僕他不着心中焦燥滿面汗流連說怪事怪事井內如何有許多路徑呢不免盡力追去看是何物因此僕趕有一里之遙忽然光兒不動包公急忙向前撲住看時却是古

鏡一面翻轉細看黑暗之處再也瞧不出來只覺得冷氣
森森透入心膽正看之間忽見前面明亮忙將古鏡揣起
跟將出來看時乃是場院後墻以外地溝心內自思道原
來我們後園枯井竟與此道相通不要管他幸喜脫了枯
井之內且自回家便了走到家中好生氣悶自己坐着無
處發洩這口悶氣走到王氏賢人屋內撅着嘴發怔賢人
問道老三你從何處而來爲着何事這等沒好氣莫不有
人欺負你了包公說我告訴嫂嫂並無別人欺我皆因秋
香說二嫂嫂叫我提着去見誰知他叫我摸簪於是將瞧
入枯井之事一一說了一回王氏聞聽心中好生不平又
是難受又無可奈何只得解勸安慰囑附已後要處處留

神包公連連稱是說話間從懷中掏出古鏡交與王氏便說是從牆中得來的嫂嫂好好收藏不可失落包公去後賢人獨坐房中心裡暗想叔叔嬸嬸所作之事深謀密略莫說三弟孩提之人難以揣度就是我夫妻二人亦難測其陰謀將來釀若弄出事端如何是好可笑他二人只為家私却忘倫理正在嗟嘆只見大爺包山從外而入賢人便將方纔之話說了一遍大爺聞聽連連搖首道豈有此理這必是三弟洞氣誤掉入枯井之中自己恐怕受責故此捏造出這一片謊言不可聽他日後總叫他時時在這裡就是了可也免許多口舌大爺口雖如此說心中萬分難受暗自思道三弟從前做的事體我豈不知只是我做

哥哥的爲能認眞只好含糊罷了此事若是問言一來傷了手足的和氣二來添她嫌疑是非況吟牛聞不覺長嘆一聲便向王氏說我看三弟氣宇不凡行事奇異將來必不可限量我與二弟已然躭擱自幼不曾讀書如今何不延師教訓三弟儻上天憐念得個一官半職一來改換門庭二來省受那賊官汚吏的閒氣你道好也不好賢人聞聽點頭連連稱是又道公公之前須善爲說詞方好大爺說無妨我自有道理次日大爺料理家務已畢來見員外便道孩兒面見參參有一事要稟員外問道何事大爺說只因三黑並無營生與其叫他終日牧羊在外遊蕩也學不出好來何不請個先生教訓教訓呢就是孩兒等自幼失

學雖然後來補廩一二遇見爲難的帳目還有佮不下去的被人欺哄如今請個先生一來教三黑些書籍二來有爲難的字帖亦可向先生請教再者三黑學會了也可以管些出入帳目員外聞聽可管些帳目之說便說使得但是一件不必請飽學先生只要比咱們強些的就是了教個三年二載認得字就得了大爺聞聽員外允了心中大喜即退出來便託鄉鄰延請飽學先生是必要叫三弟一舉成名看官這非是包山欵違父命只因見三弟二表非凡終成大器故此專要請一名儒教訓以爲將來顯親揚名光宗耀祖開言少敘且表衆鄉隣聞得包百萬家要請先生誰不獻勤這個也來說那個也來薦誰知大爺非名

儒不請可巧隔村有一寗老先生此人品行端正學問淵深兼有一個古怪皮氣教徒弟有三不教第了不教到館中只要書童一個不許閒人出入十年之內只許先生辭館不許東家辭先生有此三不教東修不拘多少故此無人敢請一日包山訪聽明白急親身往謁見面敘禮包山一見眞是好一位老先生滿面道德品格端方即將延請之事說明並說老夫子三樣規矩其二其三小子俱是敢應的只是恐三弟第些望先生善導為幸當下言明即擇日上館是日備席延請遞觴敬東修一切禮儀自不必說即領了包公來至書房拜了聖人拜了老師這也是前身緣分師徒一見彼此對看愛慕非常並派有件童包與與

包公同歲一來伺候書房茶水二來也叫他學幾個字兒這正是英才得遇春風大俊傑來從喜氣生未審後事如何下回分解

第三回　金龍寺英雄初救難　隱逸村狐狸三報恩

且說當下開館節文已畢寫老先生入了師位包公呈上大學老師道我說的是大學之道包公說是難道下句不是在明明德麼老師道再說包公便道在新民在止于至善老師聞聽甚為詫異叫他往下念依然絲毫不錯然仍不大信疑是在家中有人教他或是聽人家念學就了的尚不在懷誰知到後來無論甚麼書籍俱是如此教上句便

會下句有如温熟書的一般眞是把個老先生喜的樂不可支自言道天下聰明子弟甚多未有不教而成者眞是生就的神童天下奇才將來不可限量哈哈不想我宵某教讀半世今在此子身上成名這正是孟子有云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遂乃給包公起了官印一個拯字取意將來可拯民於水火之中起字文正取其意文與正豈不是政字麼言其將來理國政必爲治世良臣之意不覺光陰荏苒早過了五個年頭包公已長成十四歲學得滿腹經綸詩文之佳自不必說先生每每催促遞名送考怎奈那包員外是個勤儉之人恐怕赴考有許多花費從中大爺包山不時在員外跟前說道叫三黑赴考若得進

一步也是好的無奈員外不允大爺只好向先生說三弟年紀太小恐怕誤事臨期反爲不美於是又過了幾年包公已長成十六歲了這年又逢小考先生實在忍耐不住急向大爺包山說道此次你們不送考我可要替你們送了大爺聞聽急又向員外跟前稟說道這不過先生要顯弄他的本領莫若叫三黑去這一次若是不中先生也就死心塌地了大爺說的員外一時心活就便允了大爺見員外已應允許考心中大喜急來告知先生先生當時寫了名子報送即到考期一切全是大爺張羅員外毫不介意大爺却是諞諞盼望到了揭曉之期天尚未亮只聽得一陣喧嘩老員外以爲必是本縣差役前來不是派差就

是拿車正在游疑之際只見院公進來報喜道三公子中了生員了員外聞聽倒抽了一口氣說道罷了罷了我上了先生的當了這也是家運使然活該是冤孽再也躲不開的因此一煩自己藏於密室連親友前來賀他也不見就是先生他也不致謝一聲多虧了大爺一切周旋方將此事完結惟有先生暗暗的想道我自從到此課讀也有好幾年了從沒見過本家老員外如今教的他兒子中了秀才何以仍不見面連個謝字也不道竟有如此不通情理之人實實又令人納悶了又可氣又可惱每每見了包山說了好些嗔怪的言語包山連忙陪罪說道家父事務冗繁必要定日相請懇求先生寬恕寄公是個道學之人

聽了此言也就無可說了虧得太爺暗暗求告太爺求至再三員外方纔應允定了日子下了請帖設席與先生酬謝是日請先生到待客廳中員外迎接見面不過一揖讓至屋內分賓主坐下坐了多時員外並無致謝之辭然後擺上酒筵將先生讓至上座員外在主位相陪酒至三巡菜上五味只見員外愁容滿面舉止失措連酒他也不吃先生見此光景忍耐不住只得說道我學生在貴府打攪了六七年雖有微勞開導指示也是令郎天分聰明所以方能進此一步員外聞聽呆了半晌方纔說道好先生又說道若論令郎刻下學問慢說是秀才就是舉人進士他是綽綽有餘的了將來不可限量這也是尊府上德行員

外聽說至此不覺雙眉緊蹙發狠道甚麼德行不過家門不幸生此敗家子將來但能保得住不家敗人亡就是造化了先生聞聽不覺詫異道賢東何出此言世上那有不望兒孫中會作官之理呢此話說來眞眞令人不解員外無奈只得將生包公之時所作惡夢說了一遍如今提起還是膽寒寗公原是飽學之人聽見此夢之形景似乎奎星又見包公舉止端方更兼聰明過人就知是有來歷的將來必是大貴暗暗點頭員外又說道以後望先生不必深教小兒就是十年東脩斷斷不敢少的請放心一句話將個正直寗公說得面紅過耳不悅道如此說來令郎是叫他不考的了員外連聲道不考了不考了先生不覺勃

然大怒道當初你的兒子叫我教原是由得你的如今我的徒弟叫他考却是由得我的以後不要你管我自有主張罷了怒冲冲不等席完竟自去了你道寗公爲何如此說他因員外是個愚魯之人若是諫勸他决不聽而且自己徒弟又得保必作臉莫若自己攏來一則不至誤了包公二則也免包山跟着爲難這也是他讀書人一片苦心因至鄉試年頭全是寗公作主與包山一同商議硬叫包公赴試叫包山都推在老先生身上以了揀榜之期誰知又高高的中了鄉魁包山不勝歡喜惟有員外愁個不了仍是藏着不肯見人大爺備辦筵席請了先生坐了上席所有賀喜的鄉親兩邊相陪大家熱鬧了一天諸事已畢

商儀便叫包公上京會武舉明員外員外到了此時也就
没的說了只是不准多帶跟人惟恐耗費了盤川就待件
聖包興一人包公起身之時拜別了父母又辭了兄嫂包
山暗與了盤川包公又到書房參見了先生先生囑附了
多少言語又將自己的幾兩修金送給了包公包興備上
馬大爺包山送至十里長亭兄弟留戀多時方纔分手包
公認鐙乘騎帶了包興竟奔京師一路上少不得饑餐渴
飲夜宿曉行一日到了座鎮店主僕兩個找了一個飯店
包興將馬接過來交與店小哥好找了一個座兒包公坐
在正面包興打橫雖係主僕只因出外又無外人爺兄兩
個就在一處吃了堂官過來安放杯筷放下小菜包公隨

便要一角酒兩樣菜包興斟上酒包公剛纔要飲只見對面來上來了一個道人坐下要了一角酒且自出神拿起壺來不向杯中斟呢喇喇倒了一桌子見他嗟聲嘆氣似有心事的一般包公正然納悶又見從外進來一人武生打扮量暴着英雄精神面帶着俠氣道人見了連忙站起只稱恩公請坐那人也不坐下從懷中掏出一錠大銀遞給那人道將此銀暫且拿去等晚間再見那道人接過銀子爬在地下磕了一個頭出店去了包公見此人年紀約有二十上下氣宇軒昂令人可愛因此立起身來執手當胸道尊兄請了若不棄嫌何不請過來彼此一敘那人聞聽便將包公上下打量了一番便笑容滿面道既承錯愛

敢不奉命包興連忙站起添分杯筷又要了一角酒二碟菜滿滿斟上一杯包興便在一旁侍立不敢坐了包公與那人分賓主坐了便問尊兄貴姓那人答道小弟姓展名昭字熊飛包公也通了姓名二人一文一武言語投機不覺飲了數角展昭便道小弟現有些小事情不能奉陪尊兄改日再會說罷會了錢鈔包公也不謙讓包興暗道我們三爺嘴上抹石灰那人竟自作別去了包公也料不出他是甚麼人吃飯已畢主僕乘馬登程因店內耽悞了工夫天色看看已晚不知路徑忽見牧子歸來包興便向前問道牧童哥這是甚麼地方童子答道由西南二十里方是三元鎮是個大去處如今你們走差了路了此是正西

若要繞回去還有不足三十里之遥呢包興見天色已晚便問道前面可有宿處歷牧童道前面叫做沙屯兒並無店口只好找個人家歇了罷說罷趕着牛羊去了包興回覆包公竟奔沙屯兒而來走了多時見道傍有座廟宇匾上大書勅建護國金龍寺包公道與其在人家借宿不若在此廟住宿一夕明日布施些香資豈不方便包興便下馬用鞭子前去拍門裡面出來了一個僧人問明不歷便請進了山門包興將馬拴好喂在槽上和尚讓至雲堂小院三間淨室敘禮歸座獻罷茶湯和尚問了包公家鄉姓氏知是上京的舉子包公問道和尚上下回說僧人法名叫法本還有師弟法明此廟就是我二人住持說罷告辭

出去一會兒小和尚擺上齋來不過是素菜素飯主僕二
人用畢天已將晚包公即命包興將傢伙送至厨房省得
小和尚來回跑包興聞聽急忙把傢伙拿起因不知厨房
在那裡出了雲堂小院來至禪院只見幾個年輕的婦女
花枝招展攜手嘻笑說道西邊雪堂小院住下客了咱們
往後邊去罷包興無處可躲只得迎回容他們過去纔將
傢伙找着厨房送去急忙回至屋內告知包公恐此廟不
大安靜正說話間只見小和尚左手拿一隻燈右手提一
壺茶來走進來賊眉賊眼將燈放下又將茶壺放在桌上
兩隻賊眼東瞧西看連話也不說回頭就走包興一見連
說不好這是個賊廟急來外邊看時山門已經倒鎖了又

看別處竟無出路急忙跑回包公前可自主包興張口結舌說三爺僧們快想出路纔好包公道門已關鎖又無別路可出往那裡走包興着急道現有桌椅待小人搬至牆邊公子趕緊跳牆逃生等凶僧來時小人與他拚命包公道我自小兒不會登梯爬高若是有墻可跳你趕緊逃生回家報信也好報仇包興哭道三官人說那裡話來小人至死再也不離了相公的包公道既是如此僧主僕二人索性死在一處等那僧人到來再作道理只好聽命由天罷了包公將椅子挪在中間門口端然正坐包興無物可拿將門拴擎在手中在包公之前說他若來時我將門拴盡力向他一杵給他個冷不防兩隻眼直勾勾的瞋着

板院門正在凝神忽聽門外了吊喚哧一聲仿彿砍吊一般門已開了進來一人包興喚了一跳門拴已然落地渾身亂抖堆縮在一處次見那人渾身是青却是夜行打扮包公細看不是別人就是白日在飯店遇見那個武生包公猛然省悟他與道人有晚間再見一語此人必是俠客原來列位不知白日飯店中那道人也是在此廟中的皆因法本法明二人搶掠婦女老和尚嗔責二人不服將老僧殺了道人惟恐干連又要與老和尚報仇因此告至當官不想凶僧有錢常與書吏差役人等接交買囑通了竟將道人重責二十大板作為誣告良人逐出境外道人寃屈無處可伸來到林中欲尋自盡恰遇展爺行到此問將

他救下問得明白叫他在飯店等候他却暗暗採訪實在方趕到飯店之內賠了道人銀兩不想遇見包公同飲多時他便告辭先行回到旅店歇息至天交初皆改扮行裝施展飛簷走壁之能來至廟中從外越墻而入悄地行藏飛至寶閣只見閣內有兩個凶僧傍列四五個婦女正在飲酒作樂又聽得說雲堂小院那個舉子等到三更時分再去下手不遲展爺聞聽暗道我何不先救好人後殺凶僧還怕他飛上天去不成因此來到雲堂小院用巨闕寶劍削去了甲鐵環進來看時不料就是包公真是主僕五行有救展爺上前拉住包公攜了包興道尊兄隨我來出了小院從傍邊角門來至後墻打百寶囊中掏出如意索

來繫在包公腰間自已提了繩頭飛身一躍上了墻頭騎
馬勢蹲住將手輕輕一提便將包公提在墻上悄悄附耳
說道尊兄下去時便將繩子解開待我再救尊管說罷向
下一放包公兩脚落地急忙解開繩索展爺提將上去又
將包興救出向外低聲道你主僕二人就此逃走去罷只
見身形一幌就不見了包興攙扶着包公那敢消停深一
步淺一步往前沒命的好跑好容易奔到一個村頭天已
五鼓遠遠有一燈光包興說好了有人家了偺們暫且歇
息歇息等到天明再走不遲急忙上前叫門柴扉開處裡
面走出一個老者來問是何人包興道因我二人貪趕路
程起得早了辨不出路徑望你老人家方便方便俟天明

便行老者看了包公是一儒流又看了包興是個書童打扮却無行李只當是近處的便說道既是如此請到裡邊坐主僕二人來至屋中原來是連舍三間兩明一暗間安一磨盤並無方桌羅桶等物却是賣豆腐生理那邊有小小土炕讓包公坐下包興問道老人家貴姓老者道老漢姓孟還有老伴並無兒女以賣豆腐爲生包興道老人家有熱水討一杯吃老者道我這裡有現成的豆腐漿兒是剛田鍋的包興道如此更好孟老道待我拿個燈兒與你們盛漿說罷在壁子裡拿出一個三條腿的桌子放在炕上又用土坯將那條腿兒支好掀開舊布簾子進裡屋丙拿出一個黃土泥的蜡臺又在牀簀子裡摸了半天摸

出一隻半截的蠟來向油燈點着安放在小桌上包與二
傍道小村中竟有肮膊粗的大蠟細看時影影綽綽原來
是綠的上面尚有冥路二字方纔明白是吊祭用過的孟
老得來捨不得點預備待客的只見孟老從鍋臺上拿了
一個黃砂碗用水洗淨盛了一碗白亮亮熱騰騰的漿遞
與包與包與捧與包公喝時其香甜無比包與在傍看着
饞的好不難受只見孟老又盛一碗遞與包與包與連忙
接過如飲甘露一般他主僕勞碌了一夜又受驚恐今在
草房之中如到天堂喝這豆腐漿不亞如飲玉液瓊漿不
多時大豆腐得了孟老化了鹽水又與每人盛一了碗眞
是饑渴之下吃下去肚內暖烘烘的好生快活又與孟老

閒談問明路途方知離三元鎮尚有不足二十里之遙正在敘話之間忽見火光沖天孟老出院看時只見東南角上一片紅光投方向好似金龍寺內走水包公同包興也到院中看望心內料定必是俠士所爲只得問孟老這是何處走水孟老道天理昭彰循環報應老天爺是再不錯的二位不知這金龍寺自老和尚沒後留下這兩個徒弟無法無天時常謀殺人命搶掠婦女他比殺人放火的強盜還利害呢不想他今日也有此報應說話之間又進屋內歇了多時只聽雞鳴茅店催客前行主僕二人深深致謝了孟老改日再來酬報孟老道些小微意何勞齒及送至柴扉又指引了路徑出了村口過了樹林便是三元鎮

第大路了包興道多承指引了主僕執手告別出了村口竟奔樹林而來又無行李馬匹連盤川銀兩俱已失落包公想不着意覺得兩腿酸痛步履艱難只得一步捱一步往前款款行走爺兒兩個一壁走着說着話包公道從此到京尚有幾天路程似這等走法不知道多儹纔到京中況且又無盤川這便如何是好包興聽了此言又見相公形景可慘恐怕愁出病來只得要撒謊安慰便道這也無妨只要到了三元鎮我那裡有個舅舅向他借些盤川再叫他備辦一頭驢子與相公騎坐小人步下跟隨破着十天半月的工夫焉有不到京師之理包公道若是如此甚好了只是難爲你了包興道這有甚麼要緊偺們走路仿

彿朋遊一般包管就生出樂趣也就不覺苦了這雖是包與覓慰他主人却是至理主僕就說着話兒不知不覺已離三元鎮不遠了着看看天氣已有將午包與暗暗打算真是我那裡有舅舅已到鎮上且同公子吃飯先從我身上覓起混一時是一時只不叫相公愁煩便了一時來到鎮上只見人烟稠密舖戶繁雜包與不找那南北碗菜應時小賣的大館單找那家常便飯的二葷舖說相公僧爺兒倆在此吃飯罷包公却分不出那是貴賤只不過吃飯而已主僕二人來到舖內雖是二葷舖俱是連春的高樓包與引着包公上樓揀了個乾爭座兒包公上座包與仍是下邊打橫跑堂的過來放下杯筷也有兩碟小菜要了隨

便的酒飯登時間主僕飽餐已畢包興立起身來向包公悄悄的道相公在此等候別動小人去我找舅舅就來包公點頭包興下樓出了舖子只見鎮上熱鬧非常先抬頭記准了飯舖字號却是望春樓這纔邁步原打算來找當舖到了暗處將自己內裡青紬袷袍蛇退皮脫下來暫當幾串銅錢催上一頭驢就說是舅舅處借來的且混上兩天再作道理不想四五里地長街南北一直再沒有一個當舖及至問人時原有一個當舖如今却是止當候贖了包興聞聽急的渾身是汗包興說道罷咧這便如何是好正在為難只見一簇人圍繞着觀看包興擠進去見地下舖一張紙上面字跡分明忽聽傍邊有人脩聲脩氣說道

告白又說白老四是我的朋友爲甚麼告他呢包興聞聽不由笑道不是這等待我念來上回是告白四方仁人君子知之今有隱逸村內李老大人宅內小姐被妖迷住儻有能治那捉妖者謝紋銀三百兩決不食言講此告白包興念完心中暗想道我何不如此如此儻若事成這一路上京便不吃苦了即或不成也混他兩天吃喝也好想罷上前這正是難裡巧逢機會事急中生出智謀來未審後事如何下回分解

第四回　除妖魅包文正聯姻　受皇恩定遠縣赴任

且說包興見了告白急中生出智來見傍邊站着一人他即便向那人道這隱逸村離此多遠那人見問連忙答道

不過三里之遙你却問他怎的包與道不瞞你們說只因我家相公慣能驅逐邪祟降妖捉怪手到病除只是一件我們原是外鄉之人我家相公他雖有些神通却不敢露頭惟恐妖言惑衆輕易不替人驅邪必須來人至誠懇求相公必然說是不會降妖越說不會越要懇求他試探了來人果是眞心一片至誠方能應允那人聞聽說這有何難只要你家相公應允我就是赴湯投火也是情願的包與道既然如此閒話少說你將這告白收起隨了我來兩傍看熱鬧之人聞聽有人會捉邪的不由的都要看看後面就跟了不少的人包與帶領那人來在三葷舖門口便向衆人說道衆位鄉親儻我家相公不肯應允欲要走時

求列位攔阻攔阻那人也向衆人說道相煩衆位高鄰儘
若法師不允奉求幫襯幫襯包興將門口兒堵伏了個結
實進了飯店又向那人說道你先到櫃上將我們錢會了
省得回來走時又要耽延工夫那人連連稱是來到櫃上
只見櫃內俱各執手相讓說李二爺請了許久未來到小
舖誰知此人姓李名保乃李大人宅中主管李保連忙答
應道請了借重借重樓上那位相公這位管家吃了多少
錢文寫在我帳上罷掌櫃的連忙答應暗暗告訴跑堂的
知道包興同李保來至樓梯之前叫李保聽咳嗽爲號急
便上樓總求李保答應包興方纔上樓誰知包公在樓上
等的心內焦燥眼也望穿了再也不見包興回來滿腹中

胡思亂想先前猶以爲見他母舅必有許多的纏繞或是借貸不遂不好意思前來見我後又轉想從來沒聽見他說有這門親戚別是他見我行李盤費皆無私自逃走了罷或者他年輕幼小錯走了路頭也未可知疑惑之間只見包興從下面笑嘻嘻的上來包公一見不由的動怒嗔道你這狗才往那裡去了叫我在此好等包興上前悄悄的道我沒找着我母舅如今到有一事便將隱瀆村李宅小姐被妖迷住請人捉妖之事說了一遍如今請相公前去混他一混包公聞聽不由的大怒說你這狗才包興不容分說在樓上連連咳嗽只見李保上得樓來對着包公雙膝跪倒道相公在上小人名叫李保奉了主母之命延

請法官以救小姐方纔遇見相公的親隨說相公神通廣
大法力無邊望祈搭救我家小姐纔好說能磕頭再也不
背起來包公說道管家休聽我那小伶之言我是不會捉
妖的包興一傍插言道你聽見了說出不會來了快磕頭
罷李保聞聽連連叩首連樓板都碰了個山響包興又道
相公你看他一片誠心怪可憐的沒奈何相公慈悲慈悲
罷包公聞聽雙眼一瞪道你這狗才滿口胡說又向李保
道管家你起來我還要趕路呢我是不會捉妖的李保那
裡肯放道相公如今是走不的了小人已哀告衆位鄉隣
在樓下幫扶着小人攔阻再者衆鄉隣皆知相公是法官
相公若是走了儻被小人主母知道小人實實吃罪不起

說罷又復叩首包公被纏不過只是暗恨包興復又轉想道此事終屬妄言如何會有妖魅我包某以正勝邪莫若隨他看看再作脫身之計便了想罷向李保道我不會捉妖却不信邪也罷我隨你去看看就是了李保聞聽包公應允滿心歡喜磕了頭站起來在前引路包公下得樓來只見舖子門口人山人海俱是看法官的李保一見連忙向前說道有勞列位鄉親了且喜我李保一片至誠法官業已應允不勞衆位攔阻望乞衆位閃閃讓開一條路實爲方便說罷躬奉了一揖衆人聞聽往兩旁一閃當中讓出一條胡同來仍是李保引路包公隨着後面是包興只聽衆人中有講讚的道好相貌好神氣怪道有此等法術只

這一派的正氣也就可以避邪了其中還有好細兒的不辭勞苦跟隨到隱逸村的也就不少不知不覺進了村頭李保先行稟報去了且說這李大人不是別人乃吏部天官李文業告老退歸林下就是這隱逸村名也是李大人起的不過是退歸林下之意夫人張氏添下無兒只生一位小姐因遊花園偶然中了邪祟原是不准聲張無奈夫人疼愛女兒的心盛特差李保前去各處覓請法師退邪李老爺無可奈何只得應允這日正在臥房夫妻二人講論小姐之病只見李保稟道請到法師是個少年儒流老爺聞聽心中暗想既是儒流讀聖賢之書焉有攻乎異端之理待我出去責備他一番想罷叫李保請至書房李保

回身來至大門外將包公主僕引至書房獻茶後復進來
說道家老爺出見包公連忙站起從外面進來一位鬚髮
生白面若童顏的官長包公見了不慌不忙上前一揖口
稱大人在上晚生拜揖李大人看見包公氣度不凡相貌
清奇連忙還禮分賓主坐下便問貴姓仙鄉因何來到敝
處包公便將上京會試路途遭劫毫無隱匿和盤說出李
大人聞聽原來是個落難的書生你看他言語直爽倒是
思誠之人但不知他學問如何於是攀話之間考問多少
學業包公竟是問一答十就便是宿儒名流也不及他的
學問淵博李大人不勝歡喜暗想道看此子骨格清奇文
有如此學問將來必為人上之人談不多時暫且告別並

吩咐李保好生服侍包相公不可怠慢晚間就在書房安歇說罷回內去了所有捉妖之事一字却也未提誰知天人暗裡差人告訴李保務必求法官到小姐屋內捉妖如今已將小姐挪至天人卧房去了李保便問法官應用何物趁早預備包興便道用桌子三張椅子一張隨圍桌椅披在小姐室內設壇所有硃砂新筆黃紙寶劍香爐燭壺俱要潔淨的等我家相公定性養神二鼓上壇便了李保答應去了不多時回來告訴包興道俱已齊備包興道既已齊備叫他們拿到小姐繡房大家幫着我設壇去李保聞聽叫人抬桌搬椅所有軟片東西俱是自己拿着請了包興一同引至小姐卧房只聞房內一股幽香就在明間

堂屋先將兩張桌子並好然後搭了一張擱在前面桌子上又把椅子放在後面桌子上擺好了圍桌搭好了椅披然後設擺香爐燭臺安放墨硯紙筆寶劍等物設擺停當方纔同李保出了繡房竟奔書房而來叫李保不可遠去聽候呼喚即便前來李保連聲答應包興便進了書房已有初更的時候誰知包公勞碌了一夜又走了許多路程乏困已極雖未安寢已經困的前仰後合包興一見說我們相公吃飽了食困也不怕存住食便走到跟前叫了一聲相公包公驚醒見包興說你來的正好服侍我睡覺罷包興道相公就是這麼睡覺還有甚麼說的倘們不是捉妖來了嗎包公道那不是你這狗才幹的我是不會捉妖

的包興悄悄道相公也不想想小人費了多少心機給相公找了這樣住處又吃那樣的美饌喝那樣好陳紹酒又香又陳如今吃喝足了就要睡覺俗語話無功受祿寢食不安相公也是這麼過意的去麼偺們何不到小姐卧房看看憑着相公正氣或者勝了邪魅豈不兩全其美呢一席話說的包公心活再者自己也不信妖邪原要前來看看的只得說道罷了由着你這狗才鬧罷了包興見包公立起身來急忙呼喚快掌燈呀只聽外面連聲答應伺候下了包公出了書房李保提燈在前引道來至小姐卧房一看只見燈燭輝煌桌椅高搭設擺的齊備心中早已明白是包興鬧的鬼遵步來到屋中只聽包興吩咐李保道

所有閒雜人等俱名廻避最忌的是婦女窺探李保聞聽連忙退出暗暗躲去了包興拿起香來燒放爐內爬在地下又磕了三個頭包公不覺暗笑只見他上了高桌將硃砂墨研好蘸了新筆又將黃紙撕了紙條兒剛纔要寫只覺得手脫一動仿彿有人把着的一般自己看時上面寫的淘氣淘氣該打該打包興心中有些發毛急急在凳上燒了忙忙的下了臺只見包公端坐在那邊包興走至跟前道相公與其在這裡坐着的何不在高臺上坐着呢豈不是好包公無奈只得起身上了高臺坐在椅子上只見桌子上面放着寶劍一口又有硃砂黃紙筆硯等物包公心內也暗自歡喜難爲他想的週到因此不由的將筆提起

離了硃砂鋪下黃紙剛纔要寫不覺腕隨筆動順手寫將下去纔要看時只聽得外面咳呀了一聲咕咚栽倒在地包公聞聽急忙提了寶劍下了高臺來至卧房外看時却是李保見他驚惶失色說道法官老爺嚇死小人了方纔來至院內只見白光一道沖戶而出是小人看見不覺失色栽倒包公也覺納悶進得屋來却不見包興與李保尋時只見包興在棹子底下縮作一堆見有人來方敢出頭却見李保在傍便遮飾道告訴你們我家相公作法不可窺探違我遵在棹子底下藏着呢你們何得不遵法令幸虧我家相公法力無邊一片謊言說的很像這也是他的聰明機變的好處李保方纔說道只因我家老爺夫人尷

恐相公夜深勞苦叫小人前來照應請相公早早安歇包公聞聽方叫包興打了燈籠前往書房去了李保叫人來拆了法臺見有個硃砂黃低字帖以爲法官留下的鎮廳符咒連寶劍一同拿起回身來到內堂稟道包相公業已安歇了這是寶劍還有符咒俱各交進了髮接進來李保縱待轉身忽聽老爺說道且住拿來我看了髮將黃紙字帖呈上李老爺燈下一閱原來不是符咒却是一首詩句道避劫山中受大恩欺心毒餅落於塵尋釵井底將君救三次相酬結好姻李老爺細看詩中隱藏事迹不甚明白便叫李保暗向包興探問其中事跡並打聽娶妻不曾明日一早回話李保領命你道李老爺爲何如此留心只因

昨日書房見了包公之後回到內宅見了夫人連聲誇獎說包公人品好學問好將來不可限量張氏夫人聞聽道既然如此他若將我孩兒治好何不就與他結爲秦晉之好呢老爺道夫人之言正合我意且看我兒病體何如再作道理所以老兩口兒悄記此事又聽李保說二皷還要上壇捉妖因此不敢早眠天交二皷尚未安寢特遣李保前來探聽不意李保拿了此帖回來故叫他細細的訪問到了次日誰知小如其病若失竟自大愈實是奇事老爺夫人更加歡喜急忙梳洗已畢只見李保前來回話昨晚細問包興說這字帖上的事跡是他相公自幼兒遭的魔難皆是逢凶化吉逢未遇害並且問明尚未定親李老爺

聞聽滿心歡喜心中已明白是狐狸報恩成此一段良緣便整衣襟來至書房李保通報包公迎出只見李老爺滿面笑容道小女多虧賢契救拔如今沉疴已愈實爲奇異老夫無兒只生此女尚未婚配意欲奉爲箕箒不知賢契意下如何包公答道此事晚生實實不敢自專須要稟明父母兄嫂方敢聯姻李老爺見他不肯應允便笑嘻嘻從袖中掏出黃紙帖兒遞與包公道賢契請看此帖便知不必推辭了包公接過一看不覺面紅過耳暗暗思道我晚間恍惚之間如何寫出這些話來又想道原來我小時山中遇雨見那女子竟是狐狸避却却蒙他累次救我他竟知恩報恩包與在傍着急恨不的贊成相公應允此事只

是不敢插口李老爺見包公沉吟不語便道賢契不必沉吟據老夫看來並非妖邪作祟竟爲賢契來做紅線來了可見凡事自有一定道理不可過於迂泥包公聞聽只得答道既承大人錯愛敢不從命只是一件須要稟明侯晚生曾試以後回家稟明父母兄嫂那時再行納聘李老爺見包公應允滿心歡喜便道正當如此大丈夫一言爲定諒賢契絕不食言老夫竟候佳音便了說話之間排開棹椅擺上酒飯老爺親自相陪飲酒之間又談論些齊家治國之事包公應答如流說的有經有緯把個李老爺樂的事不有餘再不肯放他主僕就行一連留住三日又見過夫人三日後備得行囊馬匹衣服盤費差派主管李保跟

隨上京包公拜別了李老爺復又囑咐一番包興此時歡天喜地精神百倍跟了出來只見李保牽馬墜鐙包公上了坐騎李保小心伺候事事精心一日來到京師找尋了下處所有吏部找文之事全不用包公操心竟等臨期下場而已且說朝廷國政自從真宗皇帝駕崩仁宗皇帝登了大寶就封劉后爲太后立龐氏爲皇后封郭槐爲總管都堂龐吉爲國丈加封太師這龐吉原是個讒佞之臣倚了國丈之勢每每欺壓臣僚又有一班趨炎附勢之人結成黨羽明欺聖上年幼暗有擅自專權之意誰知仁宗天子自幼歷過多少魔難乃是英明之主先朝元老左右輔弼一切正直之臣聚舊供職就是龐吉也奈何不得因此

朝政法律嚴明尚不至紊亂只因奉閒在邇奉旨欽點太師龐吉爲總裁因此會試舉子就有走門路的打關節的紛紛不一惟有包公自已仗着自已學問考罷三場到了揭曉之期因無門路將包公中了第二十三名進士翰林無分奉旨榜下即用知縣得了鳳陽府定遠縣知縣包公領憑後收拾行李急急出京先行回家拜見父母兄嫂稟明路上遭險並與李天官結親一事員外安人又驚又喜擇日祭祖叩謝寧老夫子過了數日拜別父母兄嫂帶了李保包興起身赴任將到定遠縣地界包公叫李保押着行李慢慢行走自已同包興改粧易服沿路私訪有話即長無話即短一日包公與包興暗暗進了定遠縣找了個

飯舖打尖正在吃飯之時只見從外面來了一人酒保見了識道大爺少會呀那人揀個座兒坐下酒保轉身提了兩壺酒拿了兩個盅子過來那人便問我一人如何要兩壺酒兩個盅子呢酒保答道方纔大爺身後面有一個人一同進來披頭散髮血漬糢糊我只打量你是勸架給人和息事情怎麼一時就不見了或者是我賬忙悤了也未可知不知那人聞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回　畢斗剖明皮熊犯案　烏盆訴苦別古鳴冤

且說酒保回答那人說方纔還有一人披頭散髮血漬滿面跟了進來一時就不見了說了一遍只見那人一聞此言登時驚慌失色舉止失宜大不像方纔進來之時那等

驕傲之狀只見坐不移時發了回怔連那盞酒也未吃便
匆匆會了錢鈔而去包公看此光景因問酒保道這人是
誰酒保道他姓皮名熊乃二十四名馬販之首包公記了
姓名吃完了飯便先叫包興到縣傳諭就說老爺即刻到
任包公隨後就出了飯舖尚未到縣早有三班衙役書吏
人等迎接上任到了縣內有署印的官交了印信並一切
交代不必細說包公便將秋審册籍細細稽察見其中有
個沈清伽藍殿殺死僧人一案情節支離便即傳出諭去
立刻陞堂審問沈清一案所有衙役三班早知消息老爺
暗自一路私訪而來就知這位老爺的利害一個個兢兢
業業早已預備齊全一聞傳喚立刻一班班進來分立兩

傍喊了堂威包公入座標了禁牌便吩咐帶沈清不多時將沈清從監內提出帶至公堂打去刑具朝上跪倒包公留神細看只見此人不過三旬年紀戰戰兢兢俯伏塵不像個行凶之人包公看罷便道沈清你為何殺人從實招來沈清哭訴道只因小人探親回來天氣太晚那日又濛濛下雨地下泥濘實在難行素來又膽小又不敢夜行因在這縣南三里多地有個古廟暫避風雨誰知次日天未明有公差在路見小人身後有血跡一片公差便問小人從何而來小人便將昨日探親回來天色太晚在廟內伽藍殿上存身的話說了一遍不想公差攔住不放務要同小人回至廟中一看嗳呀太爺呀小人同差役到廟

看時見佛爺之傍有一殺死的僧人小人實是不知僧人是誰殺的因此二位公差將小人解至縣內竟說小人謀殺和尚小人真是冤枉求青天大老爺照察包公聞聽便問道你出廟時是甚麼時候沈清答道天尚未明包公又問道你這衣服因何沾了血跡沈清回道小人原在神櫥之下血水流過將小人衣服沾污了老爺聞聽點頭吩咐帶下仍然收監立刻傳轎打道伽藍殿包興何候去人上轎安好伏手包興乘馬跟隨包公在轎內暗思他既謀害僧人為何衣服並無血跡光有身後一片呢再看雖是刀傷彼時並無凶器一路盤算來到伽藍殿老爺下轎吩咐跟役人等不准跟隨進去獨帶包興進廟至殿前只見佛

像破朽敗壞兩傍配像俱已坍塌又轉到佛像背後上下細看不覺暗暗點頭回身細看神櫥之下地上果有一片血跡迷佩忽見那邊地下放着一物便撿起看時一言不發攏入袖中即刻打道回衙來至書房包興獻茶回道李保押着行李來了包公聞聽叫他進來李保連忙進來給老爺叩頭老爺便叫包興傳該值的頭目進來包興答應去不多時帶了進來朝上跪倒小人胡成給老爺叩頭包公問道咱們縣中可有木匠麼胡成應道有包公道你去多叫幾名來我有緊要活計要做的明早務要俱各傳到胡成連忙答應轉身去了到了次日胡成稟道小人將木匠俱已傳齊現在外面伺候包公又吩咐道預備矮桌數

張筆硯數分將木匠俱帶至後花廳不可有悞去罷胡成答應連忙備辦去了這裡包公梳洗已畢卽同包興來至花廳吩咐木匠俱各帶進來只見進來了九個人俱各跪倒口稱老爺在上小的叩頭包公道如今我要做各樣的花盆架子務要新奇式樣你們每人畫他一個老爺揀好的用並有重賞說罷吩咐拿矮桌筆硯來兩傍答應一聲登時齊備只見九個木匠分在兩傍各自搜索枯腸誰不願新奇討好呢內中就有使慣了竹筆拿不上筆來的也有怯官的戰戰嗖嗖畫不像樣的竟有從容不迫一揮而就的包公在那上往下細細留神觀看不多時俱各畫完

換去畫遞老爺接一張看一張便問道你叫甚麼名字那

人道小的叫吳良包公便向眾木匠道你們散去將吳良帶至公堂左右答應一聲立刻點齊升堂包公大座將驚堂木一拍叫道吳良你為何殺死僧人從實招來免得皮肉受苦吳良聽說吃驚不小回道小人以木匠做活為生是極安分的如何敢殺人呢望乞老爺詳察老爺道諒你這厮決不肯招左右衆等立刻到伽藍殿將伽藍神好好抬來左右答應一聲立刻去了不多時將伽藍神抬至公堂百姓們見把伽藍神泥胎抬到縣衙聽審誰不要看看新奇的事都來只見包公離了公座迎將下來向伽藍神似有問答之狀左右觀看不覺好笑連包興也暗說道我們老爺這是裝甚麼腔兒呢只見包公從新入座叫道吳

良適纔神聖言道你那日行凶之時已在神聖背後留下暗記下去比來左右將吳良帶下去只見那神聖背後肩膀以下果有左手六指兒的手印誰知吳良左手却是六指兒比上時絲毫不錯吳良唬的魂飛嚇裂左右的人無不吐舌說這位太爺眞是神仙如何就知是木匠吳良呢殊不知包公那日上廟驗看時地下撿了一物却是個墨斗又見那伽藍神身後有六指手的血印因此想到木匠身上左右又將吳良帶至公堂跪倒只見包公把驚堂一拍一聲斷喝說吳良如今眞贓實犯還不實說底左右復又威嚇說快招快招吳良着忙道太爺不必動怒小人實招就是了招房書吏在一傍寫供吳良道小人原與廟內

和尚交好這和尚素來愛喝酒小人也是酒頭鬼兒因那天和尚請我喝酒誰知他就醉了我因勸他收個徒弟以爲將來的收緣結果他便說如今徒弟實在難收就是將來收緣結果我也不怕這幾年的工夫我也積攢了有二十多兩銀子了他原是醉後無心的話小人便問他你這銀子收藏在何處呢若是去了豈不白費了這幾年的工夫麽他說我這銀子是再去不了的放的地方人人再也想不到的小人就問他你到底擱在那裡呢他就說咱們倆這樣相好我告訴你你可不許告訴別人他方說出將銀子放在伽藍神腦袋以內小人一時見財起意又見他醉了原要用斧子將他劈死了回老爺小人素來拿斧子

劈木頭慣了從來未劈過人乍乍兒的劈人不想手就軟了頭一斧子未劈重偏遇和尚滾皮要奪我斧子我如何肯讓他又將他按住連劈幾斧他就死了鬧了兩手血因此上神桌便將左手扶住神背右手在神聖的腦袋內掏出銀子不意留下了個手印子今被太爺神明斷出小人實實該死包公聞聽所供是實又將墨斗拿出與他看了與良認了是自己之物因抽斧子落在地下包公叫他畫供上了刑具收監沈清無故遞屈官賞銀十兩釋放剛要退堂只聽有擊破喊冤之聲包公即着帶進來但見從角門進來二人一個年紀三十多歲一個有四十上下來到堂上二人跪倒年輕的便道小人名叫匡必正有一叔父

開緞店名叫匡天作只因小人叔父有一個珊瑚墜子
一兩八錢遺失三年未有下落不想今日遇見此人他腰
間佩的正是此物小人原要借過來看看怕的是認錯了
誰知他不但不借給看開口就罵還說小人訛他扭住小
人不放太爺詳察又只見那人道晤麼是江蘇人姓呂名
佩今日狹路相逢遇見這個後生將我攔住硬說晤腰間
佩的珊瑚墜子說是他的青天白日竟敢攔路打搶這後
生實實可惡求太爺與晤剖斷剖斷包公聞聽便將珊瑚
墜子要來一看果然是真的淡紅光潤無比便向匡必正
道你方纔說此墜重彀多少匡必正道重一兩八錢儻若
不對或者東西一樣的極有小人再不敢訛人包公又問

呂佩道你可知道此墜重彀多少呂佩道此墜乃友人送的並不曉得多少分兩包公回頭叫包興取戥子來包興答應連忙取戥平了果然重一兩八錢包公便向呂佩道此墜若按分兩是他說的不差理應是他的呂佩着急道噯呀太爺呀此墜原是我的好朋友送晤的又平甚麽分兩呢吾們江蘇人是不敢撒謊的包公道既是你相好朋友送的他叫甚麽名字實說呂佩道晤這朋友姓皮名熊他是馬販頭兒人所共知的包公猛然聽皮熊二字觸動心事吩咐將他二人帶下去立刻出籤傳皮熊到案包公暫且退堂用了酒飯不多時人來回話皮熊傳到包公復又升堂帶皮熊皮熊上堂跪倒口稱太爺在上傳小人有

何事故包公道聞聽你有珊瑚扇墜可是有的皮熊道有的那是三年前小人檢的包公道此墜你可送過人麼皮熊道小人不知何人失落如何敢送人呢包公便問此墜尙在何處皮熊道現在小人家中包公吩咐將皮熊帶在一邊叫把呂佩帶來包公問道方纔問過皮熊他並未曾送你此墜此墜如何到了你手快說呂佩一時慌張方說出是皮熊之妻柳氏給的包公就知話內有因連問道柳氏他如何給你此墜呢實說呂佩便不言語包公吩咐掌嘴兩旁人役剛要上前只見呂佩搖手道唔呀老爺不必動怒唔說就是了便將與柳氏通姦是柳氏私贈此墜的話說了一遍皮熊在旁聽見他女人和人通姦狠覺不敢

瞧的包公立刻將柳氏傳到誰知柳氏深恨丈夫在外宿
姦不與自已一心一計因此來到公堂不用審問便說出
丈夫皮熊素與楊大成之妻畢氏通姦此墜從畢氏處搞
來交與小婦人收了二三年小婦人與呂佩相好私自贈
他的包公立刻出籤傳畢氏到案正在審問之際忽聽得
外面又有擊鼓之聲暫將衆人帶在一傍先帶擊鼓之人
上堂只見此人年有五旬原來就是匡必正之叔匡天佑
因聽見有人將他姪兒扭結到官故此急急趕來只因三
年前不記日子託楊大成到緞店取緞子將此墜做為執
照過了幾日小人到舖問時並未見楊大成到舖亦未見
此墜因此小人到楊大成家內誰知楊大成就是那日晚

閒死了亦不知此墜的下落只得隱忍不言不料小人姪兒今日看見此墜被人告到太爺臺前惟求太爺明鏡高懸伸此冤枉說罷磕下頭去包公聞聽心下明白叫天佑下去即帶皮熊畢氏上堂便問畢氏你丈夫是何病死的畢氏尚未答言皮熊在傍答道是心疼病死的包公更將驚堂木一拍喝聲該死的狗才他丈夫心疼病死的你如何知道明是因姦謀命快把怎生謀害楊大成致死情由從實招來兩傍一齊威嚇招招皮熊驚慌說道小人與畢氏通姦是實並無謀害楊大成之事包公聞聽說你這歹嘴的奴才曾記得前在飯店之中你要吃酒後面跟着帶血之人酒保說出唬的你酒也未敢吃立時會了錢鈔

而去今日公堂之上還敢支吾左右拍上刑來皮熊只唬得啞口無言暗暗自思道這位太爺連喝酒之事俱已知道別的諒也瞞不過他去莫若實說也免得皮肉受苦想罷連連叩頭道太爺不必動怒小人願招包公道招來皮熊道只因小人與畢氏通姦情投意合惟恐楊大成知道將我二人拆散因此定計將他灌醉用刀殺死暗用棺木盛殮只說心疼暴病而死彼時因見珊瑚墜小人拿回家去交付妻子收了即此便是實情包公聞聽叫他畫供即將畢氏定了淩遲皮熊定了斬決將呂佩責四十板釋放柳氏官賣匡家叔姪將珊瑚墜領回無事因此人人皆知包公斷事如神各處傳揚就傳到個行俠尚義的一個者

者耳內且說小河窩內有一老者姓張行三爲人梗直好行俠義因此人都稱他爲別古與衆不同謂之別不合時宜謂之古原是打柴爲生皆因他有了年紀挑不動柴草衆人就叫他看着過活得了利息大家平分這也是他素日爲人拿好兒換來的一日閒服無事偶然想起三年前東塔窪趙大欠我一担柴錢四百文我若不要了有點對不過衆夥計們他們不疑惑我使了我自已居心實在的過意不去今日無事何不走走呢於是拄了竹杖鎖了房門竟往東塔洼而來到了趙大門首只見房舍煥然一新不敢敲門問了問隣右之人方知趙大發財了如今都稱趙大官人了老頭子聞聽不由心中不悅暗想道趙大這

小子長處揑短處揑那一種行爲連柴火錢都不想着還他怎麽配發財呢轉到門口便將竹杖敲門口中道趙大趙大只聽裡面答應道是誰這麽趙大趙三的說話間門已開了張三看時只見趙大衣帽鮮明果然不是先前光景趙大見是張三連忙說道我道是誰原來是張三哥麽張三道你先少合我論哥兒們你欠我的柴火錢也該給我了趙大聞聽道這甚麽要緊老弟老兄的請到家裡坐張三道我不去我沒帶着錢趙大說這是甚麽話張三道正經話我若有錢肯找你來要帳嗎正說着只見裡面走出一個婦人來打扮的怪模怪樣的問道官人你同誰說話呢張三一見說好呀趙大你幹這營生呢恕的發財呢

趙大道休得胡說這是你弟妹小嬸又向婦人道這不是外人是張三哥到了婦人便上前萬福張三道恕我腰疼不能還禮趙大說還是這等愛頑還請裡面坐罷張三只得隨着進來到了屋內只見一路一路的盆子堆的不少彼此讓坐趙大叫夫人倒茶張三道我不喝茶你也不用鬧酸欵欠我的四百多錢總要還我的不用鬧這個欵局子趙大說張三哥你放心我那就短了你四百文呢說話間趙大拿了四百錢遞與張三張三接來揣在懷內站起身來說道不是我愛小便宜我上了年紀夜來時常愛起夜你把那小盆給我一個就算折了欠我的零兒罷從此兩下開交彼此不認得却使得趙大道你這是何苦吃井

水這些盆子俱是挑出來的沒沙眼拿一個就是了張三挑了一個趕黑的鳥盆挾在懷中轉身就走也不告別竟自出門去了這東塔窪離小沙窩也有三里之遥張三滿懷不平正遇着深秋景況夕陽在山之時來到樹林之中耳內只聽一陣陣秋風颯颯敗葉飄飄猛然間滴溜溜一個旋風只覺得寒毛眼裡一冷老頭子將脖子一縮腰兒一躬剛說一個好冷不防將懷中盆子掉在塵埃在地下咕嚕嚕亂轉險噫悲哀之聲說掉了我的腰了張三聞聽連連唾了兩口檢起盆子往前就走有年紀之人如何跑的動只聽後面說道張伯伯等我一等回頭又不見人自怨恨道眞是時衰鬼弄人我張三生平不做虧心之事

如何白日就會有鬼想是我不久于人世了一邊想一邊
走好容易奔至草房急忙放下盆子撂了竹杖開了鎖兒
拿了竹杖抬起盆子進得屋來將門頂好覺得乏困已極
自已說管他甚麽鬼不鬼的且夢周公罷纔說完只聽得
悲悲切切口呼伯伯我死的好苦也張三聞聽道怎麽的
竟白把鬼關在屋裡了別古秉性忠直不怕鬼那便說道
你說罷我這裡聽着呢隱隱說道我姓劉名世昌在蘇州
閶門外八寶鄉居住家有老母周氏妻子王氏還有三歲
的孩子乳名百歲本是緞行生理只因乘驢回家行李沉
重那日天晚在趙大家借宿不料他夫妻好狠將我殺害
謀了資財將我血肉和泥焚化到如今閃了老母拋却妻

子不能見面九泉之下冤魂不安望求伯伯替我在包公
前伸明此冤報仇雪恨就是冤魂在九泉之下也感恩不
盡說罷放聲痛哭張三聞聽他說的可憐不由的動了他
豪俠的心腸全不畏懼便呼道烏盆只聽應道有呼伯伯
張三道雖則替你鳴冤惟恐包公不能准狀你須跟我前
去烏盆應道願隨伯伯前往張三見他應叫應聲不覺滿
心歡喜道這去告狀不怕包公不信言雖如此我是上了
年紀之人記性平常必須將他姓名住處記清背熟了方
好于是從新背了一回樣樣記明老頭兒為人心熱一夜
不曾合眼不等天明爬起來挾了烏盆拄起竹杖鎖了屋
門竟奔定遠縣而來出得門時冷風透體寒氣逼人又在

天亮之時若非張三好心之人誰肯冲寒冒冷替人鳴冤及至到了定遠縣天氣過早尚未開門只凍他哆哆嗦嗦找了個避風的所在席地而坐喘息多時身上覺得和暖老頭兒高起興來了將盆子扣在地下用竹杖敲着盆底兒唱起什不閑來了剛唱句八月中秋月照臺只聽的一陣響門分兩扇太爺升堂張三忙拿起盆子跑向前來喊冤枉就有該值的回稟立刻帶進包公坐上問道有何冤枉訴上來張三就把東塔窪趙大家討帳得了一個黑盆遇見冤魂自述的話說了一遍現有烏盆為証包公聞聽便不以此事為妄談就在坐上喚道烏盆並不見答應又連喚兩聲亦無影響包公見別古老年昏慣也不動怒便

叫左右攆去便了張老出了衙門口呼烏盆只聽應道有呀伯伯張老道你隨我訴冤你爲何不進去昵烏盆說道只因門上門神攔阻冤魂不敢進去求伯伯替我說明張老聞聽又嚷冤枉該值的出來嗔道你這老頭子還不走又嚷的是甚麽張老道求爺們替我回覆一聲烏盆有門神攔阻不敢進見該值的無奈只得替他回稟包公聞聽提筆寫了一張叫該值拿出門前焚化仍將老頭子帶進來再訊二次張老抱着盆子上了公堂將盆子放在當地他跪在一傍包公問道此次叫他可應了張老說是包公吩咐左右爾等聽着兩邊人役應聲洗耳靜聽只見包公座上問道烏盆不見答應包公不由動怒將驚堂木一拍

我把你這狗才本縣念你年老之人方纔不加責于你如今還敢如此本縣也是你愚弄的嗎用手抽籤吩咐打責了十板以戒下次兩傍不容分說將張老打了十板鬧的老頭兒咀牙咧嘴一拐一拐的挾了烏盆拿了仗杖出衙去了轉過影壁便將烏盆一扔只聽得哎呀一聲說倭了我脚面了張老道異怪你為何又不進去呢烏盆道只因我赤身露體難見星主沒奈何再求伯伯替我伸訴明白張老道我已然為你挨了十大板如今再去我這兩條腿不用長着咧烏盆又苦苦哀求張老是個心軟的人只得拿起盆子他却又不敢伸兒只得從角門溜溜啾啾往裡便走只見那邊來了一個厨子一眼看見便叫胡頭兒胡

頭兒那老頭兒又來了胡頭正在班房談論此事說笑忽聽老頭子又來了連忙跑出來要拉張老却有主意就勢坐在地下叫起屈來了包公那裡也聽見了吩咐帶上來問道你這老頭子為何又來難道不怕打麼張老叩頭道方纔小人出去又問烏盆他說赤身露體不敢見星主之面懇求太爺賞件衣服遮蓋遮蓋他纔敢進來包公聞聽叫包興拿件衣服與他包興連忙拿了一件裕襖交與張老張老拿着衣服出來該值的說跟着他看他是拐子只見他將盆子包好拿起來不放心又叫道烏盆隨我進來只聽應道有呀伯伯我在這裡張老聞聽他答應這一聞留上心了便不住叫着進來到了公堂仍將烏盆放在當

中自己在一傍跪倒包公又吩咐兩邊仔細聽着兩邊答應是比所謂上命差遣槩不由己有說老頭子有了病了的有說太爺好性兒的也有暗笑的連包興在傍也不由的暗笑老爺今日叫瘋子磨住了只見包公坐上呼與烏盆不想衣內答應說有呀星主衆人無不詫異只見張老聽見烏盆答應了他便忽的跳將起來恨不能要上公案桌子兩傍衆人吆喝他纔覆又跪下包公細細問了張老張老仿彿背書的一般他姓甚名誰家在那裡他家有何人作何生理怎麼遇害是誰害的滔滔不斷說了一回清清楚楚兩傍聽的無不歎息包公聽罷吩咐包興取十兩銀子來賞了張老叫他回去聽傳別古千恩萬謝的去了

包公立刻吩咐書吏辦文一角行到蘇州調取尸親前來結案即行出籤拿趙大夫婦登時拿到嚴加訊問並無口供包公沉吟半晌便吩咐趙大帶下去不准見刁氏即傳刁氏上堂包公說你丈夫供你陷害劉世昌全是你的主意刁氏聞聽惱恨丈夫便說出趙大用繩子勒死的並言現有未用完的銀兩即行畫招押了手印立刻派人將贓銀起來復又帶上趙大叫他女人質對誰知這厮好狠橫了心再也不招言銀子是積儹的包公一時動怒請了大刑來夾棍套了兩腿問時仍然不招包公一聲斷喝說了一個收字不想趙大不禁夾就嗚呼哀哉了包公見趙大一死只得叫人搭下去立刻辦詳稟了本府轉又行文上

去至京啟奏去了此時尸親已到包公將未用完的銀子俱叫他婆媳領取訖並將趙大家私奉官折變以爲婆媳養贍婆媳感念張老替他鳴冤之恩願帶到蘇州養老送終張老也因受了冤魂的囑託亦願照看孀居孤兒因此商量停當一同起身往蘇州去了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俠義傳

第六回　罷官職逢義士高僧　應龍圖審究刁徒

且說包公斷明了烏盆雖然遠近聞名這拉老爺正直無私斷事如神未免犯了上司之嫉又有趙大刑總故此文書到時包公例應革職包公接到文書將一且事宜交代署印之人自已住廟李保看此光景竟將銀兩包袱收什收什逃之夭夭了包公臨行百姓遮道哭送包公勸勉了一番方纔乘馬帶着包與出了定遠縣竟不知投奔何處纔好包公在馬上自已嘆息暗裡思量道我包某命運如此淹蹇自幼受了多少的顛險好容易蒙兄嫂憐愛聘請恩師教誨我一舉成名不想妄動刑具致斃人命雖是他

罪應如此究竟是粗心浮躁以至落了個革職至死也無
顏回家無處投奔莫若仍奔京師再作計較只顧馬上嗟
嘆包興跟隨明知老爺爲難又不敢問信馬由韁來至一
座山下雖不是峻嶺高峯也覺得凶惡正在觀看之際只
聽一棒羅響出來了無數的傻兵當中一個矮胖黑漢赤
著半邊身的肮膊雄糾糾氣昂昂不容分說將主僕二人
拿下捆了送上山去誰知山中尚有三個大王見縛了二
人前來吩咐綁在兩邊柱子上等四大王到來再行發落
不一時只見四大王慌慌張張喘吁吁跑了來嚷道不好
了山下遇見一人好本領强小弟十倍纔一交手我便倒
了幸虧跑得快不然吃大虧了那位哥哥去會會他只見

大大王說二弟待劣兄前往二大王說小弟奉陪於是二人下山見一人氣昂昂在山坡站立大大王近前一看不覺哈哈大笑道原來是兄長請到山中敘話你道此山何名名叫土龍崗原是山賊窩居之所原來張龍趙虎恨投龐府見他是權奸之門不肯逗留偶過此山將山賊殺走他二人便作了寨主後因王朝馬漢科考武場亦被龐太師逐出憤恨回家路過此山張趙兩個郎請到寨結爲兄弟王朝居長馬漢第二張龍第三趙虎第四王馬張趙四人已表明來歷且說馬漢同定那人來至山中走上大廳見兩傍柱上綁定三人走近一看不覺失声道愛呀縣尊爲何在此包公睜眼看時說道莫不是思公展義士麼王

朝聞聽連忙上前解開立刻讓至廳上坐定了展爺問及包公一一說了大家俱各嘆惜展爺又叫王馬張趙給包公陪了罪分賓主坐下立時擺酒彼此談心甚是投機包公問道我看四位俱是豪傑爲何作這勾當王朝道我等皆爲功名未遂亦不過暫借此安身不得已而爲之展爺道我看眾弟兄皆是異姓骨肉今日恰逢包公在此雖則目下革職將來朝廷必要擢用那時眾位弟兄何不棄暗投明與国出力豈不是好王朝道我等久有此心老爺備蒙朝庭擢用我等俱願效犬馬之勞包公只得答應豈敢豈敢大家飲至四更方散至次日包公與展爺告辭四人款留不住只得送下山來王朝素與展爺相好又遠送幾

里包公與展爺慇慇不捨無奈分別而去單言包公主僕乘馬竟奔京師一日來至大相国寺門前包公頭暈眼花竟從馬上栽將下來包興一見連忙下馬看時只見包公二目雙合牙關緊閉人事不知包興叫着不應放聲大哭驚動廟中方丈乃得道高僧俗家覆姓諸葛名遂法號了然學問淵深以至醫卜星相無一不精聞得廟外人聲來到山門以外近前診了脈息說無妨無妨又問了方纔知何落馬的光景包興告訴明白了然便叫僧衆幫扶抬到方丈東間急忙開方抓藥包興精心用意煎好吃不多時至二鼓天氣只聽包公噯呀一聲睜開二目見燈光明亮包興站在一傍那邊椅子上坐着個僧人包公便問此是

何處包興便將老爺皆過多時虧這位師傅慈悲用藥救活的話說了一回包公剛要扎掙起來致謝和尚過來按住道不可勞動須靜靜安心養神過了幾日包公轉動如常纔致謝和尚以至飲食用藥調理俱已知是和尚的心中不勝感激了然細看包公氣色心下明白便問了年命細算有百日之難過了日子就好了自有機緣便留住包公廟內居住於是將包公改作道人打扮每日裡與了然不是下棋便是吟詩彼此愛慕將過了三個月一日了然求包公寫冬季嗥經祝国裕民八字叫僧人在山門兩邊粘帖包公無事同了然出來一傍觀看只見那壁廂來了一個厨子手提菜筐走至廟前不住將包公上下打諒瞧

了又照看了又看直恁着包公進了廟他飛也似的跑了包公却不在意回廟去了你道此人是誰他乃丞相府王芑的買辦厨子只因王老大人面奉御旨賜圖像一張乃聖上夢中所見醒來時宛然在目御筆親畫了形像特派王老大人暗暗密訪此人丞相遵旨回府又叫妙手丹青照樣畫了幾張吩咐虞候伴當執事人員各處留神細細訪查不想這日買辦從大相国寺經過恰遇包公急忙跑回相府我着該值的虞候便將此事說了一遍虞候聞聽不能深信亦不敢就回即同買辦厨子暗到廟中閒遊的一般各處瞻仰後來看到方丈裏見有一道人與老僧下棋細看相貌正是龍圖之人心中不勝驚駭急忙趕回

相府稟知相爺王大人聞聽立刻傳轎到大相国寺拈香一是王大人奉旨所差之事不敢躭延二是老大人為国求賢一番苦心不多時來在廟內小沙彌聞聽急忙跪至方丈室內報與老和尚知道只見了然與包公對奕全然不理到是包公說道吾師也當迎接了然道老僧不走權貴之門迎他則甚包公道雖然如此他乃是個忠臣就是迎他也不至於沾礙老師了然聞聽方起身道他此來與我無沾礙恐與足下有些瓜葛說罷迎出去了接至禪堂分賓主坐了獻茶已畢便問了然此廟有多少僧衆多少道人老夫有一心愿施僧鞋僧襪每人各一雙須當面領去了然明白即吩咐僧道領取一一看過並無此人王

大人問道完了麽你廟中還有人沒有了然暎道有是還有一人只是他未必肯要大人這一雙鞋襪如要見這人麽大衆還須大人以禮相見王宰相聞聽忙道就煩長老引見引見何如了然答應領至方丈包公隔牖一看也不能廻避了只得上前一揖道廢員參見了王大人舉目細看形容與聖上御筆畫的龍圖分毫不差不覺大驚連忙讓坐問道足下何人包公便道廢員包拯曾在定遠縣因斷烏盆革職的話說了一遍王大人道此案終屬妄誕老夫實難憑信包公不覺正色答道睢則理之所無却是事之必有自古負屈含冤之魂懸物伸訴者不可枚舉難道都是妄誕麽只要自己秉公斷理民情焉肯以妄誕二字

就擺之不問豈不使怨鬼含冤於泉下乎何況廢員非攻乎異端之人此事亦非攻乎異端之案王大人見包公說話梗直忠正嚴肅不覺滿心歡喜立刻備馬請包公隨至相府進了相府大家看大人轎後一個道士不知甚麼緣故當下留在書房安歇次日早朝仍將包公換了縣令服色先在朝房伺候淨鞭三下天子升殿王芭出班奏明仁宗天子大喜立刻宣召見朕包公步上金階跪倒山呼已畢天子閃龍目一看果是夢中所見之人滿心歡喜便問為何罷職包公便將斷烏盆將人犯刑斃身死情由毫無遮餘一一奏明王芭在班中着急恐聖上見怪誰知天子不但不怪反喜道卿家既能斷烏盆負屈之冤魂必能鎮

皇宮作祟之邪今因玉宸宮內每夕有怨鬼哀啼甚屬不寧不知是何妖邪特派卿前往鎮壓一番即着王芑在內閣聽候欽派太監總管楊忠帶領包公至玉宸宮鎮壓這楊忠素來好武膽量甚好因此人皆稱他爲楊大胆奉旨賜他寶劍二口每夜在內巡邏今日領包公進內他那裡瞧得起包公呢先問了姓後又問了名一路稱爲老黑又叫老包未到昭德門說道進了此門就是內廷了想不到你七品前程如此造化今日對了聖心派你入宮將來回家到鄉裡說古去罷是不是老黑呀怎麼我合你說話你怎麼紡綵吊面布裡兒呢包公無奈答道公公說的是楊忠又道你別合我鬧這個整臉兒我是好頑好樂的這就

是你別人還巴結不上呢說着話進了鳳右門只見有多少內侍垂手侍立內中有一個頭領上前執手道老爺今日有何貴幹楊忠說辛苦辛苦咱家奉旨帶領此位包先兒前到玉宸宮鎖邪此乃奉旨宮差我們完差之時不定三更五更回來可就不照門了省得又勞動你們請罷請罷說罷同定包公竟奔玉宸宮只見金碧交輝光華爛熳到了此地不覺肅然起敬連楊忠愛說愛笑到了此地也就啞口無言了來至殿門楊忠止步悄向包公道你是欽奉諭旨理應進殿除邪我就在這門檻上照着便了包公聞聽輕移慢步側身而入來至殿內見正中設立寶座連忙朝上行了三跪九叩之禮又見傍邊設立坐位包公鞠

身入坐楊忠見了心下暗自佩服道瞧不得小小官兒竟自頗知国禮又見包公如對君父一般秉正端坐凝神養性二目不往四下規瞧另有一番凜然難犯的神色不覺的暗暗誇奨道怪不得聖上見了他喜歡呢正在思想之際不覺的譙樓上漏下矣猛然間聽的呼呼風響楊忠覺的毛髮皆豎連忙起身手掣寶劍試舞一回耍不了幾路已然氣喘只得歸入殿內銳氣已消順步坐在門檻子上包公在坐上不由的暗暗發笑楊忠正自發怔只見丹墀以下起了一個旋風滴溜溜在伽藍裡團團亂轉又隱隱的聽得風中帶着悲泣之声包公閃目觀瞧只見燈光忽暗楊忠在外撲倒片刻工夫見他復起嬝嬝婷婷走進殿

來萬福皃下此時燈光復又明亮包公以爲楊忠戲耍便以假作眞開言問道你今此來有何冤枉訴上來只聽楊忠嬌滴滴声音哭訴道奴婢寇珠原是金華宫承御只因救主遭屈合冤地府於今廿載專等星主來臨完結此案便將當初定計陷害的原委哭訴了一遍因李娘娘不日難滿故特來投機由星主細細搜查以報前冤千萬不可浪漏包公聞聽點頭道既有如此沉冤包某必要搜查但你必須隱形藏跡恐驚主駕獲罪不淺寇魂說道謹遵星主台命叩頭站起轉身出去仍坐在門檻子上不多時只見楊忠張开欠嘴仿彿睡醒的一般瞧見包公仍在那邊端坐不由的悄悄的道老黑你沒見甚麼動靜咱家怎生

回覆聖旨包公道鬼已審明只是你貪睡不醒叫我在此
候等楊忠聞聽詫異道甚麼鬼包公道女鬼楊忠道女鬼
是誰包公道名叫寇珠楊忠聞聽只唬得驚異不止暗自
思道寇珠之事算來將近二十年之久他竟知何知道連
忙陪笑道寇珠他爲甚麼事在此作祟呢包公道你是奉
旨同我進宮除邪誰知你貪睡我已將鬼審明只好明日
見了聖上我奏我的你說你的便了楊忠聞聽不由着急
道嗳呀包包先生包包老爺我的親親的包包大哥你這
不把我毀壞了嗎可是你說的聖上命我同你進宮歸齊
我不知道睡着了這是甚麼差使眼兒尾巴的了可見你
老人家就不來人了過後就眞沒有用我們的地方了賺

你老爺們這個勁兒立刻給我個眼裡插棒搶也要我們
攔的住吓好包先生你告訴我我明日送你個小巴狗兒
這麼短的小嘴兒包公見他央求可憐方告訴他道明日
見了聖上就說審明了女鬼係金華官承御寇珠合寃負
屈來求超度他的寃魂臣等業已相許以後再不作祟楊
忠聽畢記在心頭並謝了包公如敬神的一般他也不敢
言語退了出來至內閣見了承相王芭將審
明的情由細述明白少時聖上臨朝包公合楊忠一一奏
明只說寃魂求超度卻不提別的聖上大悅愈信烏盆之
案即升用開封府府尹陰陽學士包公謝恩加封陰陽二
字從此人傳包公善於審鬼白日斷陽夜間斷陰一時烘

傳徧了包公先拜了丞相王芭愛慕非常後謝了了然又至開封府上任每日查辦事件便差包興回家送信並具稟替寗老夫子請安又至隱逸村投遞書信一來報喜二來求婚畢姻包興奉命即日起身先往隱逸村去了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回　得古今盆完婚淑女　收公孫策密訪奸人

且說包興奉了包公之命寄信回家後又到隱逸村這日包興回來叫見包公呈上書信言太老爺太夫人甚實康健聽見老爺得了府尹歡喜非常賞了小人五十兩銀子小人又見大老爺大夫人歡喜自不必說也賞了小人三十兩銀子惟有大夫人給小人帶了個薄薄兒包袱囑附

小人好好收藏到京時交付老爺小人接在手中雖然有些分兩不知是何物件惟恐路上磕碰還是大夫人見小人爲難方纔說明此包內是一面古鏡原是老爺井中檢的因此鏡光芒生亮大夫人挂在屋內有一日二夫人使唤的秋香走至大夫人門前滑了一交頭已跌破進屋內就在挂鏡處一照誰知血滴鏡面忽然雲霧開豁秋香大叫一声回頭跑在二夫人屋內冷不防拔住二夫人將右眼挖出從此瘋顛至今鎖禁猶如活鬼一般二夫人死去兩三番現在延醫調治尚未痊愈小人見二老爺他無精打彩的也賞了小人二兩銀子說着話將包袱呈上包公也不開看吩咐好好收訖包與又回道小人又見寗師老

爺看了書信十分歡喜說叫老爺好好辦事盡忠報國還
教導了小人好些好話小人在家住了一天即到隱逸村
報喜投書李大人大喜滿口應承隨後便送小姐前來就
賞了小人一個元寶兩尺頭並回書一封即將信呈
上包公接書看畢原來是張氏夫人同着小姐於月內便
可來京立刻吩咐預備住處仍然派人前去迎接便叫包
興暫且歇息次日再商量辦喜事一節不多幾日果然張
氏夫人帶領小姐俱各到了一切定日迎娶事務具是包
興盡心備辦妥當到了吉期也有多少官員前來賀喜不
必細表包公自畢姻後見李氏小姐幽閒貞靜體態端莊
誠不失大家模範滿心歡喜而且粧奩中有一寶物名曰

古今盆上有陰陽二孔堪稱希世奇珍包公却不介意過了三朝滿月張氏夫人別女回家臨行又將自己得用的一個小厮名喚李才留下服侍包公與包興同爲內內厮心服一日放告坐堂見有個鄉民年紀約有五旬上下口稱冤枉立刻帶至堂上包公問道你姓甚名誰有何冤枉訴上來那人向上叩頭道小人姓張名致仁住七里村居住有一族弟名叫張有道以貨郎爲生相離小人不過數里之遙有一天小人到族弟家中探望誰知三日前竟自死了問我小嬸劉氏是何病症爲何連信也不送呢劉氏回答是心疼病死的因家中無人故此未能送信小人因有道死的不明在祥符縣申訴情由情願開棺檢驗縣太

爺准了小人狀子及至開棺檢驗誰知並無傷痕劉氏他就放起刁來說了許多逕賴的話縣太爺將小人責了二十大板討保回家越想此事實實張有道死的不明無奈何投到大老爺台前求青天與小人作主說罷眼淚汪汪匍匐在地包公便問道尔兄弟素來有病麼張致仁說並無疾病包公又問道你幾時沒見張有道致仁道素來弟兄和睦小人常到他家他也常來小人家五日前尚在小人家中小人因那五六天沒來因此小人找到他家誰知三日前竟自死了包公聞聽想到五日前尚在他家他第六天去探望又是三日前死的其中相隔一兩天必有緣故包公想罷准了狀詞立刻出籤傳劉氏到案暫且退了

堂來至書房細看呈子好生納悶包興與李才傍邊侍立忽聽外邊有腳步声響包興連忙迎出却是外班手持書信一封說外面有一儒流求見此書乃了然和尚的包興聞聽接過書信進內回明呈上書信包公是極敬了然和尚的急忙將書拆閱原來是封薦函言此人孝問品行包公看罷即命包興去請包興出來看時只見那人穿帶的衣冠全是包公在廟時換下衣服又肥又長勒里勒得的並且帽子上面還揑着揑兒包興看罷知是當初老爺的衣服必是了然和尚與他穿帶的也不說明便向那人說道我家老爺有請只見那人斯斯文文隨着包興進來到了書房包興掀簾只見包公立起身來那人向前一揖包

公答了一揖讓坐包公便問先生貴姓那人答道晚生覆姓公孫名策因久困場屋屢落孫山故流落在大相国寺多承了然禪師優待特具書信前來望祈老公祖推情收錄包公見他舉止端詳言語明晰又問了些書籍典故見他對答如流孝問淵博竟是個不得第的才子包公大喜正談之間只見外班稟道劉氏現已傳到包公吩咐伺候便叫李才陪侍公孫先生自己帶了包興立刻升堂入了公坐便叫帶劉氏應役之人接声喊道帶劉氏帶劉氏只見從外角門進來一個婦人年紀不過二十多歲面上也無懼色口中尚自言自語說道好端端的人死了叫他掮尸倒骨的不知前生作了甚麼孽了如今又把我傳到這

裡來難道還生出甚麼巧招兒來嗎一邊說一邊上堂也不東瞧西看他便嬝嬝婷婷朝上跪倒是一個久慣打官司的樣兒包公便問道你就是張劉氏麼婦人答道小婦人劉氏嫁與貨郎張有道爲妻包公又問道你丈夫是甚麼病死的劉氏道那一天晚上我丈夫回家吃了晚飯一更之後便睡了到了三更多天忽然說心裡怪疼的小婦人唬的了不得急忙起來便嚷疼的利害誰知不多一會就死了實的小婦人好不苦也說罷淚流滿面包公把驚堂木一拍喝道你丈夫到底是甚麼病死的講來站堂喝道快講劉氏向前跪爬半步說道老爺我丈夫實是害心疼病死的小婦人焉敢撒謊包公喝道既是害病死的你

為何不給他哥哥張致仁送信實對你說現在張致仁在本府堂前已經首告實實招來免得皮肉受苦劉氏道不給張致仁送信一則小婦人頭不出人來二則也不敢給他送信包公聞聽道這是為何劉氏道因小婦人丈夫在日他時常到小婦人家中每每見無人他言來語去小婦人總不理他就是前次他到小婦人家內小婦人告訴他兄弟已死不但不哭反到向小婦人胡說八道速小婦人如今直等不出口來當時被小婦人連嚷帶罵他纔走了誰知他羞惱成怒在縣告了說他兄弟死的不明要開棺檢驗後來太爺到底檢驗了並無傷痕纔將他打了二十板不想他不肯歇心如今又告到老爺台前可憐小婦人

丈夫死後受如此罪孽小婦人又担加此醜名實實冤枉懇求老青天與小婦人作主兩說着說着就哭起來了包公見他口似懸河牙如利劍說的有情有理暗自思道此婦聽他言語必非善良若與張致仁質對我看他那誠實老實形景必要輸與婦人口角之下須得查訪實在情形婦人方能服翰想罷向劉氏說道如此說來你莫是無故被人誣賴了張致仁着實可惡我自有道理你且下去三日後聽傳罷了劉氏叩頭下去似有德色包公與龔生員退堂之後來到書房便將口供呈詞與公孫策觀看公孫策看畢明身說道據晚生看此口供張致仁冤的不差只是劉氏言語狡猾必須採訪明白方能折服婦人不料包

公心中所思主見公孫策一言道破不覺歡喜道似此如之奈何公孫策正欲作進見之禮連忙立起身來道待我明主改扮行裝暗裡訪查訪查如有機緣再來稟復包公聞聽道如此說有勞先生了叫包興將先生盤川並要何物件急忙預備不可悞了包興答應跟隨公孫策來至書房公孫策告訴明白包興連忙辦理去了不多時俱各齊備原來一個小小藥箱兒一個招牌還有道衣絲縧鞋襪等物公孫策通身換了背起藥箱連忙從角門暗暗溜出到七里村查訪誰知乘興而來敗興而返鬧了一天並無機緣可尋看看天晚又覺得腹中饑餓只得急忙且向開封府再做道理不料慌不擇路原是往北他却往東南行

下去了多走數里之遙好容易奔至鎮店問時知是榆林鎮我了典隆店投宿又乏又餓正要打算吃飯只見來了一羣人數匹馬內中有一黑矮之人高声嚷道憑他是誰快快與我騰出若要惹惱了你老爺的性兒連你這店俱各給你折了傍有一人說道四弟不可凡事有個先來後到就是叫人家騰挪也要好說不可如此的囉唣又向店主人道東人你去說說看皆因我們人多兩下住着不便奉托奉托店東無奈走到上房向公孫策說道先生沒有甚麼說的你老將就將就我們說不得屈尊你老在東間居住把外間這兩間讓給我們罷說罷深深一揖公孫策道來時原不要住上房是你們小二再三說我纔住此房

內如今來的客既是人多我情願將三間滿讓店東給我個單房我住就是了皆是行路縱有大廈千間不過占七尺眠何必爲此吵鬧呢正說之間只見進來了黑瘦瘦一条大漢滿面笑容道使不得使不得老先生請自尊便罷這外邊兩間承情讓與我等足以設了我等從人俱叫他們下房居住再不敢勞動了公孫策再三謙遜那大漢只是不肯只得挪在東間去了那大漢叫從人搬下行李揭下鞍轡俱各安放妥協又見上人却是四個其餘五六個俱是從人要淨面水喚開水壺吵嚷個不了又見黑瘦之人先自呼酒要菜店小二一陣好忙鬧的公孫策竟喝了一壺空酒菜總沒來又不敢催忽聽黑矮人說道我不怕

別的明日到了開封府恐他記念前仇不肯收錄那却如何是好又聽黑臉大漢道四弟放心我看包公決不是那樣之人公孫策聽至此言不由站起身來出了東間對着四人舉手道四位原是上開封的小弟不才愿作引進之人四人聽了連忙立起身來仍是那大漢說道足下何人請過來坐方好講話公孫策又謙遜再三方纔坐下各通姓名原來這四人正是土龍岡的王朝馬漢張龍趙虎四条好漢聽說包公作了府尹當初原有棄暗投明之話故將山上傢伙糧草金銀俱各分散只帶了得用伴當五六人前來開封府投効以全信行他們又問公孫策公孫策答道小可現在開封府因目下有件疑案故此私行暗訪

查訪不想在此得遇四位實實三生有幸了彼此談論多時眞是文武各盡其妙大家歡喜非常惟有趙四爺粗俗却有酒量頗毫王朝恐怕他酒後失言叫外人聽之不雅只得速速要飯大家吃畢閑談飲茶天到二更以後大家商議今晚安歇後明日可早早起來還行路呢這正是只因清正声名遠致使英雄跋涉來未審明日王馬張趙投奔開封府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回　救襄僕除凶鐵仙觀　訪疑案得線七里村

且說四爺趙虎因多貪了幾杯酒大家閑談他也連一句插不上一傍前仰後合不覺的磕睡起來因因酒後酒因困魔後來索性放倒頭酣睡如雷因打呼方把大家提醒

王朝說只顧說話兒天已三更多了先生也乏了請安歇罷大家方纔垂下誰知趙四爺心內惦着上開封府睡的容易醒的剪絕外邊天氣不過四鼓之半他便一咕嚕身爬起來亂嚷道天亮了快些起來趕路又喊道叫從人備馬捎行李把大家吵醒誰知公孫策心中有事尚未睡着也只得隨大家起來這老先生算烟袋舖鐵綠兒通了楳了只見大爺將從人留下一個騰出一匹馬叫公孫策乘坐叫那人將茶箱兒招牌俟天亮時背至開封府不可違悞吩咐已畢叫店小兒開了門大家乘馬趁着月色迤邐而行天氣尚未五更正走之間過了一帶林子却是一座廟宇猛見墻角邊人影一幌再細看時却是一個女子身

穿紅衣到了廟門捶身而入大家看的明白口稱奇怪張
龍說深夜之間女子入廟必非好事天氣尚早咱們何不
到廟看看呢馬漢說半夜三更無故敲打山門見了僧人
怎麼說呢王朝說道不妨就說貪趕路程口渴之甚討杯
茶吃有何不可公孫策道既如此就將馬匹行李叫從人
在樹林等候省得僧人見了兵刃生疑大家聞聽齊說有
理有理於是大家下馬叫從人在樹林看守從人答應五
位老爺道步竟奔山門而來到了廟門趁着月光看的明
白匾上大書鐵仙觀公孫策道那女子捶身而入未聽見
他插門如何是關着呢趙虎上前掄起拳頭在山門上就
是噗噗噗的三拳口中嚷道道爺開門來口中嚷着將手

又是三拳險些兒把山門推倒只聽裡面道是誰是誰半夜三更怎麽說只聽啦啦啦一聲山門開處見個道人公孫策連忙上前施禮道道爺多有驚動了我們一行人貪趕路程口渴舌乾欲借寶剎歇息歇息討杯茶吃自有香資奉上望祈方便方便那道人聞聽便道等我稟明白了院長再來相請正說之間只見走出一個濃眉大眼膀濶腰粗性肉橫生的個道士來說道既是衆位要吃茶何妨請進來王朝聞聽一擁而入來至大殿只見燈燭輝煌彼此逐坐見道人凶惡非常並且酒氣噴人已知是不良之輩張龍趙虎二人悄地出來尋那衣子來至後面並無踪跡又到一後院只見一口大鐘並無別物行至鐘邊只聽有

人呻吟之聲趙虎說在這裡呢張龍說賢弟你去掀鐘我拉人趙虎挽挽袖子單手抓住鐘上鐵爪用力向上一掀張龍說賢弟吃住勁不可鬆手等我把住底口往上一挺就把鐘內之人露將出來趙爺將手一鬆仍將鐘扣在那邊仔細看此人時却不是女子是個老者搖做一推口內塞着棉花急忙掏出來了細細那老者乾嘔做一團定了定神方纔說哎喲苦死我也張龍便問你是何人因何被他們扣在鐘下那老頭見道小人名喚田忠乃陳州人氏只因龐太師之子妝樂侯龐昱奉旨前往賑濟不想龐昱到了那裡並不放賑在彼蓋造花園搶掠民間女子我主人田起元主母金氏玉仙因婆婆染病割股煎藥老太太

病好主母上廟還願不意被麗昱窺見硬行搶去又將我主人送糸監禁老太太一聞此信時生生唬死是我將老主母埋葬已畢想此事一家被害非上京控告不可因此貪趕路程過了宿頭于四更後投至此廟原為歇息誰知道人見我行李沉重欲害小人正在動手之時忽聽衆位爺們敲門便將小人扣在鐘下險些兒喪了性命正在說話問只見那邊有一道人探頭縮腦趙四爺急忙趕上兜的一腳踢翻在地將拳向面上一悅你嚷我就是一拳那賊道看見柳斗大的皮錘那裡還有魂咧趙四爺便將他拔住在鐘邊不想這前邊凶道名喚蕭道智在殿上張羅煮茶不見了張趙二人叫道人去請也不見回來便知事

有不妥悄悄的退出殿來到了自己屋內將長衣甩去手提一把明亮亮的樸刀竟奔後院而來恰入後門就瞧見老者已放趙虎拔着道人不由心頭火起手舉樸刀撲了張龍張爺手急眼快斜刺裡就是一腿道人將將躲過一刀照定張龍面門削來張爺手無寸鐵全仗步法巧妙身體靈便一低頭將刀躲過順手就是一掌惡道惟恐是暗器急待側身時張爺下邊又是一掃堂腿好惡道金絲繞腕勢躲過回手反背又是一刀究竟有兵刀的氣壯無傢伙的膽虛張龍支持了幾個照面看看不敵正在危急之際只見王朝馬漢二人見張龍受敵王朝趕近前來盧慌一掌左腿飛起直奔脇下惡道閃身時馬漢後邊又是一

拳打在背後惡道往後一撲急轉身探手就是一刀虧得
馬漢服快至身一閃剛然躲過惡道倒垂勢又奔了王朝
而來三個人赤着手剛剛敵的住就是防他的刀便了王
朝見惡道奔了自己他便推月勢等刀臨切近將身一撤
惡道把身使空身往傍邊一閃後面張龍照腹就是一脚
惡道覺得後面有人趁着月影也不回頭伏身將脚往後
一登張龍脚剛落地恰被惡道在迎面骨上登了一脚力
大勢猛身子站立不住不由的倒了個豆墩趙虎在傍看
見連忙斗道三哥你來擋住那個道人張龍連忙起來擋
住道人只見趙虎站起來竟奔東角門前邊去了張龍以
為四爺必是到樹林取兵刃去了遲了不多時却見趙虎

從西角門進來張龍想道他取兵刃不能這麼快他必是解了解手兒回來了眼瞧着他迎面撲了惡道將左手一揚是個虛幌架式右手對准面門一掌口中說惡道着我的法寶取你只見白撲撲一股烟霧打在惡道面上登時二目難睜鼻口倒噎連氣也喘不過來馬漢又在小肚上儘力的一腳惡道站立不住咕咚一聲倒在地將刀扔在一邊趙虎趕進步一跪腿用磕膝蓋按住胸膛左手按膀背將右袖從新向惡道臉上一路亂抖原來趙虎纏到前殿將香爐內香灰裝在袖內俗語說的好光棍眼內揉不下沙子去何況是一爐香灰惡道如何禁得起四個人一齊動手將兩個道人捆縛預備送到祥符縣去此係祥符地

面之事由縣解府拔却掠殺命定案四人復又搜尋並無人烟後又搜至傍院之中却是菩薩殿三間只見佛像身披紅袍大家方明白紅衣女子乃是菩薩現化可見田忠有救道人惡貫已滿報應不爽此時公孫策已將樹林內伴當叫來拿獲道人便派從人四名將惡道交送至縣內立刻祥符縣申報到府大家帶了田忠一同出廟此時天已大亮竟奔開封府而來暫將四人寄在下處公孫策進內參見包公言訪查之事尚無確實今有土龍蜀王馬張趙四人投到並鐵仙觀救了田忠捉拿惡道交祥符縣不曰解到的話說了一遍復又立起身來說晚生還要訪查劉氏案去當下辭了包公至茶房此時藥箱招牌俱已送

到公孫策先生打扮停當仍從角門去了且說包公見公孫策去後暗叫包興將田忠帶至書房問他替主明冤一切情形叫左右領至茶房居住不可露面恐走漏了風聲龐府知道又吩咐包興將四勇士暫在班房居住俟有差遣用且說公孫策離了衙門復至七里村沿途暗訪心下自思我公孫策時乖運蹇屢試不第幸虧了繆和尚一封書信薦至開封府偏偏頭一天到來就遇見這一段公案不知何日方能訪出總是我的運氣不好以致諸事不順越思越想心內越煩不知不覺出了七里村忽然想起自己叫着自己說公孫策你好獃你是作甚麼來了就是這麼走着有誰知你是醫生呢既不知道你是醫生你又焉

能打聽出來事情呢實實歇的可笑原來公孫策只顧思索忘了搖串鈴了這時想起連忙將鈴兒搖起口中說道有病早來治莫要多延遲養病如養虎虎大傷人的凡有疑難大症管保手到病除貧不計利正在念誦可巧那一邊一個老婆子喚道先生這裡來這裡來公孫策聞聽向前問道媽媽喚我麼那婆子道可不是只因我媳婦身軀有病求先生醫治醫治公孫策聞聽說既是如此媽媽引路那婆子引進柴扉掀起了蒿子桿的簾子將先生請進看時却是三間草房一明兩暗婆子又掀起西裡間單布簾子請先生上炕上坐了公孫策放了藥箱倚了招牌剛然坐下只見搬了個不帶背三條腿椅子在地下相陪婆

子便說道我姓尤丈夫早已去世有個兒子名叫狗兒在陳大戶陳廷杰家做長工只因我的兒媳婦得病有了半月了他的精神短少飲食懶進還有點午後發燒求先生看看脈吃點藥兒公孫策道令媳現在那屋婆子道在東屋裡呢待我告訴他說着站起往東屋裡去了只聽說道媳婦我給你請個先生來來他老看看管保就好咧只聽婦人道母親不看也好一來我沒有甚麼大病二來家無錢鈔何苦妄費錢文婆子道嗳的媳婦呵你沒聽見先生說症貧不計利再者養病如養虎好孩子請先生瞧瞧罷你早些好了也省得老娘懸心我就是倚靠你了我那兒子也不指望他了說至此婦人便道母親請先生過來看

看就是了婆子聞聽說還是我這孩子聽說好個孝順的媳婦一邊說着便來到西屋請公孫策公孫策跟定婆子來至東間與婦人診脈原來醫生有望聞問切四條但給右科看病也不可不望不過一目了然又道醫者易也易者易也故有移重就輕之法假如給老年人看准脈息不好必要安慰說道不要緊立個方兒吃與不吃均可後至田求方向本家說道老人家脈息不好得狠趕緊預備後事罷本家問道先生你為何方纔不說醫家道我若不開導着說上年紀的人聽說利害痰向上一湧那不登時交代了麼此是移重就輕之法閒言少敘且說公孫策與婦人看病瞧是私訪他素來原有實學所有醫理先生盡皆

知脫診完脈息已知病源站起身來仍然來至西間坐下說道我君令媳之脈乃是雙脈尤氏聞聽道嗳喲何嘗不是他大約有四五個月沒見公孫策又道據我看來病源因氣惱所致鬱悶不舒竟是個氣裹胎了若不早治恐入癆症必須將病源說明方好用藥婆子聞聽不由的吃驚先生真是神仙誰說不是氣惱上得的呢待我細細告訴先生只因我兒子在陳大戶家做長工數日多虧大戶幫些銀錢那一天忽然我兒子拿了兩個元寶回來說至此處只聽東屋婦人道此事不必說了公孫策忙說道用藥必須說明我聽的確下藥方能見效婆子說孩子你養你的病這怕甚麼又說道我兒元寶不免生疑便問這元寶

從何而來我兒子說只因大戶與七里村張有道之妻不
大清楚這一天陳大戶到張家去了可巧叫他男人撞見
因此大戶要害他男人給我兒兩個元寶說至此東屋婦
人又道母親不消說了此事如何說得婆子道兒呌先生
也不是外人說明了好用藥呌公孫策道正是正是若不
說明藥斷不靈婆子接說交給我兒子兩個元寶是叫他
找甚麼東西的原是我媳婦勸他不依後來跪在地下央
求誰知我不肖的兒子不但不聽反將媳婦踢了幾脚揣
起元寶賭氣走了未回後來果然聽張有道死了又聽見
說接三的那日晚上棺材裡連響了三陣仿彿作尸的一
般連和尚都嚇跑了因此我媳婦更加憂悶這便是得病

的原由公孫策聽罷提起筆來寫了一方遞與婆子婆子接來一看道先生我看別人方子有許多的字怎麽先生的方兒只一行字呢公孫策答道藥用當而道神我這方乃是獨門奇方用紅棉一張陰陽瓦焙了無灰老酒冲服最是安胎活血的婆子聞聽記下公孫策又道你兒子做成此事難道大戶也無謝禮麽公孫策問及此層他算定此案一明九狗兒必死婆媳二人全無養贍就勢要給他婆媳二人想出個主意這也是公孫策文人妙用話已說明且說婆子說道聽說他許給我兒子六畝地先生道這六畝地可有字樣麽婆子道那有字樣呢還不定他給不給呢先生道這如何使得給他辦此大事若無字據將來

你如何養贍呢也罷待我替你寫張字兒儻若到官時即以此字合他要地眞是鄉裡人好哄當時婆子樂了個事不有餘說多謝先生只是沒有紙可怎麼好呢公孫策道不妨我這裡有紙打開藥箱拿出一大張紙來立刻寫就假畫了出保押了個花押交給婆子婆子深深謝了先生背起藥箱拿了招牌起身便走婆子道有勞先生又無謝禮連杯茶也沒吃叫婆子好過意不去公孫策道好說好說出了柴扉此時精神百倍快樂非常原是屢試不第如今仿佛金榜標了名的是的連乏帶餓全忘了兩腳如飛竟奔開封府而來這正是心歡訪得希奇事意快聽來確實音未竟後事如何下回分解

且說公孫策回到開封府仍從角門悄悄而入來至茶房放下藥箱招牌找着包興回了包公立刻請見公孫策見禮已畢便將密訪的情由如此如此這般這般細細述了一遍包公聞聽歡喜暗暗信此人果有才學實在難爲他訪查此事便叫包興與公孫策更衣預備酒飯請先生歇息又叫李才將外班傳進立刻出籤拿尤狗兒到案外班答應去不多時前來回說尤狗兒帶到老爺點鼓升堂叫帶尤狗兒上堂跪到包公問道你就是尤狗兒麼回道老爺小人叫驢子包公一聲斷喝唗你明是狗兒你爲何叫驢子呢狗兒回道老爺小人原叫狗兒來着只因他們說

狗的個兒小改叫驢子豈不大些兒呢因此就改了叫驢子老爺若不愛叫驢子還叫狗兒就是了兩傍易道少說少說包公叫道狗兒應道有只因張有道的冤魂告到本府台前說你與陳大戶主僕定計將他謀死但此事皆是陳大戶要圖謀張有道的妻子劉氏你不過是上人墊遣驟不由已雖然受了兩個元寶也是小事你可要從實招來自有本府與你作主出脫你的罪名便了你不必忙慢慢的講來狗兒聽見冤魂告狀不由的心中害怕後又見老爺和顏悅色的出脫他的罪名與他作主放了心了即向上叩頭道老爺既施大恩與小人作主小人只得實說因小人當家的與張有道的女人有交情可合張有道沒

有交情那一天被張有道撞見了他跑回來就病了總想念劉氏他又不敢去因此想出一個法子來須得將張有道害了他或上劉氏家去或將劉氏娶到家裡來方纔遂心故此將小人叫到跟前我託付你一宗事情我說當家的有甚麼事呢他說這宗事情不容易你須相心搜尋纔有我就問我甚麼呢他說這宗東西叫尸蹺仿彿金頭蟲兒尾巴上發亮有螢蟲大小我就問這宗東西出在那裡呢他說須在墳裡找纔要尸首肉都化了獨有腦子未乾纔有這蟲兒小人一聽就為了難了說這可怎麼找法呢他見小人為難他便給小人兩個元寶叫小人且自拿着事成之後找給你六畝地不論日子總要找了就白日也

不做活養着精神夜裡好找可是老爺說的上人差遣原不由已又說受人之託當終人之事因此小人每夜出去刨墳刨到第十七個上好容易得了此蟲曬成乾研了末或茶或飯灌上必是心疼而死並無傷痕惟有眉蕎中間有小小紅點便是此毒後來聽見張有道死了大約就是這宗東西嘗的求老爺與小人作主包公聽罷此話大約無甚應處段書吏將共單呈上包公看了拿下去叫狗兒畫了招立刻出籤將陳應杰拿來老爺又吩付狗兒道少時陳大戶到案你可要當面質對老爺好與你作主狗兒應允包公點頭吩咐帶下去只見差人當堂跪倒稟道陳應杰拿到包公又吩咐傳劉氏並尤氏婆媳先將陳大戶

帶上堂來當堂去了刑具包公問道陳應杰爲何謀死賬有道從實招來陳大戶聞聽唬得驚疑不止連忙說道並無此事呀青天老爺包公將驚堂木一拍道你這大膽的奴才在本府堂前還敢支吾歷左右帶狗兒立刻將狗兒帶上堂來與陳應杰當面對証大戶只唬得抖衣而戰半晌方說道小人與劉氏通姦實情並無謀死有道之事這都是狗兒一片虛詞老爺千萬莫信包公大怒吩咐看大刑伺候左右一聲喊將三木往堂上一擺把陳大戶唬的膽裂魂飛連忙說道願招願招便將狗兒找尋尸骸悄悄交與劉氏叫或葬或飯灑上立刻心疼而死並告訴他放心並無一點傷痕連血跡也無有從頭至尾說了一遍包

公看了供單叫他畫了招只見差役稟道劉氏與尤氏婆媳俱各傳到包公吩咐先帶劉氏只見劉氏仍是洋洋得意上得堂來一眼瞧見陳大戶不覺朱顏更變形色張皇免不得向上跪倒包公却不問他便叫陳大戶與婦人當面質對陳大戶對着劉氏哭道你我幹此事以為機密再也無人知道誰知張有道冤魂告到老爺台前事已敗露不能不招我已經畫招你也畫了罷免得皮肉受苦婦人聞驅罵了一聲冤家想不到你今如此膿包沒能為你今既招承我又如何推託呢只得向上叩首道謀死親夫張有道情實再無別詞就是張致仁調戲一節也是誣賴他的包公也叫畫了手印又將尤氏婆媳帶上堂來婆子哭

訴前情並言毫無養贍只因陳大戶曾許過幾畝地婆子恐他証頼託人寫了一張字兒說着話從袖中將字兒拿出呈上包公一看認得是公孫策的筆跡心中暗笑道說不得這可要訛陳大戶了便向陳大戶道你許給他地畝怎不撥給他呢陳大戶無可奈何並且當初原有此言只得應許撥給幾畝地與尤氏婆媳包公便飭發該縣辦理包公又問陳大戶道你這戶籠的方子是如何知道的陳大戶回道是我家教書的先生說的包公立刻將此先生傳來問他如何知道的爲何教他這法子先生賈士奇回道小人素攻學習些醫學因知藥性或於完了功課之時或到風下兩之日不時合東人談談論論因提及此藥不

可亂用其中有六脈八反乃是最毒之物總提到尸鑑小
人是無心閑談誰知東家却是有心記憶故此生出事來
求老爺詳察包公點頭道此語雖是你無心說出只是不
當對匪人言論此事亦當薄薄有罪以為妄談之戒即行
辦理文書將他解地還鄉劉氏定了淩遲陳大戶定了斬
立決狗兒定了絞監候原告張致仁無事包公退了堂來
至書房即打了摺底叫公孫策謄清公孫策剛然寫完包
興進來手中另持一紙向公孫策道老爺說咧叫把這個
謄清夾在摺內明早隨着摺子一同具奏先生接過一看
不覺目瞪神癡半晌方說道就照此樣寫麼包興道老爺
親自寫的叫先生謄清焉有不照樣寫的理呢公孫策點

頭說放下我寫就是了心中好不自在原來這個夾片是爲陳州放糧不該信用椒房寵信之人直說聖上用人不當一味頂撞言語公孫策焉有不躭驚之理呢寫只管寫了明日若遞上去恐怕是辟官表一道總是我公孫策時運不順偏偏道的都是這些事只好明日聽信見再爲打算罷至次日五鼓包公上朝此日正是老公公陳伴伴接捐子遞上多時就另見包公原來聖上見了包公捐子初時龍心甚爲不悅後來轉又一想此乃直言敢諫正是忠心爲國故爾轉怒爲喜立刻召見包公奏對之下明係陳州放賑恐有情弊因此聖上加封包公爲龍圖閣大學士仍兼開封府事務前往陳州稽察放賑之事並統理民情

包公並不謝恩跪奏道臣無權柄不能服衆難以奉詔聖上因此又賞了御札三道包公謝恩領旨出朝且說公孫策自包公入朝後他便提心弔胆坐立不安滿心要打點行李起身又恐謠言惑衆只得忍耐忽聽一片聲喊以爲事體不妥正在驚惶之際只見包興先自進來告訴老爺聖上加封龍圖閣大學士派往陳州查賑公孫策聞聽這一樂真是喜出望外包興道侍派我前來與先生商議打發報喜人等不准他們在此嘈雜公孫策歡歡喜喜與包興計酌妥協賞了報喜的去後不多時包公下朝大家叩喜已畢便對公孫策道聖上賜我御札三道先生不可大意你須替我仔細參詳莫要辜負聖恩說罷包公進內去

了這句話把個公孫策打了個悶葫蘆回至自己屋內千思萬想猛然省悟說是了這是逐客之法欲要不用我又頓不過了然的情面故用這樣難題目我何不如此如此鬼混一番一來顯顯我胸中的抱負二來也看看包公膽量左右是散夥罷咧於是研墨蘸筆先度量了尺寸注寫明白後又寫了做法並分上中下三品龍虎狗的式樣他用筆畫成三把鍘刀故意的以札字做鍘字看包公有何話說謹畢來至書房包與同明了包公請進公孫策將畫單呈上以為包公必然大怒彼此一拱手就完了誰知包公不但不怒將單一一看明不由春風滿面口中急急稱讚先生真天才也立刻叫包興傳喚木匠就煩先生指點

務必連夜盜出樣子來明早還要恭呈御覽公孫策聽了此話楞柯柯的連話也說不出來此事就要說這是我查着頑的也改不過口來了又見包公連催外班快傳匠役公孫策見頁要辦理此事只得退出從新將單子細細的搜求又添上如何包銅葉子如何釘金釘子如何安鬼王頭又添上許多樣色不多時匠役人等來到公孫策先叫看了樣子然後教他做法眾人不知有何用處只得按着吩咐的樣子盜起一個個手忙脚亂正正鬧了一夜方纔盜得包公臨上朝時俱各看了吩咐用黃箱盛上抬至朝中預備御覽包公坐轎來至朝中三呼已畢出班奏道臣包拯昨蒙聖恩賜臣御扎三道臣謹遵旨擬得式樣不敢

揑用謹呈御覽說着話黃箱已經拾到擺在丹墀聖上閃目覩瞧原來是三口鍘刀的樣子分龍虎狗三品包公又奏如有犯法者各按品級行法聖上早已明白包公用意是借凡字之音教作鍘字做成三口鍘刀以為鎮虎外官之用不覺龍顏大喜稱羨包公奇才巧思立刻准了所奏不必定日請訓俟御刑造成急速起身包公謝恩出朝上轎剛到街市之上見有父老十名一齊跪倒手持呈詞包公在轎內看的分明將那一起轎底這是暗號登時轎夫止步打杵包興連忙將轎簾微掀將呈子遞進不多時包公吩咐掀起轎簾包興連忙將轎簾掀起只見包公蛮蛮將呈子撕了個粉碎擲於地下口中說道這些刁民焉有

此事叫地方將他押去城外惟恐在城內滋生事非說罷起轎竟自去了這些父老哭哭啼啼報報怨怨說道我們不辭辛苦奔至京師指望伸冤報恨誰知這位老爺也是怕權勢的真是聞名不如見面我等冤枉再也無處訴了說罷又大哭起來傍邊地方催促道走罷別叫我們受熱大小是個差使哭也無益何處沒有屈死的呢衆人聞聽只得跟隨地方出城剛到城外只見一騎馬飛奔前來告訴地方道送他們出城你就不必管了回去罷地方連連答應抽身便回去了衆人却是包興跟定父老到無人處方告訴他們道老爺不是不准呈子因市街上耳目過多走漏風聲反爲不美老爺吩咐叫你們俱不可散去且找

幽僻之處藏身暗暗打聽老爺多儹起身時叫你們一同隨去如今先叫兩個有年紀的悄悄跟我進城到衙門有話問呢衆人聞聽俱各歡喜其中單叫兩個父老遠遠跟定包與到了開封已包與進去回明方將兩個父老帶至書房包公又細細問了一遍原來是十三家其中有收監的有不能來的包公吩咐他們在外不可聲張俟我起身時一同隨行便了二老者叩頭謝了仍然出城去了且說包公自奏明御刑之後便吩咐公孫策督工監造務要成嚴赫耀更要純厚結實便派王馬張趙四勇士服侍御刑王朝掌刀馬漢捲蒲捆人張龍趙虎拍人入鍘公孫策每日除監造之外便與四勇士服侍御刑操演規矩定了章

程禮法不可紊亂不數日光景御刑打造已成包公具摺請訓便有無數官員前來餞行包公將御刑供奉堂上只等眾官員到齊同至公堂之上驗看御刑眾人以為新奇正要看看是何治度不時俱到公堂只見三口御鍘上面俱有黃龍袱套四位勇士雄糾糾氣昂昂上前抖出黃套露出刑外之刑法外之法眞是光閃閃令人毛髮皆豎冷颼颼使人心膽俱寒正大君子看了倘可支持奸邪小人見了魂魄應飛眞算從古至今未有之刑也眾人看畢也有稱讚的也有說奇的就是暗說過苛的並有暗說多事的紛紛議論不一大家只得告別包公送至儀門回歸後面所有內外執事人等忙忙亂亂打點起身包公又暗暗

吩咐叫田忠跟隨公孫饒同行到了起行之日有許多同
僚在十里長亭送別亦不細表沿途上叫告狀的父老也
暗暗跟隨這日包公走至三星鎮見地面肅靜暗暗想道
地方官制度有方正自犯想忽聽喊冤之聲却不見人包
興早已下馬順着聲音找去原來在路傍空柳樹裡鄧至
露出身來却又是個婦人頭頂呈詞雙膝跪倒包興連忙
接過呈子此時轎已打杵上前將帳子遮入轎內包公看
畢對那婦人道你這呈子上言家中無人此呈却是何人
所寫婦人答道從小熟讀詩書父兄皆是舉貢嫁得丈夫
也是秀才筆墨常不釋手包公將轎內隨行紙墨筆硯叫
包興遞與婦人另寫一張只見不加思索援筆立就呈上

包公接過一看連連點頭道那婦人你且先行回去聽傳侍本閣到了公館必與你審問此事那婦人磕了一個頭說多謝青天大人當下包公起轎直投公館去了未識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回　買猪首書生遭橫禍　扮花子勇士獲賊人

且說包公在三星鎮接了婦人的呈子原來那婦人娘家姓文嫁與韓門爲妻自從丈夫去世膝下只有一子名喚瑞龍年方一十六歲在白家堡租房三間居住韓文氏做些針指訓教兒子讀書子在東間讀書母在西間做活娘兒兩個將就度日並無僕婦下人一日晚間韓瑞龍在燈下念書猛回頭見西間簾子一動有人進入西間是怨緣

衣衿大紅朱履連忙起身趕入西間見他母親正在燈下做活見瑞龍進來便問道吾兒晚上功課完了麼瑞龍道孩兒偶然想起個典故一時忘懷故此進來找書查看查看一壁說着奔了書箱雌則找書却暗暗留神並不見有甚麼只得拿一本書出來好生納悶又怕有賊藏在暗處又不敢聲張恐怕母親害怕一夜也未合眼到了次日晚間讀書到了初更之後一時恍惚又見西間簾子一動仍是見朱履綠衫之人進入屋內韓生連忙趕至屋中口叫母親只這一聲倒把個韓文氏唬了一跳說道你不念書爲何大驚小怪的韓生見問一時不能答對只得實訴道孩兒方纔見有一人進來及至趕入屋內却不見了昨

晚也是如此韓文氏聞聽不覺詫異儘有歹人窩藏這還了得我兒持燈照看照看便了韓生接過燈來在牀下一照說母親這牀下土爲何高起許多尼韓文氏連忙看時果是浮土便道且把牀挪開細看娘兒兩個抬起牀來將浮土舉起扒開却露出一隻箱子不覺心中一動連忙找了鐵器將箱蓋一開不看則可只因一看便是時遷鼠竊入了韓生見裡面滿滿的一箱子黃白之物不由滿心歡喜說道母親原來是一箱子金銀敢則是財來找人文氏聞聽喝道胡說焉有此事總然是財也是無義之財不可混動無奈韓生年幼之人見了許多金銀如何割捨得下又因母子娘窘便對文氏道母親自古掘土得金的不可

來的況此物非是私行竊取的又不是別人遺失檢了來的何以謂之不義呢這必是上天憐我母子孤苦故爾繞有此財發現望乞母親詳察文氏聽了也覺有理便道既如此明早買些三牲祭禮謝過神明之後再做道理韓生聞聽母親應允不勝歡喜便將淨土仍然掩上又將衣服暫且安好母子各自安寢韓生那裡睡得著翻來覆去胡思亂想好容易心血來潮入了夢鄉總是惦念此事猛然驚醒見天發亮急忙起來稟明母親前去辦買三牲祭禮誰知出了門一看只見月明如晝天氣尚早只得慢慢行走來至劉屠舖前見裡面却有燈光連忙敲門要買猪頭忽然燈光不見了半晌毫無人應只得轉身回來剛走了

幾步只聽鄭屠門響回頭看時見燈光復明又聽鄭屠道誰買猪頭韓生應道是我賒個猪頭鄭屠道原來是韓相公既要猪頭爲何不拿個傢伙來韓生道出門忙了就忘了奈何鄭屠道不妨拿一塊墊布包了明日再送來罷因此用墊布包好交付韓生韓生兩手捧定走不多時便覺乏了暫且放下歇息然後又走迎面恰遇巡更人來見韓生兩手捧定帶血布包又累的氣喘吁吁未免生疑便問是何物件韓生答道是猪頭說話氣喘字兒不眞巡更人更覺疑心一人說話一人彎腰打開布包驗看明月之下又有燈光照的眞切只見裡面是一顆血淋淋髮髻蓬鬆女子人頭韓生一見只唬的魂飛魄散巡更人不容分說

即將韓生解至鄰縣候天亮稟報縣官見是人命立刻升
堂帶上韓生一看却是個懦弱書生便問道你叫何名因
何殺死人命韓生哭道小人叫韓瑞龍到鄭屠舖內買猪
首忘拿傢伙是鄭屠用布包好遞與小人後遇巡更之人
追問打開看時不想是顆人頭說罷痛哭不止縣官聞聽
立刻出籤拿鄭屠到案誰知鄭屠拿到不但不應他便說
連買猪頭之事也是沒有的又問他墊布不是你的底他
又說墊布是三日前韓生借去的不想他包了人頭移禍
於小人可憐年幼的書生如何敵的過這狠心屠戶幸虧
官府明白見韓生不像殺人行凶之輩不肯加刑遂屠戶
暫且收監設法再問不想韓文氏在三星鎮遇了是詞包

公準狀及至來到公館縣尹已然迎接在外伺候包公略為歇息吃茶便請縣尹相見即問韓瑞龍之案縣官答道此案尚在審訊未能結案包公吩咐將此案人証俱各帶至公館聽審少刻帶到包公升堂入坐先帶韓瑞龍上堂見他滿面淚痕戰戰兢兢跪倒堂前包公叫道韓瑞龍因何謀殺人命訴上來韓生淚連連道只因小人在鄭屠鋪內買猪頭忘帶傢伙是他用墊布包好遞給小人不想開出這場官司包公道住了你買猪頭遇見巡更之人是甚麼時候韓生道天尚未亮包公道天未亮你就去買猪頭何用請韓生到了此時不能不說便一五一十回明堂前放聲大哭求大人超生革命包公暗暗點頭道這小孩子

家貪財心腸看此光景必無謀殺人命之事吩附帶下去便對縣官道貴縣你帶人役到韓瑞龍家相驗板箱務要搜查明白縣官答應出了公館乘馬帶了人役去了這裡包公又將鄭屠提出帶上堂來見他凶眉惡眼知是不良之輩問他時與前供相同包公大怒打了二十個嘴巴又責了三十大板好惡賊一言不發真會挺刑吩咐帶下去只見縣官回來上堂稟道卑職奉命前去韓瑞龍家驗看板箱打開看時裡面雖是金銀却是冥資紙錠又往下搜尋誰知有一無頭死屍却是男子包公問道可驗明是何物之傷一句話把個縣尹問了個怔只得稟道卑職見是無頭之尸未及驗看是何物所傷包公嗔道既去查驗

爲何不驗看明白縣尹連忙道卑職粗心粗心包公吩附下去縣尹連忙退出暗了一身冷汗暗自說好一位利害欽差大人以後諸事小心便了再說包公吩附再將韓瑞龍帶上來便問道韓瑞龍你住的房屋是祖積還是自已盖造的呢韓生回道俱不是乃是租賃居住的並且住了不久包公又問先前是何人居住韓生道小人不知包公聽罷叫將韓生並鄭屠帶監老爺退堂心中好生憂悶叫人請公孫先生來彼此商詳此事一個女子頭一個男子身這便如何處治公孫先生又要暗訪包公搖頭道得意不宜再往待我細細思索便了公孫退出與王馬張趙六家泰詳此事俱各無有定見公孫先生自回下處悶悶趙

虎便對三位哥哥言道你我投至開封府並無寸進之功如今遇了爲難的事理應看老爺分憂待小弟暗訪一番三人聽了不覺大笑說四弟此乃機密細事豈是你粗魯之人幹得的千萬莫要留個話柄說罷復又大笑四爺臉上有些下不來搭搭訕訕的回到自己屋內沒好謗氣的到是跟四爺從人有機變向前悄悄對四爺到耳邊說小人到有個主意四爺說你有甚麼主意從人道他們三位不是笑話你老嗎你老到要賭賭氣偏去私訪看是如何然而必須巧粧打扮叫人認不出來那時若是訪着了固然是你老的功勞就是訪不着悄悄兒回來也無人知覺也不至於丟人你老想好不好愣爺聞聽大喜說好小子

好生意你就替我辦理從人連忙去了半晌回來道四爺爲你老這宗事好不費事呢好容易纔找了來了花了十六兩五錢銀子四爺說甚麽多少只要辦的事情妥當就是了從人說管保妥當咱們找個僻靜的地方小人就把你老打扮起來好不好四爺聞聽滿心歡喜跟着從人出了公館來至靜處打開包袱叫四爺脫了衣衿包袱內裡面却是鉛烟子把四爺臉上二抹身上手上俱各花花答答的抹了然後拿出一頂半零不落的開花兒的帽子與四爺戴上又拿上一片滴零搭拉的破衣與四爺穿上又叫四爺脫了褲子鞋襪又拿條少腰沒腿的破褲叉兒與四爺穿上腿上給四爺貼了兩貼膏藥唾了幾口吐沫抹

了些花紅柳綠的算是燒前膜血又有沒腳跟的楦板鞋叫四爺他拉上餘外有個黃磁瓦罐一根打狗棒叫四爺拿定登時把四爺打扮了個花鋪蓋相似這一身行頭別說十六兩五錢銀子連三十六個錢誰也不要他只因四爺大秤分金扒堆使銀子那裡管他多少兄且又為的是官差私訪銀子上頭不打算盤了臨去時從人說小人於起更時仍在此處等候你若四爺答應左手提罐右手拿棒竟奔前村而去走着走着覺得腳指扎的生疼疼到小廟前石上坐下將鞋拿起一看原來是鞋底的釘子透了上揄起鞋來在石上拍搭拍搭點摔好容易將釘子摔下去不想驚動了廟內的和尚只當有人敲門及至開門一看

是個叫花子在那裡轉着四爺抬頭一看猛然間和尚你可知女子之身男子之頭在於何處和尚聞聽道原來是個瘋子並不答言闖了山門進去了四爺忽然省悟自己笑道我原來是私訪爲何順口開河好不是項西快些走罷自己又想道既扮做花子應當叫化纔是這個我可沒有學過說不得到那裡胡亂叫兩声便了便道可憐我一碗半碗燒的黃的都好先前還高興以爲我私訪到後來見無人理他自想道似此如何打聽得事出來未免心中着急又見日色西斜看看的黑了幸喜是月望之後天氣雖然黑了東方却早一輪明月走至前村也是事有湊巧只見一家後墻有個人影往裡一跳四爺心中一

勁暗說這點如何便有偷兒不要管他我也跟進去瞧瞧
那個要飯的有良心呢非偷即摸若有良心也不要飯了
思罷放下瓦礶去了木棒摔了破鞋光着脚了子一伏身
往上一蹤蹤上牆頭看牆內有柴少堝一堆就從柴堝順
溜下去留神一看見有一人爬伏在那裡愣爺便上前伸
手按住只聽那人噯喲了一声四爺說你嚷我就堤死你
那人道我不嚷我不嚷求爺饒命四爺道你叫甚麼名
字偷的甚麼包袱放在那裡快說只聽那人道我叫葉吁
兒家有八十歲老母因無養贍我是頭次幹這營生四爺
爺四爺說你真沒偷甚麼一面問一面搜查西看只見地
下露着白綢條兒四爺一拉土却是鬆的越拉越長了力

十抖見是一雙小小金蓮復又將腿攥住儘力一掀原來是一個無頭的女尸四爺一見道好吓你殺了人還合我兩這個胯兒呢實對你說我非別個乃開封府包大人閣下趙虎的便是因為此事特來暗暗私訪葉吓兒聞聽只唬的膽裂魂飛口中哀告道趙爺趙爺小人作眩情實並沒有殺人四爺說誰管你且揭上再說就拿白絹條子綁上又恐他嚷又將白絹條子塞下一塊將他口內塞滿方纔說小子好好在這裡老爺去去就來四爺順着柴垛跳出牆外也不顧瓦礓木棒與那破鞋光着脚奔走如飛直向公館而來此時天交初鼓只見從人正在那裡等候賸着像四爺却聽見脚底下呱咕呱咕的山響連忙趕上去

說事體如何四爺說小子好與頭得狠說看話就往公館飛包從人着此光景必是鬧出來了一壁也就隨着跟來誰知公館之內因欽差在此各處俱有人把門甚是嚴整忽然見個花子從外面跑進連忙上前攔阻說道你這人好生撒野這是甚麼地方話未說完四爺將手向左右一分一個個一溜歪斜幾乎栽到四爺已然進去行人纔待再嚷只見銀四爺從人進來說道別嚷那是我們四老爺衆人聞聽各皆發怔不知甚麼原故這位楞爺跑到裡面恰遇包興一伸手拉住說來得甚好把個包興唬了一跳連忙問道你是誰後面從人趕到說是我們四爺包興在黑影中看不明白只聽趙虎說你替我回稟回稟大人就

說趙虎求見包興方纔聽出聲音來愛嘲我的楞爺你曉
殺我咧一同來至堂下一看四爺好模樣兒眞是難畫難
描不由的好笑四爺看罷道你先別笑快同老爺你就說
我有要緊事求見快着快着包興見他這般光景必是有
甚麼事迫忙帶着趙爺到了包公門首包興進內回稟包
公立刻叫進來見了趙虎這個樣子也覺好笑便問有甚
麼事趙虎便將如何私訪如何遇着葉旺已如何見了無
頭女尸之話從頭至尾細述一回包公正因此事沒有頭
緒今聞此言不覺滿心歡喜未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俠義傳

第十一回　審葉阡兒包公斷案　遇楊婆子俠客捐金

且說包公聽趙虎拿住葉阡兒立刻派差頭四名着兩個看守尸首派兩人急將葉阡兒押來吩咐去後方叫趙虎後面更衣又極力誇說他一番趙虎洋洋得意退出門來從人將淨面水衣服等俱各預備妥協四爺進了門就賞了從人十兩銀子說好小子虧得你的主意老爺方能立此功勞楞爺好生歡喜慢慢的梳洗安歇安歇且言差頭去不多時將葉阡兒帶到仍是捆着大人立刻升堂階上葉阡兒常面鬆綁包公問道你叫何名爲何無故殺人講來葉阡兒回道小人名叫葉阡兒家有老母只因貧苦難

當方纔做賊不想頭一次就被人拿住望求老爺饒命包
公道你做賊已屬不法爲何又去殺人呢葉阡兒道小人
做賊是眞並未殺人包公將驚堂木一拍好個刁惡奴才
東手問你豈不肯招左右拉下去打二十大板只這二十
下子把個葉阡兒打了個橫迸不由着急道我葉阡兒怎
麽這們時運不順上次是那麽着這次又這麽着眞是冤
枉竟哉包公聞聽話裡有話使問道上次是那們着快講
葉阡兒自知失言便不言語包公見他不語吩咐掌嘴着
實的打葉阡兒着急道老爺不要動怒我說我說只因白
家堡有個白員外名叫白能他的生日之時小人便去張
羅爲的是討好兒事完之後得些賞錢或得點子吃食惟

知他家管家白安比員外更小氣刻薄專完之後你但沒有賞錢連雞會菜也沒給我一點因此小人一氣晚上便偷他去了包公說你方纔言道是頭次做賊如今是第二次了葉吓兒回道偷白員外是頭一次包公道偷了怎麽講葉吓兒道他家道路小人是認得的就從大門溜進去竟奔東屋內隱藏這東廂房便是員外的妾名玉蕊住的小人知道他的箱櫃東西多呢正在隱藏之時只聽得有人彈搁扇響只見玉蕊開門進來一人又把搁扇關上小人在暗處看却一是主管白安見他二人笑嘻嘻的進了帳子不多時小人等他二人睡了便悄悄的開了櫃子一摸摸着木匣子甚是沉重便搬出越墻回家見上面有鎖

傍邊拴着鑰匙小人樂的了不得及至打開一看嚇倒誰知裡面是個人頭這次又遇着這個死尸故此小人說上次是那們着這次是這們着這不是小人時運不順嗎包公便問道匣內人頭是男是女講來葉阡兒回道是個男頭包公道你將此頭是埋了還是報了官了呢葉阡兒道也沒有埋也沒有報官包公道既沒埋又沒報官你將這人頭丟在何處了呢講來葉阡兒道只因小人村內有個邱老頭子名叫邱鳳因小人偷他的倭瓜被他拿住包公道偷倭瓜這是第三次了葉阡兒道偷委瓜纔是頭一次呢這邱老頭子恨急了將井繩濕水將小人打了個扁飽綁把小人放了因此懷恨在心將人頭掛在他家了包公

便立刻出籤兩枝差役四名二人拿白安二人拿加鳳俱於明日總審將葉阡兒押下去寄監至次日包公正在梳洗尚未升堂只見看守女尸差人回來一名稟道小人昨晚奉命看守死尸至今早宜看誰知這院子正是鄭屠的後院前門封鎖故此轉來稟報包公聞聽心內明白分咐知道了那人仍然回去包公立刻升堂先帶鄭屠問道你這該死的奴才自已殺害人命還要脫累他人你既不知女子之頭如何你家後院埋着女子之尸從實招來請兩傍威喝快說快說鄭屠以爲女子之尸必是老爺派人到他舖中搜出來的一時驚的木塑相似半晌說道小人屈招只因那天五鼓起來剛要宰猪聽見有人扣門求救小

人連忙開門放入又聽得外面有追趕之声口中說道既然沒有明甲細細搜查大約必是在那裡窩藏下了說着話仍歸舊路回去了小人等人靜後方纔點燈一看却是個年幼女子小人問他因何黃夜逃出他說名叫錦娘只因身遭拐騙賣入烟花我是良家女子不肯依從後來有蔣太守之子倚仗豪勢多許金帛要買我爲妾我便假意殷勤邀酒戲媚將太守之子灌得大醉得便脫逃出來小人見他美貌又是滿頭珠翠不覺邪心頓起誰知女子竟叫不從小人順手提刀原是威嚇他不想刀纔到脖子上頭就掉了小人見他已死只得將外面衣服剝下將尸埋在後院回來正欲頭上管瑣忽聽有人叫門買猪頭小人

連忙把燈吹滅了後來一想我何不將人頭包了叫他替
我拋了呢總是小人糊塗慌恐也是寃魂纏繞不知不覺
就將人頭用墊布包好從柝號上燈開開門將買猪頭的
叫回來就是韓相公可巧沒拿傢伙因此將布包的人頭
遞與他他就走了及至他走後小人又後悔起來此事如
何叫人擲的呢必要鬧出事來復又一想他若替我擲了
也就沒事儻若鬧出事來總給他個不應就是了不想老
爺明斷竟把個尸首搜出來了可憐小人沒了命子人所
有的衣服等物動也沒動就犯了事了小人寃枉包公見
他俱各招認便叫他盡招剛然帶下去只見差人稟道邯
鄲拿到包公吩咐帶上來問他何故私逞人頭邯鄲老兒不

放隱廚只得將那夜臨見外面咕咚一響怕是歹人偷盜連忙出屋看時見是個人頭不由害怕因叫長工劉三拿去掩埋誰知劉三不肯合小人要二百兩銀子小人無奈給了他五十兩銀子他纔肯埋了包公道埋在何處那老說閒劉三便知分曉包公又問劉三現在何處那老說現在小人家內包公立刻吩咐縣尹帶領差役押着那老找着劉三即將人頭倒來剛然去後又有差役回來稟道白安拿到立刻帶上堂來見他身穿華服美貌少年包公問道你就是白熊的主管白安麼應道小人是我且問你你主人待你如何白安道小人主人待小人如同骨肉實在是恩同再造包公將驚堂木一拍好一個亂倫的狗才

既如此說爲何與你主人侍妾通姦講白安聞聽不覺心
蕩道小人素日奉公守法並無此事吓包公吩咐帶葉吓
兒葉吓兒來至堂上見了白安說大叔不用分辯了應了
罷我已然替你回明了你那晚彈摘扇與玉盞同進了帳
子我就在那屋裡來着後來你們睡了我開了櫃拿出衣
匣以爲發注財誰知裡面是個人腦袋沒甚麼說的你門
主僕做的事見你就從實招了罷大約你不招也是不行
的一席話說的白安張口結舌面目變色包公又在上面
催促說那是誰的人頭從實說來日安無奈爬半步道小
人招就是了那人頭乃是小人家主的表弟名叫李克明
因家主當初窮時借過他紋銀五百兩總未還他那一天

李克明到我們員外家一來看望二來討取舊債我主人相待酒飯誰知李克明酒後失言說他在路上遇一瘋顛和尚名叫陶淵公說他面上有晦氣給他一個遊仙枕叫他給與星主他又不知星主是誰問我主人我主人也不知是誰因此要借他遊仙枕觀看他說裡面閬苑瓊樓奇花異草與刘非常我主人一來貪看遊仙枕二來又貪還他五百兩銀子因此將他殺死叫我將尸埋在堆貨屋子裡我想我與玉蕊相好儻被主人識破如何是好莫若將劉下的人頭灌下水銀收在玉蕊的櫃內以為將來主人識破的把柄誰知被他偷去此頭今日鬧出事來說罷往上叩頭包公又問道你埋尸首之屋在於何處白安道自

埋之後鬧起鬼來了因此將這三間屋子另行打出開了門祖與韓瑞龍居住包公聞聽心內明白叫白安查了招立刻出籤拿白熊到案此時縣尹已回上堂來稟道卑職一押解邱鳳先我着劉三前去刨頭却在井邊劉三指地基時裡面却是個男子之尸驗過額角是鐵器所傷因問劉三劉三方說道刨錯了這邊纔是埋人頭的地方因此又刨果有人頭係用水銀灌過的男子頭卑職不敢自專將劉三一干人証帶到聽審包公聞聽縣尹之言又見他一番謹慎不似先前的荒唐心中暗喜便道貴縣辛苦且歇息歇息去叫帶劉三上堂包公問道井邊男子之尸從何而來講兩邊成唬快說劉三連忙叩頭說老爺不必動怒

小人說就是了回老爺那男子之尸不是外人是小人的叔伯兄弟劉四只因小人得了當家的五十兩銀子提了人頭剛要去埋誰知劉四跟在後面他說私埋人頭應當何罪小人許了他十兩銀子他還不依又許他對半平分他還不依小人問他要多少呢他說要四十五兩小人一想通共纔五十兩小人纔五兩剩頭氣他不過小人於是假應此他幫着刨坑要深深的小人見他毛腰撮土小人就照着太陽上一鍬頭就勢兒先把他埋了然後又刨一坑纔埋了人頭不想今日陰錯陽差說罷不住叩頭包公叫他盡了招且自帶下去此時白熊業已傳到所供與白玉相符並將遊仙枕呈上包公看了交與包興收好即行

斷案鄭屠與女子抵命白熊與李克明抵命劉三與劉四抵命俱各判斬白安以小犯上定了絞監候葉阡兒充軍邯老兒私理人頭畏罪行賄定了徒罪玉盞官賣韓瑞龍不聽母訓貪財生事理當責處姑念年幼無知釋放回家孝婦婚母上進攻書韓文氏撫養課讀見財思義教子有方着縣尹賞銀二十兩以爲旌表縣官理應奏參念他勤勞旌事尚肯用心照舊供職包公斷明此案聲名遠振歇息一天再起身赴陳州便了且言常州府武進縣迴杰村有俠展昭自從土龍岡與包公分手獨自遨遊名山勝蹟到處玩賞一日歸家見了老母甚好多歡老家人展忠料理家務井井有條全不用主人操一點心爲人耿直往往

展爺常被他搶白幾句展爺念他是個義僕又是有年紀的人也不計較他惟有在老母跟前晨昏定省克盡孝道一日老母心內覺得不爽展爺趕緊延醫調治衣不解帶晝夜侍奉不想桑榆暮景竟自一病不起服藥無效一命歸西去了展爺呼天搶地痛哭流血所有喪儀一切全是老僕展忠辦理風風光光將老太太殯葬了展爺在家守制遵禮到了百日服滿他仍是行俠作義如何肯在家中一切事體俱交與展忠照管他便隻身出門到處遊山玩水遇有不平之事便與人分憂解難有一日遇一羣逃難之人揹男抱女哭哭啼啼好不傷心慘目展爺便將鈔包銀兩分散衆人又問他們從何處而來衆人同聲回道公

子爺再休提起我等俱是陳州良民只因罷太師之子安樂侯龐昱言旨放賑到陳州原是爲救饑民不想那倚仗太師之子不但不放賑他友將百姓中年輕力壯之人挑去造蓋花園並且搶掠民間婦女美貌的作爲姬妾蠢笨者充當服役這些窮民本就不能活這一來壽豈不是活
活要命麽因此我等往他方逃難去以延殘喘說罷大哭去了展爺聞聽氣破英雄之膽暗說道我本無事何妨往陳州走走主意已定直奔陳州大路而來這日正走之間看見一座墳塋有個婦人在那裡啼哭甚是悲痛暗暗想道若大年紀有何心事如此悲哀必有古怪欲待上前又恐男女嫌疑倘見那邊有一張燒紙連忙檢起作爲因由

便上前道老媽媽不要啼哭這裡還有一張紙沒燒呢那婆子止住悲聲接過紙去歸入堆中燒了展爺便答答訕訕問道媽媽貴姓爲何一人在此啼哭婆子流淚道原是好好的人家如今鬧的剩了我一個焉有不哭展爺道難道媽媽家中俱遭了不平了麼婆子道若都死了也覺死心塌地了惟有這不死不活的更覺難受說罷又痛淚如梭展爺見這婆子說話拉攏不由心內着急便道媽媽有甚爲難之事何不對我說說呢婆子拭拭眼淚又瞧了展爺見是武生打扮知道不是歹人便說道我婆子姓楊乃是田忠之妻便將主人田起元夫妻遇害之事一行淚兩行淚說了一遍又說丈夫田忠上京控告至今杳無音

信現在小主人在監受罪連飯俱不能送展爺聞聽這英雄又是悽惶又是憤恨便道媽媽不必啼哭且起元兵我素日最相好我因在外訪友不知他遭了此事今既褰飛不濟我這裡有白銀十兩暫且拿去使用說罷拋下銀兩竟奔皇親花園而來未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展義士巧換藏春酒　龐奸侯設計鎖紅堂

且說展爺來至皇親花園只見一帶簇新的粉墻雖然不能看見露出樓閣重重用步丈量了一番就在就近處租房住了到了二更時分英雄換上夜行的衣靠將燈吹滅聽了片時寓所已無動靜悄悄開門回手帶好仍然放下軟簾飛上房雖了寓所來到花園白晝間已然丈量過了

約略遠近在百寶囊中掏出如意絲來用力往上一拋是練就準頭便落在墻頭之上用脚尖登住磚牙飛身而上到了墻頭將身爬伏又在囊中取一塊石子輕輕拋下側耳細聽此名爲投石問路下面或是有溝或是有水就是落在實地再沒有聽不出來的又將鋼抓轉過手綫絲絲順手而下兩脚落了實地看背貼墻往前面與左右觀看一回方將五爪絲縱往上一抖收下來裝在百寶囊中躡足潛踪脚尖兒着地眞有驚鴻浮鶴行之能來至一處見有燈光細細看時却是一明兩暗東間明亮牕上透出人影乃是一男一女二人飲酒屢爺悄立牕下只聽得男子說話却是南方口音說道此酒不如子只管吃的是無妨的

外間案上那一瓶斷斷動弗得哉又聽夫人道那個酒叫甚麼名兒呢男子道叫做藏春酒若是夫人吃了慾火燒身無不依從只因侯爺搶了金玉仙來這婦人至死不從侯爺急的沒法是我在傍說道可以配藥造酒管保隨心所欲侯爺聞聽立刻叫吾配酒吾說此酒大費周折須用三百兩銀子那婦人便道甚麼酒費這許多銀子男子道娘子你弗曉得侯爺他恨不能婦人一時到手吾不趁此時賺他的銀兩如何發財呢吾告訴你說配這酒不過高高花上十兩頭這個財是發定了說畢哈哈大笑又聽婦人道雖然發財豈不損德呢況且又是個貞烈之婦你如何助紂爲虐呢男子說道吾是爲窮乏所使不得已而爲

之正在說話間只聽外面叫道臧先生展爺回頭見樹梢頭露出一點燈光便閃身進入屋內隱在軟簾之外又聽男子道是那位一壁起身一壁說娘子你還是躲在西間去不要拋頭露面的婦人往西間去了臧先生走出門來這是展爺進入屋內將酒壺提出見外面案上放着一個小小的玉瓶又見那邊有個紅瓶忙將壺中之酒倒在紅瓶之內拿起玉瓶的藏春酒倒入壺中又把紅瓶內的好酒傾入玉瓶之內提起酒壺仍然放在屋內悄地出來盤柱而上貼住房簷往下觀着原來外面來的是跟侯爺的家丁雁福奉了主人之命一來取藏春酒二來爲合臧先生講帳這先生名喚臧能乃是個落第的窮儒

半路兒看了些醫書記了些偏方投在安樂侯處做醫禮
當下出來見了龐福問道主管到此何事龐福說侯爺叫
我來取藏春酒叫你親手拿去當面就兌銀子可是先生
白花花的三百兩難道你就獨吞嗎我們辛辛苦苦白跑
不成多少不拘總要點點手兒呀先生你說怎麼樣藏能
道當得當得再也白拿得的儻若銀子到手必要請你吃
酒的龐福道先生眞是明白響快人好的咱們到要交交
例先生取酒去罷藏能回來進屋拿了玉壺關上門隨龐
福去了直奔軟紅堂那知兩俠見他二人去後盤柱而下
暗暗的也就跟將下去了這裡婦人從西間屋內出來到
了東間仍然坐在舊處暗自思道丈夫如此傷天害理作

的都是不仁之事越思越想好不愁煩不由的拿起壺來斟了一杯慢慢的獨酌誰知此酒入腹之後藥性發作按納不住正在胡思亂想之際只聽有人叫門連忙將門開放却是龐祿懷中抱定三百兩銀子送來婦人讓至屋內龐祿將銀子交代明白回身要走倒是婦人留住叫他坐下便七長八短的說正在說時只聽外面咳嗽却是臧能回來了龐祿出來迎接着張口結舌說道這三三百兩銀子已交付大嫂子了說完抽身就走臧能見此光景忙進屋內一看只見他女人紅撲撲的臉仍是坐在炕上發怔心中好生不樂吾呀這是怎麼了說罷在對面坐了這婦人因方纔也是一驚一時心內清醒便道你把別人的妻

子設計陷害自己老婆如此防範你拍心想想別人恨你不恨一句話問的臧能閉口無言便拿起壺來斟上一杯一飲而盡不多時坐立不安心痒難抓便道弗好哉奇怪的狠拿起壺來一聞忙道了弗得了弗得快拿涼水來自己等不得立起身來急我涼水吃下又叫婦人吃了一口方問道你纔吃這酒來歷婦人道因你去後我剛吃得一盃酒將下句嚥回去了又道不想龐祿送銀子來纔進屋內放下銀子你就回來了臧能道還好還好佛天保佑險些兒把個綠頭巾戴上只是這酒在小玉瓶內爲何跑在這酒壺裡來了好生蹊蹺婦人方明白纔吃的是藏春酒險些兒敗了名節不由的流淚道全是你安心不善用盡

了機謀害人不成反害了自己可見天理昭彰報應不爽藏能道弗用說了我竟是個混帳東西看此地也弗是久居之地如今有了這三百兩銀子待明早托個事故回明老家便了再說展爺隨至軟紅堂見雇昱叫使女掌燈自己手執白玉瓶前往麗芳樓而去南俠到了軟紅堂見當中鼎內焚香上前抓了一把香灰又見花瓶內插着蠅刷拿起來插在領後穿香徑先至麗芳樓隱在軟簾後面只聽得那窯姐妻正在那裡勸慰金玉仙說我們搶來當初也是不從到後來弄的不死不活的無奈順從了到得好吃好喝的金玉仙不等說完口中大罵你這一羣無恥賤人我金玉仙有死而已說罷放聲大哭這些侍妾被他罵

的問口無言正在發怔只見了鼈二老引着龐昱上得樓來笑容滿面道你等勸他從也不從既然不從我這裡有酒一盃叫他吃了便放他同去說罷執盃上前金玉仙惟恐惡賊近身磅手奪過擲於樓板之上龐昱大怒便要吩咐衆姬妾一齊下手只聽樓梯山響見使女杏花上樓喘吁吁稟道纔龐福叫回稟侯爺太守諸完有要緊的話回稟立刻求見現在軟紅堂恭候着呢龐昱聞聽太守果夜而來必有要緊之事回頭吩咐衆姬妾你們再將這賤人開導開導再要扭性我回來定然不饒說着話站起身來直奔樓梯剛下到一層只見毛哄哄一拂腦後灰塵飛揚腳底下覺得一絆站立不穩咕嚕嚕滾下樓去後面兩個

了鬚也是如此三個人滾到樓下你拉我我拉你好容易纔立起身來奔至樓門龐昱說道嚇殺我也甚麼東西毛哄哄的好怕人也了鬚欵起燈一看只見龐昱滿頭的香灰龐昱見兩個了鬚也是如此大叫道不好了不好了必是狐仙見了怪了快走罷兩個了鬚那裡還有魂刻三個人不管高低深一步淺一步竟奔欵紅堂而來迎頭遇見龐福便問道有甚麼事龐福回道太守蔣完說緊急之事要立刻求見在輭紅堂恭候龐昱連忙撣去香灰整理衣衿大搖大擺步入輭紅堂來太守忝見已畢在下坐坐了龐昱問道太守深夜至此有何要事太守回道舉府今早接得文書聖上特派龍圖閣大學士包公前來

查賊算來五日內必到卑府一聞此信不甚驚惶特來稟知侯爺早爲準備纔好龐昱道包黑子乃吾父門生諒不敢不迴避我將完道侯爺休如此說聞得包公秉正無私不畏權勢又有欽差御賜御鍘三口甚屬可畏又往前湊了一湊道侯爺所做之事難道包公不知道麼龐昱聽罷雖有些發毛便硬着嘴道他知道便把我怎麼樣將完着急道君子防未然這事非同小可除非是此時包公死了萬事皆休這一句話提醒了惡賊便道這有何難現在我手下有一個勇士名喚項福他會飛簷走壁之能即可派他前往兩三站去路上行則豈不完了此事太守道如此甚好必須以速爲妙龐昱連忙叫龐福去喚項福立刻

來至堂上惡奴去不多時將項福帶來發過項福又見了太守此時南俠早在牕外竊聽一切定計話兒俱各聽的明白了因不知項福提何等人物便從牕外往裡偷看見果然身體魁梧品貌雄壯眞是一條好漢可惜錯投門路只聽龐昱說你敢去行刺麼項福道小人受侯爺大恩別說行刺就是赴湯投火也是情願的南俠外邊聽了不由罵道瞧不得這麼一條大漢原來是一個諂諛的狗才可惜他辜負了好胎骨正自暗想又聽龐昱說太守你將此人領去應如何派往吩咐務要協機密爲妙將完連連稱是告辭退出太守在前項福在後走不幾步只聽項福說太守慢行我的帽子掉了太守只得站住只見項福走出

好幾步將帽子拾起太守道帽子如何落得這們遠呢項福道想是樹枝一刮碰出去的說罷又走幾步只聽項福說好奇怪怎麼又掉了回頭一看又沒人太守也覺奇怪一同來至門首太守坐轎項福騎馬一同回衙去了你道項福的帽子連落二次是何原故這是南俠試探項福學業何如頭次從樹傍經過即將帽子於項福頭上提了拋去隱在樹後見他毫不介意二次走至太湖石畔又將他帽子提了拋去隱在石後項福只回頭觀看俱不搜查左右可見他粗心學藝不精就不把他放在心上且回窩所歇息便了未識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十三回　安平鎮五鼠單行義　苗家集雙俠對分金

且說展爺離了花園暗暗回寓天已五更悄悄的進屋換下了夜行衣靠包裹好了放倒頭便睡了至次日別了店主即往太守衙門前私自窺探影壁前拴着一匹黑馬鞍轡鮮明後面稍繩上拴着一個小小包袱又搭着個錢搭連有一個人拿着鞭子席地而坐便知項福尚未起身即在對過酒樓之上自己獨酌眺望不多一會只見項福出了太守衙門那人連忙站起拉過馬來遞了馬鞭子項福接過認鐙乘上加了一鞭便往前邊去了南俠下了酒樓悄地跟隨到了安平鎮地方見路西也有一座酒樓匾額上寫着潘家樓項福拴馬進去打尖南俠跟了進去見項福坐在南面座上展爺便坐在北面揀了一個座頭坐下

跑堂的掾抹桌面問了酒菜展爺隨便要了跑堂的傳下樓去展爺復又閉看見西面有一老者昂然而坐仿彿是個鄉宦形景可惡俗態不堪不多時跑堂的端了酒菜來安放停當展爺剛然飲酒只聽樓梯聲響又見一人上來武生打扮眉清目秀年少煥然展爺不由的放下酒盃暗暗喝彩又細細觀看一番好生的羨慕那人纔要揀個座頭只見南面項福連忙由席向武生一揖口中說道自兄久違了那武生見了項福還禮不迭答道項兄闊別多年今日幸會說着話彼此謙遜讓至同席項福將上座讓了那人那人不過舉舉推辭即便坐了展爺看了心中好生不樂暗想道可憐這樣一個人却認得他眞是天淵之別

了一壁細聽他二人說些甚麼只聽項福說道自別一來今已三載有餘久欲到尊府拜望偏偏的小弟窮忙令兄可好那武生聽了眉頭一皺嘆口氣道家兄已去世了項福驚訝道怎麼大恩人已故了可惜可惜又說了些欠情短禮沒要緊的言語你道此人是誰他乃陽空島五義士姓白名玉堂綽號錦毛鼠的便是當初項福原是要拳棒賣膏藥的因在街前賣藝與人角持誤傷了人命多虧了白玉堂之兄白金堂見他像個漢子離鄉在外遭此官司甚是可憐因此將他極力救出又助了盤川叫他上京求取功名他原想進京尋個進身之階可巧路途之間遇見安樂侯上陳州放賑他打聽明白先娩轉結交贋福然後

方鴈與雁昱雁昱正要尋覓一個勇士助已爲虐把他收
留在府內他便以爲榮耀已極似此行爲便是下賤不堪
之人了閒言少敘且說項福正與玉堂敘話見有個老者
上得樓來衣衫襤褸形容枯瘦見了西面老者緊行幾步
雙來跪倒二目滔滔落淚口中苦苦哀求那老者仰面搖
頭只是不允展爺在那邊看着好生不忍正要問時只見
白玉堂過來問着老者道你如何向他如此有何事體何
不對我說來那老者見白玉堂這番形景料非常人口稱
公子爺有所不知因小老兒欠了員外的私債員外要將
小女抵償故此哀求員外只是不允求公子爺與小老兒
排解排解白玉堂聞聽憾了老者一眼便道他欠你多少

銀兩那老者回過頭來見白玉堂滿面怒色只得執手答道原欠我紋銀五兩三年未給利息就是三十兩共欠銀三十五兩白玉堂聽了冷笑道原來欠銀五兩復又向老者道當初他借的時至今三年利息就是三十兩這利息未免太輕些一回身便叫跟人平三十五兩向老者道當初有借約沒有老者聞聽立刻還銀子不懼立起身來道有借約忙從懷中掏出遞與玉堂玉堂看了從人將銀子平來玉堂接過遞與老者道今日當着大眾銀約兩交却不該你的了老者接過銀子笑嘻嘻答道不該了不該了拱拱手兒即刻下樓去了玉堂將借約交付老者道以後似此等利息銀兩再也不可借他的了老者答道不敢借

了說罷叩下頭去玉堂拖起仍然歸坐那老者千恩萬謝而去剛走至展爺桌前展爺說老丈不要忙這裡有酒請吃一盃壓壓驚再走不遲那老者道素不相識怎好叨擾展爺笑道別人賞去銀子難道我連一盃水酒也花不起麼不要見外請坐了那老者道如此承蒙抬愛了便坐於下首展爺與他要了一角酒吃着便問方纔那老者姓甚名誰在那裡居住老兒說道他住在苗家集他名叫苗秀只因他兒子苗恒義在太守衙門內當經承他便成了封君了每每的欺負憐黨盤剝重利非是小老兒受他的欺侮便說他這些忿恨之言不信爺上打聽就知我尚話不虛了展爺聽在心裡老者吃了幾盃酒告別去了又見那

邊白玉堂問項福的近況如何項福道當初多蒙令兄拍
愛救出小弟又贈銀兩叫我上京求取功名不想路遇安
樂侯蒙他另眼看待收留在府今特奉命前往天昌鎮專
等要辦宗緊要事件白玉堂聞聽便問道那個安樂侯項
福道爲有兩個呢就是龐太師之子安樂侯龐昱說罷面
有德色玉堂不聽則可聽了登時怒氣嗔嗔面紅過耳微
微冷笑道你敢則投在他門下了好意嗔從人會了帳立
起身來回頭就走一直下樓去了展爺看的明白不由暗
暗稱讚道這就是了又自忖道方纔聽項福說他在天昌
鎮專等我曾打聽包公還得等幾天到天昌鎮我何不趁
此時且至苗家集走走呢想罷會錢下樓去了項是行俠

作義之人到處隨遇而安非是他務必要投有投投只因見了不平之事他便放不下仿彿與自己的事一般因此纔不愧那個俠字閒言少敘到了晚間初鼓之後改扮行裝潛入苗家集來到苗秀之家所有躉房越脊自不必說展爺在暗中見有待客廳三間燈燭明亮內有人說話聽足潛蹤悄立牕下細聽正是苗秀問他兒子苗恒義道你如何弄了許多銀子我今日在潘家集也發了個小財得了三十五兩銀子便將遇見了一個俊哥替還銀子的話說了一遍說罷大笑苗恒義亦笑道爺爺除了本銀得了三十兩銀子的利息如今孩兒一文不費白得了三百兩銀子苗秀笑嘻嘻的問道這是甚麼緣故呢苗恒義道昨

曰太守打發項福起身之後又與侯爺商議一計說項福此去成功便罷儻不成功叫侯爺改扮行裝私由東皐林悄悄入京在太師府內藏躲侯包公查賑之後有何本章再作道理又打點細軟箱籠並搶來女子金玉仙叫他們由觀音港岔路上船暗暗進京因問本府沿途盤川所有船隻須用銀兩多少我好打點本府太爺那裡敢要侯爺的銀子呢反倒躬身說道些須小事俱在卑府身上因此回到衙內立刻平了三百兩銀子交付孩兒叫我辦理此事我想侯爺所行之事全是無法無天的如今臨走還把搶來的婦人暗送入京況他又有許多的箱籠到了臨期孩兒傳與船戶他只管裝去到了京中費用多少合他那

裡要他若不給叫他把細軟留下作抵帳爲當頭爺爺想
侯爺所作的俱是暗昧之事一來不敢聲張二來也難考
查這項銀兩原是本府太爺應允給與不給侯爺如何知
道這三百兩銀子難道不算白得嗎展爺在牕外聽至此
暗自說道眞是惡人自有惡人磨再不錯的猛回頭見那
邊又有一個人影兒一幌及至細看仿彿潘家樓遇見的
武生就是那替人還銀子的俊哥兒不由暗笑道白日替
人還銀子夜間就討帳來了忽然這遠的燈光一閃展爺
惟恐有人來一伏身盤柱而上貼住房簷往下觀看却又
不見了那個人暗道他也躲了何不也盤不那根柱子上
我們二人鬧個二龍戲珠呢正自暗笑忽見了鬚慌慌張

張跑至廳上說員外不好了安人不見了苗秀父子聞聽吃了一驚連忙一齊往後面跑去了南俠急忙盤柱而下側身進入屋內見桌上放着六包銀子外有一小包他便揣起了三包心中說道三包一小包留下給那花銀子的叫他也得點利息抽身出來暗暗到後邊去了原來那個人影兒果是白玉堂先見有人在牕外竊聽後見他盤柱而上貼立房檐也自暗暗喝采說此人本領不在我下因見燈光他便迎將上來恰是苗秀之妻同了鬟執燈前來登廁了鬟將燈放下回身取紙玉堂趁空抽刀向着安人一幌說道要嚷我就是一刀婦人唬的骨軟筋酥那裡嚷的出來玉堂伸手將那婦人提出了茅廁先撕下一塊裙

子塞住婦人之口好狠玉堂又將婦人倒去雙耳用手提起擱在廁傍糧食囤內他却在暗處偷看見了鬚尋主母不見奔至前廳報信聽得苗秀父子從西邊奔入他却從東邊轉至前廳此時南俠已揣銀走了玉堂進了屋內一看桌上只剩了三封銀子另一小包心內明知是盤柱之人拿了一半留下一半給我暗暗承他的情將銀子揣起也就走之乎也這裡苗家父子趕至後面一面追問了鬚一面執燈找尋至糧囤傍聽見呻吟之聲却是婦人連忙攙起細看渾身是血口內塞着東西急急掏出甦醒了半晌方纏腰跨出來便將遇害的情由說了一遍這纔明見兩個耳朵沒了忙着了鬚僕婦攙入屋內喝了點糖水苗

恒義儘然想起待客廳上還有三百兩銀子連說不好中了賊人調虎離山之計了說罷向前飛跑苗秀聞聽也就跟在後面到了廳上一看那裡還有銀子咧父子二人怔了多時無可如何惟有心疼怨恨而已未知端底且聽下回分解

十四回　小包興偷試遊仙枕　勇熊飛助擒安樂侯

且說苗家父子丟了銀子因是暗昧之事也不敢聲張竟吃了啞叭虧了白玉堂揣着自奔前程展爺是拿了銀子一直奔天昌鎮去了這且不言單說包公在三星鎮審完了案件歇馬正是無事之時包興記念着遊仙枕心中想道今晚我何不悄悄的睡睡遊仙枕豈不是好因此到晚

間伺候包公安歇之後便囑咐李才說李哥你今晚辛苦一夜我連日未能歇息今晚脫個空兒你要驚醒些老爺要茶水時你就伺候明日我再替你李才說你放心去罷有我呢彼此都是差使何分你我包與點頭一笑即回至自己屋內又將遊仙枕看了一番不覺困倦即將枕放倒頭剛着枕便入夢鄉出了屋門見有一匹黑馬鞍轡俱是黑的兩邊有兩個青衣不容分說撬上馬去迅速非常來到一個所在似開封府大堂一般下了馬心中納悶我如何還在衙門裡呢又見上面挂着一匾寫着陰陽鬬殿五在悶悶又見來了一個判官說道你是何人擅敢假充星主前來鬼混喝聲拿下便出來了一個金甲力士一聲斷

喝將包興唬醒出了一身冷汗暗自思道凡事皆有先成的造化我連一個枕頭都消受不了判官說我假充星主將來此枕想是星主纔睡得呢怨得李克明要送與星主左思右想那裡睡得着呢賭氣子起來聽了聽方交四鼓急忙來至包公住的屋內只見李才坐在椅子上前仰後合在那裡打瞌又見燈花結了個如意兒燒了多長連忙用剪燭剪了一剪只見桌上有個字帖兒拿起一看不覺失聲道這是那裡來的一句話將李才唬醒連忙說道我沒有睡呀包興說沒睡這字帖兒打那裡來的李才尚未答言只聽包公問道甚麼字帖拿來我看包興執燈李才掀簾將字帖呈上包公接來一看便問道天有甚麼時候

了包興舉燈向表上一看說纔交寅刻包公道也該起來了二人服侍包公穿衣淨面時包公便叫李才去請公孫先生不多時公孫先生來到包公便將字帖與他觀看公孫策接來只見上面寫道明日天昌鎮緊防刺客凶分派衆人役分為兩路行一路東皋林捉拿惡龐昱一路觀音菴救活烈婦人要緊要緊傍有一行小字烈婦人即金玉仙公孫策道此字從何而來呢包公道何必管他的來歷明日到天昌鎮嚴加防範再派人役先生吩咐他們在兩路稽查便了公孫策連忙退出與王馬張趙四勇士商議大家俱各小心留神你道此字從何而來只因南俠離了

苗家集奔至天昌鎮見包公尚未到來心中一想恐包公

促忙來至不及是防莫若我迎將上去過便溜漏機關包公也好早作準備好英雄不辭辛苦他便趕至三星鎮恰好三更來至公館見李才睡着也不去驚動他便溜進去將紙條兒放下仍回天昌鎮等候去了且說次日包公到了天昌鎮進了公館前後左右搜查明白公孫策暗暗吩咐馬快步快兩個頭兒一名耿春一名鄭平二人分為左右稽查出入之人叫王馬張趙四人圍住老爺的住所前後巡邏自己同定包興李才護持包公儻有動靜大家知會一齊動手分派已定看看到了掌燈之時處處燈燭照如白晝外面巡更之人往來不斷別人以為是欽差大人在此居住那裡知道是暗防刺客呢內裡王馬張趙四人

磨拳擦掌暗藏兵器百倍精神準備捉拿刺客真是防範的嚴謹到了三更之後並無動靜只見外面巡更的燈光明亮照徹墻頭裡面趙虎仰面各處裡觀瞧順着墻外燈光走至一株大榆樹下趙虎忽然往上一看便嚷道有人了只這一聲王馬張三人亦皆趕到外面巡更之人也止住步了掌燈一齊往樹上觀看果然有個黑影兒先前仍以爲是樹挺後來樹上之人見下面人聲嘶喊燈火輝煌他便動手動脚的大家一見更覺鼎沸起來只聽外面人道跳下去了裡面防範着誰知樹上之人趁着這一聲便攥住樹杪將身悠起趁勢落在耳房上面一伏身往起一蹤便到了大房前坡趙虎嚷道好賊那裡走話未說完迎

面飛下一塊瓦來愣爺急閃身雖則躲過他用力太孟鬧了個跟頭房上之人趁勢揚腿剛要邁春只聽噯喲一聲咕嚕嚕從房上滾將下來恰落在四爺傍邊四爺一翻身急將他按住大家上前先拔去背上的單刀方用繩子捆了推推擁擁來見包公此時包公公孫策便衣便帽笑容滿面道好一個雄壯的勇士堪稱勇烈英雄回頭對公孫策道先生你替我鬆了綁公孫先生會意假做吃驚道此人前來行刺如何放得包公笑道我求賢若渴見了此等勇士焉有不愛之理況我與壯士又無仇恨他如何肯害我這無非是受小人的捉弄快些鬆綁公孫策對那人道你聽見了老爺待你如此大恩你將何以為報說罷吩咐

張趙二人與他鬆了綁王朝見他腿上丁着一枝袖箭趕
緊替他拔出包公又吩咐包興看坐那人見包公如此光
景又見王馬張趙分立兩傍虎勢昂昂不由良心發現暗
暗誇道聞聽人說包公正直又目識英雄果不虛傳一翻
身撲倒在地口中說道小人冒犯欽差大人實實小人該
死包公連忙說道壯士請起坐下好講那人道欽差大人
在此小人焉敢就坐包公道壯士只管坐了何妨那人只
得鞠躬坐了包公道壯士貴姓尊名到此何幹那人見包
公如此看待不因不由的就順口說出來了答道小人名
喚項福只因奉雁門所差便一五一十說了一遍不想大
人如此厚待使小人愧作無地包公笑道這却是聖上隆

眷過重使我聲名遠播於外故此招忌謗我者極多就是將來與安樂侯對面時壯士當面証明無不失我與太師師主之誼項福連忙稱是包公便吩咐公孫策與壯士好好調養箭傷公孫策領項福去了包公暗暗叫王朝來叫他將項福明是疎放暗地拘留王朝又將袖箭呈上說此乃南俠展爺之箭包公聞聽道原來展義士暗中助幫前日三星鎮留下字柬必也是義士所為心中不勝感羨之至王朝退出此時公孫先生已分派妥當叫馬漢帶領馬步頭目取春鄉本前往觀音庵接救金玉仙又派張龍趙虎前往東皐依捉拿龐昱單說馬漢帶着取春鄉平竟奔觀音庵而來只見駝轎一乘直撲廟去了馬漢看見飛也

似的趕來及至趕到見傍有一人叫道賢弟爲何來遲馬
漢細看却是南俠便道兄此轎何往展爺道另見已將駝
轎截取將金玉仙安頓在觀音菴內賢弟來得正好咱二
人一同到彼說話間耿春鄭平亦皆趕到圍繞着駝轎來
至胡前打開山門裡面出來一個年老的媽媽一個尼姑
這媽媽却是田忠之妻楊氏衆人搭下駝轎攙出金玉仙
來主僕見面抱頭痛哭原來楊氏也是南俠送信叫他在
此等候又將轎內細軟俱行搬下南俠對楊氏道你主僕
二人就在此處等候俟你家相公官司完了時叫他到此
尋你又對尼姑道師傅用心服侍田相公來時必有重謝
吩咐已畢便對馬漢道賢弟回去多多拜上老大人就說

展昭另日再為稟見後會有期將金玉仙下落稟覆明白他乃貞烈之婦不必當堂對質拜託拜託請了竟自佯長而去馬漢也不敢挽留只得同耿春鄭平二人回歸舊路去稟知包公這且不言再說張趙二人到了東皐林毫不見一點動靜趙虎道難道這廝先過去了不成張爺道前面一住無際並無人行焉有過去之理正說間只見遠遠有一夥人乘馬而來趙爺一見說來咧來咧哥你我如此如此庶不致於舛錯張龍點頭帶領差役隱在樹後衆人催馬剛到此地趙虎從馬前一過截倒在地張爺從樹後搶出來便亂喊道不好了不好了闖死人了上前將龐昱馬環拽住道你闖了人還住那裡去衆差役一齊雜上來

惡奴發話道你這些好大膽的人竟敢攔擋侯爺不放張龍道誰管他侯爺公爺的只要將我們的人救活了便罷衆惡又道好三撒野此乃安樂侯太師之子改扮行裝出來私訪你們竟敢攔阻去路真是反了天了趙爺在地下聽准是安樂侯再無舛錯一咕嚕身爬起來先照着說話的臉面一掌喊道我們反了天了我們竟等着反了天的人呢說罷先將龐昱拿下馬來差役掏出鎖來幌上衆惡奴見事不祥個個加上一鞭忽的一聲俱各逃之夭夭了張趙追他不及只顧龐昱連追也不追衆人押解着好侯竟奔公館而來要知端的且聽下回分解

十五回　斬龐昱初試龍頭鍘　遇國母晚宿天齊廟

且說張趙二人押解龐昱到了公館即行將龐昱帶上堂來包公見他項帶鐵鎖連忙吩咐道你等太不曉事侯爺如何鎖得這不與我卸去差役連忙上前將鎖卸下龐昱到了此時不覺就要屈膝包公道不要如此雖則不可以私廢公然而我與太師有師生之誼你我乃年家弟兄有通家之好不過因有此案要當面對質對質務要實實說來大家方有個計較千萬不要畏罪迴避說畢吩帶上士父老並田忠田起元及搶掠的婦女立刻提到包公按呈子一張一張訊問龐昱因見包公方纔言語頗有護他的意思又見和容悅色一味的商量必要設法救我莫若我從實應了求求包黑或者看爹爹面上往輕裡改正改正

從實沒了事了想罷說道欽差大人不必細問這些事體俱是犯官一時不明做成此事後悔也是遲了惟求大人筆下超生犯官感恩不盡包公道這些事既已招承還有一事項福是何人所差惡賊聞聽不由的一怔半晌答道項福乃太守蔣完差來犯官不知包公吩咐帶項福只見項福走上堂來仍是照常形色並非囚禁的樣子包公道項福你與侯爺當面質對項福上前對惡賊道侯爺不必隱瞞一切事體小人已俱回明大人了侯爺只管實說了大人自有主見惡賊見項福如此也只得應了是自己派來的包公便叫他畫供惡賊此時也不能不畫了畫招後只見衆人証俱到包公便叫各家上前厮認也有父認女

的也有兄認妹的也有夫認妻的也有婆認媳的紛紛不一嚎哭之聲不堪入耳包公吩咐叫他們在堂階兩邊聽候判斷又派人去請太守速到包公便對惡賊道你今所為之事理應解京我想道途遙遠反受折磨再者到京必歸三法司判斷那時難免皮肉受苦儻若聖上大怒必要從重治罪那時如何轉圜莫若本閣在此發放了倒覺得爽快你想好不好龐昱道但憑大人作主犯官安敢不遵包公登時把黑臉放下見虎目一瞪吩咐請御刑只這三個字兩邊差役一聲喊堂威震嚇只見四名衙役將龍頭鍘拍至堂上安放周正王朝上前拌開黃龍套露出金煌煌光閃閃驚心落魄的新刑照賊一見膽裂魂飛纔待開

言只見馬漢早將他丟翻在地四名差役過來與他口內
啣了木嚼剝去衣服將蘆席鋪放惡賊那裡還能扎挣立
刻勝起用草繩束了三道張龍趙虎二人將他抬起走至
鍘前放入鍘口兩頭平勻此時大漢王朝黑面向裡左手
執定刀靶右手按定刀背直懸座上包公將袍袖一拂虎
頂一扭口說行刑二字王朝將彪軀一蹤兩膀用力只聽
唬嗒一聲將惡賊登時腰斬分爲兩頭一邊齊的兩段四
名差役連忙跑上堂去各各腰束白布裙跑至鍘前有前
有後先將尸首往上一扶抬將下去張趙二人又用白布
擦抹鍘口的血跡堂階之下田起元主僕以及父老並田
婦村姑見鍘了惡賊雁是方知老爺赤心爲國與民除害

有念佛的有趁愿的就有膽小不敢看的包公上面吩咐換了御刑與我拿下聽了一個拿字左右一伸手便將項福把住此時這厮見鍘了龐昱心內已然突突亂跳今又見拿他不由的骨軟筋酥高聲說道小人何罪包公一拍堂木喝道你這背反的奴才本閣乃奉命欽差你擅敢前來行刺行刺欽差即是叛朝廷還說無罪尚敢求生麼項福不能答言左右上前照着鍘了衣服帶上木牓拉過一頭枷蓆捲好此時狗頭鍘已安放停當將這無義賊行刑過了擦抹御鍘打掃血跡收拾已畢只見傳知府之人上堂跪倒稟道小人奉命前去傳喚知府誰知蔣完畏罪自縊身死包公聞聽道便宜了這厮另行委員前去驗看又

吩咐將田起元帶上堂來剛諴一番不該放妻子上廟燒香以致生出此事以後家門務要嚴肅並叫他上觀音菴接取妻子老僕田忠替主鳴冤務要好好看待他從此努力攻書以求上進所有駝轎內細軟必係私蓄勿庸驗看俱着田忠領訖又吩咐父老各將婦女帶回好好安分度日本閣還要按戶稽查花名秉公放賑以抒民困庶不負聖上體恤之鴻恩欽此一齊叩頭歡呼喜喜而散老爺立刻叫公孫策打了摺底看過並將原呈招供一齊封妥外隨夾片一紙請旨補放知府一缺即日拜發賫京欽奏去了一面出示委員稽查戶口放賑眞是萬民感仰歡呼載道一日批摺回來包公恭接叩拜畢打開一看見硃批甚

屬誇獎至公無私所辦甚是知府一缺即着揀員補放包公暗自沈吟道聖上總然隆眷優渥現有老賊龐吉在京見我鋤了他的愛子他焉有輕輕放過之理這必是他別進讒言安慰爲了候我進京時他再擺佈於我一定是這個主意老賊呀老賊我包某秉正無私一心爲國焉怕你這鬼鬼祟祟如今趁此權衡未失放完賑後偏要各處訪查訪查要作幾件驚天動地之事一來不負朝廷二來與民除害三來也顯顯我包某胸中的抱負誰知老爺想到此地下文就真生出一件驚天動地的事來你道是何事件自從包公秉正放賑已完立意要各處訪查便不肯從舊路回來特特由新路而歸一日來至一個所在地名草

州橋東乘轎慢慢而行猛然聽的咯吱一陣亂響連忙將轎落平包與下馬仔細看時雙槓皆有裂紋幸喜落平實拋脫些兒雙槓齊折稟明包公吩咐帶馬將馬帶過老爺剛然扳鞍上去那馬跡的一聲往傍一閃幸有李才在外首墜蹬連忙攏住老爺從新摟摟扯手翻身上馬雖然騎上他却不走盡在那裡打旋轉圈老爺連加兩鞭那馬鼻翅一搧返到往後退了兩步老爺暗想此馬隨我多年他有三不走遇歹人不走見冤魂不走有刺客不走難道此處有事故不成將馬帶住叫包與與地方不多時地方來到馬前跪倒老爺閃目觀瞧見此人年有三旬上下手提一根竹槓口稱小人地方范宗華與欽差大人叩頭包公

問道此處是何地名范宗華道不是何名叫草州橋雖然有個平橋却沒有橋也無有草不知當初是怎麽起的這個名兒連小人也聞的納悶兒兩傍吆喝少說少說老爺又問道可有公館沒有范宗華道此處雖是通衢大道却不是鎮店馬頭也不過是荒涼幽僻的所在如何能有公館呢再者也不是站頭包與在馬上着急道沒公館你就說沒公館就完了何必這許多的話老爺在馬上用鞭指着問道前面高大的房子是何所在范宗華回道那是天齊廟雖然是天齊廟裡面是菁嚨殿老爺殿娘娘殿俱有傍邊跨所還有土地祠就這老道看守因沒有甚麽香火也不比多養活人包與道你太勞叨了誰問你這些老爺

吩咐打道天齊廟兩傍答應老爺將馬一擺馴馴順順的竟奔天齊廟他也不鬧了馬通靈性異也奇怪包興上馬一抖繮韁先到天齊廟撞開開人並告訴老道欽差大人打此經過一杯茶水不用你們伺候完了香連忙躲開我們大人是最愛清靜的老道連連答應是正說間包公已到包興連忙接馬包公進得廟來便吩咐李才在西殿廊下設了公座老爺帶包興直奔正殿老道已將香燭預備伺候焚香已畢包興使個眼色老道連忙迴避包公下殿來至西廊入了公位吩咐衆人俱在廟外歇息獨留包興在傍暗將地方叫進來包興悄悄把范宗華叫到他又給包興打了個千兒包興道我瞧你狠機靈就是話太多了

方纔大人問你你就揀近的說就完咧甚麼枝兒葉兒的鬧一大耶當作甚麼范宗華連忙笑着說小人惟恐話回的不明白招大人嗔怪故此要往清楚裡說誰知話又多了沒甚麼說的求二太爺擔帶小人罷包興道誰來怪你不過告訴你恐其話太多反招大人嗔怪如今大人又叫你呢你見了大人問甚麼答應甚麼就是了不必勞叨了范宗華連連答應跟包興來至西廊朝上跪倒包公問道此處四面可有人家沒有范宗華稟道南邊大道東有榆樹林西有黃土崗北邊是破窰共有不足二十家人家老爺便着地方抗了高脚牌上面寫放告二字叫他知會各家如有冤枉前來天齊廟伸訴范宗華應是即抗了高脚

脾奔至榆樹林見了張家便問張大哥你打官司不打見了李家便問李老二你冤枉不冤枉招的衆人無不大罵你是地方總盼人家打官司你好訛錢我們過的好好情楚日子你找上門來叫打官司沒有甚麼說的要打官司寺兒就合你打甚麼東西趁早兒滾開眞他媽的喪氣你怎麼配當地方呢我告訴你罵二把打嘎你給我走蛋罷范宗華無奈又到黃土崗也是如此被人逼罵回來了他却不怕罵不辭辛苦來道破窩地方又嚷道今有包大人在天齊廟宿壇放告有冤枉的沒有只管前去伸冤一言未了只聽有人應道我有冤枉領我前去范宗華一看說道嗳喲我的媽呀你老人家有甚麼事情也要打官司呢

誰知此位婆婆范宗華他却認得可不知底理只於知道是秦總管的親戚別的不知道是甚麽緣故呢只因當初余忠替了娘娘殉難秦鳳將娘娘頂了余忠之名抬出宮來派親信之人送到家中吩咐與秦母一樣侍奉誰知娘娘終日思想儲君哭的二目失明那時范宗華之父名喚范勝當時衆人俱叫他剩飯正在秦府打雜為人忠厚老實好善娘娘因他受行好事時常周濟賞賜他故此范勝受恩極多後來秦鳳自焚身死秦母亦相繼而亡所有子孫不知娘娘是何等人所謂人在人情在人亡而無交娘娘在秦宅存身不住故此離了秦宅無處棲身范勝欲留在他家娘娘決意不肯幸喜有一破窑范勝收拾了收拾

攙扶娘娘居住多虧他時常照拂每遇陰天下雨他便送了飯來又恐別人欺負他叫兒子范宗華在窗外搭了個窩鋪坐令子看守雖是他答報受德受恩之心那裡知道此位就是落難的娘娘後來范勝臨危遺告訴范宗華道殺袴內老婆婆你要好好侍奉他當初是秦總管派人送到家中此人是個有來歷的不可怠慢這也是他一生行好竟得了一個孝順的兒子范宗華自父亡之後真是遵依父訓侍奉不衰平時即以老太太呼之又叫媽媽現今娘娘要告狀故問你老人家有甚麽事情也要告狀呢娘娘道爲我兒子不孝故要告狀范宗華道你老人家可是悖晦了這些年也沒見你老人家說有兒子今見虎拉巴

土來娘娘不覺失聲道哎喲包卿苦煞哀家了只這一句包公座上不勝驚訝包興在傍急冷冷打了個冷戰登時包公黑臉也黃了包興唬的也出了恭了暗說我我的媽呀鬧阿審出哀家來咧我看這事怎麼好呢未識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俠義傳

十六回　學士懷忠假言認母　夫人盡孝祈露醫瘡

且說包公見貧婆口呼包卿自稱妾家平人如何有這樣口氣只見娘娘眼中流淚便將已往之事滔滔不斷述說一番包公聞聽唬的驚疑不止連忙立起身來問道言雖如此不知有何証據娘娘從裡衣內掏出一個油漬漬的包兒包與上前不敢用手來接撩起衣襟向前挑住說道鬆手罷娘娘放手包兒落在衣襟包與連忙呈上千層萬裹裡面露出黃緞袱子來打開袱子一看裡面却是金九一粒上刻着玉宸宮字樣並娘娘名號包公看罷急忙包好叫包興還過自己離了坐位包與會意雙手捧定包兒

來至娘娘面前雙膝跪倒將包兒頂在頭上遞將過去然後一拉竹杖領至上坐入了座位包公秉正參拜娘娘吩咐卿家平身哀家的宽衽全仗卿家了包公奏道娘娘但請放心臣致不盡心竭力以報君乎只是目下耳目衆多恐有洩漏實屬不便望祈娘娘赦臣冒昧之罪權且認爲母子庶免衆口紛紛不知鳳意如何娘娘道既如此但憑吾兒便了包公又望上叩頭謝恩連忙立起暗暗吩咐包興如此如此包興便跑至廟外只見縣官正在那裡吆喝地方呢怪欽差大人在此宿壇你爲何不早早稟我知道范宗華分辯道大人到此問這個又問那個又派小人放告多少差使連一點空兒無有難道小人還有甚麼分身

法不成一句話惹惱了縣官一聲斷喝好奴才你悞了差使還敢强辯就該打了你的狗腿說至此恰好包興出來便說道縣太爺算了罷老爺自己悞了反倒怪他他是張羅不過來叮縣官聽了笑道大人跟前須是不好看包興道大人也不瞋怪不要如此了大人吩咐例立刻叫貴縣備新轎一乘要伶俐了髮二名并上好衣服簪環一分急速辦來立等立等再者公館要分內外預備所有一切用度花費的銀兩叫太爺務必開清候到京時再爲奉還又向范宗華笑道你起來罷不用跪着了方纔你帶來的老婆婆如今與大人母子相認了老太太說你素日狠照應還要把你帶進京去呢你就是伺候老太太的人了范宗

華聞聽猶如入雲端的一般樂的他不知怎麼樣纔好包興又對縣官道貴縣將他的差使止了罷大人吩咐叫他隨着上京沿途上伺候老太太怎麼把他也打扮打扮纔好這可打老爺個秋豐罷縣官連連答應道使得使得包興又道方纔分派的事太爺趕緊就辦了罷并將他帶去就教他押解前來就是了務必先將衣服首飾了整速速辦來縣官聞聽趕忙去了包興進廟稟覆了包公又叫老道將雲堂小院打掃干淨不多時了整二名并衣服首飾一齊來到服侍娘娘在雲堂小院沐浴更衣不必細說包公就在西殿內安歇連忙寫了書信密密封好叫包興乘馬先行進京路上務要小心包興去後范宗華進來與包

公叩頭并回明轎馬船備縣官沿途預備公館等事包公見他通身換了服色眞是人仗衣帽却不似先前光景包公便吩咐他一路小心伺候老太太自有了鬚服侍你無事不准入內范宗華答應退出他却狠知規矩以為破窑內的婆婆如今作了欽差的母親自然非前可比他那裡知道那婆婆便是天下的國母呢至次日將轎抬至雲堂小院的門首了鬚服侍娘娘上轎包公手扶轎槓一同出廟只見外面預備停當撥了四名差役跟隨老太太范宗華隨在轎後也有匹馬縣官又派了官兵四名護送包公步行有一箭多地便說道母親先進公館孩兒隨後即行娘娘說道吾兒在路行程不必多禮你也坐轎走罷包公

連連稱是方纔退下衆人見包公走後一個個方纔乘馬
也就起了身了這樣一宗大事別人可瞞過惟有公孫先
生心下好生疑惑却又猜不出是甚麼底細況且大人與
包興機密至甚先差包興入京送信去了想來此事重大
不可洩漏的因此更不敢問亦不向王馬張趙提起惟有
心中納悶而已單說包興揣了密書連夜趕到開封府有
在府看守之人具各相見衆人驚了老爺的納安馬夫將
馬接去喂養刷溜不必細表包興來到內衙敲響雲牌裡
面婦女出來問明見是包興連忙告訴了襄禀明李氏諸
命諸命正因前次接了報捷知道老爺已將龐昱剿死惟
恐太師懷恨欲生奸計每日提心弔胆今日忽見包興獨

自回來不勝驚駭急忙傳進見面夫人先問了老爺安好
包興急忙請安答道老爺甚是平安先打發小人送來密
書一封說罷雙手一呈了鬟接過呈與夫人夫人接來先
看皮面上寫着平安二字即將外皮拆去裡面却是小小
封套正中鐵上寫着夫人密啟夫人忙用金簪挑開封套
抽出書來一看上言在陳州認了太后李娘娘假作母子
即將佛堂東間打掃潔淨預備娘娘住宿夫人以婆媳禮
相見遮掩衆人耳目千萬不可走漏風聲後寫着看後付
丙諸命看完便問包興你還回去麽包興回道老爺吩咐
小人面遞了書信仍然迎着回去夫人道正當如此你回
去迎着老爺就說我接着書信內所云俱已備辦了請老

爺放心這也不便寫回信叫了髮拿二十兩銀子賞他包
與連忙謝賞道夫人沒有甚麼吩咐小人喂喂牲口也就
趕回去了說罷又請了一個禀辭的安夫人點頭說去罷
好好的伺候老爺你不用我囑咐告訴李才不准懶惰眼
看差竣就回來了包與連連應是方纔退出自有相好衆
人約他吃飯包與一壁道謝一壁擦面然後大家坐下吃
飯未免提了些官事路上怎麼防刺客怎麼鋪廬是說至
此包與便問朝內老爺沒有甚麼動靜吓夥伴答道可不
是他原參奏來着上諭甚怒將他兒子招供摔下來了他
賸兒沒有甚麼說的了倒請了一回罪皇上算是恩寬也
沒有降不是大約咱們老爺這個壞兒種得不小將來總

要提防便了包興聽罷了點頭兒又將陳州認母一節
畧說大概以安衆心惟恐娘娘轎來大家盤詰之時不便
說罷急忙吃畢馬夫拉過馬來包興上去拱拱手兒加上
一鞭他更迎下包公去了這裡詰命照書信預備停當每
日志志誠誠敬候鳳駕一日只見前撥差役來了二名進
內衙敲響雲牌回道太夫人已然進城離府不遠了詰命
忙換了吉服帶領僕婦了鬟在三堂後恭候不多時夫轎
抬至三堂落平差役轎夫退出撤了儀門詰命方至轎前
早有了鬟掀起轎簾夫人親手去下扶手雙膝跪倒口稱
不孝媳婦包拯之妻李氏接見娘親望婆婆恕罪太后伸
手李氏詰命忙將雙手遞過彼此一拉娘娘說道媳婦吾

兒起來誥命將娘娘輕輕扶出轎外攙至佛堂淨室娘娘
入座誥命遞茶回頭吩咐衆等將跟老太太的了鬟請
至別室歇息誥命見屋內無人復又跪下方稱臣妾李氏
願娘娘千歲千千歲太后伸手相攙說道吾兒千萬不可
如此已後總以婆媳相稱就是了惟恐拘了國禮儻有洩
漏反爲不美俟包卿回來再作道理況且哀家姓李媳婦
你也姓李咱娘兒就是母女你不是我媳婦是我女兒了
誥命連忙謝恩娘娘又將當初遇害情由悄悄述說一番
不覺昏花二目又落下淚來自言二目皆是思君想子哭
壞了到如今諸物莫睹只於透的三光這可怎麽好說罷
又哭起來誥命在傍流淚猛然想起一物請啓曰我何

不虔誠禱告儻能天露將娘娘鳳目治好一來是盡我一點忠心二來也不辜負了此寶欲要奏明惟恐無效若是不奏又恐娘娘臨期不肯洗目想了多時只得勉强奏道臣妾有一古今盆上有陰陽二孔取接天露便能醫目重明待今晚臣妾求叩天露便了娘娘聞聽暗暗說道好一個賢德的夫人他見我病傷於心就如此的寬慰於我莫要負他的好意便道我兒既如此你就叩天求露儻有至誠格天二目復明豈不大妙呢話命傾了盞吉又敘了一回閑話伺候晚膳已畢諸事分派妥協方纔退出看看掌燈已後話命洗淨了手方將古金盆拿出吩咐了幾樂燭來至園中至誠焚香禱告天地然後捧定金盆叩求天露

眞是忠心感動天地一來是誥命至誠二來是該國母的
難滿起初盆內潮潤繼而攢聚露珠猶如哈氣一般後來
漸漸大了只見滴溜溜滿盆亂轉仿彿滾盤珠相似左旋
右轉皆流大陰陽孔內便不動了誥命滿心歡喜手捧金
盆擎至淨室只聚的兩牀酸麻汗下如雨恰好娘娘尚未
安寢誥命捧上金盆娘娘伸玉腕蘸露洗目只覺冷冷冷
通徹心腑香馥馥透入泥丸登時兩額角微微出了點香
汗二目中稍覺轉動開目息神不多時忽然心花開朗胸
膈暢然眼乃心之苗不由的將二目一睜那知道露早
退瞳子重生已然黑白分明依舊的盈盈秋水了娘娘這
一歡喜眞是非常之樂誥命更覺歡喜娘娘把手一拉誥

命方獃細細看了一番只見兩旁有多少丫鬟只得說道
感我兒至誠感格將老身二日醫好都是出於媳婦孝心
說着說着不由的一陣傷慘詰命一見連忙勸慰道母親
此病原因傷心過度如今初愈止有歡喜的不要悲傷娘
娘點頭道此言甚是我如今俱各看見了再也不傷心了
我的兒你也歇息去罷有話咱們母女明日再說罷可是
你說的我二日甫愈也該閉目養養神夫人見如此說方
纔退出叫了丫鬟攜了金盆并囑咐衆人好生服侍又派兩
個得用的了鬟前來輪替吩咐已畢慢慢回轉臥室去了
次日忽見包興前來稟道老爺已然在大相國寺住了明
日回了聖方能回署夫人說知道了包興退出未知如何

且聽下回分解

十七回　開封府總管泰包相　南清宮太后認狄妃

且說李太后自鳳目重明之後多虧了李詰命每日百般勸慰諸事遂心以致飲食起居無不合意把個老太后哄的心兒裡喜歡已覺玉容煥發精神倍長迥不是破窑的形景了惟有這包興回來說老爺在太相國寺住宿明日面聖詰命不由的有些懸心惟恐見了聖上提起龐昱之事奏對抗直致干聖怒心內好生放心不下誰知次日包公入朝見觴奏明一切天子甚諾辦事正直深爲嘉賞欽賜五爪蟒袍一襲攢珠寶帶一条四喜白玉斑指一個珊瑚豆大荷包一對包公謝恩早朝已畢方回至開封府所

有差役人等叩安老爺連忙退入內衙照舊穿着朝服詣命迎將出來彼此見禮後老爺對夫人說道欲要參見太后有勞夫人代爲啟奏夫人領命知道老爺必要參見早將僕婦了爨吩咐不准跟隨引至佛堂靜室夫人在前包公在後來至明間包公便止步夫人掀簾入內跪奏啟上太后今有龍圖閣大學士兼裡開封府臣夫包拯差婆回京前來參叩鳳駕太后聞聽便問道吾兒那裡夫人奏道現在外間屋內太后吩咐快宣來夫人掀簾早見包公跪倒塵埃口稱臣包拯參見娘娘願娘娘千歲千千歲臣離室狹隘有屈鳳駕伏乞赦宥說罷俯伏在地太后吩咐吾兒抬起頭來包公秉正跪起娘娘先前不過聞聲如今方

纔見面見包公方面大耳闊口微鬚黑漆漆滿面生光閃灼灼雙睛暴露生成福相長就威顏跪在地下還有人高眞乃是丹心耿耿冲霄漢黑面沉沉鎮鬼神太后看罷心中大喜以爲仁宗有福方能得這樣能臣又轉想自己受此沉寃不覺的滴下淚來哭道哀家多虧你夫婦這一番的盡心哀家之事全仗包卿了包公叩頭奏道娘娘且免聖慮微臣想機而作務要秉正除奸以匡國典娘娘一壁拭淚一壁點頭說道卿家平身歇息去罷包公謝恩鞠躬退出諸命仍將軟簾放下又勸娘娘一番外面了鬚見包公退出方敢進來伺候娘娘又對諸命說媳婦吓你家老爺剛然回來你也去罷不必在此伺候了這原是娘娘一

片愛惜之心誰知反把個誥命說得不好意思滿面通紅起來招的娘娘也笑了了鬟扶龐夫人只得退出回轉即室只見外邊搬進行李僕婦了鬟正在那裡接收誥命來至屋內只見包公在那裡吃茶放下茶杯立起身來笑道有勞夫人傳宣官差完了夫人也笑了道了鞍馬勞乏彼此寒暄一番方纔坐下夫人便問一路光景為罷昱一事妾身好生躭心又悄悄問如何認了娘娘包公略略述說一番夫人也不敢細問便傳飯夫妻共桌而食食罷吃茶閑談幾句包公到書房料理公事包興回道草州橋的衙役回去請示老爺有甚麼分派包公便問在天齊廟所要衣服簪環開了多少銀子就叫他帶回叫公孫先生寫一

封回書道謝皆因老爺今日纔下馬所有事件暫且未回
老爺也有些勞乏便回後歇息去了一宿不題至次日老
爺正在卧室梳洗忽聽包興正廊下輕輕咳了一聲包公
便問甚麼事包興隔牕稟道南清宮寗總管特來給老爺
請安說有話要面見包公素來從不接交內官今見寗總
管忽然親身來到未免將眉頭一皺說道他要見我作甚
麼你回覆他就說我辦理公事不能接見如有要事候明
日朝房再見罷包興剛要轉身只聽夫人說且慢包興只
得站住却又聽不見裡面說些甚麼遲了多時只聽包公
道夫人說的也是便叫包興將他讓在書房待茶說我梳
洗畢即便出迎包興轉身出去了你道夫人道纔與包公

悄悄相商說些甚麼正是爲娘娘之事說商清官現有狄
娘娘知道寗總管前來爲着何事呢老爺何不見他問問
來歷儻有機緣娘娘若能與狄后見面那時便好商量了
包公方肯應允連忙梳洗冠帶前往書房而來單說包興
奉命來請寗總管說我們老爺正在梳洗畧爲少待便來
相見請太輔書房少坐老寗聽見相見二字樂了個眉開
眼笑道有勞管家引路我說咱家既來了沒有不賞臉的
素來的交情焉有不賞見之理呢說着說着來至書房李
才連忙趕出掀簾寗總管進入書房見所有陳設毫無奢
華俗態點綴而已不覺的嘖嘖稱羨包興連忙獻茶讓坐
且在下首相陪寗總管知道是大人的親信而且朝中時

常見面亦不敢小看于他正在攀話之際忽聽外面老爺問道請進來沒有李才回道已然請至包興連忙迎出已將簾子掀起包公進屋只見寗總管早已站立相迎道咱家特來給大人請安一路勞乏辛辛苦苦原要昨日就來因大人乏乏的身子不敢起動故此今早前來惟恐大人飯後有事大人可歇過乏來了說罷倒地一揖包公連忙還禮道多承太輔掛念未能奉拜反先勞駕心實不安說罷讓坐從新點茶包公便道太輔降臨不知有何見教望祈明示寗總管嘻嘻笑道咱家此來不是甚麼官事只因六合王爺深敬大人忠正賢能時常在狄娘娘跟前提及娘娘聽了甚爲歡喜新近大人爲龍昱一事先斬後奏更

顯得赤心爲國不畏權奸我們王爺下朝就把此事奏明
娘娘把個娘娘樂得了不得說這纔是匡扶社稷治世的
賢臣呢却又教導了王爺一番說我們王爺年輕總要跟
着大人學習作一個清心正直的賢王呢底不負聖上洪
恩我們王爺也是羨慕大人的狠呢只是無故的又不能
親近咱家一想目下就是娘娘千秋華誕大人何不備一
分水禮前去慶壽從此親親近近一來不辜負娘娘一番
愛喜之心二來我們王爺也可以由此跟着大人學習些
見識豈不是件極好的事呢故此今日我來特送此信包
公聞聽暗自沉吟道我本不接交朝內權貴奈因目下有
太后之事當今就知狄后是生母那裡知道生母受如此

之兒莫如將計就計如如知此儻有機緣到省了許多曲折再者六合王亦是賢王就是接交他也不玷辱於我想罷便問道但不知娘娘聖誕在于何時當總管道就是明日誕後日生辰不然我們怎麽趕獐的似的呢只因事在臨潼故此特來送信包公道多承太輔指教掛心敢不從命還有一事我想娘娘聖誕我們外官是不能面叩的現在家慈在署明日先送禮後日正期家慈欲親身一往豈不更親近麽未知可否容總管聞聽嗳喲怎麽老太太到了如此更好咱家回去就在娘娘前奏明包公致謝道又要勞動太輔了老甯道好說好說既如此咱家就回去了先替我在老太太前請安罷等後日我在宮內再接待

他老人家便了包公又託咐了一回家慈到宮時還望照拂寧總管笑道這還用着大人吩咐老人家前當盡心的咱們的交情要緊不用送請留步罷包公送至儀門寧總管再三攔阻方纔作別而去包公進內見了夫人細述一番就叫夫人將纔事暗暗奏明太后夫人領命往靜室去了包公又來到書房吩咐包興備一分壽禮明日送往南清宮去又囑他好好看待范宗華事畢自有道禮千萬不可洩漏底理與他包興也深知此事重大慢說范宗華就是公孫先生王馬張趙諸人也被他瞞倒結實真是有其主必有其奴所謂强將手下無弱兵也至次日包興已辦成壽禮八色與包公過了目也無非是酒燭桃麵等物先

叫差役挑往南清宮自己隨後乘馬來至南清宮橫街已見八夫騎馬送禮物的抬的抬扛的扛人聲糟雜擁擠不開只得下馬吩咐人役俟這些人畧散散時再將馬溜至王府自己步行至府門只見五間宮門兩邊大炕上坐着多少官員又見各處送禮的俱是手捧名帖低言回話那些王府官們還滯理不理的包興見此光景只得走上台階來至一位王官的跟前從懷中掏出帖來說道有勞老爺們替我回稟一聲纔說至此只見那八將眼一翻說你是那的包興道我乃開封府纔說了三個字忽見那八站起來說必是包大人送禮來的包興道正是那八將包興一拉說好兄弟辛苦辛苦今早總管爺就傳出諭來說大

人那裏今日必送禮來我這裡正等候着呢請罷咱們裡面坐着回頭又吩咐本府差役開封府包大人的禮物在那裡你們到是張羅張羅呀只聽見有人早已問下去那是包大人禮物挑往這裡來此時那王府官已將包興引至書房點茶陪坐說道我們王爺今早就吩咐了提道大人若送禮來趕緊回稟兄弟既來了還是要見王爺還是不見呢包興答道既來了敢則是見見好只是又要勞動大老爺了那人聞聽道好兄弟以後把老爺收了咱們都是好兄弟我姓王行三我比兄弟齒長幾歲你就叫我三哥兄弟再來時你問秃王三爺就是我皆因我御頂太早人人皆叫我王三秃子我可不會唱打童說罷一笑只見

禮物挑進王三爺俱收過了拿上帖辭了包興進內回話去了不多時王三爺出來叫包興道王爺叫在殿上等着呢包興連忙跟隨王三來至大殿步上玉階遥走升堂至殿門以外但見高捲簾櫳正面一張太師椅上坐着一位束髮金冠蟒袍玉帶的王爺兩邊有多少內輔同候包興連忙叩頭只聽上面說道你回去上覆你家老爺說我問好如此費心多禮我却領了改日朝中面見了再謝又吩咐內輔將原帖壁回給他謝帖賞他五十兩銀子內輔忙忙交與王三王三在旁悄悄說謝賞包興叩頭站起仍隨王三爺繞下銀安殿只見那旁寧總管笑嘻嘻迎來說道主管你來了麼昨日叫你受乏回去見了大人就提我已

在娘娘前奏明了明日請老太太只管來老娘娘說了不
在拜謝爲是說說話兒包興答應再總管說恕我不陪了
包興回說太輔請治事罷方隨着王三爺出來仍要讓至
書房包興不肯王三爺將帖子銀兩交與包興包興道了
乏直至宮門請王三爺留步王三爺務必慰着包興上馬
包興無奈道恕罪下了台階馬已拉過包興認蹬上馬回
道磕頭了磕頭了加鞭前行心內思想我們八色水禮纔
花了二十兩銀子王爺到賞了五十兩真是待下恩寬不
多時來至開封府見了包公將話一一回稟包公點頭來
在後面便問夫人見了太后敬奏的如何夫人道妾身已
然回明先前聽了爲難說我去穿何服色行何禮節妾身

道娘娘暫屈鳳體穿一品服色到了那裡大約狄娘娘斷沒有居然受禮之理事到臨期見景生情就混過去了倘有機緣洩漏實情明是慶壽暗裡却是進宮之機會不如鳳駕如何娘娘想了一想方纔說事到臨頭也不得不如此了只好明日前往南清宮便了包公聽見太后已經應允不勝歡喜便告訴夫人派兩個伶俐了鬟跟去外面再派人護送至次日仍將轎子擡至三堂之上上轎轎夫退出擡了儀門此時誥命已然伺候娘娘梳洗已畢及至換了服色之時娘娘不覺淚下誥命又勸慰幾句總以大義爲要方纔換了收拾已完夫人吩咐了衆等俱在三堂伺候去罷衆人散出誥命從新叩拜此一拜不甚緊要慢說

娘娘連話命夫人也只止不住撲簌簌淚流滿面娘娘用手相攙哽噎的連話也說不出來還是諸命强忍悲痛切囑道娘娘此去關乎國典禮法千萬見景生情透了眞實不可因小節候了大事娘娘默頭含淚道哀家二十載沉寃多虧了你夫婦二人此去若能重入宮闈那時賞召我兒再敘心曲便了夫人道臣妾理應朝賀敢不奉召說罷攙扶娘娘出了門慢慢步至三堂之上諸命同侯娘娘上轎坐穩安好扶手了纔放下轎簾只聽太后說媳婦我兒回去罷其聲甚慘諸命答應退入屏後外面轎夫進來將轎抬起慢慢的出了儀門郎見包公鞠躬伺候上前請安轎桿跟隨出了衙署娘娘看得明白吩咐我兒回去罷不

必遠送了包公答應是止住了步看轎子落了合階又見那壁廂沈宗華遠遠對着轎子磕了一個頭包公暗暗點首道他不但有造化并且有規矩眞乃福至心靈不消的只見包興打着頂馬後面擁護多人圍隨着去了包公回身進內來到後面見夫人眼睛哭的紅紅兒的知是方纔與娘娘作別未免傷心也不肯細問不過悄悄的又議論一番娘娘此去不知見了狄后是何光景且自靜聽消息便了妄擬多時又與諸命談了些閑話夫人又言道娘娘慈善待人厚道當初如何受此大害這也是前生造定包公點頭嘆息仍來至書房料理官事不知娘娘此去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且說包興跟隨太后在前打着頂馬來到南清宮今日比昨日更不相同多半盡是關防轎所有嬪妃貴妃王妃以及太員的命婦往來不絕包興却規矩預先催馬來至王府門下馬將馬拴在樁上步上宮門恰見禿王三爺在那裡忙執手上前道三老爺我們老太太到了王三爺聞聽飛跑進內不多時只見裡面出來了兩個內輔對着門上衆人說道回事的老爺們聽着娘娘傳諭所有來的關防俱各道乏一概迴避單請開封府老太太會面衆人連聲答應包興聞聽即催本府的轎夫抬至宮門自有這兩個內輔引進去了然後王三爺出來張羅包興讓至書房

吃茶今日見了比昨日更覺親熱單說娘娘大轎抬至二門早見出來了四個太監將轎夫換出又抬至三門過了儀門方纔落平早有寧總管來至轎前揭起簾子口中說道請太夫人安忙去了扶手自有跟來的了鬟攙扶下轎娘娘也瞧了瞧寧總管也回問了一聲公公好寧總管便在前引路來至寢宮只見狄娘娘已在門外接待達這的見了太夫人吃了一驚不覺心裡犯想覺得面善熟識得狠只是一時想不起來娘娘來至跟前欲行參拜之禮狄后連忙用手攔住說免禮娘娘也就不謙讓了彼此攜手一同入坐娘娘看狄后比當時面目蒼老了許多狄后此時對面細看忽然想起好像李妃因已賜死再也想不到

却是當今國母只是心裡總覺不安獻茶已畢旋見話來問答如流氣度從容眞是大家風範把個狄后樂了個了不得甚是投緣便留太夫人在宮住宿多盤桓幾天此一留正合娘娘之心卽便應允速叫內輔傳出所有騎馬人等不必等候了娘娘留太夫人多住幾日呢跟役人等俱各照例賞賜早有值事的內輔應諾答應傳出去了這裡傳膳狄后務要與太夫人并肩坐了為的是接談便宜娘娘也不過謙頁願得直爽大方狄后尤其歡喜非常飲慟間狄后盛稱包公忠正賢良這皆是夫人教訓之德娘娘畧畧謙遜狄后又問太夫人年庚娘娘答言四十二歲又問令郎年歲幾何一句話把個娘娘問的閉口無言登時

急的滿面通紅再也苔對不來狄后看此光景不便追問
即以酒的冷煖遮飾過去頎頎也不肯飲酒了便傳飯吃
畢散堂閒談又到各處瞻仰一番皆是狄后相陪越聽越
像去世的李后心中好生的狐疑暗暗想道方纔問他兒
子的歲數他如何答不上來莫會急的滿面通紅世間那
有母親不記得兒子歲數之理呢其中實有可疑難道他
竟敢欺哄我不成也罷既已將他留下晚間叫他與我同
眠明是與他親熱暗裡再細細盤詰他便了心中却是這
等犯想眼睛却不住的看見娘娘舉止動坐益發是李后
無疑心內頭自委決不下了到了晚間吃畢晚膳仍是散
坐閒話狄后吩咐將靜室打掃乾淨并將枕衾亦鋪設在

淨室之中我還要與夫人談心以消永夜娘娘見此光景正合心意及至飯寢之時所有承御之人連娘娘了輩自有安排非呼喚不敢擅入狄后因惦念着盤問為何不知兒子的成數呢便從此追問即言夫人有意欺哄是何道理語語究的甚是緊急娘娘不覺失聲答道皇姐你難道不認得哀家了麼雖然說出此語已然悲不成音狄后聞聽不覺大驚道難道夫人是李后娘娘麼娘娘淚流滿面那裡還說的出話來狄后着急催促道此時房內無人何不細細言來娘娘止住悲聲方將當初受旨怎麼余忠替死怎麼送往陳州怎麼遇包公假認為母怎麼在開封府淨室居住多虧李氏諸命叩天求露洗目重明今日來給

皇姐祝壽爲是吐露眞情的話細細說了一遍險些兒沒有放聲哭出來狄后聽了目瞪癡呆不覺也落下淚來半晌說道不知有何証據娘娘即將金九取出遞將過去狄后接在手中燈下驗明連忙戰驚驚將金九遞過便雙睛跪倒口中說道臣妃不知鳳駕降臨實屬多有冒犯望乞太后娘娘赦宥李太后連忙還禮相攙口稱皇姐不要如此如何能叫聖上知道方好狄后謝道娘娘放心臣妃自有道理便將當日劉后與郭槐定計用狸猫換出太子多虧承御寇珠抱出太子交付陳林用提盒送至南清宮撫養後來劉后之子病天方將太后太子稱了東宮之缺因太子遊宮在寒宮見了娘娘母子天性面帶淚痕劉后生

疑拷問寇珠寇珠懷中觸階而死因此劉后在先皇前進了讒言方將娘娘賜死情由也說了一遍李太后如夢方醒不由傷心狄后再三勸慰太后方纔止淚問道皇姐如何叫皇兒知道使我母子重逢呢狄后道待臣妃裝起病來遣寧總管奏知當今聖上必然親來那時臣妃吐露眞情便了娘娘稱善一宿不提到了次日清晨便派寧總管上朝奏明聖上說狄后娘娘夜間偶然得病甚是沉重寧總管不知底裡不敢不去只得邁懿旨上朝去了狄后又將此事告知六合王誰知聖上夜間得一奇夢見彩鳳一隻翎毛不全望聖上哀叫三聲仁宗從夢中驚醒心裡納悶不知是有徐故及至五鼓剛要臨朝只見仁壽宮總管

前來啟奏說太后夜間得病一夜無眠天子聞聽以爲應了夢兆卽先至仁壽宮請安便悄悄吩咐不可聲張恐驚了太后輕輕邁步進了寢殿已聽見了有呻吟之聲忽聽見太后說寃宮人你竟敢如此無理又聽噢喲一聲此時宮人已將簾攜捲起天子側身進內來至御榻之前劉后猛然驚醒見天子在旁便說有勞皇兒挂念哀家不過偶受風寒沒有甚麼大病且請放心天子問安已畢立刻專御醫調治惟　太后心內不耐煩暑暑安慰幾句卽便退出纔離了仁壽宮剛至分宮樓只見南清宮總管踱倒奏道狄后娘娘夜間得病甚重奴婢特來啟奏仁宗聞聽這一驚非同小可立刻吩咐親臨南清宮只見六合王迎接

聖上先問了狄后得病的光景六合王含糊奏對娘娘夜間得病此時畧覺好些聖上心內稍覺安慰便吩咐暗侍的俱各在外伺候單帶隨林跟隨此旨一下暗合六合王之心側身前引來至寢宮以內但見靜悄悄寂寞無聲連個承御了畿一個也無有又見御榻之上錦帳高懸狄后面裡而卧仁宗連忙上前問安狄后翻轉身來猛然間問道陛下天下至重至大者以何爲先天子答道莫過于孝狄后嘆了一口氣道既是孝字爲先有爲人子不知其母存亡的麽又有人子爲君而不知其母在外飄零的麽這兩話問的個天子茫然不懂猶以爲是狄后病中譫語狄后又道此事臣妃盡知底蘊惟恐陛下不信仁宗聽狄后

自將臣妃不覺大驚道皇娘何出此言望乞明白垂訓狄后轉身從帳內拉出一個黃匣來便道陛下可知此物的來由麼仁宗接過打開一看見是一塊玉璽龍袱上面有先皇的親筆御記鎮壓天狗冲犯故此用上寶印仁宗看罷連忙站起誰知老伴伴陳林在旁睹物傷情想起當年早已淚流滿面天子猛回頭見陳林啼哭更覺詫異便道問此袱的來由狄后方將郭槐與劉后圖謀正宮設計陷害李后其中多虧了兩個忠義之人一個是金華宮承御冤珠一個是宗林冠珠奉劉后之命將太子抱出宮來那時就用此袱包裹暗暗交付陳林仁宗聽至此又點了陳林一眼此時陳林已哭的淚人一般狄后又道多虧陳林

經了多少艱險方將太子抱出入南清宮內在此撫養六年陛下七歲時承嗣與先皇補了東宮之缺千不合萬不合陛下見了寒宮毋親落淚纔惹起劉后疑忌生生把個寇珠處死又要賜死毋后其中又多虧了兩個忠臣一個小太監糸忠情願替太后殉難秦鳳方將毋后換出送往陳州後來秦鳳自殺家中無主毋后不能存留只落得破衣乞食辛苦包卿在陳州放糧由寧橋認了毋后假稱毋子以掩耳目昨日與臣妃作壽方能與國毋見面仁宗聽罷不勝悲慟駭淚如雨下道如此說來朕的皇娘現在何處只聽得單壁後悲聲切切出來了一位一品服色的夫人仁宗見了發怔太后恐天子生疑連忙將金九取出付與

仁宗天子接來一看正與劉后金九一般只是上面刻的是壬辰宮下書娘娘名號二宗倉行幾步雙膝跪倒道孩兒不孝苦煞皇娘了說至此不由放聲大哭母子抱頭悲痛不已只見狄妃已然下牀來跪倒塵埃俯首請罪連六合王及陳林俱各跪倒在傍哀哀相勸母子傷感多時天子又叩謝了狄妃攙扶起來復又拉往陳林的手哭道若不虧你忠心爲國焉有朕躬陳林已然說不出話來惟有流淚謝恩而已大家平身仁宗又見太后說道皇娘如此受苦孩兒枉爲天子何以對滿朝文武豈不得罪于天下乎說至此又悶又賁火后在旁勸道聖上還朝理宜即着郭槐陳林一同前往開封府宣讀包與王自有辦法道邦

是包公之計命李諮命奏明李太后的太后告訴狄后狄后纔奏的當下仁宗準奏又安慰了太后許多言語然後爲轉回宮立刻御筆草詔密密封好欽派郭槐陳林往開封府宣讀郭槐以爲必是加封包公欣然同定陳林竟奔開封府而來且說包公自昨日同侯娘娘去後遲不多時包興便拥空轎回來說狄后將太夫人留下要多住幾日小人拥空轎回來那裡賞了跟役人等二十兩銀子賞了轎上二十吊錢包公點頭吩道明日五鼓你到朝房打聽要悄悄的如有甚麼事急忙回來稟我知道包興領命至次日黎明時便回來了知道包公尚在卧室連忙進內在廊下輕輕咳嗽包公便問你回來了打聽有甚麼事沒

有包興暴道打聽得劉后夜間欠安聖上立刻駕至仁壽宮詢安後來又傳旨立刻親臨南清宮說狄后娘娘也病了大約此時聖駕還未還宮呢包公聽畢說知道了包興退出包公與夫人計議道這必是太后吐露真情狄后設的機謀夫妻二人暗暗歡喜巍用完早飯忽報聖旨到了包公忙換朝服接入公堂之上只見郭槐在前陳林在後手捧聖旨郭槐自以為是都堂應宣讀聖旨展開御封包公山乎已罷郭槐便念道奉天承運皇帝詔曰今有太監郭剛念至此他看見自己的名子便不能向下念了旁邊陳林接過來宣讀道今有太監郭槐謀逆不端奸心匪測先皇之嗣不思永祚之忠誠太后懷胎邊疆與妖之暗算

懷抱龍袱不遵鳳詔寇宮人之志可達天聽邦北閥竟赴
南清陳總管之忠昆貫日因淚痕生疑息將明朗初吐
寶珠立斃杖下假詛咒進纔言把氣昂昂一點余忠着死
梁間致令堂堂國母廿載沉冤受盡了苦井離鄉之苦告
非耿耿包卿一腔忠赤焉得有還珠返璧之能似此滅倫
悖理宜當嚴審細推按詔究出口供依法剖其心腹事關
國典理重君親欽交閻封府嚴加審訊上命欽哉望詔謝
恩包公口呼萬歲立起身來接了聖旨吩咐一聲拿下只
見愣爺趙虎竟奔了賢伴伴陳林伸手就去要拿包公連
忙喝住大膽還不退下趙爺發怔還是王朝馬漢將郭槐
衣服冠履打去提到當堂向上跪倒上面供奉聖旨包公

向左設了公座傍邊設一側座叫陳林坐了當日包公大了公位向郭槐說道你快將已往之事從實招來未識郭槐招與不招且聽下回分解

十九回　巧取供單郭槐受斃　明領詔旨李后還宮

且說包公將郭槐拿下喊了堂威入了公座旁邊又設了個側座叫陳林坐了包公便叫道郭槐將當初陷害李后怎生抵換太子從實招來郭槐說大人何出此言當初係李妃產生妖孽先皇震怒幾致冷宮焉有抵換之理呢陳林接着說道既無有抵換為何叫寇承御抱出太子用裙縚勒死丟在金水橋下呢郭槐聞聽道陳總管你為何質証起咱家來你我皆是進御之人難道太后娘娘的性格

你是不知道的麽儻然回來太后懿旨到來只怕你也吃罪不起包公聞聽微微冷笑道郭槐你敢以劉后欺壓本閣麽你不提劉后便罷既已提出說不得可要得罪了吩咐拉下去重責二十板左右答應一聲吶喊將他翻倒在地打了二十只打得皮開肉綻叱牙咧嘴哀聲不絕包公聞道郭槐你還不招認麽郭槐到了此時豈不知事關重大橫了心再也不招說道當日原是李妃產生妖孽自招慈尤與我郭槐甚麽相干包公道既無抵換之事爲何又將寇承御處死郭槐道那是因寇珠頂撞了太后太后方纔施刑陳林在旁又說道此話你又說差了當初拷問寇承御還是我掌刑杖劉后請請追問着他將太子抱出

置于何地你如何說是頂撞呢郭槐聞聽將雙眼一瞪道既是你掌刑生生是你下了毒手將寇承御打的受刑不過他纔觸階而死爲何反來問我呢包公聞聽道好惡賊竟敢如此的狡展吩付左右與我拶起來左右又一吉喊將郭槐雙手併齊套上拶子把繩往左右一分只聞郭槐殺豬也似的喊起來包公問道郭槐你還不招認麼郭槐咬定牙根道沒有甚麼招的喲見他汗似蒸籠面目更色包公吩咐御刑鬆放拶子時郭槐又是哀聲不絕神魂不定只得暫且收監明日再問先叫陳林將今日審問的情由暫且覆旨包公退堂來至書室便叫包興請公孫先生不多時公孫策來到已知此事的底裡參見包公已畢在

側坐了包公道今日皇旨到來宣詔之時先生想來已明白此事了我也不用評說了只是郭槐再不招認我見拔他之時頭上出汗面目更改恐有他變此乃奉旨的欽犯他又攔不住大刑這便如何是好故此請了先生來設想一個法子只傷皮肉不動筋骨要叫他招承方好公孫策道待晚生思索了畫成式樣再爲呈閱說罷退出來到自己房內籌思多時偶然想起急忙提筆畫出又擬了名兒來到書房回稟包公包公接來一看上面註明尺寸仿佛大鼠斗相似却不是平面上面皆是垂珠圓頭釘兒用鐵打就臨用時將炭燒紅把犯人肉厚處燙炙再也不能損傷筋骨止于皮肉受傷而已包公看了問道此刑可有名

號公孫策道名曰杏花雨取其落紅點點之意包公笑道這樣惡刑却有這等雅名先生真才人也即着公孫策立刻傳鐵匠打造次日隔了一天此刑業已打就到了第三日包公便升堂提審郭槐且說郭槐在監牢之中又是手疼又是板瘡呻吟不絕飲食懶進兩日光景便覺形容憔悴他心中却暗自思道我如今在此三日為何太后杳音還不見到來呢猛然又想起太后久安想來此事尚未得知我是咬定牙根橫了心再不招承既無口供包黑他也難以定案只是聖上忽然間為何想起此事來呢眞眞令人不解正在犯想之際忽然一提牢前來說道老爺升堂請郭總管呢郭槐就知又要審訊了不覺的心內哭哭啼

亂跳隨着差役上了公堂只見紅焰焰的一盆炭火內裡燒着一物却不知是何作用只得朝上跪倒只聽包公問道郭槐當初因何定計害了李后用物抵換太子從實招來免得皮肉受苦郭槐道實無此事叫咱家從何招起若果有此事慢說遲滯這些年管保早已敗露了望祈大人詳察包公聞聽不由怒髮冲冠將驚堂一拍道惡賊你的奸謀業已敗露連聖上皆知尚敢推諉其實可惡吩咐左右將他剝去衣服上來了四個差役剝去衣服露出脊背左右二人把住只見一人用個布帕連髮將頭拔下去那邊一人從火盆內攥起木把拿起杏花雨站在惡賊背上只聽包公問道郭槐你還不招麼郭槐橫了心并不言語

包公吩咐用刑只見杏花雨往下一落登時皮膚皆焦臭味難聞只疼得惡賊渾身亂抖先前還有哀叫之聲後來只剩得發喘了包公見此光景只得吩咐住刑容他喘息再問左右將他扶住郭槐那裡還扎掙得來呢早已癱在地下包公便叫搭下去公孫策早已暗暗吩咐差役叫搭在獄神廟內郭槐到了獄神廟只見提牢手捧蓋碗笑容滿面到跟前悄悄的說道太輔老爺多有受驚了小人無物可敬覓得定庸丸藥一服特備黃酒一盅請太輔老爺用了管保益氣安神郭槐見他勸慰殷勤語言溫和不由的接過來道生受你了咱家儻有出頭之日再不忘你便了提牢道老爺何出此言如若離了開封那時求太輔老

爺罢一伸手小人便受擡待多多矣一句話奉承的聖賊滿心歡喜將藥并酒服下立時覺得心神俱安便問道此酒尚有否提牢道有有多着呢便叫人急速送酒來自己接過仍叫那人退了又恭恭敬敬的給聖賊斟上郭槐見他如此光景又精細又周到不勝歡喜一壁飲酒一壁問道你這幾日可曾聽見朝中有甚麽事情沒有呢提牢道沒有聽見甚麽倒聽見說太后欠安因冠宮人作祟如今全愈了聖上天天在仁壽宮請安大約不過連一二日太后必然懿旨到來那時太輔老爺必然無事就是我們大人也不敢違背懿旨郭槐聽至此心內暢然連吃了幾杯誰知前兩日肚內未曾吃飯今日一連喝了幾碗空心酒

不覺的面赤心跳二目朦朧登時醉醺醺起來有些前仰後合提半見此光景便將酒撤去自己也就迴避了只落得惡賊一人踽踽涼涼孤孤悽悽然多飲心內却牽挂此事不能去懷暗暗躊躇道方纔聽提牢說太后欠安却因寇宮人作祟幸喜如今全愈了太后懿旨不一日也就下來了又想寇宮人死的本來冤枉難怪他作祟正在胡思亂想覺得一陣陣涼風習習塵沙颯颯落在牕櫺之上而且又在春暮之時對此悽悽慘慘的光景猛見前面似有人形若近若遠呼呼唔唔聲音郭槐一見不由的心中胆怯起來纔要喚人只見那人影兒來至面前說道郭槐你不要害怕奴非別人乃寇承御特來求太師廣對一言作日與太

后已在森羅殿証明太后說此事皆是太輔主裁故此放
不后回宮并且查得太后與太輔尚有陽壽一紀奴家不
能久在幽冥今日特來與太輔辨明當初之事奴便超生
去也郭槐聞聽毛骨悚然又見面前之人披髮滿面血痕
惟聞得桑聲細氣已知是冤宮人顯魂正對了方纔提牢
之話不由的答道冤宮人冥正委屈死你了當初原是我
與尤婆定計用剝皮狸猫換出太子陷害李后你彼時並
不知情竟自含冤而死如今我既有陽壽一紀儻能出獄
我請高僧高道超度你便了又聽女鬼哭道郭太輔你既
有此好心奴家感謝不盡少時到了森羅殿只要太輔將
當初之事說明奴家便得超生何用僧道超度若懺悔不

至誠反生罪孽剛言至此忽聽鬼語啾啾出來了兩個小鬼手執追命索牌說閻羅天子升殿立召郭槐的生魂隨屈死的怨鬼前往質對說罷拉了郭槐就走陰賊到了此時恍恍忽忽不由跟着灣灣曲曲來到一座殿上只見黑慘慘陰慘慘也辨不出東南西北忽聽小鬼說道跪下陰賊連忙跪倒便叫道郭槐你與劉后所作之事册籍業已註明理應隨入輪迴奈你陽壽未終必當回生陽世惟有寇珠魂兒地府不便收此逆蕩女鬼你須將當初之事訴說明白你便從此超生事已如此不可隱瞞了郭槐聞聽連忙朝上叩頭便將當初劉后圖謀正宮用剝皮貍貓抵換太子墮胎害了李妃的情由述說一遍忽見燄光明

亮上面坐着的正是包公兩旁衙役羅列眞不亞如森羅
殿一般早有書吏將口供呈上又有獄神廟內書吏一名
亦將郭槐與女鬼說的言語一并呈上包公一同看了吩
咐拿下去叫他畫供惡賊到了此時無奈已知落在圈套
只得把招畫了你道女鬼是誰乃是公孫策暗差耿春鄭
平到勾欄院將妓女王三巧喚來多虧公孫策諄諄教導
便假扮女鬼套出眞情賞了他五十兩銀子打發他回去
了此時包公仍將郭槐寄監派人招生看守等次日五鼓
上朝奏明仁宗將供招謹呈御覽仁宗袖了供招朝散回
宮便往仁壽宮而來見劉后沉昏之間手舞足蹈似有招
架之態猛然醒來見天子立在面前便道郭槐係先皇老

臣望皇兒格外赦宥仁宗聞聽也不答言從袖中將郭槐的供招向劉后前一擲劉后見此光景拿起一看登時膽裂魂飛氣堵咽喉久病之人如何禁得住罪犯天條一嚇竟自嗚呼哀哉了仁宗吩咐將劉后抬入偏殿按妃禮殯殮了草草奉移而已傳旨即刻打掃宮院次日升殿羣臣山呼已畢聖上宣召包公便將劉后驚懼而亡就着包卿代朕草詔頒行天下匡正國典從此黎民內外臣宰方知国母太后姓李却不姓劉當時聖上着欽天監揀了吉日齋戒沐浴告祭各廟然後排了鑾輿帶領合朝文武親皆南清宮迎請太后還宮所有祀節自有儀典不必細表太后娘娘乘了御輦狄后賢妃也乘了寶輿跟隨入宮仁宗

天子請了太后之後先行回鑾在宮內伺候此時王妃命婦俱各入朝排班迎接鳳駕太后入宮升座受賀已畢起身更衣傳旨宣召龍圖閣大學士包拯之妻李氏夫人進宮太后與狄后乃以姐妹之禮相見重加賞賜仁宗亦有酬報不必細表外面眾臣朝賀已畢天子傳旨將郭槐立剮此時尤婆已死照例戮屍又傳旨在仁壽宮壽山福海旭面丈量妥協左邊勅建寇官人祠堂名曰忠烈祠右邊勅建秦鳳余忠祠堂名曰雙義祠工竣親詣拈香一日老丞相王芭遞了一本因年老力衰情願告老休致聖上憐念元老仍賞食全俸准其養老即將包公加封為首相包公又奏明公孫策與四勇士眾有參贊功績仁宗于是封

公孫策爲主薄四勇士俱賞六品校尉仍在開封府供職又奉太后懿旨封陳林爲都堂范宗華爲承信郎將破窑改爲廟宇欽賜白銀千兩香火地十頃就叫范宗華爲廟官春秋兩祭永垂不朽未知何日聽下回分解

二十回　受魔魔忠良遭大難　殺妖道豪傑立奇功

且說包公自升爲首相每日勤勞王事不畏權奸秉正條陳聖上無有不允就是滿朝文武誰不欽仰縱然素有仇隙之人到了此時也奈何他不得一日包公朝罷來到開封進了書房親自寫了一封書信叫包興備厚禮一分外帶銀三百兩選了個能幹差役前往常州府武進縣過太村聘請南俠展熊飛又寫了家信一并前去剛然去後只

見值班頭目向上跪倒啟上相爺外面有男女二人口稱
怨枉前來伸訴包公吩咐點鼓升堂立刻帶至堂上包公
見男女二人皆有五旬年紀先叫將婆子帶上來婆子上
前跪倒訴說道婆子楊氏丈夫姓黃久已去世有兩個女
兒長名金香次名玉香我這小女兒原許與趙國盛之子
爲妻昨日他家娶去婆子因女兒出嫁未免傷心及至去
了之後誰知我的大女兒却不見了婆子又忙到各處尋
找再也沒有急的婆子要死老爺想婆子一生就仗着女
兒我贏婦失業的原打算將來兩個女婿有半子之勞可
以照看寡夫如今把個大女兒去了竟自不知去向婆子
又是急又是傷心正在啼哭之時不想我們親家趙國盛

找了我來合我不依說我把女兒抵換了彼此分爭不清故此前來求老爺替我們判斷判斷找我的女兒纔好包公聽罷問道你家可有常來往的親眷沒有楊氏道漫說親眷就是街坊鄰舍無事也是不常往來的婆子孤苦的狠呢說至此就哭起來了包公吩咐把婆子帶下去將趙國盛帶上來趙國盛上前跪倒訴道小人趙國盛原與楊氏是親家他有兩個女兒大的醜陋小的俊俏小人與兒子定的是他小女兒娶來一看却是他大女兒因此急急趕到他家與他分爭爲何抵換不料楊氏他倒不依說小人把他兩個女兒都娶去了欺負他孀居寡婦了因此到老爺台前來老爺剖斷剖斷包公問道趙國盛你可認

明是他大女兒麽趙國盛道怎麽認得不明呢當初有我們親家在日未作親時他兩個女兒小人俱是見過的大的極醜小的甚俊因小人愛他小女纔與小人兒子定了親事那個醜的小人斷不要的包公聽罷點了點頭便叫你二人且自回去聽候傳訊老爺退堂來至書房將此事揣度包興倒過茶來恭恭敬敬送至包公面前只見包公坐在椅上身體亂幌兩眼發直也不言語也不接茶包興見此光景連忙放下茶杯悄悄問道老爺怎麽了包公忽然將身子一挺說道好血腥氣衝往後便倒昏迷不醒包興急急扶着口中亂叫老爺老爺外面李才等一齊進來彼此攙扶抬至牀榻之上一時傳到裡面李氏詰命聞聽

嗐得驚疑不止連忙趕至書房看視李才等急迴避只見包公躺在牀上雙眉緊皺二目難睜四肢全然不動一語也不發夫人看畢不知是何緣故正在納悶包興在牕外道啟上夫人公孫主薄前來與老爺診脈夫人聞聽只得帶須了髮迴避包興同着公孫先生來至書房榻前公孫策細細搜求病源診了左脈連說無妨又診右脈便道怪事包興在旁問道先生看相爺是何病症公孫策道據我看來相爺六脈平和並無病症又摸了摸頭上並心上再聽氣息亦順仿彿睡着的一般包興將方纔的形景述說一遍公孫策聞聽便覺納悶并斷不出病從何處起的只得先叫包興進內安慰夫人一番并稟明須要啟奏自己

便寫了告病摺子來日五鼓上朝呈遞天子聞奏欽派御醫到開封府胗脈也斷不出是何病症一時太后也知道了又派老伴伴陳林前來看視此時開封府內外上下人等也有求神問卜的也有說偏方的無奈包公昏迷不省人事不知飲食不進止于酣睡而已幸虧公孫先生頗應醫理不時在書房胗脈照料至於包興李才更不消說了晝夜環繞不離左右就是李氏諸命一日也是要到書房幾次惟有外面公孫策與四勇士個個急的搓磨掌短嘆長吁竟自無法可施誰知一連就是五天公孫策看包公脈息漸漸的微弱起來大家不由的着急獨包興與別人不同他見老爺這般光景因想當初罷職之時曾在太

相國寺得病與此次相同那時多虧了僧和尚醫治偏偏他又雲遊去了由此便想起當初經了多少顛險受了多少奔波好容易熬到如此地步不想舊病復發自不能醫治越想越愁不由的淚流滿面正在哭泣之際只見前次派去常州的差役回來言展熊飛并未在家老僕說我家官人若能早晚回來必然急急的趕赴開封決不負相爺大恩又說家信也送到了現有帶來的回信老爺府上俱各平安差人說了許多的話包與他止于出神點頭而已把家信接過送進去了信內無非是平安二字你道南俠那裡去了他乃行義之人浪跡萍踪原無定向自截了貽驎將金玉仙送至觀音巷與馬漢分別之後他便朝遊

名山寺宿古廟凡有不平之事他不知又作了多少每日閑遊偶聞得人人傳說處處講論說當今國母原來姓李却不姓劉多感了包公訪查出來現今包公入閣拜了首相當作一件新聞處處傳聞南俠聽在耳內心中暗暗歡喜道我何不前往開封探望一番呢一日午間來至橋林鎮上酒樓獨坐飲酒正在舉杯要飲忽見面前走過一個婦人年紀約有三旬上下面黃肌瘦憔悴形容却有幾分姿色及至看他身上穿着雖是粗布衣服却又極其乾淨見他欲言不言遲疑半晌着的面紅過耳方纔說道奴家王氏丈夫名叫胡成現在三簣村居住因年荒歲旱家無生理不想婆婆與丈夫俱各病倒萬分出於無奈故此

小婦人出來拋頭露面沿街乞化望乞貴君子周濟一二說罷淚深深萬福不覺落下淚來展爺見他說的可憐一回手在兜肚中摸出半錠銀子放在桌上道既是如此將此銀拿去急急回家贖帖藥餌餘者作爲養病之資不要沿街乞化了婦人見是一大半錠銀子約有三兩多却不敢受便道貴客方便賜我幾文錢足矣如此厚賜小婦人實不敢領的展爺道豈有此理我施捨于你你爲何拒而不納呢這却令人不解婦人道貴客有所不知小婦人求乞全是出于無奈今一旦將此銀拿回家去惟恐婆婆丈夫反生疑忌那時恐負貴客一番美意展爺聽罷甚爲有理誰知堂官在旁插言道你只管放心這位既然施捨你便

拿回若你婆丈夫嗔怪時只管叫你丈夫前來見我我便是個証見雖道你還不放心麽展爺連忙稱是道你只管拿去罷不必疑惑子婦人又向展爺深深萬福拿起銀子下樓去了跑堂又向展爺添酒要菜也下樓去了不料那邊有一人他見展爺給了那婦人半錠銀子便微微的說笑此人名與季要兒爲人諞詐多端極是個不良之輩他向展爺說道客官不當給這婦人許多銀子他乃故意作生理的前次有個人贈銀與他後來被他丈夫訛詐說調戲他女人了逼索遮羞銀一百兩方纔完事如今客官給他銀兩惟恐少時他丈夫又來要訛詐呢展爺聞聽雖不介意不由的心中輾轉道若依此人所說天下人還敢

有行善的麼他要果真訛詐我却不怕他惟恐別人就要入了他的局騙了細細想來似這樣人也就好生可惡呢也罷我原是無事何不到三寶村走走若果有此事將他處治一番以戒下次想罷吃了酒飯會錢下樓出門向人問明三寶村而來相離不遠見天色甚早路傍有一道士廟叫作通真觀展爺更在此前作了下處因若道刑書有事拜壇走觀內只見兩個小道士名喚談明談月就在廟二門外西殿內住下天亥初鼓展爺換了衣行衣服離了通真觀來到三寶村胡成家內早已聽見婆子嚎聲男子恨怨婦人啼哭嘈嘈不休忽聽婆子道若非有外心何以有許多銀子呢男子接着說道母親不必說了明日叫他

娘家傾回就是了并聽不見婦人折辦惟有嗚嗚的哭泣而已南俠聽至此想起白日婦人在酒樓之言邪有先見之明嘆息不止猛抬頭忽見外有一人影又聽得高聲說道既拿我的銀子應了我的事就該早些出來如今既不出來必須將銀子早早還我南俠聞聽氣沖斗牛趕出雌門一伸手把那人秋在子細看時邪是李婁兒李婁兒害怕哀告道大王爺饒命南俠也不答言將他輕輕一提扭至院內也就高聲說道吾乃夜遊神是也適遇日遊神曾言午間有賢孝節婦因婆婆丈夫染病合蓋乞化在酒樓上遇正直君子憐念孝婦贈銀半錠誰曰被奸人看見頓起不良之心夜間前來訛詐吾神在此豈容奸人陷害且

體吾神到荒郊之外免得連累良善之家說罷提了季裏見出離門去了胡家母子聽了方知媳婦得銀之故連忙安慰王氏一番深感賢婦不題且說南俠將季婁兒提至曠野拔劍斬訖見斜刺裡有一蜿蜒小路以為從此可以奔至大路信步行去見面前一段高墻細細看來原來是通真觀的後閣不由的滿心歡喜自已暗暗道不想倒走近便了我何不從後面而入豈不省事將身子一縱上了墻頭翻身躥輕輕落在裡面躡步悄足行來偶見路所內燈光閃灼心中想道此時已交三鼓之半為何尚有燈光我何不看看呢用手推門却是關閉只得飛身上了墻頭見人影照在牕上仿彿小道士談月光景忽又聽見婦人

說道你我雖然定下此計但不知我姐姐頂替去了人家依與不依又聽得小道士說他縱然不依自有我那岳母答覆他怕也怎的你休要多慮趁此美景良宵且自同赴陽台要緊說着便立起身來展爺聽到此處心中暗道原來小道士作此暗昧之事也就不是出家的道理了日待明日再作道理大凡夜行人最忌的是採花又忌的是聽展爺剛轉身徑又聽見婦人說道我問問你你說龐太師暗害包公此事到底是怎麼樣子展爺聽了此句連忙縮腳側聽只聽談月道你不知道我師傅此法百發百中現今在龐太師花園設壇于今業已五日了趕到七日必然成功那時得謝銀一千兩我將此銀偷出咱們遠走高飛

豈不是長久夫妻麼展爺聽了登時驚疑不止連忙落下
牆來趕到前面殿內東東包裹并不換衣也不告辭竟奔
汴梁城內而來不過片時工夫已至城下見滿天星斗聽
了聽正打四更展爺納悶何繞過護城河來至城下將包
袱打開把爬城索取出依法安好一步一步上得城來將
爬城索取上上面安好隊城而下腳落實地將索抖下收
入包袱內背在肩上直奔龐太師府而來來至花園墻外
找了棵小樹將包袱挂上宦纔跳進花園只見高結法台
點燭焚香有一老道披着髮在上面作法展爺暗暗步上
高台在老道身後悄悄的抽出劍來不知老道性命如何
且聽下回分解

俠義傳

二十一回　擲人頭南俠驚佞黨　除邪祟學士審虔窶

且說刑吉正在作法忽聽得腦後寒光一縷急將身體一閃已然看見展爺目光炯炯煞氣騰騰一道陽光直奔瓶上所謂邪不侵正只聽得拍的一聲響亮將個瓶子炸為兩半老道見他法術已破不覺噯喲了一聲栽下法臺展爺恐他逃走翻身趕下臺來老道剛然爬起要跑展爺拍後就是一腳老道往前一撲爪在地下展爺即上前從腦後手起劍落已然身首異處展爺斬了老道從新上臺來細看見桌上污血狼藉當中有一個木頭人兒連忙輕輕提出低頭一看見有圍桌便拉了一塊將木頭人兒包裹

好了揣在懷內下得臺來提了人頭竟奔書房而來此時已有五鼓之半且說龐吉正與龐福在書房說道今日天明已是六日明日便可成功雖然報了殺子之讐只是便宜他全屍而死剛說至此只聽得哄聲的一聲把牕戶上大玻璃打破搶進一個毛井井血淋淋的人頭來龐吉猛然吃這一嚇幾乎在椅子上栽倒傍邊龐福嚇縮作一團遲了半晌並無動靜龐賊主僕方纔伏着膽子掌燈看時却是老道那吉的首級龐吉忽然省悟這必是開封府暗遣能人前來破了法術殺了老道即叫龐福傳與家人四下裡搜尋那裡有個人影只得叫人打掃了花園埋了老道尸首撤去法臺忽忽悔恨而已且說甫俠離了花園來

至墻外樹上將包裹取下拿了大衫披在身上直奔開封
只見內外燈燭輝煌俱是守護相爺連忙叫人通報公孫
先生聞聽展爺到來不勝歡喜便同四勇士一併迎將出
來剛然見面不及敘寒溫展爺便道相爺身體欠安應公
孫先生詫異道吾兄何以知之展爺道且到裡面再爲細
講大家携手來至公所將包裹放下彼此遜坐獻茶已畢
公孫策便問展爺何以知道相爺染病請道其詳南俠道
說起來話長衆位賢弟且看此物便知分曉說罷懷中掏
出一物連忙打開却是一塊圓桌片兒裡面裹定一個木
頭人兒公孫策接來與衆人在燈下仔細端詳不解其故
公孫策又細細看出上面有字仿佛是包公的名字與年

庚不覺失聲道噯喲這是使的魔魔法兒罷展爺道還是老先生大才猜的不錯衆人便問展爺此物從何處得來展爺纔待要說只見包興從裡跑出來道相爺已然醒來今已坐起現在書房喝粥呢派我出來說與展義士一同來的叫我來請進書房一看不知展爺來也不曾大家聽了各各歡喜原是燈下圍繞著看木頭人兒包興未看見展爺到是展爺連忙站起過來見了包興包興只樂得心花開放便道果然展爺來了請罷我們相爺在書房恭候一呢此時公孫先生同定展爺立刻來至書房恭見包公包公連忙讓坐展爺告坐在對面椅子上坐下公孫主簿在側首下位相陪只聽包公道冰閣嗄叨義士救護何以酬

張郎如今若非義士我包某幾乎一命休矣從今後務要
義士常在開封扶助一二庶不負渴想之誠展爺連說不
敢不敢公孫策在傍答道前次相爺曾差人去到尊府聘
請吾兄恰值公出未回不料吾兄今日纔到展爺道小弟
萍踪無定因聞得老爺拜了相特來恭賀不想在通真觀
聞得老爺得病原由故此連夜趕來果然老爺病體全愈
在下方能略盡微忱這也是相爺洪福所致包公與公孫
策聞聽展爺之言不甚明白問通真觀在那裡如何在那
裡聽得信呢展爺道通真觀離三寶殿不遠便將夜間在
路所聽見小道士與婦人的言語聽此意意趕到太師的
花園正見老道拜這瓶子炸了將老道殺死包了木人前

來滔滔不斷述說了一遍包公聞聽如夢方醒公孫策在傍道如此說來黃寡婦一案也就好辦了一句話提醒包公說是呀前次那婆子他說不見了女兒莫非是小道士偷拐去了不成公孫策連忙稱是相爺所見不差復又站起身來將遞摺子告病聖上欽派陳林前來看視并賞御醫診視一併稟明包公點頭道既如此明日先生辦一本恭奏的摺子一來恭請聖安銷假謝恩二來恭薦太師善用厭魘妖法暗中謀害大臣即以木人并殺死的老道邢吉爲証我于後日五鼓上朝呈遞包公吩咐已畢公孫策連忙稱是只見展爺起身告辭因老爺初愈惟恐勞了神思包公便叫公孫策好生款待二人作別離了書房此時

天已黎明包公署爲歇息自有包興李才二人伺候外面公所內展爺與公孫先生王馬張趙等各敘濶別之情展爺又將新聞相爺欠安的情由述說一遍大家聞聽方纔省悟不勝歡喜雖然熬了幾夜未能安眠到了此時各各精神煥發把乏困俱各忘在九霄雲外了所謂人逢喜事精神長是再不能錯的彼此正在交談只見伴當人等安放杯筷擺上酒餚極其豐盛那是四勇士與展爺見包公之時便吩咐廚房趕辦餚饌一來與展爺接風撣塵彼此大家慶賀因這些日子相爺欠安鬧的上下沸騰各各愁暢焦燥誰還拿飯當事呢不過是喝幾杯悶酒而已今日這一暢快眞是非常之樂換盞傳杯高談濶論說到快活

之時投機之處不由的哈哈大笑歡呼振耳惟有四爺趙虎比別人尤其放肆杯杯淨盞盞乾樂的他手舞足蹈未免的醜態畢露包興忽然從外面進來大家彼此讓坐包興滿面笑容道我奉相爺之命出來派差抽空特來敬展爺一二杯展爺忙道豈敢豈敢連纔酒已過量斷難從命包興那裡肯依趙虎在旁攛掇定要叫展爺立飲三杯還是王朝分解叫包興滿滿斟上了一盞敬展爺展爺連忙接過一飲而盡大家又讓包興坐下包興道我是不得空兒的還要覆命相爺公孫策問道此時相爺又派出甚麼差使呢包興道相爺方纔睡醒喝了粥吃了點心便立刻出籤叫往通眞觀捉拿談明談月合那婦人並傳黃寡婦

趙國盛一齊到築大約傳到就要升堂辦事可見相爺爲國爲民時刻在念眞不愧首相之位實乃國家之大幸也包興告辭上書房回話去了這裡衆人聽見相爺升堂大家不敢多飲惟有趙虎已經醉了連忙用飯已畢公孫策便約了展爺來至自己屋內一壁說話一壁打算恭奏的摺底此時已將談明談月并金香玉香以及黃寡婦趙國盛俱各傳到包公立刻升堂喊了堂入了座便吩咐先帶談明即將談明帶上堂來雙膝跪倒見他有三旬以上形容枯瘦舉止端詳不像個做惡之人包公問道你就是叫談明的麼快將所做之事稟上來談明向上叩頭道小道

入我師傅那吉每每行些暗昧之事是小道時常諫勸不但不肯聽勸反加責處因此小道憂思成病不料後來小道有一族弟他來看視小道因他賭博蓄娼無所不爲開的甚是狠狽原是探病爲由前來借貸小道如何肯理他呢他便哀求啼哭誰知被師傅那吉聽見將他叫去不知怎麽三言兩語也出了家了登時換了衣服鞋襪起名叫作談月喫的老爺呀自談月到了廟中我師傅如虎生翼他二人做的不尷不尬之事難以盡言後來我師傅被罷太師請去却是談月跟隨小道在廟看守忽見一日夜間有人敲門小道連忙開了山門一看只見談月帶了個少年小道士一同進來小道以爲是同道不然又不知是他

師徒行的甚麼鬼祟小道也不敢管關了山門便自睡了
至次日小道因談月帶了同道之人也應當見禮小道便
到跨所進去一看就把小道嚇慌了誰知不是道士却是
個少年女子在那裡梳頭呢小道纔要抽身却見談月小
舜回來便道師兄既已看見我也不必隱瞞此女乃是我
暗裡帶來無事便罷如要有事自有我一人承當惟求師
兄不要聲張就是了老爺想小道素來受他的挾制他如
此說小道還能管他麼只得諾諾退去求其他不加害於
我便是萬幸了自那日爲始他每日又到廳大師府中去
他便將跨所封鎖回來時便同那女子吃喝耍笑不想今
日他剛要走就被老爺這裡去了多人將我等拿護這便

是實在事跡小道敢作証見再不敢撒謊的老爺聽罷暗點頭道看此道不是作惡之人果然不出所料便吩咐帶在一傍便帶談月只見談月上堂跪倒老爺留神細看見他約有二旬年歲生的甚是俏麗兩個眼睛滴溜嘟嚕的亂轉已露出是個不良之輩了又見他滿身華裳更不是出家的形景老爺將驚堂木一拍道姦人婦女私行拐帶這也是你出家人作的麼講談月纔待開言只見談明在傍厲聲道談月今日到了公堂之上你可要從實招上去我方纔將你所作所為俱各稟明了一句話把個談月嚇的到抽了一口氣只得據實招道小道談月因從那黃寡婦門口經過只見有兩個女子一個極醜一個猥倭小

道便留心後來一來一去漸漸的熟識每日見那女子門前站立彼此俱有眷戀之心便暗定私約悄從後門出入不想被黃寡婦撞見是小道多用金錢買囑黃寡婦便應允了誰知後來趙家要迎娶黃寡婦着了急了便定了計策就那日迎娶的夜裡趁着忙亂之際小道算是俗家的親戚便將玉香改粧私行逃走彼時已與金香說明他原是長的醜陋無人聘娶莫若預替去了到了那裡生米已成熟飯了他也就反悔不來了心想是個巧宗兒誰知今日犯在當官說罷往上磕頭包公問道你用多少銀子買囑了黃寡婦談月道紋銀三百兩包公問道你一個小道士那裡有許多銀子呢談月道是俗我師傅的包公道你

師傅那有許多銀子呢談月道我師傅原有魔魔神法百發百中若要害人只用桃木做個人兒上面寫着名姓年庚用污血蔽在瓶內我師傅做起法來只消七日那人便氣絕身亡只因老包說至此自巳連忙啐了一口呸呸只因老爺有殺龐太師之子之仇龐太師懷恨在心將我師傅請去言明做成此事謝銀一千五百兩我師傅先要五百兩下欠一千兩等候事成再給包公聽罷便道怪得你還要偷你師傅一千兩與玉香遠走高飛作長久夫妻呢這就是了談月聽了此言吃驚不小此話是我與玉香說的老爺如何知道呢必是被談明悄悄聽去了他那裡知道暗地裡有個展爺與他浪了底呢先將他二人捉將下

去吩咐帶黃寡婦母女上堂不知如何審辦且聽下回分解

三十二回　金鑾殿包相參太師　耀武樓南俠封護衛

且說包公審明談月吩咐將黃寡婦母女三人帶上來只見金香果然醜陋不堪玉香雖則俏麗甚是妖淫包公便問黃寡婦你受了談月三百兩在於何處黃寡婦已知談月招承只得吐實稟道現藏在家中櫃底內包公立刻派人前去起贓將他母女每人拷了一拶發在教坊司母為賤婆暗合了貪財賣姦之意女為娼妓又逢了倚門賣俏之心金香自慚貌陋無人聘娶情願身入空門為尼贓銀一起到賞了趙國盛銀五十兩着他另行擇娶談明素行謹

眞即着他在通眞觀爲觀主談月定了個邊遠充軍候恭奏下來質對明白再行起解審判已明包公退堂來至書房此時公孫先生已將摺底辦妥請來包公看了又將談月的口供敘上了幾句方叫公孫策繕寫預備明日五鼓參奏至次日天子臨軒包公出班俯伏金堦仁宗一見包公滿心歡喜便知他病體全愈急速宣上殿來包公先謝了恩然後將摺子高捧謹呈御覽聖上看畢又有挑木人兒等作証不覺心中輾轉道怪道包卿得病不知從何而起原來暗中有人陷害又一轉想龐吉你乃堂堂國戚如何行此小人暗昧之事豈有此理想至此即將龐吉宣上殿來仁宗便將奏摺擲下龐吉見龍顏帶怒連忙捧讀不

由的面目更色雙膝跪倒惟有俛首伏罪而已聖上痛加
中飭念他是椒房之戚着從寬罰俸三年天子又安慰了
包公一番立時叫龐吉當面與包公陪罪龐戚遵旨不敢
違背只得向包公跟前謝過包公亦知他是國戚皇上眷
顧而且又將他罰俸也就罷了此事幸虧和事的天子纔
化爲烏有二人從新又謝了恩大家朝散天子還宮包公
五六日未能上朝便在內閣料理這幾日公事只見聖上
親派內輔出來宣旨道聖上在修文殿宣召包公包公聞
聽即隨內輔進內來至修文殿朝了聖駕天子賜坐包公
謝恩天子便問道卿六日未朝朕如失股肱不勝懇悶今
日見了卿家方覺暢然包公奏道臣猝然感疾有勞聖慮

臣何以克當天子又問道卿忝摺上義士展昭不知他是何如人包公奏道此人是個俠士臣屢蒙此人救護便將當初趕考時路過金龍寺遇凶僧陷害多虧了展昭將臣救出後來奉旨陳州放粮路過天昌鎮擒拿刺客項福亦是此人即如前日在龐吉花園破了妖魔亦是此人天子聞聽龍顏大說道如此說來此人不獨有勇有恩他的武藝竟是超羣的了包公奏道若論展昭的藝他有三絕第一劍法精奧第二袖箭百發百中第三他的縱躍法真有飛簷走壁之能天子聽至此不覺鼓掌大笑道朕久已耍還武藝超羣的未得其人今聽卿家之言甚合朕意此人可現在否包公奏道此人現在臣的衙內天子道既如此

明日卿家將此人帶領入朝朕親往犒武樓試藝包公遵
旨叩辭聖駕出了修文殿又來到內閣料理官事已畢乘
轎回至開封至公堂落轎復將官事料理一番退堂進了
書房包興遞茶包公叫請展爺不多時展爺來到書房包
公便將今日聖上旨意一一述說明早就要隨本相入朝
參見聖駕展爺到了此時雖不願意無奈包公已遵旨只
是謙遜了幾句惟恐褻不遵人反要辜負了相爺一番美
意彼此又敘談了多少時方纔辭了包相來到公所之內
此時公孫策與四員士俱已知道展爺明日引見一個個
見了未免就要道喜大家又聚飲一番至次日五鼓包公
乘轎展爺乘馬一同入朝伺候駕幸犒武樓合朝文武屆

從天子來至耀武樓升了寶座包公便將展昭帶在丹墀跪倒恭聲聖上見他有三旬以內年紀氣宇不凡舉止合宜龍心大悅畧問了問家鄉籍貫展昭一一奏對甚是明晰天子便叫他舞劍展爺謝恩下了丹墀早有公孫策與四勇士俱各暗暗跟來將寶劍遞過展爺抱在懷中步上丹墀朝上叩了頭將袍襟畧爲掖了一掖先有個開門式只見光閃閃冷森森一縷銀光翻騰上下起初時身隨劍轉還可以注目留神到後來竟使人眼花撩亂其中的刪砍劈剌勾挑撥刺無一不精合朝文武以及丹墀之下眾人無不暗暗喝采惟有四勇士更爲關心仰首翹望捏着一把汗在那裡替他用力見他舞到妙處不由的甘心佩

服真不愧南俠二字展爺這裡施展平生學藝着着用意處處留心將劍舞完仍是懷中抱月的架式收住復又朝上磕頭見他面不更色氣不發喘天子大樂便問包公道眞好劍法怨不得卿家誇獎他的袖箭又如何試法包公奏道展昭曾言夜間能打滅香頭之火如今白晝只好用較射的木牌上面糊上白紙聖上隨意點上三個硃點試他的袖箭不知聖意若何天子道甚合朕意誰知包公早已吩咐預備下了自有執事人員將木牌拿來天子驗看上面糊定白紙連個黑星點紋一點沒有由不得提起硃筆隨意點了三個大點叫執事人員隨展昭去該立于何處任他自便因袖箭乃自己鍊就的步數遠近與別人的

兵刃不同展昭隨體聖意隨執事人員下了丹墀斜行約三三十步遠近估量聖上必看得見方叫人把木牌立穩左右俱各退後展昭又在木牌之前對着耀武樓遥拜畢立起身來看淮紅點翻身竟奔耀武樓跑來約有二十步只見他將左手一揚右手便遞將出去只聽木牌上拍的一聲他便立住脚亞對丁木牌又是一揚手只聽那邊木牌上又是一聲拍展爺此時却改了一個臥虎勢將腰一躬脖項一扭從胎肢窩內將右手往外一推只聽得拍將木牌打的亂幌展爺一伏身來到丹墀之下望上叩頭此時已有人將木牌拿來請聖上驗看見三枝八寸長短的袖箭俱各釘在硃紅點上惟有末一枝日將木牌釘透

天子看了甚麼罕然連聲稱道真絕技也包公又奏啟上
吾主展昭第三技乃縱躍法非登高不可須脫去長衣方
能靈便就叫他上到面五間高閣我主可以登樓一望看
的始能真切天子道卿言甚是聖上起身剛登胡梯便傳
旨所有大臣俱各隨朕登樓餘者俱在樓下便有隨侍內
監同身傳了聖旨包公領班慢慢登了高樓天子憑欄大
坐衆臣環立左右展昭此時已將袍服脫却紮縛停當四
爺趙虎不知從何處覓了一盃酒來說道大哥且飲一盃
助助興提提氣展爺道多謝賢弟費心接過一飲而盡趙
爺還要斟時見展爺已走出數步撈爺却自己悄悄的飲
了三盃過來趨着腳兒往對面閣上觀看單說展昭到了

閣下轉身又向羅武樓上叩拜立起來他便在平地上驚伏鶴行徘徊了幾步忽見他身體一縮腰背一躬嗖的一聲猶如雲中飛燕一般早已輕輕落在高閣之上這邊天子驚喜非常道卿等看他如何一展眼間就上了高閣呢眾臣宰齊聲誇讚此時展爺顯弄本領走到高閣柱下雙手將柱一摟身體一飄兩腿一飛嗖嗖嗖順柱倒爬而上到了柁頭用左手把住左腿盤在柱上將虎體一探右手一揚做了個採海勢天子看了連聲讚好羣臣以及樓下人等無不喝采又見他右手抓住綠頭滴溜溜身體一轉把眾人唬了一跳他却轉過左手抓住綠頭腳尖兒登定樑方上面兩手倒把下面兩腳攏步由東邊走到西邊

由西邊又串到東邊串來串去串到中間忽然把雙脚一
奏用了個捲身勢往上一翻脚跟登定瓦隴平平的將身
子翻上房去天子看至此不由失聲道奇哉奇哉這那裡
是個人分明是朕的御猫一般誰知展爺在高處業已聽
見便就在房上與聖上叩頭衆人又是歡喜又替他害怕
只因聖上金口說了御猫二字南俠從此就得了這個綽
號人人稱他爲御猫此號一傳不知緊要便惹起了多少
英雄好漢人人奇特個個豪傑也是大宋洪福齊天若非
這些異人出仕如何平定襄陽的大事後文慢表當下仁
宗天子親試了展昭的三藝當日駕轉還宮立刻傳旨展
昭爲御前四品帶刀護衛就在開封府供職包公帶領展

昭望闕叩頭謝恩諸事已畢同轉開封包公進了書房立刻叫包興備了四品武職服色送與展爺展爺連忙穿起隨着包興來到書房與包公行禮包公那裡肯受遜讓多時只受了半禮展爺又叫包興進內在夫人跟前代言就說展昭與夫人磕頭包興去了多時回來說道夫人說老爺屢蒙展老爺救護實實感謝不盡日後還要求展老爺時時幫助相爺給展老爺道喜禮是不敢當的展爺恭恭敬敬連連稱是包公又告訴他明早具公服上朝本閣替你代奏謝恩展爺謝道卑職謹依鈞命說罷退出來到公所公孫策與四勇士俱各上前道喜彼此遜讓一番大家入坐不多時擺上盛酒餚這是衆人與展爺賀喜的公

孫策爲首便要安席敬酒展爺那裡肯依便道你我皆知
已弟兄若如此便是拿我當外人看了大家見展爺如此
公議共敬三杯展爺領了謝過衆人彼此就坐飲酒之間
又提起今日試藝大家讚不絕口展爺再三謙遜毫無自
滿之意大家更爲佩服正在飲酒之際只見包興進來大
家讓坐包興道實實不能相陪相爺叫我來請公孫先生
來了衆人便問何事包興道方纔老爺進內吃了飯出來
便到書房叫請公孫先生不知爲着何事公孫暫向衆人
告辭同包興進內往書房去了這裡衆人納悶再也測度
不出是爲甚麼事來不多會只見公孫策出來大家便問
相爺呼喚有何台諭公孫策道不爲別的一來給展大哥

辦理謝恩摺子二來為前在修文殿召見之時聖上說了一句幾天沒見咱家相爺如失股肱相爺因想起國家總以選拔人才為要兄有太后入宮大慶之典禮宜加一科為國求賢呀我打個條陳摺底兒請開恩科展爺道這也是一件極好的事既如此咱們吃飯罷不可耽擱了賢弟正事公孫策道一個摺底也甚容易何必太忙展爺道雖則如此相爺既然吩咐想來必是等着看呢你我朝夕聚首何爭此一刻呢公孫策聽展爺說得有理只得要飯來大家用畢茶罷席散坐吃茶公孫先生得便來到自己屋內略為思索提筆一揮而就交包興請示相爺看過即立刻繕寫清楚預備明日呈遞至次日五鼓包公帶領展爺到

了朝房伺候謝恩眾人見了展爺無不悄悄議論誇讚的又見展爺穿着簇新的四品武職服色越顯得氣宇昂昂威風凜凜眞眞令人羨慕之中可畏可親及至聖上升殿展爺謝過恩後包公便將加恩科的本章遞上天子看了甚喜硃批依議發到內閣立刻出抄頒行各省所有各處文書一下人人皆知不識後文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二十三回　洪義贈金夫妻遭變　白雄打虎甥舅相逢

且說恩科文書行至湖廣便驚動了一個飽學之人你道此人姓甚名誰他乃湖廣武昌府江夏縣南安善村居住姓范名仲禹妻子白氏玉蓮孩兒金哥年方七歲一家三口度日他雖是飽學名士却是一介寒儒家道艱難止于

糊口一日會文回來長吁短嘆悶悶不樂白氏一見不知丈夫為着何事或者與人合了氣了便向前問道相公今日會文回來為何不悅呢范生道娘子有所不知今日與同牕會文却未作課見他們一個個裝束行李張羅起身我便問他如此的忙迫要往那裡去同牕朋友道他居喪范兄你還不知道歲如今聖上額外的曠典加了恩科文書早已行到本省我們倘要前去赴考何況范兄呢范兄若到京時必是鰲頭獨占了是我聽了此言不覺掃興而歸娘子你看家中一貧如洗我學生焉能到得京中赴考呢說罷不覺長嘆了一聲白氏道相公原來如此據妾身想來此事也是徒愁無益妾身亦久有此意我自別了母親

今已數年之久原打算相公進京赴考時妾身意欲同相公一同起身一來相公赴考二來妾身亦可順便探望母親無奈事不遂心家道艱難也只好置之度外罷了白氏又勸慰了丈夫許多言語范生一想原是徒愁無益之事也就只好丟開至次日清晨正在梳洗忽聽有人叩門范生連忙出去開門一看却是個知已的老朋友劉洪義不勝歡喜二人攜手進了茅屋因劉洪義是個年老之人而且爲人忠梗素來白氏娘子俱是不迴避的便上前與伯伯見禮金哥亦來拜揖劉老者好生歡喜遜坐烹茶劉老者道我今來特爲一事與賢弟商議當今額外曠典加了恩科賢弟可知道麼范生道昨日曾文去方知劉老者道

賢弟既已知道可有甚麼打算呢范生嘆道列人可瞞以老兄跟前小弟焉敢撒謊兄看室如懸磬叫小弟如今之奈何說罷不覺慘然劉老一見便道賢弟不要如此但不知赴京費用可得多少呢范生道此事說來尤其叫人為難便將昨日白氏欲要順便探母的話說了一遍劉老者聞聽連連點頭人生莫大于孝這也是該當的如此算來約用幾何范生答道昨日小弟細細盤算若三口人一同赴京一切用度至少也得需七八十兩一時如何措辦的來呢也只好丟開罷了劉老者聞聽沉吟了半晌道既如此待我與你籌畫籌畫去倘得事成豈不是件好事呢范生連連稱謝劉老者立起身來要走范生斷不肯放是必

留下吃飯劉老者道吃飯是小事惟恐耽悞了正事容我早早回去張羅張羅事情要緊范生便不肯緊留送出柴門分別時劉老者道就是明日罷賢弟務必在家中聽我的信息說罷執手作長而去范生送了劉老者回來心中又是歡喜又是浩嘆歡喜的是事有湊巧浩嘆的是自己艱難却又貧累朋友又與白氏娘子空撰影的盤算了一回到了次日范生如坐針氈一般坐立不安時刻盼望好容易天將交午只聽有人叩門范生忙將門開了只見劉老者拉進一頭黑驢滿面是汗喘吁吁的進來說道好黑驢許久不騎他他就鬧起手來了一路上累的老漢通身是汗說着話一同來到屋內坐下說道幸喜事已成就

竟是賢弟的機遇一壁說着將驢上的錢父兒從外面拿下來放在屋內桌上掏出兩封銀子又放在牀上說道這是一百兩銀子賢弟與弟妹帶領姪兒可以進京了范生此時眞是喜出望外便道如何用的了這許多呢再者不知老兄如何借來望乞明白指示劉老者笑道賢弟不必多慮此銀也是我相好借來的并無利息縱有利息有我一面承管再者銀子雖多賢弟只管拿去俗語說的好窮家富路我又說句不吉祥的話兒儻若賢弟落了孫山就在京中居住不必往返跋涉到了明年又是正科豈不省事總是敷餘些好范生聽了此言有理如道劉老爲人豪爽也不致謝惟有銘感而已劉老又道賢弟起身應用何

物亦當辦理范生道如今有了銀子便好辦了劉老者道既如此賢弟便計處明白我今日也不回去了同你上街辦理行裝明日極好的黃道日期就要起身了好范生便同劉老者牽了黑驢出柴門竟奔街市製辦行莊白氏在家中亦收拾起身之物到了晚間劉老與范生回來一同收拾行李直鬧到三鼓方歇所有粗使的傢伙以及房屋俱托劉老者照管劉老者上了年紀之人如何睡的着范生又惦念着明日行路也是不能安睡二人閑談劉老者便囑咐了多少言語范生一一謹記剛到黎明車子便來急將行李裝好白氏拜別了劉伯伯不覺淚下母子二人上車劉老者便道賢弟我有一言奉告指着黑驢道此驢

乃我蓄養多年因他是個孤踪恐妨主人我今將此驢奉送賢弟遇便將他賣了另買一頭騎上京去便了范生道既蒙兄賜不敢推辭賣是斷斷不賣的人生窮通有命顯晦因時皆有定數豈在一畜末聞有奇類而能妨人者兄勿多疑劉老聽了歡喜道弟吾眞達人也范生拉了黑下出柴門二人把握難割難捨不忍分離范生哭的連話也說不出來還是劉老者硬着心腸道賢弟請乘騎恕我不遠送了說罷竟自進了柴門范生只得含悲去了這裡劉老者封鎖門戶照看房屋這且不表單言范生一路赴京無非是曉行夜宿饑餐渴飲却是平平安安的到了京都找了住所安頓家小范生就要到萬全山尋找岳母去倒

是白氏攔住道相公不必太忙原爲的是科塲而來莫若
塲後諸事已畢再去不遲一來別了數年到了那裡未免
有許多應酬又要分心目下且養心神候塲務完了我母
子與你同去二來相別許久何爭此一時呢范生聽白氏
說的有理只得且料理科考投文投卷到塲期已近却是
奉旨欽派包公首相的主考眞是至正無私利弊全消范
生三塲完竣甚是得意因想妻子同來原爲探望岳母塲
前賢妻體諒于我恐我分心勞神遲到至今我若不體諒
賢妻他母子分別數載之久今雖咫尺不能使他母子相
逢豈不顯得我過于情薄了麼于是備上票盤覓了車輛
言明送至萬全山即回夫妻父子三人鎖了寓所的門一

直竟奔萬全山而來到了萬全山將車輛打發回去便同妻子八山尋找白氏娘家以為來到便可以找着誰知問了多少行人俱各不知范生不由的煩噪起來後悔不該將車打發回去原打算既到了萬全山總然再有幾里路程叫妻子乘驢抱了孩兒自已也可以步行他却如何料的到竟會找不着呢因此便叫妻子帶同孩兒在一塊青石之上歇息將黑驢放青覷草自已便放開脚步一直出了東山口逢人便問並無有一個知道白家的心中好生氣悶又記念着妻子更搭着兩腿酸疼只得慢慢踱將回來及至來到青石之處白氏娘子與金哥俱各不見了這一驚非同小可只急得眼似鑾鈴四下瞭望那裡有個人

見呢到了此時不覺高聲呼喚聲音響處山鳴谷應却有誰來答應喚穀多時聲啞口乾也就沒有勁了他就坐在石上放聲大哭正在悲恐之際只見那邊來個年老的樵人連忙上前問道老丈你可曾見有一婦人帶領個孩兒麼樵人道見可見個婦人并沒有小孩子范生即問道這婦人在那裡樵人搖首道說起來凶的狠呢足下你不曉得離此山五里遠有一村名喚獨虎莊莊中有個威烈侯名叫葛登雲此人凶悍非常搶掠民間婦女方纔見他騎獵回來見馬上馱一個啼哭的婦人竟奔他莊內去了范生聞聽忙忙問道此莊在山下何方樵人道就在東南方你看那邊遠遠一叢樹林那裡就是范生聽了一看也不

作別竟飛跑下山投莊中去了你道金哥爲何不見只因葛登雲帶了一羣豪奴進山搜尋野獸不想從深草叢中趕起一隻猛虎虎見人多各執兵刃不敢場威他便跑下山來恰恰從青石經過他就一張口把金哥叼去就將白氏嚇的昏暈過去正遇葛登雲趕下虎來一見這白氏他便令人馱在馬上回莊去了那虎往西去了連越兩小峰不防那邊樹上有一樵夫正在伐柯忽見猛虎啣一小孩也是急中見識將手中板斧照定虎頭拋擊下去正打在虎背之上那虎猛然被斧擊中將腰一塌口一張便將小兒落在塵埃樵夫見虎受傷便跳下樹來手急眼快拉起扁担照着虎的後胯就是一下力量不小只聽吼的一聲

那虎躥過嶺去樵夫忙將小兒扶起抱在懷中見他還有氣息看了看雖有傷痕却不甚重呼喚多時漸漸的甦醒過來不由的滿心歡喜又恐再遇野獸不是當耍的急急摟定小兒先尋着板斧掖在腰間然後提了扁担步下山來一直竟奔西南進了八寶村走不多會到了自己門首便呼道母親開門孩兒回來了只見裏面走出一個坐白頭髮的婆婆來將門開放不覺失聲道嗄喲你從何處抱了個小兒回來樵夫道母親且到裡面再為細述婆婆接過扁担開了門戶樵夫進屋將小兒輕輕放在牀上自己拔去板斧向婆婆道母親可有熱水取些來婆婆連忙拿過一盞樵夫將小兒扶起叫他喝了點熱水方纔轉過氣

來噯喲一聲道唬死我了此時那婆婆亦來看視見他雖有塵垢却是眉清目秀心中疼愛的不知要怎麽樣纔好那樵夫便將從虎口救出之話說了一回那婆婆聽了又不勝驚駭便撫摩着小兒道你是虎口餘生將來造化不小富貴綿長休要害怕慢慢的將家鄉住處告訴于我小兒道我姓范名叫金哥年方七歲婆婆見他說話明白又問他可有父母沒有金哥道父母俱在父名仲禹母親白氏婆婆聽了不覺詫異道你家住那裡金哥道我不是京都人乃是湖廣武昌府江夏縣安善村居住婆婆聽了連忙問道你母親莫非乳名叫玉蓮麽金哥道正是婆婆聞聽將金哥一摟道愛喲我的乖乖呀你可疼煞我也說罷

就哭起來了金哥怔了不知爲何旁邊樵夫道我告訴你你不必發怔我叫白雄方纔提的玉蓮乃是我的同胞姐姐這婆婆便是我的母親金哥道如此說來你是我的母舅你便是我的外祖母了說罷將小手兒把婆婆一摟也就痛哭起來要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二十四回　受亂棍范狀元瘋顛　貪多杯屈鬍子喪命

且說金哥認了母舅與外祖母摟着痛哭白雄合淚勸慰多時方纔住聲白老安人道既是你父母來京爲何不到我這裡來金哥道皆因爲尋找外祖母我纔被虎刁去便將父親來京赴考母親順便探母是我父母商議定于塲後尋找外祖母故此今日至萬全山下誰知問人俱各不

知因此我與母親在青石之上等候爹爹出東山口找尋去了就在此時猛然出來一個老虎就把我刁着走了我也不知道了不想被母舅救到此間只是我父母不知此時哭到甚麼地步豈不傷感壞了呢說罷又哭起來了白雄道此處離萬全山有數里之遙地名八寶村你等在東山口找尋如何有人知道呢外甥不必啼哭今日天氣已晚待我明日前往東山口找尋你父母便了說罷忙收拾飯食又拿出刀傷藥來白老安人與他擦塵梳洗將藥敷了傷痕又怕他小孩子家想念父母百般的哄他到了次日黎明白雄拔了板斧提着扁担竟奔萬全山而來到了青石之傍左右顧盼那裡有個人影兒正在瞭望忽見那

邊來了一人頭髮蓬鬆血漬滿面左手提着衣襟右手執定一隻朱履慌慌張張竟奔前來白雄一見纔待開言只見那人舉起鞋來照着白雄就打說道好狗頭呀你打得老爺好你殺得老爺好白雄急急閃過仔細一看却像姐丈范仲禹的模樣及至問時却是瘋顛的言語並不明白白雄忽然想起我何不回家背了外甥來叫他認認呢因說道那瘋漢你在此暮等一等我去去便來他就直奔八寶村去了你道那瘋漢是誰原來就是范仲禹只因聽了老樵人之言急急趕到獨虎莊硬向威烈侯門前要他的妻子可恨葛賊暗用穩軍計留下范生到了夜間說他無故將他家人殺害一聲喝令一頓亂棍將范生打的氣斃

而亡他却叫人弄個箱子把范生裝在裡面于五鼓時抬至荒郊拋棄不想路上遇見一羣報錄的人將此箱却去這些報錄的原是報范生點了頭名狀元的因見下處無人封鎖着門問人時說范生合家俱探親往萬全山去了因此他等連夜趕來偶見二人抬定一隻箱子以為必是黃夜竊來的又在曠野之間倚仗人多便將箱子却下抬箱子人跑了衆人算發了一注外財抽去繩槓連忙開看不料范生死而復蘇一挺身跳出箱來拿定朱履就是一頓亂打衆人見他披髮帶血情景可怕也就一鬨而散他便踉踉蹌蹌信步來至萬全山恰與白雄相遇再說白雄回到家中對母親說知背了金哥急往萬全山而來及至

來到瘋漢早已不知往那裡去了白雄無可如何只得背了金哥回轉家中他却不辭辛苦問明了金哥在城內何方居住從八寶山村要到城中也有四十多里他那管這近一直竟奔城中而來到了范生下處一看却是仍然封鎖眞是乘興而來敗興而返忽聽衙市之上人人傳說新科狀元范仲禹不知去向他一聽見滿心歡喜暗道他既已中了狀元自然有在官人役訪查我尋必是要有下落的了且自回家報了喜信我再細細盤問外甥一番便了白雄自城內回家見了母親備述一切金哥聞聽父母不知去向便痛哭起來白老安人歡慰多時方纔住聲白雄便細細盤問外甥金哥便將母子如何坐車父親騎騾到

了山下如何把驢放青龍草我母子如何在青石之上等候我父親如何出東山口打聽此時就被虎叼了去的話說了一遍白雄都一一記在心間等次日再去尋找便了你說白雄這一天辛苦來回跑了足有一百四五十里也眞難爲他只顧說他這一邊的辛苦就落了那一邊的正文野史有云一張口難說兩家話眞是果然就是他辛苦這一天便有許多事故在內你道何事原來城中鼓樓大街西邊有座興隆木廠郎是山西人開張弟兄二人哥哥名叫屈申兄弟名喚屈良屈申長的相貌不揚又搭着一嘴巴扎煞鬍子人人皆稱他爲屈鬍子他最愛杯中之物每日醺醺因此又得了個外號兒叫酒麴子他雖然好喝

却與正事不悞又加屈良幫助把個買賣做了個鐵桶相似甚爲興旺因商全山商便是木商的船隻這一天屈申與屈良商議道聽說新貨已到樂子要到那裡看看如若對勁兒咱便批下些豈不便宜呢屈良也甚願意便拿搭褳錢教子裝上四百兩紋銀備了一頭醬色花白的叫驢此驢最愛趕羣路上不見驢他不好生走若見了驢他就追也是慣了的毛病兒屈申接過銀子褡褳搭在驢鞍上面乘上驢竟奔萬全山南到了船廠木商彼此相熟看了多少木料行市全然不對買賣中的規矩交易不成仁義在雖然木料沒批酒錢是要預備的屈申一見了酒不覺鈎起他的饞蟲來了左一杯右一杯說也有笑也有竟自

樂而忘歸猛然一抬頭看了看日色已然平西了他便忙了道樂子還含要進滑城沉呢天晚萬咧拉天晚咧說着話便起身作揖拱腰兒連忙拉了醬色花驢竟奔萬全山而來他越着急驢越不走左一鞭右一鞭罵道窪八日的臭屎蛋養軍千日用在一朝老陽兒眼看着沒拉你合合我鬧哩哩呆呢話未說完忽見那驢兩耳一支愣喝的一聲就叫起來四個蹄子亂撅飛跑屈申知道他的毛病必是聽見前面有叫驢與他必要追因此攔住拉手由他跑去倒底比鬧哩哩呆强誰知跑來跑去果見前面有一頭騸他這驢一見便將前蹄揚起連碰代跳屈申坐不住鞍心順着驢屁股掉將下來連忙爬起用鞭子亂打一回只

得拢住嗐子將驢韁轉拴在那邊一株小榆樹上過來一看却是一頭黑驢鞍靼俱全這便是昨日范生騎來的黑驢放青齕草迫促之際將他撇下黑驢二夜未吃麩料信步由韁出了東山口外故在此處仍啃青屈申看了多時便嚷道這是誰的黑驢連嚷幾聲並無人應自已說道好一頭黑驢又瞧了瞧口纔四個牙膘滿肉肥而且鞍靼鮮明暗暗想道趁着無人樂子何不換他娘的即將錢敢子拿過來搭在黑驢身上一扯扯手翻身上去只見黑驢迤迤迤迤却是飛快的好走兒屈申心中歡喜以為得了便宜忽然見天氣改變狂風驟起一陣黃沙打的二目難睜此時已有掌燈時候屈申心中躊躇道這光景是進

不去了我還有四百兩銀帶子這可怎哪的好前面萬仞
山若遇見個打悶夢棍的那纔是糟早兒糕呢只好我個
人仍家借個宿休兒心裡想着只見前面有個褡褳坡兒
兩上坡忽有燈光屈申便下了黑驢拉到上坡來到一前
忽聽裡面有婦人說道嫁漢嫁漢穿衣吃飯有把老婆餓
起來的嗎又聽男子說話道你餓着誰又吃甚麽來呢婦
人接着說道你沒吃甚麽你倒灌喪黃湯子了男子又道
誰不叫你也喝呢婦人道我要會喝我早喝了既弄不來
不知羅柴米你先張羅你的酒男子道這難說也是我的
口頭福兒婦人道既愛吃現成兒的索性明兒我掙了你
吃爽利叫你享享福兒男子道你別胡說我雖窮可是好

朋友婦人道街市上那有你這樣的好朋友呢屈申聽至此暗道這個婦人纔是薄哥兒們呢欲待不敲門看了看四面黑別處又無燈光只得用賴子敲戶道借光官兒尋個休兒裡面却不言語了屈申又叫了半天方聽婦人問道找誰的屈申道我是行路的因天黑賀了借光官兒尋個休兒明兒重禮相謝婦人道你等等又遲了半天方見有個男子出來打着一個燈籠問道做甚嗎的屈申作個揖道我是個走路兒的因天晚萬咧拉難以行走故此驚動借個休兒明兒重禮相謝男子道原來如此這有甚麼呢請到家裡坐屈申道我還有一頭騾男子道只管拉進來將騾子拴在東邊樹上便持燈引進來讓至屋內屈申

提了錢取子隨在後面進來一看却是兩肋一暗三間草房屈申將取子放在炕上從新與那男子見禮那男子還禮道茅屋草舍掌櫃的不要見笑屈申道好說好說男子便問尊姓在那裡發財屈申道姓屈名叫屈申生在城流裡敢故樓大街開着個興心隆燒水廠我還含沒領客教你老貴姓信男子道我姓李名叫李保屈申道原來是李大哥遇失敬失敬李保道好說好說屈大哥久仰久仰你道這李保是誰他就是李天官派了跟包公上京赴考的李保後因包公罷職他以為包公再沒有出頭之日因此將行李銀兩拐去逃走每日花街柳巷花了不多的日子便將行李銀兩用盡流落至此投在李老兒店中李老

兒夫妻見他動謹小心跪下又無兒子只有一女便將他招贅作了養老的女婿誰知他舊性不改仍是嫖賭吃喝生生把李老兒夫妻氣死他便接過店來更無忌憚放蕩自由加着李氏也是個好吃懶做的女人不上二三年便把店蕩了後來鬧的實在無法就將前面傢伙等項典賣與人又將房屋拆毀賣了拆貨只剩了三間草房到今日落得一貧如洗偏偏遇見倒運的屈甫前來投宿當日李保與他攀話見燈內無油立起身來向東間掀起破布簾子進內取油只見他女人悄悄問道方纔他往炕上一放咕咚一聲是甚麼李保道是個錢數子婦人歡喜道活該咱家要發財李保道怎見得婦人道我把你這傻兔子他

單單一個錢敬子而且況重那必是硬頭貨了你如今問他會喝不會喝他若會喝此事便有八分了有的是酒你盡力的將他灌醉了自有道理李保會意連忙將油罐子拿出來添上燈撥的亮亮兒的他便大哥長大哥短的問話說到熱鬧之間便問屈大哥你老會喝不會一句話問的個屈申口角流涎饞不可解答道這們半夜三更的那裡討酒喝哈呢李保道現成有酒實對大哥說我是最愛喝的屈申道對勁哥兒我也是愛喝的咱兩個竟是知己的好朋盆友了李保說着話便溫起酒來彼此對坐一來屈申愛喝二來李保有意一讓兩讓連三讓便把個屈申灌的酩酊大醉連話也說不出來了前仰後合他把錢數

子往裡一推將頭剛然枕上便呼呼酣酣此時李氏已然出來李保悄悄說道他醉是醉了只是有何方法呢婦人道你找繩子來李保道要繩子做甚麼婦人道我把你這歹瓜日的將他勒死就完了事剛李保搖頭道人命關天不是頑的婦人發怒道既要發財却又膽小鬚王八難道老娘就跟着你挨餓不成李保到了此時也顧不得天理昭彰便將繩子拿來婦人已將破炕蓆見揭開見李保頭顱多時知道他不能下手惡婦便將繩子奪過來還忙上炕統到屈申裡邊輕輕兒的從他枕的錢取之下遞過繩頭慢慢拴過來緊了一扣一點手將李保叫上炕來將一頭遞給李保攏住了繩子兩個人往兩下裡一勒婦人又

將腳一登只見屈申手脚扎煞李保到了此時雖然害怕也不能不用力了不多時屈申便不動了李保也就癱了這惡婦連忙將錢數子抽出伸手掏時見一封一封的却是八包滿心歡喜未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三十五回　白氏還魂陽差陰錯　屈申附體醉死夢生

且說李保夫婦將屈申謀害李氏將錢數子抽出伸手一封一封的拘出攙燈進屋將炕面揭開藏於裡面二人出來李保便問屍首可怎麼樣呢婦人道趁此夜靜無人背至北上坡拋於朗後又有誰人知曉李保無奈叫婦人仍然上炕將屈首扶起李保背上纔待起身不想屈申的身體甚重逕李保俱各栽倒復又站起來盡力的背婦人悄

悄的開門左右看了看說道趁此無人快背着走罷李保背定竟奔北上坡而來剛纔走了不遠忽見那邊有個黑影兒一幌李保覺得眼前金花亂迸寒毛皆乍身體一閃將死屍掷於地上他便不顧性命的往南上坡跑來只聽婦人道在這裡呢你往那裡跑李保喘吁吁的道把我嚇糊塗了剛然到北上坡不遠誰知那邊有個人因此將屍首掷于地上就跑回來了不想跑過去了婦人道這是你疑心生暗鬼你忘了北上坡那棵小柳樹兒了你必是拿他當作人了李保方纔省悟連忙道快關門罷婦人道且別關還沒有完事呢李保問道還有甚麼事婦人道那頭顱怎麼樣留在家中豈不是個禍胎麼李保道是呀俠

你怎麽撩婦人道你連這麽個主意也沒有把他轟出去就完了李保道豈不可惜了的婦人道你發了這麽些財還捨不得這個騷李保聞聽連忙到了院裡將偏驅解開拉着往外就走驅子到了門前再不肯走好狠婦人提起門閂照着驅子的後髁就是一下驅子負痛往外一竄李保順手一撒婦人又將門閂從後面一戳那驅子便跑下坡去了惡夫婦進門這纔將門關好李保總是心跳不止倒是婦人坦然自得並教給李保明日依然照舊只管井邊汲水僞若北上坡有人看見死屍你只管前去看看省得叫別人生疑心候事情安靜之後咱們再慢慢受用你說這件事情作的乾淨不乾淨嚴密不嚴密婦人一片話說

的李保也壯起膽來說着話不覺的雞已三唱天光發曉路上已有行人有一人着見北上坡有一死屍首便慢慢的積聚多人就有好事的給地方送信地方聽見本段有了死屍連忙跑來見脖項有繩子一条却是極緊的並未瑱扣地方看了道原來是被勒死的衆位鄉親大家照看些好歹別叫野牲口嚼了我找我們夥計去叫他看着我好報縣地方囑託了衆人他就往西去了剛然走了數步只聽衆人叫道苦頭兒苦頭兒回來回來活咧活咧苦頭兒回頭道別頑笑吓我是燒心的事你們這是甚麼勁兒呢還打我的糠登子衆人道真的活咧誰治你頑笑呢苦頭聽了只得回來果見屍首舉手蹬脚動彈真是蘇醒了

連忙將他扶起盤上雙腿遲了半晌只聽得嗳喲一聲氣息甚是微弱苦頭在對面蹲下便問道朋友你甦醒甦醒有甚麼話只管對我說只見屈申微睜二目看了看苦頭見又賬了聽衆人便道叫你等是甚麼人為何與奴家對面交談是何道理還不與我退後些說罷將袖子把面一遮聲音極其嬌嗽衆人看了不覺笑將起來說道好個奴家好個奴家苦頭兒忙攔道衆位鄉親別笑這是他剛然甦醒神不守舍之故衆位壓靜待我細細的問他衆人方把笑聲止住苦頭兒道朋友你被何人謀害是誰將你勒死的只管對我說只見屈申羞羞慚慚的道奴家是自己懸梁自盡的並不是被人勒死的衆人聽了亂說道這朋

是被人勒死的如何說是弔死的既是弔死怎麽能設項
帶繩子躺在這裡呢苦頭兒道衆位不要多言待我問他
便道朋友你爲甚麽事上弔呢只聽屈申道奴家與丈夫
見子探望母親不想遇見甚麽威烈侯將奴家搶去藏閉
在後樓之上欲行苟且奴假意應允支開了了鬟自盡而
死苦頭兒聽了向衆人道衆位聽見了便伸個大拇指頭
來其中又有這個主兒這個事情怪呀看他的外面與他
所說的話有點底臉兒不對呀正在詫異忽然腦後有人
打了一下子苦頭兒將手一摸喲道這是誰呀回頭一
看見是個漢子拿着一隻鞋在那裡趕打衆人苦頭兒埋
怨道大清早起一個倒趾閒不清又挨了一鞋底子好生

的晦氣忽見屈甫說道那拿鞋打人的便是我的丈夫求
衆位爺們將他攏住衆人道好朋友這個腦袋攆兒你還
有丈夫呢正在說笑忽見有兩個人扭結在一處一同拉
着花驢高聲亂喊地方地方我們是要打定官司了苦頭
發恨道真他媽的我是甚麽時氣兒一宗不了又一宗只
得上前說道二位慢手有話慢慢的說你道這二人是誰
一個是屈良一個是白雄只因白雄昨日回家一日黎明
又到萬全山出東山口各處找尋范爺忽見小榆樹上拴
着一頭醬色花驢白雄以爲是他姐夫的驢子只因金哥
沒說是黑驢他也沒問是甚麽毛片有了驢子便可找人
因此解了驢子牽着正走恰恰的遇見屈良屈良因哥哥

一夜未回又有四百兩銀子在不放心因此等城門一開急急的趕來要到船廠前問不想遇見白雄拉着花驢正是他哥哥屈申騎坐的他便上前一把拽住道你把我們的驢拉着到那裡去我哥哥呢我們的銀子呢白雄聞聽將眼一瞪道這是我親戚的驢子我還問你要我的姐夫姐姐呢彼此扭結不放是要找地方打官司呢恰好巧過地方他只得上前說道三位爺手有話慢慢的說不料屈頁他一眼瞧見他哥哥席地而坐便嚷道好了好了這不是我哥哥麼將手一縣連忙過來說道我哥哥你怎的在此呢脖子上怎的又拴着繩子呢忽聽屈申道嗟你是甚等樣人竟敢如此無禮還不與我退後屈頁聽他哥竟是

婦人音聲也不是山西口氣不覺納悶道你這是怎的了呢咱們山西人是好朋友你這個光景以後怎的見人呢忽見屈申向着白雄道你不是我兄弟白雄歷嘆兩兄弟呀你看姐姐好不苦也到把個白雄驚了一怔忽然又聽衆人說道快閃開快閃開那瘋漢又回來了白雄一看正是前日山內遇見之人又聽見屈申高聲說道兄弟那邊是你姐夫范仲禹快些將他攏住白雄到了此時也就顧不得了將花驢偏韁遞給地方他便上前將瘋漢揪了個結實大家也就相幫把攏住苦頭兒便道這個事情我可鬧不清你們二位也不必分爭只好將你們一齊送到縣裡你們那裡說去罷剛說至此只見那邊來人苦頭兒便

道快來罷我的太爺你還慢慢的蹭呢只聽那人道我纔
聽見說趕着就跑了來咧苦頭道牌頭你快快的我兩輛
車來那個是被人謀害的不能走這個是個瘋子還有他
們兩個俱是事中人快快去罷老牌頭聽了連忙轉去不
多時果然找了兩輛車來便叫屈申上車屈申偏叫白雄
攙扶白雄却又不肯還是大家說着白雄無奈只得將屈
申攙起見他兩隻大脚了兒仿彿是小小金蓮一般扭扭
捏捏一步挪不了四指兒的行走招的衆人大笑屈原在
旁看着實在臉上磨不開惟有嗐聲歎氣而已屈申上了
車屈原要與哥哥同車反被屈申叱下車來却叫白雄坐
上屈原只得與瘋漢同車又被瘋漢腦後打了一鞋底子

打下車來及至要騎花驢地方又不讓說此驢不定是你的不是你的還是我騎着爲是屈哀無可奈何只得跟着車在地下跑竟奔祥符縣而來正走中間忽然來了個黑驢花驢一見就追地方在驢上緊勒扯手那裡勒得住幸虧屈哀步行連忙上前將嚼子撅住道你不知道這個驢子的毛病兒他慣鬧騷兒見驢就追說着話兒後面有一黑矮之人做着衣襟跟着一個仗當緊跟那驢往前去了你道此人是誰原來是四爺趙虎只因包公爲新科狀元遺失八朝奏明天子即着開封府訪查剛然下朝只聽前面人聲暗耳包公便腳踩轎底立刻打杵問前面爲何喧嚷包興等俱各下馬連忙跑去問明原來有個黑驢鞍轡

俱全並無人騎着竟奔大轎而來板棍擊打不開包公聽罷暗暗道莫非此驢有些冤枉庶吩咐不必攔阻看他如何兩旁執事左右一分只見黑驢奔至轎前可就作怪他將兩隻前蹄一屈望着轎將頭點了三點衆人道怪包公看的明白便道那黑驢你果有冤枉你可頭南尾北本閣便派人跟你前去包公剛然說完那驢便站起轉過身來果然頭南尾北包公心下明白即喚了聲來誰知道趙虎早已欠着腳兒靜聽估量着相爺必要叫人剛聽個來字他便趕至轎前包公即吩咐跟隨此驢前去查看有何情形異處稟我知道趙爺奉命下來那驢便在前引路愣爺緊緊跟隨剛然出了城趙爺已跑的吁吁帶喘只得找塊

石頭坐在上面歇息只見自己的伴當從後面追來滿頭是汗喘着說道四爺要巴結差使也打算打算兩條腿跟着四條腿跑如何趕的上呢黑驢呢趙爺說他在前面跑我在後面追不知他往那裡去了伴當道這是甚麼差使呢沒有騾子如何交差呢正說着只見那黑驢又跑回來了四爺便向黑驢道呀呀呀你與有冤仇你須慢着些兒走我老趙方能趕的上不然我騎你幾步再走幾步如何那黑驢果然抵耳撗蹄的不動四爺便將他騎上走了幾里不知不覺就到萬全山的裙襠坡那驢一直奔了北上坡去了四爺走熱了敞開衣襟跟定黑驢亦到萬全山見是廟的後墻黑驢站着不動此時伴當已來到了四面觀

望並無形跡可疑之處主僕二人心中納悶忽聽見廟墻之內喊叫救人四爺聽見便叫伴跨頂伏着身子四爺登定肩頭伴當將身往上長四爺把住墻頭將身一縱上了墻頭往裡一看只見有一口薄木棺材棺蓋倒在一傍那邊有一個美貌婦人按着老道廝打四爺不管高低便跳下去趕至跟前問道你等男女授受不親如何混纏廝打只聽婦人說道樂子被人謀害圖了我的四百兩銀子不知怎的樂子就跑到這棺材裡頭來了誰知老道他來打開棺材蓋不知他安着甚麼心我不打他怎的呢趙虎道既如此你且放他起來待我問他那婦人一聽手站在一傍老道爬起向趙爺道此廟乃是威烈侯的家廟昨日拾

了一口棺材來說是主管葛壽之母病故叫我即刻埋葬只因目下禁止暫且停手後院今日早起忽聽棺內亂響是小道連忙將棺蓋撬開誰知這婦人出來就將我一頓好打不知是何原故趙虎聽老道之言又見那婦人雖是女形却是像男子的口氣而且又是山西口音說的都是圖財害命之言四爺聽了不甚明白心中有些不耐煩便道俺老趙不管你們這些閒事我是奉包老爺差遣前來尋踪覓跡你們只好隨我到開府封說去說罷便將老道束腰絲縧解下就將老道拴上拉着就走叫那婦人後面跟隨繞到廟的前門拔去插閂開了山門此時伴當已然到驢來到不知出得廟門有何事體且聽下回分解

俠義傳

二十六回　聽音察理賞還立判　驗貌辨色男女不分

且說四爺趙虎出了廟門便將老道交與伴當自己接過驢來忽聽後面婦人說道那南上坡站立那人彷彿是昔我之人緊行數步口中說道何常不是他一直跑至南上坡在井邊揪住那人嚷道好李保你吓你將樂子勒死你把我的四百兩銀子藏在那裡樂子是負財不要命的你趁早兒還我就完了只聽那人說道你這婦人好生無理我與你素不相識誰又拿了你的銀子咧婦人更發急道你這個忘八日的圖財害命你還合樂子開樂個脫兒呢趙爺聽了不容分說便叫從人將拴老道的繩繩那一頭兒

也把李保兒拴上帶着就走竟奔開封府而來此時祥符縣因有狀元范仲禹他不敢質訊親將此案的人証解到開封府略將大概情形回稟了包公包公立刻升堂先叫將范仲禹帶上堂來差役左右護持只見范生到了公堂嚷道好狗頭們哼你們打得老爺好你們殺得老爺好說罷拿着鞋就要打人却是作公人手快冷不防將他的朱履奪了過來范仲禹便胡言亂語說將起來公孫生薄在旁看出他是氣迷瘋癡之症便回了包公必須用藥調理於他包公點頭應允叫差役押送至公孫先生那裡去了包公又叫帶上白雄來白雄朝上跪倒包公問道你是甚麼人作何生理白雄稟道小人白雄在萬全山西南八賢

村居住打獵爲生那日從虎口內救下小兒細問姓名家鄉住處總知是自己的外甥因此細細盤問說我姐夫乘驢而來故此尋至東山口外見小楡樹上拴着一花驢小人以爲是我姐夫騎來的不料路上遇見個山西人說此驢是他的還合小人要他哥哥並銀子因此我二人去找地方却見衆人圍着一人這山西人一見說是他哥哥向前相認誰知他哥哥却是婦人的聲音不認他爲兄弟反將小人說是他的兄弟求老爺與小人作主包公問道你姐夫叫甚麽名字白雄道小人姐夫叫范仲禹乃湖廣武昌府江夏縣人氏包公聽罷正與新科狀元籍貫相同點了點頭叫他且自下去帶屈良上來屈良跪下稟道小人

叫作屈良哥哥叫屈申在鼓樓大街開一座興隆木廠只
因我哥哥帶了四百兩銀子上萬全山南批木料去了一
夜沒有回來是小人不放心等城門趕到萬全山東山口
外只見有個人拉着我哥哥的花驢小人同他要驢他不
但不給驢還合小人要他的甚麼姐夫因此我二人去找
地方却見我哥哥坐在地下不知他怎的改了形景不認
小人是他兄弟反叫姓白的爲兄弟求老爺與我們明斷
明斷包公問道你認明花驢是你的麼屈良道怎的不認
得呢這個驢子有毛病兒他最愛聞騷兒包公叫他也暫
且下去叫把屈申帶上來左右便道帶屈申帶屈申只見
屈鬍子他却不動差役只得近前說道大人叫你上堂呢

只見他踉踉蹌蹌扭扭捏捏走上堂來臨跪時先用手扶地仿彿嬝娜的了不得兩邊衙役看此光景由不得要笑又不敢笑只聽包公問道你被何人謀害訴上來只見屈申稟道小婦人白玉蓮夫主范中禹上京科考小婦人同定丈夫來京順便探親就于場後帶領孩兒金哥前往禹全山尋問我母親住處我丈夫便進山訪問去了我母子在青石之上等候忽然來了一隻猛虎將孩兒叼去小婦人正在昏迷之際只見一羣人內有一官長連忙說搶便將小婦人拉拽上馬到他家內閉于樓中是小婦人投環自盡恍惚之間覺得涼風透體睜眼看時見圍繞多人小婦人改變了這般模樣包公看他形景聽他言語心中納

問便將屈良叫上堂來問道你可認得他麽屈良道是小人的哥哥又問屈申道你可認得他麽屈申道小婦人並不認得他是甚麽人包公叫屈良下去又將白雄叫上堂來問道你可認得此人麽白雄回道小人並不認得忽聽屈申道我是你嫡親姐姐你如何不認得豈有此理白雄惟有發怔而已包公便知是狸鋪附了體了只是如何辦理呢只得將他們俱各帶下去只見悞爺趙虎上堂便將跟了黑驢查看情形述說了一遍所有一千人犯俱各帶到包公便叫將道士帶上來道士上堂跪倒稟道小道乃是給威烈侯看家廟的姓業名普修只因昨日侯爺府中抬了口薄皮材來說是主管葛壽的母親病故叫小道即

刻埋葬小道因目下禁土故叫他們將此棺放在後院裡包公聽了道你這狗頭滿口胡說此時是甚麼節氣竟敢妄言禁土左右掌嘴小道士忙了道老爺不必動怒小道實說實說因聽見是主管的母親料他棺內必有首飾衣服小道一時貪財心勝故謊言禁土以為撬開棺蓋得些東西不料剛將棺材起開那婦人他就活了把小道按住一頓好打他却是一口的山西話並且力量很大小道又是怕又是急無奈喊叫救人便見有人從墻外跳進來就把小道拴了來了包公便叫他畫了招立刻出籤拿葛壽到案道士帶下去叫帶婦人左右一疊連聲道帶婦人帶婦人那婦人却動也不動還是差役上前說道那婦人老

爺叫你上堂呢只聽婦人道樂子是好朋友誰是婦人你不要頑笑呀差役道你如今現在是個婦人誰和你頑笑呢你且上堂說去婦人聽了便大父母兒走上堂來咕咚一聲跪倒包公道那婦人你有何冤枉訴上來婦人道我不是婦人我名叫屈申只因帶着四百兩銀子到萬全山北水頭去不想買賣不成回來晚咧在道兒上見個沒主兒的黑騾又是四個牙兒因此我就把我的花騾拴在小柳樹兒上我就騎了黑騾以為是個便宜誰知到起大風來了天又晚了就在南坡上一個人家尋休兒這個人名叫李保兒他將我灌醉了就把我勒死了正在緩不過氣兒來之時忽見天光一亮却是一個道士搖着棺蓋我

也不知怎麼跑到棺材裡面去了我又不見了四百兩銀子因此我纔把老道打了不想剛出廟門却見南坡上有個汲水的就是害我的李保兒我便將他揪住一同拴了來了我們山西人千鄉百里不非容易命却不要了是要定了我的四百兩銀子咧弄的我這個樣兒這是怎麼說呢包公聽了叫把白雄帶上來道你可認的這個婦人麼白雄一見不覺失聲道你不是我姐姐玉蓮麼剛要向前辨認只聽婦人道誰是你姐姐樂子是好朋友哇白雄聽了反倒唬了一跳包公叫他下去把屈良叫上來問婦人道你可認得他麼此話尚未說完只聽婦人說道噯喲我的兄弟呀你哥哥被人害了千萬想着咱們的銀子要緊

個良道這是咱的了我多贊有這樣兒的哥哥呢包公吩咐一齊帶下去心中早已明白是男女二魂錯附了體了必無疑矣又叫帶李保上堂來包公一見正是逃走的惡奴已往不究舉問他爲何圖財害命李保到了此時看見相爺的威嚴又見身後包興李才俱是七品郎官的服色自已悔恨無地惟求速死也不准辭他便從實招認包公叫他畫了招即差人前去起贓並帶李氏前來剛然去後差人稟道葛壽拿到包公立刻吩咐帶上堂來問道昨日抬到你家主的家廟內那一口棺材死的是甚麼人葛壽一聞此言登時驚慌失色道是小人的母親包公道你在侯爺府中當主管自然是多年可靠之人既是你母親爲

何用薄皮材盛殮你即或不能亦當求求家主賞賜竟自忍心如此了草完事你也太不孝了來有拉下去先打四十大板兩旁一聲答應將葛壽重責四十打的滿地亂滾包公又問道你今年多大歲數了葛壽道今年三十六歲包公又問道你母親多大年紀了一句話問的他張口結舌半天說道小人不記得了包公怒道滿口胡說天下那有人子不記得母親歲數的道理可見你心中無母是個忤逆之子來有拉下去再打四十大板葛壽聽了忙道相爺不必動怒小人實說實說包公道講左右公人催促快講快講惡奴到了此時無可如何只得說道回老爺相爺那個死人小人却不認得只因前日我們侯爺打圍

回來在萬全山看見一個婦人在那裡啼哭頗有姿色旁邊有個親信之人他叫刁三就在侯爺跟前獻勤說了幾句言語便將那婦人搶到家中閉于樓上派了兩個婦勤慰于他不想後來有個姓范的找他的妻子也是刁三與侯爺定計將姓范的請到書房好好看待又應許給他找尋妻子包公便問道這刁三現在何處葛壽道就是那天夜裡死的包公道想是你與他有仇將他謀害了來有拉下去打葛壽着忙道小人不曾害他是他自已死的包公道他如何自已死的呢葛壽道小人索性說了罷因刁三與我們侯爺定計將姓范的留在書房到三更時分刁三手持利刃前往書房殺姓范的去等到五更未回我們侯

爺又派人去查看不料刁三自不小心被門檻子絆了一跤手中刀正中咽喉穿透而死我們侯爺便另着家丁回來到書房說姓范的無故謀殺家人一頓亂棍就把他打死了又用一個舊箱子將屍首裝好趁着天未亮就抬出去拋于山中了包公道這婦人如何又死了呢葛壽道這婦人被僕婦了鬟勸慰的却應了誰知他是假的眼睜不見他就上了吊咧我們侯爺一想未能如意枉自害了三條性命因用棺木盛好女屍假說是小人之母抬往家廟理葬這是已往從前之事小人不敢撒謊包公便叫他畫了招所有人犯俱各寄監惟白氏女身男魂屈申男身女魂只得在女牢分監不准褻瀆相戲又派王朝馬漢前

去帶領差役捉拿葛登雲務於明日當堂鞫審分派已畢
退了堂大家也就陸續散去此時惟有地方苦頭兒最苦
自天亮時整整兒鬧了一天不但挨餓他又看着兩頭驢
誰也不理他此時有人來他便搭訕着給人道辛苦問相
爺退了堂了沒有那人應道退了堂了他剛要提那驢子
那人便走了一連問了多少人誰也不理他只急的抓耳
撓腮嗐聲嘆氣好容易等着跟四爺的人出來他便上前
央求跟四爺的人見他可憐纔叫他拉了驢到馬號裡去
偏偏的花驢又有毛病兒不走還是跟四爺的人幫着他
拉到號中昰了管號的交代明白就在號裡喂養方叫地
方回去叫他明兒早早來聽着地方千恩萬謝而去且說

包公退堂用了飯便在書房思相此案明知是陰錯陽差却想不出如何辦理的法子來包興民相爺雙目紫盛二目頻翻竟自出神口中喃噥嘟噥說道陰錯陽差這怎麽辦呢包興不由的跪下道此事據小人想來非到陰陽寶殿查去不可包公問道這陰陽寶殿在於何處包興道在陰司地府包公聞聽不由的大怒斷喝一聲蛙好狗才為何滿口胡說未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二十七回　仙枕示夢古鏡還魂　仲禹拗元熊飛祭祖

且說包公聽見包興說在陰司地府便厲聲道你這狗才竟敢胡說包興道小人如何敢胡說只因小人去過纔知道的包公問道你幾時去過包興便將白家堡為遊仙枕

害了他表弟李克明後來將此枕當堂呈繳因相爺在三星鎮歇馬小人就偷試此枕到了陰陽寶殿說小人自元星主之名被神趕了回來的話說了一遍包公聽了星主二字便想起當初審烏盆後來又在玉宸宮審鬼冤魂皆稱我爲星主如此看來竟有些意思便問此枕現在何處包興道小人收藏連忙退出不多時將此枕捧來包公見封固甚嚴便叫打開我看包興打開雙手捧至面前包公細看了一回仿彿一塊朽木上面有蝌蚪文字却也不甚分明包公看了也不說用也不說不用只於點了點頭包興早已心領神會捧了仙枕來到裡面屋內將帳鉤挂起把仙枕安放周正回身出來又遞了一杯茶包公坐了多

一時便立起身來包興連忙執燈引至屋內包公見帳鉤挂起遊仙枕已安放周正暗暗合了心意便上牀和衣而臥包興放下帳子將燈移出寂寂無聲在外伺候包公雖然安歇無奈心中有事再也睡不着不由翻身向裡頭側着枕只覺自己在丹墀之上見下面有一青衣牽着一匹黑馬鞍轡俱是黑的忽聽青衣說道請星主上馬包公便上了馬一抖絲韁誰知此馬迅速如飛耳內只聽風響又見所過之地俱是昏昏慘慘雖然黑暗熊的却又真切只見前面有座城池雙門緊閉那馬竟奔城門而來包公心內着急說是不好必要碰上一轉瞬間城門已過進了個極大的衙門到了丹墀那馬便不動了只見有兩個紅黑削

官迎出來說道是主升堂包公便下了馬步上丹墀見大堂之上有匾大書陰陽寶殿四字又見公位桌椅等項俱是黑的包公不暇細看便入公座只聽紅判道是主必是爲陰鎰陽差之事而來便遞過一本冊子包公打開看時上面却無一字纔待要問只見黑判官將冊子拿起翻上數篇便放在公案之上包公仔細看時只見上面寫着公公正正八句粗話起首云原是丑與寅用了卯與辰土司多悞事因此鎰還魂若要明此事井中古鏡存臨時滴血照磕破中指痕當下包公看了並無別的字跡剛然要問兩判拿了冊子而去那黑馬也沒有了包公一急忽然驚醒叫人包與連忙移燈近前包公問道甚麼時候了包與

回道方交三鼓包公道取杯茶來忽見李才進來稟道公孫主薄求見包公便下了牀包興打簾來至外面只見公孫策參見道范生之病晚生已將他醫好包公聽了大悅道先生用何方醫治好的公孫回道用五木湯包公道何爲五木湯公孫道用桑榆桃槐棹五木熬湯放在浴盆之內將他搭在盆上趁熱熏洗然後用被蓋嚴上露着面目通身見汗爲度他的積痰瘀血化開心內便覺明白現在惟有軟弱而已包公聽了讚道先生真妙手奇方也即煩先生好好將他調理便了公孫領命退出包興遞上茶來包公便叫他進內取那面古鏡又叫李才傳外班在二堂伺候包興將鏡取來包公升了二堂立刻將屈申并白氏

帶至二堂此時包興已將照膽鏡懸挂起來包公叫他二人分男左女右將中指磕破把血滴在鏡上叫他們自己來照屈申聽了咬破右手中指以為不是自己指頭也不心疼將血滴在鏡上白氏到了此時也無可如何只得將左手中指咬破些須把血也滴在鏡上只見血到鏡面滴溜溜亂轉將雲髻俱各趕開霎時光芒四射照的二堂之上人人二目難睜各各心膽俱冷包公吩咐男女二人對鏡細看二人及至看時一個是上弔一個是被勒正是那一氣堵咽喉萬箭攢心之時那一番的難受不覺氣悶神昏登時一齊跌倒但見寶鏡光芒漸收旋人打了個冷戰那仍是古鏡一面包公吩咐將古鏡遊仙枕並古今盆俱各

交包與好好收藏再看他二人時屈申動手動脚的猛然把眼一睜說道好李保吓你把藥子勒死到是小事偷我四百兩銀子到是大事我合你要定咧說着話他便自己上下瞧了瞧想了多時忽把自己下巴一摸歡喜道哈是咧是咧這可是我咧便向上叩頭求大人與我判判銀子是四百兩呢不是頑的咧此時白氏已然甦醒過來便覺羞容慘慘包公吩咐將屈申交與外班房將白氏交內差房婆子好生看待包公退堂歇息至次日清晨起來先叫包興問問公孫先生范生可以行動麼去不多時公孫便帶領范生慢慢而來到了書房向前參見叩謝大人再造之恩包公連忙攔阻道不可不可看他形容雖然憔悴却

不是先前瘋顛之狀包公大喜吩咐看坐公採策與范生俱告了坐畢述梗槩又告訴他妻子無恙只管放心調養叫他無事時府場內文字抄錄出來待本閣具本題奏保你不失狀元就是了范生聽了更加歡喜深深的謝了包公又囑咐公孫好好將他調理二人辭了包公出外面去了只見王朝馬漢進來稟道萬登雲今已拿到包公立刻升堂訊問萬登雲仗着勢力人情自已久是侯爺就是滿招了諒包公也無可如何他便氣昂昂的一一招認毫無推辭包公叫他畫了招相爺登時把黑臉沉下來好不怕人說一聲請御刑漱作了王馬張趙早已請示明白了請到御刑科去龍衮却是虎頭鍘此鍘乃祖父用想不到念

葛登雲開了張了此時葛賊已經面如土色後悔不來竟死於劍下又換狗頭劍將李保劍了葛壽定了斬監候李保之妻李氏定了絞監候業道士盜屍發往陝西延安府充軍屈申屈良當堂將銀領去因屈申貪便宜換驢即將他的花驢入官黑驢伸冤有功奉官喂養范生回定白氏玉蓮當堂叩謝了包公問白雄一齊到八寶村居住養息身體再行聽旨至于范生與兄子相會白氏與母親見面自有一番悲痛歡喜不必細表且說包公完結此案次日即具摺奏明威烈候葛登雲作惡多端已請御刑處死並吉明新科狀元范仲禹因場後採親道此冤枉現今病未痊愈懇恩展限十日着一觔金殿傳臚恩賜瓊林筵宴仁

宗天子看了摺子甚是歡喜深嘉包公秉正除奸俱各批了依議又有個夾片乃是御前四品帶刀護衛展昭因回籍祭祖告假兩個月聖上亦准了他的假凡是包公所奏的聖上無有不依從眞是君正臣良太平景象且說南俠展爺飢已告下假來他便要起身公孫策等給他餞行又留住幾日纔束裝就出了城門到了幽僻之處依然改作武生打扮直奔常州府武進縣過杰村而來到了門前剛然聽戶聽得老僕在內說道我這門從無人敲打的我又不欠人家帳目我又不與人通來往是誰這等敲門呢又到將門開放見了展爺他又道原來大官人回來了一去就不想回來也不管家中事體如何只管叫老奴經理將

來老奴要來不及了那可怎麼樣呢嗳喲又添了淒慘了又是跟人又是兩匹馬要買去也得一百五六十兩銀子見連人帶牲口這一天也耗費好些呢嗟嘮叨叨聒絮不休南俠也不理也一來念他是世僕老奴二來愛他忠人持家三來他說的句句皆是好話又難以駁他只得拿話合他說道房門可曾開着麼老僕道自官人去後又無人來開着門預備誰呢老奴怕的丟了東西莫若把他鎖上老奴也好放心如今官人回來了說不得書房又要開了又向伴當道你年輕腿腳靈便隨我進去取出鑰匙省得我奔奔波波向說着話往裡面去了伴當隨進取出鑰匙開了書房只見灰塵滿案積土多厚伴當連忙打掃安放

行囊展爺剛然坐下又見展忠端了一碗熬茶來展爺吩咐件當接過來口內說道你也歇歇去罷原是怕他說話的意思誰知展忠說道老奴不乏又說道官人也該務些正事了每日在外閑遊又無日期歸來耽悞了多少事體前月開封府包大人那裡打發人來請官人又是禮物又是聘金老奴答言官人不在家不肯收禮那人那裡肯依他將禮物放下他就走了還有書子一封說罷從懷中掏出遞過去道官人看看作何主意俗語說的好無功受祿寢食不安也該留志往上巴結纔是南俠也不答言接過書來拆開看了一遍道你如今放心罷我已然在開封府作了四品的武職官了展忠道官人又來說謊了做官如

何還是這等服色呢展爺聞聽道你不信看我包秋內的衣服就知道了我告訴你說只因我得了官如今特特的告假回家祭祖明日預備祭礼到墳前一拜此時件當已將包秋打開展忠看了果有四品武職服色不覺歡喜非常笑嘻嘻道大官人眞個作了官了待老奴與官人叩喜頭展爺連忙攙住道你乃是有年紀之人不要多礼展忠道官人既然作了官總以接續香烟爲重從此要早畢婚姻成立家業要緊南俠趁機道我也是如此想前在杭州有個朋友曾題過門親事過了明日後日我還要往杭以前去聯姻呢展忠聽了道如此甚好老奴且備辦祭礼去他就歡天喜地去了到了次日便有多少鄉親鄰里前來

賀喜幫忙往墳上搬運祭礼及至展爺摸了四品服色腰了高頭大馬到墳前便見男女老少俱是看熱鬧的衆人展爺連忙下馬步行伴當接鞭牽馬在後隨行這些人看見展爺衣冠鮮明像貌雄壯而且知礼誰不羨慕誰不歡喜你道如何有許多人呢只因昨日展忠辦祭礼去祭的他在路途上逢人便說遇人便講說我們官人作了皇家四品帶刀的御前護衛了如今告假回家祭祖因此一傳十十傳百所以聚集多人且說展爺到了墳上展拜已畢又把細週圍看視了一番見墳塚樹木俱各收什齊整益信老僕的忠義特家留戀多時方轉身乘馬回去便吩咐伴當幫着展忠張羅這些幫忙鄉親展爺回家後又出來

與衆人道之一個個張口結舌竟有想不出說甚麽話來的也有見過世面的展老爺長展老爺短尊敬個不了展爺在家一天倒覺的分心勞神定於次日起身上杭州叫牛當收十行李到第二日將馬扣備停當又囑託了義僕一番出門上馬竟奔杭州而來未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二十八回　許約期湖亭欣慨助　探底細酒肆巧相逢

且說展爺他那裡是爲聯姻皆因遊過西湖一次他時刻在念不能去懷因此謊言特爲賞玩西湖的景致這也是他性之所愛一日來至杭州離西湖不遠將從者馬匹寄在五柳居他便慢慢步行至斷橋亭上徘徊瞻眺眞令人心曠神怡正在暢快之際忽見那邊堤岸上有一老者將

衣摟起把頭一蒙縱身跳入水內展爺見了不覺失聲道
噯喲不好了有人投了水了自己又不會水急的他在亭
子上搓手跺腳無法可施猛然見有一隻小小漁舟猶如
箭箭一般飛也似趕來到了老兒落水之處見個少年漁
郎把身躥向水中一順仿佛把水刨開的一般雖有聲息
却不咕咚展爺看了便知此人水勢精通不由的凝眸注
視不多時見少年漁郎將老者托起身子浮於水面蕩悠
悠竟奔岸而來展爺滿心歡喜下了亭子繞在那邊堤岸
之上見少年漁郎將老者兩足高高提起頭向下空出多
少水來展爺且不看老者性命如何他細細端詳漁郎見
他年紀不過二旬光景英華滿面氣度不凡心中暗暗稱

漁又見少年漁郎將老者扶起盤上雙膝在對面慢慢喚道老丈醒來老丈醒來此時展爺方看老者見他白髮蒼鬚形容枯瘦半日方享了一聲又吐了好些清水陰喲了一聲纔醒過來微微把眼一睜道你這好人生生多事為何將我救活我是活不得的人了此時已聚集許多看熱鬧之人聽老者之言俱各道這老頭子竟如此無礼人家把他救活了他倒抱怨只見漁郎兒並不動氣反笑嘻嘻的道老丈不要如此螻蟻尚且貪生何況是人呢有甚麼委曲何不對小可說明僕若眞不可活不妨我再把你送下水去傍人聽了俱悄悄道只怕難罷你既將他救活誰又眼睜睜的瞧着容你把他又淹死呢只聽老者道小老

兒姓周名增原在中天竺開了一座茶樓只因三年前冬天大雪忽然我舖子門口卧倒一人是我慈心一動叫夥計們將他抬至屋中煖被蓋好又與他熬薑湯一碗他便甦醒過來自言姓鄭名新父母俱亡又無兄弟因家業破落前來投親偏又不遇一來肚內無食遭此大雪故此卧倒老漢見他說的可憐便將他留在舖中慢慢的將養好了誰知他又會寫又會算在櫃上幫着我辦理頗頗的殷勤也是老漢一時錯了主意老漢有個女兒就將他招贅爲婿料理買賣頗好不料去年我女兒死了又續娶了主家姑娘就不像先前光景也還罷了後來因爲收什門面鄭新便向我說女婿有半子之勞惟恐將來別人不服何

不將周家改個鄭字將來也免得人家說賴老漢一想也可以使得就將周家茶樓改爲鄭家茶樓誰知自改了字號之後他們便不把我看在眼內了一來二去言語中漸露出說老漢白吃他們了他們倒得養活我了是我賴他們了一聞此言便與他分爭無奈他夫妻二人口出不遜就以周家賣給鄭家爲題說老漢訛了他了因此老漢氣忿不過在本處仁和縣將他告了一狀他又在縣內打點通了反將小老兒打了二十大板逐出境外漁哥你想似此還有個活頭兒麼不如死了在陰司把他再告下來出出這口氣漁郎聽罷笑了道老丈你錯打了算盤了一個人既斷了氣可還能出出氣呢再者他有錢使的鬼推

磨難道他陰司就不會打麼依我倒有個主意莫若活着合他賭氣你說好不好周老道怎麼合他賭氣呢漁郎說再開個周家茶樓氣氣他豈不好麼周老者聞聽把眼一瞪道你還是把我推下水去老漢衣不遮體食不充饑如何還能設開茶樓呢你還是讓我死了好漁郎笑道老丈不要着急我問你老要開這茶樓可要用多少銀兩呢周老道縱省儉也要耗費三百多銀子漁郎道這不打緊多了不能這三四百銀子小可還可以巴結的來無爺見漁郎說了此話不由心中暗暗點頭道看這漁郎好大口氣竟能如此仗義疏財真正難得連忙上前對老丈道周老丈你不要狐疑如今漁哥既說此話決不食言你若不信

在下情愿作保如何只見那漁郎將展爺上下打諒了一番便道老丈你可曾聽見了這位公子爺說也不是謊言的咱們就定于明日午時千萬千萬在那邊斷橋亭子上等我斷斷不可過了午時說話之間又從腰內掏出五兩一錠銀子來托於掌上道老丈這是銀子一錠你先拿去做爲衣食之資你身上衣服皆濕難以行走我那邊船上有乾淨衣服你且換下來待等明日午刻見了銀兩再將衣服對換豈不是好周老兒連連稱謝不盡那漁郎回身一點手將小船喚至岸邊便取衣服叫周老換了把濕衣服拋在船上一拱手道老丈請了千萬明日午時不可錯過將身一縱跳上小船蕩蕩悠悠搖向那邊去了周老攙

定五兩銀子向大衆一揖道多承衆位看顧小老兒告別了說罷也就往北去了展爺悄悄跟在後面見無人時便叫道老丈明日午時斷斷不可失信的儻那濟哥無銀時有我一面承管准准的叫你重開茶樓便了周老回身作謝道多承公子爺的錯愛明日小老兒再不敢失信的展爺道這便纔是請了急回身覓舞五柳居而來見了從人叫他速馬匹俱各回店安歇我因遇見知已邀請今日不回去了你明日午時在斷橋亭接我從人連聲答應展爺回身直往中天竺租下客寓問明鄭家樓便去踏看門戶路徑走不多路但見樓房高聳茶幌飄揚來至切近見匾額上寫一邊是興隆齋一邊是鄭家樓展爺便進了茶舖

只見櫃堂竹椅上坐着以人頭帶揹巾身穿華箑一手扶
住磕膝一手搭在櫃上又往臉上一看邦是形容瘦弱尖
嘴縮腮一對聰縫眼兩個扎煞耳朵他見展爺瞧他他便
連忙站起執手道爺上欲吃茶或請登樓又清淨又豁亮
展爺一執手道甚好甚好便手扶欄桿慢登樓梯來至樓
上一望見一溜五間樓房甚是寬廠揀個坐兒坐下茶博
士過來用代手搽抹桌面且不問茶問酒先向那邊端了
一個方盤上面蒙着紗罩打開看時却是四碟小巧茶果
四碟精緻小菜極其齊整乾淨安放已畢方問道爺是吃
茶是飲酒還是會客呢展爺道却不會客是我要吃杯茶
茶博士聞聽向那邊摘下個水牌來遞給展爺道請爺吩

附吃甚麽茶展爺接過水牌且不點茶名先問茶傅士何名博士道小人名字無非是三槐四槐若遇客官喜歡七槐八槐都使得展爺道少了不好多了不好我就叫你六槐罷博士道六槐極好是最合乎中的展爺又問道你東家姓甚麽博士道姓鄭爺沒看見門上匾額麽展爺道我聽見說此樓原是姓周爲何姓鄭呢博士道以先原是周家的後來給了鄭家了展爺道我聽見說周鄭二姓還是親戚呢博士道爺上知道底細他們是翁婿只因周家的姑娘沒了如今又續娶了展爺道續娶的可是王家的姑娘麽博士道何曾不是呢展爺道想是續娶的姑娘不好但凡好麽如何他們翁婿會在仁和縣打官司呢博士聽

室此郎不答言惟有隨着展爺而已又聽展爺道你們東家住於何處博士道就在這後面五間樓上此樓原是鈎連搭一間自當中隔開這面五間做客座那面五間做住房差不多的都知道離住房狠近承賜顧者到了樓上皆不肯胡言亂道的展爺道這原是理當謹言的但不知他家內還有何人博士暗想道此位是吃茶來咧還是私訪來咧只得答道家中並無多人惟有東家夫妻二人還有個小孩展爺道方纔進門時見櫃前竹椅兒上坐的那人就是你們東家麼博士道正是正是展爺道我看滿面紅光準要發財博士道多謝老爺吉言展爺方看水牌點了兩前茶博士接過水牌仍往在原處方待下樓去泡一壺

雨前茶來忽聽樓梯響處又上來一位武生公子衣服鮮豔相貌英華在那邊揀一座却與展爺斜對博士不敢怠慢顯機靈露熟識便上前擦抹桌子道公子爺一向總沒來想是公忙只聽那武生道我却無事此樓我是初次纔來茶博士見言語有些不相合也不言語便向那邊也端了一方盤也用紗罩兒蒙着依舊是八碟安放妥當那武生道我茶酒尚未用着你先弄這個做甚麼茶博士道這是小人一點敬意公子爺要用不用休要介懷請問公子爺是吃茶是飲酒還是會客呢那武生道且自吃杯茶我是不會客的茶博士便向那邊摘下水牌來遞將過去忽聽下邊說道雨前茶泡好了茶博士道公子爺先請看水

牌小人與那位取茶去轉身不多時擎了一壺茶一個盅子拿至展爺那邊又應酬了幾句回身又仍到武生桌前問道公子爺吃甚麼茶那武生道兩前龍茶博士便吆喝道再泡一壺兩前來剛要下樓只聽那武生喚道你這裡來茶博士連忙上前問道公子爺有甚麼吩附那武生道我這沒問你貴姓茶博士道承公子爺一問足以彀了如何就的起貴字小人好李武生道大號呢茶博士道小人豈敢稱大號呢無非是三槐四槐或七槐八槐爺們隨意呼喚便了那武生道少了不可多了也不妥莫若就叫你六槐罷茶博士道六槐就是六槐總要公子爺合心說着話他却回頭望了望展爺又聽那武生道你們東家原先

不是姓周麼爲何又改姓鄭呢茶博士聽了心中納悶道怎麼今日這二位吃茶全是問這些的呢他先望了望展爺力對武生說道本是周家的如今給了鄭家了那武生道周鄭兩家原是親戚不拘誰給誰都使得大約窺娶的這位姑娘有些不好罷茶博士道公子爺如何知道這等詳細那武生道我是測度若是好的他翁婿如何會打官司呢茶博士道這是公子爺的明鑒口中雖如此說他却望了望展爺那武生道你們東家住在那裡茶博士暗道怪事我莫若告訴他省得再問便將後面還有五間樓房並家中無有多人只有一個了鬟合盤的全說出來說完了他却望了望展爺那武生道方纔我進門時見你們東

家滿面紅光准要發財茶博士聽了此言更覺詫異只得
合糊答應搭訕着下樓取茶他却回頭狠狠的望了望展
爺未知後文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二十九回　丁兆蕙茶舖偷鄭新　展熊飛湖亭會周老

且說那邊展爺自從那武生一上樓時看去便覺熟識後
又聽他與茶博士說了許多話恰與白已問答的一一相
對細聽聲音再看面龐恰就是被周老的漁郎心中躊躇
道他既是武生爲何又是漁郎呢一壁思想一壁擎杯不
覺出神獨自默默的看着那武生忽見那武生立起向着
展爺一拱手道尊兄請了展爺連忙放下茶杯答禮道兄
台請了若不棄嫌何不屈駕這邊一敘那武生道既承雅

愛故不領教於是過來彼此一揖展爺將前首座兒讓與武生坐了自己在對面相陪此時茶博士將茶取過來見二人坐在一處方纔明白他兩個敢是一路同來的恐不得閒的話語相同呢笑嘻嘻將他一壺兩前茶一個茶杯也放在那邊那邊八碟兒外敬算他自安放了剛然放下茶壺只聽武生道六槐你將茶且放過一邊我們要上好的酒拿兩角來菜蔬不必吩咐只要應時配口的拿來就是了六槐連忙答應下樓去了那武生便問展爺道尊兄貴姓仙鄉何處展爺道小弟常州府武進縣姓展名昭字熊飛那武生道莫非新陞四品帶刀護衛欽賜御猫人稱南俠展老爺麼展爺道惶恐惶恐豈敢豈敢請問兄台貴

姓那武生道小弟松江府茉花村姓丁名兆蕙展爺鷺訝道莫非令兄名蘭人稱為雙俠丁二爺麼丁二爺道慚愧慚愧賤名何足挂齒展爺道久仰尊昆仲名震屢欲拜訪不意今日邂逅實為萬幸丁二爺道家兄時常思念吾兄原要上常州地面未得其便後來又聽得吾兄榮陞因此不敢仰攀不料今日在此幸遇實慰渴想展爺道兄台再休提那封職小弟其實不愿意似乎你我弟兄疎散慣了尋山覓水何等的瀟灑今一旦為官覊絆反覺心中不能暢快實實出於不得已也丁二爺道大丈夫生於天地之間理宜與國家出力報効吾兄何出此言莫非言與心違麼展爺道小弟從不撒謊其中若非關礙着包相爺一

番情意弟早已的挂冠遠隱了說至此茶博士將酒饌俱已擺上了二爺提壺斟酒屈爺回敬彼此略爲謙遜飲酒暢敘展爺便問丁二兄如何有漁郎裴東丁二爺笑道小弟奉母命上靈隱寺進香行至湖畔見此名山對此名泉一時技癢因此改扮了漁郎原爲遣興作耍無意中救了周老也是機緣湊巧兄台休要見笑正說之間忽見有個小童上得樓來便道小人打訴二官人必是在此果然就在此間丁二爺道你來作甚麼小童道方纔大官人打發人來請二官人早些回去現有書信一封丁二爺接過來看了道你回去告訴他說我明日即回去罷賴了一頓又道你叫他暫且等等罷展爺見他有事連忙道吾兄有事

何不請去難道以小弟當外人看待麼了二爺道其實也無甚庭事既如此暫告別請吾兄明日午刻千萬到橋亭一會展爺道謹當從命了二爺便將六槐叫過來道我們用了多少俱在櫃上算賬展爺也不謙遜當面就作謝了了二爺執手告別下樓去了展爺自己又獨酌了一會方慢慢下樓在左近處找了寓所歇至二更以後他也不用夜行衣就將衣襟拽了一拽袖子捲了一捲佩了寶劍悄悄出寓所至鄭家後樓見有墻角踴身上去縱至樓邊又一躍到了樓簷之下見牕上燈光有婦人影兒又聽杯箸聲音忽聽婦人問道你請官人如何不來呢了聲道官人與茶行兌銀兩呢兌完了也就來了又停一會婦人道你

再去看看天已三更如何還不來呢了鬟應答下樓猛又聽得樓梯亂響只聽有人吵叨道沒有銀子要銀子及至有了銀子他又說寅夜之間難拿暫且寄存明日再拿罷可惡的狠上上下下叫人費事說着話只聽咚咚叮咕咚一陣響是將銀子放在桌子上的光景展爺便瞧瞧偷看見此人果是白晝在竹椅上坐的那人又見桌上堆定八封銀子俱是西紙包妥上面影影綽綽有花押只見鄭新一壁說話一壁開那邊的假門兒口內說道我是為交易買賣銀子又叫了鬟廝來請教不知有甚麽緊要事手中却一封一封將銀收入橱子裡面仍將假門兒扣好只聽婦人道我因想起一宗事來故此請你鄭新道甚麽事婦

人道就是為那老厭物雖則逐出境外我細想來他既敢在縣裡告下你來就保不住他在別處告你或府裡或京控俱是不免的那時怎麼好呢鄭新聽了半晌歎道若論當初原受過他的大恩如今將他鬧到這步田地我也就對不過我那亡妻了說至此聲音却甚慘切展爺在牕外聽暗道這小子尚有良心忽聽有摔筷箸墩酒杯之聲再細聽時又有抽抽噎噎之音敢則是婦人哭了只聽鄭新說道娘子不要生氣我不過是那麼說婦人道你既惦着前妻就不該叫他死叫他不該又把我娶來叫鄭新道這原是因話提話人已死了我還惦記作甚麼再者他要緊你要緊呢說着話便湊過婦人那邊去央告道娘子是我

的不是你不要生氣明日再設法出脫那老厮物便了又叫了幾燙酒與你奶奶換酒一路緊央告那婦人方不哭了大凡婦人曉得三從四德不消說那便是賢德的了惟有這不賢之婦他不曉三從爲何物四德爲何事他單有三個字的訣竅是那三固字呢乃惑觸嚇也一進門時尊敬丈夫言語和氣丈夫說這個好他便說妙不可言丈夫說那個不好他便說斷不可用真是百依百隨哄的丈夫心花俱開趁着歡喜之際他便暗下針砭這就用着蠱惑了說那個不當這麼着說這個不當那麼着看丈夫的光景若是有主意的男子迎頭攔住他這惑字便用不着只好另打主意若遇無主意的男子聽了那蠱惑之言漸漸

的心地就貼服了婦人婦人便大施神威處處全以感字當先菅保叫丈夫再也逃不出這感字圈兒去此是第一訣竅算用着了將丈夫的心籠絡住了他便漸漸的放肆起來稍有不合心意之處不是撒摔就是嚷鬧故意的觸動丈夫之怒着丈夫能受不能受若剛強的男子便怒上加怒不是喝罵就是歐打見他觸字不能行他便歛聲息氣提早收起來偏有一等不做臉兒男子本是自己生氣來着忽見婦人一鬧他不但沒氣反倒笑了只落得婦人聒絮不休那男子竟會無言可對從此後再要想他不觸而不可得至於嚇又是從觸中生出來的變格文字今日也觸明日也觸觸得丈夫全然不知不覺習慣成自然了

他又從觸字之餘波改成了嚇字之機變三行鼻涕雨行淚無故的關門不語呼之不應平空的嘔託後事仿彿是臨別贈言更有一等可惡者尋刀覓剪明說大賣就猶如明火執仗的强盜相似弄的男人抓耳攢蹄束手待斃恨不得插血盟誓自朝至夕但得承一時之歡顏不亞如放赦的一般家庭之間若真如此雖則男子的乾剛不振然而婦人之能爲從此已畢矣即如鄭新之婦便是用了三絕毒已至了感觸之局中尚未用嚇字之變格且說了聲奉命温酒剛然下樓忽聽噯喲一聲轉身就跑上樓來只唬得他張口結舌驚慌失措鄭新一見便問道你是怎麼樣了了鬚喘吁吁方說道了了不得樓樓底下火火球兒

亂嚷婦人聽了便接言道這也犯的上唬的這個樣兒這別是財罷想來是那老厮物儹下的私蓄埋藏在那裡罷我們何不下去瞧瞧記明白了地方兒明日慢慢的再刨一席話說的鄭新貪心頓起忙叫了聲點燈籠他却不敢下樓取燈籠就在蠟台上見有個蠟頭兒在燈上對着手裡拿着在前引路婦人後面跟隨鄭新也隨在後同下樓來此時總外展爺滿心歡喜暗道我何不趁此時推總而入偷取他的銀兩呢剛要抽劍忽見燈光一幌却是個人影兒連忙從總牖孔中一望只樂了個事不有餘原來不是別人却是救周老兒的漁郎到了暗暗笑道敢則他也是向這裡挪借來了只是他不知放銀之處這却

如何能告訴他呢心中正自思想眼睛斜往裡留神只見了二爺也不東瞧西望他竟奔假門而來將手一按門已開放只見他一封一封往懷裡就揣屋裡在那裡揣展爺在外頭記數兒見他一連揣了九次仍然將假門兒關上展爺心中暗想銀子是八封他却揣了九次不知那一包是甚麼正自揣度忽聽樓梯一陣亂響有人抱怨道小孩子家看不真切就這們大驚小怪的正是鄭新夫婦同着了鬟上樓來了展爺在牕外不由的暗暗着急道他們將樓門堵住我這朋友他却如何脫身呢他若是持刀威嚇那就不是俠客的行爲了忽然眼前一黑再一看時屋內已將燈吹滅了展爺大喜暗暗稱妙忽聽鄭新嗳喲道怎

麼樓上燈也滅了你又把蠟頭兒撥了燈籠也忘了檢趕來這邊得下樓取火去展爺在外聽的明白暗道了二官人眞好靈機就借着滅燈他就走了眞正的爽快忽又自已笑道銀兩業已到手我還在此做甚麼難道人家偷賊我還等着拔橛兒不成將身一順早已跳下樓來復又上了墻角落在外面暗暗回到下處眞是神安夢穩已然睡去了再說鄭新叫了聲取了火來一看梯子門仿佛有人開了自已過去開了一看裡面的銀子一封也沒有了忙懷道有了賊了他妻子便問銀子失了麼鄭新道不但繞拿來的八封不見了連舊存的那一包二十兩銀子也不見了夫妻二人又下樓尋找了一番那裡有個人影兒兩

口子就只齊聲叫苦這且不言展熊飛直睡至次日紅日東升方纔起來梳洗就在客窩吃了早飯方慢慢往斷橋亭而來剛至亭上只見周老兒坐在欄桿上打盹兒呢展爺悄悄過去將他扶住了方喚道老丈醒來老丈醒來周老猛然驚醒見是展爺連忙道公子爺來了老漢久等多時了展爺道那漁哥還沒來麼周老道尚未來呢展爺暗忖道看他來時是何光景正犯想間只見丁二爺帶着僕從二人竟奔亭上而來展爺道送銀子的來了周老兒看時却不是漁郎也是一位武生公子及至來到切近細細看時誰說不是漁郎呢周老者怔了一怔方纔見禮丁二爺道展兄早來了麼真俏人也又對周老道老丈銀子已

有在此不知你可有地基麽周老道有地基就在鄭家樓有一箭之地有座書畫樓乃是小老兒相好孟先生的因他年老力衰將買賣收了臨別時就將此樓託付我了丁二爺道如此甚好可有幫手麽周老道有幫手就是我的外甥烏小乙當初原是與我照應茶樓後因鄭新改了字號就把他攆了丁二爺道既如此這茶樓是開定了這口氣也是要賭准了如今我將我的僕人留下幫着與你料理一切事體此人是極可靠的說罷叫小童將包袱打開展爺在傍細細留神不知改換的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三十回　濟弱扶傾資助周老　交友投分邀請南俠

且說丁二爺叫小童打開包袱仔細一看却不是西紙全

換了桑皮紙而且大小不同仍舊是八包丁二爺道此八包分兩不同有輕有重通共是四百二十兩展爺方明白晚間揣了九次原來是餓了二十兩來周老兒歡喜非常千恩萬謝丁二爺道若有人問你銀子從何而來你就說鎮守雄關總兵之子丁兆蕙給的在松江府茅花村居住展爺也道老丈若有人問誰是保人你就說常州府武進縣遇杰仗姓展名昭的保人周老一一記了又將昨日丁二爺給的那一錠銀子拿出來雙手捧與丁二爺道這是昨日公子爺所賜小老兒尚未敢動今日奉還丁二爺笑道我賭得你的意思了昨日我原是漁家打扮給你銀兩再裝你恐使了被我訛詐你如今放心罷倘然給你銀兩再裝

有又收回來的道理就是這四百多兩銀子也不合你要利息若後日有事到了你這理只要好好的預備一碗香茶那便是利息了周老兒連聲應道當得當得丁二爺又叫小童將昨日的漁船喚了來將周老的衣服業已洗淨晒乾叫他將漁衣換了又賞了漁船上二兩銀子就叫僕從幫着周老兒拿着銀兩隨去料理周老兒便要跪倒叩頭丁二爺與展爺連忙攙起又囑咐道儻若恭樓開了之後再不要粗心改換字號周老兒連說再不改了再不改了隨着僕人歡歡喜喜去了此時展爺從人已到拉着馬匹在一邊伺候丁二爺問道那是展兄的尊騎麼展爺道正是丁二爺道昨日家兄遣人來與小弟小弟叫來人帶

信回棄家兄說與吾兄巧遇家兄欲見吾兄如揚想聚弟
要請請展兄到敝莊盤桓幾日不知肯光顧否展爺想了
一想自己原是無事況假滿尚有日期趁此何不會會知
己也是快事便道小弟久已要到寶莊奉謁未得其便今
既承雅愛敢不從命便叫過從人來告訴道我上松江府
茉花村丁大員外丁二員外那裡去了我們乘舟你將馬
匹俱各帶回家去罷不過五六日我也就回家了從人連
連答應剛要轉身展爺又喚住悄悄的道展忠問時你就
說為聯姻之事去了從者奉命拉著馬匹各自回去不提
且說展爺與丁二爺帶領小童一同登舟竟奔松江府水
路極近丁二爺乘舟慣了不甚理會惟有展爺今日坐在

船上玩賞沿途景致不覺的神清氣爽快樂非常與丁二
爺說說笑笑情投意合彼此方敘明年庚丁二爺小展爺
大兩歲便以大哥呼之展爺便稱丁二爺爲賢弟因敘話
閒又提起周老兒一事展爺問道賢弟奉伯母之命前來
進香如何帶許多銀兩呢丁二爺道原是要買辦東西的
展爺道如今將此銀贈了周老又拏甚麼買辦東西呢丁
二爺道弟雖不才還可以借得出來展爺笑道借得出來
更好他若不借必然將燈吹滅便可借來了二爺聽了不
覺詫異道展大哥此話怎講展爺笑道莫道人行早還有
早行人便將昨晚之事說明二人鼓掌大笑說話間舟已
停泊搭了跳板二人棄舟登岸丁二爺叫小童先由捷徑

送信他却陪定展爺慢慢而行展爺見一條路徑俱是三合土壘成一半是天然一半是人力平平坦坦乾乾淨淨兩邊皆是密林樹木叢雜中間單有引路樹樹下各有一人俱是濃眉大眼闊腰厚背頭上無網巾髮挽高綰戴定蘆蓆帽的圓兒身上各穿著背心赤著雙膊青筋暴露抄手而立却赤著雙足也有穿著草鞋的俱將褲腿捲在膝蓋之上不言不語一對樹下有兩個人展爺往那邊一望一對一對的實在不少心中納悶便問丁二爺道賢弟這些人俱是做甚麼的二爺道大哥有所不知只因江中有船五百餘隻每每的械鬬傷人因在江中蘆花蕩分爲交界每人各管船二百餘隻十船一小頭目百船一大頭目

又有一總首領奉府內明文薦花蕩這邊俱是我弟兄二人掌管除了府內的官用魚蝦其下定行市開秤惟我弟兄命令是從這些人俱是頭目特來站功朝面的展爺聽罷了點頭走過土基的樹林又有一虎青石魚鱗路方是莊門只見廣梁大門左右站立多少莊丁伴當台階之上當中立着一人後面又圍隨着多少小童執事之人展爺臨近見那人降階迎將上來倒把展爺嚇了一跳原來兆蘭弟兄乃是同胞雙生兆蘭比兆蕙大一個時辰因此面貌相同從小兒兆蕙就淘氣莊前有賣吃食的來他吃了不給錢抽身就走少時賣吃食的等急了在門前亂嚷他便同哥哥兆蘭一齊出來叫賣吃食的斯認那賣吃食

的竟會分不出來是誰吃的再不然他兄弟二人倒替着
吃了也竟分不出是誰多吃是誰少吃必須賣吃的着急
央告他二人方把錢文付給以博一笑而已如今展爺若
非與丁三官人同來也竟分不出是大爺來彼此相見歡
喜非常攜手剛至門前展爺便從腰間把寶劍摘下來遞
給傍邊一個小童一來初到友家不當腰懸寶劍二來又
知丁家弟兄有老伯母在堂不宜攜帶利刃這是展爺細
心處三個人來至待客廳上彼此又從新見禮展爺與丁
母太君請安丁二爺正要進內請安去便道大哥暫且請
坐小弟必替大哥在家母前稟明說罷進內去了廳上丁
大爺相陪又囑咐頑僕洗面水烹茗獻茶彼此暢談丁二

爺進內有二刻的工夫方纔出來說家母先叫小弟問大
哥好讓大哥歇息歇息少時還要見面呢展爺連忙立起
身來恭敬答應只見丁二爺改了面皮不似路上的光景
嘻嘻笑笑又是頑戲又是刻薄竟自放肆起來展爺以為
他到了家在哥哥的面前嬌癡慣了也不介意丁二爺便
問展爺道可是昨大哥包公待你甚厚聽說你救過他多
少次是怎麼件事情呀小弟要領教何不對我說說呢展
爺道其實也無要緊便將金龍寺遇凶僧土龍崗逢劫奪
天昌鎮拿刺客以及龐太師花園冲破邪魔之事酒酒說
了一回言此事皆是你我行俠之人當作之事不足挂齒
二爺道也到有趣聽着怪熱鬧的又問道大哥又如何面

君呢聽說耀武樓試三絕技勅賜御猫的外號見這又是甚麼事情呢展爺道此事便是包相爺的情面了又將包公如何遮摺聖上如何見面至於演試武藝言之實覺了愧無奈皇恩浩蕩賞了御猫二字又加封四品之職原是個瀟灑的身子如今到弄的被官拘束住了二爺道大哥休出此言想來是你的本事道的去不然聖上如何加恩呢大哥提舞劍請寶劍一觀展爺道方纔交付盛价了丁二爺回首道你們誰接了展老爺的劍了拿來我看只見一個小童將寶劍捧過來呈上二爺接過來先賭了賭劍鞘然後攏住劍靶將劍抽出隱隱有鐘磬之音連說好劍好劍但不知此劍何名展爺暗道看他這半天言語嘻笑

于我我何不叫他認認此寶試試他的目力如何便道此劍乃先父手澤劣兄雖然佩帶却不知是何名色正要在賢弟跟前領教二爺暗道這是難我來了到要細細看看瞧了一會道據小弟看此劍仿彿是巨闕說罷遞與展爺展爺暗暗稱奇道眞好眼力不愧他是將門之子使道賢弟說是巨闕想來是巨闕無疑了便要將劍入鞘二爺道好哥哥方纔聽說舞劍弟不勝欽仰大哥何不試舞一番小弟也長長學問展爺是斷斷不肯二爺是苦苦相求了大爺在傍却不攔擋止于說道二弟不必太忙讓大哥喝盡酒助助興再舞不遲說罷分附道快擺酒來左右連聲答應展爺見此光景不得不舞再要推托便是小家氣了

只得站起身來將袍襟掖了一掖袖子挽了一挽說道劣
兄劍法疎畧不到之處望祈二位賢弟指教為幸大爺二
爺連說豈敢豈敢一齊出了大廳在月台之上展爺便舞
起劍來了大爺在那邊恭恭敬敬留神細看了二爺却靠
着廳柱跳着腳兒觀賞見舞到妙處他便連聲叫好展爺
舞了多時然住腳步道獻醜獻醜二位賢弟看着如何了
大爺連聲道好稱妙二爺道大哥劍法雖好惜乎此劍有
些抻手弟有一劍管保合式說罷便叫過一個小童來密
密吩咐數語小童去了此時丁大爺已將展爺讓進廳來
見桌前擺列酒饌丁大爺便執壺斟酒將展爺讓至上面
弟兄左右相陪剛飲了幾杯只見小童從後面捧了劍來

二爺接過來嚐呀一聲將劍抽出便遞與展爺道大哥請看此劍也是先父遺留弟等不知是何名色請大哥看看弟領教展爺暗道了一真正詡氣立刻他就報仇也來難我來了倒要看看接過來彈了彈頭了頭便道好劍此乃湛盧也未知是與不是了二爺道大哥所言不差但不知此劍舞起來又當何如大哥尚肯賜教麼展爺却瞧了瞧丁大爺意思叫他攔阻誰知大爺乃是個老實人便道大哥不要忙先請飲酒助助興再舞未遲展爺聽了道莫若舞完了再飲罷出了席來至月台又舞一回丁二爺接過來道此劍大哥舞着吃力麼展爺滿心不樂答道此劍比劣兄的輕多了二爺道大哥休要多言輕劍即是輕人此

劍却另有個主兒只怕大哥惹他不起一句話激惱了南俠便道老弟你休要害怕任憑是誰的自有劣兄一面承管怕他怎的你且說出這個主兒來二爺道大哥稍言此劍乃小妹的展爺聽了點了二爺一眼便不言語了大爺連忙遞酒忽見了襲出來說道太君來了展爺聞聽連忙出席整衣向前參拜丁母只略略謙遜便以子姪禮見畢丁母坐下展爺將坐位往側坐挪了一挪也就告坐坐了此時丁母又細細留神將展爺相看了一番比屏後看的更眞切了見展爺一表人材不覺滿心歡喜開口便以賢姪相稱這却是二爺與丁母商酌明白的若老太太看了中意就呼爲賢姪儻若不愿意便以貴客呼之再者男婚

女配兩下願意也須暗暗通個消息妹子意意方好二爺見母親稱呼展爺爲賢姪就知老太太是願意了他便悄悄兒溜出竟往小姐繡戶而來未知說些甚麼且聽下回分解

俠義傳

三十一回　展熊飛比劍定良姻　鑽天鼠奪寶主張勇

且說丁二爺到了院中只見了鬟抱着花瓶換水插花見了二爺進來了鬟揚聲道二官人進來了屋內的華小姐

答言請二哥哥屋內坐了二爺掀起繡簾來至屋內見小姐正在炕上弄針帶呢二爺問道妹子做甚麼活計小姐說鎖鏡邊上頭口兒呢二哥前廳有客你怎麼進了裡面來了呢丁二爺佯問道妹子如何知道前廳有客呢月華道方纔取劍說有客要領教故此方知丁二爺道再休提劍只因這人乃常州府武進縣遇杰村姓展名昭表字熊飛人皆稱他為南俠如今現作皇家四品帶刀的護衛哥

哥久已知道此人但未會面今日見了果然好人品好相貌好本事好武藝未免才高必狂藝高必傲竟將咱們家的湛盧劍貶的不成樣子哥哥說此劍是另有個主兒的他問是誰哥哥就告訴他是妹子的他便鼻孔裡一笑道一個閨中弱秀焉有本領月華聽至此把臉一紅眉頭一皺便將活計放下了丁二爺暗說有因待我再激他一激又說道我就說我們將門中豈無虎女他就說雖是這麼說喲未必有真本領妹子你真有膽量何不與他較量較量呢儻若胆怯也只好由他說去罷現在老太太也在廳上故此我來對妹妹說說小姐聽畢怒容滿面道既如此二哥先請小妹隨後就到二爺得了這個口氣便急忙來

到前廳在丁母耳邊悄悄說道妹子要與展哥此武話剛然說完只見了鬟報道小姐到丁母便叫過來與展爺見禮展爺心中納悶道功勳世胄如此家風只得立起身來一揖小姐還了萬福展爺見小姐莊靜秀美却是一臉的怒氣又見丁二爺轉身過來悄悄的道大哥都是你褰貶人家劍如今小妹出來不依來了展爺道豈有此理二爺道甚麼理不理的我們將門虎女焉有怕見人的理呢展爺聽了便覺不悅了二爺却又到小姐身後悄悄道展大哥要與妹子較量呢小姐點頭首肯二爺又轉到展爺身後道小妹要領教大哥的武藝呢展爺此時更不耐煩了便道既如此劣兄奉陪就是了誰知此時小姐已脫去外

面衣服穿着繡花大紅小襖繫定素羅百摺單裙頭戴玉色綾帕更顯得嫵媚娉婷了二爺已然回稟了母說不過是虛要假試詩母親在廊下觀看先挪出一張圈椅了母坐下月華小姐懷抱寶劍搶在東邊上首站定冕爺此時也無可奈何只得勉强掖袍挽袖二爺捧過寶劍展爺接過只得在西邊下首站了說了一聲請便各拉開架式兆蘭兆蕙在丁母背後站立纔對了不多幾個回合丁母便道算了罷劍對劍俱是鋒鉅不是頑的二爺道母親放心且再看看不妨事的只見他二人比併多時不分勝負展爺先前不過搪塞虛架後見小姐頗有門路不由暗暗讚奨反到高起興來凡有不到之處俱各點到點到却又抽

回來來往往忽見展爺用了個垂華勢斜刺裡將劍掠進
即便抽回就隨着劍尖滴溜溜落下一物又見小姐用了
個風吹敗葉勢展爺忙把頭一低將劍躲過纔要轉身不
想小姐一翻玉腕又使了個推牖撵月勢將展爺的頭巾
削落南俠一伏身跳出圈外聲言道我輸了我輸了二
爺過來拾起頭巾撣去塵土丁大爺過來檢起先落的物
一看却是小姐耳上之環便上前對展爺道是小妹輸了
休要見怪二爺將頭巾交過展爺挽髮鬟巾連聲讚道令
妹眞好劍法也丁母差了鬟即請展爺進廳小姐自往後
澡去了丁母對展爺道此女乃老身姪女自叔叔嬸嬸亡
後老身視如親生女兒一般久已聞賢姪名望就欲聯姻

未得其便不意賢姪今日降臨寒舍實乃緣緣孽足美滿良緣又知賢姪此處並無親眷又請誰來相看必要推諉故此將小女激誘出來比劍彼此一會令賢姪放心非是我世胄人家毫無規範也丁大爺亦過來道非是小弟在傍不肯攔阻皆因弟等與家母已有定算故此多有褻瀆丁二爺亦陪罪道全是小弟之過惟恐吾兄推諉故用此詭計誆哄仁兄望乞恕罪展爺到此時方纔明白也是姻緣更不推辭慨然允許便拜了丁母又與兆蘭兆蕙彼此拜了就將巨闕湛盧二劍彼此換了作爲定禮二爺手托耳環提了寶劍一直來到小姐臥室小姐正自納悶我的耳環何時削去竟不知道也就險的狼呢忽見二爺笑嘻

嘻的手托耳環道妹子耳環在這裡衆在一邊又笑道慚
愧劍也被人家留下了小姐纔待發話二爺連忙說道這
都是太太的主意妹子休要問我少時問太太便知大約
妹子是大喜了說完放下劍笑嘻嘻的就跑了小姐心下
明白也就不言語了丁二爺來至前廳此時丁母已然回
後去了他三人從新入坐彼此說明仍論舊交不論新親
大爺二爺仍呼展爺爲兄脫了俗套更覺親熱飲酒吃飯
對坐閒談不覺展爺在茉花村住了三日就要告別丁氏
昆仲那裡肯放展爺再三要行丁二爺說既如此明日弟
等在望海臺設一席你我弟兄賞玩江景暢敘一日後日
大哥再去如何展爺應允到了次日早飯後三人出了莊

門往西走了有一里之遙灣灣曲曲繞到土嶺之上乃是極高的所在便是丁家莊的後背上面蓋了高臺五間甚是寬濶遙望江面一帶水勢茫茫猶如雪練一般再看船隻往來絡繹不絕那男三人觀望江景實實暢懷不多時擺上酒餚慢慢消飲正在快樂之際只見來一漁人在丁大爺傍邊悄語數言丁大爺吩咐告訴頭目辦去罷了二爺也不理會展爺更難細問仍然飲酒遲不多時又見來一漁人甚是慌張向丁大爺說了幾句此次二爺却留神聽了一半就道這還了得若要如此以後還有個規矩麼對那漁人道你把他叫來我瞧瞧展爺見此光景似乎有事方問道二位賢弟爲着何事丁二爺道我這松江的漁船原

分兩處以蘆花蕩爲界蕩南有一個陷空島島內有一個盧家莊當初有盧太公在日樂善好施家中巨富待至生了盧方此人和睦鄉黨人人欽敬因他有爬樑之能大家送了他個綽號叫做鑽天鼠他却結了四個朋友共成五義大爺就是盧方二爺乃黃州人名叫韓彰是個行伍出身會做地溝地雷因此他的綽號兒叫做徹地鼠三爺乃山西人名叫徐慶是個鐵匠出身能採山中十八孔因此綽號叫穿山鼠至於四爺身材瘦小形如病夫爲人機巧伶便智謀甚好是個太客商出身乃金陵人姓蔣名平字澤長能在水中居住開目視物綽號人稱翻江鼠惟有五爺少年華美氣宇不凡爲人陰險狠毒却好行俠作義就

是太行事毒短是個武生員金華人氏姓白名玉堂因他形容秀美文武雙全人呼他綽號為錦毛鼠展爺聽說白玉堂便道此人我却認得愚兄正要訪他丁二爺問道大哥如何認的他呢展爺便將苗家集之事述說一回正說時只見來了一夥漁戶其中有一人怒目橫眉伸出掌來說道二位員外看見了他們過來搶魚咱們攔阻他就拒超捕來了搶了魚不算還把我削去四指光光的剩了一個大拇指頭這纔是好朋友呢丁大爺連忙攔道不要多言你等急喚船來待我等親身前往衆人一聽員外要去唿的一聲俱各飛跑去了展爺道劣兄無事何不一同前往下二爺道如此甚好三人下了高臺一同來至莊前只

見從人伴當伺候多人各執器械丁家兄弟展爺俱各佩了寶劍來至停泊之處只見大船兩隻是預備二位員外的大爺獨上了一隻大船二爺同展爺上了一隻大船其餘小船紛紛亂亂不計其數竟奔蘆花蕩而來纔至蕩邊見一隊船皆是蕩南的字號便知是搶魚的賊人丁大爺催船前進二爺緊緊相隨來至切近見那邊船上立着一人凶惡非常手托七股魚叉在那裡盡候厮殺大爺的大船先到便說這人好不曉事我們素有舊規以蘆花蕩為交界你如何擅敢過蕩搶了我們的魚還傷了我們的漁戶是何道理那邊船上那人道甚麼交界不交界咱全不管只因我們那邊魚少你們這邊魚多今日暫且借用你

若不服咱就比試比試丁大爺聽了這話有些不說理便問道你叫甚麼名字那人道咱叫分水獸鄧彪你問咱怎的丁大爺道你家員外那個在此鄧彪道我家員外俱不在此此一咪船隻就是咱管領的你敢與咱合氣麼說着話就要托七股叉刺來丁大爺纔待拔劍只見鄧彪翻身落水這邊漁戶立刻下水將鄧彪擒住托出水面交到丁二爺船上二爺却跳在大爺船上前來幫助你道鄧彪爲何落水原來丁大爺問答之際二爺船已趕到見他出言不遜却用彈丸將他打落水中你道甚麼彈丸這是二爺自幼練就的用竹板一塊長約二尺八寸寬有二寸五分厚五分上面有個槽兒用黃蠟攙鐵渣子團成核桃大小

臨用時安上在數步中打出百發百中又不是彈弓又不
是弩弓自己纂名兒叫做竹彈丸這原是二爺小時頑耍
的小頑藝兒今日拿着若大的一個分水獸竟會叫英雄
的一個小小鐵丸打下水去咧可見本事不是吹的這纔
是真本領呢且言鄧彪雖然落水他原是會水之人雖被
擒不肯服氣連聲喊道好吓好吓你敢用暗器傷人萬不
與你們干休展爺聽至此句說用暗器傷人方纔留神細
看見他眉擠裡腫起一個大紫包來便喝道你既被擒還
喊甚麼我且問你你家五員外他可姓白麼鄧彪答道姓
白怎麼樣他如今已下山了展爺問道往那裡去了鄧彪
道數日之前上東京找甚麼御猫去了展爺聞聽不由的

心下着忙只聽得那邊一人嚷道丁家賢弟呀看我盧方之面恕我失察之罪我情願認罰呀衆人抬頭只見一隻小船飛也似趕來嚷的聲音漸近了展爺留神細看來人見他一張紫面皮一部好鬍鬚面皮光而生亮鬍鬚潤而且長身量魁梧氣宇軒昂丁氏兄弟亦執手道盧兄請了盧方道鄧彪乃耕收頭目不遵約束實是劣兄之過違了成約任憑二位賢弟吩咐丁大爺道他既不知也難譴責此次乃無心之過也回頭分咐將鄧彪放了這邊漁戶便道他們還搶了咱們好些魚蝦呢丁二爺連忙喝住休要多言盧方聽見急急吩咐快將那邊魚蝦連咱們魚蝦俱給送過去這邊送人那邊送回盧方立刻將鄧彪革去頭

目即差人送往府裡究治丁大爺吩咐是咱們魚舀收下是那邊的俱各退回兩下裡又說了多少謙讓的言語無非論交情講過飾彼此方執手各自歸莊去了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三十二回　夜救老僕顏生赴考　晚逢寒士金客揚言

且說丁氏兄弟同定展爺來至莊中賞了倒去四指的漁戶拾兩銀子叫他調養傷痕展爺便題起鄧彪說白玉堂不在山中已往東京找尋劣兄去了刻下還望二位仁弟備隻快船我須急急回家趕赴東京方好丁家兄弟聽了展爺之言再也難以阻留只得應允便於次日備了餞行之酒殷勤送別反覺得戀戀不捨展爺又進內叩別了丁

母丁氏兄弟送至停泊之處賸着展爺上船還要遠送展爺攔之再三只得罷了送至大路方纔分手作別展爺眞是歸心似箭這一日天有二鼓已到了武進縣以爲連夜可以到家剛走到一帶榆樹林中忽聽有人喊道救人吓了不得了有了打槓子的了展爺順着聲音迎將上去却是個老者背着包袱喘的連嚷也嚷不出來又聽後面有人追着却喊得洪亮道了不得有人搶了我的包袱去了展爺心下明白便道老者你且隱藏待我攔阻老者纔往樹後一隱展爺便蹲下身去後面趕的只顧往前展爺將腿一伸那人來的勢猛噗哧的一聲閙了個嘴吃屎展爺趕上前按住解下他的腰間搭包寒鴉見沸水的將他捆

了見他還有一根木棍就從腰間抽入斜擔的支起來將
老者喚出問道你姓甚名誰家住那裡慢慢講來老者從
樹後出來先叩謝了此時喘已定了道小人姓顏名叫顏
福在榆林村居住只因我家相公要上京投親差老奴到
臨友金必正處借了衣服銀兩多承金相公一番好意留
下小人吃飯臨走又交付老奴三十兩銀子是贈我家相
公作路費的不想年老力衰又加目力遲鈍因此來路晚
了剛走到榆樹林之內便遇見這人一聲斷喝要甚麼買
路錢小人一聽那裡還有魂咧一路好跑喘的氣也換不
上來了幸虧大老爺相救不然我這老命必喪於他手展
爺聽了便道榆林村乃我必由之路我就送你到家如何

顏福復又叩謝展爺對那人道你這厮夤夜劫人你還嚢人家搶了你的包袱去了幸遇某家這也是你昭彰報應我也不加害於你你就在此歇歇罷再等個人來救你便了說罷叫老者背了包袱出了林子竟奔榆林村到了顏家門首老者道此處便是請老爺裡面待茶一壁說話用手叩門只聽裡面道外面可是顏福回來了麽展爺聽的明白便道我不吃茶了還要趕路呢說畢邁開大步竟奔遇杰村而來單說顏福聽得是小主人的聲音便道老奴回來了門開處顏福提包進來仍然將門關好你道這小主人是誰乃是姓顏名查散年方二十二歲寡母鄭氏連老奴顏福主僕三口度日因顏老爺在日為人正直作了

一任縣尹兩袖清風一貧如洗清如秋水脈似寒霜可惜一病身亡家業零落顏生素有大志總要克紹書香學得滿腹經綸屢欲赴京考試無奈家道寒難不能如願因明年就是考試的年頭還是鄭氏安人想出個計較來便對顏生道你姑母家道豐富何不投托在彼一來可以用功二來可以就親豈不兩全其美呢顏生道母親想的雖是但姑母處已有多年不通信息父親在日還時常寄信問候自父親亡後還人報信並未見遣一人前來弔唁至今音候信杳雖是老親又是姑舅結下新親奈目下孩兒功名未成如今時勢恐到那裡也是枉然再者孩兒這一進京母親在家也無人侍奉二來盤費短少也是無可如何

之事母子正在商議之間恰恰的顏生聽友金生名必正特來探訪彼此相見顏生就將母親之意對金生說了金生一力擔當慨然允許便叫顏福跟了他去打點進京的用度顏生好生歡喜即稟明老人家安人聞聽感之不盡母子又計議了一番鄭氏安人親筆寫了一封書信言言哀懇大約姑母無有不收留孩兒之理娘兒兩個歇等顏福回來天已二更尚不見到顏生勸老母安息自己把卷獨對青燈等到四更心中正自急躁顏福方回來了交了衣服銀兩顏生大悅叫老僕且去歇息顏福一路勞乏又受驚恐已然支持不住有話明日再說也就告退了到了次日顏生將衣服銀兩與母親看了正要商酌如何進京

只見老僕顏福進來說道相公進京敢則是自己去麼顏生道家內無人你須好好侍奉老太太我是自己要進京的老僕道相公若是一人赴京是斷斷去不得的顏生道却是爲何顏福便將昨晚遇刼之事說了一遍鄭氏安人聽了顏福之言說是吓若要如此老身是不放心的莫若你主僕二人同去方好顏生道孩兒帶了他去家內無人母親叫誰侍奉孩兒放心不下正在計算爲難忽聽有人叩門老僕答應開門看時見是一個小童一見面就說道你老人家昨晚回來好吓也就不早了罷顏福尚覷着眼兒瞧他那小童道你老人家瞧甚麼我是金相公那裡的昨日給你老人家斟酒不是我麼顏福道哦哦是是我倒

忘了你到此何事小童道我們相公打發我見顏相公來了老僕聽了將他帶至屋內見了顏生又參拜了安人顏生便問道你做甚麼來了你叫甚麼小童答道小人叫雨墨我們相公知道相公無人惟恐上京路途遙遠不便叫小人特來服侍相公進京又說這位老主管有了年紀眼力不行可以在家伺候老太太照看門戶彼此都可以放心又叫小人帶來十兩銀子惟恐路上盤川不足是要富餘些個好安人與顏生聽了不勝歡喜不勝感激連顏福俱樂的了不得安人又見雨墨說話伶俐明白便問你今年多大了雨墨道小人十四歲了安人道你小兒家能彀走路嗎雨墨笑道回稟老太太得知小人自八歲上就跟

着小人的父親在外貿易漫說走路甚麼處見的風俗過
專眉高眼低那算瞞不過小人的了差不多的道兒小人
却認得至於上京更是熟路了不然我們相公就派我來
跟相公呢安人聞聽更覺歡喜放心顏生便拜了老母安
人未免傷心落淚將親筆寫的書信交與顏生道你到京
中祥符縣問雙星巷便知你姑父的居址了兩墨在傍道
祥符縣南有個雙星巷又名雙星橋小人認得的安人道
如此甚好你要好好服侍相公兩墨道不用老太太囑咐
小人知道顏生又吩咐老僕顏福一番暗暗將十兩銀子
交付顏福供養老母兩墨已將小小包裹背起來主僕二
人出門上路顏生是從未出過門的走了一二十里便覺

兩腿酸疼問兩墨道咱們自離家門如今走了也有五六十里路了罷兩墨道可見相公沒有出過門這纔離家有多大工夫就會走了五六十里那不成飛腿了麼告訴相公說共總走了沒有三十里路顏生吃驚道如此說來路途遙遠竟自難行的狠呢兩墨道相公不要着急走道見有個法子越不到越急越走不上來必須心平氣和不緊不慢仿佛遊山玩景的一般路上雖無景致拿着一村一寺皆算是幽景奇觀遇着一石一木亦當做是點綴的美景如此走來走去心也寬了眼也亮了乏也就忘了道見也就走的多了顏生被兩墨說的高起興來真果沿途玩賞不知不覺又走了一二十里覺得腹中有些饑餓便對

雨墨道我此時雖不覺乏只是腹中有點空空兒的可怎麼好雨墨用手一指說那邊不是鎮店麼到了那裡買些飯食吃了再走又走了多會到了鎮市顏相公見個飯舖就要進去雨墨道這裡吃不現成相公隨我來把顏生帶了二葷舖裡去了一來爲省事二來爲省錢這纔透出他是久慣出外的油子手兒來了呢主僕二人用了飯再往前走了十多里或樹下或道傍隨意歇息歇息再走到了天晚來到一個熱鬧地方地名雙義鎮雨墨道相公咱們就在此處住了罷再往前走就太遠了顏生道既如此就住了罷雨墨道住是住了若是投店相公千萬不要多言自有小人答覆他顏生點頭應允及至來到店門揣揣兒

的便道有乾淨房屋天氣不早了再要走可就太晚了兩墨便問道有單間廂房沒有或有耳房也使得攔槽兒的道請升進去看看就是了兩墨道若是有呢我們好看咖若沒有我們上那邊住去攔槽兒的道請進去看看何妨不如意再走如何顏生道咱們且看看就是了兩墨道相公不知咱們若進去他就不叫出來了店理的脾氣我是知道的正說着又出來了一個小二道請進去不用游疑說不住你們二位顏生便向裡走兩墨只得跟隨只聽店小二道相公請看很好的正房三間裱糊的又乾淨又豁亮兩墨道是不是不進來你們緊讓及至進來就是上房三間我們爺兒兩個又沒有許多行李住三間上房你道

還不說了我們呢告訴你除了單廂房或耳房別的我們不住說罷回身就要走小二一把拉住道怎的了我的二爺上房三間兩明一暗你們二位住那暗間我們算一間的房錢好不好顏生道就是這樣罷兩墨道伯們先小人後君子說明了我可就給一間的房錢小二連連答應主僕二人來至上房過了暗間將包裹放下小二便用手擦外間桌子道你們二位在外間用飯罷不寬濶麼兩墨道你不用謗就是外間吃飯也是住這暗間我也是給你一間的房錢況且我們不喝酒早起吃的這時候還飽着呢我們不過找補點就是了小二聽了光景沒有甚麼大來頭便道問一壺高香片茶來罷兩墨道路上灌的涼水這

時候還滿着呢不喝小二道點個燭燈罷兩墨道怎麽你們店裡沒有油燈嗎小二道有呵怕你們二位嫌油烟子氣又怕油了衣服兩墨道你只管拿來我們不怕小二纔回身兩墨便道他倒會頑我們花錢買燭他却省油敢則是裡外裡小二回頭瞅了一眼取燈取了半天方點了來問道二位吃甚麽兩墨道說了找補吃點不用別的給我們一個燴鍋炸就帶了飯來罷店小二估量着沒有甚麽想頭抽身就走了連影兒也不見了等的急催他他說沒得再催他他說就得已經下了杓了就得就得正在等着忽聽外面嚷道你這地方就敢小看人麽小菜碟兒一個大錢吾是照顧你賞你們臉哪你不住我還要凌辱斯文

這等可惡吾將你這狗店用火燒了兩畢道該這到着咱們出了氣了又聽店東道都住滿了眞沒有屋子了難道爲你現蓋嗎又聽那人更高聲道放狗屁不臭滿口胡說你現蓋現蓋也要吾等得吓你就敢凌辱斯文你打聽打聽念書的人也是你敢欺負得的嗎顏生聽至此不由的出了門外兩畢道相公別管閒事剛然攔阻只見院內那人向着顏生道老兄你評評這個理他不叫吾住使得就將我這等一推這不豈有此理麽還要與我現蓋房去這等可惡顏生答道兄台若不棄嫌何不將就在這邊屋內同住呢只那聽人道萍水相逢如何打攪昵兩畢一聽暗說此事不好我們相公要上當連忙迎出見相公與那人

已攜手登堦來玉屋內就在明間彼此坐了未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三十三回　眞名士初交白玉堂　美英雄三試顏查散

且說顏生同那人進屋坐下兩盞在燈下一看見他頭戴一頂開花儒巾身上穿一件零碎藍衫足下穿一雙無根底破皂靴頭兒滿臉塵土實在不像念書之人倒像個無賴子正思想却他之法又見房東親來陪罪那人道你不必如此大人不記小人過饒恕你便了店東去後顏生便問道尊兄貴姓那人道吾姓金名懋叔兩盞暗道他也配姓金我生人纔姓金呢那是何等體面伏羲像他這個第樣子連銀也不配姓吓常言說姓金沒有金一定窮斷筋

我們相公是要上他的當又聽那人道沒領教兄台貴姓顏生也通了姓名金生道原來是顏兄失敬失敬請問顏如何金生道那是自然的說話間已然掌上兩支燭燈此兄用過了飯了沒有顏生道尚未金兄可用過了金生道不曾何不共桌而食呢叫小二來此時店小二拿了一壺香片茶來放在桌上金生便問道你們這裡有甚麼飯食小二道上等飲食八兩中等飯六兩下等飯剛說至此金生攔道誰吃下等飯呢就是上等飯罷吾且問你這上等飯是甚麼餚饌小二道兩海碗兩鏃子六大碗四中碗還有八個碟兒無非雞鴨魚肉翅子海參等類調度的總要合心配口金生道這魚是包魚呼還是漂兒呢小二道是

漂兒金生道你說是漂兒那就是包魚可有活鯉魚麼小二道要活鯉魚是大的一兩二錢銀子一尾金生道既要吃不怕花錢吾告訴你鯉魚不過一斤的叫做拐子過了一觔的纔是鯉魚不獨要活的還要尾巴像那胭脂派兒相似那纔是新鮮的呢你拿來吾看又問酒是甚麼酒小二道不過隨便常行酒金生道不要那個吾要喝陳年女貞陳紹小二道有十年罈下的女貞陳紹就是不零賣那是四兩銀子一罈金生道你好貧嘴甚麼四兩五兩不拘多少你搭一罈來當面開開吾嚐就是了吾告訴你說吾要那金紅顏色濃濃香倒了碗內要掛碗猶如琥珀一般那纔是好的呢小二道搭一罈來當面錐嚐不好不要錢

時店小二歡乍非常小心殷勤自不必說少時端了一個腰子形兒的木盆來裡面歡蹦亂跳足一觔多重的鯉魚說道爺上請看這尾鯉魚何如金生道魚邦是鯉魚你務必用這半盆水叫那魚躺着一來顯大二來水淺他必撲騰算是活跳跳的賣這個手法兒你不要拿着走就在此處開了膛省得抵換店小二只得當面收拾金生又道你收拾好了把他鮮燉看可是你們加甚麼作料店小二道無非是香菌口磨加些紫菜金生道吾是要尖上尖的小二却不明白金生道怎麼你不曉得尖上尖就是那青筍尖兒上頭的尖兒總要嫩切成條兒要吃那們咯吱咯吱的纔好店小二答應不多時又搭了一罈酒來拿着錐子

倒流兒並有個磁盆當面維透下上倒流兒撤出酒來果然美味眞香先筒一盅遞與金生喫了嘖道也還罷了又唇了一盅遞與顏生嘗了嘖自然也說好便倒了一盆灌入壺內暑漫一漫二人對面消飲小二放下小菜便一樣一樣端上來金生連箸也不動只於就佛手庇疸慢飲盡等吃活魚二人飲酒閒談越說越投機顏生歎喜非常少時用大盤盛了魚來金生便拿起箸子來讓顏生道魚是要吃熱的冷了就要發腥了布了顏生一塊自已便將魚脊背拿筷子一劃要了薑醋碟吃一塊魚喝一盅酒連聲稱讚妙哉妙哉將這面吃完筷子往魚腮裡一插一翻手就將魚的那面翻過來又布了顏生一塊仍用筷子一劃

又是一塊魚一盤酒將這回也吃了然後要了一個中碗來將蒸食雙落一對掰在碗內一連掰了四個骨了魚湯泡了個稀糟域噗哧噗吃了又將碟子扣上將盤子那邊支起從這邊舀了三匙湯喝了便道吾是飽了顏兄自便莫拘莫拘顏生也飽了二人出席金生吩咐吾們就只一個小童該烝的該熟的不可與他冷吃想來還有酒他若喝時只管給他店小二連連答應說着話他二人便進裡間屋內去了兩罊此時見剩了許多東西全然不動明日走路又拿不得懨着又是心疼他那裡吃得下去止於喝了兩盅悶酒就算了連忙來到屋內只見金生張牙欠口前仰後合已有困意顏生道金兄既已乏倦何不安

歇呢金生道如此吾就要告罪了說罷往牀上一躺呱噠一聲皂靴頭兒掉了一隻他又將這条腿向膝蓋一敲又聽噗咚七聲把那隻皂靴頭兒扣在地下不一會已然呼聲振耳顏生使眼色叫兩黑將燈移出自己也就悄悄睡了兩黑移出燈來坐在明間心中發煩那裡睡得着好容易睡着忽聽有脚步之聲睜眼看時天已大亮見椐公悄悄從裡間出來低言道取臉水去兩黑取來顏生淨了面忽聽屋內有咳嗽之聲兩黑連忙進來見金生伸懶腰打哈聲兩隻脚却露着黑漆漆的底板兒敢則是沒襪底兒忽聽他口中念道大夢誰先覺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牕外日遲遲念完一咕嚕爬起來道罷罷歇息天就亮了

兩墨道店家給金相公打臉水金生道吾是不洗臉的怕傷水叫店小二開開我們的賬拿來吾看兩墨暗道有意思他竟要會賬只見店小二開了單來上面共銀十三兩四錢八分金生道不多不多外賞你們小二竈上連打雜的二兩店小二謝了金生道煩兄我也不鬧虛了咱們京中再見吾要先走了他拉池拉竟自出店去了這裡顏生便喚兩墨兩墨叫了半天兩墨纔答應有顏生道會了銀兩走路兩墨又遲了多會答應哦賭氣子拿了銀子到了櫃上爭爭奪奪連外賞給了十四兩銀子方同相公出了店來到村外到無人之處便說相公看金相公是個甚麼人顏生道是個念書的好人剛兩墨道如何相公還是沒

有出過門不知路上有許多奸險呢有誆嘴吃的有拐東西的甚至有設下圈套害人的奇奇怪怪的樣子多着呢相公如今拿着姓金的當好人將來必要上他的當據小人看來他也不過是個篾片之流顏生正色嗔怪道休得胡說小小的人造這樣的口過我看金相公斯文中含着一股英雄的氣槩將來必非等閒之人你不要管縱然他就是誆嘴吃也無非多花幾兩銀子有甚要緊你休再來管我兩罷聽了相公之言暗暗笑道怪道人人常言書獃子果然不錯我原來為好倒嗔怪起來只好暫且由他老人家再做道理罷了走不多時已到打尖之所兩罷賭氣子要了個熱鬧鍋炸吃了早飯又走到了天晚來到興隆鎮

又住宿了仍是三間上房言給一間的錢這個店小二比昨日的却和氣多了剛然坐了未暖席忽見店小二進來笑容滿面問道相公是姓顏麼雨墨道不錯你怎麼知道小二道外面有一位金相公找來了顏生聞聽說快請快請雨墨暗暗道這個得了他是吃着甜頭兒了但只一件我們花錢他出主意未免太寃今晚我何不如此如此呢想罷迎出門來道金相公來了狠好我們相公在這裡恭候着呢金生道巧極巧極又遇見了顏生連忙執手相讓彼此就坐今日更比昨日親熱了說了數語之後雨墨在旁道我們相公尚未吃飯金相公必是未曾何不同桌而食叫了小二來先商議叫他備辦去呢金生道是極是極

正說時小二拿了茶來放在桌上兩墨便問道你們是甚麽飯食小二道等次不同上等是八兩中等飯是六兩下剛說了一個下字兩墨就說罷吃下等飯呢就是上等罷我也不問甚麽餚饌無非雞鴨魚肉翅子海參等類你們這魚是包魚呵是漂兒呢必然是漂兒漂兒就是包魚我問你有活鯉魚沒有呢小二道有不過貴些兩墨道既要吃還怕花錢嗎我告訴你鯉魚不過一觔叫拐子總得一觔多那纔是鯉魚呢必須尾巴要像胭脂瓣兒相似那纔新鮮呢你拿來我瞧就是了還有酒我們可不要常行酒要十年的女貞陳紹管保是四兩銀子一罈店小二說是要用多少兩墨道你好貪吓甚麽多少你揩一罈來當面

嚐先說明我可要金紅顏色濃濃香的倒了碗內要掛碗猶如琥珀一般錯過了我可不要小二答應不多時鼎上燈來小二端了魚來兩墨上前便道魚可却是鯉魚你務必用半盆水躺看一來顯大二來水淺他必撲騰算是欵砌亂跳賣這個手法兒你就在此處開牌省得抵換把他鮮爆看你們作料不過香菌口蘑紫菜可有尖上尖沒有你管保不明白這尖上尖就是青筍尖兒上頭的尖兒可要嫩切成條兒要吃那們咯吱咯吱的小二答應又搭了酒來雖開兩墨昏了一盅遞給金生說道相公嚐嚐保喝的過金生嚐了道滿好個滿好個兩墨也就不叫顏生嚐了便灌入壺中略溫溫拿來斟上只見小二安放小菜兩

墨道你把佛手疙瘩放在這邊這位相公要吃金生應了
一聲墨一眼道你也該歇歇了他這裡上菜你少時再來一聲
墨退出單等魚來小二往來端菜不一時拿了魚來一聲墨
眼看進來道帶蘸醋碟兒小二道來了一聲墨便將酒壺提
起站在金生傍邊滿滿斟了一盅道金相公拿起筷子來
魚是要吃熱的冷了就要發腥了金生又應了他一眼一聲
墨道先佈我們相公一塊金生道那是自然的果然佈過
一塊剛要用筷子再夾一聲墨道金相公還沒有用筷子一
劃呢金生道吾倒忘了從新打魚脊背上一劃方夾到醋
碟一占吃了端起盅來一飲而盡一聲墨道酒是我斟的相
公只管吃魚金生道妙極妙極吾道省了事了仍是一盅

一塊兩黑道妙哉妙哉金生道妙哉的狠妙哉的狠兩墨道又該把筷子往腮裡一插了金生道那是自然的了將魚翻過來吾還是怖你們相公一塊再用筷子一劃省得你又提撥吾兩墨見魚剩了不多便叫小二拿一個中碗來小二將碗拿到兩墨說金相公還是將菜食雙落兒撈上四個泡上湯金生道是的是的泡了湯喊嘆之時兩墨便將碟子扣在那盤子上那邊支起來道金相公從這邊唇三匙湯喝了也就飽了也不用陪我們相公了又對小二道我們二位相公吃完了你瞧該熱的該蒸的搶下去我可不吃涼的酒是有在那裡我自已喝就是了小二答應便往下搶忽聽金生道顏兄這個小管家叫他跟吾倒

好我倒省話顏生也笑了今日雨甚可想開了到在外頭盤腸穩坐叫小二服侍吃了那個又吃這個吃完了来到屋內就在明間坐下竟等呼聲少時聞驢呼聲振耳進裡間將燈移出也不愁煩竟至睡了至次日天亮仍是顏生先醒來到明間雨甚伺候淨面水忽聽金生咳嗽連忙來到裡間只見金生伸懶腰打哈聲雨甚急念道大夢誰先覺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牕外日遲遲金生睜眼道你真聰明都記得好的好的雨甚道不用給相公打臉水了怕傷了水叫店小二開了單來算賬一時開上單來共用銀十四兩六錢五分雨甚道金相公十四兩六錢五分不多罷外賞他們小二罷上打雜的二兩罷金生道使得的

使得的兩墨道金相公管保不關虛了京中再見罷有事
只管先請罷金生道說的是說的是吾就先走了使對顏
生執手告別他拉他拉出店去了兩墨暗道一勉肉包的
角了好大皮子我打算今個攛他呢誰知反被他攛去正
在發笑忽聽相公呼喚未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三十四回　定蘭譜顏生識英雄　看魚書柳老嫌寒士

且說顏生見金生去了便叫兩墨會賬兩墨道銀子不彀
了短的不足四兩呢我算給相公聽咱們出門時共剩了
三十八兩有零兩天兩頓早尖連零用共費了一兩二三
錢昨晚吃了十四兩再加今日的十六兩六錢共合銀三
十一兩九錢零豈不是短了不足四兩麼顏生道且將衣

服典當幾兩銀子還了賬目餘下的作盤費就是了兩墨道剛出門兩天就當當我看除了這幾件衣服今日當了明日還有甚麽顏生也不理他兩墨去了多時回來道衣服共當了八兩銀子除還飯賬下剩四兩有零顏生道咱們走路罷兩墨道不走還等甚麽呢出了店門兩墨自言道輕鬆靈便省得有包袱背着怪沉的顏生道你不要多說了事已如此不過多費去些銀兩有甚要緊今晚前途任憑你的主意就是了兩墨道這金相公也眞眞的奇怪若說他是誰隨吃的怎麽要了那些菜來他連筷子也不動呢就是愛喝好酒也不犯上要一罈來却又酒量不恨大二罈子喝不了一零兒就全剩下了白便宜了店家就

是要吃活魚何不竟要活魚呢說他有意要害咱們却又素不相識無仇無恨僥白吃白喝還要害人更無此理小人測不出他是甚麼意思來顏生道擬我着來他是個滿灑儒流總有些放浪形骸之外主僕二人途次閒談仍是打了早尖多歇息歇息便一直趕到宿頭兩墨便出主意道相公咱們今晚在小店吃頓飯每人不過花上二錢銀子再也沒的耗費了顏生道依你依你主僕二人竟投小店剛然就坐只見小二進來道外面有位金相公找顏相公呢兩墨道狠好請進來咱們多費上二錢銀子這個小店也沒有甚麼出主意的了說話間只見金生進來道吾與顏兄眞是三生有幸竟會到那裡那裡就遇得着顏生

道實實小弟與兄台緣分不淺金生道這麽樣罷偺們兩個結盟拜把子罷雨霊暗道不好他要出礦連忙上前道金相公要與我們相公結拜這個小店備辦不出祭禮來只好改日再拜罷金生道無妨隔壁太和店是個大店口甚麽俱有漫說是祭禮就是酒飯向來也是那邊要去雨霊暗暗頓足道活該活該算是吃定我們爺兒們了金生也不喚雨霊就叫本店的小二將隔壁太和店的小二叫來便吩咐如何先備猪頭三牲祭禮立等要用又如何預備上等飯要鮮爆活魚又如何搭一艙女貞陳紹仍是按前兩次一樣雨霊在傍惟有聽着而已又看見顏生與金生說說笑笑眞如異姓兄弟一般毫不介意雨霊暗道我

倆相公眞是書獃子看明早這個饑荒怎麽打算不多時三拄祭禮齊備序齒燒香誰知顏生比金生大兩歲理應先焚香兩畢陪道這個定了把弟吃準了把兄咧無奈何在傍服侍結拜完了焚化錢糧後便是顏生在上首坐了金生在下面相陪你稱仁兄我稱賢弟更覺親熱兩畢在傍斟酒好不耐煩少時酒至菜來無非還是前兩次的光景兩壺也不多言只等二人吃完他便在外盤膝坐下道吃也是如此不吃也是如此且自樂一會兒是一會兒便叫小二你把那酒拍過來我有個主意你把太和店的小二也叫了來有的是酒有的是菜僧們大夥兒同吃算是我一點敬意兒你說好不好小二聞聽樂不可言連忙把

那邊的小二叫了來二人一壁服侍着兩壘一壁跟着吃喝兩壘倒覺得暢快吃喝完了仍然進來等着移出燈來也就睡了到了次日顏生出來淨面兩壘悄悄道相公昨晚不該與金相公結義不知道他家鄉住處知道他是甚麼人儻若要是個殘片相公的名頭不穩了麼顏生忙喝道你這奴才休得胡說我看金相公行止奇異談吐豪俠決不是那流人物既已結拜便是患難相扶的弟兄了你何敢在此多言別的罷了這是你說的嗎兩壘道非是小人多言別的罷了回來店裡的酒飯銀兩又當怎麼樣呢剛說至此只見金生掀簾出來兩壘忙迎上來道金相公怎麼今日伸了懶腰還沒有念詩就起來呢金生笑道吾

要念了你念甚麽原是留着你念的不想你也悞了竟把詩句兩耽擱了說罷便叫小二開了單來上面寫着連祭禮共不好他要起初只起小二開了單來上面寫着連祭禮共用銀十八兩三錢兩盪遞給金生金生看了道不多不多也賞他二兩這邊店裡沒用甚麽賞他一兩罷說完便對顏生道仁兄叫傍邊兩盪吃這一餐不小暗道不好他要說不開盧了這二十多兩銀子又往那裡弄去誰知金生今日却不說此句他却問顏生道仁兄叫你這上京投親就是這個樣子難道令親那裡就不嫌麽顏生歎氣道此事原是奉母命前來愚兄却不願意況我姑父姑母又是多年不通音信的恐到那裡未免要費些唇舌呢金生

道須要打算打算方好兩黑暗道眞關心吓結了盟就是另一個樣兒了正想着只見外面走進一個人來兩黑綫待要問我誰的話未說出那人便與金生磕頭道家老爺打發小人前來恐爺路上缺少盤費特送四百兩銀子叫老爺將就用罷此時顏生聽的明白見來人身量高大頭戴雁翅大帽身穿皂布短袍腰束皮帶帶足下登一雙大曳拔靴手裡還提着個馬鞭子只聽金生道吾行路爲用許多銀兩既承你家老爺好意也罷留下二百銀子下剩仍然拿回去替吾道謝那人聽了放下馬鞭子從褡褳又子裡一封一封掏出四封擺在桌上金生便打開一包拿了兩個錁子遞與那人道難爲你大遠的來賞你喝茶

罷那人又爬在地下磕了個頭提了褡褳馬鞭子纔要走
時忽聽金生道你且慢着你騎了牲口來了廢那人道是
金生道狠好索性一客不煩二主吾還要煩你辛苦一遭
那人道不知爺有何差遣金生便對顏生道仁兄與隆鎖
的當票子放在那裡顏生暗想道我當衣服他怎麽知道
了便問兩墨兩墨此時看的都歇了心中納悶道這麽個
金相公怎麽會有人給他送銀子來呢果然我們相公眼
力不差從今我到長了多番見識正在獃想忽聽顏生問
他當票子他便從腰間掏出一個包兒來連票子和那剩
下的四兩多銀子俱擱在一處遞將過來金生將票子接
在手中又拿了兩個錁子對那人道你拿此票到與隆鎖

把他贖回來除了本利下剩的你作盤費就是了你將這個褡褳子放在這裡回來再拿吾還告訴你你回時不必到這裡了就在隔壁太和店吾在那裡等你那人連連答應竟拿了馬鞭子出店去了金生又從新拿了兩錠銀子叫兩墨道你這兩天多有辛苦這銀子賞你罷吾可不是餞行了兩墨那裡還敢言語呢只得也磕頭謝了金生對顏生道仁兄吓咱們上那邊店裡去罷顏生道但憑賢弟金生便叫兩墨抱着桌子上的銀子兩墨又騰出手來這要提那褡褳金生在傍道你還拿那個你不假了麼你拿的動麼叫這店小二拿着跟咱們送過那邊去吓你都聽明白麼此時又不聰明了說的兩墨也笑了便叫了小二

拿了落褳主僕一同出了小店來到太和店真正乾淨兩
墨也不用說竟奔上房而來先將抱着的銀子放在桌上
又接了小二拿的袷褳顏生與金生在迎門兩邊椅子上
坐了這邊小二慇懃沏了茶來金生便出主意與顏生買
馬治簇新的衣服靴帽全是使他的銀子顏生也不謙讓
到了晚間那人回來將當衣明提了落褳去了這一天吃
飯飲酒也不像先前那樣止於揀可吃的要來吃剩的不
過將夠兩墨吃的到了次日這二百兩銀子除了賞項買
馬贖當治衣服等並會了飯賬共費去銀八九十兩下仍
有一百多兩金生便都贈了顏生顏生那裡肯受金生道
仁兄只管拿去吾路上自有相知應付吾的盤費吾是不

用銀子的還是吾先走偕們京都再會罷說罷執手告別他拉他拉出店去了顏生到覺得依戀不捨眼巴巴的真眞的目送出店此時兩顯精神百倍裝束行囊將銀兩收藏嚴密止於將剩的四兩有餘帶在腰間叫小二把行李搭在馬上扣備停當蒋相公騎馬登時潤起來了兩顯又把兩衣包了小小包袱背在肩頭以防天氣不測顏生也給他僱了一頭驢沿路盤腳一日來至祥符縣竟奔雙星橋而來到了雙星橋畧問一問柳家人人皆知指引門戶主僕來到門前一看果然氣象不凡是個殷實人家原來顏生的姑父名叫柳洪務農爲業爲人固執有個慳吝毛病處處好打算盤是個顧財不顧親的人他與顏老爺雖

是郎舅却有些水火不同爐只因顏老爺是個堂堂的縣
丞以爲將來必有發跡故將自已的女兒柳金蟬自幼兒
就許配了顏查散不意後來顏老爺病故送了信來他就
有些後悔還關礙着顏氏安人不好意思誰知三年前顏
氏安人又一病嗚呼了他就絕意的要斷了這門親事因
此連信息也不通了他却又續娶馮氏又是個面善心毒
之人幸喜他狠疼愛小姐他疼愛小姐又有他的一番意
思只因員外柳洪每每提起顏生便嗟聲嘆氣說當初不
該定這門親事已露出有退婚之意馮氏便時懷着鬼胎
因此有個姪兒名喚馮君衡與金蟬小姐年紀相仿他打
算着把自已的姪兒作爲養老的女婿就是將來柳洪亡

後這一分家私也逃不出馮家之手因此他却疼愛小姐又叫姪兒馮君衡時常在員外跟前獻些慇懃員外雖則喜歡無奈馮君衡的相貌不揚又是一個白丁因此柳洪總未露出口吻來一日柳洪正在書房偶然想起女兒金蟬年已及歲顏生那裡查無音信聞得他家道艱窘難以度日惟恐女兒過去受罪怎麼想個法兒退了此親方好正在煩思忽見家人進來稟道祇進縣的顏姑爺來了柳洪聽了吃了一驚不小登時就會沒了主意半天說道你就回覆他說我不在家那家人剛然回身他又叫住問道是甚麼形相來的家人道穿着鮮明的衣服騎着高頭大馬帶着書童甚是齊整柳洪暗道顏生必是發了財了特

來就親幸虧細心一問險些見怪了大事忙叫家人快請
自己也就迎了出來只見顏生穿着簇新大衫又搭着俊
俏的容貌後面又跟着個伶俐小童拉着一匹潤白大馬
不由的心中羨慕連忙上前相見顏生即以子姪之禮參
拜柳洪那裡肯受謙讓至再至三纔受半禮彼此就坐敘
了寒暄家人獻茶已畢顏生便漸漸的說到家業零落特
奉母命投親在此攻書預備明年考試並有家母親筆書
信一封說話之間兩盡已將書信拿出來交與顏生顏生
是與柳洪文奉了一揖此時柳洪却把那黑臉面放下來
不是先前那等歡喜無奈何將書信拆閱已畢更覺順了
便吩咐家人將顏相公送至花園幽齋居住顏生還要拜

見姑母老狗才道拙妻這幾日有些不大爽快改日再見顏生看此光景只得跟隨家人上花園去了幸虧金生打算替顏生治辦衣服馬匹不然老狗才絕不肯納可見金生奇異特不知柳洪是何主意且聽下回分解

三十五回　柳老頑昏狠心難測　馮生聯句狗屁不通

話說柳洪便袖了書信來到後面憂容滿面馮氏問道員外爲着何事如此的煩悶柳洪便將顏生投親的原由說了一遍馮氏初時聽了也是一怔後來便假意歡喜給員外道喜說道此乃一件好事員外該當做的柳洪聞聽不由的怒道甚麼好事你往日明白今日糊塗了你且看書信他上面寫着叫他在此讀書等到明年考試這個用度

須耗費多少再者若中了還有許多的應酬若不中就叫
我這裡完婚過一月後叫我這裡將他小兩口兒送往武
進縣去你白打算打算這注財要耗費多少銀子歸齊我
落個人財兩空你如何還說做得呢這不豈有此理麼馮
氏趁機便探柳洪的口氣道若依員外此事便怎麼樣呢
柳洪道也沒有甚麼主意不過是想把婚姻退了另找個
財主女婿省得女兒過去受罪也免得我將來受累馮氏
見柳洪吐出退婚的話來他便隨機應便自出壞包來了
對柳洪道員外既有此心暫且將顏生在幽齋冷落幾天
我保不出十日管叫他自己退婚叫他自去之計柳洪聽
了喜道安人果能如此方去我心頭大病兩個人在屋中

計議不防跟小姐的乳母田氏從牆外經過將這些話一一俱各聽了去了他急急的奔到後樓來到香閨見了小姐一五一十俱各說了便道小姐不可為俗禮所拘仍作閨門之態一來解救顏姑爺二來並救顏老母此事關係非淺不可因小節而壞大事小姐早早拿個主意小姐道總是我那親娘去世叫我向誰申訴呢田氏道我倒有個主意他們商議原不出十天哨們就在這三五日內小姐與顏相公不論夫妻仍論兄妹寫一字柬叫繡紅約他在內書房夜間相會將原委告訴明白了顏相公小姐將私蓄贈些與他叫他另尋安身之處俟科考後功名成就那時再來就親大約員外無有不允之理小姐聞聽尚然不

肯還是田氏與繡紅百般開導解勸小姐無奈纔應允了
大凡爲人各有私念似乳母了爨這一番私念原是爲顧
惜顏生疼愛小姐是一片好心這個私念理應如此竟有
一等人無故一心私念鬧的他自己亡魂失魄仿彿熱地
螞蟻一般行踪無定居止不安就是馮君衡這小子自從
聽見他姑媽有意將金蟬小姐許配於他他便每日跑破
了門不時的往來若遇見員外他便卑躬下氣假作斯文
那一宗有肩諂笑便叫人耐不得員外看了總不大合
心若是員外不在跟前他便合他姑媽訕皮訕臉百般的
央告甚至於屈膝只要求馮氏早晚在員外跟前欲成其
事偏偏的有一日湊巧恰值金蟬小姐給馮氏問安媛兒

兩個正在閒談這小子他就一步兒跑進來了小姐躲閃不及馮氏便道你們是表兄妹皆是骨肉是見得的彼此見了小姐無奈把袖子褊了一褊他便作下一揖去半天直不起腰來那一雙賊眼直勾勾的瞅着小姐旁邊繡紅着不上眼擁簇着小姐回繡閣去了他就呆了半晌他這一瞧直不是人與人沒有那們瞧的往往書上多有眉眼傳情又云眉來眼去仔細想來這個眉毛竟無用處眼睛爲的是哨眉毛跟在裡頭可攙甚麼不是這麼說嗎要是沒有他眞碴磕就猶如笑話上說的嘴合鼻說話哈老鼻呀你有甚麼本事竟敢居在我的上頭呢鼻子答道你若不信我閉見你如何分的出香臭來呢鼻子又合眼睛

說話哈老眼哪你有甚麼本事竟敢尼在我的上頭呢眼睛答道你若不信我就讓兒你如何知道好歹呢眼睛又答眉毛說話哈老眉呀你有甚麼本事竟敢居在我的上頭呢眉毛答道我原沒有甚麼本事不過是你的配搭兒你若不應意在你上頭我就挪在你的底下去看你得樣兒不得樣兒馮君衡他這一縣值是把眉毛錯安了位了自那天見了小姐之後他便謀求的狠了恨不得立刻到手天天來至柳家探望這一天剛進門來見院內拴着一匹白馬便問家人道此馬從何而來家人回道是武進縣顏姑爺騎來的他一聞此言就猶如平空的打了個焦雷只驚得目瞪癡呆魂飛天外半晌方透過一口氣來暗想此

事却怎麽處只得來到書房見了柳洪見員外愁眉不展他知道必事爲此事發愁想來顏生必然窮苦至甚我何不見他看看他到是怎麽的光景如若眞不像樣就當面奚落他一場也出了我胸中惡氣想罷便對柳洪言明要見顏生柳洪無奈只得將他帶入幽齋他原打算奚落一場誰知見了顏生不但衣冠鮮明而且像貌俊美談吐風雅反覺得踧踖不安自慚形穢竟自無地可容連一句整話也說不出來柳洪在旁觀瞧也覺得妍媸自分暗道據顏生像貌才情堪配吾女可惜他家道貧寒是一宗大病又看馬君衡聳肩縮背擠眉弄眼竟不知如何是可柳洪到底不好意思搭訕着道你二人在此攀話我納

事去了說罷就走開了馮君衡見挪洪去後他便抓頭不是尾險些兒沒急出毛病來略坐一坐便回書房去了一進門來自已便對穿衣鏡一照自已叫道馮君衡吓馮君衡你瞧瞧人家是怎麽長來着你是怎麽長來着我也不怨別的怨只怨我那爹娘既要好兒子爲何不下上點好好的工夫呢教導教導調理調理眞是好好兒的也不至於見了人說不出話來自已怨恨一番忽又想道顏生也是一個人我也是一個人我又何必怕他呢這不是我自損志氣麽明日倒要仔着膽子與他盤桓盤桓看是如何想罷就在書房睡了到了次日吃畢早飯依然猶疑了半天後來發了一個狠兒便上幽齋而來見了顏生彼此坐

了馮君衡便問道請問你老高壽顏生道念有二歲馮君衡聽了不明白便念吓念的儘着念顏生見在桌上寫出來馮君衡見了道哦敢則是單寫的二十吓若是這們說我敢則是念了顏生道馮兄尊齒三十了麼馮君衡道我的牙却是二十八個連槽牙我的歲數却是二十顏生笑道尊齒便是歲數馮君衡便知是自己答應錯了便道顏大哥我是個粗人你和我總別鬧文顏生又問道馮兄在家作何功課馮君衡却明白功課二字便道我家也有個先生可不是瞎子也是睜眼兒先生他教給我作甚麼詩五個字一句說四句是一首還有甚麼韻不韻的我那裡弄的上來呢後來作慣了覺得順溜了就只能作半截鬼

任憑怎麼使勁兒再也作不下去了有一道兒先生出了個鵝羣叫我作我如何作的下去呢好容易作了半截兒顏生道可還記得麼馮君衡道記得的狠呢我好容易作的馮有不記得呢我記是遠看一羣鵝見人就下河顏生道底下呢馮君衡道說過就作半截兒如何能彀滿作了呢顏生道待我與你續上半截如何馮君衡道那敢則好顏生道白毛分綠水紅掌蕩清波馮君衡道似乎是好念着怪有個聽頭兒的還有一道因我們書房院子裡有棵梧桐先生以此爲題我作的是有棵梧桐樹兩個大搓好顏生道我也與你續上罷未結黃金菓先開白玉花馮君衡見顏生又續上了他却不講詩便道我最愛對對子怎

應原故呢作詩須得論平仄押韻對對子就平空的想出來若有上句接着那邊字兒一對就得了顏大哥你出個對子我對顏生暗道今日重陽而且風鳴樹吼便寫了一聯道九日重陽風落葉馮君衡看了半天猛然想起對道八月中秋月照臺顏大哥你看我對的如何你再出個我對顏生見他無甚行止便寫一聯道立品修身誰能效子游子夏馮君衡接着字兒扣了一會便對道交朋結友我敢比劉大劉七顏生便又寫了一聯却是明褒暗貶之意馮君衡接來一看寫的是三墳五典與你乃百寶箱便又想了對道一轉而悞我是萬花筒他又魔着顏生出對顏生實在不耐煩了便道願安承教你無門這明是說他請教

不得其門馮君衡他却猛想忽然笑道可對上了便道不敢從命我有隱他見顏生手中搖着扇子上面有字便道顏大哥我瞧瞧扇子顏生遞過來他就連聲詫道好字好字真寫了個龍爭虎鬬又翻着那面却是素紙連聲可惜道這一面如何不畫上幾個人兒呢顏大哥你瞧我的扇子却是畫了一面那一面却沒有字求顏大哥的大筆寫上幾個字兒罷顏生道我那扇子是相好朋友寫了送我的現有雙款爲証不敢虛言我那拙筆焉能奉命惟恐有污尊搖馮君衡道說了不開交底甚麽尊搖不尊搖的呢我那扇子也是朋友送我的如今再求顏大哥一寫更成全起來了顏大哥你看看那畫的神情兒頗好顏生一看

見有一隻船上面有一婦人搖槳旁邊跪着一個小伙拉
着猴繩馮君衡又道顏大哥你看那邊岸上那一人拿着
千里眼鏡兒哈着腰兒瞧的神情兒眞是活的一般顏生
便問道這是甚麽名色馮君衡道這麽顏大哥連此嗓罷
咳嗐也不知道嗎顏生道這話我不明白馮君衡道本名
兒就叫蕩湖船千萬求顏大哥把那面與我寫了我先拿
了顏大哥扇子去俟寫得時再換顏生無奈將他的扇子
插入筆筒之內馮君衡告辭轉身回了書房暗暗想道顏
生他將我兩次詩不用思想開口就續上了他的學問哪
比我呢多倒而且像貌又好他若在此了呵只怕我那表
妹被他奪了去這便如何是好呢他也不想想人家原是

許過的他却是要圖謀人家的可見這惡賊利慾薰心拉
麼天理全不顧了他便思前想後總要把顏生害了纔合
心意翻來覆去一夜不曾合眼再也想不出計策來到了
次日吃畢早飯又往花園而來不知後文如何且聽下回
分解

俠義傳

三十六回　園內贈金丁聲喪命　廳前盜卜

且說馮君衡來至花園忽見迎頭來了個女子却是繡紅心中陡然疑惑起來便問道你到花底繡紅道小姐派我來摘花兒馮君衡道摘的花兒在那裡繡紅道我到那邊看了花兒尚未開呢因此空手回來你查問我做甚麼這是柳家花園又不是你們馮家的花園用你多管閑事好沒來由呀說罷仵長去了氣的個馮君衡直瞪瞪的一雙賊眼再也對答不出來心中更加疑惑急忙奔至幽齋偏偏兩盞又進內烹茶去了見顏生拿着個字帖兒正要開看猛抬頭見了馮君衡連忙讓坐順

手將字帖兒掖在書內彼此閒談馮君衡道顏大哥可有甚麼淺近的詩書借給我看看呢顏生因他借書便立起身來向書架上找書去了馮君衡便留神見方纔掖在書內字帖兒露着個紙角兒他便輕輕抽出暗道的袖了及至顏生找了書來急忙接過執手告別回轉書房而來進了書房將書放下便從袖中掏出字兒一看只唬的驚疑不止暗道這還了得險些兒壞了大事原來此字正是前次乳母與小姐商議的定於今晚二鼓在內角門相會私贈銀兩偏偏的被馮賊偷了來了他便暗暗想道今晚他們若相會了小姐一定身許顏生我的姻緣豈不付之流水這便如何是好忽又轉念一想道無妨無妨如今字兒

既落吾手大約顏生恐我識破他決不敢前去我何不於二鼓時假冒顏生儻能到手豈不仍是我的姻緣即便露出馬脚他若不依就拿着此字作個見証就是姑爺知道也是他開門揖盜却也不能奈何於我心由越想此計越妙不由的滿心歡喜恨不得立刻就交二鼓且說金蟬小姐雖則叫繡紅寄柬與顏生他便暗暗打點了私蓄銀兩並首飾衣服到了臨期却派了繡紅持了包袱銀兩去賄顏生田氏在旁勸道何不小姐親身一往小姐道此事已是越理之舉再要親身前去更失了閨閫體統我是斷斷不肯去的繡紅無奈提了包袱銀兩剛來到角門以外見個人偃僂而來細看形色不是顏生便問道你是誰只聽

那人道我是顏生細聽語音却不對忽見那人向前就要動手繡紅見不是勢頭纔曉道有賊二字馬君衡着忙急伸手本欲蒙嘴不意奮夫使的力莽了襲人小軟弱往後仰面便倒惡賊收手不及撲跌在了襲身上以至手按在繡紅喉同一擠及至强徒起來了襲已氣絕身亡將包袱銀兩拋於地上馮賊見了襲已死急忙提了包袱檢起銀兩包兒來竟回書房去了將顏生的扇子並字帖兒留於一旁小姐與乳母在樓上提心弔膽等繡紅不見回來好生着急乳母便要到角門一看誰知此時走更之人見了髮倒斃在角門之外早已稟知員外安人了乳母聽了此信魂飛天外回轉繡閣給小姐送信只見燈籠火把僕夫

了髮同定員外女人竟奔內角門而來柳洪將燈一照果是小繡紅見他旁邊擺着一把扇子又見那邊地上有個字帖兒連忙俱各檢起打開扇子却是顏生的心中已然不悅又將字帖兒一看登時氣冲牛斗也不言語竟奔小姐的繡閣馮氏不知是何緣故便隨在後面柳洪見丁小姐說幹的好事將字帖兒就當面撕去小姐此時已知繡紅已死又見爹爹如此真是萬箭攢心一時難以分辨惟有痛哭而已虧得馮氏趕到見此光景忙將字帖兒拾起看了一遍說道原來為着此事員外你好糊塗焉知不是繡紅那了頭幹的鬼呢他素來筆跡原與女兒一樣女兒現在未出繡閣他却死在角門以外你如何不分皂白就

埋怨女兒來呢只是這顏姑爺既已得了財物爲何又將了髮掐死呢竟自不知是甚麽意思一句話提醒了柳洪便把一天愁恨俱攔在顏生身上他就連忙寫一張呈子說顏生無故殺害了髮並不提私賄銀兩之事惟恐與自己名聲不好聽便把顏生送往祥符縣內可憐顏生睡裡蔑裡連個影兒也不知幸喜兩墨機靈暗暗打聽明白告訴了顏生顏生聽了他便立了個百折不回的主意且說馮氏安慰小姐叫乳母好生看顧他便回至後邊將機就計在柳洪跟前急力攛掇務將顏生置之死地恰恰又時合柳洪之心柳洪等候縣尹來相驗了繡紅實是扣喉而死並無別的情形柳洪便咬定牙說是顏生謀害的總要

顏生抵命縣尹回至衙門立刻升堂將顏生帶上堂來仔細一看却是個懦弱書生不像那殺人的凶手便有憐惜他的意思問道顏查散你爲何謀害繡紅從實招上來顏生稟道只因繡紅素來不服呼喚屢屢逆命昨又因他口出不遜一時氣憤難當將他踢至後角門不想剛然扣喉他就倒斃而亡這也是前世冤纏做了今生的孽報望祈老父母早早定案犯人再也無的怨了說罷向上叩頭縣宰見他滿口應承毫無推諉而且情甘認罪決無異詞不由心下爲難暗暗思忖道看此光景決非行凶作惡之人難道他素有瘋顛不成或者其中別有情節倘難吐露他情願就死亦未可知此事本縣倒要細細訪查再行定案

想罷吩咐將顏生帶下去寄監縣官退堂入後自然另有一番思索你道顏生爲何情甘認罪只因他憐念小姐一番好心不料自己粗心失去字帖兒致令繡紅遭此慘禍已然對不過小姐了若再當堂和盤托出豈不敗壞了小姐名節呢莫若自己應承省得小姐出頭露面有傷閨門的風範這便是顏生的一番衷曲他却那裡知道暗中苦了一個兩疊呢且說兩疊從相公被人拿去之後他便暗暗揣了銀兩趕赴縣前悄悄打聽聽說相公滿口應承當堂全認了只唬得他膽裂魂飛淚流滿面後來見顏生入監他便上前苦苦哀求禁子並言有薄敬奉上禁子與牢頭相商明白容他在內服侍相公兩疊便將銀子交付了

牢頭囑托一切俱要看顧牢頭見了白花花一包銀子滿心歡喜滿口應承兩盡見了顏生又痛哭又是抱怨說相公不該應承了此事見顏生微微含笑毫不介意兩盡竟自不知是何緣故誰知此時柳洪那裡俱各知道顏生當堂招認了老賊樂的滿心歡喜仿佛去了一塊大病的一般苦只苦了金蟬小姐一聞此言只道顏生決無生理仔細想來全是自己將他害了他既無命我豈獨生莫若以一死相酬將乳母支出去烹茶他便倚了繡閣投繯自盡身亡及至乳母端了茶來見門戶關閉就知不好便高聲呼喚也不見應再從門縫看時見小姐高高的懸起只號得他骨軟筋酥跟跟蹌蹌報與員外安人柳洪一聞此言也

就顧不得了先帶領家人奔到樓上打開繡戶上前便把小姐抱住家人忙上前解了羅帕此時馮氏已然趕到夫妻二人打諒還可以解救誰知香魂已渺不由的痛哭起來更加着馮氏數數落落一壁裡哭小姐一壁裡罵柳洪道都是你這老烏龜老殺才不分青紅皂白生生兒的要了你的女兒命了那一個剛然送縣這一個就上了弔了這個名聲傳揚出去纔好聽呢柳洪聽了此言咯噔的把淚收住道幸虧你攙攪我似此事如何辦理哭是小事且先想個主意要緊馮氏道還有別的甚麼主意嗎只好說小姐得了個暴病有些不妥先着人悄悄抬個棺材來算是預備後事與小姐冲冲喜却暗暗的將小姐盛殮了深

厝在花園廠聽上候過了三朝五日便說小姐因病身亡也就遮了外面的耳目也省得人家談論了柳洪聽了再也想不出別的高主意只好依計而行便囑咐家人搭棺材去儻有人問就說小姐得病甚重爲的是冲冲喜家人領命去不多時便搭了來了悄悄抬至後樓此時馮氏與乳母已將小姐穿戴齊備所有小姐素日愛的簪環首飾衣服俱各盛殮了且不下箭便叫家人等暗暗抬至花園廠亭停放員外妥人又不敢放聲大哭惟有嗚嗚悲泣而已停放已畢恐有人看見便將花園門倒鎖起來所有家人每人賞了四兩銀子以壓口舌誰知家人之中有一人姓牛名喚驢子他爹爹牛三原是柳家的老僕只因

雙目矢明柳洪念他出力多年便在花園後門外盡了三間草房叫他與他兒子並媳婦馬氏一同居住又可以看守花園這日午膳子拿了四兩銀子回來馬氏問道此銀從何而來膳子便將小姐自盡並員外安人定計暫且停放花園廠亭並未下葬的情由說了一遍這四兩銀子便是員外賞的叫我們嚴密此事不可聲張說罷又言小姐的盛殮的東西實在的是不少甚麼鳳頭釵又是甚麼珍珠花翡翠環這個那個說了一套馬氏聞聽便蠱垂涎道可惜了兒的這些好東西你就是沒有胆子你若有膽量到了夜間只隔着一段墻偷偷兒的進去剛說至此只聽那屋牛三道媳婦你說的這是甚麼話咱家員外遭了此

事已是不幸人人聽見該當嘆息替他難受怎麽你還要
就執窩兒去偷盜尸首的東西人要天理良心看昭彰報
應要緊驢兒呀驢兒此事是斷斷做不得的老頭兒說罷
恨恨不已誰知牛三剛說話時驢子便對着他女人擺手
兒後來又聽見叫他不可做此事驢子便賭氣子道我知
道他不過是那們說那裡我就做了呢說着話便打手式
叫他女人預備飯自已便打酒去少時酒也有了菜也得
了且不打發牛三吃自已便先喝酒女人一壁服侍一壁
跟着吃却不言語盡打手式到吃喝完了兩口子便將傢
伙歸着起來驢子便在院內找了一把板斧掖在腰間等
到將有二鼓他直奔到花園後門掄了個地勢高聳之處

扳住墻頭蹤將上去他便往裡一跳直奔廠廳而來未知
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三十七回　小姐還魂牛兒遭報　幼僮俠士揮金

且說牛驢子於起更時來至花園扳住墻頭蹤身上去他
便往裡一跳只聽噗咚一聲自己把自己倒嚇了一跳但
見樹林中透出月色滿園中花影搖曳仿佛都是人影兒
一般毛手毛脚賊頭賊腦他却認得路徑一直竟奔廠亭
而來見棺材停放中間猛然想起小姐入殮之時形景不
覺從脊梁骨上一陣發麻灌海竪時頭髮根根倒豎害起
怕來又連打了幾個寒噤暗暗說不好我別要不得身子
覺軟就坐在廠亭欄桿踏板之上畧定了定神回手拔出

板斧心裡想道我此來原爲發財這一上去打開棺蓋財帛便可到手你却怕他怎的這總是自己心虛之過漫說無鬼就是有鬼也不過是閨中弱女有甚麽大本事呢想至此不覺的雄心陡起提了板斧便來到厥亭之上對了棺木一時天良難昧便雙膝跪倒暗暗祝道牛驢子實在是個苦小子今日暫借小姐的舊環衣服一用日後充足了我再多多的給小姐燒些紙錁罷祝畢起來將板斧放下只用雙手從前面托住棺蓋盡力往上一起那棺蓋就離了位了他便往左邊一跨又繞到後邊也是用雙手托住往上一起他却往右邊一跨那材蓋便橫斜在材上繞要動手忽聽暖昏一聲便嚇的他把脖子一縮跑下亭來

格嗒嗒一個整顫半晌還不過氣來又見小姐扎掙起來口中說道多承公公指引便不言語了驢子喘息了喘息想道小姐他會還了魂了又一轉念他縱然還魂正在氣息微弱之時我這上去將他捎住咽喉他依然是死我照舊發財有何不可呢想至此又煞神附體立起身來從老遠的就將兩手比着要掐的式樣向未來到花亭忽有一物飛來正打在左手之上驢子又不敢喫喲只疼的他咬着牙捧着手在亭下打轉只見從太湖石後來了一人身穿夜行衣服竟奔驢子而來驢子看不好剛然要跑已被那人一個健步趕上就是一腳驢子便跌倒在地口中叫道爺爺饒命那人便將驢子按在地上用刀一幌道我且問

你棺木內死的是誰驢子道是我家小姐可是弔死的那人吃驚道你家小姐如何弔死呢驢子道只因顏生當堂招認了我家小姐就弔死了不知是甚麽緣故只求爺爺饒命那人道你初念貪財還可饒恕後來又生害人之心便是可殺不可留了說道可殺二字刀已落將下來登時驢子入了湯鍋了你道此人是誰他便是改名金懋叔自玉堂自從贈了顏生銀兩之後他便先到祥符縣將柳洪打聽明白已知道此人慳吝必然嫌貧愛富後來打聽顏生到此甚是相爰正在歡喜忽聽得顏生被祥符縣拿去甚覺詫異故此夤夜到此打聽個水落石出已知顏生負屈含冤並不知小姐又有自縊之事適纔問了驢子方纔

明白既將驢子殺了又見小姐還魂本欲上前攙扶又要
避盟嫂之嫌疑猛然心生一計我何不如此如此呢想罷
便高聲嚷道你們小姐還了魂了快來救人吓又向那角
門上嗵的一腳連門帶框俱各歪在一邊他却飛身上房
竟奔柳洪住房去了且說巡更之人原是四個前後半夜
倒換這前半夜的二人正在巡更猛聽得有人說小姐還
魂之事又聽得哓嚓一聲響亮二人唬了一跳連忙順着
聲音打着燈籠一照見花園角門連門框俱各歪在一邊
二人乍着膽子進了花園趁着月色先往花亭上一看見
棺材蓋橫在材上連忙過去細看見小姐坐在棺內閉着
雙睛口內尚在咕噥二人見了悄悄說道誰說不是活了

呢快報員外安人去剛然回身只見那邊有一塊黑忽忽的不知是甚麼打過燈籠一照却是一個人內中有個眼尖的道夥計這不是牛驢子麼他如何躺在這裡呢難道昨日停放之後把他落在這裡了又聽那人道這是甚麼稀奇的躺了我一腳噯喲怎麼他脖子上有個口子呢敢則是被人殺了快快報與員外說小姐還魂了柳洪聽了即刻叫開角門馮氏也連忙起來喚齊僕婦了髮梳往花園而來誰知乳母田氏一聞此言預先跑來扶着小姐呼喚只聽小姐嘟噥道多承公公指引叫奴家何以報答柳洪馮氏見了小姐果然活了不勝歡喜大家攙扶出來田氏轉身背負着小姐僕婦幫扶左右圍隨一直來到繡閣

安放妥協又灌薑湯少許漸漸的甦醒過來容小姐靜一靜定定神止於乳母田氏與安人小了鬟等在左右看顧柳洪就慢慢的下樓去了只見更夫仍在樓門之外伺候柳洪便道你二人還不巡更在此作甚二人道等着員外回話還有一宗事呢柳洪道還有甚麼事呢不是要討賞麼二人道討賞忙甚麼呢咱們花園躺着一個死人呢柳洪聞聽大驚道如何有死人呢二人道員外隨我們看看就知道了不是生人却是個熟人柳洪跟定更夫進了花園來至花亭更夫舉起燈籠照着柳洪見滿地是血戰戰兢兢看了多時道這不是牛驢子嗎他如何被人殺了呢又見棺蓋橫着旁邊又有一把板斧猛然省悟道別是他

前來開棺盜尸罷如何棺蓋橫過來呢更夫說道員外爺想的不錯只是他被何人殺死呢難道也見小姐活了他自己抹了脖子柳洪無奈只得派人看守准備報官相驗先叫人找了地保來告訴他此事地保道日前捐死了一個了鬟尚未結案如今又殺了一個家人所有這些喜慶事情全出在尊府此事就說不得了只好員外爺辛苦辛苦同我走一趟柳洪知道是故意的拿捏只是進內取些銀兩給他們就完了不料來至套間屋內見銀櫃的鎖頭落地櫃蓋已開這一驚非同小可連忙查對散碎銀兩俱各未動單單整封銀兩短了千封心內這一陣難受又不是疼又不是癢竟不知如何是好發了會子怔叫了鬟去

請安人一兩平了一兩六錢有零的銀算是二兩央求地保是報地保得了銀子自已去了柳洪急回身來至屋內不覺淚下馮氏便問叫我有甚麽事女兒活了應該喜歡爲何反倒哭起來了呢莫不成牛驢子死了你心疼他嗎柳洪道那盜尸賊我心疼他做甚麽馮氏道既不爲此你哭甚麽柳洪便將銀子失去十封的話說了一偏因爲心疼銀子不覺淚流這如今意欲報官故此請你來商議商議馮氏聽了也覺一驚後來聽柳洪說要報官連說不可不可現在咱們家有兩宗人命的大案尚未完結如今爺丟銀子又去報官別的都不遺失單單的丟了十封銀子這不是提官府的醒兒嗎可見咱家積蓄多金他若往外

裡一問只怕再花上十封也未必能結案依我說這十封
銀子只好忍個肚子疼算是丟了罷拆洪聽了此言深爲
有理只得罷了不過一時時揪着心繫子怪疼的且說馬
氏摟抱丈夫前去盜尸以爲手到成功不想呆呆的等了
一夜未見回來看看的天已發曉不由的埋怨道這王八
蛋好生可惡他不肯我指引明路教他發財如今得了手
且不回家又不知填還那個小媽兒去了少時他瞎參若
問起來又說無故嘮叨正在自言自語埋怨忽聽有人敲
門道牛三哥牛三哥婦人答道是誰呀這們早就來叫門
說罷將門開了一看原來是拾糞的李二李二見馬氏
便道姪兒媳婦你煩惱吓馬氏聽了吓道呸大清早起的

也不嫌個喪氣這是怎麽說呢李二說敢則是喪氣你們騙子叫人殺了怎麽不喪氣牛三已在屋內聽見便接言道李老二你進屋裡來告訴明白了我這是一件事情李二便進屋內見了牛三說告訴哥哥說騙子姪兒不知爲何被人殺死在那邊花園子裡了你們員外報官了少時就要來相驗呢牛三道好吓你們幹的好事呀有報應沒有昨日那們攔你們你們不聽到底兒遭了報了這不叫員外受累嗎李老二你拉了我去等着官府來了我攔驗就是了這不是嗎我的兒子既死了我那兒婦是斷不能守的莫若叫他回娘家去罷這纔應了俗語兒子騙的潮頭馬的潮西說着話拿了明仗叫李二拉着他竟奔員外

宅裡來見了柳洪便將要攔驗的話說了柳洪甚是歡喜又教導了好些話那個說的那個說不的怎麼具結領尸編派停當又將裝小姐的棺木挪在閒屋算是爲他買的詩木及至官府到來牛三攔驗情願具結領尸官府細問情由方准所呈不必細表且說顏生在監多虧了兩塁服侍不至受苦自從那日過下堂來至今並未提審竟不知定了案不曾反覺得心神不定忽見牢頭將兩塁叫將出來在獄神廟前便發話道小夥子你今兒得出去了我不能只是替你耽驚兒再者你們相公今兒晚上也該叫他受用受用了兩塁見不是話頭便道賈大叔可憐我家相公負屈含冤望大叔將就將就賈牢頭道我們早已可憐

過了我們若遇見都像你們這樣打官司我們都餓死了
你打諒裡裡外外費用輕呢就是你那點子銀子一共兒
就結了俗語說衙門的錢下水的船這總要親了現你總
得想個主意纔好呢難道你們相公就沒個朋友嗎兩黑
哭道我們從遠方投親而來這裡如何有相知呢設若何
還是求大叔可憐我們相公纔好賈牢頭道你那是白說
我倒有個主意你們相公有個親戚他不是財主嗎你為
甚不弄他的錢呢兩黑流淚道那是我家相公對頭他如
何肯資助呢賈牢頭道不是那們說你與相公商量商量
怎麼想個法子將他的親戚哄出來我們弄他的銀錢好
照應你們相公阿是這麼個主意兩黑搖頭道這個主意

却難只怕我家相公做不出來罷賈牢頭道既如此你令兒就出去直不准你在這裡雨罷見他如此神情心中好生爲難急得淚流滿面痛哭不止恨不得跪在地下哀求忽見監門口有人叫賈頭兒賈頭兒快來喲賈牢頭道是了我這裡說話呢那人又道你快來有話說賈牢頭道甚麼事這們忙難道弄出錢來我一人使嗎也是大家夥兒分那外面說話的乃是禁子吳頭兒他便問道你又駁辦誰呢賈牢頭道就是顏查散的小童兒吳頭兒道噯喲我的太爺你怎麼惹他呢人家的照應到了此人姓白剛纔上衙門口署一點染就是一百雨呀少時就進來了你快快好好兒的預備着伺候着罷牢頭聽了連忙回身見雨

黑還在那裡哭呢連忙上前道老雨呢你怎麼不禁嘔呢說說笑笑嗷嗷嘔嘔這有甚麼呢你怎麼就認起真來我問問你你家相公可有個姓白的朋友嗎雨黑道並沒有姓白的賈牢頭道你藏好你還悔着我呢我告訴你如今外面有個姓白的賊你們相公來了說話間只見該值的頭目陪着一人進來頭帶武生巾身穿月白花氅內襯一件桃紅襯袍足登官靴另有一番英雄氣概雨黑看了狠像金相公却不敢認只聽那武生叫道雨黑你敢則也在此麼好孩子眞正難爲你雨黑聽了此言不覺的落下淚來連忙上前參見道誰說不是金相公呢暗暗忖道如何連音也改了呢他却那裡知道金相公就是白玉堂呢白

五爺將雨墨扶起道你家相公在那裡不知雨墨如何回答且聽下回分解

三十八回　蒼主鳴冤攔輿告狀　因朋涉險寄柬留刀

且說白玉堂將雨墨扶起道你家相公在那裡賈牢頭不容雨墨答言他便說顏相公在這單間屋內都是小人們伺候白五爺道好你們用心服侍我自有賞賜賈牢頭連連答應幾個是此時雨墨已然告訴了顏生白五爺來至屋內見顏生蓬頭垢面雖無刑具加身已然形容憔悴連忙上前執手道仁兄如何遭此冤枉說至此聲音有些慘切誰知顏生他却毫不動念便說道賤愚兄慢見賢弟賢弟到此何幹哪白五爺見顏生並無憂愁哭泣之狀惟有

羞容滿面心中暗暗點頭誇道顏生眞乃英雄也便問此事因何而起顏生道賢弟問他怎麽白玉堂道你我知已弟兄非泛泛可比難道仁兄還瞞着小弟不成顏生無奈只得說道此事皆是愚兄之過便將繡紅寄柬愚兄並未看明柬上是何言詞因有人來便將柬兒放在書內誰知此柬遺失到了夜間就生出此事柳洪便將愚兄呈送本縣後來虧得雨墨暗暗打聽方知是小姐一片苦心全是爲顧愚兄愚兄自恨遺失柬約釀成禍端兄若不應承難道還要扯閙弱質壞他的清白愚兄惟有一死而已白玉堂聽了顏生之言頗覺有理復轉念一想道仁兄知恩報恩令已成人原是大丈夫所爲獨不念老伯母在家懸

念乎一句話却把顏生的傷心招起不由的淚如雨下半晌說道事成不改命中所造大料難逃道也是前世冤孽今生報應奈何奈何愚兄死後望賢弟照看家母兄在九泉之下亦得瞑目說罷痛哭不止雨墨在旁亦落淚白玉堂道何至如此仁兄且自寬心凡事還要再思雖則為人亦當為已聞得開封府包相斷事如神何不到那裡去伸訴呢顏生道賢弟此言差矣此事非是官府屈打成招的乃是兄自行承認的又何必向包公那裡分辨去呢白玉堂道仁兄雖如此說小弟惟恐不然詐文若到開封只怕包相就不容仁兄招認了那時又當如何顏生道書云匹夫不可奪志也況愚兄乎白玉堂見顏生毫無回轉之心

他便另有個算計了便叫兩墨將禁子牢頭叫進來兩墨剛然來到院中只見禁子牢頭正在那裡喊喳喳指手畫脚忽見兩墨出來便有一人迎將上來道老兩呀有甚麼吩咐的嗎兩墨道白老爺請你二人呢二人德得此話便狗顛屁股垂兒似的跑向前來白五爺叫件當拿出四封銀子對他二人說道這是銀子四封賞你二人一封俵散衆人一封餘下二封便是伺候顏相公的從此後顏相公一切事體全是你二人照管偏有不到之處我若聞知却是不依你們的二人屈膝謝賞滿口應承白五爺又對顏生道這裡諸事妥協小弟要借兩墨隨我幾日不知仁兄叫他去否顏生道他也在此無事況此處俱已安置妥

恤愚兄也用他不着賢弟只管將他帶去誰知兩墨早已領會白五爺之意便欣然叩辭了顏生跟隨白五爺出了監中到了無人之處兩墨便問白五爺道老爺將小人帶出監來莫非叫小人瞞着我家相公上開封府呈控庞一句話問的白五爺滿心歡喜道怪哉怪哉你小小年紀竟有如此聰明真正罕有我原有此意但不知你敢去不敢去兩墨道小人若不敢去也就不問了自從那日我家相公招承之後小人就要上京內開封府控告去只因監內無人伺候故此耽延至今今日又見老爺話語之中提撥我家相公我家相公毫不省悟故此方纔老爺一說要借小人跟隨幾天小人就明白了是為着此事白五爺哈哈

大笑道我的意思竟被你猜着了我告訴你你相公入了情魔了一時也化解不開須到開封府告去方能打破迷關你明日就到開封府就把你家相公無故招承認罪原由申訴一番包公自有斷法我在暗中給你安置安置大約你家相公就可脫了此災了說罷便叫伴當給他十兩銀子兩盤道老爺前次賞過兩個錁子小人還沒使呢老爺改日再賞罷再者小人告狀去腰間也不好多帶銀子白玉爺點頭道你說的也是你今日就往開封府去在附近處住下明日好去伸冤兩盤連連稱是竟奔開封府去了誰知就是此夜開封府出了一件詫異的事包公每日五更上朝包興李才預備伺候一切冠帶袍服茶水盥漱

俱各停當只等包公一呼唤便諸事齊整一入正在靜候忽聽包公咳嗽包興連忙執燈掀起簾子來至裡屋內剛要將燈往桌上一放不覺駭目驚心失聲道咬喲包公在帳子內便問道甚麼事包興道這是那裡來的刀刀叮包公聽見急披衣坐起撩起帳子一看果見是明晃晃的一把鋼刀橫在桌上刀下還壓着柬帖兒便叫包興將柬帖拿來我看包興將柬帖從刀下抽出持着燈遞給相爺一看見上面有四個大字寫着頂查散寃包公忖度了一會不解其意只得淨面穿衣且自上朝候散朝後再慢慢的訪查到了朝中諸事已完便乘轎而回剛至衙門只見從人叢中跑出個小孩子來在轎旁跪倒口稱寃枉却好

王朝走到將他獲住包公轎至公堂落下轎立刻升堂便叫帶那小孩子該班的傳出此事王朝正在角門外問兩疊的名姓忽聽叫帶小孩子王朝囑咐道見了相爺不要害怕不可胡說兩疊道多承老爺教導王朝進了角門將兩疊帶上堂去兩疊便跪到向上叩頭包公問道那小孩子叫甚麼名字爲着何事訴上來兩疊道小人名叫兩疊乃武進縣人只因同我家主人到祥符縣投親包公道你主人叫甚麼名字兩疊道姓顏名查散包公聽了顏查散三字暗暗道原來果有顏查散便問道投在甚麼人家兩疊道就是雙星橋柳員外家這員外名叫柳洪他是小主人的姑夫說知小主人的姑母三年前就死了此時却是

續娶的馮氏安人只因柳洪膝不有個姑娘名柳金蟬是
從小兒就許與我家相公爲妻小人的主人原奉母命前
來投親一來在此讀書預備明年科考二來又爲的是完
姻誰知柳洪將我主僕二人留花花園居住敢則是他不
懷好意住了纔四天那日青早便有本縣的衙役前來把
我主人拿去了說我主人無故的將小姐的了髮繡紅摺
死在內角門以外回相爺小人與小人的主人時刻不離
左右小人的主人並未出花園的書齋如何會在內角門
指死了了髮呢不想小人的主人被縣裡拿去剛過頭一
堂就滿口應承說是自已將了髮指死情願抵命不知是
甚麼緣故因此小人到相爺臺前懇求相爺與小人的

主人作主說罷復又叩頭包公聽了沉吟半晌便問道你
家相公既與柳洪是親戚想來出入是不避的了兩豐道
柳洪爲人極其固執漫說別人就是這個續娶的馮氏也
未容我家主人相見主僕在那裡四五天盡在花園書齋
居住所有飯食茶水俱是小人進內自取並未派人服侍
狠不像待親戚的道理菜裡頭連一點兒肉星也沒有包
公又問道你可知道小姐那裡除了嫡紅還有幾個丫頭
呢兩豐道聽得說小姐那裡就只一個丫鬟嫡紅還有個
乳母田氏這個乳母却是個好人包公忙問道怎見得兩
豐道小人進內取茶飯時他就向小人說圓子牢落你們
主僕在那裡居住須要小心恐有不測之事依我說莫若

過一兩天你們還是離了此處好不想果然就遠了此事了包公暗暗的躊躇道莫非乳母曉得其中原委呢何不如此如此看是如何想罷便叫將兩墨帶下去就在班房聽候立刻吩咐差役將柳洪並他家乳母田氏分別傳來不許串供又吩咐到祥符縣提顏查散到府聽審包公暫退堂用飯畢正要歇息只見傳柳洪的差役回來稟道柳洪到案老爺吩咐伺候升堂將柳洪帶上堂來問道顏查散是你甚麼人柳洪道是小老兒的內姪包公道他來此作甚麼來了柳洪道他在小老兒家讀書為的是明年科考包公道聞聽得他與你女兒自幼聯姻可是有的麼柳洪暗暗的納悶道怎一不得人說包公斷事如神我家裡事

他如何知道呢至此無奈只得說道是從小兒定下的婚姻他此來一則爲讀書頭備科考二則爲完姻包公道你可曾將他留下柳洪道留他在小老兒家居住包公道你家了頭嬾紅可是服侍你女兒的麽柳洪道是從小兒跟過小女兒極其聰明又會寫又會算實實死的可惜包公道爲何死的柳洪道就是被顏查散扣喉而死包公道甚麽時候死的死於某處柳洪道及至小老兒知道已有二鼓之半却是死在內角門以外包公聽罷將驚堂木一拍道我把你這老狗滿口胡說方纔你說及至你知道的時節已有二鼓之半自然是你的家人報與你知道的你並未親眼看見是誰摺死的如何就知是顏查散相害這兩

明是你誣賴愛富將了髮捐死有意誣賴顏生你還敢在本閣跟前支吾麼柳洪見包公動怒連忙叩頭道相爺請息怒容小老兒細細的說了髮被人捐死小老兒原也不知是誰捐死的只因死屍之旁落下一把扇子却是顏生的名款因此纔知道是顏生所害說罷復又叩頭包公聽了思想了半晌如此看來定是顏生作下不才之事了又見差役回道乳母田氏傳到包公叫把柳洪帶下去即將田氏帶上堂來田氏那裡見過這樣堂威已然嚇得魂不附體渾身抖衣而戰包公問道你就是柳金蟬的乳母麼田氏道婆婆子便是包公道了髮繡紅爲何死的從實說來田氏到了此時那敢撒謊便把如何聽見我家員外妾

入私語要害顏生自己如何與小姐商議要救顏生如何叫繡紅私贈顏生銀兩誰知顏姑爺得了財物不知何故竟將繡紅捆死了偏偏的又落下一把扇子連那個字帖兒我家員外見了氣的了不得就把顏姑爺送了縣了誰知我家的小姐就上了吊了包公聽至此不覺愕然道怎麽柳金蟬竟自死了麽田氏道死了之後又活了包公又問道如何又會活了呢田氏道皆因我家員外安人商量此事說道顏姑爺是頭一天進了監第二天姑娘就吊死了況且又是未過門之女這要是吵嚷出去這個名聲兒不好聽的因此就說是小姐病的要死買口棺材來冲一冲却悄悄的把小姐裝殮了停放後花園內殿亭上誰知

半夜裡有人驚說你們小姐還了魂了大家夥兒聽見了連忙過去一看誰說不是活了呢棺材蓋也橫過來了小姐在棺材裡坐着呢包公道棺材蓋如何會橫過來呢田氏道聽說是宅內的下人牛驢子偷偷見盜尸去他見小姐活了不知怎麼他又抹了脖子了包公聽畢暗暗思想道可惜金蟬一番節烈竟被無意的顏生辜負了可恨顏生既得財物又將繡紅捨死其爲人的品行就不問可知了如何又有寄柬留刀之事並有小童兩墨潛伺伸冤呢想至此便叫帶兩墨去右即將兩墨帶上堂來包公把驚堂木一拍道好狗才你小小年紀竟敢大膽蒙混本閣該當何罪兩墨見包公動怒便向上叩頭道小人句句是實

話焉敢蒙混相爺包公一聲斷喝你這狗才就該掌嘴你說你主人並未離書房他的扇子如何又在內角門以外呢請不知兩罷回答甚麼言語且聽下回分解

三十九回　鋤斬君衡書生開罪　石驚趙虎俠客爭鋒

且說包公一聲斷喝哇你這狗才就該掌嘴你說你主人並未離了書房他的扇子如何又在內角門以外呢兩罷道相爺若說扇子其中有個情節只因柳洪內姪名叫馮君衡就是現在馮氏妄人的姪兒那一天合我主人談詩對對子後來他要我主人扇子瞧我把他的扇子求我主人寫我家主人不肯寫他不依他就把我主人的扇子拿去他說寫得了再換相爺不信打發人取來現時仍在堂

簡內插着那把次姑龍冬嗆的扇子就是馮君衡的小人斷不敢撒謊忽見包公哈哈大笑兩壁只當包公聽見這次姑龍冬嗆藥了呢他那裡知道包公因問出扇子的根由心中早已明白此事不由哈哈大笑十分暢快立刻出籤捉拿馮君衡到案此時祥符縣已將顏查散解到包公便叫將田氏帶下去叫兩壁跪在一旁將顏生的招狀看了一遍已然看出破綻不由暗暗笑道一個情願甘心抵命一個以死相酬自盡他二人也堪稱爲義夫節婦了便叫帶顏查散顏生此時鐐銬加身來至堂上一眼看見兩壁心中納悶道他到此何幹左右上來去了刑具顏生跪倒包公道顏查散抬起頭來顏查散仰起面來包公見他

雖然蓬頭垢面却是形容秀美良善之人便問你如何將繡紅捐死顏生便將在縣內口供一字不改訴將上去包公點了點頭道繡紅也眞正的可惡你是柳洪的親戚又是容居他家他竟敢不服呼喚口出不遜無怪你憤恨哉且問你你是甚麽時候出了書齋由何路徑到內角門甚麽時候捐死繡紅他死於何處講顏生聽包公問到此處竟不能答暗暗的道好利害好利害我何常捐死繡紅不過是恐金蟬出頭靈面名節攸關故此我纔招認捐死繡紅如今相爺細細的審問何時出了書齋由何路徑到內角門我如何說得出來正在爲難之際忽聽兩邊在旁與道相公此時還不說明眞個就不念老安人在家懸念麽

顏生一聞此言觸動肝腑又是着急又慙愧不覺淚流滿面向上叩頭道犯人實實罪該萬死惟求相爺筆下超生說罷痛哭不止包公道還有一事問你柳金蟬既已寄柬與你你爲何不去是何緣故顏生哭道愛呀相爺呵干錯萬錯在此處那日繡紅送柬之後犯人剛然要看恰值馮君衡前來借書犯人便將此柬夾在案頭書內誰知馮君衡去後遍尋不見再也無有犯人並不知柬中是何言詞如何知道有內角門之約呢包公聽了便覺了然只見差役回道馮君衡拿到包公便叫顏生主僕下去立刻帶馮君衡上堂包公見他兎耳鷹腮蛇眉鼠眼已知是不良之輩把驚堂木一拍道馮君衡快將假名盜財因姦致命從

實招來左右遮聲催嚇講講講馮君衡道沒有甚麼招的
包公道請大刑左右將三根木望堂上一擲馮君衡害怕
只得口吐實情將如何換扇如何盜竦如何二更之時拿
了扇來員名前去只因繡紅要嚷如何將他扣喉而死又
如何撇下扇柬提了包袱銀兩回轉書房從頭至尾述說
一遍包公問明叫他畫了供立刻請御刑王馬張趙將狗
頭鍘拍來還是照舊章程登時將馮君衡鍘了丹墀之下
只嚇得柳洪田氏以及顧生主僕誰敢仰視剛將口首打
掃完畢御那仍然安放堂上忽聽包公道帶柳洪這一聲
把個柳洪嚇得膽裂魂飛筋酥骨軟好容易扎掙爬至公
堂之上包公道我把你這老狗顧生受害金蟬懸樑繡紅

遭害驅子被殺以及馮君衡遭刑全由你這老狗嫌貧愛富的起見致令生者死者死而復生者受此大害今將你廢於鍘下大概不委屈你罷柳洪聽了叩頭碰地道實在不屈望相爺開天地之恩饒恕小老兒改過自新以贖前愆包公道你既知要贖罪聽本閣吩咐今將顏生交付與你就在你家攻書所有一切費用你要好好看待俟明年科考之後中與不中即便畢姻僉顏查散稍有疎虞我便把你拿來仍然廢於鍘下你敢應麼柳洪道小老兒願意小老兒願意包公便將顏查散兩畢叫上堂來道你讀書要明大義為何失大義而全小節便非志士乃係腐儒自今以後必須改過務要好好讀書揀日期將牘課送來本

閣與你看視傷得寸進尺不負兩黑一片爲主之心就是平素之間也要將他好好看待顏生向上叩頭道謹遵台命三個人又從新向上叩頭柳洪攙了顏生的手顏生攙了兩黑手又是歡喜又是傷心下了丹墀同了田氏一齊回家去了此案已結包公退堂來至書房便叫包興請展護衛你道展爺幾時回來的他却來在顏查散白玉堂之先只因騰不出筆來不能敘爲事有緩急況顏生之案是一氣的文字再也間斷不得如何還有工夫提展爺呢如今顏查散之案已完必須要說一番展爺自從救了老僕心福之後那夜便趕到家中見了展忠將茉花村比劍輸姻之事述說一回彼此換劍作了定禮便將湛盧寶劍合

他看了展忠滿心歡喜展爺又告訴他現在開封府有一件緊要之事故此連夜趕回家中必須早赴東京展忠道作皇家官理應報効朝廷家中之事全有老奴照管爺自請放心展爺便叫伴當收拾行李備馬立刻起程竟奔開封府而來及至到了開封府便先見了公孫先生與王馬張趙等却不提白玉堂來京不過略問了問一向有甚麼事故沒有大家俱言無事又問展爺道大哥原告兩個月的假如何怎早回來展爺道回家祭掃完了在家無事莫若早些回來省得臨期忽忙也就遮掩過去他却來見了相爺暗暗將白玉堂之事回了包公聽了吩咐嚴加防範設法擒拿展爺退回公所自有眾人與他接風撢塵一連

鬧了幾天展爺却每夜防範並不見甚麼動靜不想由顏查散案中生出寄柬留刀之事包公雖然疑心尚未知虛實如今此案已經破明果係顏查散寃應了柬上之言包公想起留刀之人退堂後來至書房便請展爺展爺隨着包興進了書房參見包公包公便提起寄柬留刀之人行踪詭密令人可疑護衛須要嚴加防範纔好展爺道卑職前日聽見主管包興述說此事也就有些疑心這明是給顏查散辦寃暗裡却是透信據卑職想留刀之人想是白玉堂了卑職且與公孫策計議去包公點頭展爺退出來至公所已然秉上燈燭大家擺上酒飯彼此就坐公孫先生便問展爺道相爺請吾兄有何見諭展爺道相爺爲

寄柬留刀之事叫大家防範些王朝道此事原爲替顏查散明冤如今既已斷明頭生已歸柳家去了此時又何必防甚麽呢展爺此時却不能不告訴衆人白玉堂來京找尋之事便將在茉花村比劍聯姻後至蘆花蕩方知白玉堂進京來找御猫故此的兄二間此言就急急退來張龍道原來大哥定了親了遭瞞着我們呢恐怕兄弟們要喝大哥的喜酒如今既已說出來明日是要加倍罰的馬漢道喝酒是小事但不知錦毛鼠是怎麽個人展爺道此人姓白名玉堂乃五義之中的朋友趙虎道甚麽五義小弟不明白展爺便將陷空島的衆人說出又將綽號兒說與衆人聽了公孫先生在旁聽明白猛然省悟道此人來

我大哥却是要與大哥合氣的展爺道他與我素無仇隙與我合甚麼氣呢公孫策道大哥你白想想他們五人號稱五鼠你那號稱御猫焉有猫兒不捕鼠之理這明是嘆大哥號稱御猫之故所以知道他要與大哥合氣展爺道賢弟所說似乎有理但我這御猫乃聖上所賜非是劣兄主意稱猫要欺壓朋友他若真個爲此事而來劣兄甘拜下風從此後不稱御猫也未爲不可欤人尚未答言惟趙虎正在豪飲之間聽見展爺說出此話他却有些不服氣拿着酒杯立起身來道大哥你老素昔膽量過人今日何自餒如此這御猫二字乃聖上所賜如何改得儻若是那個甚麼白糖咧黑糖咧他不來便罷他若來時我燒一壺

開開的水把他沖着喝了也去去我的滿氣展爺連忙擺
手說四弟悄言豈不聞牆外有耳剛說至此只聽拍的一
聲從外面飛進一物不偏不歪正打在趙虎擎的那個酒
杯之上只聽噹啷一聲將酒杯打了個粉碎趙爺唬了
一跳衆人無不驚駭只見展爺早已出席將橋扇虛掩回
身復又將燈吹滅便把外衣脫下裡面却是早已結束停
當的暗暗的將寶劍拿在手中却把橋扇假做一開只聽
拍的一聲又是一物打在橋扇上展爺這纔把橋扇一開
這着勁一伏身躥將出去只覺得迎面一股寒風颼的就
是一刀展爺將劍扁着往上一迎隨招隨架用目在星光
之下仔細觀瞧見來人穿着皁青的夜行衣靠腳步伶俐

依稀是前在苗家集見的那人二人也不言語惟聽刀劍之聲叮噹亂響展爺不過招架並不還手見他刀刀逼緊門路精奇南俠暗暗喝采又想道這朋友好不知進退我讓着你不肯傷你又何必趕盡殺絕難道我還怕你不成暗道也叫他知道知道便把寶劍一橫等刀臨近用個鶴唳長空勢用力往上一削只聽噹的一聲那人的刀已分爲兩段不敢進步只見他將身一縱已上了墻頭展爺一躍身也跟上去那人却上了耳房展爺又躍身而上及至到了耳房那人却上了大堂的上房展爺趕至大堂房上那人一伏身越過脊去展爺不敢緊追恐有暗器却退了幾步從這邊房脊剛要越過瞥見眼前一道紅光忙說不

好把頭一低剛躲過面門却把頭巾打落那物落在房上咕嗜嗜滾將下去方知是個石子原來夜行人另有一番眼力能暗中視物雖不真切却能分別最怕猛然火光一亮反覺眼前一黑猶如黑天在燈光之下乍從屋內來必須暴站片時方覺眼前光亮些展爺方纔覺眼前有火光亮一幌已知那人必有暗器趕緊把頭一低所以將頭巾打落要是些微力笨點的不是打在面門之上重點打下房來剛此時展爺再往春的那邊一望那人早已去了此際公所之內王馬張趙帶領差役燈籠火把各執器械俱從角門繞過遍處搜查那裡有個人影兒呢惟有愣爺趙虎怪叫吆喝一路亂嚷展爺已從房上下來找着頭巾同

到公所連忙穿了衣服與公孫先生來找包興恰遇包興奉了相爺之命來請二人二人即便隨同包興一同來至書房參見了包公使說方纔與那人交手情形未能拿獲實卑職之過包公道黑夜之間焉能一戰成功據我想來惟恐他別生枝葉那時更難拿獲倒要大費週折呢又囑附了一番闔署務要小心展爺與公孫先生連連答應二人退出來至公所大家計議惟有趙虎噘着嘴再也不言語了自此夜之後却也無甚動靜惟有小心而已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四十回　思尋盟弟遣使三雄　欲盜贓金糾合五義

且說陷空島盧家莊那鑽天鼠盧方自從白玉堂離莊覓

來將有兩月未見回來又無音信甚是放心不下每日裡唉聲嘆氣坐卧不安連飲食俱各減了雖有韓徐蔣三人勸慰無奈盧方實心忠厚再也解釋不開一日兄弟四人同聚於待客廳上盧方道自我弟兄結拜以來朝夕相聚何等快樂偏是五弟少年心性好事這一務必要與甚麼御貓較量至今去了兩月有餘未見回來為兄好生放心不下四爺蔣平道五弟未免過於心高氣傲而且不服人勸小弟前次畧畧說了幾句險些兒與我反目嫌我看來惟恐五弟將來要從這上頭受害呢徐慶道四弟再休提起那日要不是你說他他如何會私自賭氣走了呢全是你多嘴的不好那有你三哥也不會說話也不勸他的好

呢盧方見徐慶抱怨蔣平惟恐他二人分爭起來便道事已至此別的暫且不必提了只是五弟此去儻有疎虞那時怎了劣兄意欲親赴東京尋找尋找不知眾位賢弟以爲如何蔣平道此事又何必大哥前往既是小弟多言賭氣去了莫若小弟去尋他回來就是了韓彰道四弟是斷然去不得的蔣平道却是爲何韓彰道五弟這一去必要與姓展的分個上下儻若得了上風那還罷了他若拜了下風再想起你的前言爲何還肯回來你是斷去不得的徐慶接言道侍小弟前去如何盧方聽了却不言語知道徐慶爲人粗魯是個渾愣他這一去不但不能找回五弟巧則到要鬧出事來韓彰見盧方不語心中早已明白了

便道三弟要去待劣兄與你同去如何盧方聽韓彰要與徐慶同去方答言道若得二弟同去劣兄稍覺放心蔣平道此事因我起見如何二哥三哥辛苦小弟到安逸呢莫若小弟也同去走一遭如何盧方也不等韓彰徐慶說便答言道若是四弟同去劣兄更覺放心明日就與三位賢弟餞行便了忽見莊丁進來稟道外面有鳳陽府柳家莊柳員外求見盧方聽了便問道此係何人蔣平道弟知此人他乃金頭大歲甘豹的徒弟姓柳名青綽號白面判官不知他來此爲着何事盧方道三位賢弟且先迴避待劣兄見他看是如何吩咐莊丁快請盧方也就迎了出去同了莊丁進來見他身量却不高大衣服甚是鮮明白馥馥

一張面皮暗含着惡然疊暴着環睛明露着鬼計多端彼此相見各通姓名盧方便執手讓至待客廳上就坐獻茶盧翁便問道久仰芳名未能奉謁今蒙降臨有屈台駕不知有何見教敢乞明示柳青道小弟此來不為別事只因仰慕盧兄行俠尚義故此斗膽前來殊覺冒昧大約說出此事決不見責只因做處太守孫珍乃兵馬司孫榮之子却是太師龐吉之外孫此人淫慾貪婪剝削民脂造惡多端聚斂盡述刻下為與龐吉慶壽他備得松景八盆其中暗藏黃金千兩以為趨奉獻媚之資小弟打聽得真實意欲將此金劫下非是小弟貪愛此金因做處連年荒旱即以此金糶了價買糧米賑濟以持民困奈弟獨力難成故

此不辭跋涉仰望盧兄幫助是幸盧方聽了便道弟蝸居山莊原是本分人家雖有微名並非要結而得至行叔竊取之事更不是我盧方所為足下此來竟自徒勞本欲款留盤桓幾日惟恐有悞足下正事反為不美莫若是下早早另為打算說罷一執手道請了柳青聽盧方之言只羞的滿面通紅把個白面判官竟成了紅面判官了暗道眞乃聞名不如見面原來盧方是這等人如此看來義在那裡我柳青來的不是路了站起身來也說一個請字頭也不回竟出門去了誰知莊門却是兩個相連只見那邊莊門出來了一個莊丁迎頭攔住道柳員外暫停貴步我們三位員外到了柳青回頭一看只見三個人自那邊過來

仔細留神見三個人高矮不一各具一種豪俠氣態柳青只得止步問道你家大員外既已拒絕於我三位又係何人請言其詳蔣平向前道柳兄不認得小弟了麼小弟蔣平指着二爺三爺道此是我二哥韓彰此是我三哥徐慶柳青道久仰久仰失敬失敬蔣平說罷回身就走蔣平趕上前說道柳兄不要如此方纔之事弟等皆知非是俺大哥見義不爲只因這些日子心緒不定無暇及此誠非有意拒絕尊兄望乞海涵弟等情願替大哥陪罪說罷就是一揖柳青見蔣平和容悅色殷懃勸慰只得止步轉身道小弟原是仰慕衆兄的義氣千雲故不辭跋涉而來不料令兄竟如此固執使小弟好生的悵悵二爺韓

彰道實是大兄長心中有事言語梗直多有得罪柳兄不
要介懷弟等請柳兄在這邊一敘徐慶道有話不必在此
欲設酒們且到那邊再說不遲柳青只得轉步進了那邊
莊門也有五間客廳韓爺將柳青讓至上面三人陪坐莊
丁獻茶蔣平又問了一番鳳陽太守貪贓受賄剝削民膏
的過惡又問柳兄既有此舉但不知用何計策柳青道弟
有師傳的蒙汗藥斷魂香到了臨期只須如此如此便可
成功蔣爺韓爺點了點頭惟有徐爺鼓掌大笑連說好計
好計大家歡喜蔣爺又對韓徐二位道二位哥哥在此陪
着柳兄小弟還要到大哥那邊一看此事須要瞞着大哥
如今你我俱在這邊惟恐工夫大了大哥又要煩悶真若

小弟去到那裡只說二哥三哥在這裡打點行裝小弟在那裡陪着大哥二位兄長在此陪着柳兄麻平兩個韓爺道四弟所言甚是你就過那邊去罷徐慶道還是四弟有算計快去快去蔣爺別了柳青與盧方解悶去了這裡柳青便問道盧兄爲着何事煩惱韓爺道呀說起此事來全是五弟任性胡爲柳青道可是呀方纔盧兄提白五兄進京去了不知爲着何事韓彰道聽得東京有個號稱御猫性展的是老五氣他不過特特前去會他不想兩月有餘毫無信息因此大哥又是思念又是着急柳青聽至此嘆道原來盧兄特爲五弟不耐煩這樣愛友的朋友小弟幾乎錯怪了然而大哥與其徒思無益何不前去找尋找尋

呢徐慶道何嘗不是呢原是俺要去找老五偏偏的二哥四弟要與俺同去若非他二人躭擱此時俺也走了五六十里路了韓爺道雖則躭延程途幸喜柳兄前來明日正好同往一來爲尋五弟三來又可暗辦此事豈不是兩全其美麽柳兄道既如此二位兄長就打點行裝小弟在前途恭候看得盧兄看見又要生疑韓爺道到此爲有不待酒飯之理柳青笑道你我非酒肉朋友吃喝是小事還是在前途恭候的爲是說罷立起身來韓爺徐慶也不强留定準了時刻地方執手告別韓徐二人送了柳青去後也到這邊來見了盧方却不提柳青之事到了次日盧方預備了送行的酒席兄弟四人吃喝已畢盧方又囑咐了許

多的言語方將三人送出莊門親看他們去了立了多時纔轉身向去他三人趨步向前竟赴柳青的約會去了他等只顧討取孫珍的青禮未免耽延時日不想白玉堂此時在東京開下出類拔萃的亂子來了自從開封府衙夜與南俠比試之後悄悄回到旅店暗暗思忖道我看姓展的本領果然不差當初我在苗家集會遇夜行之人至今耿耿在心今見他步法形景頗似當初所見之人莫非苗家集遇見的就是此人若真是他則是我意中朋友再看南俠稱貓之號原不是他出於本心乃是聖上所賜聖上只知他的技藝巧於猫如何能彀知道我錦毛鼠的本領呢我既到了東京何不到皇宮內走走儻有機緣略略施

展施展一來使當今知道我白玉堂二來也顯顯我們眉空島的人物三來我做的事聖上知道必交開封府既交到開封府再沒有不叫南俠出頭的那時我再設個計策將他誰不陷空島奚落他一場是貓兒捕了耗子還是耗子咬了貓縱然罪犯天條斧鉞加身也不枉我白玉堂虛生一世那怕從此傾生也可以名傳天下但只一件我在店中存身不大穩便待我明日找個狠好的去處隱了身體那時叫他們望風捕影也知道姓白的利害他既橫了心立下此志就不顧甚麼紀律了單說內苑萬代壽山有總管姓郭名安他乃郭槐之姪自從郭槐遭誅之後他也不想想所做之事該剛不該剛他却自具一偏之見每每

咱想道當初咱叔叔謀害儲君偏偏的被陳林救出以致
久後事犯被戮細細想來全是陳林之過必是有意與郭
門作對再者當初我叔叔是都堂他是總管尚且被他治
倒置之死地何況如今他是都堂我是總管儻或想起前
仇咱家如何逃出他的手心裡呢以大壓小更是容易怎
麼想個法子將他害了一來與叔叔報仇二來也免得每
日耽心一日晚間正然思想只見小太監何常喜端了茶
來雙手捧至郭安面前郭安接茶慢飲這何太監年紀不
過十五六歲極其伶俐郭安素來最喜歡他他見郭安默
默不語如有所思便知必有心事又不敢問只得搭訕着
說道前日兩前茶你老人家喝着沒味兒今日奴婢特向

都堂那裡合夥伴們每一瓶上用的龍井茶來給你老人家泡了一小壺兒你老人家喝着這個如何郭家道也還罷了只是以後你到少要往都堂那邊去他那裡黑心人多你小孩子家懂的甚麽萬一叫他們暗了豈不白白把個小命送了麽何常喜聽了暗暗輾轉道聽他之言話內有因他別與都堂有甚麽拖攏罷我何不就棍打腿探探呢便道敢則是這們着鳴若不是你老人家教導奴婢那裡知道呢但只一件他們是上司衙門往往的揑個短兒拿個錯兒你老人家還攙的起若是奴婢那裡攙的住呢一來年輕二來又不懂事時常去到那裡叔叔長大爺短合他們鬼混明是討他們好兒暗裡却是打聽他們的事

情就是他們安着懷心也不過仗着都堂的威勢欺人罷了郭汝聽了猛然心內一動便道你常去可聽見他們有甚麽事沒有呢何常喜道却在沒有聽見甚麽事就是昨日奴婢尋茶去見他們拿着一匣人參說是聖上賞都堂的因爲都堂有了年紀神虛氣喘嗽声不止未免是當初操勞太過如今百病趁虛而入因此賞參要加上別的藥味配甚麽藥酒每日早晚喝些最是消除百病益壽延年郭汝聞聽不覺發恨道他還要益壽延年恨不能他立刻傾生方消我心頭之恨不知郭汝怎生謀害陳林且聽下回分解

俠義傳

四十一回　忠烈題詩郭安喪命　開封奉主

且說何太監聽了一怔道奴婢瞧都堂為人行好的而且待你老人家不錯怎麽這樣恨他呢是他跟的人不好把你老人家鬧寒了心咧郭安道你小人家不懂的聖人的道理聖人說父母之仇不共戴天他害了我的叔叔就如父母一般我若不報此仇豈不被人恥笑呢我久懷此心未得其便如今他既用人參做酒這是天賜其便何太監暗暗想道敢則與都堂原有仇隙怨不得他每每的如有所思呢但不知如何害法我且問明白了再做道理便道他用人參乃是補氣養神的你老人

家怎麽倒說天賜其便呢郭妥道我且問你我待你如何常喜道你老人家是最疼愛我的眞是吃虱子落不下大腿不亞如父子一般誰不知道呢郭妥道既如此我這一宗事也不瞞你你若能幫着我辦成了我便另眼看待於你咱們就認義爲父子你心下如何呢何太監聽了暗喜道我若不應允必與別人商議那時不但我不能知道反叫他記了我的仇了便連忙跪下道你老人家若不嫌孩兒子與爹爹磕頭郭妥見他如此眞是集的了不得連忙扶起來道好孩子眞令人可疼往後必要提拔於你只是此事須要嚴密千萬不可洩漏何太監道那是自然何用你老人家囑咐呢但不知用兒子做甚麽郭妥道我有個

浪毒散的方子也是當初老太爺在日與尤奶奶商議的沒有用着我却記下這個方子此乃最烈的是人參若吃此藥快用人參猶如火上澆油不出七天必要命盡無常這都是八反裡頭的如今將此藥放在酒裡請他來吃他若吃了回去再一喝人參酒毒氣相攻雖然不能七日身亡大約他有年紀的人了也就不能多延時日又不露痕迹你說好不好何太監說此事却用兒是做甚麼呢郭炎道你小人家又不明白了你想想跟都堂的那一個不是鬼靈精兒是的若請他吃酒用兩壺斟酒將來有個好歹他們必疑惑是酒裡有了毒了那還了得嗎如今只用一把壺斟酒這可就用着你了何太監道一個壺裡怎麼能

裝兩樣酒呢這可悶殺人咧郭安道原是呀爲甚麼必得用你呢你進屋裡去在博古閣子上把那把洋鏨填金的銀酒壺拿來何常喜果然拿來在燈下一看見此壺比平常酒壺畧粗些底兒上却有兩個窟窿打開蓋一瞧見裡面中間却有一層隔膜圓扁兒看了半天却不明白郭安道你瞧不明白我告訴你罷這是人家送我的祖意兒若要灌入的酒叫他醉了就用着這個了此壺名叫轉心壺待我試給你看將方纔喝的茶還有半碗揭開蓋灌入左邊又叫常喜舀了半碗涼水順着右邊灌入將蓋蓋好遞與何常喜叫他斟常喜接過斟了半天也斟不出來郭安哈哈大笑道傻孩子你拿來罷別嘔我了待我斟給你看

常喜遞過壺去郭安接來道我先斟一杯水將壺一低果然斟出水來又道我再斟一杯茶將壺一低果然斟出茶來常喜看了納悶道這是甚麼緣故呢好老爺子你老細細告訴孩兒罷郭安笑道你執着壺靶用手托住壺底要斟左邊你將右邊窟窿堵住要斟右邊將左邊窟窿堵住再沒有斟不出來的千萬要記明白了你可知道了何太監道話雖如此說難道這壺嘴兒他也不過味麼郭安道燈下難瞧你明日細細看來這壺嘴裡面也是有隔膜的不過燈下斟酒再也看不出來的不然如何人家不能犯疑呢一個壺裡吃酒還有兩樣麼那裡知道真是兩樣呢這也是能人巧製想出這喫曉法子來且不要說這些我

就寫個帖兒你此時就請去明日是十五約他在此賞月他若果來你可抱定酒壺千萬記了左右宿隔好歹別斟錯了那可不是頑的何常喜答應拿了帖子便奔都堂這邊來了剛過太湖石畔只見柳陰中驀然出來一人手中鋼刀一幌光華奪目又聽那人說道你要嚷就是一刀何常喜唬的哆嗦做一團那人悄悄道俺將你綑縛好了放在太湖石畔柳樹之下若明日將你交到三法司或開封府你可要直言伸訴饒若隱瞞我明晚割你的首級何太監連連答應束手就縛那人一提將他放在太湖石畔柳陰之下又叫他張口填了一塊棉絮執着明晃晃的刀竟奔郭妃屋中而來這裡郭妃歇等小太監何常喜忽聽

步聲響以爲是他回來便問道你回來了麽外面答道纔
來也郭安一抬頭見二人持利刃只唬得曉了一声有賊
誰知早已落地外面巡更太監忽聽嚷了一声不見動靜
趕來一看但見郭安已然被人殺死在地這一驚非同小
可急去回稟了執事太監不敢耽延回稟都堂陳公公立
刻派人查驗又在各處搜尋於柳陰之下救了何常喜幾
了綁背掏出棉絮容他喘息問他他却不敢說止於說知
我的那個人曾說來叫我到三法司或開封府方敢直言
實說若說錯了他明晚還要取我的首級呢衆人見他說
的話內有因也不敢追問便先回稟了都堂都堂添派人
好生看守待明早啟奏便了次日五鼓天子尚未臨朝陳

公公進內請了聖安便將萬代壽山總管郭安不知被何人殺死並將小太監何常喜被綁一切言語俱各奏明仁宗聞奏不由的詫異道朕之內苑如何敢有動手行凶之人此膽量也就不小呢就將何常喜交開封府審訊陳公公領旨纔待轉身天子又道今乃望日朕要到忠烈祠拈香老伴伴隨朕一往陳林領旨出來先傳了將何常喜交開封府的旨意然後又傳聖上到忠烈祠拈香的旨意掌管忠烈祠太監知道聖上每逢朔望日必要拈香早已預備聖上排駕到忠烈祠只見棵上黃旛飄蕩兩邊鼓樂鳴聖上來至內殿陳伴伴緊緊跟隨正面塑着忠烈冠袞御之像仍是官服打扮却是站像兩邊也塑着隨侍的四

個即像天子朝上默祝拈香雖不下拜那一番恭敬也就至誠的狠呢拈香已畢抬觀金像惟有陳公公在傍見塑像固貌如生不覺的滴下淚來又不敢哭連忙拭去誰知聖上早已看見便不肯主視反仰面嘻了嘻佛門寶旛猛回頭見西山墻山花之內字跡淋漓心中暗道此處却有何人寫字不覺移步近前仰視老半半見聖上仰面看視心中也自狐疑此字是何人寫的呢幸喜字體極大看的真切却是一首五言絶句詩寫的是忠孤保君王哀哉杖下亡芳名垂不朽博得一爐香詞語雖然粗俗筆氣極其縱橫而且言簡意深包括不遺聖上便問道此詩何人所寫陳林道奴婢不知待奴婢問來轉身將管洞的太監喚

來問此詩的來由這人聽了只唬得魂飛不止跪奏道奴婢等知道今日十五聖上必要親臨昨日帶領多人細細掃掃拂去浮塵各處留神並未見有此詩句如何一夜之間竟有人擅敢題詩呢奴婢實係不知仁宗猛然省悟道老伴伴你也不必問了朕却明白此事你看題詩之處非有出奇的本領之人再也不能題寫郭妃之死非有出奇的本領之人再也不能殺死據朕想來題詩的即是殺人的殺人的就是題詩的且將首相包卿宣來見朕不多時包公來到參見了聖駕天子便將題詩殺命的原由說了一番包公聽了正因白玉堂鬧了開封之後這些日子並無動靜不想他却來在禁院來了不好明言只得敢奏衛

臣慢慢訪查却又暗看了一番並無形跡便護從聖駕還宮然後急急乘轎回衙立刻升堂將何常喜審問何太監便將郭安定計如何要謀害陳林現有轉心壺還有茶水爲証並將細他那人如何形相面貌衣服說的是何言語一字不敢撒謊從實訴將出來包公聽了喜將何太監令人看守便回轉書房請了展爺公孫策來大家商酌一番二人也說此事必是白玉堂所爲無疑須要細細訪拿纔好二人別了包公來到官廳又與四義士一同聚議次日包公入朝將審何常喜的情由奏明天子聞聽更覺歡喜稱讚道此人雖是暗昧他却秉公除奸行俠作義却也是個好人卿家必須細細訪查不拘時日務要將此人拿住

朕要親鑒包公領旨到了開封又傳與衙人誰不要建立此功從此後處處留神人人小心再也毫無影響不料甥趙虎他又想起當初扮花子訪得一案實然的與頭如今何不照舊再走一遭呢因此叫小子又備了行頭此次却不隱藏改扮停當他就從開封府角門內大搖大擺的出來招的衆人無不鄙夷他却故着膽裝子當正經事辦以為是私訪不可褻瀆其中就有好性兒的跟着他三三兩兩在背後指指戳戳後來這三兩個人見眼的人多了他們却然住脚步別人却跟着不離左右趙虎一想可恨這些人沒有開過眼連一個討飯的也沒瞧見過真是可厭的狠啊要知端底且聽下回分解

四十二回　以假爲眞誤拿要犯　將差就錯焉訛賊金

且說趙虎扮做花子見眼的人多了一時性發他便撩開大步飛也似的跑了二三里之遙看了看左右無人方將腳步放緩了往前慢走誰知方纔衆人圍繞着自己以爲得意却不理會及至剩了一人他把一團高興也過去了就覺着一陣陣的風凉先前遮扎掙的住後來便哈着腰見漸漸握住胸脯沒奈何又雙手抱了肩頭往前顛跑偏偏的日色西斜金風透體那裡還攔的住呢兩隻眼睛好似驅雞東瞧西望見那壁廂有一破廟山門倒壞殿宇坍塌東西山墻孤立便奔到山墻之下蹲下身體以避北風自己未免後悔不該穿着這樣單寒行頭理應穿一分破

爛的棉衣纔是凡事不可且心正在思想只見那邊來了一人衣衫襤褸與自己相同却穿着一捆乾草竟奔到大柳樹之下揚手將草順在裡面却見他拔住柳枝將身一縱鑽在樹窟窿裡面去了趙虎此時見那人覺得比自己暖和多了恨不得也鑽在裡面暖和暖和纔好暗暗想道往往到了飽暖之時便忘却了饑寒之苦似我趙虎每日在開封府飽食暖衣何等快樂今日爲私訪而來遭此秋風便覺得寒冷至甚見他鑽入樹窟又有乾草鋪墊似這等看來他那人就比我這六品校尉強多了心裡如此想身上更覺得打噤見忽見那邊又來一人也是襤褸不甚却也抱着一捆乾草也奔了這顆枯柳而來到了跟前不

容分說將草往裡一拋只聽裡面人哎喲道這是怎麽了
探出頭來一看道你要留點神吓為何鬧了我一頭乾草
呢外邊那人道老兄恕我不知敢則是你早來了沒奈何
勻便勻便咱二人將就在一處又暖和又不寂寞我還有
話合你說呢說着話將樹枝扳住身子一縱也鑽入樹窟
之內只聽先前那人道我一人正好安眠偏偏的你又來
了說不得只好打坐工了又聽後來那人道大廈千間不
過身眠七尺咱二人雖則窮苦現有乾草鋪墊又温又暖
也算罷了此時管保就有不如你我的趙虎聽了暗道好
小子這是說我呢我何不也鑽進去作個不速之客呢剛
然走到樹下又聽那人道就以開封府說包堂堂的首相

他竟會一夜一夜大睜着眼睛不能安睡難道他老人家還短了疫牀熱被嗎只因国事操心日夜焦勞把個大人愁的沒有困了趙虎聽了暗暗點頭又聽這個問道相爺爲甚麼睡不着呢那人又道怎麼你不知道嗎只因新五官內不知甚麼人在忠烈祠題詩又在萬壽山殺命奉旨已此事交到開封府查問細訪你說這個無影無形的事情往那裡查去忽聽這個道此事我雖知道我可沒那個大膽子上開封府我怕惹亂子不是頑的那人道這怕甚麼呢你還丟甚麼嗎你告訴我我幫着你好不好這人道既是如此我告訴你前日咱們鼓樓大街路北那不是吉升店隔來了一個人年紀不大好俊樣兒手下帶着從人

騎着大馬將那們一個大店滿佔了說要等他們殺牲害勢狠凶因此我暗暗打聽止於聽說此人姓孫他與官中有甚麽拉攏這不是這件事嗎趙虎聽見不由的滿心歡喜起來付於九霄雲外一口氣便跑回開封府立刻找了包興回稟相爺如此如此包公聽了不能不信只得多派差役跟隨趙虎又派馬漢張龍一同前往竟奔吉升店門將差役安放妥當然後叫開店門店理不知為着何事這麽忙開門只見楞爺趙虎當先便問道你這店內可有姓孫的馬小二舍笑道正是前日來的四爺道在那裡小二道現在上房居住業已安歇了楞爺道我們乃開封府奉相爺的諭前來拿人逃走了惟你是問店小二聽罷怕了手

賊楞爺便喚差役人等叫小二來將上房門口堵住叫小二叫喚說有同事人找呢只聽裡面應道想是夥計趕到了快請只見跟從之人開了楊扇趙虎當先來到屋內從人見不是來頭往傍邊一閃楞爺却將軟鞭向上一掀只見那人剛纔下地衣服尚在僅着趙爺急上前一把抓住說道好賊吓你的事犯了只聽那人道足下何人放手有話好說趙虎道我若放手你不跑了麼實對你說我們乃開封府來的那人聽了開封府三字便知此事不妥趙爺道奉相爺的諭特來拿你若不訪查明白敢拿人嗎有甚麼話你只好上堂說去說罷將那人往外一拉喝声綑了又吩咐各處搜尋却無別物惟查包袱內有書信一包趙

爺却不認得字將書信擄在一邊此時馬漢張龍知道趙爺成功連忙進來正見趙爺將書信擄在一邊張龍忙拿起燈來一看上寫內信二封中間寫平安家報後面有年月日鳳陽府署密封張爺看了就知此事有些外錯當着大眾不好明言暗將書信揣起押着此人且回衙門再作道理店家也不知何故難免提心吊膽單言眾人來到開封府急速稟執了相爺相爺立刻升堂趙虎當堂交差當面去縛張龍却將書信呈上包公看了便知此事錯了只得問道你叫何名因何來京講左右連聲催喝那人磕頭碰地有声他却早已知道開封府非別的衙門可比戰兢兢回道小人乃乃鳳陽府太守孫孫珍的家人名喚松松

福奉了我們老爺之命押解壽礼給廳太師上壽包公道甚麼壽礼兒在那裡松福道是八盆松景小人有個同伴之人名喚松壽是他押着壽礼尚在路上還沒到呢小人是前站故此在吉升店在着等候包公聽了已知此事錯拿無疑只是如何開放呢此時趙爺聽了松福之言好生難受忽見包公將書皮往復看了便問道你家壽礼的你們老爺可有甚麼次帶從實訴上來只此一問把個松福嚇的抖衣而戰形色倉惶包公是何等樣人見他如此光景把驚堂木一拍道好狗才你還不快說麼松福連連叩頭道相爺不必動怒小人實說實說心中暗想道好利害怨的人說開封府的官司難打果不虛傳怪道方纔拿我

時說我事犯了若不訪查明白如何敢拿人呢這些話明是知道我如何隱瞞呢不如實說了省得皮肉受苦便道實係八盆松景內暗藏着兩兩黃金惟恐路上被人識破故此埋在花盆之內不想相爺神目如電早已明察秋毫小人再不敢隱瞞不信老爺看書信便知包公便道這裡面書信二封是給何人的松福道一封是小人的老爺給小人的太老爺的一封是給龐太師的我們老爺原是龐太師的外孫子包公聽了點頭叫將松福帶下去好生看守你道包公如何知道有夾帶呢只因書皮上有密封二字必有怕人知覺之事故此揣度必有夾帶這便是才畧過人心思活潑之處包公回轉書房便叫公孫先生急繕

奏揭連書信一並封入次日進朝奏明聖上天子因是包公參奏之揭不便交開封審訊只得着大理寺文彥博訊問包公便將原供並松福俱交大理寺文彥博過了一堂口供相符便派差役人等前去要截鳳陽太守的礼物不准落於別人之手立刻抬至當堂將八盆松景從板箱抬出一看却是用松針紮成的福如東海壽比南山八個大字却也做的新奇此時也顧不的松景先將福字拔出一看裡面並無黃金却是空的隨即逐字看去俱是空的並無黃金惟獨山字盆內有一個象牙牌字上面却有字跡一面寫着無義之財一面寫着有意查收文大人看了便知此事詫異即將松壽帶上堂來問他路上却遇何人松

壽亭道路上曾遇四個人帶着五六個仕當說是開封府六品校尉王馬張趙我們二處住宿彼此投機同桌吃飯飲酒不知怎麽況醉人事不知竟被這些人將金子盜去文大人問明此事連牙牌子回奏聖上仁宗天子又問包公包公回奏四員上天天隨朝並未遠去不知是何人託言說計聖上又將此事交包公訪查並傳旨內閣發抄說鳳陽府知府孫珍年幼無知不稱斯職着立刻解職來京松福松壽即行釋放着無庸議龍太師與他女婿孫榮知道此事不能不遞摺請罪聖上二緊寬免准獨包公又添上一宗爲難事暗暗訪查一時如何能得就是趙虎聽了傍言誤拿了人雖不是此案若查究出贓金也可以減去

老龐的威勢誰知龐吉果因此事一煩到了生辰之日不
肯見客獨自躲在花園先月樓中去了所有客來全託了
他女婿孫榮照料自已在園中也不觀花也不玩景惟有
思前想後嘆氣譆聲暗暗道這包票眞是我的對頭好好
一樁事如今鬧的黃金失去還帶累外孫解職眞也難爲
他如何訪查得來呢實實令人氣他不過正在暗悵忽見
小童上樓稟道二位姨奶奶特來與太師爺上壽老賊聞
聽不由的滿面推下笑來問道在那裡小童道小人方纔
在樓下看見剛過蓮花浦的小橋龐賊道既如此他們來
時就叫他們上樓來罷小童下樓自已却縋欄而望果見
兩個愛妾婠貞紫燕紅俱有了換換扶他二人打扮的嬝嬝

姍姍整整齊齊又搭着滿院中花紅柳綠更顯得百媚千嬌把個老賊樂的老家都忘了在樓上手舞足蹈登時心花大放把一天的愁悶俱散在哈蜜國主了不多時二妻來到樓上了攙扶步上胡梯這個說你跑了我的裙子剛那個說你碰了我的花兒了一陣咭咭呱呱方纔上樓來一個個嬌喘吁吁先向太師萬福稟道你老人家會架呀驟在這裡來了叫我們兩個好找讓我們歇歇再行禮罷老賊哈哈笑道你二人來了就是了又何必行甚麼禮呢於紫逈太師爺干秋焉有不行禮的呢嫣紅道若不行禮顯得我們來的不志誠了說話間了義已將紅氈鋪下二人行禮畢立起身來又稟道今晚妾身二人在水晶

樓備下酒餚特與太師爺祝壽務求老人家賞個臉兒千萬不可辜負了我們一片心志誠老賊道又叫你二人費心我是必去的二人見太師應允必去方纔在左右坐了彼此嬉笑戲謔弄的個老賊醜態百出不一而足正在歡樂之際忽聽小童樓下咳嗽胡梯響亮不知小童又回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四十三回　翡翠瓶汚羊脂玉穢　太師口臭美妾身亡

且說老賊龐吉正在先月樓與二妾歡語只見小童手持着一個手本上得樓來遞與了鬟口中說道這是偺們本府十二位先生特與太師爺祝壽並且求見要親身覲面行禮這有壽禮頭呈了鬟接來呈與龐吉龐吉看了便道

既是本府先生前來不得不見對着二妻道你二人只好下樓廻避了髮便告訴小童先下樓去叫先生們躲避躲避讓二位姨奶奶走後再進來這裡姹紫嫣紅立起身來向龐吉道儻若你老人家不去我們是要狠狠的咒得你老人家心神也是不定的老賊聽了哈哈大笑又叮囑一回水晶樓之約龐賊滿口應承必要去的看着二妻下樓去這方叫小童去請師爺們自己也不出去迎在太師椅上端然而坐不多時只見小童引路衆主樓下打起簾櫳衆位先生衣冠齊楚鞠躬而入外面隨進多少僕從虞侯龐吉慢慢立起身來執手道衆位先生光降使老夫心甚不安千萬不可行禮只行常禮罷衆先生又謙讓一番只

得彼此一揖復又各人遞名人的壽禮也有一畫的也有一對的也有一字的也有一扇的無非俱是秀才人情而已老龐一一謝了此時僕從已將坐位調開仍是太師中間坐定眾師爺分列兩傍左右獻茶彼此敘話無非高抬龐吉說些壽言壽語吉祥話頭談不多時僕從便放杯筯擺上果品眾先生又要與龐吉安席敬壽酒還是老龐攔阻道今日乃因老夫賤辰有勞眾位台駕理應老夫各敬一杯纔是莫若大家免了也不用安席敬酒彼此就坐開懷暢飲倒覺爽快眾人道既是太師吩咐晚生等便從命了說罷各人朝上一躬仍按次序入席酒過三巡之後未免脫帽露頂舒手豁拳呼幺喝六壺到杯乾正飲在半酣

之際只見僕從搭進一個盆來說是孫姑老爺孝敬太師爺的河豚魚極其新鮮並且不少衆先生聽說是新鮮河豚一個個口角垂涎俱各稱讚道妙哉妙哉河豚乃魚中至味鮮美異常龐太師見大家誇獎又是自己女婿孝敬當着衆人頗有德色吩咐搭下去叫厨子急速做來按桌俱要衆先生聽了個個喜歡竟有立刻杯筯不動單等吃河豚魚的不多時只見從人各端了一個大盤先從太師桌上放起然後左右挨次放下層吉便舉着向衆人讓了一聲請吓衆師爺答應如流俱各道請請只聽杯箸一陣亂響風捲殘雲立刻杯盤狼藉衆人咂嘴咂舌無不稱妙忽聽那邊陸吔一聲響完大家看時只見麴先生連椅兒

栽倒在地俱各詫異又聽那邊來先生曉道哇呀了弗得了弗得河豚有毒河豚有毒這是受了毒了大家俱要栽倒的俱要喪命呀這還了得怎麼一時吾就忘了有毒呢總是口頭饞的弗好俟邊便有捕言的道如此說來吾們是沒得救星的了米先生猛然想起道還好還好有個方子可解非金汁不可如不然人中黃亦可若要速快便是糞湯更妙雁賊聽了立刻叫虞俠樸從快快拿糞湯來一時間下人手忙脚亂抓頭不是尾拿拿這個不好動動那個不要還是有個虞俠有主意叫了兩個僕從將大家上擺的翡翠碧玉鬧龍瓶兩邊獸面咖啡金環叫二人抬起又從多寶閣上拿下一個淨白光亮的羊脂白玉荷葉式

的碗交付二人叫他們到茅厠裡即刻倒來越多越好二人問道要多何用虞侯道你看人多吃的多熬湯也必要多少了是灌不過來的二人立到糞窖之內握着鼻子閉着氣用羊脂白玉碗連屎帶尿一碗一碗舀了往翡翠碧玉瓶裡灌可惜這兩樣古玩落在檻奸府第也跟着遭此污穢眞也是劫數使然無可如何足足灌了個八分滿三人提住金環直奔到光月樓而來虞侯上前先拿白玉碗盛了一碗奉與太師爺厲吉若要不喝又恐毒發喪命若要喝喝其臭難聞實難下咽正在猶豫只見衆先生各自動手也有用酒杯的也有用小菜碟的儒雅些的却用漱匙就有魯莽的扳倒瓶嘴對嘴緊趕一氣用了個不少厲

吉看了不因不由端起玉碗一連也就飲了好幾口米先
生又憐念同寅將先倒的麴先生令人扶住自已蹲在身
傍用羹匙也灌了幾口以盡他疾病扶持之誼遲了不多
時只見麴先生甦醒過來覺得口內臭味難當只道是自
已酒醉出而哇之那裡知道別人用好東西灌了他呢米
先生便問道麴兄怎麼樣呢麴先生道不怎的爲何吾這
口邊糞臭得緊哪米先生道麴兄你是受了何豚毒了是
小弟用糞湯灌活吾兄以盡朋友之情的那知道這位麴
先生方纔因有一堪河豚被人搶去吃了自已未能到口
心內一煩惱犯了舊病因此栽倒在地今聞用糞湯灌了
他爬起來道哇呀怪道怪道臭得狠臭得狠吾是羊角瘋

吓爲何用糞湯灌壹說罷嘔吐不止他這一吐不打緊招的衆人誰不惡心一張口洋溢泛濫吐不及的逆流而上從鼻孔中也就開了閘了登時之間先月樓中異味撲鼻連虞侯伴當僕從無不是嗦嘍喇叭齊吹出兒見哇哇見的不止好容易吐聲漸止這纔用涼水漱口噴的滿地狂洋米先生不好意思抽空兒他就溜之呼也了閘的衆人走又不是坐又不是老鴈終是東人礙不過臉去只得吩咐往芍藥軒廠廳去罷大家快快離開此地省得聞這臭味難當衆人俱各次在廠廳一時間心清目朗又用上等兩前喝了許多方覺的心中快活鴈賊便吩咐擺酒索性大家痛飲盡醉方休衆人誰敢不遵不多時擺上燈燭

擺下酒饌大家又喝起來依然是豁拳行令直喝至二鼓方散雁賊醺醺酒醉踏着明月手扶小童竟奔水晶樓而來趔趔趄趄的問道天有幾鼓了小童道已交二鼓雁吉道二位姨奶奶等急了不知如何盼望呢到了那裡不要聲長聽他們說些甚麼你看那邊為何發亮小童道前面是蓮花浦那是月光照的水面說話間過了小橋老賊又吃驚道那邊好像一個人小童道大師爺忘了那是補栽的河柳襯着月色描渡仿佛人影兒一般誰知老雁疑心生暗鬼竟是以邪招邪了及至到了水晶樓剛到樓下見偏扇虛掩不用窺聽已聞得裡面有男女的聲音連忙止步只聽男子說道難得今日有此機會方能逐你我之意

又聽女子說道趁老賊陪客你我且到樓上歡樂片時豈不美哉隱隱聽的嘻嘻笑笑上樓去了龐吉聽至此不由氣冲牛斗暗叫小童將主管龐福喚來叫他帶領庄候准備來拿人自己却輕輕推開窗戶竟奔樓梯上得樓來見滿桌酒肴杯中尚有餘酒又見燭上結成花蕊忙忙剪了此花回頭一看見繡幌金鉤挂起裡面却有男女二人相抱而卧老賊看了一把無明火往上一攻見壁間懸挂寶劍立刻抽出對准男子用力一揮頭已落地婦紅暉眼朦朧纔待起來龐賊也揮了一劍可憐兩個獻媚之人無故遭此摧折誰知男子之頭落在樓板之上將頭巾脫落却也是個女子仔細看時却是姓柴老賊哎呀了一聲嗤哪

珊寶劍落地此時樓的下面龍福帶領多人俱各到了聽得樓上又是哎喲又是響亮連忙跑上樓來一看見太師殺了二妾已然哀不成音了這老賊樂的也不像叫他這裡哭一會兒騰出筆來講個理兒姬紫嫣紅死的冤屈龍吉氣的糊塗之中剎極糊塗何以見得呢原來二妾因老賊不來心中十分怨恨以酒殺氣你推我讓盼的沒有這興的了這姬紫與嫣紅假扮男女來至繡帳將金鉤挂起同上牙牀相抱而卧姬紫又將龍吉的軟巾戴上彼此戲耍便自昏沉睡去這便是招殺的由頭至于龍吉的糊塗雖係酒後亦不應如此冒失你就要殺也該想想方纔來到樓下剛聽見二人纔上樓如何就能教

昏聵呢不論情由他便手起劍落連傷二命這豈不是他極其糊塗麼然而千不怨萬不怨只怨這個行事的人眞是促俠狼毒又裝甚麼像聲兒呢所謂賊出飛智也是老賊的素日行爲過於不堪故惹的這行俠尚義之人單單的與他過不去生生兒將他兩個愛妾的性命斷送雁吉兒設計多時又氣又惱又後悔便吩咐雁福將二妾收拾盛殮立刻派人請他得意門生乃烏台御史官命廖天成急速前來商議此事自己帶了小童離了亦晶樓來至前邊大廳之上等候門生及至廖天成來時天已三鼓之半晃了雁吉師生就坐雁吉便將悞殺二妾的情由說了一遍這廖天成原是個諂媚之人立刻逢迎道若據門生想

來多半是開封府與老師作對他那裡能人極多必是悄地差人探訪見二位姨奶奶酒後戲耍酣眠他便生出巧智特扮男女聲皆使之聞之叫老師聽見焉有不怒之理因此二位姨奶奶便生此計也就毒的狠呢這明是攪亂太師家宅不安暗裡是與老師做對他這幾句話說的個龐賊咬牙切齒憤恨難當氣忿忿的問道似此如之奈何恁麼想個法子以消我心頭之恨麼天成犯想多時道依門生愚見莫若寫個摺子直說開封府遣人殺害二命將包黑參倒以警將來不知老師鈞意若何龐吉聽了道若能參倒包黑老夫生平之願足矣即求賢契此處不大方便且到內書房去說罷師弟立起身來小童持着燈引至

書房現成筆墨廖天成便拈筆揣思難爲他憑空立意竟敢直陳直是糊塗人對糊塗人辦得糊塗事不多時已脫草稿老賊看了連說妥當結賞就勞賢契大筆一揮廖天成又端端楷楷繕寫已畢後面又將同黨之人派上五個算是聯銜參奏龐吉一壁吩咐小童快給廖老爺倒茶小童領命來至茶房用茶盤托了兩碗現烹的香茶剛進了月亮門只聽竹聲響處仔細看時却見一人蹲伏在地懷抱鋼刀這一驚非同小可丟了茶盤二聲連聲嚷道有了賊了就望書房跑來連聲見都嚷急了龐賊聽了連忙放下奏摺趕出院內廖天成也就跟了出來便問小童賊在那裡小童道在那邊月亮門竹林之下龐吉與廖天成竟

奔月亮門而來此時僕從人等已然聽見即同龐福各執棍棒趕來一看雖是一人却是綑綁停當前面腰間插着一把牢猪的尖刀仿彿抱着相似大家向前將他提出再一看時却是本府厨子劉三問他不應止於仰頭張口連忙鬆了綑縛他便從口內掏出一塊代手來乾嘔了半天方纔轉過氣來龐福便問道倒是何人將你綑綁在此劉三對着龐福叩頭道小人方纔在厨房磕睡忽見曳的進來一人穿着一身青靠年紀不過二十歲眉清目朗手持一把明晃晃的鋼刀他對小人說你要嚷我就是一刀因此小人不敢嚷他使將小人綑了又撕了一塊搧布給小人填在口內他把小人一提就夾在此處廊走他在小人

胸前就把這把刀插上不知是甚麼緣故龐賊聽了便問
廖天成道你看此事這明是水晶樓那男女聲音之人了
廖天成聞聽忽然心機一動道老師且回書房要緊老賊
不知何故只得跟了回來進了書房廖天成先拿起奏摺
逐行逐字細細看了爭奈並未改訛也未沾污看罷說道
還好還好幸喜摺子未壞即放在黃匣之內龐吉在傍諂
奨道賢契細心想的周到又叫各處搜查那裡有個人影
不多時天已五鼓隨便用了些點心龔陽龐吉與廖天成
一同入朝敬候聖上臨朝將本呈上仁宗一看就有些不
悅你道爲何聖上知道包龍二人不對偏偏今日此本又
是參包公的未免有些不耐煩何故他二人寃仇再不解

呢心中雖然不樂又不能不看見開筆寫着臣龐吉跪奏爲開封府遣人謀殺二命事後面敘着二妾如何被殺仁宗看則被妾二命更覺詫異因此反覆翻閱見背後忽露出個細條兒來抽出看時不知上面寫着是何言語且聽下回分解

四十四回　花神廟英雄救難女　開封府眾義露眞名

且說仁宗天子細看紙條上面寫道可笑可笑恨殺反恨告胡開胡開老龐害老包共十八個字天子看了這明是自殺反要嫁害別人又看筆跡有些熟識猛然想起忠烈祠墻上的字體却與此字相同眞是聰明不過帝王暗追此帖又是那人寫的了他屢次做的俱是姦姦落落之事

又爲何隱隱藏藏再也不肯當面呢實在令人不解只好還是催促包卿便了想罷便將摺子連紙條兒俱各擱下交大理寺審訊龐賊見聖上從摺內翻出個紙條兒來已然唬得魂不附體聯銜之人俱各暗暗耽驚一時散朝之後龐賊悄向寥天成道這紙條兒從何而來寥烏台猛然醒悟道是了是了他細劉三者正爲調出老師與門生來他就于此時放在摺背後的實實門生粗心之過龐吉聽了連連點首道不錯不錯賢契不要多心此事如何料的到呢及至到了大理寺龐吉一力担當從實說了惟求文大人婉轉覆奏文大人只得將他畏罪的情形代爲陳奏聖上傳旨龐吉着罰俸三年不准抵銷聯銜的罰俸一年

不准抵銷聖上却暗暗傳旨與包公務必要題詩殺命之人定限嚴拿包公奉了此旨回到開封便與展爺公孫先生計議無法可施只得連王馬張趙俱各天天出去到處訪查那裡有個影響痕又值隆冬年近轉瞬間又早新春過了元宵佳節看看到了二月光景包公屢屢奉旨總無影響幸虧聖眷優渥尚未嗔怪一日王朝與馬漢商議道咱們天天出去訪查大約無人不知人既知道更難採訪莫若咱二人悄悄出城看個動靜賢弟以為何如馬漢道出城雖好但不知往何方去呢王朝道咱們信步行去回然熱鬧議中還訪難道反往幽僻之處去麼二人說畢脫去校尉的服色各穿便衣離了衙門竟往城外而來沿路

上細細賞玩艷陽景色見了多少人帶着香袋的執着花的不知是往那裡去的及至問人時原來花神廟開廟熱鬧非常正是開廟正期二人滿心歡喜隨着衆人來至花神廟各處遊玩却見後面有塊空地甚寬敞搭着極大的蘆棚內中設擺着許多兵器架子那邊單有一座客棚裡面坐着許多人內中有一少年公子年紀約有三旬橫眉立目傍若無人王焉二人見了使向人暗暗打聽方知此人姓嚴名奇他乃是已故威烈侯嚴登雲的外甥極其強梁霸道無惡不作只因他愛眠花宿柳自已趕了個外號叫花花太歲又恐有人欺負他便用多金請了無數的打手自已也跟着學了些三角毛兒四門斗兒以爲天下

無敵因此廟期熱鬧非常他在廟後使搭一蘆棚比試棒棍拳脚誰知設了一連幾日並無人敢上前比試他更心高氣傲自以爲絕無對手二人正觀望只見外面多少惡奴推推擁擁攙架架却是一個女子哭哭啼啼被衆人簇擁着過了蘆棚進了後面廠廳去了王馬二人心中納悶不知爲了何事忽又聽從外面進來一個婆子嚷道你們這夥强盜青天白日就敢搶良家女子是何道理你們等將他好好還我便罷你們若要不放我這老命就合你們拚了衆惡奴一面攔擋一面吆喝忽見從棚內又出來兩個惡奴說道方纔公子說了這女子本是府中丫鬟私行逃走總未找着並且拐了好些東西今日既然遇見把

他拿住這要追問拐的東西呢你這老婆子趁早兒走罷
儻若不依公子說咧就把你送縣婆子聞聽只急的嚎啕
痛哭又被家惡奴往外面拖拽這婆子如何支撐得住便
腳不沾地往外去了王朝兒此光景便與馬漢送目馬漢
會意必是跟下去打聽底細二人隨後也就出來剛走到
二層殿的夾道只見外面進來一人迎頭攔住道有話好
說這是甚麼意思請道其詳聲音洪亮儀仗高大紫臉龐
一張面皮黑漆漆滿部鬍鬚又是軍官打扮更顯得威嚴
壯健王馬二人見了便暗暗喝采稱羨忽聽惡奴說道咧
友這個事你別管我勸你有事怕事無事趁早兒請別討
沒趣兒那軍官聽了冷笑道天下人管天下事那有管不

得的道理你們不對我說何不對着衆人說說你們如不肯說何妨叫那媽媽自已說說呢衆惡奴聞聽道夥計你們聽見了這個光景他是管定了忽聽婆子道軍官爺爺快救婆子性命吓傍邊惡奴順手就要打那婆子只見那軍官把手一隔惡奴倒退了好幾步咂牙咧嘴把肢膊亂搖王馬二人看了暗暗歡喜又聽軍官道媽媽不必害怕慢慢講來那婆子哭着道我姓王這女兒乃是我街坊因他母親病了許在花神廟燒香如今他母親雖然好了尚未復元因此求我帶了他來還願不想竟被他們搶去求軍官爺搭救搭救說罷痛哭只見那軍官聽了把眉一蹙道媽媽不必啼哭我與你找來就是了誰知衆惡奴方纔

見那人把手暗暑一隔他們賬計就咀牙咧嘴便知這軍
漢手頭兒況大約婆子必要說出根由怕軍官先拿他們
出氣他們便一個個溜了來到後面一五一十俱告訴花
花太歲這嚴奇一聽便氣冲牛斗以為今日若不顯顯本
領以後別人怎肯甘心佩服呢便一聲斷喝引路衆惡奴
狐假虎威來至前面嚷道公子來了公子來了衆人見嚴
奇來到一個個俱替那軍官担心以為太歲不是好惹的
此時王馬三人看的明白見惡霸前來知道必有一番較
量惟恐軍漢寡不敵衆若到為難之時我三人助他一膀
之力那知那軍漢早已看見撇了婆子便迎將上去衆惡
奴指手畫脚道就是他就是他嚴奇一看不由的暗暗吃

驚道好大身量我別不是他的個兒罷便發話道你這人好生無禮誰叫你多管閒事只見那軍漢抱拳陪笑道非是在下多管閒事因那婆子形色倉皇哭的可憐側隱之心人皆有之望乞公子貴手高抬開一綫之恩饒他們去罷說畢就是一揖嚴奇若是有眼力的就依了此人從此做個相識只怕還有個好處誰知這惡賊惡貫已滿難以躲避他見軍官謙恭和靄又是外鄉之人以為可以欺負竟敢拿雞蛋往擲那石上碰登時把眼一翻道好狗才誰許你多管爺不防嗖的就是一腳迎面踢來這惡賊原想着是個暗算趁着軍漢作下揖去不能防備這一腳定然鼻青臉腫那知那軍漢不慌不忙照着腳踝切近畧一揚

手在腮面上一拂口中說道公子休得無禮此話未完只見公子噯呀半天扎掙不起衆惡奴一見便嚷道你這厮竟敢動手一擁齊上以爲好漢打不過人多誰知那人只用手往左右一分一個個便東倒西歪那個還敢上前忽聽那邊有人喊了一聲閃開俺來也手中木棍高揚就照軍漢劈面打來軍漢見來得勢猛將身往傍邊一跨不想嚴奇剛剛的站起恰恰的太歲頭就受了此棍吧的一聲打了個腦漿迸裂衆惡奴發了一聲喊道了不得了公子被軍漢打死了快拿呀快拿呀早有保甲地方併本縣官役一齊將軍漢圍住只聽那軍官道衆位不必動手俺隨你們到縣就是了衆人齊說道好朋友好朋友敢作敢當

這纔是漢子呢忽見那邊走過兩個人來道衆位事要公平方纔原是他用棍打人恨打在公子頭上難道他不隨着赴縣麼理應一同解縣纔是衆人聞聽講得有理就要拿那使棍之人將眼一瞪道俺史丹不是好惹的你們誰敢前來衆人唬的往後倒退只見兩個人之中有一人道你慢說是史丹就是屎蛋也要推你一推說時遲那時快順手一掠將那棍也就逼住攏過來往懷裡一帶又向外一推眞成了屎蛋咧幾哩咕嚕滾在一邊那人上前按住對保甲道將他鎖了你道這二人是誰原來是玉朝馬漢又聽馬漢說道俺遭逢此事所爲何來原爲救那女子如今爲人不能爲徹這便如何是好王馬二人聽了滿口應

承此事全在我二人身上朋友你只管放心軍漢道既如此就仰仗二位了說罷執手時衆人赴縣去了這裡王馬二人帶領婆子到後面此時衆惡奴見公子已死也就一鬨而散誰也不敢出頭王馬二人一直進了廳廳將女子領出交付婆子護送出廟問明了住處姓名恐有提問質對之事方叫他們去了二人不辭辛苦即奔祥符縣而來到了縣裡說明姓名門上急忙回稟了縣官立刻請二位到書房坐了王馬二人將始末情由說了一遍此事皆係我二人自賠貴縣不必過堂立刻解往開封府便了正說間外面拿進個畧節來卻是此案的名姓死的名嚴奇軍漢名張大持杻的名宋丹縣官將畧節遞與王馬二人便

吩咐將一干人犯多派衙役立刻解往開封王馬二人先到了開封府見了展爺公孫先生便將此事說明公孫策尚未開言展爺忙問道這軍官是何形色王馬二人將臉盤兒身量兒說了一番展爺聽了大喜道如此說來別是他罷劉着公孫先生伸出大指公孫策道既如此少時此案解來先在外班房等候悄悄叫展兄看看若要不是那人也就罷了儻若是那人冒名展兄不妨直呼其名使他不好改口衆人聽了俱各稱善王馬二人又找了包興來到書房回稟了包公深讚張大的品貌行事豪俠包公聽了雖不是寄柬留刀之人或者由這人身上也可以追出那人的下落心中也自暗暗忖度王馬又將公孫策先生

叫南俠偷看也同明了包公點了點頭二人出來不多時此案解到俱在外班房等候王馬二人先換了衣服前往班房見放着簾子隨後展爺已到便掀起簾來一瞧不由的滿心歡喜對着王馬二人悄悄道果然是他妙極妙極王馬二人連忙問道此人是誰展爺道賢弟休問等我進去呼出名姓二位便知二位賢弟即嗐我進來分兄給你們彼此一引見他也不能改口了王馬二人領命展爺一掀簾子進來道小弟打量是誰原來是盧方兄到了久違吓久違說着王馬二人進來展爺給引見道二位賢弟不認得麼二位便是陷空島盧家莊號稱鑽天鼠名盧方的盧大員外二位賢弟快來見禮王馬急速上前展爺又向

盧方道盧兄這便是開封府四義士之中的王朝馬漢兩位老弟三個人彼此執手作揖盧方到了此時也不能說我是張太不是姓盧的人家連家鄉住處俱各說明還隱瞞甚麼呢盧方反倒問展爺道足下何人為何知道盧方的賤名展爺道小弟名喚展昭曾在茉花村蕭花蕩為鄰屬之事小弟見過尊兄終日渴想至甚不想今日幸會盧方聽了方纔知道是南俠便是號御貓的他見展爺人品氣度和藹至甚毫無自滿之意便想起五弟任意胡為全是自尋苦惱不覺暗暗感歎回上却陪着笑道原來是展老爺就是這二位老爺方纔在廟上多承垂青看顧我盧方感之不盡三人聽了不覺哈哈大笑道盧兄太外道了

何得以老爺相呼顯見得我等不堪爲弟了盧方道三位老爺太言重了一來三位現居皇家護衛之職二來盧方刻下乃人命重犯何敢以弟兄相稱豈不是太不知自諒了麼展爺道盧兄過於能言了王馬二人道此間不是講話的所在請盧兄到後面一敘盧方道犯人尚未過堂如何敢蒙如此厚待斷難從命展爺道盧兄放心全在小弟等身上請到後面還有衆人等着要與老兄會面盧方不能推辭只得隨着三人來到後面公廳早見張趙公孫三位降階而迎展爺便一一引見敘若平生來到屋內大家讓盧方上坐盧方斷斷不肯總以犯人自居理當侍立能彀不罰跪足見高情大家那裡肯依還是愣爺趙虎道彼

此見了放着話不說且自罵這些個盧奎子盧大哥你是遠來你就上面坐說着把盧方拉至首坐盧方見此光景只得從權坐下王朝道還是四弟爽快再者盧兄從此甚麼犯人咧老爺咧也要免免纔好省得鬧的人怪肉麻的盧方道既是眾位兄台抬愛拿我盧某當個人看待我盧方便從命了左右伴當獻茶已畢還是盧方先題起花神廟之事王馬二人道我等俱在相爺臺前回明小弟二人便是証見凡事有理斷不能難為我兄只見公孫先生請了展爺彼此告過失陪出了公所往書房去了未知相爺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四十五回　義釋盧方史丹抵命　快傷馬漢徐慶被擒

且說公孫先生同展爺去不多時轉來道相爺此時已升二堂特請盧兄一見盧方聞聽只打諒要過堂下連忙立起身來道盧方乃人命要犯如何這樣見得相爺盧方豈是不知規矩的麼展爺連聲道好一同頭吩咐伴當快看刑具家人無不點頭稱羨少時刑具拿到連忙與盧方上好大家圍隨來至二堂以下王朝進內稟道盧方帶到忽聽包公說道請這一聲連盧方都聽見了自己登時反到不得主意了隨着王朝來至公堂僕膝跪倒匍匐在地忽聽包公一聲斷喝道本閣着你去請盧義士如何用刑具拿到是何道理還不快快卸去左右連忙上前卸去刑具包公道盧義士有話起來慢慢請盧方那裡敢起來連頭

也不敢抬便道罪民盧方身犯人命重案望乞相爺從公
判斷感恩不盡包公道盧義士休如此狂直花神廟之事
本閣盡知你乃行俠尚義濟弱扶傾就是嚴奇喪命自有
史丹對抵與你甚麼相干他等强惡助紂爲虐寃寃相報
暗有循環本閣已有辦法即將史丹定了悞傷的罪名完
結此案盧義士理應釋放無事只管起來本閣還有話講
展爺向前悄悄道盧兄休要辜負相爺一片愛慕之心快
些起來莫要違悖鈞諭好盧方到了此時莫不由已朝上
叩頭展爺順手將他扶起包公又吩咐看坐盧方那裡敢
坐斜躬侍立偷眼向上覷瞧見包公端然正坐不怒而威
那一派的嚴肅正氣實令人可畏而可敬心中暗暗誇獎

忽見包公含笑問道盧義士因何來京請道其詳一句話
問的個盧方紫面上套着紫牛哨答道罪民因尋盟弟白
玉堂故此來京包公又道是義士一人前來還有別人盧
方道上年初冬之時罪民已遣韓彰徐慶將平三個盟弟
一同來京不料自去冬至今查無音信罪民因不放心故
此親身來尋今日方到花神廟包公聽盧方直言無隱便
知此人忠厚篤實遂道原來眾義士俱各來了義士既以
實言相告本閣也就不隱瞞了令弟五義士在京中做了
幾件出類拔萃之事連上俱各知道並且聖上還誇奨
他是個俠義之人欽派本閣細細訪查如今義士既已來
京背替本閣代爲細細訪查庶盧方聽至此連忙跪倒道

白玉堂年幼無知惹下滔天大禍致于聖怒理應罪民尋找擒拿到案任憑聖上天恩相爺的垂照包公見他應了便叫展護衛有同公孫先生好生款待起本閣不陪留去但憑義士不必拘束盧方聽了復又叩頭起來同定展爺出來到了公所之內只見酒席早已齊備却是公孫先生頭先吩咐的仍將盧方讓至上坐衆人左右相陪飲酒之間便提此事盧爺是個豪爽忠誠之人應了三日之內有與無必來覆信酒也不肯多飲便告別了衆人衆人送出衙外也無贅話煩言彼此一執手盧方便作長去了展爺等回至公所又議論盧方一番爲人忠厚老誠豪俠公孫策道盧兄雖然誠實惟恐別人却不似他方纔聽盧方之

言說那三義已於客冬之時來京想來也必在暗中探訪今日花神廟之事人人皆知解到開封府他們如何知道立刻就把盧兄釋放了呢必以爲人命重案寄監收禁他們若因此事負夜前來洶氣却也不可不防衆人聽了俱各稱是似此如之奈何公孫策道說不得大家辛苦些出入巡邏第一保護相爺要緊此時天已初鼓展爺先將裡衣紮縛停當佩了寶劍外面罩了長衣同公孫先生竟進書房去了這裡四勇士也就各各防備暗藏兵刃俱各留神小心單言盧方離了開封府之時已將掌燈多不知伴當避於何處有了寓所不曾自己跑然應了找尋白玉堂却又不知他落於何處心內思索竟自無處可歸忽見迎

回來了一人天氣昏黑看不真切及至臨近一看却是自己伴當滿心歡喜伴當見了盧方反倒一怔悄悄問道員外如何能彀回來小人已知員外解到開封故此急急進來城內找了下處安放了行李帶上銀兩特要到開封府去與員外安置不想員外竟會回來了盧方道一言難盡且到下處再講伴當道小人還有一事也要告禀員外呢說着話伴當在前引路主僕二人來到下處盧方撣塵淨面之時酒飯已然齊備盧方入座一壁飲酒一壁對伴當悄悄說道開封府還見南俠給我引見了多少朋友真是人人義氣個個豪傑多虧了他們在相爺跟前竭力分辦金摧在那姓史的身上我是一點事兒沒有又言包公相

待甚好義士長義士短的稱呼賜坐說話我便偷眼覷覷
相爺眞好品貌眞好氣度實在是國家的棟梁萬民之福
後來問話之間就提起五員外來了相爺囑回吩咐托我
找尋我焉有不應的呢後來大家又在公所之內設了酒
餚衆朋友方說出五員外許多的事來敢則他做的事不
少甚麼寄柬留刀與人辦冤夜間大鬧開封府南俠此試
這還庶乎可以誰知他又上皇宮內苑題甚麼詩又殺了
總管太監你說五員外胡鬧不胡鬧並且還有奏摺內夾
紙條兒又是甚麼盜取黃金我也說不了許多了我應了
三日之內找的着找不着必去覆信故此我就回來了你
想那知五員外下落我往那里去找呢你方纔說還有一

事是甚麼事呢伴當道若依員外說來找五員外却甚容易盧方聽了歡喜道在那裡呢伴當道就是小人尋找下處之時遇見了跟二爺的人小人便問他衆位員外在那裡居住他便告訴小人說在龐太師花園後樓名叫文光樓是個堆書籍之所同五員外都在那裡居住呢小人已問明了龐太師的府第却離此不遠出了下處往西一片松林高大的房子便是盧方聽了滿心暢快連忙用畢了飯此時天氣已有初更盧方便暗暗裝束停當穿上夜行衣靠吩咐伴當看守行李悄悄的竟奔了龐吉府的花園文光樓而來到了墻外他便施展飛簷走壁之能上了文光樓恰恰遇見白玉堂獨自一人在那裡見四之時不由

的長者之心落下幾點忠厚淚來白玉堂却毫不在意盧方述說了許多思念之苦方問道你三個兄長往那裡去了白玉堂道因聽見大哥遭了人命官司解往開封府他們哥兒三方纔俱換了夜行衣服上開封府來盧方聽了大吃一驚暗道他們這一去必要生出事來豈不辜負相爺一團美意儻若有些差池我盧某何以見開封衆位朋友呢想至此坐立不安好生的着急直盼到交了三鼓還不見回來你道韓彰徐慶蔣平爲何去許久只因他等來到開封府見內外防範甚嚴便越墻從房上而入剛來到蹬所大房之上恰好包興由茶房而來猛一抬頭見有人影不覺失聲道房上有人對面便是書房展爺早已聽見

脫去長衣拔出寶劍一伏身斜刺裡一個健步往房上一望見一人已到簷前展爺看的真切從囊中一伸手掏出袖箭反背就是一箭丁去只見那人站不穩身體一歪掉下房來外面王馬張趙已然趕進來了趙虎躥趕一步按住那人張龍上前幫助綁了展爺正要縱身上房忽見房上一人把手一揚向下一指展爺見一縷寒光竟奔面門知是暗器把頭一低剛剛躲過不想身後是馬漢眉頭之下上中了弩箭展爺一飛身已到房上竟奔了使暗器之人那人用了個風掃敗葉勢一順手就是一樸刀一片冷光奔了展爺的下三路南俠忙用了個金雞獨立回身勢用劍往傍邊一削只聽噹的一聲樸刀卻短了一段只見

那人一轉身越過房脊又見金光一閃却是三稜鵝眉刺竟奔眉攢而來展爺將身一閃剛用寶劍一迎誰知鋼刺抽回劍却使空南俠身體一幌幾乎栽倒忙一伏身將寶劍一拄廊下立住用劍逼住面門長起身來再一看時連個人影兒也不見了展爺只得跳下房來進了書房忽見包公此時已將細縛之人帶至屋內包公問道你是何人爲何黃夜至此只聽那人道俺乃穿山鼠徐慶特爲救俺大哥盧方而來不想中了暗器遭擒不用多言只要叫俺見大哥一面俺徐慶死也甘心眼目包公道原來三義十到了即命左右鬆了綁看坐徐慶也不致謝也不逊讓便一屁股坐下將左腳一伸順手將袖箭拔出道是誰的暗

器拿了去展爺過來接去徐慶道你這神箭不及俺二哥的弩箭他那弩箭有毒若是着上藥性一發便不省人事正說間只見王朝進來稟道馬漢中了弩箭昏迷不醒徐慶道如何干萬不可拔出還可以多活一日明日這時候也就嗚呼了包公聽了連忙問道可有解藥沒有徐慶道有呵却是俺二哥帶着從不傳人受了此毒總在十二個時辰之內用了解藥即刻後生若過了十二個時辰縱有解藥也不能好了這是俺二哥獨得的奇方再也不告訴人的包公見他說話雖然粗魯却是個直爽之人堪與趙虎稱爲伯中徐慶忽又問道俺大哥盧方在那裡包公便將昨晚已然釋放盧義士已不在此了徐慶聽了哈哈大

笑道怪道人稱包老爺是個好相爺忠正爲民如今果不虛傳俺徐慶倒要謝謝了說罷噗嗵爬在地下就是一個頭招的衆人不覺要笑徐慶起來就要找盧方去包公見他天眞爛熳不拘禮法只要合了心就樂便道三義士你看外面已交四鼓貧夜之間那裡尋找暫且坐下我還有話問你徐慶却又坐下包公便問白玉堂所作之事悞爺徐慶一一招承惟有劫黃金一事却是俺與二哥四弟並有柳青假昌王馬張趙之名用蒙漢藥酒將那羣人藥到我們盜取了黃金衆人聽了個個點頭舒指徐慶正在高談濶論之時只見差役進來稟道盧義士在外求見包去聽了急着展爺請來相見不知盧方來此爲了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俠義傳

四十六回　設謀誆藥氣走韓彰　遣興濟公

且說盧方又到開封府來見你道却為何事只
光棍五吟到三更之後方見韓彰蔣平二人自
覺說異忙問道大哥如何能在此呢盧方便將包相以思
相待釋放無事的情由說了一遍蔣平聽了對着韓白二
人道我說不用去三哥務必不依道如今鬧的到不成事
了盧方道你三哥那裡去了韓彰把到了開封彼此對壘
的話說了一遍盧方聽了只急的搓手半晌歎了口氣道
可不是萬不是全是五弟不是蔣平道此事如何抱怨五
弟呢盧方道他若不找甚麼姓展的咱們如何來到這裡

韓彰聽了却不言語蔣平道事已如此也不必抱怨了難道五弟有了英名你我作哥哥的臉不光彩麼只是如今依大哥怎麼樣呢盧方道再無別說只好先兄將五弟帶至開封府一來總求相爺在聖駕前保奏二來當與南俠陪個禮兒庶乎事有援白玉堂聽了登時氣的雙眉豎皺二目圓睜若非在文光樓上早已怪叫吆喝起來便怒道大哥此話從何說起小弟既來尋找南俠便與他誓不兩立雖不能他死我活總得要叫他甘心拜服於我小弟方能出這口惡氣若非如此小弟至死也是不從的蔣平聽了在旁讚道好兄弟好志氣與我們悄空島爭氣韓彰在旁聽了蔣平一眼仍是不語盧方道據五弟說來你與

南來有仇隙白玉堂道並無仇隙盧方道既無仇隙你爲
可之也則如此推步呢玉堂道小弟也不恨他只恨這御
猫二字我也不管他是有意我也不管是聖上所賜只是
有個御猫便覺五鼠減色是必將他治倒方休如不然大
哥就求包公回奏聖上將南俠的御猫二字去了或也了
小弟也就情甘認罪盧方道五弟你這不是爲難劣兄歷
劣兄受包相知遇之恩應計尋我五弟如今既已見着我
却曰去求包公改御猫二字此話劣兄如何說的出口來
白玉堂聽了冷笑道哦取則大哥受了包公知遇之恩既
如此就該拿了小弟去請功候賞即只這一句話把個仁
義的盧方壹的默默無言站起身來出了文光樓歸身下

去便在後面大墻以外走來走去暗道我盧方交結了四個兄弟不想為此事五弟竟如此與我翻臉他還把我這長兄放在心裡麼又轉想包公相待的那一番情義自己對衆人說的話更覺心中難受左思右想心亂如麻一時間悶氣上攻自己把脚一跺道咳莫若死了由着五弟鬧去也省得我提心吊膽想罷一拍頭只見那邊從墻上斜插一枝杈椏甚是老幹自己暗暗點頭道不想我盧方竟自結果在此地了說罷從腰間解下絲縧往上一扔搭在樹上將兩頭比齊剛要結扣只見這絲縧赤跡眼自己跑到樹上去了盧方怪道可見時衰鬼弄人了怎麼絲縧也會活了呢正自思忖忽見順着枝幹下來一人却是蔣四

爺說道五弟糊塗了忘歷大哥也有悔了呢盧方見了蔣
平不覺滴下淚來道四弟你看適纔五弟是何言語叫劣
兄有何面目生於天地之間蔣平道五弟此時一味的心
高氣傲難以治服不然小弟如何肯隨和他呢須要另設
別法折服於他便了盧方道此時你我往何方去好呢蔣
平道趕着上開封府就算大哥方纔聽見我等到了故此
急急前來陪罪再者也打聽打聽三哥的下落盧方聽了
只得接過繩纔將腰束好一同竟奔開封府而來見了差
役說明來歷差役去不多時便見南俠迎了出來彼此相
見又與蔣平引見隨即來到書房剛一進門見包公穿着
便服在上面端坐連忙雙膝跪倒口中說道盧方罪該萬

死望乞恩相赦宥蔣平也就跪在一傍徐慶正在那裡坐着見盧方與蔣平跪倒他便順着坐見一溜也就跪下了包公見他們這番光景眞是豪俠義氣連忙說道盧義士他等前來原不知本閣已將義士釋放故此爲義氣而來本閣也不見罪只管起來還有話說盧方等聽了只得向上叩頭立起身來包公見蔣平骨瘦加柴形如病夫便問此是何人盧方一一回稟包公方知就是善會水的蔣爺長忙命左右看坐連展爺與公孫策俱各坐了包公便將馬漢中了毒鏢箭昏迷不醒的話說了一回依盧方就要回去向韓彰取藥蔣平攔道大哥若取藥惟恐二哥當着五弟絶絶不肯給的莫若小弟使個計策將藥誆來要

將三哥激發走了剩了五弟一人孤掌難鳴也就好搪了盧方聽說便問計將安出蔣平附耳道如此如此三哥焉有不走之理盧方聽了道這一來你二哥與我豈不又分散了麼蔣平道目下雖然分別日後自然團聚現在外面已交五鼓事不宜遲且自取藥要緊連忙向展爺要了紙筆墨硯提筆一揮而就摺疊了叫盧方打上花押便回明包公乃從房上回去又近又快包公應允蔣平出了書房將身一縱上房越脊登時不見眾人無不稱羨單說蔣爺來至交光樓還聽見韓彰在那裡勸慰白玉堂原來玉堂的餘氣還未消呢蔣平見了二人道我與大哥將三哥好容易救回不想三哥中了毒藥神箭大哥背負到前面樹

林再也不能走了小弟又背他不動只得二哥與小弟同去走走韓爺聽了連忙離了文光樓蔣平便問二哥藥在何處韓彰從腰間摘下個小荷包來遞與蔣平蔣平接過摸了摸却有兩丸急亡揭出將衣邊鈕子咬下兩個咬去鼻兒滴溜圓又將方纔寫的字帖裹了裹塞在荷包之內仍遞與韓彰將身形晃轉了幾轉他便抽身竟奔開封而來這裡韓爺只顧奔前面樹林以為蔣平拿了藥去先解救徐慶去了那裡知道他是奔了開封呢韓二爺來到樹林四下裡尋覓並不見大哥三弟不由心下納悶摸摸荷包藥仍二丸未動更覺不解四爺也不見了只得仍回文光樓來見了白玉堂說了此事未免彼此狐疑韓爺回手

又摸了摸荷包道呀這不像藥連忙叫白玉堂敲着火種燈看光亮一看原來是字帖兒裹着鈕子忙將字兒打開觀看却有盧方花押上面寫着叫韓彰絆住白玉堂作爲內應方好擒拿白玉堂看了不由的設疑道二哥就把小弟綁了罷交付開封就是了韓爺聽了急道五弟休出此言這明是你四哥恐我幫助於你故用此反間之計好好好這纔是結義的好弟兄呢我韓彰也不能作內應也不能幫扶五弟俺就此去也說罷立起身來出了文光樓躍身去了這時蔣平詐了藥囘轉開封已有五鼓之半連忙將藥研好一半灌將下去不多時馬漢囘轉過來吐了許多毒水心下方覺明白大家也就放了心了略略歇息天

已大亮到了次日晚間蔣平又暗暗到文光樓誰知玉堂却不在彼不知投何方去了盧方又到下處叫伴當將行李搬來從此開封府又添了個空島的三義幫扶着訪查此事却分爲兩班白日却是王馬張趙細細緝訪夜晚却是南俠同着三義暗暗搜尋不想這一日趙虎因包公入闈閒暇無事想起王馬二人在花神廟巧遇盧方暗自想道我何不也出城走走呢因此扮了個客人的模樣悄悄出城信步行走正走着覺得腹中餓餓便在村頭小飯舖內意欲獨酌吃些點心剛然坐下要了酒喫意自飲只見那邊桌上有一老頭兒却是外鄉行景滿面愁容眼淚汪汪也不吃也不喝只是瞪着趙爺趙爺見他可憐便問道

你這老頭兒瞧俺則甚那老者見問忙立起身來道非是小老兒敢瞧客官只因腹中饑餓缺少錢鈔見客官這裡飲酒又不好啟齒望乞見憐趙虎聽了哈哈大笑道敢則是你餓了這有何妨呢你便過來俺二人同桌而食有何不可那老兒聽了歡喜未免臉上有些羞慙及至過來趙爺要了點心饈饌叫他吃他却一壁吃着一壁落淚趙爺看了心中不悅道你這老頭兒好不曉事你說餓了俺給你吃你又哭甚麼呢老者道小老兒有心事難以告訴客官趙爺道原來你有心事這也罷了我且問你你姓甚麼老兒道老兒姓趙趙虎道嗄喲原來是當家子老者又接着道小老兒姓趙名慶乃是仁和縣的承差只因包三公

子太原進香趙虎聽了道甚麼包三公子老者道便是當
朝宰相包相爺的姪兒趙虎道哦哦包三公子進香怎麼
樣老者道他故意的繞走蘇州一來爲遊山玩景二來爲
勒索州縣的銀兩趙虎道竟有這等事你講你講老者道
只因路過曾城縣我家老爺派我預備供飯迎至公館款
待誰想三公子說鋪墊不好預備的不佳他要勒索程儀
三百兩我家老爺乃是一個清官並無許多銀兩又說小
人借水行舟希圖這三百兩銀子將我打了二十板子幸
喜衙門上下俱是相好却未打着後來見了包三公子將
我帶在馬棚這一頓馬鞭子打的却不輕還是應了易改
公館幸虧銀兩方將我放出來小老兒一時無法因此脫

欲到京尋找一個親戚不想投親不着只落得有家難奔有國難投衣服典當已盡看看不能糊口將來難免餓死作定他鄉之鬼呀說罷痛哭趙爺聽至此又是心疼趙慶又是氣恨包公子恨不得立刻拿來出這口惡氣因對趙慶道老人家你負此冤宽何不寫個訴呈在上司處分晰呢未知趙慶如何答對且聽下回分解

四十七回　借遞呈權奸施毒計　巧結案公子辦奇冤

且說趙虎暗道我家相爺未心為國誰知他的子姪如此不法我何不將他指引到開封府着我們相爺如何辦理是秉公呵還是徇私呢想罷道你正該寫個呈子分晰趙慶道小老兒上京投親正為遞呈分訴趙虎道不知你想

在何處去告呢趙慶道小老兒聞得大理寺文大人那裡頗好趙爺道文大人雖好總不如開封府包太師那裡好趙慶道包太師雖好惟恐這是他本家之人未免要有些袒護與事反爲不美趙虎道你不知道包太師辦事極其公道無論親疎總要秉正除奸若在別人手裡告了他倒可托個人情或者官府做個人情那到有的你若在他本人手裡告了他便得秉公辦理再也不能偏向的趙慶聽了有理便道既承指教明日就在太師跟前告就是了趙虎道你且不要忙如今相爺現在塌內約於十五日後你再進城摺轎呈訴當下叫他吃飽了却又在挑却內與肚半錠銀子來道這還有五六天工夫呢莫不成餓着嗎拿

去做盤費用罷趙慶道小老兒既蒙賞吃點心如何還敢受賜銀兩趙虎道這有甚麼要緊你只管拿去你若不要俺就惱了趙慶只得接過來千恩萬謝的去了趙虎見趙慶去後自已又飲了幾杯纔出了飯舖也不訪查了便往舊路歸來心中暗暗盤算倒蓄相爺為難此事要接了呈子生氣是不消說了只是如何辦法呢自已又囑咐趙虎你今日回開封可千萬莫露風聲這可是要緊的吓他雖如此想那裡知道凡事不可預料他若是將趙慶帶至開封倒不能錯誰知他又細起心來了這纔鬧的錯大發了呢趙虎在開封府等了幾天却不見趙慶鳴冤心中暗暗躭轉道那老兒說是必來如何總未到呢難道他

是個誰賺吃的若是如此我那半錠銀子花的纔寃呢你道趙慶爲何不來只因他過了五天這日一早趕進城來正走在熱鬧叢中忽見兩傍人一分讓道閃開閃開太師爺來了太師爺來了趙慶聽見太師二字便煞住脚步等着轎子臨近便高舉呈詞雙膝跪倒口中喊道寃枉吓寃枉只見轎已打杵有人下馬接過呈子遞入轎內不多時只聽轎內說道將這人帶至府中問去左右答應一聲轎夫抬起轎來如飛的竟奔麗府去了你道這轎內是誰却是太師厲吉這老奸賊得了這張呈子如拾珍寶一般立刻派人請女婿孫榮與門生廖天成及至二人來到老賊將呈子與他等看了只樂得手舞足蹈屁滾尿流以爲此

次可將包黑杰倒了又將趙慶叫到書房好言好語細細的問了一番便大家商議籍起奏摺頭備明日呈遞又暗定計如何行文搜查勒索的銀兩又如何到了臨期使他再不能更改洋洋得意樂不可言至次日聖上臨殿龐吉出班將摺子謹呈御覽聖上看了心中有些不悅立刻宣包公上殿便問道卿有幾個姪兒包公不知聖意只得奏道臣有三個姪男長次俱務農惟有第三個却是生員名叫包世榮聖上又問道你這姪男可曾見過沒有包公奏道爲臣自在京供職以來並未回家惟有臣的大姪見過其餘二姪三姪俱未見過仁宗天子點了點頭便叫帶一件件將此摺遞與包卿看包公恭敬接過一看連忙跪倒

奏道臣子姪不肖理應嚴拿押解來京嚴加審訊臣有家
教不嚴之罪亦當從重究治仰懇天恩依律施行奏罷便
匍匐在地聖上見包公毫無遮飾之詞又見他惶愧至甚
聖心反覺不安道卿家日夜勤勞王事並未回家如何能
毀知道家中事體卿且平身侯押解來京時朕自有道理
包公叩頭平身歸班聖上即傳旨意立刻行文看該府州
縣無論包世榮行至何方立即押解馳驛來京此鈔一發
如星飛電轉迅速之極不一日便將包三公子押解來京
剛到城內熱鬧叢中見那壁廂一騎馬飛也似跑來相離
不遠將馬收住滾鞍下來便在旁邊屈膝稟道小人包興
奉相爺鈞諭求眾押解老爺留情面容小人與公子幾

述一言再不能久停押解的官員聽是包大師差人前來誰也不好意思的只得將馬勒住道你就是包興麼既是相爺有命容你與公子見面就是了但你主僕在那裡說話呢那包興道就在這邊飯舖罷不過三言兩語而已這官員便吩咐將閒人逐開此時看熱鬧的人山人海誰不知包相爺的人情到了又見這包三公子人品斯也不俗同定包興進舖自有差役暗暗跟隨不多會便見出來包興又見了那位老爺屈膝跪倒道多承老爺厚情容小人與公子一見小人回去必對相爺細稟那官見也只得說聆相爺請安包興連聲答應退下來抓緊上馬加鞭的去了這裡押解三公子的先到兵馬司掛號然後便到大理

寺聽候綸音誰知此時履吉已奏明聖上就交大理寺額外添派兵馬司都察院三堂會審聖上准奏你道此賊又添此一處爲何只因兵馬司是他女婿孫榮都察院是他門生慶天成全是老賊心腹惟恐文彥博審的袒護故此添派二處他那裡知道文老大人忠正辦事毫無徇私昨不多時孫榮慶天成來到大理寺與文大人相見皆係欽命難分主客仍是文大人居了正位孫慶二人兩旁側坐喊了堂威便將包世榮帶上堂來便問他如何進香如何勒索州縣銀兩包三公子因在飯舖聽了包興之言說相爺已在各處託囑明白審訊之時不必推諉只管實說相爺自有救公子之法因此三公子便道生員奉祖母之命太原進香聞得杭州名山秀水極多奠若趁此進香就便

遊玩只因路上盤川缺少先前原是在州縣借用誰知後來他們俱送程儀並非有意勒索文大人道既無勒索那趙顯謨如何休致不休致包世榮道生員乃一介儒生何敢妄干國政他休致不休致生員不得而知想來是他才力不佳罷了孫榮便道你一路逢州過縣到底勒索了多少纔兩包世榮道隨來隨用也記不清了正問至此只見進來一個虞侯却是龐太師寄了一封家兒叫面交孫姑老爺的孫榮接來看了道這還了得竟有如此之多文大人便問道孫大人却是何事孫榮道就是此子在外勒索的數目家岳已令人暗暗查來文大人道請借一觀孫榮便道請看遞將過去文大人見上面有名州縣的銷耗數目後面

又見有屬吉囑託孫榮極力奉承包公的話頭看完了也不遞給孫榮便籠入袖內望着來人說道此係公堂之上你如何擅敢妄傳書信是何道理本當按照覺亂公堂律理念你是太師的處候權且饒恕左右與我用棍打出去處候呢了個小驚膽悄左右一喊連忙逐下堂去文大人對孫榮道令岳做事太卒意了此乃法堂意敢遣人送書於理說不去罷孫榮連連稱是字柬兒也不敢往回要了處天成見孫榮理曲他却搭訕着問包世榮道方纔押解官回稟包太師曾命人攔住馬頂要見你說話可是有的包世榮道有的無非告訴生員不必推諉總要實說求衆位大人庇佑之意處天成道那人他叫甚麽名子包世榮道叫包興處天成立刻吩咐差役傳包興到案暫將包世

榮帶下去不多時包興傳到孫榮一肚子悶氣無處發揮
加今見了包興却作起威來道好狗才你如何擅敢攔住
欽犯傳說信息該當何罪譴包興道小人只知伺候相爺
不能左右何嘗攔住欽犯又擅敢私傳信息此事包興實
實不知孫榮一聲斷喝道好狗才還敢強辯拉下去重打
二十可憐包興無故遭此慘毒二十板打得死而復生心
中想道我跟了相爺多年從來沒受過這等重責相爺審
過多少案件也從來沒有這般的亂打今日活該我包興
遇見對頭了早已橫了心再不招認此事孫榮又問道包
興快快招上來包興道實實沒有此事小人一槩不知孫
榮聽了怒上加怒吩咐左右將三根木

往堂上一摺包與雖是懦弱身軀他却是雄心豪氣早已把死付於度外何況這樣刑具他是看慣了的了全然不懼反冷笑道大人不必動怒大人既說小人攔住欽犯私傳信息似乎也該把我家公子帶上堂來質對質對纔是孫榮道那有工夫與你閑講左右與我夾起來交大人在上實實看不過聽不上便叫左右把包世榮帶上當面對證包世榮上堂見了包與看了半天道生員見的那人雖與他相仿只是黑瘦些却不是這等白胖孫榮聽了自覺着有些不妥忽見差役稟道開封府差主簿公孫策賫有文書當堂投遞文大人不知何事便叫領進來公孫策當下投了文書在一旁站立文大人當堂拆封將來文一看

笑容滿面對公孫策道他三個俱在此處公孫策道是現在外面文大人道着他們進來公孫策轉身出去文大人方將來文與孫慶二人看了兩個賊登時就目瞪癡呆面目更色竟不知如何是好不多時只見公孫策領進了三個少年俱是英俊非常獨有第三個尤覺清秀三個人向上打恭文大人立起身來道三位公子免禮大公子包世恩二公子包世勳却不言語獨有三公子包世榮道家叔多多上覆文老伯叫晚生親至公堂與假冒名的當堂質對此事關係生員的名分故敢冒昧直陳望乞寬宥不料大公子一眼看見當堂跪的那人便問道你不是戚吉祥麼誰知那人見了三位公子到來已然魂的魂不附體如

令又聽大爺一問不覺的抖衣而戰那裡還答應的出來
說文大人聽了問道怎麼你認得此人麼大公子道他是
弟兄兩個他叫武吉祥他兄弟叫武平安原是晚生家的
僕從只因他二人不守本分因此將他二人攆出去了不
知他為何又假冒我三弟之名前來文大人又看了看武
吉祥回貌果與三公子有些相仿心中早已明白更之三
位公子請回衙署又向公孫策道主簿回去多多上覆閣
皇就說我這裡即刻具本覆奏並將包興帶回且聽綸音
便了三位公子又向上一躬退下堂來公孫策扶着包興
一同回開封去了且說包公自那日被雁吉參了一本始
知三公子在外胡為回到衙中又氣又恨又斷魄氣的是

大老爺養子不教恨的是三公子年少無知在外闖此大禍恨不能自己把他拿住依法處治所恨者自己爲官精圖治爲國忘家不想後輩子姪不能恪守家範以致生出事來使我在大廷之上碰頭請罪眞眞令人羞死從此後有何面目在相位恭居呢越想越煩惱這些日連飲食俱各減了後來又聽得三公子解到聖上添了三堂會審便覺心上難安偏偏又把包興傳去不知爲着何事正在喝脩不安之時忽見差役帶進一人包公雖然認得一時想不起來只見那人朝上跪倒道小人包旺與老爺叩頭包公聽了方想起果是包旺心中暗道他必是爲三公子之事而來暫且按住心頭之火問道你來此何事包旺道小人

奉了太老爺太夫人太老爺太夫人之命帶領三位公子前來與相爺慶壽包公聽了不覺詫異道三位公子在那裡包旺道少刻就到包公便叫李才同定包旺在外立等三位公子到了急刻領來二人領命去了包公此時早已料到此事有些蹊蹺了少時只見李才領定三位公子進來包公一見滿心歡喜三位公子參見已畢包公攙扶起來請了父母的安好候了兄嫂的起居又見三人中惟有三公子相貌清奇更覺喜愛便叫李才帶領三位公子進內給夫人請安包公既見了三位公子便料定那個是假冒名的了立刻請公孫先生來告訴了此事急拆文書帶領三位公子到大理寺當面質對此時展爺與盧義士四

勇上俱各聽免了惟有趙虎暗暗更加歡喜展南俠便將領三義四勇來到書房與相爺稱賀包公此時把連日悶氣登時清盡見了眾人進來更覺歡喜暢快便命大家坐了就此將此事測度了一番然後又問了問這幾日訪查的光景俱各回言並無下落還是盧方忠厚的心腸立了個主意道因為此事甚是焦心而且欽限又緊莫若盧相再過聖上追問之時且先將盧方等三人奏知聖上一來且安聖心二來理當請罪如能設討下限來豈不又緩一步麼包公道盧義上說的也是且看機會便了正說間公孫策帶領三位公子回來到了書房參見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四十八回訪好人假公子正法　殺佞黨眞義士面君
且說公孫策與三位公子回來將文大人之言一一稟明
大公子又將認得昌名的武吉祥也回了惟有包興二爺
一拐見了包公將孫榮鑾打的情節述了一遍包公安慰
了他一番叫他且自歇息將養衆人彼此見了三位公子
也就告別了來至公廳大家設席與包興壓驚裡面却是
相爺與三位公子接風擺席就在後面同定夫人三位公
子敘天倫之樂單言文大人具了奏摺連龐吉的書信與
開封府的文書俱各隨摺奏聞天子看了又喜又悶喜的
是包卿子姪並無此事可見他傳家有法不愧詩書門第
將來總可以繼紹箕纘悶的是龐吉屢與包卿作對總是

他的理處如今索性與孫榮等竟成羣黨全無顧忌這不是有意要陷害大臣麼他真要如此叫朕也難護庇了便將文彥博原招案卷人犯俱交開封府問訊包公接到此旨看了案卷坐堂畧問了問趙慶將武吉祥帶上堂來一鞫即服又問他同事者多少人武吉祥道小人有個兄弟名叫武平安他原假充包旺還有兩個伴當不想風聲一露他們就預先逃走了包公因有雁吉私書上面有查來各處數目不得不問果然數目相符又問他有個包與曾給你送信却在何處說的是何言語武吉祥便將在飯舖內說的話一一回明包公道若見了此人你可認得麼武吉祥道若見了面自然認得包公叫他畫招暫且收監包

公問道今日當值的是誰只見下面上來二人跪稟道是小人江樊黃茂包公看了又添派了馬步快頭耿春鄭平三人吩咐道你四人前往龐府左右細細訪查如有面貌與包興相仿的只管拿來四個人領命去了包公退堂來至書房請了公孫先生來商議裏揑稜奏並定罪名處分等事不表且言領了相諭的四人暗暗來到龐府分為兩路細細訪查及至兩下裡四個人走個對頭俱各搖頭四人會意這是沒有的緣故彼此納悶可往那裡去尋呢眞眞事有奏巧只見那邊來了個醉漢旁邊有一人用手相攙怡怡的仿彿包興四人喜不自勝就迎了上來只聽那醉漢道老二吓你今兒請了我了你算包興兄弟了你要

是不請我呀你可就是包興的兒子了說罷哈哈大笑又聽那人道你滿嘴裡說的是甚麼喝點酒兒混嘆咙這叫人聽見是甚麼意思說話之間四人已來到跟前將二人一同摟住參上鐵鍊拉着就走這人唬得面目焦黃不知何事那醉漢還胡言亂語的講交情過節兒四個人也不理他及至來到開封府着二人看守二人回話包公正在書房與公孫先生商議奏聞見江樊耿春二人進來便將如何拿的一一稟明包公聽了立刻陞堂先將醉漢帶上來問道你叫甚麼名字醉漢道小人叫龐明在龐府帳房裡寫帳包公問道那一個他叫甚麼龐明道他叫龐光也在龐府帳房裡我們倆是同手兒夥計包公道他既叫龐

光爲何你又叫他包興呢講龐明說這個那個他是甚麼件事情他是那們這們件事情呢包公吩咐掌嘴龐明忙道我說我說他原當過包興得了十兩銀子小人纔唔着他喝了他個酒兒就是說兄弟咧兒子咧我們原本頑笑並沒有打架拌嘴不知爲甚麼就把我門拿來了包公吩咐將他帶下去把龐光帶上堂來包公看了果然有些仿彿包興把驚堂木一拍道龐光你把假冒包興情由訴上來龐光道並無此事吓龐明是喝醉了滿口裡胡說包公叫提武吉祥上堂當面認來武吉祥見了龐光道合下人在飯舖說話的正是此人龐光聽了心下慌張包公吩咐位下去重打二十大板打的他叫苦連天不能不說便將

龐言與孫榮廖天成往書房如何定計恐包三公子不聽
故此叫小人假扮包興告訴三公子只說龐爭自有相爺
解救別的小人一概不知包公叫他畫了供同武吉祥一
並寄監俟泰秦下來再行釋放龐明無事叫他去了包公
仍來至書房將此事也敘大概內定了武吉祥御刑處死
至於龐吉與孫榮廖天成私定陰謀攔截欽犯傳遞私信
皆屬挾私陷害臣不敢妄擬罪名仰乞聖聰明示倘鑒施
行此本一上在宗看畢心中十分不悅即明發上諭龐吉
屢設奸謀頻施毒計挾制首相讒害大臣理宜貶為庶民
以懲其罪姑念其在朝有年身為國戚着仍加恩賞大俸
衙賞食全俸不准入朝從政儻再不知自愼暗生事端即

當從重治罪孫榮廖天成阿附龐吉結成黨類實屬不知自愛俱着降三級調用餘依議欽此此旨一下眾人無不稱快包公奉旨用狗頭鍘將武吉祥正法龐光釋放趙慶亦着他回去額外賞銀十兩立刻行文到管城縣趙慶仍然在役當差此事已結包公便慶壽辰聖上與太后俱有賞賚至於眾官祝賀凡送禮者俱是璧回眾官亦多有不敢送者因知相爺為人忠梗無私不必細述過了生辰即叫三位公子回去惟有三公子包公甚是喜愛叫他回去稟明了祖父祖母與他父母仍來開封府在衙內讀書自己與他改正詩文就是科考亦甚就近打發他等去後班下謝恩摺子預備明日上朝呈遞次日入內遞摺請安聖

上召見便問訪查的那人如何包公趁機奏道那人雖未拿獲現有他同夥三人自行投到臣已訊明他等是陷空島內盧家莊的五鼠聖上聽了問道何以謂之五鼠包公奏道是他五個人的綽號第一盤桓鼠盧方第二是徹地鼠韓彰第三是穿山鼠徐慶第四是混江鼠蔣平第五是錦毛鼠白玉堂聖上聽了喜動天顏道聽他們這些綽號想來就是他們本領了包公道正是現今惟有韓彰白玉堂不知去向其餘三人俱在臣衙內仁宗道既如此卿明日將此三人帶進朝來臣在壽山福海御審包公聽了心下早已明白這是天子要看看他們的本領故意的以御審爲名若果要御審又何必單在壽山福海呢再者包公

為何說盤桅鼠混江鼠昵包公為此籌畫已久恐說出鐵天翻江有犯聖忌故此改了這也是憐才的一番苦心當日早朝已畢回到開封將事告訴了盧方等三人並着展爺與公孫先生等明日俱隨入朝為照應他們三人又屬咐了他三人多少言語無非是敬讓小心而已到了次日盧方等絕早的就披上罪裙罪衣包公見了吩咐不必候聖旨召見時再穿不遲盧方道罪民等今日朝見天顏理宜奉公守法若臨期再穿未免簡慢不是敬君上之理包公點頭道好所論極是若如此本閣可以不必再屬咐了便上轎入朝展爺等一羣英雄跟隨來至朝房照應盧方等三人不時的問問茶水等頂盧方到了此時惟有低頭

不語蔣平也是暗自沉吟獨有湯爺徐爺東瞧西望問了這裡又打聽那邊連一點安頓氣兒也是沒有忽見包興從那邊跑來口內打哈又點手兒展爺已知是聖上過壽山福海那邊去了連忙同定盧方等隨着包興往內理而來包興又悄悄囑咐盧方道盧員外不要害怕聖上要問話時總要據實陳奏若問別的自有相爺代奏盧方連連點頭剛來至壽山福海只見宮殿樓閣金碧交輝寶鼎香烟氤氳結彩丹墀之上文武排班忽聽鐘磬之音峥嵘一對對提爐引着聖上升了寶殿頃刻肅然寂靜却見包相牙笏上奏定二本却是盧方等的名子跪在丹墀聖上宣至殿上略問數語由來了老伴伴陳林求至丹墀之上道

旨意帶盧方徐慶蔣平此話剛完早有御前侍衛將盧方等一邊一個架起乾隆上了丹墀任你英雄好漢到了此時沒有不動心的漫說盧蔣二人連潘楊二位的徐慶他也覺心中亂跳兩邊的侍衛又將他等一按悄悄說道萬歲下三人俯首在地侍衛往兩邊一閃聖上見他等戰兢觫戰慄不敢抬頭叫盧方抬起頭來盧方秉正向上仁宗看了點了點頭暗道看他相貌出眾武藝必定超羣因問道居住何方結義幾人作何生理盧方一一奏罷聖上又問他因何投到開封府盧方連忙叩首奏道罪民因自玉堂年幼無知惹下彌天大禍全是罪民素日不能規箴他告訴導致令釀成此事惟有仰總天恩將罪民重治其罪奏罷叩

頭碰他仁宗見他清甘替白玉堂認罪眞不愧結盟的義氣聖心大悅忽見那邊忠烈祠旗桿上黃旗被風刮的嘚喇喇亂響又見兩旁的飄帶有一根却裏在滑車聖上卽借題發揮道盧方你爲何叫作盤桓鼠盧方奏道只因罪民船上篷索斷落罪民曾爬桅結索因此叫爲盤桓鼠實乃罪民未拔聖上道你看那旗桿上飄帶纏繞不清你可能設上去解開麼盧方脫着扭項一看奏道罪民可以勉力包結聖上命陳林將盧方領下丹墀脫去罪衣罪裙來到旗桿之下他便挽袂袖將身一縱蹲在旗桿石上只用手一扶旗桿兩膝一拳只聽哧哧哧哧猶如猿猴一般迅速之極早已到了挂旗之處先將繞在旗桿上的解開

只見他用腿盤旗桿將身形一探却把消事上的也就說落下來此時聖上與羣臣看的明白無不喝采忽又見他伸開一腿只用一腿盤住旗桿將身體一平雙手一伸却任黃旗一旁又添上了一個順風旗衆人看了誰不晉他就驚忽又用了個撥雲探月架式將左手一甩將那一條腿甩離了桿這一下把衆人唬了一跳及至看時他早用左手單攬旗桿又使了個單展翅下面自聖上以下無不喝采連聲猛見他把頭一低商溜溜順將下來仿彿失手的一般却把衆人唬着了齊說不好再一看時他却從夾桿石上跳將下來衆人方纔放心天子滿心歡喜連聲讚道真不愧盤槍二字陳林仍帶盧方上了丹墀跪在旁邊

看第二的名叫微地鼠韓彰不知去向聖上即看第三的名叫穿山鼠徐慶便問道徐慶徐慶抬起頭來道有他這聲答應的極其脆亮天子把他一看見他黑漆漆一張面皮光閃閃兩個環睛鹵莽非常毫無畏懼不知仁宗看了問出甚麼話來且聽下回分解

四十九回　金殿試藝三鼠封官　佛門遞呈雙鳥告狀

話說天子見那徐慶鹵莽非常因問他如何穿山徐慶道只因我蔣平在後面悄悄拉他提撥道罪民罪民徐慶聽了方說道我罪民在陷空島連鑽十六孔故此人人叫我罪民穿山鼠聖上道朕這萬壽山也有山窟你可穿得過去麼徐慶道只要是通的就鑽的過去聖上又派了陳林

將徐慶領至萬壽山下徐慶脫去罪衣罪袴陳林囑咐他道你只要穿山窟過去應個景兒即便下來不要耽延工夫徐慶只管答應誰知他到了半山之間見個山窟把身子一順就不見了足有兩盞茶時不見出來陳林着急道徐慶你往那裡去了忽見徐慶在南山尖之上應道陳俺在這裡這一聲連聖上與羣臣俱各聽見了盧方在一傍跪着暗暗着急恐聖上見怪誰知徐慶應了一聲又不見了陳林更自着急等了多會方見他從山窟內穿出陳林連忙點手呼他下來此時徐慶已不成模樣渾身青苔滿頭塵垢陳林仍把他帶在丹墀跪在一傍聖上連連誇獎果眞不愧穿山二字又見單上第四名混江鼠蔣平天子

往下一看見他身材矬小再搭着偏偏在地更顯蔵矬及至叫他抬起頭來却是面黃肌瘦形如病夫仁宗有些不悅暗想道看他這光景如何配得混江鼠呢無奈何問道你既叫混江鼠想來是會水了蔣平道罪民在水間能閉目視物能水中個月住宿頗識水性因此唤作混江鼠這不過是罪民小巧之技仁宗聽說頗識水性四字更不喜悅立刻吩咐備船叫陳林進內取朕的金蟾來少時陳伴伴取到天子命包公細看只見金漆木箱之中內有一個三足蟾寬有三寸按三才長有五寸遵五行兩個眼睛如琥珀一般一張大口恰似胭脂碧綠的身子雪白的肚兒更珍着兩個金眼圈兒週身的金點兒實實好看真是稀

奇之物包公看了讚道眞乃奇寶天子命陳林帶着蔣平上一隻小船却命太監提了木箱聖上帶領首相及諸大臣登在大船之上此時陳林看蔣平光景惟恐他不能捉蟾悄悄告訴他道此蟾乃聖上心愛之物你若不能捉時趁早言語我與你奏明聖上省得吃罪不起蔣平笑道公公但請放心不要多慮有水靠求借一件陳林道有有立刻叫小太監拿幾件來蔣平挑了身極小的脫了罪衣罪裙穿上水靠剛剛合體只聽聖上那邊大船上太監手提木箱道蔣平旨曰這就放蟾了說罷將木箱口兒向下底兒朝上連蟾帶水俱各倒在海內只見那蟾在水皮之上發愣陳林這邊緊催蔣平下去下去快下去將平他却不

動不多時那蟾靈性清醒三足一悞就不見了蔣平方向船頭將身一順連個聲息也無也不見了天子那邊看的真切暗道看他入水勢頗有能為只是金蟾惟恐遣失眼睜睜往水中觀看半天不見影響天子暗說不好朕看他懦弱身軀如何禁的住在水中許久別是他捉不住金蟾畏罪自溺死了罷這是怎麼說朕為一蟾要人一命豈是為君的道理正在着急忽見水中咕嘟嘟翻起泡來此泡一翻連眾人俱各猜疑了這必是沉了底兒了仁宗好生難受君臣只顧這處觀望未想到船頭以前忽然水上起波波紋往四下裡一開發了一個極大的圈兒從當中露出人來却是面向下背朝上真是河漂子一般聖上看了

不由的一怔猛見他將腰一拱仰起頭來却是蔣平在水中跪着兩手上下合攏將手一張只聽金蟾在掌中呱呱的亂叫天子大喜道豈但頗識水性竟是水勢精通了眞是好混江鼠不愧其稱忙吩咐太監將木箭另注新水蔣平將金蟾放在裡面跪在水皮上恭恭敬敬向上叩了三個頭聖上及衆人無不誇讚見他仍然踏水奔至小船脫了衣靠陳林更喜仍把他帶往金鑾殿來此時聖上已回轉殿內宣包公進殿道朕看他等技藝超羣豪俠尚義國家總以鼓勵人材爲重朕欲加封他等職銜以後也令有本領的各懷向上之心卿家以爲何如包公原有此心恐聖上設疑不敢啟奏今一聞此言連忙跪倒奏道聖主神

明天恩浩蕩從此大開進賢之門實國家之大幸也仁宗大悅立刻傳旨賞了盧方等三人也是六品校尉之職俱在開封供職又傳旨務必訪查白玉堂韓彰二人不拘時日包公帶領盧方等謝恩天子駕轉回宮包公散朝來到衙署盧方等三人從新又叩謝了包公包公甚喜却又諄囑附務要訪查二義士五義士莫要辜負聖恩公孫策與展爺王馬張趙俱各與三人賀喜獨有趙虎心中不樂暗自思道我們辛苦了多年方纔掙得個校尉如今他三人不發一刀一槍便也是校尉竟自與我等為伍若論盧大哥他的人品軒昂為人忠厚武藝超羣原是好的就是徐三哥直直爽爽就合我趙虎的脾氣是的也還可以獨

有那姓蔣的三分不像人七分不像鬼庚的那個樣兒眼看着成了乾兒了不是筋連着也就散了他還說動話兒鬧罷兒孤尖酸刻薄怎麽配與我老趙同堂辦事呢心中老大不樂因此每每聚談飲酒之間趙虎獨獨與蔣平不對蔣爺毫不介意他等一壁裡訪查正事一壁裡彼此聚會又耽延了一個月的光景這一天包公下朝忽見兩個烏鴉隨着轎呱呱亂叫再不飛去包公心中有些疑惑又見有個和尚迎轎跪倒雙手舉呈口呼冤枉包興接了呈子隨轎進了衙門包公立刻陞堂將訴呈看畢把和尚帶上來問了一堂原來此僧名叫法明爲替他師兄法聰辨冤即刻命將和尚暫帶下去忽聽烏鴉又來亂叫及至退

定來到書房包與遞了一盞茶剛然接過那兩個烏鴉又在簷前呱呱亂叫包公放下茶杯出書房一看仍是那兩個烏鴉包公暗暗道這烏鴉必有事故吩咐李才將江樊黃茂二人喚進來李才答應不多時二人跟了李才進來到書房門首包公就差他二人跟隨烏鴉前去看有何動靜江黃二人忙跪下稟道相爺叫小人跟隨烏鴉往那裡去請即示下包公一聲斷喝道陡好狗才誰許你等多說派你二人跟隨你便跟去無論是何地方但有形踪可疑的即便拿來見我說罷轉身進了書房江黃二人彼此對瞧了瞧不敢多言只得站起對烏鴉道往那裡去走吓可然作怪那烏鴉便展翅飛起出衙去了二人那敢怠慢趕

出了衙門却見烏鴉在前二人不管別的低頭看看脚底下却又仰面瞧瞧烏鴉不分高低沒有理會已到城外曠野之地二人吁吁帶喘江樊道好差使眼兒兩條退跟着帶趨兒的跑黃茂道我可頭不開了再要跑我就要暴脫了你瞧我這渾身汗全透了忽見那邊飛了一羣烏鴉來連這兩個裹住江樊道不好咧完了咱們這兩個呀呀見喲了好漢打不過人多說着話兩個便坐在地下仰面觀瞧只見左旋右舞飛騰上下如何分的出來呢江黃二人為難這可怎麽樣呢猛聽得那邊樹上呱呱亂叫江黃立起身來一看道賊計你在這裡呢好吓他兩個會鬼吓敢則躲在樹裡藏着呢黃茂道知道是不是江樊道咱們叫

他一聲見老鴉叫該走咧只見兩個烏鴉飛起向着二人亂叫又往南飛去了江樊道真奇怪黃茂道別管他咱們且跟他到那裡二人趕步向前剛然來至寶善莊烏鴉却不見了見有兩個穿青衣的一個大漢一個後生江樊猛然省悟道夥計二青叫黃茂道不錯雙皂叫二人說完仍在游疑只見那二人從小路上奔走大漢在前後生在後趕不上大漢一着急却跌倒了把靴子脫落了一隻却露出尖尖的金蓮來那大漢看見轉回身來將他扶起又把靴子拾起叫他穿上黃茂早起過來道你這漢子要拐那婦人往那裡去一伸手就要拿人那知大漢眼快反把黃茂腕子攏住往懷裡一領黃茂難以扎掙便就順水推舟

的爬下了江樊過來嘆道故意的男扮女妝必有事故反將我們夥計摔倒你這廝有多大膽說罷纔要動手只見那大漢將手一幌一展眼間右脅下就是一拳江樊往後倒退了幾步身不由已的也就抬頭朝天的躺下了他二人却好雖則一個爬着一個躺着却爲不絕口又不敢起來合他較量只聽那大漢對後生說你順着小路過去有一樹林過了樹林就看見莊門了你告訴莊丁們叫他等前來領人那後生忙忙順着小路去了不多時果見來了幾個莊丁短棍鐵尺口稱主管拿甚麼人大漢用手往地下一指道將他二人綑了帶至莊中見員外去莊丁聽了一齊上前綑了就走繞過樹林果見一個廣梁大門江

黃二人正要來聽打聽一直進了莊門大漢將他二人帶至客房道我伺員外去不多時員外出來見了公差江樊只唬得驚疑不止不知爲了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五十回　徹地鼠恩救二公差　白玉堂智偷三件寶

且說那員外迎面見了兩個公差誰知他却認得江樊連忙吩咐家丁快快鬆了綁縛請到裡面去坐你道這員外却是何等機人也姓林單名一個春字也是個不安本分的當初同江樊他兩個人原是破落戶出身只因林春發了一注外財便與江樊分手江樊却又上了開封府當皂隸暗暗的幫上了差役頭目林春久已聽得江樊在開封府當差就要仍然結識於他誰知江樊見了相爺秉正除

奸又見展爺等英雄豪俠心中羨慕願有向上之心他竟改邪歸正將夙日所為之事一想全然不是在規矩之中以後總要做好事當好人纔是不想今日被林春主管雷洪拿來見了員外却是林春林春連連恕罪即刻將江樊黃茂讓至待客廳上獻茶已畢林春欠身道實實不知是二位上差多有得罪望乞看當初的分上務求遮蓋一二江樊道你我原是同過患難的這有甚麼要緊但請放心說罷執手別過頭來就要起身這本是個脫身之計不想林春更是奸滑油透的忙攔道江賢弟且不必忙便向小童一使眼色小童連忙端出一個盤子裡面放定四封銀子林春笑道些須薄禮望乞笑納江樊道林兄你這就錯

了似這點事兒有甚要緊難道用這銀子買囑小弟不成斷難從命林春聽了登時放下臉來道江樊你好不知時務我好意念昔日之情賞臉給你銀兩你竟敢推托想來你是仗着開封府衙門看我好好問頓叫聲雷洪將他二人帶起來給我着實拷打立刻叫他寫下字據再問我知道雷洪即吩咐莊丁綑了二人帶至東院三間屋內江樊黃茂也不言語被莊丁推至東院甚是寬濶却有三間屋子是兩明一暗正中樑上有兩個大環環內有鍊鍊上有鉤從背縛之處伸下鉤來鉤住腰間絲絛往上一拉甩的腳剛沾地前後並無倚靠雷洪叫莊丁掇個坐位坐下又吩咐莊丁用皮鞭先抽江樊江樊到了此時便把當初的

發皮施展出來罵不絕口莊丁連抽數下江樊談笑自若
道蔡小子你們當家的慣會打算盤一點蕙腥兒也不給
你們吃盡與你們豆腐吃的你們一點嚢勁兒也沒有你
這是打人呢還是與我去痒痒呢雷洪聞聽接過鞭子來
一連抽了幾下江樊道還是大小子好他倒底兒給我抓
抓痒痒孝順孝順我呀雷洪也不理他又抽了數下又叫
莊丁伽黃茂黃茂也不言語閉眼合睛惟有咬牙忍疼而
已江樊見黃茂挨死打惟恐他一哼出來就不是勁兒了
他却拿話往這邊領着說你們不必抽他了他的困大抽
着抽着就睡着了你們還是孝順我來罷雷洪聽了不覺
怒氣填胸向莊丁手內接過皮鞭子來又打江樊江樊却

是嘻皮笑臉鬧的雷洪無法只得歇息歇息此時日已晌山將有掌燈時候只聽小童說道雷大叔員外叫你老吃飯呢雷洪叫莊丁等皆吃飯去自已出來將門帶上扣了了吊兒同小童去了這屋內江黃二人聽了聽外面寂靜無聲黃茂悄悄說道江大哥方纔要不是你拿話兒領過去我有點頭不開了江樊道你等着罷回來他來了這頓打那纔敲駝的呢黃茂道這可怎麽好呢忽見從裡間屋內出來一人却看不出是甚麽模樣江樊問道你是甚麽人那人道小老兒姓豆只因同小女上北梁投親去就在前面賈善莊打尖不想這員外由莊上回來看見小女就要搶掠多虧了一位義士姓韓名彰救了小老兒父女二

人又賠了五兩銀子不料不識路徑竟自走入莊內却就是這員外這裡因此被他仍然搶回將我拘禁在此尚不知我女兒性命如何說着說着就哭了江黃二人聽了說是韓彰滿心歡喜道咱們儻能脫了此難要是找着韓彰這纔是一件美差呢正說至此忽聽了吊兒一響將門閂開一縫却進來了一人火扇一幌江黃二人見他穿着夜行衣靠一色是青忽聽豆老兒說道原來是恩公到了江黃聽了此言知是韓彰忙道二員外爺你老快救我們纔好韓彰道不要忙從背後抽出刀來將繩縛割斷又把鐵鍊鉤子摘下江黃二人已覺痛快又放了豆老兒那豆老兒因綁他的工夫大了又有了年紀一時血脈不能周流

韓彰便叫他等領出屋來悄悄道你們在何處等等我將林春拿住交付你二人好去請功再找找豆老的女兒在何處只是這院內並無藏身之所你們在何處等呢忽見西墻下有個極大的馬槽扣在那裡韓彰道有了你們就藏在馬槽之下如何呢江樊道叫他二人藏在裡面罷我是問不慣的我二人好找地方另藏在別處罷說着就將馬槽一頭掀起黃茂與豆老兒跑進去仍然扣好二義士却從後面上房見各屋內登光明亮他却伏在簷前往下細聽有一個婆子說道安人你這一片好心每日燒香念佛的只保佑員外平安無事罷安人道但願如此只是再也勸不過來的今日又搶了一個女子來還鎖在那邊屋

裡呢不知又是甚麼主意婆子道今日不顧那女子了韓爺暗喜幸而女子尚未失身又聽婆子道還有一宗事最惡呢原來咱們莊南有個錫匠叫甚麼季廣他的女人倪氏合咱們員外不大清楚只因錫匠病纔好了咱們員外就叫主管雷洪定下一計策叫倪氏告訴他男人說他病時曾許下在寶珠寺燒香這寺中有個後院子是一塊空地並坵着一口棺材牆却倒塌不整咱們雷洪就在那裡等他安人問道等他做甚麼婆子道這就是他們定的計策那倪氏燒完了香就要上後院子小解解下裙子來搭在坵子上及至小解完了就不見了因此他就回了家了到了半夜裡有人敲門嚷道送裙子來了倪氏叫他男人

出去就被人割了頭去了這倪氏就告到祥符縣說廟內昨日失去裙子夜間夫主就被人殺了縣官聽罷就疑惑廟內和尚身上即派人前去搜尋却於廟內後院坵子旁邊見有浮土一堆刨開看時就是那條裙子包着季廣的腦袋呢差人就把本廟的和尚法聰拿了去了用酷刑審問他如何能招呢誰知法聰有個師弟名叫法明募化回來聽見此事他却在開封府告了咱們眞外聽見此信恐怕開封問事利害萬一露出馬脚來不大穩便因此又叫雷洪拿了青衣小帽叫倪氏改裝臧在咱們家裡就在東跨所聽說今晚成親你老人家想想這是甚麼事平白無故的生出這等毒計韓爺聽畢便繞至東跨所輕輕落下

只聽屋內說道那開封府斷事如神你若到了那裡三言兩語包管露出馬腳來那還了得如今這個法子誰想的到你在這裡呢這纔是萬年無憂呢婦人說道就只一宗我今日來時遇見兩個公差偏偏的又把靴子掉了露出腳來喜的好在拿住了千萬別要把他們放走了林春道我已告訴雷洪三更時把他們結果了就完了婦人道若如此事情纔得乾淨呢韓二爺聽至此不由氣往上撞暗道好惡賊却用手輕輕的掀起簾櫳來至堂屋之內見那邊放着軟簾走至跟前猛然的將簾一掀口中說道窶就是一刀却把刀一幌滿屋明亮林春這一唬不小見來人身量高大穿着一身青靠手持明亮亮的刀借燈光一照

更覺難看便跪倒哀告道太王爺饒命若用銀兩我去取去韓彰道俺自會取何用你去且先把你綑了再說見他穿着短衣一回頭看見絲絛放在那裡就一伸手拿進來將刀咬在口中用手將他細了個結實又見有一條絹子叫林春張開口給他塞上再看那婦人時已經哆嗦在一堆順手提將過來却把拴帳鈎的絛子割下來將婦人綑了又割下一副飄帶將婦人的口也塞上正要回身出來找江樊等忽聽一聲嚷却是雷洪到東院持刀殺人去了不見江黃豆老連忙呼喚莊丁搜尋却在馬槽下搜出黃茂豆老獨獨不見了江樊只得來稟員外韓爺早迎至院中勞頓就是一刀雷公眼快用手中刀儘力一磕幾乎把

韓爺的刀磕飛韓爺暗道好力量二人往來多時韓爺技藝雖强吃虧了力軟雷洪的本領不濟便宜力大所謂一力降十會韓爺看看不敵猛見一塊石頭飛來正打在雷洪的脖項之上不由的向前一栽韓爺手快反背就是一刀背打在脊梁骨上這兩下纔把小子鬧了個嘴吃屎韓爺剛要上前忽聽道三員外不必動手待我來却是江樊上前將雷洪綁了原來江樊見雷洪吸與莊下樓查他却隱在黑暗之處後見拿了黃茂豆老雷洪吩咐莊丁好生看守待我回員外去雷洪前腳走江樊却後邊暗暗跟隨因無兵刃走着隨便揀了一塊石頭子兒在手內拿着可巧遇韓爺同雷洪交手他却暗打一石不想就在此石上

成功韓爺又搜出豆女交付與林春之妻勞附候此案完結時好叫豆老兒領去復又放了黃茂豆老江樊等又求韓爺護送便把竊聽設計謀害李廣法聰合兌之事一一敘說明白江樊又說求二員外親至開封府去並言盧方等已然受職韓爺聽了却不言語轉眼之間就不見了江黃二人却無奈何只得押解二人來到開封把二義士解救以及拿獲林春倪氏雷洪並韓彰說的謀害李廣法聰兌柱之事俱各稟明了包公先差人到祥符縣提法聰到案然後立刻陞堂帶上林春倪氏雷洪等一干人犯嚴加審訊他三人皆知包公斷事如神俱各一一招認包公命他們俱畫招具結收禁按例定罪仍派江樊黃茂帶了豆

老兒到寶善莊將他女兒交代明白投親去罷及至法聰提到又把原告法明帶上堂來問他等烏鴉之事二人發怔想了多時方纔想起原來這兩個烏鴉是寶珠寺廟內槐樹上的因被風雨吹落兩個雛鴉將倒摔傷多虧法聰好好裝在笆籬內將養任其飛騰自去不意竟有鳴冤之事包公聽了點頭將他二人釋放無事此案已結包公來到書房用畢晚飯將有初鼓之際江黃二人從寶善莊回來將帶領兒老兒將他女兒交代明白的話回了一遍包公命他二人勤勞辛苦每人賞銀二十兩二人叩謝一齊立起剛要轉身又聽包公喚道轉來二人連忙止步向上待立包公又細細詢問韓彰二人從新細稟一番方纔出

來包公細想韓彰不肯來之事是何緣故並且告訴他盧方等聖上並不加罪已皆受職他聽了此言應當有向上之心如何又隱密而不來呢猛然省悟道哦是了是了他因白玉堂未來他是決不肯先來的正在思索之際忽聽院內拍的一聲不知是何物落下包興連忙出去却拾進一個紙包兒來上寫着急速拆閱四字包公看了以爲必是匿名帖子或是其中別有隱情拆閱看時裡面包定一個石子有個字柬兒上寫着我今特來借三寶暫且攜歸陷空島南俠若到盧家莊管叫御猫跑不了包公看罷便叫包興前去看視三寶又令李才請展護衛來不多時展爺來至書房包公即將字柬與展爺看了展爺忙問道相

爺可曾差人看三寶去了沒有包公道已差包興看視去了展爺不勝驚駭道相爺中了他拍門投石問路之計了包公問道何以謂之投石問路呢展爺道這來人本不知三寶在於何處故寫此字令人設疑若不使人看視他却無法可施如今已差人看視這是領了他去了此三寶必失無疑了正說至此忽聽那邊一片聲宣展爺吃了一驚不知所嚷爲何且聽下回分解

俠義傳

五十一回　尋猛虎雙雄陷深坑　獲凶徒二

且說包公正與展爺議論石子來由忽聽二岸西耳房走了水了展爺連忙趕至那裡早已聚道房上有人展爺借火光一看果然房上站立一人連忙用手一指放出一枝袖箭只聽噗哧一聲展爺道不好又中了計了一眼却瞧見包興在那裡張羅救火急忙問道印官看視三寶如何包興道方纔看了紋銀沒動展爺道你再看看去正說間三義四勇俱各到了此時耳房之火已然撲滅原是前面牕戶紙引着無甚要緊只見包興慌張跑來說道三寶眞是失去不見了展爺即飛身上房盧

方等聞聽亦皆上房四個人四下搜尋並無影響下面却
是王馬張趙前後稽查也無下落展爺與盧爺等仍從房
上回來却見方纔用箭射的乃是一個皮人子腳上用雞
爪丁扣定瓦壟原是吹膨了的因用袖箭打透冒了風也
就攤在房上了愣爺徐慶看了道這是老五的蒋爺搥了
他一把展爺却不言語盧方聽了好生難受暗道五弟做
事大陰毒了你知我等現在開封府你却盜去三寶叫我
等如何見相爺如何對的起衆位朋友他那裡知道相爺
處還有個知照帖兒呢四人下得房來一同來至書房此
時包興已回稟包公說三寶失去包公叫他不用声張好
却見衆人進來亦見包公俱各認罪包公道此事原是我

派人瞧的不好了況且三寶亦非急需之物有甚稀罕你
等莫要声張俟明日慢慢訪查便了衆英雄見相爺毫不
介意只得退出來到公所之內依盧方還要前去追趕施
平道知道五弟向何方而去不是望風撲影麼展爺道五
弟回了陷空島了盧方問道何以知之展爺道他回明了
相爺還要約小弟前去故此知之便把方纔字柬上的言
語念出盧方聽了好不難受慚愧滿面半晌道五弟做事
太任性了這還了得還是我等趕了他去爲是展爺知道
盧方乃是忠厚熱腸忙攔道大哥是斷斷去不得的盧方
道却是爲何展爺道請問大哥趕上五弟合五弟要三寶
不要盧方道焉有不要之理展爺道却又來合他要他給

了便罷他若不給難道眞個翻臉拒捕從此就義斷情絕了麼我想此事還是小弟去的是理蔣平道展兄你去了恐有些不妥五弟他不是好惹的展爺聽了不悅道難道陷空島是龍潭虎穴不成蔣平道雖不是龍潭虎穴只是五弟作事令人難測陰毒得狠他這一去必要設下埋伏二來陷空島大哥路徑不熟二來知道他設下甚麼圈套莫若小弟明日回稟了相爺先找我二哥我二哥若來了還是我等回至陷空島將他穩住做爲內應大哥再去方是萬全之策展爺聽了纔待開言只聽公孫策道四弟言之有理展大哥莫要辜負四弟一番好意展爺見公孫先生如此說只得將話咽住不肯往下說了惟有心中暗暗

不平而已到了次日蔣平見了相爺回明要我韓彰去並且趙虎每每有不合之意要同張龍趙虎同去包公聽說要找韓彰甚合心意因問向何方去找蔣平回道就在平燕翠雲峰因韓彰的母親墳墓在此峯下年年韓彰必於此時拜掃故此要到那裡尋找一番包公甚喜就叫張趙二人同往張龍却無可說獨有趙虎一路上合蔣平鬧了好些閒話蔣爺只是不理張龍在中間勸阻這一日打尖吃飯剛然坐下趙虎就說咱們同桌兒吃飯各自會錢誰也不必讓誰你道好麼蔣爺笑道狠好如此方無拘束因此各自要的各自吃我也不吃你的你也不吃我的幸虧張龍惟恐蔣平臉上下不來反在其中同旋打和兒趙虎

還要說閒話蔣爺只於笑笑而已及至吃完堂官算賬趙虎務必要分算張龍道且自算算櫃上再分去到櫃上問時櫃上說蔣老爺已然都給了却是跟蔣老爺的伴當進門時就把銀包交付櫃上說明了加有人問就說蔣老爺給了天天如此張龍好覺過意不去蔣平一路上聽閒話受作踐不一而足好容易到了翠雲峯半山之上有個靈佑寺蔣爺却認得廟內和尚因問道韓爺來了沒有和尚答道却未到此掃墓將平聽了滿心歡喜以爲必遇韓彰無疑就與張趙二人商議在此廟內居住等候趙虎前後看了一回見雲堂寬濶諸亮就叫伴當將行李安放在雲堂同張龍住了蔣平就在和尚屋內同居偏偏的廟內和

尚俱各吃素趙虎他却耐不得向廟內借了碗盞傢伙自
己起竈叫伴當打酒買肉合心配口而食伴當這日提了
竹筐拿了銀兩下山去了不多時却又轉來趙虎見他空
手回來不覺發怒道你這廝向何方去了多時酒肉尚未
買來輪掌就要打伴當連忙往後一退道小人有事回爺
張龍道賢弟且容他說趙虎掣回拳來道快講說不是我
再打伴當道小人方纔下山走到松林之內見一人在那
裡上弔見了是救吓是不救呢趙虎說那還用問媽快些
救去救去伴當道小人已救下來將他帶了來了趙虎笑
道好小子這般是快買酒肉去罷伴當道小人還有話回
呢趙虎道好嘮叨還說甚麼張龍道賢弟且叫他說明再

實不遲趙虎道快快的伴當道小人問他爲何上吊他就哭了他說他叫包旺趙虎聽了連忙站起身來急問道叫甚麼伴當道叫包旺趙虎道包旺怎麼樣講講伴當說他奉了太老爺太夫人大老爺大夫人之命特送三公子上開封府衙內功書昨晚就在山下前面客店之中住下因月色頗好出來玩賞行至松林猛然出來了一隻猛虎就把他相公背了走了趙虎聽至此不由怪叫吆喝道這還了得這便怎麼處張龍道賢弟不必着急其中似有可疑既是猛虎爲何不用口叼呢却背了他去了這個光景必然有詐叫伴當將包旺快讓進來不多時伴當領進趙虎一看果是包旺彼此見了讓坐道受驚包旺因前次

在開封府見過張趙二人署爲謙讓卽便坐了張趙又細細盤問了一番果是虎背了去了此時包旺便將自開封回家一路平安因相爺喜愛三公子稟明太老爺太夫人大老爺大夫人就命我護送赴署不想昨晚住在山下店裡公子要踏月走至松林出來一隻猛虎把公子背了去我今日尋找一天並無下落因此要尋自盡說罷痛哭張趙二人聽畢果是虎曾背人事有可疑他二人便商請晚間在松林搜尋儻然拿獲就可以問出公子的下落來了此時伴當已將酒肉買來收拾妥當叫包旺且免愁煩他三人一處吃畢飯趙虎喝的醉醺醺的就要走張龍道你我也須裝束停便各帶兵刀儻然眞有猛虎也可除此一

方之害咱們這個樣兒如何與虎鬬呢說罷脫去外面衣服將褡包勒緊趙虎也就紮縛停當各持了利刀叫包旺同住當在此等候他二人下了山崖來到松林之下趁着月色趙虎大呼小叫道虎在那裡虎在那裡左一刀右一慌混砍亂慌忽見那邊樹上跳下二人咕嚕嚕的就往西飛跑原來有二人在樹上隱藏遠遠見張趙二人奔入樹中手持利刀口中亂嚷虎在那裡又見明亮亮的鋼刀在月光之下一閃一閃光芒分促這兩個人害怕暗中計較道莫若如此如此這般這般因此跳下樹來往西飛跑張趙二人見了緊緊追來却見前面有破屋二間墻垣倒塌二人奔入屋內去了張趙亦隨後追來愣爺不管好歹也

就進了屋內又無門牖戶壁四角俱空那裡有個人影趙
虎道怪呀明明進了屋子爲何不見了呢莫不是見了鬼
咧或者是甚麼妖怪豈有此理東瞧西望一步麥巧忽聽
嘩啷一声蹲下身一摸却是一個大鉄環釘在木板子上
邊張龍亦進屋內覺得脚下咕咚咕咚的響就有些疑惑
忽聽趙虎說有了他藏在這下邊呢張龍說賢弟如何知
道趙虎說我揪住鐵環了張龍道賢弟千萬莫揭此板你
就在此看守我回到廟內將伴當等喚來多拿火亮豈不
拿個穩當的趙虎却耐煩不得道兩個毛賊有甚要緊且
自看看再做道理說罷一提鐵環將板揭起裡面黑洞洞
任甚麼看不見用刀往下一試探却是土基臺堵停裡面

必有蹊蹺待俺下去張龍道賢弟且慢此話未完趙虎已然下去張龍惟恐有失也就跟將下去誰知下面臺墻狹窄而直趙爺勢猛兩腳收不住咕咚咚竟自滾下去了口內連說不好不好裡面的二人早已備下繩索見趙虎滾下來那肯容情兩人服侍一個人登時綑了個結實張爺在上面聽見趙虎連說不好不好不知何故一時不得主意心內一慌腳下一跐也就溜下去了裡面二人早已等候又把張爺綑縛起來這且不言再說包旺在廟內自從張趙二人去後他方細細問明伴當原來還有蔣平他三人是奉相爺之命前來訪查韓二爺的因問蔣爺現在那裡伴當便將趙爺與蔣爺不睦一路上把蔣爺欺負苦吻

到此還不肯同住幸虧蔣爺有涵容全不計較故此自已在和尚屋內住了包旺聽了心下明白道等到天有三更未見張趙回來不由滿腹狐疑對伴當說你看已交半夜張趙二位還不回來其中恐有差池莫若你等隨我同見蔣爺去伴當也因夜深不得主意即領了包旺來見蔣爺此時蔣平已然歇息忽聽說包旺來到又聽張趙二人捉虎未回連忙起來細問一番方知他二人初鼓已去自思他二人此來原是我在相爺跟前攛掇如今他二人若有失閃我却如何覆命呢忙忙束縛停便背後插了三稜鵝眉刺吩咐伴當等好生看守行李千萬不准去尋我等別了包旺來至廟外一縱身先步上高峰峻嶺見月光皎潔

山色晶瑩萬籟無声四圍靜寂蔣爺側耳留神隱隱聞得
西北上犬声亂吠必有村莊連忙下了山峯按定方向奔
去果是小小村莊自巳躡足潛踪遮遮掩掩留神細看見
一家門首站立三人他却隱在一顆大樹之後忽聽門開
處裡面走出一人道二位賢弟黃夜至此何幹只聽那二
人道小弟等在地窖子裡拿了二人問他却是開封府的
校尉我等聽了不得主意是放好還是不放好呢故此特
來請示大哥又聽那人說噯喲竟有這等事那是斷斷放
不得的莫若你二人回去將他等結果急速回來咱三人
遠走高飛趁早兒離開此地要緊二人道既如此大哥就
踹着行李我們先辦了那宗事去說罷回身竟奔東南蔣

澤長却暗暗跟隨二人慌慌張張的竟奔破房前來此時
蔣爺從背後拔出鋼刺見前面的已進破墻他却緊趕一
步照着後頭走的這一個人的肩窩就是一刺往懷裡一
帶那人站不穩跌倒在地一時扎掙不起蔣爺却又搶入
墻內只聽前面的問道外面甚麼咕咚一響話未說完好
蔣平鋼刺已到躲不及右脅上已然着重愛的一声翻觔
斗栽倒四蹄趕上一步就勢拔倒解他腰帶三環五扣的
細了一回又到墻外見那一人方纔起來就要跑眞好澤
長趕上前窩裡炮踢倒也就細縛好了將他一提提到破
屋之內事有奏巧瞅却掃着鐵環又聽得空洞之中似有
板蓋即用手提環掀起木板先將這個往下一扔側耳二

聽只聽咕嚕咕嚕的落在裡面摔的喔呀一声蔣爺又聽無甚動靜方用鋼刺試步而下到了裡面一看却有一間屋子大小是一個竈同窖兒那壁廂點着個燈挂子再一看時見張趙二人綑在那裡張龍差見却一言不發趙虎却嚷道蔣四哥你來的正好快快救我三人叫蔣平却不理他把那八一提用鋼刺一指問道你叫何名共有幾人快說那人道小人叫劉孛上面那個叫劉獬方纔鄧家崖那一個叫武平安原是我們三個蔣爺又問道昨晚你等假扮猛虎背去的人呢放在那裡劉孛道那是武平安背去的小人們不知就知昨晚上他親姐姐死了我們幫着抬埋的蔣平問明此事只聽那邊趙虎嚷道蔣四哥小弟

從此知道你是個好的了我們兩個人沒有拿住一個你
一個人拿住二名四哥敢則眞有本事我老趙佩服你了
蔣平就過來將他二人放之張趙二人謝了蔣平道眞謝
眞謝還得上鄧家灌呢二位老弟隨我來三人出了地窖
又將劉猊提起也扔在地窖之內將板蓋又壓上一塊石
頭蔣平在前張趙在後來至鄧家灌蔣平指與門戶悄悄
說我先進去然後二位老弟叩門兩下一擠沒他的跑兒
說着一縱身體一股黑烟進了墻頭連個聲息也無過虎
暗暗詫奨張龍此時在外叩門只聽裡面應道來了門未
開時就問二位可將那二人結果了麼至開門時趙虎道
結果了披胸就是一把揪了個結實武平安剛要扎掙只

覺背後一人揪住頭髮他那裡還能支持立時縛住三人又搜尋一遍連個人也無惟有小小包裹放在那裡趙虎說別管他且拿他娘的蔣爺道問他三公子現在何處武平安說已逃走了趙虎就要用拳來打蔣爺攔住道賢弟此處也不是審他的地方先押着他走三人拆定武平安到了破屋又將劉孛劉獅從地窖裡提出往回裡便走來至松林之內天已微明郎見跟張趙的伴當尋下山來便叫他們好好押解一同來至廟中約了包旺竟赴平縣而來誰知縣尹已坐早堂爲宋鄉官失盜之案因有主管宋升声言窩主是李究方善先生因有金鐲爲證正在那裡審問方善一案忽見門上進來稟道金有開封府包相爺

差人到了縣尹不知何事一面吩咐快請一面先將方善收監這裡纔吩咐已見四人到了面前縣官剛然站起只聽有一矮胖之人說道好縣官昨你為一方之主竟敢縱虎傷人並且傷的是包相爺的姪男我看你這紗帽是要帶不牢的了縣官聽了發怔却不明白此話只得道衆位既奉相爺的諭前來有話請坐下慢慢的講吩咐看坐坐了包旺先將奉命送公子赴開封路上如何住宿因步月如何遇虎將公子背去的話說了一遍蔣爺又將拿獲武平安劉家劉猴的話說了一遍並言俱已解到縣官聽得已將凶犯拿獲暗暗歡喜立刻吩咐帶上堂來先問武平安將三公子藏於何處武平安道只因那晚悞心中背了

一個人來回到鄧家窪小人的姐姐家中此人却是包相爺的三公子包世榮小人與他有殺兄之仇因包相審問假公子一案將小人胞兄武吉祥用狗頭鍘鍘死小人意欲將三公子與胞兄祭靈之虎聽至此站起來舉手就要打虧了蔣爺攔住又聽武平安道不想小人出去打酒買紙錢的工夫小人姐且就把三公子放他逃走了趙爺聽至此又哈哈的大笑說放得好放得好底下怎麼樣呢武平安道我姐姐叫我外甥鄧九如找我說三公子逃走了小人一聞此言急急回家誰知我姐姐竟自上了弔死咧小人無奈煩人將我姐姐掩埋了偏偏的我外甥鄧九如他也就死了未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五十二回　感恩情許婚方老丈　投書信多虧寡婆娘

且說蔣平等來至平縣縣官立刻審問武平安武平安說他姐姐因私放了三公子後竟自自縊身死衆人聽了已覺可惜忽又聽說他外甥鄧九如也死了更覺詫異縣官問道鄧九如多大了武平安說今年纔交七歲縣官說他小小年紀如何也死了呢武平安道只因埋了他母親之後他苦苦的合小人要他媽小人一時性起就將他踢了一頓廊他就死在山崖子裡剛趙虎聽至此登時怒氣填胸站將起來就把武平安盡力踢了幾腳踢的他滿地打滾還是蔣張二人勸住又問了問劉爭劉解也就招認因貧起見就幫着武平安每夜行劫度日俱供是實二齊寄

監縣官又向蔣平等商議了一番惟有趕急訪查三公子下落要緊你道這三公子逃脫何方去了他却來至一家正是學究方善乃是一個飽學的秀儒家中並無多少房屋只是上房三間却是方先生同女兒玉芝小姐居住外有廂房三間做書房那包世榮投到他家就在這屋內居住只因他年幼書生自小嬌生慣養那裡受的這樣辛苦又如此驚唬一時之間就染起病來多虧了方先生精心調理方覺好些一日方善上街給公子打藥在路上拾了一隻金鐲看了看拿至銀舖內去賣成色恰被宋升看見訛成竊家扭至縣內已成訟案即有人送了信來玉芝小姐一聽他爹爹遭了官司那裡還有主意剛便哭哭啼啼

家中又無別人幸喜有個老街坊是個婆子姓甯爲人正直爽快要說愛笑人人皆稱也爲單媽媽這媽媽聽見此事有些不平連忙來到方家見玉芝已哭成淚人相似甯媽媽好生不忍玉芝一見如親人一般就央衣他到監中看視那媽媽滿口應承即到了平縣誰知那些衙役快頭俱與他熟識衆人一見彼此頑頑笑笑敬敬喧喧便領他到監中看視見了方先生又向家人說些浮情照應的話並問官府審的如何方先生說自從到時剛要過堂不想爲甚麽包相爺的姪兒一事故此未審此時縣官竟爲此事爲難無暇及此方善又問了問又見玉芝就從袖中取出一封字來遞與甯媽媽道我有一事相求只因我家外

廂房中住着個榮相公名喚世寶我見他相貌非凡品行出衆而且又是讀書之人堪與我女兒配偶求媽媽玉成其事寗婆道先生現遇此事何必忙在此一時呢方纔道媽媽不知我來中並無多餘的房屋而且又無僕婦了鬟使怨女曠夫未免有瓜田李下之嫌疑莫若把此事說定了他與我有翁婿之誼玉芝與他有夫妻之分他也可以照料我家中別人也就無的說了我的主意已定只求媽媽將此封字柬與相公看了儻若不允就將我一番苦心向他說明他再無不應之理全仗媽媽玉成寗媽媽道先生只管放心諒我這張口說了此事必應方善又囑託家中照料寗婆一一應允急忙回來先見了玉芝先告訴他

先生在監無事又悄悄告訴他許婚之意現有書信在此說這榮相公人品學問俱是好的也活該是千里姻緣一線穿那玉芝小姐見有父命也就不言語了婆婆問道這榮相公在書房裡麼玉芝無奈答道現在書房因染病纏好尚未全愈媽媽說待我看看去來到廂房門口故意高聲問道榮相公在屋裡麼只聽裡面應道小生在此不知外面何人請進屋內來坐媽媽來至屋內一看見相公伏枕而臥雖是病容果然清秀便道老身姓甯乃是方先生的近隣因玉芝小姐來老身往監中探望他父親方先生却託我帶了一個字柬給相公看看說罷從袖中取出遞過三公子拆開看畢說道這如何使得我受方恩公莫大

之恩尚未答報如何趕他遇事却又定他的女兒這事難以從命況且又無父母之命如何敢做竇婆道相公這話就說差了此事原非相公本心却是出與為先生之意再者他因家下無人男女不便有瓜李之嫌是以託老身多多致意相公既說受他莫大之恩何妨應允了此事再商量着故方先生呢三公子一想難得方老先生這番好心而且又名分攸關到是應了的是竇婆見三公子沉吟知他有些允意又道相公不必遊疑這玉芝小姐量相公也未見過眞是生的端莊美貌賽畫是的而且賢德過人又兼詩詞歌賦無不通曉皆是跟他父親學的至於女工針

子道多承媽媽分心小生應下就是了寗婆道相公既然應允大小有點聘定老身明日也好回覆先生去三公子道聘禮盤有只是遇難奔逃不曾帶在身邊這便怎麽處寗婆婆道相公不必爲難只要相公拿定主意不可食言就是了三公子道丈夫一言既出如白染皂何況受方夫子莫大之恩呢寗婆道相公實在說的不錯俗語說的好知恩不報恩枉爲世上人再者女婿有半子之勞想個甚麽法子救救方先生纔好呢三公子說若要救方夫子極其容易只是小生病體甫愈不能到縣若要寄一封書信又怕無人敢遞去事在兩難寗媽媽說相公若肯寄信待老身與你送去如何就是怕你的信不中用三公子說媽

媽只管放心你要敢送這書信到了縣內叫他開中門要見縣官面爲投遞他若不開中門縣官不見于萬不可將此書信落於別人之手媽媽你可敢去麽寧媽媽說這有甚麽呢只要相公的書信靈應我可怕怎的待我取筆硯來相公就寫起來說着話便向那邊桌上拿了筆硯又在那書夾子裡取了個封套幾紙遞與三公子三公子拈筆在手只覺得手顫再也寫不下去寧媽媽說相公素日喝冷酒嗎三公子說媽媽有所不知我病了二天水米不曾進心內空虛如何提的起筆來必須要進些飲食方可寫不然我實實寫不來的寧婆道既如此我做一碗湯來喝了再寫如何公子道多謝媽媽寧婆離了書房來至玉芝

小姐屋內將話一一說了只是公子手顫不能寫字須進些羹湯喝了好寫玉芝聽了此話暗道要開中門見官府親手接信必有來歷忙與寗媽商議又無葷腥只得做碗素麪湯滴上點香油兒寗媽端至書房向公子道湯來了公子扎掙起來已覺香味撲鼻連忙喝了兩口說狠好及至將湯喝完兩鬢額角已見汗登時神清氣爽暑畧歇息提筆一揮而就寗媽媽見三公子寫信不加思索迅速之極滿心歡喜說道相公寫完了念與我聽三公子說是念不得的恐被人竊聽了去走漏風聲那邊了得寗媽媽是固精明若練之人不戴頭巾的男子惟恐書中有了舛錯自已到了縣內是要吃眼前虧的他便揩訓看袖了書信

悄悄的拿到玉芝屋內叫小姐看了不由暗暗歡喜深服爹爹眼力不差便把不是榮相公却是包公子他將名字顛倒騙人耳目以防被人陷害的話說了如今他這書上寫着奉相爺諭進京不想行至松林遭遇凶事險些被害的等情媽媽只管前去投遞是不妨事的這書上還要縣官的轎子接他呢婆子聽了樂的兩手拍不到一塊急急來至書房先見了三公子請罪道婆子實在不知是貴公子多有簡慢望乞公子爺恕罪三公子說媽媽悄言千萬不要聲張等婆道公子爺放心這院子內一個外人沒有再也沒人聽見來公子將書信封妥待婆子好去投遞三公子這裡封信媽媽他便出去了不多時只見他打扮

的齊整雖無綾羅綢緞正却也乾淨樸素三公子將書信遞與他他仿彿奉聖旨的一般打開彩子揣在貼身胸前主腰子裡臨行又向公子福了一福方纔出門竟奔平駱而來剛進衙門只見從班房裡出來了一人見甯婆道喲老甯你這個樣兒怎麽來了別是又要找個主兒罷甯婆道你不要胡說我問你今兒個誰的班那人道今個是魏頭兒一壁說着叫道魏頭兒有人找你這個可是熟人早見魏頭出來甯婆道原來是老舅該班呢嗎辛苦咧沒有甚麽說的好兄弟姐姐勞動勞動你魏頭兒說又是甚麽事昨日進監探老方許了我們一個酒兒還沒給我陽呢今日又怎麽來了甯婆道口子大小總要逢事情也要辦姐姐

今兒來特爲此一封書信可是要覩面見你們官府的覩頭兒聽了道愛喲你越鬧越大咧衙門裡遞書信或者使得我們官府也是你輕易見得的你別給我鬧亂兒了這可比不得昨日是私情兒寡婆道倘兄弟姐姐是做甚麽的當見的我纔見呢橫豎不能叫你受熱覩頭兒道你只管這們說我總有點不放心儻或鬧出亂子那可不是頑的旁邊有一人說老覩吓你特膽小咧他既這們說想來有傘手是當見的你只管回去老寡不是外人回來可得喝你個酒兒寡婆道有咧姐姐請你二人說話開覩頭兒已回禀了出來道走罷官府叫你呢寡婆道老舅你還得辛苦辛苦這封信本人交與我時叫我告訴衙內不開中

門不許投遞魏老兒聽了將頭一搖手一擺說你這可胡鬧為你這封信要開中門你這不是攪麼甯媽說你既不開我就回去說罷轉身就走魏頭兒忙攔住道你別走叔如今已回明了你若走了官府豈不怪我這是甚麼差事呢你真這麼着我了不了叔甯婆見他着急不由笑道好兄弟你不要着急你只管回去就說我說的此事要緊不是尋常書信必須開中門方肯投遞管保官府見了此書不但不怪巧咧咱們姐們還有點彩頭兒呢孫書吏在旁聽甯婆之話有因又知道他素日為人再不幹荒唐事就明白書信必有來歷是不能不依着他便道魏頭兒再與他回稟一聲就說他是這們說的魏頭兒無奈復又進去

到了當堂此時蔣張趙三位爺連包旺四個人正與縣官要主意呢忽聽差役回稟有一婆子投書依縣官是免見還是蔣爺機變就怕是三公子的密信便在旁說容他相見何妨去了半晌差役回稟又說那婆子要叫開中門方投此信他說事有要緊縣官聞聽此言不覺沉吟料在必有關係吩咐道就與他開中門看他是何等書信差役應聲開放中門出來對窩婆道全是你纏不清差一點我沒吃上快走罷窩婆不慌不忙邁開尺半的花鞋咯噔咯噔進了中門直上大堂手中高舉書信來至堂前縣官見婆子毫無懼色手擎書信縣官吩咐差役將書接上來差人剛要上前只聽婆子道此書須太爺親接有機密事在內

來人吩咐的明白縣官聞聽事有來歷也不問是誰就站起來出了公座將書接過婆婆退在一旁拆閱已畢又是驚駭又是歡悅蔣平已然偷看明白便向前道貴縣理宜派轎前往縣官道那是理當此時包玨已知有了公子的下落就要跟隨前往趙虎也要跟蔣爺攔住道你我奉相命各有專司比不得包玨他是當去的咱們還是在此等候便了趙虎道四哥說的有理咱們就在此等罷差役應頭兒聽得明白方纔放心只見婆道婆子回稟老爺既叫婆子引路他們轎夫腿快如何跟的上與其空轎抬着莫若婆子坐上又引了路又不悞事又叫包公子看看知是太老爺敬公子之意縣官見他是個正直穩實的老婆

兒卽吩咐既如此你卽押轎前往未識後文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五十三回　蔣義上三上翠雲峰　展南俠初到陷空島

且說縣尹吩咐寗婆座轎去接那轎夫頭兒悄悄說老寗吓你太愛用了你坐過這個轎嗎婆子說你來着你那個嘴罷纔是這個轎子告訴你說罷姐姐進這同坐了三次了轎夫頭兒聽了也笑了吩咐擡寗婆進轎裡身子往後一退腰兒一哈頭兒一低便坐上了衆轎夫俱各笑道瞧不起他真有門兒寗婆道唔你打量媽媽是個怯條子呢孩兒們給安上扶手你們若走得好了我還要賞你們穩轎錢呢此時包氏已然乘馬又派四名衙役跟隨簇

擁着去了縣官立刻陞堂將宋升帶上說他誣告良人掌了十個嘴巴逐出衙外即吩咐帶方善方善上堂太爺令去刑具將話言明又安慰了他幾句學究見縣官如此看待又想不到與貴公子聯姻心中快樂之極滿口應承見了公子定當替老父盧分解縣官吩咐着坐大家俱各在公堂等候多時三公子來到縣官出迎蔣張趙三位亦皆迎了出來公子即要下轎因是初愈縣官吩咐抬至當堂蔣平等亦俱來見三公子下轎彼此各有多少謙遜的言詞公子向方善又說了多少感激的話頭縣官將公子讓至書房備辦酒席大家遜坐三公子與方善上坐蔣爺與張趙左右相陪縣官坐了住位包旺自有別人款待飲酒

敘話縣官道敘說出此惡事幸將各犯拿獲惟鄧九如不知下落武平安雖說已死此事還須細查相爺跟前還望公子善言公子滿口應承却又託咐照應舍親方夫子並甯媽媽惟有蔣平等奉相諭訪查韓彰之事說明他二人還要到翠雲峯探聽探聽然後再與公子一同進京就請公子暫在衙內將養他等也不待席終便先告辭去了這裡方先生辭了公子先回家看視女兒玉芝又與甯媽媽道乏他父女歡喜之至自不必說三公子處自有包旺精心服侍縣官除辦公事有閒暇之時必來與公子閒談一切周旋自不必細表且說蔣平等三人復又來至翠雲峯靈佑寺廟內見了和尚先打聽韓三爺來了不曾和尚說

道三位來的不巧韓二爺昨日就來與老母祭掃墳墓今早就走了三人聽了不由的一怔蔣爺道我三哥可曾提往那裡去麽和尚說小僧已曾問過韓爺說丈夫以天地爲家焉有定踪信步行去不知去向蔣爺聽了半晌嘆了一口氣道此事雖是我做的不好然而皆因五弟而起致今二哥飄蓬無定如今開的這一個居址之處也是無有這便如何是好呢張龍說四兄不必爲難咱們且在這方近左右訪查訪查再做理會蔣平無奈只得說道小弟還要到韓老伯母墳前看看莫若一同前往說罷三人離了靈佑寺慢慢來到墓前果見有新化的紙灰蔣平對着荒塚又嘆息了一番將身跪倒拜了四拜其個是乘興而來

敗興而返趙虎說既找不着韓二哥咱們還是早回平縣爲是蔣平道今日天氣已晚趕不及了只好仍在廟中居住明早回縣便了三人復回至廟中同住在雲堂之內次日卽同平縣而去你道韓爺果眞走了麼他却仍在廟內故意告訴和尙備若他等找來你就如此如此的答對他們他却在和尙屋內住了偏偏此次趙虎務叫蔣爺在雲堂居住因此失了機會不必細述且言蔣爺三人向道平縣見了三公子說明未遇韓彰只得且回東京定於明日同定三公子起身縣官仍用轎子送公子進京已將旅店行李取來派了四名衙役却先到了方先生家敘了翁婿之情言明到了門封稟明相爺卽行納聘又將寗媽媽請

來道乏那婆子樂了個事不有餘然後大家方纔動身竟奔東京而來一日來到京師進城之時蔣張趙三人一伸坐騎先到了開封進署見過相爺先回明未遇韓彰後言公子過難之事從頭至尾說了一遍相爺叫他們俱各歇息去了不多時三公子來到參見守包公包公問他如何遇害三公子又將已往情由細述了一番事雖凶險包公見三公子面上毫不露遭凶逢險之態惟獨提到御九如深加愛惜包公察公子的神情氣色心地志向甚是合心公子又將方善被誣情願聯姻姪兒因受他大恩擅定姻盟的事也說了一遍包公疼愛公子滿應全在自己身上三公子又請平縣縣官狠為姪兒費心不但備了轎子送

來又派四名衙役護送包公聽了立刻吩咐賞隨來的衙
役轎夫銀兩並寫回信道乏道謝不幾日間平縣將武平
安劉豕劉獅一同解到包公又審訊了一番與原供相符
便將武平安也用狗頭鍘鍘了將劉豕劉獅定了斬監候
此案結後包公即派包興賞了聘禮即行接取方善父女
送至合肥縣小包村將玉芝小姐交付大夫人好生看待
候三公子考試之後再行授室有已具了稟帖回明了太
老爺太夫人大兄嫂二兄嫂聯此婚姻皆是自已的主意
並不提及三公子私定一節三公子又叫包興暗暗訪查
鄧九如的下落方老先生自到了包家村獨獨與南老先
生合的來也是前生的緣分包公又派人查買了一頃田

紋銀百兩庫綴四疋賞給嵩婆以爲養老之資且言蔣平自那日來到開封到了公所諸位英雄俱各見了單單不見了南俠心中就有些疑惑連忙問道展大哥那裡去了盧方說三日前起了路引上松江去了蔣爺聽了着急道這是誰叫展兄去的大家爲何不攔阻他呢公孫先生說劣兄攔至再三展大哥斷不依從自己見了相爺起了路引他就走了蔣平聽了跌足道這又是小弟多話不是了王朝問道如何是四弟多話的不是呢蔣平說大哥想前天小弟說的言語叫展大哥等我等找了韓二哥回來做爲內應句句原是實話不料展大哥錯會了意了當做激他的言語竟自一人前去眾位兄弟有所不知我那五弟

做事有些詭詐展大哥此去若有差池這豈不是小弟多說的不是了麼王朝聽了便不言語蔣平又說此次小弟沒有找着二哥昨在路上又想了個計較原打算我與盧大哥徐三哥約會着展兄同到茉花村找着雙俠丁家二弟兄大家商量個主意找着老五要了三寶一同前來以了此案不想展大哥竟自一人走了此事到要大費週折了公孫策說依四弟怎麼樣呢蔣爺道再無別的主意只好我弟兄三人明日亭明相爺且道茉花村見機行事便了大家聞聽深以為然道且不言原來南俠忍心耐性等了蔣平幾天不見回來自己暗想道蔣爺長話話帶激我若真個等他顯見我展某非他等不行莫若回明恩相趁

個路引單人獨騎前去於是展爺就回明此事滯了路引來至松江府投了文書要見太守太守連忙請至書房展爺見這太守年紀不過三旬旁邊站一老管家正與太守談話時忽見一個婆子把展爺看了看便向老管家招手見管家退出二人咬耳管家點頭後便進來向太守耳邊說了幾句回身退出太守即請展爺到後面書房敘話展爺不解何意只得來至後面剛然坐下只見了數僕婦簇擁着一位夫人見了展爺連忙納頭便拜連太守等俱各跪下展爺不知所措連忙伏身還禮不疊心中好生納悶忽聽太守道恩人我非別個名喚田起元賤內就是金主仙多蒙恩公搭救脫離了大難後因考試得中即以外任

擢用不幾年間如今叨恩公福庇已做太守皆出於恩公所賜展爺聽了方纔明白即請夫人迴避連老管家田忠與妻楊氏俱各與展爺叩頭展爺並皆扶起仍然至外書房已備得酒席飲酒之間田太守因問道恩公到僧空島何事展爺便將奉命捉欽犯白玉堂一一說明田太守吃驚道聞得僧空島道路崎嶇山勢險惡恩公二人如何去得況白玉堂又是極有本領之人他既歸入山中難免埋伏圈套恩公須熟思之方好展爺道我與白玉堂雖無深交却是道義相通平素又無仇隙見了他時也不過以義字感化於他他若省悟同赴開封府了結此案並不是請請與他對壘以死相拚的主意太守聽了略覺放心展爺

又道如今奉懇大守儻得一人熟識路境帶我到盧家莊足見厚情太守連連應允有有郎叫田忠將觀察頭領余彪喚來不多時余彪來到見此人有五旬年紀身量高大黎見了太守又與展爺見了禮便備辦船隻約於初鼓起身展爺用畢飯畧爲歇息天已掌燈急急扎束停當別了太守同余彪登舟撐至盧家莊到飛峰嶺下將舟停住展爺告訴余彪說你在此探聽三日如無音信即刻回府稟告太守候過旬日我若不到府中即刻詳文到開封府便了余彪領命展爺棄舟上嶺此時已有二鼓趁着月色來至盧家莊只見一帶高墻極其堅固有見哨門是個大柵欄關閉推了推却是鎖着毛腰檢了一塊石片敲着珊欄

高聲叫道裡面有人麼只聽裡面應道甚麼人展爺道俺姓展特來拜訪你家五員外裡面道莫不是南俠穆御猫護衛展老爺麼展爺道正是你家員外可在家麼裡面的道在家在家等了展老爺好些日了暑爲少待容我稟報展爺在外歇等多時細不見出來一時性發又敲又叫忽聽從西邊來了一個人聲音却是醉了的一般嘟嘟囔囔道你是誰吓半夜三更這們大呼小叫的連點規矩也沒有你若等不得你敢進來算你是好的說罷他却走了展爺不由的大怒暗道可惡這些莊丁們豈有此理這明是白玉堂吩咐故意激怒於我諒他縱有埋伏吾何懼哉想罷將手拔住柵欄一翻身兩腳飄起倒垂勢用腳扣住將

手一縱身體拖起斜刺裡抓住墻頭兩脚一躍上了墻頭往下窺看却是平地恐有理伏却又設石問了一問方纔轉身落下竟奔廣梁大門而來仔細看時却是封鎖從門縫裡觀時黑漆漆諸物莫覩又到兩旁房裡看了看連個人影兒也無只得復往西去又見一個廣梁大門與這邊的一樣上了臺堦一看雙門大開門洞底下天花板上高懸鐵絲燈籠上面有硃紅的大門二字迎面影壁上掛着一個絹燈上寫迎祥二字展爺暗道奇怪白的必是在此了待我進去看看如何一面邁步一面留神却用脚尖點地而行轉過影壁早見垂花二門迎面四扇屏風上掛方角絹燈四個也是紅字元亨利貞這二門又覺比外面高了

些展爺只得上了臺階進了二門仍是滑步而行正中五間廳房却無燈光只見東角門內隱隱透出亮兒來不知是何所在展爺即來到東角門內又有臺階比二門又覺高些展爺猛然省悟暗道是了他這房子一層高似一層竟是隨山勢蓋的上了臺階往裡一看見東面一溜五間平臺軒子但只是燈燭輝煌門却開在儘北頭展爺暗說這是甚麼樣子好好五間平臺如何不在正中間開門在北間開門呢可見山野與人家住房不同只知在此無論樣式心中想着早已來至遊廊到了北頭見開門處是一個子口風撩撩滑子撥開往懷裡一帶覺得甚緊只聽咯吱一吱咯吱一吱響開門時見迎面有桌兩邊有椅早見一人

進裡間屋去了並且看見衣衿是松綠的花氅展爺暗道這必是白老五不肯見我躲向裡間去了連忙滑步跟入裡間掀起軟簾又見那人進了第三間却露了半面頗是玉堂形景又有一個軟簾相隔展爺暗道到了此時你縱然羞愧見我難道你還跑的出這五間軒子去不成趕緊一步已到門口掀起軟簾一看這三間却是通炕燈光照耀真切見他背面而立頭戴武生巾身穿花氅露着藕色襯袍足下官靴儼然白玉堂一般展爺呼道五賢弟請了何妨相見呼之不應及至向前一拉那人轉過身來却是一個燈草做的假人展爺說聲不好吾中計也未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五十四回　通天窟南俠逢郭老　蘆花蕩北岸獲胡奇

且說展爺見了是假人已知中計纔待轉身那知早將鎖簧踏着登翻了木板落將下去只聽一陣鑼聲亂響外面衆人嚷道得咧得咧原來木板之下半空中懸着一個皮褥子四面皆是活套只用掉在裡面往下一沉四面的繩套兒往下一收有一根大絨繩總結扣住再也不能扎掙原來五間軒子猶如樓房一般早有人從下面東明見開了隔扇進來無數莊丁將絨繩套下先把寶劍摘下來後把展爺綑縛住了綑縛之時說了無數的刻薄挖苦話兒展爺到了此時只好置若罔聞一言不發又聽有個莊丁說咱們員外同客飲酒正入醉鄉此時天有三鼓暫且不

必回稟且把他押在這天窟內收起來我先去找着何頭兒將這寶劍交明然後再去回話說罷推推擁擁的往南而去走不多時只見有個石門却是由山根開鑿出來的雖是雙門却是一扇活的那一扇隨石的假門假門上有個大銅環莊丁上前用力把銅環一拉上面有消息將那扇活門撐開剛剛進去一人便把展爺推進去莊丁一鬆手銅環往回裡一拽那扇門就關上了此門非從外面拉環是再不能開的展爺到了裡面覺得冷森森一股寒氣侵人原來裡面是個嘎嘎形兒全無抓手用油灰抹亮惟獨當中却有一縫望時可以見天展爺明白叫這天窟借着天光又見有一小橫匾上寫氣死猫三個紅字匾是粉

白地的展爺到了此時不覺長嘆一聲道呀我展熊飛枉
自受了朝廷的四品護衛之職不想今日候中奸謀被擒
在此剛然說完只聽有人叫苦把個展爺倒唬了一跳忙
問道你是何人快說那人道小人姓郭名彰乃鎮江人氏
只因帶了女兒上瓜州投親不想在渡船遇見頭領胡烈
將我父女搶至莊上欲要將我女兒與甚麼五員外爲妻
我說我女兒已有人家今到瓜州投親就是爲完此事誰
知胡烈聽了登時翻臉說小人不識抬舉就把我綑起來
監禁在此展爺聽罷怒冲牛斗一聲怪叫道好白玉堂吓
你作的好事你還稱甚麼義士你只是綠林强寇一般我
展熊飛豈能出此陷阱我與你誓不兩立郭彰又問了問

展爺因何至此展爺便說了一遍忽聽外面廳道帶刺客員外立等此時已交四鼓早見噹噹噹石門已開展爺正要見白玉堂述他罪惡替郭老辨冤急忙出來問道你們員外可是白玉堂我正要見他氣忿忿的邁開大步跟莊丁來至廳房以內見燈燭光明迎面設着酒筵上面坐一人白面微鬚却是白面判官柳青旁邊陪坐的正是白玉堂他明知展爺已到故意的大言不慚談笑自若展爺見此光景如何按納得住雙腳一蹬一吉似鳴道白玉堂你將俺展某獲住便要怎麼講白玉堂方纔回過頭來佯作吃驚道呀原來是展兄手下人如何回我說是刺客呢實在不知連忙過來親解其縛又謝罪道小弟實

貫不知展兄駕到只說擒住刺客不料却是御猫眞是意想不到之事又向柳青道柳兄不認得麼此位便是南俠展熊飛現授四品護衛之職好本領好劍法天子親賜封號御猫的便是展爺聽了冷笑道可見山野的綠林無知的草寇不知法紀你非君上亦非官長何敢妄言刺客三字說的無論無理這也不用苛責於你但只是我展某今日悞墮於你等小丑奸術之中遭擒被獲可惜我展某時乖運蹇未能遇害於光明磊落之場竟自葬送在山賊強徒之手乃展某之大不幸也白玉堂聽了此言心中以爲展爺是氣忿的話頭他却嘻嘻笑道小弟白玉堂行俠尚義從不打劫搶掠展兄何故口口聲聲呼小弟爲山賊盜

冠此言太過小弟實不解展爺惡睡一口道你此話哄
誰既不打刼搶爲何將郭老兒父女搶來硬要霸佔人
家有婿之女那老兒不允你便把他囚禁在通天窟內似
此行爲非强寇而何還敢大言不慚說俠義二字豈不令
人活活羞死活活笑死玉堂聽了驚駭非常道展兄此事
從何說起展爺便將在通天窟遇郭老的話說了一遍白
玉堂道既有胡烈此事便好辦了展兄請坐待小弟立剖
此事急令人將郭彰帶來不多時郭彰來到伴當對他指
着白玉堂道這是我家五員外郭老連忙跪倒向上叩頭
口稱大王爺爺饒命叩饒命展爺在傍聽了呼他大王不
由哈哈大笑忽恨難當白玉堂却笑着道那老兒不要害

怕我非山賊盜寇不是甚麼大王寨主伴當在傍道你稱呼員外郭老道員外在上聽小老兒訴稟便將帶領女兒上瓜州投親被胡烈截住為強員外提親因未允將小老兒囚禁在山洞之內細細說了一遍玉堂道你女兒現在何處郭彰道聽胡烈說將我女兒交在後面去不知是何去處白玉堂立刻叫伴當近前道你去將胡烈好好喚來不許提郭老者之事黨有洩露立追狗命伴當答應即時奉命去了少時同胡烈到來胡烈面有德色參見已畢白玉堂已將郭老帶在一邊笑容滿面道胡頭兒你連日辛苦了這幾日船上可有甚麼事情沒有胡烈道並無別事小人正要回稟員外只因昨日有父女二人乘舟過渡小

人見他女兒頗有姿色却與員外年紀相仿小人見員外無家室意欲將此女留下與員外成其美事不知員外意下如何說罷滿面忻然似乎得意白玉堂聽了胡烈一片言語並不動氣反倒哈哈大笑道不想胡頭兒你竟爲我如此掛心但只一件你來的不多日期如何深得我心呢原來胡烈他是弟兄兩個兄弟名叫胡奇皆是柳青新近薦過來的只聽胡烈道小人既來伺候員外必當盡心報効儻若不秉天良還敢望員外來愛胡烈說至此以爲必合白玉堂之心他那知玉堂狠毒至甚耐着性兒道好好好眞正難爲你此事可是我素來有這個意你還是別人告訴你的呢還是你自己的主意呢胡烈此時惟恐別人爭

功連忙道是小人自己巴結一團美意不用員外吩咐也無別人告訴白玉堂回頭問展爺道展兄可聽明白了展爺已知胡烈所爲便不言語白玉堂又問此女現在何處胡烈道已交小人妻子好生看待白玉堂道狠好喜笑言開湊至胡烈跟前冷不防用了個冲天炮泰山勢將胡烈踢倒急掣寶劍將胡烈左膀砍傷疼的個胡烈滿地打滾上面柳青看了白臉上青一塊紅一塊心中好生難受又不敢勸解又不敢攔阻只聽白玉堂吩咐伴當將胡烈捺下去明日交松江府辦理立刻喚伴當到後面將郭老女兒帶嬌叫了髮領至廳上當面交與郭彰又問他還有甚麼東西郭彰道還有兩個棕箱白爺連忙命人即刻抬來

叫他當面點明郭彰道錦匙現在小老兒身上箱子是不
用檢點的白爺叫件當取了二十兩銀子賞了郭茗又派
了頭領何壽帶領水手二名用快船將他父女二人連夜
送至瓜州不可有悞郭彰千恩萬謝而去此時已交五鼓
這裡白爺笑盈盈的道展兄此事若非兄台波擒在山窩
之內小弟如何知道胡廝所爲險些兒壞了小弟名頭但
小弟的私事已結只是展兄的官事如何呢展兄此來必
是奉相諭叫小弟跟隨丸辦但是我白某就這樣隨了兄
台去麼展爺道依你便怎麼樣呢玉堂道也無別的小弟
既將三寶盜來如今展兄必須將三寶盜去僅能如此小
弟甘拜下風情願跟隨展兄上開封府去如不能時展兄

也就不必再上陷空島了此話說至此明露着叫展爺從此後隱姓埋名再也不必上開封府了展爺聽了連聲道狠好狠好我須要問明在於何日盜寶白玉堂道日期近了少了顯得爲難展兄如今定下十日限期過了十日展兄只可悄地回開封府罷展爺道誰與你鬬口俺展熊飛只定於三日內就要得回三寶那時不要改口玉堂道如此狠好若要改口豈是丈夫所爲說罷彼此擊掌白爺又叫伴當將展爺送到通天窟內可憐南俠被禁在山洞之內手中又無利刃如何能彀脫此陷阱暫且不表再說郭彰父女跟這何壽來到船艙之內何壽坐在船頭順流而下郭彰悄悄向女兒增嬌道你被掠之後在於何處增嬌

道是姓胡的將文兒交與他妻子看承的頗好又問爹爹如何見的大王就能彀釋放呢郭老便將在山洞內遇見開封府護衛展老爺號御猫的多虧他見了員外也不知是甚麼大王分晰明白纔得釋放增嬌聽了感念展爺之至正在談論之際忽聽後面声言頭裡船不要走了五員外還有話呢快些攏住阿何壽聽了有些遲疑道方纔員外吩咐明白了如何又有話說呢難道此事反悔了不成若眞如此不但對不過姓展的連姓柳的也對不住了漫說他等就是我何壽以後也就瞧不起他了只見那隻船穷命一般及至切近見一人噗的一聲跳上船來趁着月色看時却是胡奇手持利刃怒目橫眉道何頭兒且將他

父女留下俺要替哥哥報仇何壽道胡二哥此言差矣此事原是令兄不是與他父女何干再者我奉員外之命送他父女如何私自留下與你有甚麼話你找員外去真要就延我的事體胡奇聽了一瞪眼一聲怪叫道何壽你敢不與我留下麼何壽道不留便怎麼樣胡奇舉起樸刀就砍何壽下水何壽却未防備不曾帶得利刃一哈腰提起一塊船板將刀迎住此時郭彰父女在艙內聽見連声喊叫救人可救人胡奇與何壽動手究竟跳板輸轉太笨何壽看看不敵可巧腳下一跳就勢落下水去兩個水手一見樂咻咻也跳在水內胡奇滿心得意郭彰五內着急忽見上流頭趕下一隻快船上有五六個人已離此船不遠

聲聲喝道你這厮不知規矩俺這蘆花蕩從不害人你是晚生後輩下如何擅敢害人壞人名頭俺來也你往那裡跑行身一縱要跳過船來不想船離過遠脚剛踏着船邊胡奇用樸刀一搠那人將身一閃只聽噗咚一聲也落下水去船已臨近上面嗖嗖嗖跳過三人將胡奇裹住各舉兵刀好胡奇力敵三人全無懼怯誰知那個先落水的探出頭來偷看熱鬧見三個夥伴逼住胡奇看看離自己不遠他却用兩手把胡奇的凳子骨掀住往下一攛只聽噗咚掉在水內那人却提定兩脚不放忙用鈎篙搭住拽上船來細好頭向下脚朝上且自控水衆人七手八脚連郭彰父女船隻駕起竟奔蘆花蕩而來原來此船乃丁家夜

巡船因聽見有人呼救急急向前不料拿住胡奇救了郭老父女趕至泊岸胡奇已醒雖然喝了兩口水無甚要緊大家將他扶在岸上推擁進莊又着一個年老之人肯定郭增嬌好着個少年有力的背了郭彰一同到了茉花村先着人通報大官人二官人去此時天有五鼓之半這也是兆蘭兆蕙素日吩咐的倘有緊急之事無論三更半夜只管通報決不嗔怪今日弟兄二人聽見拿住個私行劫掠謀害人命的却在南蕩境內幸喜擒來救了父女二人連忙來到待客廳上先把增嬌交在小姐月華處然後將郭彰帶上來細細追問情由又將胡奇來歷問明方知他是新近來的怨得不知規矩則例正在訊問間忽見了髮

進來道太太叫二位官人呢不知丁母爲着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五十五回　透消息遭困螺螄軒　設機謀夜捉蚯蚓藏

且說丁家弟兄聽見丁母叫他二人說話大爺道原叫將此女交在妹子處惟恐夜深驚動老人家爲何太太却知道了呢二爺道不用猶疑咱弟兄進去便知分曉了弟兄二人往後而來原來郭增嬌來到月華小姐處衆了鬟圍着他問郭增嬌便將爲何被掠如何遭逢姓展的搭救剛說至此跟小姐的親近了鬟就追問起姓展的是何等樣人郭增嬌道聽說是甚麽御猫兒現在也被擒困住了了鬟聽至展爺被擒就告訴了小姐小姐暗暗吃驚就叫他

悄悄同太太去自己帶了郭增嬌來至太太房內太太又細細的問了一番暗自思道展姑爺既來到松江爲何不到茉花村反往陷空島去呢或者是兆蘭兆蕙明知此事却暗暗的瞞着老身不成想至此疼女婿的心盛立刻叫他二人及至兆蘭二人來至太太房中見小姐躲出去了丁母面上有些怒色問道你妹夫展熊飛來至松江如今已被人擒獲你二人可知道麼兆蘭道孩兒等實實不知只因方纔問那老頭兒方知展兄早已在陷空島呢他其實並未上茉花村來孩兒等再不敢撒謊的丁母道我也不管你們知道不知道那怕你們上陷空島跪門去呢我只要我的好好女婿便了我算是將姓展的交給你二人

了儻有差遲我是不依的兆薰道孩兒與哥哥明日急急訪查就是了請母親安歇罷二人連忙退出大爺道此事太太如何知道的這般快呢二爺道這明是妹子聽了那丈子言語趕着回太太此事全是妹子攛掇的不然見了咱們進去如何却躲開耐呢大爺聽了倒笑起來了二人來到廳上卽派安當伴當四名另備船隻將棕箱抬過來護送郭彰父女上瓜州務要送到本處叫他親筆寫回信來郭彰父女千恩萬謝的去了此時天已黎明大爺便向二爺商議以送胡奇爲名暗暗探訪南俠的消息了二爺深以爲然次日便備了船隻帶上兩個伴當押着胡奇並原來的船隻來至盧家莊內早有人通知白玉堂白玉堂

已得了何壽從水內回莊說胡奇替兒報仇之信後又聽說胡奇被北蕩的人拿去將郭彰父女救了料定葉花村必有人前來如今聽說了大官人親送胡奇而來心中早已明白是爲南俠不是常常的爲胡奇畧爲忖度便有了主意連忙迎出門來各道寒暄執手讓至廳房又與柳青彼此見了丁大爺先將胡奇交代白玉堂自認失察之罪又謝兆蘭獲送之情謙遜了半晌大家就坐便吩咐將胡奇胡烈一同送往松江府究治即留丁大爺飲酒暢敘兆蘭言語謹愼毫不露於形色酒至半酣丁大爺問起五弟一向在東京作何行止白玉堂便將張起來如何寄簡留刀如何忠烈祠題詩如何萬壽山殺命交如何攪擾龐太

師悞殺二妾慚漸說至盜三寶而莊不想目下展能飛自投羅網已被擒獲我念他是個俠義之人以禮相待誰知姓展的不懂交情是我一怒將他一刀剛說至此只聽丁大爺不由的失声道愛喲雖然哎喲出來却連忙收神改口道賢弟你此事邦鬧大了豈不知姓展的他乃朝廷家的命官現奉相爺包公之命前來你若真要傷了他的性命便是背叛怎肯與你甘休事體不妥此事豈不是你鬧大了麼白玉堂笑吟吟的道別說朝廷不肯甘休包相爺那裡不依就是丁兄昆仲大約也不肯與小弟甘休罷小弟雖然糊塗也不至到如此田地方纔之言特取笑耳小弟已將展兄好好看承候過幾日小弟將展兄交付仁兄

便了丁大爺原是個厚道之人叫白玉堂這一番奚落也就無的話可說了白玉堂却將丁大爺暗暗拘留在螺螄軒內左旋右轉再也不能出來兆蘭却也無可如何又打聽不出展爺在於何處整整的悶了一天到了掌燈之後將有初鼓只見一老僕從軒後不知從何處過來揩領着小主約有八九歲長的方面大耳面龐兒頗似盧方那老僕向前參見了丁大爺又對小主說道此位便是茉花村丁大員外小主上前拜見只見這小孩子深深打了一恭口稱丁叔父在上姪兒盧珍拜見奉母親之命特來與叔父送信丁兆蘭已知是盧方之子連忙還禮便問老僕道你主僕到此何事老僕道小人名叫焦能只因奉主母之

命惟恐員外不信特命小主跟來我的主母說道自從五員外回莊以後每日不過早間進內請安一次並不面見惟有傳話而已所有內外之事任意而爲毫無商酌我家主母也不計較與他誰知上次五員外把護衛展老爺拘留在通天窩內今聞得又把大員外拘留在螺螄軒內此處非本莊人不能出入恐怕躭悞日期有傷護衛展老爺故此特派小人送信大員外須急急寫信小人即刻送至茉花村交付二員外早爲計較方好又聽盧珍道家母多多拜上丁叔父此事須要找着我爹爹大家公同計議方纔妥當叫姪兒告訴叔父千萬不可遲疑命速愈妙丁大爺連連答應立刻修起書來交給徐能連夜趕至茉花村

投遞焦能道小人須打聽五員外安歇了抽空方好到柒花村去不然恐五員外犯疑丁大爺點頭道既如此隨你的便罷了又對盧珍道賢姪同去替我給母親請安就說一切事體我已盡知是必趕緊辦理再也不能耽延勿庸掛念盧珍連連答應同定焦能轉向後面繞了幾個彎角便不見了且說兆蕙在家直等了哥哥一天不見回來至掌燈後却見跟去的兩個伴當回來說道大員外被白五爺留住了要盤桓幾日方回來再着大員外悄悄告訴小人說展姑老爺尚然不知下落須要細細訪查叫告訴二員外太太跟前就說展爺在盧家莊頗好並沒甚麼大事丁二爺聽了點了點頭道是了我知道了你們歇着去罷

兩個伴當去後二爺細揣此事好生的游疑這一夜何曾合眼天未黎明忽見莊丁進來報道今有盧家莊一個老僕名叫焦能說給咱們大員外送信來了二爺道將他帶進來不多時焦能進來參見已畢將了大爺的書信呈上二爺先看書皮却是哥哥的親筆然後開看方知白玉堂將自己的哥哥拘留在螺螄軒內不由的氣悶心中一轉又恐其中有詐復又生起疑來別是他將我哥哥拘留住了又來詐我來了罷正在胡思忽又見莊丁跑進來報道今有盧員外徐員外蔣員外俱各由東京而來特來拜望務祈一見二爺連声道快請自己也就迎了出來彼此相見各敘闊別之情讓至客廳焦能早已上前參見盧方便

問道你如何在此焦船將投書前來一回明二爺又將救了郭彰父女方知展兄在陷空島被擒的話說了一遍盧方剛要開言只聽蔣平說道此事只好衆位哥哥們辛苦辛苦小弟是要告病的二爺道四哥何出此言蔣平道咱們且到廳上再說大家也不謙遜盧方在前依次來至廳上歸坐獻茶畢蔣平道不是小弟推諉一來五弟與我不對勁兒我要露了面反爲不美二來我這幾日肚腹不調多半是痢疾一路上大哥三哥盡知漫說我不當露面就是衆哥哥們去也是暗暗去不可叫老五知道不過設着法子救出展兄取了三寶至於老五不定拿的住他拿不住他不定他歸服不歸服巧咧他見事體不妥他還會

上開封府自行投首呢要是那們一行不但展大哥沒趣兒就是大家都對不起相爺那纔是一網打盡把咱們全着吃了呢二爺道四哥說的不差五弟的脾氣竟是有的徐慶道他若眞要如此叫他先吃我一頓好拳頭二爺笑道三哥囑來了你也要摸的着五弟呀盧方道似此如之奈何蔣平道小弟雖不去眞個的連個主意也不出麼此事全在丁二弟身上二爺道四哥派小弟差使小弟焉敢違命只是陷空島的路徑不熟可怎麼樣呢蔣平道這到不妨現有焦能在此先叫他回去省得叫老五設疑叫他於二鼓時在蚯蚓嶺接待丁二弟指引路徑如何二爺道如此甚妙但不知派我甚麼差使蔣平道二弟你比大哥

三哥暈便沉重就得你攜第二先救展大哥其次取回三寶你便同展大哥在五義廳的東竹林等候大哥三哥在五義廳的西竹林等候彼此會了齊一擁而入那時五弟也就難以脫身了大家聽了俱各歡喜先打發焦能立刻回去叫他知會了大爺於心務於二更時在蚯蚓嶺等候丁二爺不可有悞焦能領命去了這裡衆人飲酒吃飯也有閒談的也有歇息的惟有蔣平攢眉擠眼的說肚腹不快速酒飯也未曾好生吃看看的天色已晚大家飽餐一頓俱各裝束起來盧大爺徐三爺先行去了丁二爺吩咐伴當務要精心伺候四老爺儻有不到之處我要重責的蔣平道丁二賢弟只管放心前去劣兄偶染微疾不過歇

息兩天就好了賢弟治事要緊了二爺約有初鼓之後別了蔣平來至伯岸駕起小舟竟奔蚯蚓嶺而來到了臨期辞了方向與焦能所說無異立刻棄舟上嶺叫水手將小船放至盧葦深處等候兆蕙上得嶺來見蜿蜒小路崎嶇難行好容易上到高峰之處却不見焦能在此二爺心下納悶暗道此時已有二鼓焦能如何不來呢就在平坦之地趁着月色往前面一望便見碧澄澄一片青波光華蕩漾不覺詫異道原來此處還有如此的大水再細看時洶湧異常竟自無路可通心中又是着急又是懊悔道早知此處有水就不該在此約會理當乘舟而入又不見焦能難道他們另有甚麼詭計麼正在胡思忽想忽見順流而

下有一人竟奔前來了二爺留神一看早聽見那人道二員外早來了麽怎老奴來遲兆惠道來的可是焦管家麽彼此相迎來至一處兆惠道你如何踏水前來焦能道那裡的水丁二爺道這一帶汪洋豈不是水焦能笑道二員外看差了前面乃青石潭此是我們員外隨着天然勢修成的慢說夜間看着是水就是白晝之間遠遠望去也是一片大水但凡不知道的早已繞着路往別處去了惟獨本莊俱各知道只管前進極其平坦全是一片一片青石砌成二爺請看凡有波浪處全有石紋這也是一半天然一半人力奏成的景致故取名叫做青石潭說話間已然步下傾來到了潭邊丁二爺慢步試探而行果然平坦無

疑心下暗暗稱奇口內連說有趣有趣又聽焦能道過了青石潭那邊有個立峯石穿過松林便是上五義廳的正路此處比進莊門近多了員外記明白了老奴也就要告退了省得俺家五爺犯想生疑兆慧道有勞管家指引請治事罷只見焦能往斜刺裡小路而去丁三爺放心前進果見前面有個立峯石過了石峯但見松柏參天黑黯黯的一望無際隱隱的見東北一點燈光吔悠吔悠而來轉眼間又見正西一點燈光也奔這條路來了二爺便測度必是巡更人暗暗隱在樹後正在兩燈對面忽聽東北來的說道六哥你此時往那裡去又聽正西來的道甚麼差使呢究不究剛弄了個姓展的躲在通天窟內員外說李

三一天一天的醉而不醒醒而不醉的不放心偏偏的派了我幫着他看守方纔員外派人送了一桌菜一罈酒給姓展的我想他一個人也吃不了這些也喝不了這些我合李三兒商量商量莫若給姓展的送進一半去咱們留一半受用誰知那姓展的不知好歹他說菜是剩的酒是渾的罈子也摔了盤子碗也砸了還罵了個河涸海乾老七你說可氣不可氣因此我叫李三兒看着他又醉的不能動了我只得回員外一聲兒這個差使我真乾不來別的罷了這個罵我真不能答應老七你這時候往那裡去那東北來的道六哥再休提起如今咱們五員外也不知是怎麼咧你纔說弄了個姓展的你還沒細打聽呢我們

那裡還有個姓柳的呢如今又添上茉花村的丁大爺天天一塊乾喝吃喝完了把他們送往咱們那個瞞心昧已的窟兒裡一攏也不叫人家出來又不叫人家走仿彿怕洩了甚麼天機似的六哥你說咱們五員外脾氣兒改的還了得麼目下又合姓柳的姓丁的喝呢偏偏那姓柳的翼睛甚麼三寶故此我奉員外之命特上連環窟去六哥你不用抱怨了此時差使只好當到那兒是那兒罷等着咱們大員外來了再說罷正西的道可不是這麼呢只好混罷剛說罷二人各執燈籠分手散去不知他二人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俠義傳

五十六回　救妹夫巧離通天窟　獲三寶盜且說那正西來的姓姚行六外號兒搖幌山的姓費行七外號兒叫爬山蛇他二人路上在樹後有人竊聽姚六走的遠了這裡費七被丁二爺進上從後面一伸手將脖項摺住按倒在地道費七你可認得我麼費七細細一看道丁二爺爲何將小人擒住了二爺道我且問你通天窟在於何處費七道從此往西去不遠往南一稍頭便看見隨山勢的石門那就是通天窟二爺道既如此我合你借宗東西將你的衣服腰牌借我一用費七連忙從腰間遞過腰牌道二員外你老讓我起來我

好脫衣裳叫了二爺將他一提攏住髮綹道快脫寶七無奈將衣裳脫下了二爺拿了他的搭包又將他拉到背眼的去處揀了一棵合抱的松樹叫他將樹抱住就用搭包細縛結實寶七暗暗着急道不好我別要栽了罷忽聽了二爺道張開口早把一塊衣襟塞住道小子你在此等到天亮橫豎有人前來救你寶七等了一聲口中不能說心理却道好德行虧了這個天不甚涼要是冬天餓凍死了別人這遠的瞧着拿着我這當做早賊呢丁二爺此時已將腰牌拔起披了衣服竟奔通天嶺而來果然嶺山石門那邊又有草團瓢三間已聽見有人唱着一個柳迎春咖他在那個井呵井呵嗐邊哪波哎哎水呦丁二爺高聲

叫道李三哥李三哥只聽醉李道誰叫讓我把這個巧空兒唱完了啊早見他趔趄趔趄的出來將二爺一看道呀少會叫尊駕是誰叫二爺道我姓曹行七是五員外新挑來的說話間已將腰牌取出給他看了醉李道老七休怪哥哥說你這個小模樣子伺候五員外叫哥哥有點不放心叫了二爺連忙喝道休得胡說我奉員外之命因姚六回了員外說姓展的挑眼將酒飯摔砸了員外不信叫我將姓展的帶去與姚六質對醉李聽了道好兄弟你快將這姓展的帶了去罷他沒有一頓不鬧的把姚六罵的不吐核兒却沒有罵我甚麼原故呢我是不敢上前的再者那個門我也拉不動他了二爺道員外立等你不

開門怎麽樣呢醉李道七兄弟勞你的駕罷你把這邊假門的銅環拿住了生懷裡一帶那邊的活門就開了哥哥喝的成了個醉包兒那裡有這樣的力氣呢你拉門哥哥叫姓展的好不好了二爺道就是如此上前攏住銅環往懷裡一拉輕輕的門就開了醉李道老七好兄弟你的手頭兒可以偷得五員外把你挑上呢他又扒着石門道展老爺展老爺我們員外請你老呢只見裡面出來一人道竟夜之間你們員外又請我故甚麽難道我怕他有甚麽埋伏麽快走快走了二爺見展爺出來將手一豁那石門已然開開向前引路走不多遠便然住脚步悄悄的道展兄可認得小弟麽展爺猛然聽見方細細留神認出是兆

甚不勝歡喜道賢弟從何而來二爺便將衆兄弟僕各來了的話說了又見迎面有燈光來了他二人急閃入林後見二人抬定一罈酒前面是姚六口中抱怨道眞眞的咱們員外也不知是安着甚麽心好酒好菜的供養着他這討不出好來也沒見這姓展的太不知好歹成日價罵不絕口剛說至此恰恰離了二爺不遠二爺暗暗將腳一鉤姚六往前一撲口中哎呀道不好咕咚吭嚓噗咏咕咚是姚六爬下了吭嚓是酒罈子砸了噗咏是後面的人躺在撒的酒上了下二爺已將姚六按住展爺早把那人提起姚六認得了二爺道二員外不干小人之事又見揪住那人的是展爺連忙央告道展老爺也沒有他的事情求二

位爺饒恕展爺道你等不要害怕斷不傷害你等二爺道雖然如此却放不得他們於是將他二人也細縛在樹上塞住了口然後展爺與丁二爺悄悄來至五義廳東竹林內聽見白玉堂又派了親信伴當白福快到遵環窟催取三寶展爺便悄悄的跟了白福而來到了竹林衝要之地展爺便站住腳步竟等截取三寶不多時只見白福提着燈籠托着包袱嘴裡哼哼着唱灤州影又形容幾句猥猥瑣瑣腔未了兒攺唱了一隻西皮二簧他可一壁唱着一壁回頭往後瞧越唱越瞧的利害心中有些害怕覺得身後呲拉呲拉的響將燈往身後一照仔細一看却是枳荆扎在衣襟之上口中嘟囔道我說是甚麽響呢怪害怕的原來

是他呀連忙撂下燈籠放下包袱回身摘去枳荆轉臉兒一看燈籠滅了包伏也不見了這一驚非小剛要找尋早有人從背後抓住道白福你可認得我麼白福仔細看時却是展爺連忙央告道展老爺小人白福不敢得罪你老這是何苦呢展爺道好小子你放心我斷不傷害於你你須在此歇息歇息再去不遲說話間已將他雙手背剪白福道怎麼我這麼歇息嗎展爺道你這麼着不舒服莫若爬下將他兩腿往後一掰手却往前一按白福如何站得住早已爬伏在地展爺見傍邊有一塊石頭端起來道我與你蓋上些兒看夜靜了着了道白福嘎呀道展老爺這個被兒太沉小人不冷不勞展老爺疼愛我展爺道動一動

我瞧瞧如若嫌輕我再給你蓋上一個白福忙接言道展
老爺小人就只蓋一個被的命若是再蓋上一塊小人就
折受死了展爺料他也不能動了便奔樹根之下來取包
拯誰知包拯却不見了展爺吃這一驚可也不小正在詫
異間只見那邊人形兒一幌展爺趕步上前只聽噗哧一
聲那人矣了展爺倒唬了一跳忙問道誰一壁問一壁看
原來是三爺徐慶展爺便問三弟幾時來的徐爺道小弟
見展兄跟下他來惟恐三寶有失特來幫扶不想展兄只
顧給白福蓋被却把包拯拋露在此若非小弟收藏這包
拯又不知落於何人之手了說話間便從那邊一塊石下
將包拯掏出遞給展爺展爺道三弟如何知道此石之下

可以藏得包袱呢徐爺道告訴大哥說我把這陌空島大小去處凡有石塊之處或遍或塞別人皆不能知小弟投有不知道的展爺點頭道三弟真不愧穿山鼠了二人離了松林竟奔五義廳而來只見大廳之上中間桌上設着酒席丁大爺坐在上首柳青坐在東邊白玉堂坐在西邊左首下帶着展爺的寶劍見他前仰後合也不知是真醉呼也不知是假醉信口開言道小弟告訴二位兄長說總要叫姓展的服輸到地兒或將他革了職連包相也得處分那時節小弟心滿意足方纔出這口惡氣我只看將來我那些哥哥們怎麼見我怎麼對的過開封府說罷哈哈大笑上面丁兆蘭却不言語柳青在旁連聲誇讚外面忽

人俱各聽見惟獨徐爺心中按捺不住一時性起手持利
刃竟奔廳上而來進得門來口中說道姓白的先吃我一
刀白玉堂正在那裡談的得意忽見進來一人手舉鋼刀
竟奔上來了忙取腰間寶劍罷咧不知何時失去誰知丁
大爺見徐爺進來白玉爺正在出神之際已將寶劍竊到
手中白玉堂因無寶劍又見刀臨切近將身向傍邊一閃
將椅子舉起往上一迎只聽拍的一聲將椅背砍得粉碎
徐爺又輪刀砍來白玉堂閃玉一旁說道姓徐的你先住
手我有話說徐爺聽了道你說你說白玉堂道我知你的
來意判道拿住展昭你會合丁家弟兄前來救他但我有
言在先已向展昭言明不拘時日他如能盜回三寶我必

隨他到開封府去他說只用三天即刻盜回如今雖未滿限他尚未將三寶盜回你明知他斷不能盜回三寶恐傷他的臉面今伏着人多欲將他放出三寶也不要了也不管姓展的怎麽回覆開封府怎麽觸顏見我你們不要臉難道姓展的也不要臉麽徐爺聞聽哈哈大笑道姓白的你還做夢呢即回身大叫展大哥快將三寶拿來早見展爺托定三寶進了廳內笑吟吟的道五弟劣兄幸不辱命果然未出三日已將三寶取回特來呈閱白玉堂忽然見了展爺心中納悶暗道他如何能出來呢又見他手托三寶外面包的包袱還是自己親手封的一點也不差更覺詫異又見盧大爺丁二爺在廳外站立心中暗想道我如

令要隨他們上開封府又滅了我的脫氣若不同他們前往又失邦前言正在為難之際忽聽徐爺嚷道姓白的事到如今你又有何說白玉堂正無計脫身聽見徐爺之言他便拿起砍傷了的椅子向徐爺打去徐爺急忙閃過持刀砍來白玉堂手無寸鐵便將磁墩脫下從後身脊縫撕為兩片雙手掄起擋開利刃急忙出了五義廳竟奔主邊竹林而去盧方向前說道五弟且慢愚兄有話與你相商白玉堂並不答言直往西去了二爺見盧大爺不肯的強也就不好追趕只見徐爺持刀緊緊跟隨白玉堂恐他趕上到了竹林密處即將一片磁墩擋搭在竹子之上徐爺見了以為白玉堂在此歇息躲足好了趕將上去將身

子往下一瞧往下一按一把抓住道老五呀你還跑到那裡去用手一提却是一片綠瑩玉堂不知去向此時白玉堂已出竹林竟往後山而去看見立峰石又將那片綠瑩搭在石峰之上他便越過山去這裡徐爺明知中計又往後山追來這纔見玉堂在那裡站立連忙上前仔細一看却是立峯石上搭着半片綠瑩已知玉堂去遠這纔趕不及暫且不表且說柳青正與白五爺飲酒忽見徐慶等進來徐爺就與白五爺交手見他二人出了大廳就不見了自己一想我若偷偷兒的溜了對不住衆人若與他等交手斷不能取勝到了此時說不得乍着膽子只好充一充朋友想罷將鼻臉子卸下來拿在手中嚷道你等既與白五

弟在神前結盟生死共之既有今日何必當初眞乃叫我柳某好笑說罷掄起桌腿向盧方就打盧方一肚子的好氣正在處可出見柳青打來正好拿他出出氣見他臨近並不招架將身一閃繞過却使了個掃堂腿只聽噗通一聲柳青仰面跌倒盧爺叫莊丁將他綁了莊丁上前將柳青綁好柳青白瞪瞪一張面皮只羞得紫巍巍滿面通紅好生難看盧方進了大廳坐在上面莊丁將柳青帶至廳上柳青便將二目圓睜嚷道盧方敢將柳某怎麼樣盧爺道我若將你傷害豈是我行俠尚義所為所怪你者實係過於多事耳至我五弟所為之事無須與你細說叫莊丁將他放了去罷柳青到了此時走也不好不走也不好盧

方道既放了你你還不走意欲何為柳青道走可不走嗎難道說我還等着吃早飯麼說着話搭搭訕訕的就溜之乎也盧爺便向展爺丁家弟兄說道你我仍須到竹林裡尋找五弟去展爺等說道大哥所言甚是正要前往只見徐爺回來說道五弟業已過了後山去的踪影不見了盧爺跌足道衆位賢弟不知我這後山之下乃松江的江岔子越過水面那邊松江極是捷徑之路外人皆不能到五弟在山時他自己練的獨龍橋時常飛越往來行如平地大家聽了同聲道既有此橋咱們何不追了他去呢盧方搖頭道去不得去不得名雖叫獨龍橋却不是橋乃是一根大鐵鍊有樁一根一根在山根之下一根在那泊岸之

上當中就是鐵鍊五弟他因不知水性他就生心暗練此橋以為自己能夠在水上飛騰越過也是五弟好勝之心不想他開時泊下竟為今日忙時用了衆人聽了俱各發怔忽聽丁二爺道這可要應了蔣四哥的話了大家忙問甚麼話丁二爺道蔣四哥早已說過五弟不是沒有心機之人巧咧他要自行投到把衆弟兄們一網打盡看他這個光景當真的他要上開封府呢盧爺展爺聽了更覺為難道似此如之奈何我們豈不白張了心麼怎麼去見相爺呢丁二爺道這倒不妨還好詐做將三寶盜回二位兄長亦可以交差盡的過臉兒去丁大爺道天已亮了莫若俱到舍下與蔣四哥公同商量個主意纔好盧爺吩咐水

手預備船隻同上身不一村又返人到蚯蚓灣蘆蘿深處宣
訴了二爺昨晚坐的小船也就回莊不必在那裡等了又
返人到松江將姚六貴七白福等縶放回來了二爺仍將
寶劍交付展爺佩帶盧爺進內署爲安置便一同上
船竟奔茉花村去了且說白玉堂越過後墻竟奔後山而
來到了山根之下以爲飛身越過可到松江仔細看時這
一驚非小原來鐵鍊已斷沉落水底玉堂又是着急又是
爲難又恐後面有人追來忽聽蘆葦之中咿呀咿呀搖出
一隻小小漁船玉堂滿心歡喜連忙喚道那漁船快向這
邊來將俺渡到那邊自有重謝只見那船上搖櫓的却是
個年老之人對着白玉堂道老漢以捕魚爲生清早利市

不定得多少大魚如今渡了客官就延工夫豈不悞了生理玉堂道老丈你只管渡我過去到了那邊我加倍賞你如何漁翁道既如此千萬不可食言老漢渡你就是了說罷將船搖至山根不知白玉堂上船不曾且聽下回分解

五十七回　獨龍橋盟兄捨義弟　開封府恩相保賢豪

且說白玉堂縱身上船那船就是一悞漁翁連忙用篙點住道客官好不曉事此船乃捕海小船俗名划子你如何用猛力一趁幸虧我用篙掌住不然連我也就翻下水去了好生的荒唐吓白玉堂原有心事恐被人追上難以脫身幸得此船肯渡他雖然叨叨數落却也毫不介意那漁翁慢慢的搖起船來撐至江心却不動了便發話道大清

早起的總要發個利市再者俗語說的是船家不打過河錢客官有酒資拿出來老漢方好渡你過去白玉堂道老丈你只管渡我過去我是從不失信的漁翁道難難難口說無憑多少總要信行的白玉堂暗道討厭可惡偏我來的倉猝並未帶得銀兩也罷且將我這件襯襖脫下給他等得裡面還有一件舊襯襖尚可遮體疾渡到那面再作道理想罷只得脫下襯襖道老丈此衣足可典當幾貫錢鈔難道你還不憑信麼漁翁接過抖起來看道這件衣服若是典當了可以比捕漁有些利息了客官休怪這是我們船家的規矩正說間忽見那邊飛也似的趕了一隻漁船來口中囔道好吓請早發利市見者有分須要

沽酒請我的說話間船已臨近這邊的漁翁道甚麼大利市不過是件衣服你看看可典多少錢鈔說罷便將衣服擲過那漁人將衣服抖開一看道別管典當多少足敬你我喝酒的了老兄你還不口頭饞麼翁道我正在思飲咱們且吃酒去只聽哄的一聲已然跳到那邊船上那邊漁人將篙一支登時飛也似的去了白玉堂見他們去了白白的失去衣服無奈何自已將篙拿起來撐船可然作怪那船不往前走止於在江心打轉兒不多會白玉堂累的遍身是汗喘吁不止自已發恨道當初與其縱那獨龍橋的何不下工夫練這漁船呢今日也不至於受他的氣了正在抱怨忽見小小艙內出來一人頭戴斗笠猛將斗

笠摘下道五弟久違了世上無有十全的人也沒有十全
的事你抱怨怎的白玉堂一看却是蔣平穿着水靠不由
的氣沖霄漢一聲怪叫道哎喲好病夫那個是你五弟蔣
爺道哥哥是病夫好稱呼呀這也罷了當初叫你練練船
隻你總以爲這沒要緊必要練那出奇的頑意兒到如今
你那獨龍橋那裡去了白玉堂順手就是一篙蔣平他就
順手落下水去白玉堂猛然省悟道不好不好他善識水
性我白玉堂必是被他暗算兩眼盡往水中注視再將篙
撥船時動也不動只急得他兩手亂煞忽見蔣平露出頭
來把住船邊道老五吓你喝水不喝白玉堂未及答言那
船已然底兒朝天把個錦毛鼠弄成水老鼠了蔣平恐他

過於喝多了水不是當耍的又恐他不喝一點兒水也是難纏的莫若叫他喝兩三口水趁他昏迷之際將就着到了菜花村就好說了他左手揪住髮綰右手托定腿罷兩足踏水不多時即到北岸見有小船三四隻在那裡等候這是蔣平臨過河拆撬是就吩咐下的船上共有十數人見蔣爺托定白玉堂大家便嚷道來了來了四老爺成了功了上這裡來蔣爺來至切近將白玉堂往上一舉眾水手接過便要搓水蔣爺道不消不消你們大家把五爺寒鴉赴水的背剪了頭面朝下用木槓急刻抬至菜花村趕到那裡大約五爺的水也控淨了就甦醒過來了眾水手只得依命而行七手八腳的綑了用槓穿起扯連扯連扯

着個水淋淋的白玉堂竟夯茉花村而來且說展能飛同
定盧方徐慶兆蘭兆蕙相陪來至茉花村內剛一進門二
爺便問伴當道蔣四爺可好些了伴當道蔣四爺於昨晚
二員外起身之後也就走了衆人詫異道往那裡去了伴
當道小人也曾問來說四爺病着往何方去泥四爺說你
不知道我這病是沒要緊的皆因有個約會等個人却是
極要緊的小人也不敢深問因此四爺就走了衆人聽了
心中納悶惟獨盧爺着急道他的約會我焉有不知的從
來沒有提起好生令人不解丁大爺道大哥不用着急且
到廳上坐下大家再作商量說話間來至廳上丁大爺先
要去見丁母衆人俱言尚爲叱名請安展爺說侯事體消

停再去面見老母丁大爺一一領命進內去了丁二爺吩附伴當快快去預備酒飯我們俱是閒了一夜的了又渴又餓快些快些伴當忙忙的傳往厨房去了少時丁大爺出來又一一的替老母問了衆人的好又向展爺道家母聽見兄長來了好生歡喜言事情完了還要見兄長呢展爺連連答應早見伴當調開桌椅安放杯箸上面是盧方其次展昭徐慶兆蘭兆蕙在主位相陪剛然入坐纔待斟酒忽見莊丁跑進來稟道蔣老爺回來了把白五爺抬來了衆人聽了又是驚駭又是歡喜連忙離坐出廳俱各迎將出來到了莊門果見蔣四爺在那裡吩咐把五爺放下抽橫解縛此時白玉堂已然吐出水來雖然甦醒尚不明

白盧方見他面目焦黃渾身猶如水雞兒一般不覺淚下展爺早趕步上前將白玉堂扶着坐起慢慢喚道五弟醒來醒來不多時只見白玉堂微睜二目看了看展爺復又閉上半晌方嘟囔道好病天吓淹得我好淹得我好說罷哇的一聲又吐出許多清水心內方纔明白了睜睛往左右一看見展爺蹲在身旁見盧方在那裡拭淚惟獨徐慶蔣平二人一個是怒目橫眉一個是嬉皮笑臉白玉堂看蔣爺便要掙挣起來道好病夫吓我是不能與你干休的展爺連忙扶住道五弟且看愚兄薄面此事始終皆由展昭而起五弟如有責備你就責備展昭就是了丁家弟兄連忙上前扶起玉堂說道五弟且到廳上去沐浴更衣後

有甚麽話再說不遲白玉堂低頭一看見渾身連泥帶水好生難看又搭着處處皆濕遍體難受的狠到此時也沒了法子了只得說小弟從命大家步入莊門進了廳房丁二爺叫小童拽起套間軟簾請白五爺進內只見澡盆堂佈香肥皂牀子香豆麵牀上放着洋布汗褟中衣月白洋縐套褲靴襪綠花氅月白襯襖綠縐大紅繡花武生頭巾樣樣俱是新的又見小童端了一磁盆熱水來放在盆架之上請白老爺坐了打開髮纂先將髮內泥土洗去又換水添上香豆麵洗了一回然後用木梳通開將髮纂挽好紮好細巾又見進來一個小童提着一桶熱水注在澡盆之內請五老爺沐浴兩個小童就出來了白玉堂即將濕

衣脫去坐在矮榻之上遍身洗了用堂布擦乾穿了中衣等件又見小童進來換了熱水請五老爺淨面然後穿了衣服戴了武生巾其衣服靴帽尺寸長短如同自己一樣心中甚爲感激丁氏弟兄只是憐恨蔣平心中忿忿只見丁二爺進來道五弟沐浴已畢請到堂屋中談話飲酒白玉堂只得隨出見他仍是怒容滿面盧方等立起身來說五弟這邊坐敘話玉堂也不言語見方纔之人皆在惟不見蔣爺心中納悶只見丁二爺吩咐伴當擺酒片時工夫已擺得齊整皆是美味佳餚丁大爺擎杯丁二爺執壺道五弟想已餓了且吃一杯暖一暖寒氣說罷斟上酒來向玉堂說五弟請用白玉堂此時欲不飲此酒怎奈腹中饑

餓不作臉的肚子咕嚕嚕的亂響只得接杯一飲而盡又
斟了門杯又給盧爺展爺徐爺斟了酒大家入坐盧爺道
五弟已往之事一槩不必提了無論誰的不是皆是遇兄
的不是惟求五弟同到開封府就是給爲兄的作了臉了
白玉堂聞聽氣沖斗牛不好向盧方發作只得說叫我上
開封府萬萬不能展爺在傍插言道五弟不要如此凡事
必須三思而後行還是大哥所言不差玉堂道我管甚麽
三思四思橫豎我不上開封府去展爺聽了玉堂之言有
許多的話要問他又恐他有不順情理之言還是與他鬧
是不鬧呢正在思想之際忽見蔣爺進來說姓白的你到
過於任性了當初你向展兄言明盜回三寶你就同他到

開封府去如今三寶哉同就該同他前往縱是卽或你不肯同他前往也該以情理相求爲何竟自逃走不想又遇見我救了你的性命又與丁兄給你換了衣服如此看待爲的是成全朋友的義氣你如今不到開封府不但失信於展兄而且對不住丁家弟兄你義氣何在白玉堂聽了氣的喊叫如雷說好病夫呀我與你勢不兩立了站起來就奔蔣爺拚命丁家弟兄連忙上前攔住道五弟不可有話慢說蔣爺笑道老五叵我不與你打架就是你打我我也不還手打死我你給我償命我早已知道你是沒見過大世面的如今聽你所說之言眞是沒見過大世面白玉堂道你說我沒見過大世面你倒要說說我聽蔣爺笑道

你願聽我就說與你聽你說你到過皇宮內院忠義祠題詩萬代壽山前殺命奏捐內夾帶字條大鬧龐府殺了侍妾你說這都是人所不能的這原算不了奇特這不過是你仗着有飛簷走壁之能黑夜裡無人看見就過見了皆是沒本領之人這如何算的是大能幹呢如何算得見過大世面呢如若是見過世面必須在光天化日之中瞻仰過天子陛殿先是金鐘聲響後見左右宮門一開帶刀護衛一對一對的按次序而出雁翼排班侍立一個個眞似天神一般然後文武臣工步上丹墀分文東武西而立丹墀下御林軍俱佩帶綠皮鞘腰刀一個個雄抖抖氣昂昂按班而立又聽金鞭三下響正宮門開處先是提爐敬對

見八人肩輿上坐天子後面龍鳳扇二柄緊緊相隨再後是御前太監蜂擁跟隨天子陛殿眞是鴉雀無聲那一番嚴肅齊整令人悚然就是有不服王法的到了此時也就骨軟筋酥且慢說天子陛殿就是包相爺陞堂問事那一番的威嚴也令人可畏未陞堂之時先是有名頭的皂班各項捕快各項的刑具各班的皂役也是一班一班的由角門而進將鐵鍊夾棍各樣刑具往堂上一放便掛風慘慘又有王馬張趙將御鍘請出喊了堂威左右排班侍立相爺從屏風後步入公座那一番赤膽忠心爲國爲民一派的正氣姓白的你見了雖不至骨軟筋酥也就威風頓減這些話仿佛我薄你皆因你所爲之事都是黑夜之間

人皆睡着由着你的性兒該殺的就殺該偷的就偷拿了走了若有白晝之間這樣事全是不能行的我說你沒見過大世面所以不敢上開封去就是這個緣故白玉堂不知蔣爺用的是激將法氣的他三尸神暴出五竅豪氣飛空說好病夫你把白某看作何等樣人慢說是開封府就是刀山箭林也是要走走的蔣爺笑嬉嬉道老五哇這是你的真話呀還是作着膽子說的呢玉堂嘆道這也算不了甚麼大事也不便與你撒謊蔣爺道你既願意去我還有話問你這一起身雖則同行你萬一故意落在後頭我們可不能等你你若從屎遁裡逃了我們可不能找你還有一件事更要說明你在皇宮大內幹的事情這個罪名

非同小可到了開封府見了相爺必須小心謹慎聽包相爺的鈞諭纔是大丈夫所爲若是你仗着自已有飛簷走壁之能血氣之勇不知規矩口出胡言大話就算不了行俠尚義英雄好漢就是個渾小子也就不必上開封府去了你就請罷再也不必出頭露面了白玉堂是個心高氣傲之人如何能受得這些激發之言說病天如今我也來合你論長論短俟到了開封府叫你看看白某是見過大世面還是沒有見過大世面那時再與你算帳便了蔣爺笑道結咧看你的好好勁兒了好小子敢做敢當纔是好漢呢兆蘭等恐他三人說翻了連忙說道放着酒不吃說這些不要緊的話作甚麼呢丁大爺斟了一杯酒遞給玉

堂了二爺斟了一杯酒遞與蔣平二人一飲而盡然後大家歸坐又說了些閒話白玉堂向着蔣爺道我與你有何仇何恨將我翻下水去是何緣故蔣爺道五弟你說話太不公道你想想你作的事那一樣兒不利害那一樣兒留情分甚至說話都叫人磨不開就是今日難道不是你先將我一篙打下水去麼幸虧我識水性不然我就淹死了怎麼你倒惱我我不冤死了麼說的衆人都笑起來了了二爺道既往之事不必再說莫若大家喝一回吃了飯也該歇息歇息了說罷纔斟酒展爺道二俻賢弟且慢愚兄有個道理說罷接過杯來斟了一杯向玉堂道五弟此事皆因愚兄而起其中却有區別今日當着衆位仁兄賢

弟俱各在此小弟說一句公平話這件事實係五弟性傲之故所以生出這些事來如今五弟既願到開封府去無論何事我展昭與五弟榮辱共之五弟信的及就飲此一杯大家俱稱讚道展兄言簡意深眞正痛快白玉堂接杯一飲而盡道展大哥小弟與兄臺本無仇隙原是義意相投的誠然是小弟少年無知不服氣的起見如倒開封府自有小弟招承斷不累及吾兄再者小弟屢屢唐突員昧蒙兄長的海涵小弟也要敬一杯陪個禮纔是說罷斟了一杯遞將過來大家說道理當如此展爺連忙接過一飲而盡復又斟上一杯道五弟既不掛懷劣兄五弟與蔣四兄也要對敬一杯蔣爺道甚是甚是二人站起來對敬了

二杯衆人俱各大樂不止然後歸坐依然是兆蘭兆蕙圍了門杯彼此暢飲又說了一回本地風光的事體到了開封府應當如何的光景酒飯已畢外面已備辦停當展爺進內與丁母請安稟辭臨別時留下一封謝禀是給松江府知府的求丁家弟兄派人投遞丁大爺丁二爺送至莊外眼看着五位英雄帶領着伴當數人蜂擁去了一路無話及至到了開封府展爺便先見公孫策商議求包相保奏白玉堂然後又與王馬張趙彼此見了衆人見白玉堂少年英雄無不羨愛白玉堂到此時也就循規蹈矩諸事仗盧大爺提撥展爺與公孫先生來到書房見了包相行參已畢將三寶呈上包公便吩咐李才送至後面收了展

爺便將如何自己被擒多虧菜花村雙俠搭救又如何蔣平裝病悄地裡拿獲白玉堂的話說了一遍惟求相爺在聖上面前遮掩保奏包公一一應允也不陞堂便叫將白玉堂帶至書房一見展爺忙至公所道相爺請五弟書房相見白玉堂站起身來就要走蔣平上前攔住道五弟且慢你與相爺是親戚是朋友玉堂道俱各不是蔣爺道既無親故你身犯何罪就是這樣見相爺恐於理上說不去白玉堂猛然省悟道虧得四哥提撥險些兒悞了大事未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五十八回　錦毛鼠龍樓封讓爵　邵九如飯店遇恩星

且說白玉堂聽蔣平之言猛然省悟道是呀虧得四哥提

撥不然我白玉堂豈不成了叛逆了麼展兄快拿刑具來展爺道暫且屈尊五弟吩咐伴當快拿刑具來不多時不但刑具拿來連罪衣罪裙俱有立刻將白玉堂打扮起來此時盧方同着衆人連王馬張趙俱隨在後面展爺先至書房掀起簾攏進內回稟不多時李才打起簾子口中說道相爺請白義士只一句弄得白玉堂欲前不前要退難退心中反倒不得主意只見盧方在那邊打手式叫他屈膝他便來至簾前屈膝肘進口內低低說道罪民白玉堂有犯天條懇祈相爺筆下超生說罷匍匐在地包相笑容滿面道五義士不要如此本閣自有保本同頭吩咐展爺去了刑具換上衣服看坐白玉堂那裡肯坐包相把白玉

堂仔細一看不由的滿心歡喜白玉堂看了包公不覺的凜然敬畏包相却將梗概與君爲盤詰白玉堂再無推諉滿口應承包相點了點頭道聖上屢屢問本閣要五義士者並非有意加罪却是求賢若渴之意五義士只管放心明日本閣保奏必有好處外面盧方聽了連忙進來一齊跪倒白玉堂早已的跪下盧方道卑職等仰賴相爺的鴻慈明日聖上儻不見怪實屬萬幸如若加罪時盧方等情願納還職銜以贖弟罪從此做個安善良民再也不敢妄爲了包公笑道盧校尉不要如此全在本閣身上包管五義士無事你等不知聖上此時勵精圖治惟恐野有遺賢時常的訓示本閣叫細細訪查賢豪俊義焉有見怪之理只

要你等以後與國家出力報効不負聖恩就是了說罷吩咐衆人起來又對展爺道展護衛現公孫主簿你二人替本閣好好看待五義士展爺與公孫先生一一領命同定衆人退了出來到了公廳之內大家就坐只聽蔣爺說道五弟你看相爺如何白玉堂道好一位爲國爲民的恩相蔣爺笑道你也知是恩相了可見大哥堪稱是我的兄長眼力不差說個知遇之恩誠不愧也幾句話說的個白玉堂臉紅過耳懸了蔣平一眼再也不言語了傍邊公孫先生知道蔣爺打趣白玉堂惟恐白玉堂年幼臉嫩連忙說道今日我等雖奉相諭款待五弟又算是我與五弟頭爲賀喜候明日保奏下來我們還要吃五弟喜酒呢白玉堂

道只恐小弟命小福薄無福消受皇恩儻能無事弟亦當備酒與衆位兄長酬勞徐慶道不必套話大家也該喝一杯了趙虎道我剛要說三哥說了還是三哥爽快回頭叫伴當快快擺桌子端酒席登時進來幾個伴當調開桌椅安放杯箸展爺與公孫先生還要讓白玉堂上坐却是馬漢王朝二人攔住說住了盧大哥在此五弟焉肯上坐依弟等愚見莫若還是盧大哥的首坐其下挨次而坐到覺爽快徐慶道好還是王馬二兄吩咐的是我是挨着趙四弟一處坐趙虎道三哥偺兩個就在這邊坐不要管他們來來來且喝一杯說罷一個提壺一個執盞二人就對喝起來衆人見他二人如此不覺大笑也不謙讓了彼此就

坐飲酒暢談無不傾心及至酒飯已畢公孫策便同至自己屋內寫保奏摺底開首先敘展護衛一入前往陷空島拿獲白玉堂皆是展昭之功次說白玉堂所作之事雖暗昧小巧之行却是光明正大之事仰懇天恩赦宥封職廣開進賢之門等語請示包相看了繕寫清楚預備明日五鼓謹呈御覽至次日包公派展爺盧大爺王爺馬爺隨同白玉堂入朝白五爺依然是罪衣罪裙頭備召見到了朝房包相進內遞摺仁宗看了龍心大悅立刻召見包相包相又密密保奏一番天子即傳旨派老伴伴陳林曉示白玉堂不必罪衣罪裙只於平人服色帶領引見陳公公念他殺害郭宏有暗救自己之恩見了白玉堂又致謝了一

番然後明發上諭叫白玉堂換了一身簇新的衣服更顯得少年英俊及至天子臨朝陳公公將白玉堂領至丹墀之上仁宗見白玉堂一表人物再想見他所作之事眞有人所不能的本領人所不能的膽量聖心歡喜非常就依着包卿的密奏立刻傳旨加封展昭實受四品護衛之職其所遺四品護衛之銜即着白玉堂補授與展昭同在開封府供職以爲輔弼白玉堂到了此時心平氣和惟有俯首謝恩下了丹陛見了衆人大家道喜惟盧方更覺歡喜至散朝之後隨到開封府此時早有報錄之人報到大家俱知白五爺得了護衛無不快樂白玉堂換了服色展爺帶到書房與相爺行禮包公又勉勵了多少言語仍叫公

孫先生替白護衛具謝恩摺子預備明早入朝代奏謝恩一切事宜完畢白玉堂果然設了豐盛酒席酬謝知已這一日羣雄豪聚上面是盧方左有公孫先生右有展爺這壁廂王馬張那壁廂趙徐蔣白玉堂却在下面相陪大家開懷暢飲獨有盧爺有些愀然不樂之狀王朝道盧大哥今日兄弟相聚而且五弟封職理當快樂爲何大哥鬱鬱不樂呢蔣平道大哥不樂小弟知道馬漢道四弟大哥端的爲着何事蔣平道二哥你不曉得我弟兄原是五人如今四個人俱各受職惟有我二哥不在坐中大哥焉有不想念的呢蔣平這裡說着誰知盧爺那裡早已落下淚來白玉堂便低下頭去了衆人見此光景登時的都默默無

言半晌只聽蔣平歎道大哥不用爲難此事原是小弟作的我明日便救二哥去如何白玉堂忙插言道小弟與四哥同去盧方道這到不消你乃新受皇恩不可遠出況且我你三哥又不是私訪緝捕要去多人何用只你四哥一人足矣白玉堂說就依大哥吩咐公孫先生與展爺又用言語勸慰了一番盧方纔把愁眉展放大家豁拳行令快樂非常到了次日蔣平回明相爺去找韓彰自己却扮了個道士行裝仍舞丹鳳嶺翠雲峰而來且說韓彰自掃墓之後打聽得蔣平等由平縣已然起身他便離了靈佑寺竟奔杭州而來意欲遊賞西湖一日來到仁和縣天氣已晚便在鎮店找了客寓住了吃畢晚飯後剛要歇息忽聽

隔壁房中有小孩子啼哭之聲又有個山西人嘮哩嘮叨不知說甚麼心中委決不下只得出房來到這邊悄悄張望見那山西人左一掌右一掌打那小孩子叫那小孩子叫他父親偏偏的那小孩子却又不肯韓二爺看了心自納悶又見那小孩子捱打可憐不由的邁步上前勸道朋友這是爲何他一個小孩子家如何禁的住你打呢那山西人道克官你不曉得這壞小娃娃是哦前途花了五兩蝻子買來作乾兒的一爐上哄着他哈他總叫哦大收哦就說他你不要叫哦大收你叫哦樂子大收與樂子沒有甚麼墳別不過是一跨兒拔咧可奈這娃娃到了店裡他不但不叫哦樂子連大收也不叫了竟管着哦

叫一聲兒克官你想想這一聲兒是懊甚麽敎希呢韓爺聽了不由的要笑又見那小孩子眉目清秀甚着韓爺頗有望救之意韓爺更覺不忍連忙說道人生各有緣分我看這小孩子狠愛惜他你若將他轉賣於我我便將原價奉還那山西人道既如此微賠些利息哦便賣給克官韓二爺道這也有限之事卽向搀肚內摸出五六兩一錠額外又有一塊不足二兩托於掌上道這是五兩一錠添上這塊算作利息你道如何那山西人看着銀子眼中出火道求是折樣罷哦沒有娃娃累贅哦還要想爐呢咱蒙仍蠅兩交各無反悔說罷他將小孩子領過來交與韓爺韓爺却將銀子遞過這山西人接銀在手頭也不回佯長出

店去了韓爺反生疑忌只聽小孩子道眞便宜他也難爲他韓爺問道此話怎講小孩子道請問伯伯住於何處韓爺道就在間壁房內小孩子道既如此請到那邊再爲細述韓爺見小孩子說話靈變滿心歡喜攜着手來到自己屋內先問他吃甚麼小孩子道前途已然用過不吃甚麼了韓爺又給他斟了半盞茶叫他喝了方慢慢問道你姓甚名誰家住那裡因何賣與山西人爲子小孩子未語先流淚道伯伯聽稟我姓鄧名叫九如在平縣鄧家窪居住只因父親喪後我與母親娘兒兩個度日我有一個二舅名叫武平安爲人甚實不端一日背負二人寄居我們家中說是他的仇人要與我大舅活活祭靈不想此人是開

封府包相爺的姪兒我母親私行將他釋放叫我我二舅去趁空兒我母親就慫慂包盡了說至此痛哭起來韓爺聞聽亦覺慘然將他勸慰多時又問以後的情節鄧九如道只因我二舅所作之事無法無天兒我們又在山環居住也不報官便用棺材盛殮於次日煩了幾個無賴之人幫着抬在山崖掩埋是我一時思念母親死的苦情向我二舅哭訴誰知我二舅不加憐憫反生怨恨將我踢打一頓我就氣悶在地不知魂歸何處不料後來甦醒過來覺得在人身上就是方纔那個山西人一路上多虧他照應吃喝來到此店這是難為他所便宜他的原故他何嘗花費五兩銀子他不過在山崖將我檢來折磨我叫他父

親也不過是轉賣之意事虧伯伯搭救白白的叫他詐去
銀兩韓爺聽了方知此子就是鄧九如見他伶俐非常不
由的滿心歡喜又是歎息當初在靈佑寺居住時聽的不
甚的確如今聽九如一說心內方纔明白只見九如問道
請問伯伯貴姓因何到旅店之中却要往何處去韓爺道
我姓韓名彰要往杭州有些公幹只是道路上帶你不便
待我明日將你安置個妥當地方候我回來再帶你上東
京便了九如道但憑韓伯伯處置使小姪不至漂泊那便
是伯父再生之德了說罷流下淚來韓爺聽了好生不忍
道賢姪放心休要憂慮又安慰了好些言語哄着他睡了
自己也便和衣而卧到次日天明算還了飯錢出了店門

惟恐九如小孩子家吃慣點心便向街頭看了看見路西有個湯圓舖攙了九如來到舖內揀了個座頭坐下道盛一碗湯圓來只見有個老者端了一碗湯圓外有四碟點心無非是糖耳朵蜜棘花蜂餞等類放在桌上手持空盤却不動身兩隻眼睛直勾勾的瞅着九如半晌歎了一口氣眼中幾幾乎落下淚來韓二爺見此光景不由的問道你這老兒爲何瞅着我姪兒難道你認得他麽那老者道小老兒認却不認得只是這位相公有些厮像韓爺道他像誰那老兒却不言語眼淚早已滴下韓爺更覺犯疑連忙道他到底像誰何不說來那老者拭了淚道軍官爺若不怪時小老兒便說了只因小老兒半生乏嗣好容易生

了一子活到六歲上不幸老伴死了撂下此子因思娘也就嗚呼哀哉了今日看見小相公的面龐兒頗頗的像我那說到這裡却又咽住不言語了韓爺聽了暗暗忖度道我看此老頗覺誠實而且老來思子若九如留在此間他必加倍疼愛小孩子斷不至於受苦想罷便道老丈你貴姓那老者道小老兒姓張乃嘉興府人氏在此開湯圓鋪多年鋪中也無多人只有個夥計看火所有坐頭俱是小老兒自己張羅韓爺道原來如此我告訴你他姓鄧名叫九如乃是我姪兒只因目下我到杭州有些公幹帶着他行路甚屬不便我意欲將這姪兒寄居在此老丈你可願意麼張老兒聽了眉開目笑道軍官既有公事請將小相

公留居在此只管放心小老兒是會看承的韓爺又問九如道姪兒你的意下如何我到了杭州完了公事即便前來接你九如道伯伯既有此意就是這樣罷又何必問我呢韓爺聽了知他願意又見老者歡喜無限眞是兩下情願事最好辦韓爺也想不到如此的爽快回手在兜肚內掏出五兩一錠銀子來遞與老者道老丈這是些須薄禮聊算我姪兒的茶飯之資請收了罷張老者那裡肯受不知說些甚麼話來且聽下回分解

五十九回　倪生償銀包與進縣　金令贈馬九如來京

且說張老見韓爺給了一錠銀子連忙道軍官爺太多心了就是小相公每日所費無幾何用許多銀兩呢如怕小

相公受屈留下些須銀兩也就殼了韓爺道老丈不要推辭便是嫌輕了張老道既如此說小老兒就從命了連忙將銀接過韓爺又說道我這姪兒煩老丈務要分心的交對九如道姪兒耐性在此我完了公事即便回來九如道伯父只管放心料理公事我在此與張老伯盤桓是不妨事的韓爺見九如居然大方全無小孩子情態不但韓二爺放心而且張老看聽見鄧九如稱他爲張老伯樂得他心花俱開連稱不敢不敢軍官爺只管放心小相公交付小老兒理當分心不勞吩咐的韓二爺執了執手鄧九如又打了一恭韓爺便出了湯圓舖回頭屢屢顧有不捨之意從此韓二爺直奔杭州鄧九如便在湯圓舖安身不表

且說包興自奉相諭送方善與玉芝小姐到合肥縣小包
村諸事已畢在太老爺太夫人前請安叩辭賞銀五十兩
又在大老爺大夫人前請安稟辭也賞了三十兩然後又
替二老爺二夫人請安稟辭無奈何賞了五兩銀子又到
廂老先生處稟了辭便吩咐伴當扣備鞍馬牢拴行李出
了合肥縣迤邐行來一日路過一莊但見樹木叢雜房屋
高大極其凶險包興暗暗想道此是何等樣人家竟有如
此的樓閣大廈又非世胄又非鄉宦到底是個甚麼人呢
正在思索不隄防咕咚的響了一鎗坐下馬是極怕響的
忽的一聲往前一蹿包興也未防備身不由已掉下馬來
那馬咆哮着跑入莊中去了幸喜包興却未跌着伴當連

忙下馬攙扶包興道不妨事並未跌着你快去進莊將馬追來我在此看守行李伴當領命進莊去了不多時端吁吁跑了回來道了不得了不得好利害世間竟有如此不講理的包興問道怎麽樣了伴當道小人追入莊中見一人肩上擔着一桿鎗拉着咱的馬小人上前討取他將眼一瞪道你這廝如何的可惡俺打的好好樹頭鳥被你的馬來將俺的樹頭鳥俱各驚飛了你還敢來要馬如若要馬時須要還俺滿樹的鳥兒讓俺打的盡了那時方還你的馬小人打諒他取笑兒向前陪禮央告道此馬乃我主人所乘只因聞鎗怕響所以驚躍起來將我主人閃落跑入貴莊爺上休要取笑乞賜見還是感誰知那人道甚麽

想不怨俺全不管你打聽打聽俺太歲莊有空過的麼你
去回覆你主人如要此馬叫他拿五十兩銀子來此取贖
說罷他將馬就拉進去了想世間那有如此不說理的呢
包興聽了也覺可氣便問此處係何處所轄件當道小人
不知包興道打聽明白了再作道理說罷伴當牽了行李
馬匹先行包興慢慢在後步行走不多路伴當覆道小人
纔已問明此處乃仁和縣地面離街有四里之遙縣官姓
金名必正你道此人是誰他便是顏查設的好友自服閔
之後歸部銓選選了此處的知縣他已曾查訪此處有此
等惡霸屢屢要剪除他無奈吏役舞弊欺瞞尚未發覺不
想包興今日為失馬特特的要拜會他且說包興暫時騎

了件當所乘之馬叫伴當牽着馬垛子隨後慢慢來到縣衙相見果然走了三里來路便到鎮市之上雖不繁華却也熱鬧只見路東巷內路南便是縣衙包興一伸馬進了巷口到了衙前下馬早有該值的差役見有人在縣前下馬迎將上去說了幾句只聽那差役喚號裡接馬恭恭敬敬將包興讓進暫在科房略坐急速進內回稟不多時請至書房相見只見那位縣爺有三旬年紀見了包興先述未得迎接之罪然後彼此就坐獻茶已畢包興便將路遇太歲莊將馬遺失本莊勒措不還的話說了一遍金令聽了先賠罪道本縣接任未久地方竟有如此惡霸欺侮上差實乃下官之罪說罷一揖包興還礼金令急忙喚書吏

派馬快前去要馬書吏答應下來金公却與包興提起顧
查散是他好友包興道原來如此顧相公乃是相爺得意
門生此時雖居翰苑大約不久就要提陞金相公又要托
包興寄信一封包興一一應允正說話間只見書吏去不
多時復又轉來悄悄的請老爺說話金公只得暫且告罪
失陪不多時金爺同來不等包興再問便開口道我已派
人去了誠恐到了那裡有些耽擱貽誤公事下官實實吃
罪不起如今已吩咐將下官自己乘用之馬備來上差暫
騎了去候將尊騎要來下官再派人送去說罷只見差役
已將馬拉進來請包興看視包興見此馬比自己騎的馬
勝强百倍而且鞍鞚鮮明便道既承貴縣美意實不敢辭

只是太歲莊在貴縣地面容留惡霸私於太爺官聲是不相宜的金令聽了連連稱是道多承指教下官必設法處治銀冰上差到了開封在相爺跟前代下官善爲說辭包與滿口應承又見差役進來回道跟老爺的伴當牽着行李路子現在衙外包與立起身來辭了金公差役將馬牽至二堂之上金令送至儀門包與攔住不許外送到了二堂之上包與伴當接過馬來出了縣衙便乘上馬後面伴當位着垛子剛出巷口伴當趕上一步回道此處極熱鬧的鎮店從清早直到此時爺還不餓麽包與道我也有些心裡發空咱們就在此找個飯舖打尖罷伴當道往北去路西裡會仙樓是好的包與道既如此咱們就到那裡去

不一時到了酒樓門前包興下馬伴當接過去拴好伴當却不上樓就在門前走桌上吃飯包興獨步登樓一看見當門一張桌空閑便坐在那裡抬頭看時見那邊靠牆有二人坐在那里另具一番英雄氣概一個是碧睛紫髯一個是少年英俊眞是氣度不凡令人好生的欽慕你道此二人是誰那碧睛紫髯的便是北俠覆姓歐陽名春因是紫鬚魏一部長鬚人人皆稱他爲紫髯伯那少年英俊的便是雙俠的大官人丁兆蘭只因奉母命與南俠展爺修理房屋以爲來春舉姻丁大官人與北俠原是素來聞名未曾見面的朋友不期途中相遇今約在酒樓吃酒包興看了堂官過來問了酒菜傳下去可又見上來了主僕二

人相公有二十年紀老僕却有五旬上下坡那二人對面坐了因行路難以拘禮也就叫老僕打橫兒坐了不多時堂官端上酒來包與慢慢的消飲忽聽樓梯聲響上來一人攜着一個小兒却是小兒眼淚汪汪那漢子怒氣昂昂就在包與坐的座頭斜對面坐了小兒也不坐下在那裡拭淚包與看了又是不忍又覺納悶早已聽見樓梯響處上來了一個老頭兒眼似盞鈴一眼看見那漢子連忙上前跪倒口裏說道求大叔千萬不要動怒小老兒雖然短欠銀兩慢慢的必要還清分文不敢少的只是這孩子大叔帶他去不得的他小小年紀又不曉事又不能幹大叔帶去恐誤了他那漢子端坐昂然不理半晌說道你將此子

帶去作個當頭俟你將帳目還清方許你將他領回那老頭兒着急道此子非是小老兒親故乃是一個客人的姪兒寄在小老兒舖中的儻若此人回來小老兒拿甚麽還他的姪兒望大叔開一線之恩容小老兒將此子領回緩至三日小老兒將舖內折變歸還大叔的銀子就是了說罷連連叩頭只見那漢子將眼一瞪道誰耐煩這些你只管折變你的去等三日後到莊取贖此子忽見那邊老僕過來對着那漢子道尊客我家相公要來領教那漢子將眼皮兒一撩道你家相公是誰素不相識見我則甚說至此早有位相公來到面前道尊公請了學生姓倪名叫繼祖你與老丈爲着何事請道其詳那漢子道他拖欠我的

銀兩總未歸還如今要將此子帶去見我們莊主作個當頭相公你不要管這閒事倪繼祖道如此說來主管是替主索帳了但不知老丈欠你莊主多少銀兩那漢子道他原借過銀子五兩三年未還每年應加利息銀五兩共欠紋銀二十兩那老者道小老兒曾歸還過二兩銀如何欠的了許多那漢子道你總然歸還過二兩銀利息是照舊的豈不閻歸本不拙利麼只這一句話早惹起那邊兩個英雄豪俠連忙過來道他除歸過的還欠你多少那漢子道尚欠十八兩倪繼祖見他二人滿面怒氣惟恐生出事來忌忙攔道些須小事二兄不要計較於他回頭向老僕道倪忠取紋銀十八兩來只見老僕向那邊桌上打開包

妻拿出銀來連整帶碎約有十八兩之數遞與相公倪繼祖接來纔待要遞給惡奴却是丁兆蘭問道且慢當初借銀兩時可有借券惡奴道有在這裡回手掏出遞給相公相公將銀兩付給那人接了銀兩下樓去了此時包興見相公代還銀兩料着惡奴不能帶去小兒便過來將小兒帶至自己桌上哄着吃點心去了這邊老者起來又給倪繼祖叩頭倪繼祖忙攙起問道老丈貴姓老者道小老兒姓張在這鎮市之上開個湯圓鋪生理三年前曾借道太歲莊馬二員外銀五兩是託此人的說合他名叫馬祿當初不多幾月就歸還他二兩誰知他仍按五兩算了利息生的詐去許多反累的相公妄費去銀兩小老兒何

以答報請問相公意欲何往倪相公道些須小事何足挂
齒學生原是欲上東京預備明年科考路過此處打尖不
想遇見此事這也是事之偶然耳又見丁兆蘭道老丈你
不吃酒應相公既已耗去銀兩難道我二人連個東道也
不能應說罷大家執手道了個請字各自歸坐張老兒已
瞧見鄧九如在包與那邊吃酌心吃他也放了心了就在
這邊同定歐陽春三人坐了丁大爺一壁吃酒一壁盤問
太歲莊張老兒便將馬剛如何倚仗總管焉朝賢的威勢
强買強道無所不為每每竟有造反之心丁大爺只管盤
詰北俠邵亭不介意置若罔聞此時倪繼祖主僕業已用
畢酒飯會了錢鈔又過來謙讓北俠二人各不相攙俟此

執手主僕下樓去了這裡張老兒也就辭了二人尚包興這張桌上而來誰知包興早已問明了鄧九如的原委只樂得心花俱開暗道我臨起身時三公子諄諄囑咐於我叫我在鄧家查訪查鄧九如務必帶至京師偏偏的再也訪不着不想却在此處相逢若非失馬焉能到了這裡可見凡事自有一定的正思想時見張老過來道謝包興連忙讓坐一同吃畢飯會鈔下樓隨至湯圓舖內包興悄悄將來歷說明如今要把鄧九如帶往開封意欲叫老人家同去不知你意下如何要知張老兒說些甚麼且聽下回分解

六十回　紫髯伯有意除馬剛　丁兆蘭無心遇茅漢

且說包興在湯圓舖內問張老兒你這買賣一年有多大的來頭張老道除火食人工過見好年頭一年不過剩上四五十吊錢包興道莫若跟隨鄭九如上東京見了三公子那時鄭九如必是我家公子的義兒你就照着他吃碗現成的飯如何張老兒聽了滿心歡喜又將韓爺將此子寄居於此的原由說了因他留下五兩銀子小老兒一時寬裕卸了一口裝遮破惡奴馬祿看在眼裡立刻追索欠債再也想不到有如此的奇遇包興連連稱是又暗想道原來韓爺也來到此處了一轉想道莫若仍找縣令叫他把鄭九如打扮打扮豈不省事麼因對張老道你收什你起身的行李我到縣裡去去就來說罷出了湯圓舖上馬

帶着伴當竟奔縣衙去了這裡張老兒與夥計合計做爲兩股生理年齊算帳一個本錢一個人工却狠公道自己將積蓄打點起來不多時只見包興帶領衙役四名趕來的車輛從車上拿下包袱一個打開看時却是簇新的小衣服大衫襯衫無不全備是金公子的小衣服因說是三公子的義兒焉有不盡心的呢何況又有太歲莊留馬一事借此更要求包興在相爺前遮蓋遮蓋登時將九如打扮起來眞是人仗衣帽更顯他粉粧玉琢齒白唇紅把張老兒樂的手舞足蹈夥計幫着把行李裝好然後叫九如坐好張老兒却在車邊臨別又囑囑了夥計一番儻若韓三爺到來就說在開封府恭候包興乘馬伴當跟隨外有

衙役護送好不威勢熱鬧一直往開封去了且說歐陽爺與丁大爺在會仙樓上吃酒自張老兒去後丁大爺便向北俠道方纔眼看惡奴的形景又耳聽豪霸的强梁兄臺心下以為何如北俠道善有善報惡有惡報賢弟咱們且吃酒莫管他人的閒事丁大爺聽了暗道聞得北俠武藝超羣豪俠無比如今聽他的口氣竟是置而不論了或者他不知我的心跡今日初遇未免的含糊其詞也是有的待我索性說明了看是如何想罷又道似你我行俠尚義理當濟困扶危剪惡除奸若要依小弟的主意莫若將他除却方是正理北俠聽了連忙擺手道賢弟休得如此豈不聞牆外有耳儻漏風聲不大穩便難道賢弟醉了麼丁

大爺聽了便暗笑道好一個北俠可膽小到如此田地眞是聞名不如見面惜乎我身邊未帶利刃如有利刃今晚馬到成功也叫他知道知道我雙俠的本領人物又轉念道有了今晚何不與他一同住宿我暗暗盜了他的刀兒去行事俟成功後回來奚落他一場豈不是件快事麼主意已定便道果然小弟力不勝酒有些兒醉了兄台還不用飯麼北俠道劣兄早就餓了特爲陪着賢弟了大爺暗道我何用你陪呢便回頭與堂官要了飯菜點心來不多時堂官端來二人用畢會鈔下樓天剛正午了大爺便假裝醉態道小弟今日懶待行路意欲在此住宿一宵不知兄臺意下如何北俠道久仰賢弟未獲一見今日幸會焉

有驟然就別之理當多盤桓幾日為是劣兄惟命是聽
丁大爺聽了暗合心意道我豈願意與你同住不過要借
你的刀一用耳正走間來到一座廟宇門前二人進內見
有個跛足道人說明暫住一宵明日多謝香資道人連聲
答應即引至一小院三間小房極其僻靜二人俱道甚好
甚好放下行季北俠將寶刀帶着皮鞘子挂在小牆之上
丁大爺用目注視了一番便備此坐下對面閒談丁大爺
暗想道方纔在酒樓上惟恐耳目眾多或者他不肯吐實
這如今在廟內又極僻靜待我再試探他一回看是如何
因又提起馬剛的過惡並懷造反之心你若舉此義不但
與民除害而且也算與國除害豈不是件美事北俠笑道

賢弟雖如此說馬剛既有此心他豈不加意防備呢俗言
知已知彼百戰百勝豈可唐突儻機不密反為不美了大
爺聽了更不耐煩暗道這明是他膽怯反說這些以敗吾
興不要管他俟夜間人靜叫他瞧瞧俺的手段到了晚飯
時那瘸道人端了幾碗素菜饅首米飯二人燈下囫圇吃
完道人撤去彼此也不謙讓了大爺因瞧不起北俠有些
意慢所謂話不投機半句多了誰知北俠更有討厭處他
開了個吃飽了食困剛然喝了點茶他就張牙咧嘴的哈
氣起來了大爺看了更不如意暗道這樣的酒囊飯袋之
人也敢稱俠字眞眞令人可笑却順口兒道兄台既有
些困倦何不請先安歇呢北俠道賢弟若不見怪劣兄就

告罪了說罷枕了包裹不多時便呼聲振耳丁大爺不覺暗笑自己也就盤膝打坐閉目養神及至交了二鼓丁大爺悄悄束縛將大衫脫下來求出屋子先顯了個手段倒了寶刀背在背後只聽北俠的呼聲益發大了却暗笑道無用之人只好給我看衣服少時事完成功看他如何見我連忙出了屋門越過墻頭竟奔太歲莊而來二里路少刻就到看了看墻垣極高也不用軟梯便飛身躍上墻頭看時原來此墻是外圍墻裡面纔是院墻踏下大墻又上裡面院墻這院墻却是用瓦擺就的古老錢丁大爺窄一步而行到了耳房貼墻甚近意欲由房上進去豈不省事兩手扳住耳房的邊磚剛要縱身覺得腳下磚一趾低頭

看時見登的磚已離位若一抬脚此磚必落心中暗想此磚一落其聲必響那時驚動了人反為不美若要鬆手却又趕不及了只得用脚尖輕輕的碾力慢慢的轉動好容易將那塊磚穩住了這纔兩手用力身體一長便上了耳房又到大房在後坡裡暑為喘息只見僕婦丫鬟往來行走要酒要菜彼此傳喚了大爺趁此空兒到了前坡爬伏在房簷竊聽只聽眾姬妾買俏爭寵道千歲爺為何喝了悶悶紅的酒不喝我們換換酥的酒呢奴婢是不依的又聽有男子哈哈笑道你放心你們六個人的酒孤家換次兒都要喝一杯只是慢着些兒飲孤家是喝不慣急酒的了大爺聽了暗道怨不得張老兒說他有造反之心果然

他竟取稱孤道寡起來這不除却如何使得即用倒垂勢把住椽頭將身體貼在前簷之下却用兩手捏住椽頭倒把兩脚撐住樓空換步到了簷柱用腳登定將手一撒身子向下一順便抱住大柱兩腿一抽盤在柱上頭朝下腳向上咈咈咈順流而下手已扶地轉身站起瞧了瞧此時無人隔簾往裡偷看見上面坐着一個人年紀不過三旬向外家姬妾圍繞着胡言亂語丁大爺一見不由怒從心上起惡向胆邊生回手抽刀照例竟不知寶刀於何時失去只剩了皮鞘猛然想起要上耳房之時脚下一跐身體往前一栽想是將刀甩出去了自己在廊下手無寸鐵難以站立又見燈光照耀只得退下見迎面有塊大湖石壁

且藏於後面往這邊偷看只見廳上一時寂靜見家姬妾從簾下一個一個爬出來方嚷道了不得了千歲爺的頭被妖精取了去了一時間鼎沸起來了大爺在石後聽的明白暗道這個妖精有趣想是此賊惡貫已滿遭此凶報倒是北俠說着了惡有惡報絲毫不爽我也不必在此了且自回廟再作道理想罷從石後繞出臨墻將身一縱出了院墻又縱身上了外圍墻輕輕落下腳剛着地只見有個大漢奔過來嗖的就是一棍丁大爺忙閃身躲過誰知大漢一連就是幾棍虧得丁大爺眼快雖然躲過然而也就吃力的狠正在危急只見墻頭坐着一人擲下一物將大漢打倒丁大爺趕上一步按住只見墻上那人飛身下

來將刀往大漢面前一晃道你是何人快說丁大爺細瞧飛下這人不是別個却是那膽小無能的北俠歐陽春手內刀就是他的寶刀心中早已明白又是歡喜又是佩服只聽大漢道罷了罷了花蝶呀咱們是前生的冤孽不提俺弟兄皆喪於你手丁大爺道這大漢好生無禮那個是甚麼花蝶大漢道難道你不是花沖蔡丁大爺道我叫兆蘭郎不姓花大漢道如此說來是俺錯認了丁大爺也就將他放起大漢立起撣了塵土見衣服上一片血跡道這是那裡的血呀丁大爺一眼瞧見那邊一顆首級便知是北俠取的馬剛之首方纔打倒大漢就是此物連忙道俺們且離此處在那邊說去三人一壁走着大爺丁兆蘭問

大漢道足下何人大漢道俺姓龍名濤只因花蝴蝶花冲將俺哥哥龍渊殺害是俺懷仇在心時刻要替兄報仇無奈這花冲形踪詭秘譎詐多端再也拿他不着方纔是我們夥計夜星子馮七告訴於我說有人進馬剛家內偷想馬剛家中姬妾衆多必是花冲又相中了那一個因此特趕前來不想遇見二位纔尊駕提兆蘭二字莫非是茉花村丁大員外麼兆蘭道我便是丁兆蘭龍濤道俺久要拜訪未得其便不想今日相遇又險些兒帳傷了好人又問此位是誰丁大爺道此位覆姓歐陽名春龍濤道哎呀莫非是北俠紫髯伯麼丁大爺道正是龍濤道妙極俺要報殺兄之仇屢欲拜訪緝求幫助不期今日幸遇二位無甚

麼說的懇求二位幫助小人則個說罷納頭便拜丁大爺連忙扶起道何必如此龍濤道大官人不知小人在本縣當個捕快差使昨日奉縣尊之命要捉捕馬剛小人昨奉此差一來查訪馬剛的破綻二來暗躧花蝶的形踪與兄報仇無奈自己本領不濟恐不是他的對手故此求二位大官人幫助幫助北俠道既是這等馬剛他已遭天報你也不必管了只是這花冲我們不認得他怎麼樣呢龍濤道君論花冲的形景也是少年公子模樣却是武藝高强因他最愛躧花每逢夜間出入鬢邊必簪一枝蝴蝶因此人皆喚他是花蝴蝶每逢熱鬧場中必要去遊玩若見了美貌婦女他必要下工夫到了人家躧花這厮造孽多端作

惡無數前日還聞得他要上竈君祠去呢小人還要上那裡去訪他北俠道竈君祠在那裡龍濤道在此縣的東南三十里也是個熱鬧去處丁大爺道既如此這時離開廟的日期尚有半個月的光景我們還要到家中去做到臨期咱們俱在竈君祠會齊如若他要往別處去你可派人到茉花村給我們送個信我們好幫助於你龍濤道大官人說得極是小人就此告別馮七還在那裡等我聽信呢龍濤去後二人離廟不遠仍然從後面越墻而入來到屋中寬了衣服丁大爺將皮鞘交付北俠道原物奉還仁兄何時將刀抽去北俠笑道就是賢弟用脚穩磚之時此刀已歸吾手丁大爺笑道仁兄眞乃英雄弟弗如也北俠道

豈敢豈敢丁大爺又問道姬妾何以聲言妖精取了千歲之頭此時何故小弟不解止俠道凡你我俠義作事不要聲張緊要機密能殼隱諱甫可不露本來面目只要剪惡除强扶危濟困就是了又何必諵諵叫人知道呢就是昨夕酒樓所談及廟內說的那些話以後勸賢弟再不可如此所謂臨事而懼好謀而成方於事有裨益丁兆蘭聽了深爲有理連聲道仁兄所言最是又見北俠從懷中掏出三個軟搭搭的東西遞給丁大爺道賢弟請看妖怪兆蘭接來一看原是三個皮套做成鬼臉兒不覺笑道小弟從今方知仁兄是兩面人了北俠亦笑道劣兄雖有兩面也不過逢場作戲幸喜不失本來面目丁大爺道噯呀仁兄

雖是作戲呀然而逢着的也不是當耍的呢北俠聽罷笑了一笑又將刀歸鞘擱起開言道賢弟有所不知劣兄雖逢場做戲殺了馬剛其中還有一個好處丁大爺道其中還有甚麼好處呢小弟請教望乞說明以開茅塞未知北俠說出甚麼話來且聽下回分解

俠義傳

六十一回　大夫居飲酒逢尘棍　十家疃偷

且說歐陽爺丁大爺在廟中彼此閒談北俠說

其中還有好處丁大爺問道其中有何好處請

那馬剛他既稱孤道寡不是沒有權勢之人你若明明把

他敘了他若報官說他家員外被盜寃持械戕命這地方

官怎樣辦法何況又有他叔叔馬朝賢在朝再連催幾套

文書這不是要地方官紗帽麼如今改了面目將他除却

這些姬妾婦人之見他豈不又有枝添葉兒必說這妖怪

青臉紅髮來去無踪將馬剛之頭取去況還有個胖妾呪

倒他的疫向上來十胖九虛必也喪命人家不說他是疫

必說是被妖怪吸了魂魄去了他縱然報官你家出了妖怪叫地方官也是沒法的事賢弟想想這不是好處歷丁大爺聽了越想越是不由的讚不絕口二人閒談多時略爲歇息天已大亮與了癩道香資二人出廟丁大爺務必請北俠同上茉花村暫住幾日俟臨期再同上竈君祠會齊訪拿花神北俠原是無牽無挂之人不能推辭同上茉花村去了這且不言單說二員外韓彰自離了湯圓舖竟奔杭州而來沿路行去聞的往來行人盡皆笑說以花蝶設誓當做罵話韓二爺聽不明白又不知花蝶爲誰一時腹中幾餓見前面松林內酒幌兒高懸一個小小紅葫蘆因此步入林中見週圍籬笆的花障滿架的扁豆秧兒勤

娘子正當秋令豆花盛開地下有種着些兒草花頗頗有趣來到門前上懸一匾寫着大夫居三字韓爺進了門前院中有兩張高桌邦又鋪着幾領蘆蓆設着矮座那邊草房三間有個老者在那裡打脯韓爺看了一番光景正悵心懷便咳嗽一聲那老者猛然驚醒拿了衣手前來問道客官吃酒麼韓爺道你這裡有甚麼酒賣老者笑道鄉居野兒無甚好酒不過是白乾燒酒韓爺道且煖一壺來老者去不多時煖了一壺酒外有四碟一碟鹽水豆兒一碟豆腐乾一碟炒黃蔴花一碟薄脆韓爺道還有甚麼吃食老者道沒有別的還有滷煮斜尖豆腐合熟雞蛋韓爺吩咐再煖一角酒來一碟熟雞蛋帶點鹽水兒來老者答應剛

要轉身見外面進來一人年紀不過三旬口中道豆老丈快煖一角酒來還有事呢老者道吓莊大爺往那裡去這等忙那人歎道嗳從那裡說起我的外甥女巧姐不見了我姐姐哭哭啼啼叫我給姐夫送信去韓爺聽了便立起身來讓坐那人也讓了三言兩語韓爺便把那人讓至一處那人甚是直爽見老兒拿了酒來他却道豆老丈我有一事適纔見幛外有幾隻雞雞在那裡刨食吃我與你商量你肯賣一隻與我們下酒麼豆老笑道那有甚麼呢只要大爺多給幾錢銀就是那人道只管弄去做成了我給你二錢銀子如何老者聽說二錢銀子好生歡喜的去了韓爺攔道兄台却又何必宰雞呢那人道彼此有緣相識

實是三生有幸況我也當盡地主之誼說畢彼此就坐各展姓字原來此人姓莊名致和就在村前居住韓爺道方纔莊兄說還有緊事不是要給令親送信呢麼不可因在下躭擱了工夫莊致和道韓兄放心我還要在就近處訪查訪查呢就是今日趕急送信與舍親他也是沒法子莫若我先細細訪訪正說至此只見外面進來了一人口中嚷道老豆吓咱弄一壺熱熱的他却一溜歪斜坐在那邊桌上腳登板凳立楞着眼瞅着這邊韓爺見他這樣形景也不理他豆老兒搔着眉毛端過酒去那人摸了一摸道不熱呀我要熱熱的豆老兒道狼熱了吃不到嘴裡又該抱怨小老兒了那人道沒事沒事你只管盪去豆老兒只

得從新盪了來道這可熱的狠了那人道熱熱的狠好你給我斟土碗着豆老兒道這是圖甚麼呢那人道別管大爺是這們個脾氣兒我且問你有甚麼葷腥兒拿一點我吃豆老兒道我這裡是大爺知道的鄉村舖兒那裡討葷腥來無奈何大爺將就些兒罷那人把醉眼一瞪道大爺花錢為甚麼將就呢說着話就舉起手來豆老兒見勢頭不好便躲開了那人却趕趕趔趔的來至草房門前一嗅覺得一般香味撲鼻便進了屋內一看見柴鍋內煮着一隻小雞兒又肥又嫩他却說道好吓現放着葷菜你說沒有老豆你可是猴兒拉稀壞了腸子例豆老忙道這是那二位客官花了二錢銀子煮着自用的大爺若要吃時也

花二錢銀子小老兒再與你煮一隻就是了那人道甚麼二錢銀子太爺先吃了你再給他們煮去說罷拿過方盤來將雞從鍋內撈出端着往外就走豆老兒在後面說道大爺不要如此凡事有個先來後到這如何使得那人道大爺是嘴急的等不得叫他們等着去罷他在這裡說韓爺在外面已聽明白登時怒氣填胸立起身來走至那人跟前抬腿將木盤一踢連雞帶盤全合在那人臉上雞是剛出鍋的又搭着一肚子滾湯只聽那人哎呀一聲撒了手栽倒在地登時滿臉上猶如尿泡裡串氣兒立刻開了一個果子鋪滿臉鼓起來了韓爺還要上前莊致和連忙攔住韓爺氣忿忿的坐下那人却也知趣這一盪酒也醒

了自已想了一想也不是理又見韓爺的形景估量着他不是個兒站起身來就走連說結咧結咧咱們再說再議等着等着搭訕着走了這裡莊致和將酒並雞的銀子會過饒沒吃成反多與了豆老兒幾分銀子勸着韓爺一同出了大夫居這裡豆老兒將雞撿起來用清水將泥土洗了去從新放在鍋裡煮了一個開用水盤撈出端在桌上自已煖了一角酒自言自語一飲一啄各有分定好好一隻肥嫩小雞兒那二位不吃却便宜老漢開齋這是從那裡說起纔待要吃只見韓爺從外面又進來豆老兒一見連忙說道客官雞已熟了酒已熱了好好放在這裡小老兒却沒敢動請客官自用罷韓爺笑道俺不吃了俺且問

你方纔那厮他叫甚麽名字在那裡居住豆沸兒道客官一問他則甚好鞋不粘臭狗屎何必與他嘔氣呢韓爺道我不過知道他罷了誰有工夫與他嘔氣呢豆老道客官不知他父子家道殷實極其慳吝最是强梁離此五里之遥有一個卞家疃就是他家他爹爹名叫卞龍自稱是鐵公雞乃刻薄成家眞是一毛兒不拔若非怕自己餓死連飯也是不吃的誰知他養的兒子更狠就是方纔那人名叫卞虎他自稱外號癩皮彙他爲甚麽起這個外號兒呢一來是無毛可拔二來他說當初他爹投來由起手立起家業來故此外號止于雞他是生成的胎裡紅外號兒必得大大的壯門面故此稱彙又恐人家拿他當了秧子手兒

因此又加上癩皮二字言其他是家傳的商客也不是好惹的自從他父子如此人人把個卞家疃改成扁加圇了就是他來此吃酒也是白吃白喝盡賒帳從來不知還錢老韓又惹他不起只好白填嗓他罷了韓爺又問道他那疃裡可有店房麽豆老兒道他那裡也不過是個村莊那有店房離他那裡不足三里之遙有個桑花鎮却有客寓韓爺問明底細執手別了豆老竟奔桑花鎮而來找了寓所到了晚間夜闌人靜悄悄離了店房來至卞家疃到了卞龍門前躍墻而入施展他飛簷走壁之能爬伏在大房之上偷睛往下觀看見個尖嘴縮腮的老頭子手托天平在那裡平銀子左平右平却不嫌費事必要銀子比碼

微低些方罷共平了二百兩然後用紙包了四封用繩子結好又在上面打了花押方命小童抱定提着燈籠往後面送去他在那裡收拾天平韓爺趁此機會却留下房來在卡子門垛子邊隱藏小童剛邁門檻韓爺將腿一伸小童往前一撲咧哐咕咚栽倒在地燈籠也滅了老頭子在屋內聲言道怎麼了栽倒咧只見小童提着滅燈籠來剌着了說道剛邁門檻不防就一交倒了老頭子道小孩子家到底留神吓這一栽管保把包兒栽破漏了銀渣兒如何找尋呢我不管拿回來再平儻若短少分兩我是要扣你的工錢的說着話同小童來至卡子門用燈一照罷咧連個紙包兒的影兒也不見了老頭子急的兩眼冒火

小童兒唬的二目如湧淚流滿面老頭子暴躁道你將我的銀子藏於何處了快快拿出來如不然就活活要了你的命正說着只見卞虎從後面出來問明此事小童哭訴一番卞虎那裡肯信將眼一瞪道好囚攮的人小鬼大你竟敢弄這樣的戲法咱們且向前面說來說罷拉了小童卞龍反打燈籠在前引路來至大房屋內早見桌上用磁碼押着個字帖兒上面字有核桃大小寫道爺爺今夕路過妝家知道你刻薄成家廣有金銀又兼僱盤費短少暫借銀四封改日再還不可悞賴好人如不遵命爺爺時常夜行此路請自試爺爺的寶刀免生後悔卞龍見了此帖登時渾身亂抖卞虎將小童放了也就發起愣來父子二

人細可如何只得忍着肚子疼還是要性命要緊不敢聲張惟有小心而已要知後文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六十二回　遇拐帶松林救巧姐　尋奸淫鐵嶺戰花神

且說韓二爺揣了四封銀子回歸舊路遠遠聽見江西小車吱吱扭扭的奔了松林而來韓爺急中生智掩了一株大樹爬將上去隱住身形不意小車子到了樹下咯噔的歇住聽見一人說道白晝將貨物悶了一天此時趁着無人何不將他過過風呢又聽有人說道我也是如此想不然悶壞了豈不白費了工夫呢答言的却是婦人聲音只見他二人從小車上開開箱子搭出一個小小人來叫他靠在樹身之上韓爺見了知他等不是好人暗暗的把銀

而放在槎枒之上將樸刀拿在手中從樹上一躍而下那男子猛見樹上跳下一人撒腿往東就跑韓爺那裡肯捨趕上一步從後將刀一撇那人喊呀了一聲早已着了利刀栽倒在地韓爺撒步回身看那婦人時見他咳嗽在一團兒自己打的牙山響猶如寒戰一般韓爺用刀一指道你等所做何事快快實說儻有虛言立追拘命講那婦人道爺爺不必動怒待小婦人實說我們是拐帶兒女的韓爺問道拐去男女置於何也婦人道爺爺有所不知只因毘陽王爺那裡要些演優伶收鼓手錄幼童弱女凡有姿色的總要買五六百兩我夫妻因窮所逼無奈做此暗昧之事不想今日遇見爺爺識破這也是天理昭彰只求爺

爺饒命韓爺又細看那孩兒原來是個女孩兒見他愣愣
怔怔的便知道其中有詐又問道你等用何物迷了他的
本性講婦人道他那泥丸宮有個藥餅兒揭下來少刻就
可甦醒韓爺聽罷伸手向女子頭上一摸果有藥餅連忙
揭下拋在道傍又對婦人道你這惡婦快將裙縧解下來
婦人不敢不依連忙解下遞給韓爺韓爺將婦人髮髻一
提揀了一顆小小的樹身把婦人捆了個結實翻身蹅上
樹去揣了銀子一躍而下纔待舉步只聽那女孩兒嚶喲
了一聲哭出來了韓爺上前問道你此時可明白了你叫
甚麼女子道我叫巧姐韓爺聽了驚駭道你母舅可是莊
致和麼女子道正是伯伯如何知道韓爺聽了暗暗念佛

無心中救了巧姐省我一翻事又見天光閃亮惟恐有些不便連忙說道我姓韓與你母舅認識少時若有人來你就喊救人叫本處地方送你回家就完了拐你的男女我已俱拿住了說罷竟奔桑花鎮去了果然不多時路上已有行人見了如此光景問了備細知是拐帶立刻找着地方保甲放下婦人用鐵鎖鎖了帶領女子同赴縣衙縣官升堂一鞫即服男子已死着地方掩埋婦人定案寄監此信早已傳開了莊致和聞知急急赴縣當堂將巧姐領回路過大夫居見了豆老便將巧姐已有的話說了又道是姓韓的救的難道就是昨日的韓客官麼豆老聽見好生歡喜又給莊爺煖酒作賀因又提起韓爺昨日復又回來

問卞家的底裡誰知今早間聽人說卞家丟了許多的金
兩莊大爺你想這事詫異不詫異老漢再也猜摸不出這
位韓爺是個甚麼人來他兩個只顧高談濶論講究此事
不想那邊坐着一個道人立起身來打個稽首問道請問
莊施主這位韓客官可是高大身軀金黃面皮微微的有
點黃鬚麼莊致和見那道人骨瘦如柴仿彿纏病起來的
模樣却又目光如電炯炯有神聲音洪亮另有一番別緻
的精神不由的起敬道正是道爺何以知之那道人道小
道素識此人極其俠義正要訪他但不知他向何方去了
豆老兒聽至此有些不耐煩暗道這道人從早晨要了一
角酒直耐到此時估了我一張坐兒仿彿等主顧的一般

如今聽我二人說話他便插言想是個安心哄嘴吃的更沒有好氣的答道我這裡過往客人極多誰耐煩打聽他住那裡去呢你既認得他你就趁早兒我他去那道人見豆老兒說的話硬強也不理他素性就棍打腿便對莊敬和道小道與施主相遇也是緣分不知施主可肯布施小道兩角酒腸莊敬和道這有甚麼道爺請過來只管用便在小可身上那道人便奏過來莊敬和又叫豆老媳了兩角酒來豆老無可奈何賒了道人一眼道明明是個騙酒吃的這可等着主顧了嘟嘟囔囔的温酒去了原來這道人就是四爺蔣平只因同明包相訪查尋彭扮做雲遊道人模樣由丹鳳嶺慢慢訪查至此好容易聽見此事端倪

輕易放過一壁喝酒一壁細問昨日之事越聽越是韓爺無疑吃畢酒蔣平道了叨擾莊致和會了錢鈔領着巧姐去了蔣平也就出了大夫居逢村遇店細細訪查毫無下落看看天晚日色西斜來至一座廟宇前扁上寫着鐵嶺觀三字知是道士廟宇便上前纔待擊門只見山門放開出來一個老道手內提定酒葫蘆再往臉上看時已然喝的紅撲撲的似有醉態蔣平上前稽首道無量壽佛小道行路天晚意欲在仙觀借宿一宵不知仙長肯容納否那老道七斜着眼看了看蔣平道我看你人小瘦弱到是個不生事的也罷你在此暴等一等我到前面沽了酒回來自有道理蔣平接口道不瞞仙長說小道也愛杯中之物

這酒原是咱們乞門中常用的乞將酒器付與小道待我
沽來奉敬仙長如何那老道聽了滿面堆下笑來道道友
初來如何倒要叨擾說着話却將一個酒葫蘆遞給四爺
四爺接過葫蘆又把自己的渰鼓簡板以及算命招子交
付老道老道又告訴他賣酒之家將平答應回身去不多
時提了滿滿的一葫蘆酒額外又買了許多的酒菜老道
見了好生歡喜道道兄初來却破許多錢鈔使我不安將
平道道有甚要緊你我皆是同門小弟特敬老兄那老道
更覺歡喜回身在前引路將將平讓進關下山門轉過影
壁便看見三間東廂房二人來至屋內進門却是懸龕供
着呂祖也有桌椅等物將爺倚了招子放下渰鼓簡板向

上行了禮老道扳起布簾讓蔣平北間屋內坐蔣平見有個炕桌上面放着杯壺還有兩色菜餚老道開櫃拿了傢伙把蔣平新買的酒菜擺了然後燙酒添杯彼此對面而坐蔣爺自稱姓張又問老道名姓原來姓胡名和觀內當家的叫做吳道成生的黑面大腹自稱綽號鐵羅漢一身好武藝慣會趨炎附勢這胡和見了酒如命的一般連飲了數盃却是酒上加酒已然醺醺他却順口開河道張道兄我有一句話告訴你少時當家的來時你可不要言語讓他們到後面去別管他們作甚麼咱們倆就在前邊給他個痛喝喝醉了就給他個閉睛甚麼全不管他你道如何蔣爺道多承胡大哥指示但不知當家的所做何事何

不對我說說呢胡和道其實告訴你也不妨事我們這當家的他乃醫馬出身畏罪出家新近有他個朋友找他來名叫花蝶更是個不法之人鬼鬼祟祟不知幹些甚麼昨晚有人追下來了竟被他們拿住鎖在後院塔內至今沒放你說他們的事管得麼蔣爺聽了心中一動問道他們拿住是甚麼人呢胡和道昨晚不到三更他們拿住一人了是如此如彼這般這樣蔣爺聞聽魄了個魂不附體不由驚駭非常你道胡和說甚麼如此如彼這般這樣原來韓二爺於前日夜救了巧姐之後來至梁花鎮到了寓所便聽見有人談論花蝶細細打聽方纔知道敢則是個最愛採花的賊是從東京脫案逃走的大案賊犯不得

八八以花蝶起晉暗暗的忖度了一番到了晚間託言玩月踱了庙房夜行打扮悄悄的訪查偶步到一處有座小小的廟宇借着月光初上見匾上金字乃觀音菴三字便知是尼僧剛繇轉到那邊只見墻頭一股黑烟落將下去韓爺將身一伏暗道這事奇怪一個尼菴我們夜行人到此做甚麽必非好事待我跟進去一飛身躍上墻頭往裡一望却無動靜便落下平地過了大殿見角門以外路西單有個門兒虛掩挨身而入却是三間茅屋惟有東間明亮早見燈上影兒是個男子坐在燈邊插的蝴蝶顫巍巍的在燈上搖舞韓爺看在眼裡暗道竟有如此的巧事要找尋他就遇見他且聽聽動靜再做道理穩定脚尖悄悄

蹲伏牕外只聽花蝶道仙姑我如此哀懇你竟不從休要
言憐我的性兒還是依了好又聽有一女子聲音道不依
你便怎樣又聽花蝶道凡俗女人了花蝶之眼再也逃不
出去何況你這女兒我不過是愛你的容顏不認加害於
你再若不識抬舉你可怨我不得了又聽女兒道我也是
好人家的女兒只因自幼多災多病父母無奈將我捨入
空門自已也要懺悔今生修個來世不想今日遇見你這
邪魔想是我的劫數到了好好好惟有求其速死而已說
着說着就哭起來了忽聽花蝶道你這賤人竟敢以死嚇
我我就殺了你韓爺聽至此見燈光一幌花蝶立起身來
起手一幌想是抽刀韓爺一聲高叫道花蝶休得無

來擒你屋內花神猛聽外面有人叫他吃驚不小噗的一
聲將燈吹滅掀軟簾奔至堂屋刀挑簾櫳身體往斜裡
一蹤只聽拍旱有一枝弩箭丁在腳標之上花蝶暗道幸
喜不曾中了暗器二人動起手來因院子窄小不能十分
施展只于彼此招架正在支持忽見從墻頭跳下一人叫
咚一聲其聲甚重又見他身形一長是条大漢舉刀照
花蝶劈來花蝶立住脚望大漢虛掤一刀大漢將身一閃
險些兒栽倒花蝶抽空躍上墻頭韓爺一飛身跟將出去
花蝶已落墻外往北飛跑韓爺落下墻頭追將下去這裡
大漢出角門繞大殿自己開了山門也就順着墻往北追
下去了韓爺追花蝶有三里之遠又見有座廟宇花蝶躍

身跳進韓爺也就飛過墻去見花蝶又飛過裡墻韓爺緊緊跟隨追至後院一看見有香爐角三座小塔惟獨當中的大些花蝶便往塔後隱藏韓爺步步跟隨花蝶左旋右轉韓爺前趕後攔二人繞塔多時方見那大漢由東邊角門趕將進來一聲喊叫花蝶你往那裡走花蝶扭頭一看故意腳下一跳身體往前一栽韓爺急趕一步剛然伸出一手只見花蝶將身一翻手一撒韓爺肩頭已然着了一下雖不甚疼覺得有些麻木暗說不好必是藥標急轉身躍出墻外竟奔回桑花鎮去了這裡花蝶閃身計打了韓彰精神倍長迎了大漢纔待舉手又見那廂來了個雄偉胖大之人却是吳道成因聽見有人喊叫連忙趕來幫

着花蝶將大漢拿住鎖在後院塔內胡和不知詳細他將大槩略述一番已然把個蔣爺驚的目瞪口呆未知如何且在下回分解

六十三回　救苏漢暗刺吳道成　誅盟兄巧逢桑花鎮

且說蔣四爺聽胡和之言暗暗說道怨不得我我不着我三哥呢原來被他們擒住了正在思索忽聽外面叫門胡和答應着即向蔣平擺手隨後將燈吹滅方趨趕迎趄出來開放山門只聽有人問道今日可有甚麼事麼胡和道甚麼事也沒有橫豎也沒有人我我也沒有吃酒又聽一人道他已醉了還說沒吃酒呢你將山門好好的關了罷說着二人向後邊去了胡和關了山門從新點上燈來道

兄弟這可沒了事咧咱們喝罷喝醉了給他個睡甚麼事
全不管他蔣爺道狠好却暗暗算計胡和不多時將老道
灌了個爛醉人事不知蔣爺脫了道袍扎縛停當來至外
間將招子拿起抽出三稜鵝眉刺息滅了燈悄悄出了東
廂房竟奔後院而來果見有三座磚塔見中間的極大剛
然走至跟前忽聽嚷道好吓你們將老爺綑縛在此不言
不語到底是怎麼樣呵快快給老爺一個爽利呀蔣爺聽
了不是韓爺的聲音悄悄道你是誰不要嚷我來救你說
罷走至跟前把繩索挑去輕輕將他二背舒回那大漢定
了定神方說道你是甚麼人蔣爺道我姓蔣名平大漢失
聲道哎呦莫不是翻江鼠蔣四爺麼蔣平道正是你不要

高聲大漢道幸會幸會小人龍濤自寨和縣竈君祠跟下
花蝶來到此處原要與家兄報仇不想反被他們拏住以
爲再無生理誰知又蒙四爺知道搭救掛爺聽了便問道
我二哥在那裡龍濤道並不曾遇見甚麼二爺就是昨晚
也是夜星子馬七給小人送的信因此得信到觀音菴訪
拿花蝶爬進墻去却見個細條身子的與花蝶動手是我
跳下墻去幫助後來花蝶跳墻那人比我高多了也就飛
身躍墻把花蝶追至此處及至我爬進墻來幫助不知那
人爲甚麼反到越墻走了我本不是花蝶對手又搭上個
黑胖老道如何敵得住因此就被他們拿住了掛爺聽罷
暗想道據他說來這細條身子的到像我三哥只是因何

又越墻走了呢走了又往何處去呢又問龍濤道你方纔
可見二人進來麽往那裡去了龍濤道往西一面竹林之
後有一段粉墻想來有門他們往那裡去了蔣爺道你在
此暫等一等我去去就來轉身形來至林邊一望但見粉
壁光華掩飾竹影借着月光淺淡碧蒼蕭森碧沉沉竟無
門可入蔣爺暗忖道看此光景似乎是板墻裡面必是個
幽僻之所且到臨近看看繞過竹林來到墻根仔細留神
踱來踱去結搆關節處果然有些活動伸手一摸似乎舌
的撓了多時可巧手指一按只聽咯噔一聲將消息滑開
却是回轉身門見蔣爺暗暗歡喜挨身而入早見三間正
房對面三間廠廳兩傍有抄手遊廊院內安設着白玉石

盆內有幾色上標的新菊花甚覺清雅正房西間內燈燭明亮有人對談羅長踢足悄踪悄立牖外只聽有人嗟聲嘆氣傍有一人勸慰道賢弟你好生想不開一個尼姑有甚麼要緊你再要如此未免叫愚兄笑話你了這說話的卻是吳道成又聽花蝴道大哥你不曉得自從我見了他之後神魂不定廢寢忘餐偏偏的他那古快性兒決不依從若是別人我花沖也不知殺却了多少惟獨他小弟不但捨不得殺他寃自不忍逼他這却如何是好呢說罷復又長嘆吳道成聽了哈哈笑道我看你寃自着了迷了兄弟既如此你請我一請包管此事必成花蝴道大哥果有妙計成全此事漫說請你就是叫我給你磕頭我都甘心

請愿的說着話咕咚一聲就跪下了蔣爺在外聽了暗笑道人家爲媳婦拜丈母這小子爲尼姑拜老道眞是無恥也就可笑呢只聽吳道成說賢弟請起不要太急我早已想下一計了花蝶問道有何妙計吳道成道我明日叫我們那個主見假做遊廟到他那裡燒香我將蒙漢藥叫他帶上些到了那裡無論飲食之間下上些須臾他迷倒那時任憑賢弟所爲你道如何花冲失聲大笑道好妙計好妙計大哥你眞要如此方不愧你我是生死之交又聽吳道成道可有一宗到了臨期你要留些情分千萬不可連我們那個主見清淨不分那就不成事體了花蝶也笑道大哥放心小弟不但不敢從今後小弟竟把他當嫂子看

待說罷二人大笑蔣爺在外聽了暗暗切齒咬牙道這兩個無恥無羞無倫無禮的賊徒又在這裡鋪謀定計陷害好人就要進去心中一轉想不可須要用計想罷轉身軀來到門前高聲叫道無量壽佛便抽身出來往南趕行了幾步在竹林轉身形隱在窓處此時屋內早已聽見吳道成便立起身來到了院中問道是那個並無人應却見轉身門已開便知有人連忙出了板橋左右一看何嘗有個人影心中轉省道是了這是胡和陣了不知來此做些甚麼看見此門已開故此知會我們也未見得心中如此想腿下不因不由的往南走去也是這惡道惡貫已滿可巧正在蔣爺隱藏之處撩開衣服換着大肚在那裡小解蔣

爺在暗處看的真切暗道活該小子前來送死右手撩定鋼刺復用左手拔在手腕說時遲那時快只聽噗哧一聲在花蝶的頭上已着了鋼刺小水淋淋滴滴蔣爺也不管他却將手脫一翻鋼刺在肚子裡轉了一個身疾道成那裡受得住一聲翻觔斗栽倒在地蔣爺趁勢趕步把鋼刺一陣亂搗果道成這纔成了道了蔣爺抽出鋼刺就在惡道身上揩抹血漬交付左手別在背上仍奔板墻門而來到了院內只聽花蝶問道大哥是甚麼人蔣爺一言不發好大膽竟奔正屋到了屋內軟簾北首右手一指輕輕掀起一縫往裡偷看却見花蝶立起身來走至軟簾前一掀蔣爺就勢兒接着左手腕一翻明晃晃的鋼刺竟奔花

蝶後心刺將下來只聽哧的一聲響把背後衣服劃開從
腰間至肯便着了鋼刺花蝶負痛難禁往前一掙登時跳
至院內也是逍厮不該命盡是蔣爺把鋼刺別在背後又
是左手匕是翻起手肘雖然刺着却不甚重只於劃傷皮
肉蔣爺跟步跟將出來花蝶已出板墻蔣爺緊緊追趕花
蝶却繞竹林穿入深密之處蔣爺有心要趕上猛見花蝶
跳出竹林將手一揚蔣四爺暗說不好把頭一扭覺的冷
颼颼從耳邊過去板墻上拍的一聲響蔣爺便不肯追趕
眼見蝴蝶紛飛過院去了蔣爺轉身來至中間塔前見龍
濤血脈已周伸腰舒背身上已覺如常便將方纔之事說
了一遍龍濤不勝稱羨蔣爺道咱們此時往何處去方好

龍濤道我與馮七約定在桑花鎮相見四爺何不一同前往呢蔣爺道也罷我就同你前去且到前面取了我的東西再走不遲二人來往東廂房內見胡和橫躺在炕上人事不知蔣爺穿上道袍在外邊桌上拿了漁鼓簡板傍邊拿起算命招子裝了鋼刺也不管胡和明日如何報官如何結案二人離了饑嶺觀一直竟奔桑花鎮而來及至到時紅日已經東升龍濤道四爺辛苦了一夜此時也不覺餓嗎蔣爺聽了知他這兩日未曾吃飯隨答道很好正要吃些東西說着話正走到飯店門前二人進去揀了一個座頭剛然坐下只見堂官從水盆中提了一尾歡跳的活魚來蔣爺見了連忙道好新鮮魚堂官你給我們一尾走

堂的搖手道這魚不是賣的蔣爺道却是爲何堂官道這是一位軍官爺病在我們店裡昨日交付小人的銀兩好容易尋了數尾頭備將養他病的因此我不敢賣蔣爺聽了心內躊躇道此事有些蹊蹺鯉魚乃極熱之物如何反用他將養病呢再者我二哥與老五最愛吃鯉魚在陌空高時往往心中不快吃東西不香就用鯉魚燉湯拿他開胃難道這軍官就是我二哥不成但只是我二哥如何扮做軍官呢又如何病了呢蔣爺只顧犯想傍邊的龍濤也不管三七二十一把先要了點心來一上口就是五六碟然後纔問四爺吃酒要甚麼菜蔣爺隨便要了毫不介意總在得病的軍官身上少時見堂官端着一盤熱騰騰香

噴噴的鯉魚往後面去了蔣爺他却悄悄跟在後面去了
多時轉身回來不由笑容滿面龍鍾問道四爺酒也不喝
飯也不吃如何這等發笑蔣爺道少時你自然知道便把
那堂官喚進前來問道這軍官來了幾日了堂官道連今
日四天了蔣爺道他來時可曾有病麼堂官道來時却是
好好的只因前日晚上出店賞月於四鼓方纔回來便得
了病了立刻叫我們賒計三兩個到三處打藥惟恐一個
藥舖趕辦不來我們想着軍官爺必是緊要的症候因此
撫標兒的更夫連小人分為三下裡把藥抓了來了小人
要與軍官爺煎他却不用小人見他把那三包藥中揀了
幾味先喻在口內說道你們去罷有了藥我就無妨礙了

明早再來我還有話說呢到了次日早起小人過去一看見那軍官爺病就好了賞了小人二兩銀子買酒吃外又交付小人一個鍊子叫小人務必的多我幾尾活鯉魚來說我這病非吃活鯉魚不可因此昨日出去了二十多里路方找了幾尾魚來軍官爺說每日早飯只用一尾過了七天後便隔兩三天再吃也就無妨了也不知這軍官爺得的甚麼病薛爺聽了點了點頭叫堂官且溫酒去自己暗暗躊躇道據堂官說來我二哥前日夜間得病不消說了這是在鐵嶺觀受了暗器了趕緊跑回來了怨得龍濤他說剛起到那人不知如何越牆走了只是叫人兩三處打藥難道這暗器也是毒藥味的麼不然如何叫人兩三

處打藥這明是秘不傳方之意二哥叩二哥你過於多心了一個方兒甚麽要緊自已性命也是當要的當初大哥勸了多少言語說為人不可過毒了似乎這些小傢伙稱為暗器已然有個暗字又用毒藥味飽豈不是狠上加狠呢如何使得誰知二哥再也不聽連解藥兒也不傳人不想今日臨到自已頭上還要細心不肯露全方兒如此看來二哥也太深心了又一轉想暗說不好當初在文光樓上我誆藥之時原是兩先全被我盜去如今二哥想起來叫他這般費事未嘗不恨我罵我也就未必肯認我罷想至此只急的汗流滿面龍濤在傍見四爺先前歡喜到後來沉吟納悶此時竟自手足失措便問道四爺不吃不喝

到底爲着何事何不對我說說呢蔣爺嘆氣道不爲別的就只爲我二哥龍濤道二爺在那裏蔣爺道便在這店裡後面呢龍濤忙道四爺大喜這一見了二爺又完官差又全朋友義氣還猶豫甚麼呢說着話堂官又過來蔣爺與仕道夥計這得病的軍官可容人見麼堂官開言說道爺若不問小人也不說這位軍官爺一進門就囑咐了他說如有人來我須問姓名獨有個姓蔣的他若找爭就回後他說我不在這店裡四爺聽了便對龍濤道如何龍濤聞聽便不言語了蔣爺又對堂官道此時軍官的飯俱大約也吃完了你作爲取像伙去我悄悄的跟了你去到了那裡你合軍官說話兒我作個不期而遇倘若見了你便溜

去我自有道理堂官不能不應蔣爺別了龍溝跟着堂官來至後面院子之內不知二大見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六十四回　論前情感化微地風　觀古蹟遊賞誅龍橋

且說蔣爺跟了堂官來到院子之內只聽堂官說道爺上吃着這魚可配口麽如若嫌甚麽調和只管吩咐明早叫竈上的多精點心韓爺道　我好不用吩咐了調和的甚好候我好了再謝你們罷堂官道小人們理應伺候如何坦的起謝字呢剛說至此只聽院內說道嗳喲二哥呀你想死小弟了堂官聽罷端起盤子往外就走蔣四爺便進了屋內雙膝跪倒韓爺一見翻轉身面向裡而臥理也不理蔣爺哭道二哥你惱小弟小弟深知只是小弟委曲也要

訴說明白了就死也甘心的當初五弟所做之事自己逞強逞能不顧國家法紀急的大哥無地自容若非小弟看破大哥早已溢死在廳府墻外了二哥你老知道厥就是小弟離開二哥也有一番深心凡事皆是老五作成人人皆知是錦毛鼠的能爲並不知有姓韓的在內到了歸期二哥却跟在裡頭打這不明不白的官司豈不歇了徹地鼠之名呢再者小弟附和着大哥務必要拿讓五弟並非忘了結義之情這正是救護五弟之意二哥難道不知他做的事麽若非還見包恩相與諸相好焉能保的住他命無傷損並且得官授職又何嘗委曲了他呢你我弟兄五人自陷空島結義以來朝夕聚首原想不到今日既有今

日我四人都受皇恩相爺提拔難道就忘却了二哥麼我弟兄四人在一處已經哭了好幾場大哥尤爲傷懷想會二哥實對二哥說罷小弟此番前來一來奉旨欽命二來包相鈞諭三來大哥的分派故此粧模作樣扮成這番光景遍處找尋二哥小弟原有一番存心若是找着了二哥固好若是尋不着時小弟從此也就出家做個負屈含冤的老道罷了說至此抽抽噎噎的哭起來了他却偷着眼看韓彰見韓爺用巾帕抹臉知是傷了心了暗道有點活動了後又說道天從人願不想今日在此遇見二哥二哥反惱小弟豈不把小弟一番好心倒埋沒了總而言之好人難作小弟既見了二哥把曲折衷腸訴明小弟也不想

活着了隱跡山林我個無人之處自己痛哭一場尋個自盡罷了說至此聲咽音啞就要放聲韓爺那裡受得由不得轉過身來道你的心我都知道了你言我行事太毒你想想你做的事未嘗不狠蔣爺見韓爺轉過身來知他心意已回聽他說做事太狠便急忙問道不知小弟做甚麼狠事了求二哥說明韓爺道你誆我藥爲何將兩九俱各拿去致今我昨日險些兒喪了性命這不是做事太狠麼蔣爺聽了嘆一聲笑了道二哥若爲此事惱我恨我這可錯怪了小弟了你若自想想一個小荷包兒有多大地方當初若不將兩九藥掏出知何裝的下那封字柬呢再若小弟又不是未卜先知能彀知道於某年某月某日某

時我二耳受藥標必要用此解藥若早知道小弟偷時也要留個後手兒預備給二哥救急兒也省的你老恨我咧韓爺聽了也笑了伸手將蔣爺拉起來問道大哥三弟五弟可好蔣爺道均好說畢就在炕邊上坐了彼此題起前情又傷感了一回韓爺便把與花蝶比較他用閉身計是我一時忽畧故此受了他的毒標幸喜不重趕回店來急忙配藥方能保得無事蔣爺聽了念佛道這是吉人天相也將餓鶻觀遇見胡道飛機小弟只當是二哥被擒誰知解救的那是龍鬚如何刺死吳道成又如何反手刺傷了花蝶他在銅刺下逃脫的話說了一遍韓爺聽了歡喜無限道你這一刺雖未傷他的性命然而多少割他一下二

來驚他一驚二來也算報了一標之仇了二人正在談論忽見外面進來一人撲翻身就給韓爺叩頭倒把韓爺唬了一跳蔣爺連忙扶起道二哥此位便是捕快頭目龍濤龍二哥韓二爺道久仰久仰恕我有賤恙不能還禮龍濤道小人今日得遇二員外實小人之萬幸務懇你老人家早早養好了貴體與小人報了殺兄之仇這便是愛惜龍濤了說罷哽咽而下蔣爺道龍二哥你只管放心候我二哥好了身體强健必拿花賊與令兄報仇我蔣平也是要助拿此賊的龍濤感謝不已從此蔣爺服侍韓爺又有龍濤幫着更覺周到闊了不多幾日韓爺傷痕已愈精神復元一日三人正在吃飯之時却見夜星子馮七滿頭是汗

進來說道方纔打二十里堡趕到此間已然打聽明白姓花的因吃了大虧又兼本縣出票捕緝甚緊到處有線難以居住他竟逃往信陽投奔到家堡去了龍溥道既然如此只好趕到信陽再作道理便叫馬七來見了二位員外也就打橫兒坐了一同吃畢飯華爺問蔣爺道四弟此事如何區處蔣爺道花蝶道廝萬惡已極斷難容留莫若二哥與小弟同上信陽將花蝶拿獲一來除了惡患二來與龍兄報了大仇三來二哥到開封府也覺有些光彩不知意下如何華爺點頭道你說的有理只是如何去法呢蔣澤長道二哥仍是軍官打扮小弟照常道士形容龍溥道我與馬七做個小生意臨期看勢作事道有一事我與歐

陽爺丁大官人原有舊約如今既上信陽須叫鴉七到茉
花村送信纔是省得他們二位徒往竈君祠奔馳夜星子
聽了滿口應承定準在詠龍橋西河神廟相見龍濤又對
韓蔣二人道馬七這一去尚有幾天工夫明日我先趕赴
信陽容二員外多將養幾日就是你們二位去時一位軍
官一位道者也不便同行只好俱在河神廟會齊便了蔣
爺深以為是計議已定夜星子收什收什立刻起身竟奔
茉花村而來且言北俠與丁大爺來至茉花村盤桓幾日
眞是義氣相投言語投機二日拐及花蝶三人便要赴竈
君祠之約兆蘭兆蕙進內稟明了老母丁母躊躇着北俠
不好推托老太太便立了一個主意連忙吩咐厨房預備

送行的酒席明日好打發他等起身北俠與丁氏弟兄歡
天喜地收拾行李分派人跟隨忙亂了一天到了掌燈時
飲酒吃飯直至二鼓剛然用完了飯忽見了賢報來道老
太太方纔說身體不爽此時已然歇下了丁氏弟兄聞聽
連忙跑到裡面看視見老太太在帳子內面向裡和衣而
卧問之不應半晌方說我這是無妨的你們幹你們的去
丁氏弟兄那裡敢挪寸步伺候到四鼓之半老太太方解
衣安寢二人纔暗暗出來來至待客廳誰知北俠聽說丁
母欠安也不敢就睡獨自在那裡呆等聽信見了丁家弟
兄出來便問老伯母因何欠安大爺道家母有年歲之人
往往如此反累吾兄掛心不得安眠北俠道你我知己弟

兄非比外人家這有甚麼呢丁二爺道此時家務業已安歇喜兒可以安置罷明日還要走路呢北俠道劣兄方纔細想此事也沒甚要緊二位賢弟原可以不必去何況老伯母今日身體不爽呢就是再逗三兩日也不爲晚總是老人家要緊丁氏昆仲連連稱是且到明日再看彼此問了安置弟兄三人仍上老太太那裡去了到了次日丁太爺先來至廳上見北俠剛然梳洗歐陽爺先問道伯母後半夜可安眠否兆蘭道托賴兄長庇蔭老母後半夜頗好正說話間兆蕙亦到便問北俠今日可起身麼北俠道尚在未定候伯母醒時看老人家的光景再做道理忽見門上莊丁進來稟道外面有個姓馮的要求見歐陽爺丁太

爺北俠道他來的狠好將他叫進來莊丁回身不多時見一人跟莊丁進來自說道小人夜星子馮七參見丁大爺問道你從何處而來馮七便將龍溝追下花蝶觀中遭擒如何遇蔣爺搭救刺死吳道成鷰走花蝶又如何遇見韓二爺現今打聽明白花冲逃往信陽大家俱定準在誅龍橋西河神廟相見話述說了丁回北俠道你幾時回去馮七道小人特特前來送信還要即刻趕到信陽同龍二爺探聽花蝶的下落呢一大爺道既如此也不便留你回頭吩咐莊丁取二兩銀子來賞與馮七馮七叩謝道小人還有盤費大官人如何又賞許多如若沒有甚麼分派小人也就要走了又對北俠道爺們去時就在誅龍橋西河神

廟相見北俠道是了我知道了那廟裡方丈聽海我是認得的王談是極高明的馮七聽了笑了一笑告別去了誰知他們這裡說話兆蕙已然進內看視老太太出來北俠問道二弟今日伯母如何了二爺道方纔也替吾兄請了安了家母說多承掛念老人家雖比昨晚好些只是精神稍減北俠道莫怪劣兄說老人家既然欠安二位賢弟斷斷不可遠離況此事也沒甚要緊依我的主意竟是我一人去到信陽一來不至失約二來我會同蟲蔣二人再加上龍濤幫助也可以敵的住姓花的了二位賢弟以為何如兆蘭兆蕙原因老母欠安不敢遠離今聽北俠如此說來連忙答道多承仁兄指教我二人惟命是從俟老母大

愈後我二人再趕赴信陽就是了北俠道那也不必即便去時也不過去二人足矣總要一位在家伺候伯母要緊丁家弟兄點頭稱是早見伴當撮抹桌椅調開坐位安放盃箸擺上豐盛的酒席這便是了母吩咐預備餞行的酒飯已畢北俠提了包裹彼此珍重了一番送出莊外執手分別不言丁氏昆仲回莊在家奉母單說北俠出了莱花村上了大路竟奔信陽而來沿途觀覽山水一日來至信陽境界猛然想起人人都說誅龍橋下有誅龍劍我雖然來過並未賞玩今日何不順便看看也不枉再遊此地一番想罷來至河邊泊船之處僱船船家迎將上來道客官要上誅龍橋看古跡的麼待小子伺候爺上賞玩一番何

如北俠道狠好但不知要多少船價須要說明船家道有甚要緊只要客官暢快喜歡了多賞些就是了請問爺上是獨遊還是要會客呢可要火食不要呢北俠道也不會客也不要火食獨自一人要遊玩遊玩把我渡過橋西河神廟下船便完了事了船家聽了沒有甚麼想頭登是急兒慢兒的道如此說來是要單座兒了我們從早辰到此時並沒開張爺上一人說不得走這一遭兒罷多了也不敢說破賞爺賞四兩銀子罷俗語說的車船店腳牙極是難纏的他以為拿大價兒把歐陽爺難住就拉了倒了不知北俠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六十五回　北俠探奇毫無情趣　花蝶隱跡別有心機

且說北俠他乃揮金似土之人既要遊興賞奇漫說是四兩就是四十兩也是肯花的想不到這個船家要價兒竟會要在圈兒裡頭了北俠道四兩銀子有甚要緊只要俺看了誅龍劍俺便照數賞你船家聽了又立刻精神百倍滿面堆下笑來奉承道小人看爺上是個慷慨憐下的只要看看古蹟兒那在我們窮小子身上打算盤呢夥計快拉跳板攙爺上船到底靈便着些兒呀吃飽了就發財北俠道不用忙也不用攙俺自己會上船看跳板搭平穩了果一蹚步輕輕來到船上船家又囑咐道爺上坐穩了小人就要開船了北俠道俺曉得只是纜繩要拉的慢着些兒俺還要沿路觀看江景呢船家道爺上放心原為的是

遊玩忙甚麽呢說罷一篙撐開順流而下奔至北岸縴夫
登上縴板慢慢牽曳船家掌舵北俠坐在舟中清波蕩漾
蘆花飄颺趁着遠山聳翠古木撐青一處處野店鄉村炊
烟直上一行行白鷺秋雁掠水頻翻北俠對此三秋之景
雖則心曠神怡難免幾番浩歎想人生光陰迅速幾輩英
雄而今何在正在觀覽嘆惜之際忽聽船家說道爺上請
看那邊影影綽綽便是河神廟的旗桿此處離詠龍橋不
遠了北俠聽了便要看古人的遺跡不知此劍是何實物
不料我今日又得瞻仰瞻仰早見船家將篙一撐蕩開悠
悠揚揚竟奔詠龍橋而來到此水勢急湍毫不費力已從
橋空過去北俠兩眼左顧右盼竟不見寶劍懸於何處剛

然要問只見船已攏住便要拉繩上河神廟去北俠道你等且慢俺原為遊賞誅龍劍而來如今並沒看見劍在那里如可就上河神廟呢船家道爺上纔從橋下過寶劍就在橋的下面如何不玩賞呢北俠道方纔左瞧右瞧兩傍並沒有懸掛寶劍你叫我玩賞甚麼呢船家聽了不覺笑道原來客官不知古蹟所存之處難道也沒聽見人說過麼北俠道實實沒有聽見過到了此時倒要請教船家道人人皆知誅龍橋誅龍劍若要看須仰面爺上為何不往上看呢北俠猛省也笑道俺倒忘了竟沒仰面觀看沒奈何你等還將船撥轉俺既到此再沒有不看看之理船家便有些作難道此處水急留而且回去是逆水我三人又

得出一身汗豈不費工夫呢北俠心下明白便道沒甚要緊俺回來加倍賞你們就是了船家聽了好生歡喜便叫夥計多費些氣力罷爺上有加倍賞呢二人踴躍非常對篙將船往回撐起果然逆水難行多大工夫方到了橋下北俠也不左右顧盼惟有仰面細細觀賞不看則可看了時未免大捐其興你道甚麼詠龍劍原來就在橋下石頭上面刻的一把寶劍上面有模模糊糊幾個蝌蚪篆字眞是耳聞不如眼見往往以訛傳訛說的奇特而又奇特再過個採奇好古的人恨不得就要看看及至身臨其境只落得原來如此四個大字毫無一點的情趣卽如京師玉蝀金鰲眞是天造地設的美景四時春夏秋冬各有佳景

豈是三言兩語說的盡的呢比如春日綠波初泛碧柳依依白鷺羣飛黃鸝對對夏日則荷花香遠郁蓮葉亭亭秋日則疊影翩翩蟬聲嘒嘒冬日則池水結冰再過着瑞雪霽粉眞個是銀粧世界一般況且樓臺閣殿亭榭橋梁無一不佳然而每日走着時常看着看以爲常也就不理會了就是北俠他乃行俠作義之人南北奔馳甚麼美景沒有看過今日爲個誅龍劍白白的花了八兩頭他算開了眼了可曾見石頭上刻的暗八仙了你說可笑不可笑又過船家纔夫不懂眼使着勁兒撐住了船動也不動北俠問道爲何不走船家道爺上賞玩盡興小人聽吩咐方好開船北俠道此劍不過一目了然俺已盡興了快開船罷咱

們上河神廟去罷他二人復又撥轉船頭一直來到河神廟下船北俠在艄肚內掏出一個鍋子又加上多半個合了八兩之數賞給船家去了北俠來到廟內見有幾個人圍繞着一個大漢這大漢地下放着一個笸籮口中說道俺這煎餅是眞正黃米麪的又有蔥又有醬咬一口噴鼻香趕熱吃趕熟滿嘴的性話兒傍邊也有買着吃的再細看大漢時却是龍濤北俠暗道他敢則早來了便上前故意的問道駝計借光問一聲龍濤抬頭見是北俠他却笑嘻嘻的說道客官爺問甚麽北俠道這廟內可有閒房俺要等一個相知的朋友龍濤道巧咧對勁兒俺也是等鄉親的就在這廟內落腳兒俺是知道的這廟內閒房多着

啊好體面屋子雪洞兒似的俺就是住不起俺合廟內的老道在廚房裡打溫腿兒沒有甚麽營生就在菜鍋裡煙上了幾張煎餅作個小買賣你老趁熱也喫一張噹噹包管噴鼻香北俠笑道不用少時你在廟內煙幾張新鮮的我吃龍濤道是咧俺賣完了這個再給你老煙幾張去你老要找這廟內當家的他叫慧海是個一等一的人兒好多着咧北俠道承指教了轉身進廟見了慧海彼此敘了溜情本來素識就在東廂房住下到了下晚北俠却暗暗與龍濤相會言花蝶並未見來就是難辦二位也該來了俟他們到來再做道理這日北俠與和尚在方丈裡下棋忽見外面進來一位貴公子衣服華美品貌風流手內提

定馬鞭子向和尚執手慧海連忙問訊小和尚獻茶說起話來原是個武生姓胡特來暫租寓所方探相知的北俠在傍細看此人面上一團英氣只是二目光芒甚實不佳暗道可惜這樣人物被這一雙眼帶累壞了而且印堂帶煞必是不良之輩正在思索忽聽外面嚷道五弟二的五弟二的說着話扒着門往裡瞧了瞧北俠看了看公子北俠早已看見是夜星子馮七小和尚迎出來道你找誰馮七道俺姓張行三找俺鄉親五弟二的小和尚說你找賣煎餅的王二呀他在後面厨房裡呢你從東角門進去就瞧見厨房了馮七道沒狗吓小和尚道有狗也不怕鎖着呢馮七抽身往後去了這裡貴公子已然說明就在西廂

房暫住留下五兩定銀回身走了說邊會兒再來慧海送了公子回來仍與北俠終局北俠因記念着馮七要問他花蝶的下落胡亂下完那盤棋却輸與慧海七子站起身來回轉東廂房却見龍濤與馮七說着話出廟去了北俠連忙做散步的形景慢慢的來到廟外見他二人在那邊大樹下說話北俠一見暗暗送目便往東走二人緊緊跟隨到了無人之處方問馮七道你爲何此時纔來馮七道小人自離了茉花村第三日就遇見了花蝶誰知這廝並不投站走路二十里也是一天三十里也是一天他到處拉攏所以遲至今日他也上這廟裡來了北俠道難道方纔那公子就是他麼馮七道正是北俠說怨不的我說那

樣一個人怎麼會有那樣的眼光呢原來就是他呀怨不的說姓胡其中暗指着蝴蝶呢只是他也到此何事馮七道這却不知就是昨晚在店內他合店小二打聽小丹村來着不知他是甚麼意思北俠又問韓蔣二位馮七道路上却未遇見想來也就該到了龍濤道今日這廝既來至此歐陽爺想着如何呢北俠道不知他是甚麼意思大家防備着就是了說罷三人漫散仍然歸到廟中到了晚間北俠屋內却不點燈從暗處見西廂房內燈光明亮後來忽見燈影一晃仍彷彿蝴蝶兒一般又見噗的一聲把燈吹滅了北俠暗道這廝又要鬧鬼了倒要留神遲不多會見隔扇易起一縫一條黑綫相似出了門背立片時原來是

帶門呢見他腳尖滑地好門道好伶便哭哭往後面去了北俠暗暗誇獎可惜這樣好本事爲何不學好連忙出了東廂房由東角門輕輕來到後面見花蝶已上墻頭略一轉身落下去了北俠趕到飛身上墻往下一望却不是人連忙縱下墻來四下留神毫無踪跡暗道這厮好快腿果然本領不錯忽見那邊樹上落下一人奔向前來北俠一見却是馮七又見龍霄來道小子好快腿好快腿三人聚在一處再也測度不出花蝶往那裡去了北俠道莫若你我仍然埋伏在此等他回來就怕他回來不從此走馮七道此乃必由之地白晝已瞧明白了不然我與龍二爺專在此處等他呢北俠道既如此你仍然上樹龍頭頷你

在橋根之下我在墻內等他理外來攻再無不成功之理馮七聽了說狠好就是如此我在樹上臊高如他來時拋磚爲號三人計議已定內外埋伏誰知等了一夜邪不見花冲回來天已發曉北俠來至前面開了山門見龍濤與馮七來了彼此相見道這厮那裡去了於是同到西廂房見橱扇虛掩到了屋內一看見北間牀上有個小小包裹打開看時理面只一件花鞋宮靴與公子巾北俠叫馮七拿着奔方丈而來早見慧海出來迎門問道你們三位如何起的這般早北俠道你丟了人了你還不曉得嗎和尚笑道我出家人吃齋念佛恪守清規如何會丟人別是你們三位有了甚麽故典了罷龍濤道直是師傅丟了人咧

我三人都替師傅找了一夜慧海道王二你的口音如何會改了呢馮七道他也不姓王我也不姓張和尚聽了好生詫異北俠道師傅不要驚疑且到方丈細談大家來至屋內彼此就坐北俠方將龍濤馮七名姓說出昨日租西廂房那人也不姓胡他乃作孽的惡賊花沖外號花蝴蝶我們俱是爲訪拿此人到你這裡就將夜間如何埋伏他自從二更去後至今並未回來的話說了一遍慧海聞聽吃了一驚連忙接過包裹打開一看內有花箜一件官靴公子巾別無他物又到西廂房內一看牀邊有馬鞭子一把心中驚異非常道似此如之奈何未知後文且聽下回分解

俠義傳

六十六回　盜珠燈花蝶遭擒獲　破惡賊

且說紫髯伯聽和尚之言答道這却無妨他走了只管收起來罷我且問你聞得此處有個小多寶慧海道不過三四里之遙北俠道那裡有網網屍以及巷觀娼妓無有呢和尚道有巷觀並無娼妓那裡不過是個莊村並非鎮店若論鄉紳却有個勾鄉官因告終養在家極其孝母家道殷實因爲老母吃齋念佛他便蓋造了一座佛樓畫棟雕樑壯觀之甚慢說別的就只他那寶珠海燈便是無價之寶上面用珍珠攢成纓絡排穗俱有寶石鑲嵌不用說點起來照徹明亮就是平空看去也

是金碧交輝燦人二目那勾員外只要討老母的喜歡自己好善樂施連我們廟裡一年四季皆是有香資布施的北俠聽了便對龍濤道臨師傅之言却有可疑莫若馮七你到小丹村暗暗探聽一番看是如何馮七領命飛也似的去了龍濤便到厨房收拾飯食北俠與和尚閒談忽見外面進來一人軍官打扮金黃面皮細條身子另有一番英雄氣槩別具一番豪傑精神和尚連忙站起相迎那軍官一眼看見北俠道足下莫非歐陽兄麼北俠道小弟歐陽春粵兄貴姓那軍官道小弟韓彰久仰仁兄恒不一見今日幸會仁兄幾時到此北俠道弟來三日了韓爺道如此說來龍濤領教馮七他二人也早到了北俠道龍濤領

來在小弟之先馮七是昨日纔來韓爺道弟因有小恙多將養了幾日故爾來遲叫吾兄在此耐等多多有罪說着話彼此就坐却見龍濤從後而出來見了韓爺便問四爺如何不來韓爺道隨後也就到了因他道士打扮故在後走不便同行正說之間只見夜星子笑吟吟回來見了韓彰道二員外來了麼來的正好此事必須大家商議北俠問道你打聽的如何馮七道歐陽爺料事如見小人到了那裡細細探聽原來這小子昨晚真個到小丹村去了不知如何被人拿住又不知因何連傷二命他又逃脫走了早間勾鄉宦業已呈報到官還未出籤緝捕呢大家聽了測摸不出只得等韓爺來再做道理你道花蝶因何上小

丹村只因他要投奔神手大聖鄭車猛然想起鄭車生辰已近素手前去難以相見早已聞得小丹村勾鄭宦家有寶珠燈價置連城莫若盜了此燈獻與鄭車一來祝壽二來有些光彩這全是以小人待小人的形景他那裡知道此燈有許多的跷蹊一更雖了河神廟一直奔到小丹村以為馬到成功伸手就可拿來誰知到了佛樸之上見寶燈高懸內注清油明晃晃如白晝却有一根鎖鍊上連樸上有環穿過去將這一頭兒壓在鼎爐的脚下細細端詳須將香爐挪開方能提往鎖鍊鬆下寶燈他便挽袖披衣來至供桌之前舒開雙手攥住爐耳運動氣力往上一舉只聽吱的一聲這鼎爐竟跑進佛龕去了燈下桌子上

却露出一個窟窿緊貫燈的鍊子也跑上房梳去了花蝶暗說奇怪正在發呆從桌上窟窿之內探出兩把撓鈎周周正正將兩膀扣住花蝶一兒不由的着急兩膀繞待扎掙又聽下面吱吱吱吱連聲響亮覺的撓的鈎有千觔況重往下一墜花賊再也不能支持兩手一鬆把兩膀扣了個結實他此時是手兒扶着脖兒仰着嘴兒拱着身兒探着腰兒哈着臂兒躥着頭上湖蝶兒頭着腿兒貼着脚後跟兒蹺着腦蓋兒合着眼子是撅着真是福相樣兒有頭笑的小子必要栽誰知花蝶心中正在着急只聽下面嘩唧嘩唧鈴鐺亂響早有人嚷道佛樓上有了賊了從胡梯上來了五六個人手提繩索先把花蝶攏住然後主管拿

着鑰匙從佛桌傍邊入了鎖吱豎吱噔一推隨掩隨縣將
攙鈎解下七手八脚把花蝶細住了推擁下樓主管吩咐
道夜已深了明早再回員外罷你等拿賊有功俱各有賞
方纔是誰的更班兒却見二人說道是我們倆的主管一
看是汪明吳升便道狠好就把此賊押在更樓之上你們
好好看守明早我單回員外加倍賞你們兩個又吩咐謝
拿之人道你們一同送至更樓仍按次序走更巡邏務要
小心衆人答應俱奔東北更樓上安置妥當各自按撥走
更去了原來勾鄉宦莊院極大四角俱有更樓每樓上更
夫四名輪流巡更週而復始如今汪明吳升拿賊有功免
其坐更叫他二人看賊他二人與與頭頭歡喜無限看着

花蝶道看他年輕輕的甚麼幹不得偏要做賊還要偷賞燈那個燈也是你偷的爲那個燈我們員外費了多少心機好容易安上消息你就想偷去剛正在說話忽聽下面叫道主管叫你們去一個人呢吳升道這必是先賞咱們點酒兒吃食好兄弟你辛苦辛苦去一盪罷汪明道我去你好生看着他回身便下樓去了吳升在上面忽聽噗咚一聲便問道怎麼剛栽倒剛沒喝就醉話未說完那見上來一人凹面金腮穿着一身皂衣手持鋼刀吳升要躲只聽吃踪頭已落地那人忽的一聲跳上炕來道朋友饒乃命太歲張華奉了鄧大哥之命原爲珠燈而來不想你已入圈套待俺來救你說罷挑開繩索將花蝶背在身上逃

往鄧家堡鄧車那裡去了及至走更人巡邏至此見更樓下面躺着一人執燈一照却是牙明被人殺死這一驚非小連忙報與主管前來看視便問吳升呢更夫說想是在更樓上面呢一壘連聲喚道吳升吳升那裡有人答應大家說且上去看看一看果然見吳升真是無生了頭在一處尸在一處炕上挑的繩索不少賊已不知去向主管看了這番光景纔着了慌了也顧不的夜深了連忙報與員外去了員外聞聽急起來看又細問了一番方知道已先在佛樓上拿住一賊因夜深未敢稟報員外痛加申飭言此事焉得不報縱然不報也該派人四下搜尋一回更樓上多添人看守不當如此粗心慎事主管後悔無及惟有

伏首認罪而已勾鄉官無奈只得據實報如何拿獲盜
邊有蝴蝶的大盜如何派人看守如何更夫被殺大盜逃
脫的情節一一寫明報到縣內此事一時驚誰人不知那
個不曉因此馮七來到小丹村容容易易把此事打聽回
來大家聽了說等四爺蔣平來時再做道理果然是日晚
間蔣爺趕到大家彼此相見了就把花蝶之事述說一番
蔣澤長道水從源流樹從根這厮既然有投鄉車之說這
須上鄧家堡去找尋誰叫小弟來遲明日小弟就到鄧家
堡探訪一番可有一層如若掌燈時小弟若不回來說不
得衆位哥哥們辛苦辛苦趕到鄧家堡方妥衆人俱各應
允飲酒敘話吃畢晚飯大家安息一宿不提到了次日蔣

平仍是道家打扮提了算命招子拿上源鼓簡板竟奔鄧家堡而來誰知這日正是鄧車生日蔣爺來到門前踱來踱去恰好鄧車送出一人來却是病太歲張華因昨夜救了花蝶聽花蝶說近來驃王莊馬强與襄陽王交好極其親密意欲邀同鄧車前去鄧車聽了滿心歡喜就叫花沖寫了一封書信特差張華前去投遞不想花蝶也送出來一眼瞧見蔣平挑的心內一動便道劉大哥把那唱道情的叫進來我有話說劉車即吩咐家人把那道者帶進來蔣四爺便跟定家丁進了門見廳上鄧車花沖二人上坐花沖不等鄧車吩咐便叫家人快把那老道帶來鄧車不知何意少時蔣爺步上臺階進入屋內放下招子源鼓板

見從容容的稽首道小道有禮了不知施主與誰小道有何吩咐花冲說我且問你你姓甚麼蔣平道小道姓張花冲說你是自小兒出家還是半路兒呢還是故意兒假扮出道家的樣子要訪甚麼事呢要實實說來快講快講蠻車在傍驅子甚不明白便道賢弟你此問却是爲何花冲道大哥有所不知只因在鐵嶺觀小弟被人暗算險些兒喪了性命後來在月光之下雖然看不眞切見他身材瘦小脚步伶便與這道士頗頗相仿故此小弟倒要盤問盤問他說畢回頭對蔣平道你道底說呀爲何遲疑呢蔣爺見花蝶說出眞病暗道小子眞好眼力果然不錯到要稱神方說道二位施主攀話小道如何敢插言說話呢小

道原因家寒毫無養贍實牛路出家仗着算命弄幾個錢吃飯花蝶道你可認得我麼蔣爺假意笑道小道剛到寶莊如何認得施主花冲冷笑道俺的性命險些兒被你暗算你還說不認得呢大約東手間你你也不應站起身來進屋內不多時手內提着一把枯籐鞭子來奔至蔣平身邊道你敢不說實話歷蔣爺知他必要拷打喧道小子你這皮鞭量也打不動四太爺瞧不的你四爺一身乾肉你覷面來試教你小子喈個酒兒的這正是藝高人膽大蔣爺覷不慌不忙的答道實是牛路出家的何必施主追問呢花冲聽了不由氣往上撞將手一揚唰唰唰就是幾下子蔣四爺故意的嗷喲道施主這是爲何平空把小

道叫進宅來不分青紅皂白就把小道亂打起來我乃出家之人這是甚麽道理噯喲喲噯喲這是從那裡說起鄧車在傍看不過眼向前攔住道賢弟不可不可不知鄧車說甚麽話來且聽下回分解

六十七回　紫髯伯庭前激鄧車　蔣澤長橋下撿花蝶

且說鄧車攔住花冲道賢弟不可天下人面貌相同的極多你知他就是那刺你之人嗎且看為兄分上不可悞賴好人花蝶氣冲冲的坐在那裡鄧車便叫家人帶道士出去蔣平道無緣無故將我拙打一頓這是那裡晦氣花蝶聽說晦氣三字站起身來又要打他多虧了鄧車攔住傍邊家人也向蔣平勸道道爺不少說一句罷隨我快走罷

蔣爺說叫我走到底拿我東西來難道硬留下不成家人道你有甚麼東西蔣爺道我的鼓板招子家人回身剛要拿起漁鼓簡板只聽花沖道不用給他看他怎麼樣鄧車站起笑道賢弟既叫他去又何必留他的東西到叫他出去說混話鬧的好說不好聽的做甚麼一壁說着一壁將招子拿起鄧車原想不到招子有分兩的剛一拿手一脫落將招子摔在地下心下轉想道叫他這招子如何使般沉重又拿起仔細一看誰知摔在地下時就把鋼刺露出一寸有餘鄧車看了順手往外一抽原來是一把極鋒芒的三稜鵝眉鋼刺一聲噯呀好惡道叫快與我綁了花蝶早已看見鄧車手內擎着鋼刺連忙過來道大哥我說如

何明明是刺我之人大約就是這個傢伙且不要性急須
慢慢的拷打他問他到底是誰何人主使爲何與我等作
對鄧車聽了吩咐家人們拿皮鞭來蔣爺到可此時只得
橫了心預備挨打花冲把椅子挪出先叫家人亂抽一頓
只不要打他致命之處慢慢的拷打他打了多時蔣爺渾
身傷痕已然不少花蝶問道你還不寔說麼蔣爺道出家
人沒有甚麼說的鄧車道我且問你你既出家要這鋼刺
何用蔣爺道出家人隨遇而安並無藏覩寺院隨方居住
若是行路遲了或起身早了難道就無個防身的傢伙麼
我這鋼刺是防範歹人的爲何施主便遲疑了呢鄧車聽
道是呀自古呂祖尚有寶劍防身他是個雲遊道人亳無

定止雖道就不准他帶個防身的傢伙麼此事我去免葬
掉了花蝶見鄧車沉吟惟恐又有反悔遮忙上前道大哥
請歇息去待小弟慢慢的拷他回頭吩咐家人將他抬到
前面空房內高高吊起自已打了又叫家人打蔣爺先前
還折辯到後來知道不免索性不言語了花蝶見他不言
語暗自思道我與家人打的工夫也不小了他却毫不承
認若非有本領的如何禁的起這一頓打他只顧思索誰
知早有人悄悄的告訴鄧車說那道士打的不言語了鄧
車聽了心中好生難安想道花沖也太不留情了這又不
是他家何苦把個道士活活的拍死雖爲出氣難道我也
不嫌個忌諱麼我若十分攔他又恐他笑我說我不担事

膽特小了也罷我須如此他大約再也沒有說的想罷來到前面只見花冲還在那裡打呢再看道士時渾身抽的衣服狼籍不堪身無完膚鄧車笑吟吟上前道賢弟你該歇息歇息了自早辰吃了些壽麪到了此時可也餓了酒筵已然擺妥非是劣兄給他討情今日原是賤辰難道為他就悞了咱們的壽酒嗎一番話把個花冲提醒忙放下皮鞭道罣大哥恕小弟忘神皆因一時氣忿就把大哥的干秋忘了轉身隨鄧車出來却又吩咐家人好好看守不許躲懶貪酒候明日再細細的拷問若有差錯我可不依你們惟你們幾個人是問二人一同往後面去了這裡家人也自抱怨花蝶的說他無緣無故不知那裡的那氣也

有說給我們添差使還要充二號主子盡裝蒜又有可憐道立的自午間操搓到這時渾身打了個稀爛也不知是那葫蘆藥便有人上前悄悄的問道爺你瞧點兒罷蔣爺哼了一聲傍邊又有人道別給他涼水喝不是頑的與其給他水喝現放着酒熱熱的給他温二碗不比水强麼那個說真個的你看着他我就給他温酒去不多時端了一碗熱騰騰的酒二人偷偷的把蔣爺攀下來却不敢縣去了綑綁一個在後面輕輕的扶起一個在前面端着酒喂他蔣爺一連呷了幾口覺得心神已定喘息喘息便把餘酒一氣飲乾此時天已漸漸的黑上來了蔣爺暗想道大約歐陽兄與我二哥差不多的也該來了忽聽家人

說道二兄弟你我從早辰鬧到這咱晚了我餓的受不得了那人答道大哥我早就餓了怎麼他們也不來替換替換呢這人道者二你想想咱們共總多少人如今他們在上頭打發飯還有空兒替換咱們嗎蕭爺聽了便插言道你們二位只管吃飯我四肢綑綁又是一身傷痕還跑的了我麼兩個家人聽了道慢說你跑不了你就是真跑了這也不是我們正宗差使也沒甚要緊你且養着精神咱們回來再見說罷二人出了空房將門倒扣往後面去了誰知歐陽春與韓彰早已來了二人在房上瞭望不知蕭爺在於何處歐陽春便遞了暗號叫韓彰在房上瞭望看已却也找尋蕭平找到前面空房之外正聽見二人嚷餓

後來聽他二人往後面去了北俠便進屋內蔣爺知道救兵到了北俠將繩索挑開蔣爺悄悄道我這渾身傷痕却沒要緊只是四肢細的麻了一時血脈不能周流須把我攙着安置個去處方好北俠道放心隨我來一伸臂膀將蔣爺攙起往東就走過了攢道出了角門却是花園四下一望並無可以安身的去處走了幾步見那邊有一架葡萄架幸喜不甚過高北俠悄悄道且屈四弟在這架上罷說罷左手一順將蔣爺雙手托起如舉小孩子一般輕輕放在架上轉身從背後皮鞘內將七寶刀抽出竟奔前廳而來誰知看守蔣爺的二人吃飯回來見空房子門已開了道士也不見了一時驚慌無措忙跑到廳上報與花蝶

邵車他二人聽了就知不好也無眼細問花蝶提了利刃
邵車摘下鐵靶弓跨上鐵彈子袋手內拳了三個彈子剛
出廂房早見北俠持刀已到邵車扣上彈子把手一揚嗖
的就是一彈北俠知他彈子有工夫早已防備見他把手
一揚却把寶刀扁着一迎只聽噹的一聲彈子落地邵車
見打不着來八一連就是三彈只聽噹噹噹響了三聲俱
各打落在地邵車暗暗吃驚說這人技藝超羣便順手在
袋內掏出數枚連珠發出只聽叮噹叮噹猶如打鐵一般
傍邊花蝶看的明白見對面這一個人並不介意他却腳
下使勁一個健步以為幫虎吃食可以成功不想忽覺腦
後生風覺着有人一回頭見明幌幌的鋼刀砍將下來說

聲不好將身一閃翻手往上一迎那裡知道韓爺勢猛刀沉他是翻腕迎的不得力刀對刀只聽咯噹一聲他的刀早已飛起敗步噹啷落在塵埃花蝶那裡還有魂咧一伏身奔了角門往後花園去了慌不擇路無處藏身他便到葡萄架根下將身一蹲以爲他算是葡萄老根兒他如何想的到架上頭還有個人呢蔣爺在架上四肢剛然活動猛聽腳步聲響定睛細看見一人奔到此處不動隱隱頭上有黑影兒亂晃正是花蝶蔣爺暗道我的鋼刺被他們拿去手無寸鐵難道眼睜着小子藏在此處就罷了不成有了我何不砸他一下子也出一出拷打的惡氣想罷輕舉兩腿緊抱雙肩往下一翻身噗咚的一聲正砸在花

蝶的身上把花蝶砸的往前一撲險些兒嘴拔地幸虧兩手扶住只覺兩耳嗡的一聲雙睛金星亂迸說聲不好此處有了埋伏了一挺身跟裡娘跨奔那邊墻根去了此時韓彰趕到蔣爺爬起來道二哥那厮往北跑了韓彰聽道好賊往那裡走緊緊趕來看看追上花蝶將身一跳上了墻頭韓爺將刀一掄花蝶業已躍下咕嘟咕嘟往東飛跑跑過墻角忽見有人嚷道那裡走龍濤在此嗖的就是一棍好花蝶身體靈便轉身復往西跑誰知早有韓爺攔住南面是墻北面是護莊河花蝶往來奔馳許久心神已亂眼光迷離只得奔板橋而來剛剛到了橋的中間却被一人旁胸抱住道小子你不洗澡嗎二人便滾下橋去花蝶

不識水性那裡還能扎掙原來抱花蝶就是蔣平他同韓彰躍出墻來便在此橋埋伏到了水中雖然不深他却捨住花蝶的脖項往水中一喫連喫了幾口水花蝶已然人事不知了此時韓爺與龍濤馮七俱各趕上蔣爺托起花蝶龍濤提上木橋與馮七將他綁好蔣爺瞧將上來道好令韓爺道你等統到前面我接應歐陽兄去說罷一躍身跳入墻內且說北俠刀磕鐵彈邵車心慌已將三十二子打完敵人不退正在着急韓爺趕到嚷道花蝶已然被擒請你有多大本領俺來也邵車聞聽不敢抵敵將身一晃從房上逃走去了北俠也不追趕見了韓彰言花蝶已擒現在莊外說話間龍濤背花蝶蔣爺與馮七在後來至廳

前放下花蝶蔣爺道好冷好冷韓爺道我有道理持着刀往後面去了不多時提了一包衣服來道原來姓鄧的並無家小家人們也藏躲了四弟來換衣服蔣平更換衣服之時誰知馮七聽韓爺說後面無人便去到厨房將柴炭抱了許多登時點着烘起來蔣平換了衣服出來道趁着這厨昏迷之際且鬆了綁那裡還有衣服也與他換了去氣寒冷若把他凍死了反為不美龍濤馮七聽說有理急忙與花蝶換妥仍然綁縛一壁挫他的水一壁向着火小子鬧了個水火既濟韓爺又見聽七擺着盛筵大家也都餓了彼此就坐快吃痛飲蔣爺一眼瞧見鋼刺急忙佩在身邊只聽花蝶呻吟道淹死我也馮七出來將他攙進屋

內花蝶在燈光之下一看見上面一人碧睛紫髯左首一人金黃面皮右首一人形容枯瘦正是那個道士下面還有個黑臉大漢又是鐵嶺聊被擒之人看了半日不解是何緣故只見蔣爺斟了一杯熱酒來到花蝶面前道姓花的事已如此不必遲疑你且喝杯熱酒煖煖寒花蝶問道你到底是誰爲何與俺作對蔣爺道你作的事你還不知道麼沽污婦女名節造孽多端人人切齒個個含冤因此我等抱不平之氣纔特特前來拿你若問我我便是陷空島四鼠蔣平花蝶道你莫非稱翻江鼠的蔣澤長麼蔣爺道正是花蝶道好好名不虛傳俺花冲被你拿住也不歎辱於我快拿酒來蔣爺端到他唇邊花冲一飲而盡又問

道那上邊的又是何人蔣爺道那是北俠歐陽春那邊是我二哥韓彰這邊是捕快頭目龍鳳花蝶道罷了罷了也是我花沖所行不正所以惹得你等的義氣今日被擒正是我自作自受你們竟欲將我置於何地蔣爺道大丈夫敢作敢當方是男子明早將你解到縣內完結了勾鄉宦家殺死要夫一案便將你解赴東京任憑開封府發落花沖聽了便低頭不語此時天已微明先叫馮七到縣內呈報去了北俠道劣兄有言奉告如今此事完結我還要同茉花村去一來你們官事我不便混在裡面二來因雙俠之令妹於冬底還要與展南俠畢姻面纏至再是以我必須回去韓蔣二人難以強留只得應允不多時縣內派了

差役跟隨馮七前來起解花冲到縣北俠與韓蔣二人出了劉家堡彼此執手分別北俠仍回茅花村韓蔣二人同到縣衙惟有劉車悄悄回家聽說花冲被擒他恐官司連累忙忙收什收什竟奔霸王莊去了後文再表不知花冲到縣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六十八回　花蝶正法展昭完姻　雙俠餞行靜修測字

且說將韓二位來到縣前蔣爺先將開封的印票拿出投遞進去縣官看了連忙請至書房款待問問底細立刻升堂花冲並無推諉甘心承認縣官急速辦了詳文派差跟隨韓蔣龍霽等押解花冲起身一路上小心防範逢州過縣皆是添役護送一日來至東京蔣爺先至公廳見了衆

位英雄彼此問了寒暄盧方先問找的二弟如何蔣平便將始末述說了一遍現今押解着花沖隨後就到大家歡喜無限盧方徐慶白玉堂展昭相陪迎接韓彰蔣爺連忙換了服色來到書房回稟包公包公甚喜即命包興傳出話來如若韓義士到來請到書房相見此時盧方等已迎着韓彰結義弟兄彼此相見了自是悲喜交集南俠見了韓爺更覺親熱暫將花沖押在班房大家同定韓爺來至公所各到姓名相見獨到了馬漢徐慶道二哥你老脅箭誤傷的就是此人韓爺聽了不好意思連連謝罪馬漢道三弟如今俱是一家人了你何必又提此事趙虎道不知者不作罪不打不成相與以後誰要忌妒誰他就不是好

莫就是個小人了大衆俱各大笑公孫先生道方纔相爺傳出話來如若韓兄到來即請書房相見韓兄就同小弟先到書房要緊韓彰便隨公孫先生去了這裡南俠吩咐備辦酒席與韓蔣二位接風不多時公孫策等出來剛至茶房門前見張老兒帶定鄧九如在那裡恭候九如見了韓爺向前深深一揖口稱韓伯伯在上小姪有禮韓爺見是個宦家公子連忙還禮一時忘懷再也想不起是誰來張老兒道軍官爺難道把湯圓舖的張老兒忘了麼韓爺猛然想起道你二人爲何在此包興便將在酒樓相遇帶至開封府遇三公子奉相諭將公子認爲義子話說了一遍韓爺聽了歡喜道眞是福星貌轉我如何認得如此說

公子請了大家笑着來至公所之內見酒筵業已齊備大家謙遜彼此就坐盧方便問見了相爺如何公孫策道相爺見了韓兄甚是歡喜說了好些渴想之言已吩咐小弟速速摺子就以拿獲花冲韓兄押解到京爲題明早啟奏大約此摺一上韓兄必有好處盧方道全仗賢弟扶持韓爺又叫伴當將龍濤請進來大家見了韓爺道多承龍兄一路勤勞方纔已回稟相爺俟事畢之後回去不遲所有護送差役俱各有賞龍濤道小人仰慕二爺四爺拿獲花冲只要報仇雪恨龍濤生平之願足矣話剛至此只見包興傳出話來道相爺吩咐立刻帶花冲二堂聽審公孫先生王馬張趙等聽了連忙到二堂伺候去了這裡無事

的暫且飲酒放說南俠便問花蝶事體韓爺便述說一番又深讚他人物本領惜乎一宗大毛病把個人帶累壞了正說之間王馬張趙等俱各出來趙虎連聲誇道好人物好膽量就是他所作之事不端可惜了衆人便問相爺審的如何王朝馬漢道何用審問他自已俱各逼說了實實罪在不赦招已畫了此時相爺與公孫先生擬他的罪名明日啟奏不多時公孫策出來道若論他殺害人命實在不少惟獨沾污婦女一節較重理應處死相爺從輕改了個斬立決龍濤聽了心內暢快大家從新飲酒喜悅非常飲畢各自安歇到了次日包公上朝遞摺聖心大悅立刻召見韓彰也封了校尉之職花沖罪名依議包相就

派祥符縣監斬仍是龍濤馮七帶領衙役押赴市曹行刑回來到了開封見衆英雄正與韓彰賀喜龍濤又謝了韓爺二人他要回去韓爺蔣爺二位贈了龍濤百金所有差役俱各賞賜各回本縣去了龍濤從此也不在縣內當差了這裡衆英雄歡喜聚在一處快樂非常除了料理官事之外便是飲酒作樂盧方等又在衙門就近處置了寓所仍是五人同居自開東京弟兄分手至此方能團聚除了盧方一年回家幾次收取地租其餘四人就在此處居住當差供職甚是方便南俠原是丁大爺給盡的房屋預備畢姻因日期近了也就張羅起來不多幾日丁大爺同老母妹子來京南俠早已預備了下處衆朋友俱各前來看

望都要會會北俠誰知歐陽春再也不肯上東京同丁二爺在家看家衆人也只得罷了到了臨期所有迎粧嫁娶之事也不必細說南俠畢姻之後就將丁母請來同居每日與丁大爺會同衆朋友歡聚剛然過了新年丁母便要回去衆英雄與丁大爺義氣相投戀戀難捨今日你請明日我邀這個送行那個餞別聚了多少日期好容易方纔起身丁兆蘭隨着丁母回到家中見了北俠說起開封府的朋友人人羨慕大哥恨不得見面抱怨小弟不了北俠道多承衆位朋友的惜愛實是劣兄不慣應酬如今賢弟回來諸事已畢劣兄也就要告辭了丁大爺聽了詫異道仁兄却是爲何難道小弟不在家時舍弟有甚麼不到之

處歷北俠笑道你我豈是那樣的朋友賢弟不要多心劣兄有個賤恙若要閒的日子多了便要生病所謂勞人不可多逸逸則便不消受了這些日子賢弟不來已覺焦心煩燥如今既來了必須放我前行庶免災纏病繞兆蘭道既如此小弟與仁兄同去北俠道那如何使得你非劣兄可比現在老伯母在堂而且妹子新嫁更要二位賢弟不時的在膝下承歡省得老人家寂寞再者劣兄出去閒遊毫無定所難道賢弟就忘了遊必有方嗎兆蘭兆蕙聽見北俠之言是決意的要去只得說道既如此再屈留仁兄兩日俟後日起身如何北俠只得應允這兩日的歡聚自不必說到了第三日兆蘭兆蕙備了酒席與北俠餞行並

問現欲何往北俠道還是上杭州一進飲酒後提了包裹雙俠送至莊外各道珍重彼此分手北俠上了大路散步逍遙逢山玩山遇水賞水凡有古人遺跡再沒有不遊覽的一日來至仁和縣境內見一帶松樹稠密遠遠見旗桿高出青霄北俠想道這必是個大寺院何不瞻仰瞻仰來到廟前一看見匾額上鐫着盤古寺三字殿宇墻垣極其齊整北俠放下包裹拂去塵垢端正衣襟方揣了包裹步入廟中上了大殿瞻仰聖像都是三皇纔禮拜畢只見出來一個和尚年紀不足三旬見了北俠問訊北俠連忙還禮問道令師可在廟中麼和尚道在後面施主敢是找師父麼北俠道我因路過寶剎一來拜訪令師二來討杯茶

吃和尚道請到客堂待茶說罷在前引路來到客堂眞是
聰明几淨檻而不俗和尚張羅煮茶不多一會茶已烹到
早見出來個老和尚年紀約有七旬面如重顏精神百倍
見了北俠問了姓名北俠一一答對又問吾師上下和尚
答道上靜下修二人一問一答談了多時彼此敬愛看看
天已晚了和尚獻齋北俠也不推辭隨喜吃了和尚更覺
歡喜便留北俠多盤桓幾日北俠甚合心意便住了晚間
無事因提起手談誰知靜修更是酷好二人就在燈下較
了一局不相上下萍水相逢遂成莫逆北俠一連住了幾
日這日早晨北俠拿出一定銀來交與靜修作爲房金和
尚那裡肯受道我這廟內香火極多客官就是住上一年

半載這點新水之用足以供的起千萬莫要多心北俠道雖然如此我心甚是不安權作香資萬要推辭靜修只得收了北俠道吾師無事還要領一局肯賜教否靜修道爭奈老僧力弱恐非敵手北俠道不客教足矣何必太謙二人放下棋枰對奕多時忽見外面進來一個儒者衣衫襤褸形容枯瘦手內持定幾幅對聯望着二人一揖北俠連忙還禮道有何見教儒者道學生貧困無資寫得幾幅對聯望祈居士資助一二和尚聽了便立起身來接過對聯打開一看不由的失聲叫好未知靜修說出甚麼話來且聽下回分解

六十九回　杜雍課讀侍妾調姦　秦昌陪罪了鏢喪命

且說靜修和尚打開對聯一看見寫的筆法雄健字體遒媚不由的連聲讚道好書法好書法又往儒者臉上一望見他雖然窮苦顧含秀氣而且氣度不凡不由的慈悲心一動便叫儒者將字放下吩咐小和尚帶到後面梳洗淨面款待齋飯儒者聽了深深一揖隨着和尚後面去了北俠道我見此人顧顧有些正氣決非假冒斯文靜修道正是老僧方纔看他骨格清奇更非久居人下之客說罷復又下棋剛然終局只見進來一人年約四旬以外和尚却認得是秦家莊員外秦昌連忙讓坐道施主何來這等高興秦員外道無事不敢擅造寶剎只因我這幾日心神有些不安特來懇求吾師一卜和尚笑道此話從何說起老

僧是不會占卜的員外聽誰說來秦昌道出家人不該打誑語曾記那年做莊有個王老兒爲孫子得病愁煩是吾師問他因何愁煩他說出緣故吾師道你說一個字來我與你測一測他因常看古人詞上有簡筆字他就寫了個兜央的兜字剛然寫完吾師正在測度之際忽然一陣風將紙条飛起他忙用鎮紙一押不偏不正押在兜字頭上吾師就長嘆了一聲道你這小孫兒是不能活的了你快回去罷老王聽了即刻回家誰知他那孫子就死了因此他就傳揚開了說吾師神卜誰人不知如何單單的瞞我呢靜修笑道這原是一時的靈機不過測測字如何算得會卜呢秦昌道吾師既能測字何妨給我測個字呢靜修

沒法兒只得說道既如此這到容易員外就說一個字待老僧測測看說的是了員外別喜歡說的不是了員外也別惱秦昌道君子問禍不問福方纔吾師說容易就是這個容字罷靜修寫出來端詳了多時道此字無偏無倚邪是個端正字體拔字意說來有容德乃大無欺心自家員外作事光明毫無欺心這是好處然凡事須有涵容不可急躁未免急則生變與事就不相宜了員外以後總要涵容遇事存在心裡管保遇難成祥轉禍為福老僧為何說這個話呢只因此字拆開看有些不妙員外請看此字若拆看是個六下有人口若要不涵容惟恐人口不利這也是老僧妄說員外休要見怪員外道多承吾師指教焉有

見怪之理北俠在傍聽了頗有意思連忙說道吾師也替我測一字靜修道善哉善哉今日老僧如何造起口孽來了快請說字罷北俠道就是曾字罷靜修思索了一番道此字也是端正字體善乃人之本性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善是隨在皆有處處存心爲善濟困扶危剪惡除强賑貧行事狠毒細細想來却是一片好心這方是真善再拆此字拆開居士平生多義氣甘載入空門將來二十年後也不過老僧而已北俠聽了連連稱是承教承教佩服佩服誰知說話間秦昌屢盼桌上的對聯見靜修將字測完方立起身來把對聯拉開一看連聲諮讚好字好字這是吾師的大筆歷靜修道老僧如何寫的來這是

方纔一儒者賣的泰昌道此人姓甚名誰現在何處靜修道現在後面他原是求資助的並未問他姓名泰昌道如此說來是個寒儒了我爲小兒屢欲延師訓誨未得其人如今既有儒者吾師何不代爲聘請豈不兩便麼靜修笑道延師之道理宜恭敬不可因他是寒士便藐視于他似如此草率非待讀書人之理泰昌立起身來道吾師責備的甚是但弟子惟恐錯過機會不得其人故此覺得草率了速忙將外面家童喚進來吩咐道你速速到家脫衣帽靴衫取來並將馬快快備兩匹來靜修見他延師心誠只得將儒者請來誰知儒者到了後面用熱水洗去塵垢更覺潤面光華秀色可餐泰昌一見歡喜非常連忙延至上

坐自己在下面相陪原來此人姓杜名雍是個飽學儒流一生性氣剛直又是個落落寡合之人靜修便將秦昌延請之意說了杜雍却甚愿意秦昌樂不可言少時家童將衣衫靴帽取來秦昌恭恭敬敬奉與杜雍杜雍却不推辭將通身換了更覺落落大方秦昌別了靜修北侠便與杜雍同行出了山門秦昌便要牽蹬杜雍不肯謙讓多時二人乘馬來至莊前下馬家僮引路來到書房獻茶已畢即叫家人將學生喚出原來秦昌之子名叫國璧年方十一歲交入鄭氏三旬以外年紀有一妾名叫碧蟾了養嫡不少其中有個大了雙名叫彩鳳服侍鄭氏的小了髮名叫彩霞服侍碧蟾的外面有執事四人進寶進財進祿進

喜秦昌雖然四旬年紀還有自小兒的乳母白氏年已七旬將近八丁算來也有三四十口家道饒餘員外因二生未能讀書深以爲憾故此爲國璧請請延師也爲改換門庭之意自拜了先生之後一切餚饌甚是精美秦昌雖未讀過書却深知敬先生也就難爲他往往有那不讀書的人以爲先生的飯食隨便俱可漫不經心的狠多那似這秦員外拿着先生當敬天神的一般每逢自己討取帳目之時便囑咐鄭氏安人先生飯食要緊不可草率務要小心即或安人不得暇就叫彩鳳照料習以爲常誰知早已惹起侍妾的疑忌來了一日員外又去討帳臨行囑咐安人與大了頭先生處務要留神好好款待員外去後彩鳳

照料了飯食叫人送至書房碧蟾也便悄悄隨至書房在
牖外偷看見先生眉清目秀三旬年紀儒雅之甚不看則
已看了時邪心頓起也是活該有事這日偏偏員外與國
璧告了半天假帶他去探親碧蟾聽了此信暗道許他們
給先生做菜難道我就一許麼便親手做了幾樣菜用個
小盒盛了叫小了頭彩霞送至書房不多時回來了他便
問先生做甚麼呢彩霞道在那裡看書呢碧蟾道說甚麼
沒有了幾道他說往日俱是家童送飯今日為何你來快
回去罷將盒放在那裡我就來了碧蟾暗道奇怪為何不
吃呢便叫彩霞看了屋子他就三步兩步來道書房撕破
糊紙往裡窺看見盒子依然未動他便輕輕咳嗽杜先生

聽了抬頭看時見牕上撕了一個窟窿有人往裡偷看却是年輕婦女連忙問道甚麼人牕外答道你猜是誰杜先生聽這聲音有些不雅忙說道這是書房還不退了牕外答道諒你也猜不着我告訴你我比安人小比了鬟大今日因員外出門家下無人特來相會先生聽了發話道不要嘮叨快廻避了外面說道你爲何如此不知趣莫要辜負我一片好心這裡有表記送你杜雍聽了登時紫漲面皮氣往上撞嚷道滿口胡說再不退我就要喊叫起來一壁嚷一壁拍案大叫正在憤怒忽見牕外影兒不見了先生仍氣忿忿的坐在椅子上面暗想道這是何說可惜蔡公待我這番光景被這賤人帶累壞了我須隨便點醒

了他庶不負他待我之知遇你道碧蟾爲何退了原來他聽見員外已回來了故此急忙退去且言秦昌進內更換衣服便來到書房見先生氣忿忿坐在那裡也不爲禮回頭見那邊放着一個小小元盒裡面酒菜極精紋絲兒沒動剛要坐下問話見地下黃澄澄一物連忙毛腰檢起却是婦女帶的戒指一聲兒沒言語轉身出了書房仔細一看却是安人之物不由的氣冲霄漢直奔卧室去了你道這戒指從何而來正是碧蟾隔牆拋入的表記杜雍正在氣忿喊叫之時不但沒看見連聽見也沒有秦昌來到卧室之內見鄭氏與乳母正在敘話不容分說開口大罵道你這賤人幹的好事乳母不知爲何連忙上前解勸彩鳳

也上來攔阻鄭氏安人看此光景不知是那一葫蘆藥秦昌坐在椅上半晌方說道我叫你款待先生不過是飲饌精心誰叫你跑到書房叫先生瞧不起我連理也不理這還有個閨範歷妓人道那個上書房來是誰說的秦昌道現有對証便把戒指一扔鄭氏看時果是自己之物連忙說道此物雖是我的却是兩個一個留着自帶一個賞了碧蟾了秦昌聽畢立刻叫彩鳳去喚碧蟾不多時只見碧蟾披頭散髮彩鳳哭哭啼啼一同來見員外一見說彩鳳偷了我的戒指去到書房陷害於我一個說我何嘗到姨娘屋內這明是姨娘去到書房如今反來說我兩個你言我語分爭不休秦昌反倒不得主意竟自分解不清自己

却後悔不該不分青紅皂白把安人辱罵一頓時莽撞了倒是鄭氏有主意將彩鳳唬呼住了叫乳母把碧蟾勸回屋內秦昌不能分晰此事坐在那裡發呆生暗氣少時乳母過來安人與乳母悄悄商議此事須如此如此方能明白乳母道此計甚妙如此行來可也試出先生心地如何了乳母便一一告訴秦昌秦昌深以為是到了晚間天到二鼓之後秦昌同了乳母來到書房只見裡面尚有燈光杜雍業已安歇乳母叩門道先生睡了麼杜雍答道睡了做甚麼乳母道我是姨娘房內的婆子因員外已在上房安歇了姨娘派我前來請先生到裡面有話說杜雍道這是甚麼道理白日在廳外話絮了多時怪道他說比安人

小比了聲大原來是個婊娘你回去告訴他若要如此的
開法我是要辭館的了豈有此理吓豈有此理外面秦昌
聽了心下明白便把白氏一拉他二人抽身回到卧室秦
昌道再也不消說了也不用再往下問了只這比妓人小
比了聲大一語却是碧蟾賊人無疑了我還留他何用若
不急早殺卻他難去心頭之火乳母道凡事不可急躁你
若將他殺死一來人命關天二來醜聲傳揚反為不美員
外道似此如之奈何呢乳母道莫若將他鎖禁在花園空
房之內或將他餓死或將他囚死也就完了事了秦昌深
以為是次日黎明便吩咐進寶將後花園收什出了三間
空房就把碧蟾鎖禁吩咐不准給他飯食要將他活活餓

死不知碧蟾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七十回　秦員外無辭甘認罪　金琴堂有計立明冤

且說碧蟾素日原與家人進寶有染今將他鎖禁在後花園空房不但不能捱餓反倒遂了二人私欲他二人却暗暗商量計策碧蟾說員外與安人雖則居在上房却是分寢員外在東間安人在西間莫若你質夜持刀將員外殺死就說安人懷恨將員外謀害告到當官那時安人與員外找了命我掌了家圖陪你二人一生快樂不盡强如我為妾你是奴呢說的進寶心活也不管天理昭彰半夜裡持刀來殺秦昌且說員外自那日錯罵了安人至今靜中一想原是自己莽撞如今既將碧蟾鎖禁安人前如何不

陪着呢到了夜靜更深自持燈來至西間見鄭氏剛然歇下他便進去彩鳳見員外來了不便在跟前只得溜出來他却進了東間摸了摸卧具鋪設停當暗自思道姨奶奶碧蟾他從前原與我一樣了頭員外拔了他收作二房我自擬陪一次如今碧蟾既被員外鎖禁此缺已出不消說了理應是我坐補忘想得缺不覺神魂抵僱一歪身躺在員外枕上竟自睡去他却那裡知道進寶持刀前來輕輕的撬門而入黑暗之中摸着脖項狠命一刀可憐把個要郎補缺的彩鳳竟被孤奴殺死進寶以為得意回到本屋之中見一身的血跡剛然脫下要換只聽員外那裡一疊連聲叫進寶進寶聽了吃驚不小方知員外未死一壁答

應一壁穿衣來到上房只因員外由西間陪罪回來見彩鳳已被殺在卧具之上故此連連呼喚見了進寶便告訴他彩鳳被殺一節進寶方知把彩鳳悞殺了此時安人已知連忙起來大家商議鄭氏道事已如此莫若將彩鳳之母馬氏喚來告訴他多多給他銀兩將他女兒好好殯殮就是了秦昌並無主意立刻叫進寶告訴馬氏去誰知進寶見馬氏挑唆女兒是秦昌因姦不遂憤怒殺死叫馬氏連夜到仁和縣報官金必正金大老爺因是人命重案立刻前來相驗秦昌出其不意只得迎接官府就在住房廊下設了公案金令親到東屋看了問道這鋪蓋是何人的秦昌道就是小民在此居住金令道這丁頭他叫甚麼秦

昌道叫彩鳳金令道他在這屋裡住麼秦昌道他原是服侍小民妻子在西屋居住的金令道如此說來你妻子住在西間了秦昌答應是金令便叫仵作前來相驗果係刀傷金令吩咐將秦昌帶到衙中聽審暫將彩鳳盛殮轉到衙中先將馬氏細問了一番馬氏也供出秦昌久已分寢東西居住他女兒原是服侍鄭氏的金令問明繪帶上秦昌來問他為何將彩鳳殺死誰知秦昌別的事沒主意他遇這件事倒有了主意回道小民將彩鳳誘至屋內因姦不遂一時忿恨將他殺死你道他如何恁般承認他道我因向與妻子東西分住如何又說出與妻子陪罪呢一來說不出口來二來惟恐官府追問因何陪罪又叨頓出碧

贈之事那時鬧出妻妾當堂出醜其中在連累上一個先生這個聲名傳揚出去我還有個活頭麽莫若我把此事應起還有個轉大約爲員的了頭因姦致死也不至抵償縱然抵償也是前世冤孽總而言之前次不該合妄人爭噪這是我沒有涵容處彼時若有涵容慢慢訪查也不必陪罪就沒有這些事了可見靜和尚是個高僧怨得他說人臣不利果應其言他雖如此想也不思索思索若不陪罪他如何還有命呢金令見他滿口應承反倒疑心便問他凶器藏在何處秦昌道因一時忙亂忘却擲於何地其詞更覺渾含金令暗想道看他這光景又無凶器其中必有緣故須要慢慢訪查暫且繫案寄監此時鄭氏已派

進喜暗裡安置秦昌在監不至受苦他因家下無人僕從難以托靠仔細想來惟有杜先生爲人正直剛强便暗暗高信托付杜雍照管外邊事體一切內務全是鄭氏料理監中叫進寶四人輪流值宿服侍一日靜修和尚到秦員外家取香火銀兩順便探訪杜雍剛然來到秦家莊迎頭遇見進寶和尚見了問道員外在家麽杜先生可好進寶正因外面事務如今是杜先生料理比員外在家加倍嚴緊一肚没好氣無處發洩聽靜修和尚問先生他便進讒言道師傅還提杜先生呢原來他不是好人因與主母調姦秦員外知覺大鬧了一場杜先生懷恨在心不知何時暗暗與主母定計將了頭彩鳳殺死反告了員外因姦致

命將員外陷在南牢我此時便上緊內賺我們員外去說
罷佯長去了和尚聽了不勝驚駭詫異大罵杜雍不止回
轉寺中見了北俠道世間竟有這樣得魚忘筌人面獸心
之人實實可惡北俠道吾師爲何生嗔靜修和尚便將聽
了進寶之言一一敘明北俠道我看杜雍決不是這樣人
惟恐秦員外別有隱情靜修聽了好生不樂道秦員外爲
人老僧素日所知一生原無大過何得遭此報應可恨這
姓杜的竟自如此不堪實實可惡北俠道我師還要三思
既有今日何必當初難道不是吾師薦的麼這一句話問
得個靜修和尚面紅過耳所謂話不投機半句多一言不
發站起來向後面去了北俠暗想道據我看來杜雍去了

不多日期何得驟與安人調姦此事有些荒唐今晚倒要去探聽探聽又想老和尚若大年紀還有如此火性可見貪嗔癡愛的關頭是難跳的出的他大約因我拿話堵塞於他今晚決不肯出來我正好行事想罷暗暗裝束將燈吹滅虛掩門戶仿彿是早已安眠再也想不到他往秦家莊來到了門前天已初鼓先往書房探訪見有兩個更夫要蜷書童回道先生上後邊去了北俠聽了又暗暗來到正堂房上忽聽乳母白氏道你等莫若躲懶好好烹下茶少時奶奶回來還要喝呢北俠聽了暗想事有可疑爲何兩個人俱不在屋內且到後面看看再作道理剛然來到後面見有三間花廳掃扇虛掩忽聽裡面說道我好容易

得此機會千萬莫悞良宵我這裡跪下了又聽婦人道眞正便宜了你你可莫要忘了我的好處吓北俠聽至此殺人心陡起暗道果有此事且自打發他二人上路背後拖出七寶刀說時遲那時快推開橋扇手起刀落可憐男女二人剛得片時歡娛雙魂已歸地府北俠將二人之頭挑在一處挂在橋扇屈戍之上滿腔惡氣全消仍回盤古寺他以爲是杜雍與鄭氏無疑那裡知道他也是誤殺了呢你道方纔書童答應更夫說先生往後邊去了是那個後邊就是書房的後邊原來是杜先生出恭呢杜雍出恭回來問道你方纔台諒話書童道更夫要蠟來了杜雍道你們如何這麼早就要蠟燭在五更時拿去的蠟算來不

過點了半枝應當還有半枝難道還點不到二更麼員外
不在家我是不能叫他們睡如要賺等員外回來要怎麼
賺我是全不管的正說時只見更夫跑了來道師老爺師
老爺不好了杜雍道不是蟒不殺了犯不上這等大驚小
怪的更夫道不是不是方纔我們上後院巡更見花廳上
有兩人扒着牖扇往外瞧我們怕是歹人拿燈籠一照誰
知是兩人頭杜先生道是活的是死的更夫道師老爺可
曉糊塗了既是人頭如何會有活的呢杜雍道我不是害
怕我是心裡有點發怯我問的是男的是女的更夫道我
們沒有細瞧杜先生道既如此你們打着燈籠在前引路
待我看看去更夫道師老爺既要去看須得與我換蟒了

這燈籠裡剩了個蠟頭兒了杜先生吩咐書童拿幾枝蠟
來與更夫、換好了方打着燈籠往後面花廳而來到了花
廳更夫將燈籠高高舉起杜先生戰戰兢兢看時一個耳
上有環道唯呀是個婦人你們細看是誰更夫看了半晌
道好像姨奶奶杜雍便叫更夫你們把那個頭往外轉轉
看是誰更夫乍着膽子將頭扭一扭一看這個說這不是
進祿兒嗎那個道是不錯是他是他杜先生道你們要認
明白了更夫道我認的不差杜先生道且不要動更夫道
誰動他做甚麼呢杜先生道你們不曉得這是要報官的
你們找找四個管家今日是誰在家更夫道昨日是進寶
在盜該班今日應當進財該班因進財有事去了纔進祿

給進寶送信去叫他連一班不知進祿如何被人殺了此
時就剩進喜在家杜先生道你們把他叫來我在書房等
他更夫答道一個去叫進喜一個引着先生來到書房不
多時進喜到來杜先生將此事告訴明白叫他進內啟知
主母進喜急忙進去稟明了鄭氏鄭氏正從各處檢點回
來聽的沒了主意叫問先生此事當如何辦理杜先生道
此事隱瞞不得的須得報官你們就找地方去進喜立刻
派人找了地方來到後園花廳看了也不動道這要即刻
報官躭延不得了只好管家你隨我同去進喜聽的半晌
無言還是杜先生有見識知是地方勒索只得叫進喜從
內要出二兩銀子來給了地方他纔一人去了至次日地

方回來道少時太爺就來你們好好預備了不多時金令來到進喜同至後園金令先問了大概情形然後相驗記了姓名叫人將頭摘下又進屋內去看見男女三屍下體赤露知是私情又見牀榻上有一字衆金令拿起細看龍在袖中又在牀下搜出一件血衣看着鞋襪問進喜道你可認得此衣與鞋襪是誰的進喜瞧了瞧回道這是進寶的金令暗道如此看來此案全在進寶身上我須如此如此方能了結此事吩咐暫將男女盛殮即將進喜帶入衙中立刻升堂且不問進喜也不問泰昌吩咐帶進寶兩傍衙役答應一聲去提進寶此時進寶正在監中服侍員外泰昌忽然聽見衙役來說太爺現在堂上呼喚你上堂有

話吩咐進寶不知何事連忙跟隨衙役上了大堂只見金令坐在上面和顏悅色問道進寶你家員外之事本縣現在業已訪查明白你既是他家的主管你須要親筆寫上一張訴呈來本縣看了方好從中設法如何出脫你家員外的罪名進寶聽了有些不願意原打算將秦昌謀死如今聽縣官如此說想是受了賄賂無奈何說道既蒙太爺恩典小人下去寫訴呈就是了金令道就要遞上來本縣立等回頭吩咐書吏你同他去給他立個稿兒叫他親筆謄寫速速拿來書吏領命下堂不多時進寶拿了訴呈當堂呈遞金令問道可是你自己寫的進寶道是求先生打的底兒小人謄寫的金令接來細細一看果與那字柬筆

府相同將驚堂木一拍道好奴才你與碧蟾通姦設計將彩鳳殺死如何陷害你家員外還不從實招上來進寶一聞此言頂梁骨上嚇的一聲魂已離殼驚慌失色道此事小小小人不知金令吩咐掌嘴剛然一邊打了十個進寶便嚷道我說呀我說兩邊衙役道快招快招進寶便將碧蟾如何留表記被員外檢着錯疑在妝人身上又如何試探先生方知是碧蟾將他鎖禁花園原是小人索賄嫉妒有梁因此暗暗定計要殺員外不想泰昌那日扁扁的上西門去了這纔恨殺了彩鳳一五一十述了一遍金令道如此說來碧蟾與進祿昨夜被人殺死想是你憤姦不平將他二人殺了進寶碰頭道此事小人實實不知昨

夜小人在監內服侍員外並未回家如何會殺人呢老爺詳情金令暗暗點頭道他這話却與宇柬相符只是碧蟾進祿却被何人所殺呢你道是何宇柬原來進祿與進寶送信叫他多連一夜進寶恐其負了碧蟾之約因此悄悄寫了一柬托進祿暗暗送與碧蟾誰知進祿久有垂涎之意不能得手趁此機會方纔入港恰被北俠聽見錯疑在杜雍鄭氏身上故此將二人殺死也是天網恢恢疎而不漏至於牀下拖出血衫鞋襪金令如何知道就在牀下呢皆因進寶字柬上前面寫今日不能回來之故後面又屬咐千萬前次污血之物恐牀下露人眼目須改別處隱藏方妥有此一語故而搜出叫進喜識認說出進寶金令曰

知是進寶所爲又恐進祿栽贓陷害別人故叫進寶寫訴是對了筆跡然後方問此事以爲他必狡展再用字衣衫鞋襪質証誰知小子不禁打十個嘴巴他就遍說了却倒省事不知金令如何定罪且聽下回分解

俠義傳

七十一回　楊芳懷忠彼此見禮　繼祖盡孝

且說金公審明進寶他立時收監與彩鳳抵命堂釋放惟有殺姦之人再行訪查緝獲另結斷碧蟾早就該死進祿既有淫邪之行便有殺身之報他二人死所當死也就不必深究且說秦昌回家感謝杜雍不盡二人遂成莫逆又想起靜修之言杜雍也要探望因此二人同來玉盤古寺靜修與北俠見了彼此驚駭還是秦昌直爽毫為隱諱將此事敘明靜修北俠方纔釋疑始悟進寶之言盡是虛假四人這一番親愛快樂自不必言盤桓了幾日秦昌與杜雍仍然回莊北俠也就別了靜修上

杭州去了沿路上聞人傳說道好了杭州太守可換了我們的寃枉可該伸了仔細打聽北俠却曉得此人你道此人是誰聽我慢慢敘來只因春闈考試欽命包大人主考到了三場已畢見中卷內並無包公姪兒天子便問包卿世榮爲何不中包公奏道臣因欽命點爲主考臣姪理應迴避因此並未入場天子道朕原爲揀選人材明經取士爲國求賢若要如此豈不叫包世榮抱屈麼卽行傳旨着世榮一體殿試此旨一下包世榮好生快樂到了殿試之期欽點包世榮的傳臚用爲翰林院庶吉士包公叔姪磕頭謝恩赴瓊林宴之後包公遞了一本給包世榮告假還鄉畢姻三個月後仍然回京供職聖上准奏賞賚了多少

東西包世榮別了叔父帶了鄧九如榮耀還鄉至於與王芝畢姻一節也不必細述只因杭州太守出缺聖上欽派了新中榜眼用爲編修的倪繼祖倪繼祖奉了聖旨不敢遲延先拜老師包公勉勵了多少言語倪繼祖一一謹記然後告假還鄉祭祖奉旨着祭祖畢即赴新任你道倪繼祖可是倪太公之子麽就是僕人可是倪忠麽其中尚有許多的原委直仿佛白羅衫的故事此處不能不敘出且說揚州甘泉縣有一飽學儒流名喚倪仁自幼與同鄉李太公之女定爲妻室甚麽聘禮呢有祖傳遺留的一枝並梗玉蓮花晶瑩光潤無比拆開却是兩枝合起來便成一朵倪仁視爲珍寶與妻子各配一枝只因要上泰州探親

便僱了船隻這船戶一名陶宗二名賀豹外有一個僱工幫閒的名叫楊芳不料這陶宗賀豹乃是水面上作生涯的但凡客人行李輜重露在他眼裡再沒有放過去的如今見倪仁僱了他的船雖無沉重行李却見李氏生的美貌生心陡起賀豹暗暗的與陶宗商量意欲劫掠了這宗買賣他別的一槩不要全給陶宗他單要李氏做個妻房二人計議停當又悄悄的知會了楊芳楊芳原是僱工人不敢多言一日來在楊子江倒幽僻之處將倪二拋向水中淹死賀豹便逼勒李氏李氏哭訴道因懷孕臨蓐俟分娩後再行成親多感楊芳在傍解勸道他丈夫已死難道還怕他飛上天去不成賀豹只得罷了楊芳暗暗想道他

等作沒天良之事將來事犯發覺拖累我再者看這婦人哭的可憐我何不如此如此呢想罷他便沽酒買肉與他二人賀一個得妻一個發財二人見他殷勤一齊說道何苦要叫你費心呢你以後眞要好時我等按三七與你股分你道好麼楊芳暗暗道似你等這樣行爲慢說三七股分就是全給老楊我也是不稀罕的他却故意答道如若二位肯提攜于我敢則是好便殷勤勸酒不多時把二人灌的酩酊大醉橫臥在船頭之上楊芳便悄悄的告訴了李氏叫他上岸一直往東過了樹林有個白衣菴我姑母在這廟出家那裡可以安身此時天已五鼓李氏上岸不顧高低拚命往前奔馳忽然一陣肚痛暗說不好我是

臨月身體若要分娩可怎麼好正風寒時一陣疼如一陣只得勉强奔至樹林暗暗祝告道我李氏僅存倪氏一脈儻蒙皇天憐念生得一男也可以繼續香烟祝罷存身樹下不多時果分娩了喜得是個男兒連忙脫下內衫將孩兒包好胎前就別了那半枝蓮花不敢留戀難免悲戚急將小兒放在樹木之下自己恐賊人追來忙忙往東奔逃上廟中去了且說楊芳放了李氏心下暢快一歪身也就睡了剛然睡下覺得耳畔有人喚道你還不走等待何時楊芳從夢中醒來看了看四下無人但見殘月西斜疎星幾點自己想道方纔明明有人呼喚爲何竟自無人呢再看陶賀二人酣睡如雷又轉念道不好他二人若是醒來

不見了婦人難道就罷了不成不是埋怨于我就是四下搜尋那時將婦人訪查出來反爲不美有了莫若我與他個溜之乎也及至他二人醒來必說我拐了婦人遠走高飛也免得他等搜查主意已定東西一堅不動隻身上岸一直竟往白衣菴而來到了菴前天已微明向前扣門出來了個老尼開門問道是那個楊芳道姑母請開門是姪見楊芳老尼開了山門楊芳來至客堂尚未就坐便悄悄問道姑母可有一個婦人投在菴中麽老尼道你如何知道楊芳便將灌醉二賊私放孛氏的話說了一遍老尼念一聲呵彌陀佛道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惜乎你爲人不能爲徹錯外你也沒甚麽錯外只是他一點血脈失於

路上恐將來斷絕了他祖上的香烟楊芳追問情由老尼便將那婦人已投在廟中言於樹林內分娩一子若被人檢去尚有生路儻若遭害便絕了香烟深爲痛惜是我勸慰再三應許與他找尋地方止了悲啼在後面小院內將息楊芳道既如此我就找尋去老尼道你要找尋有個表記他胸前有枝白玉蓮花那就是此子楊芳謹記在心離了白衣菴到了樹林看了一番並無踪跡楊芳訪查了三日方纔得了實信離白衣菴有數里之遥有一倪家莊莊中有個倪太公因五更趕集騎着個小騾兒來至樹林那騾便不走了倪太公詫異忽聽小兒啼哭連忙下騾一看見是個小兒放在樹本之下身上別有一枝白玉蓮花遍

老半生無兒見了此子好生歡喜連忙打開衣襟將小兒揣好也顧不得趕集連忙乘驢轉回家中安人梁氏見了此子問了情由夫妻二人歡喜非常就起名叫倪繼祖他那裡知道小兒的本姓邾也姓倪呢這也是天緣湊巧姓倪的根芽就被姓倪的檢去俗言若要人不知除非已莫爲那日倪太公得了此子早已就有人知道道喜的不離門又有薦乳母的今日你來明日我往俱要給太公作賀太公難以推辭只得備了酒席請鄉黨父老這些鄉黨父老也備了些須薄禮前來作賀正在應酬之際只見又來了兩個鄉親領一人約有三旬牛紀倪太公却不認得問道此位是誰二鄉老道此人是我們素來熟識的因他無

處安身聞得太公得了小相公他情願與太公作僕人就是小相公大了他也好照看他為人最是樸實忠厚的老卿親看我二人分上將他留下罷倪太公道他一人所費無幾何況又有二位老卿親美意留下就是了二卿老道還是卿親爽快過來見了太公太公就給他起個名兒倪太公道僕從總要忠誠就叫他倪忠罷原來此人就是揚芳因同他姑母商量要照應此子故要投到倪宅因認識此莊上的二人就托他們趁着賀喜順便舉薦揚芳聽見倪太公不但留下而且起名倪忠便上前叩頭道小人倪忠與太老爺叩頭道喜倪太公甚是歡喜倪忠便殷勤張羅諸事不用吩咐這日倪太公就省了好些心從此倪忠

就在倪太公莊上更加小心留神倪太公見他忠正樸實諸事俱各託咐於他無有不盡心竭力的倪太公倒得了個好幫手一日倪忠對太公道小人見小官人年紀七歲資性聰明何不叫他讀書呢太公道我正有此意前次見東村有個老學究學問頗好你就揀個日期我好帶去入學於是定了日期倪繼祖入學讀書每日俱是倪忠護持接送倪忠却時常到菴中看望就只瞞過倪繼祖剛念了有二三年光景老學究便轉薦了一個儒流秀士却是濟南人姓程名建才老學究對太公道令郎太公道令郎乃國家大器非是老漢可以造就的若是從我做友訓導訓導將來必有可成倪太公尚有些猶疑倒是倪忠攛掇道小官人頗能

讀書既承老先生一番美意薦了這位先生何不叫小官人跟着學學呢太公聽了只得應允便將程先生請訓誨繼祖繼祖聰明絕頂過目不忘把個先生樂的了不得光陰荏苒日月如梭轉眼間倪繼祖已然十六歲程先生對太公說叫倪繼祖科考太公總是卿下人形景不敢妄想成人倒是先生着了急了也不知會太公就叫倪繼祖遞名去赴考高高的中了生員太公甚喜酬謝程先生自然又是賀喜應接不暇一日先生出門倪繼祖也要出門閒遊閒遊稟明了太公就叫倪忠跟隨信步行來路過白衣菴倪忠道小官人此菴有小人的姑母在此出家請進去歇歇吃茶小人順便探望探望倪繼祖首從不出門今日走

了許多的路也覺乏了正要歇息歇息倪忠向前扣門老尼出來迎接道不知小官人到此未能迎接多多有罪連讓王客堂待茶原來倪忠當初訪着時已然與他姑母送信老尼便告訴了李氏李氏暗暗念佛自彌月後便拜了老尼爲師每日在大士前虔心懺悔無事再也不出佛院之門這一日正從大士前禮拜回來忘記了關小院之門恰好倪繼祖歇息了片時便到各處閒遊只見這院內甚是清雅信步來至院中李氏聽得院內有腳步聲響連忙出來一看不看時則已看了時不由的一陣痛徹心髓登時的落下淚來他因見了倪繼祖的面貌舉止儼然與倪仁一般誰知倪繼祖見了李氏落淚可煞作怪他只覺的

眼眶兒發酸撲簌簌也就淚流滿面不能自解正在拭淚只見倪忠與他姑母到了倪忠道官人你爲何啼哭倪繼祖道我何嘗哭來嘴內雖如此說聲音尚帶悲哽倪忠又見李氏在那裡呆呆落淚看了這番光景他也不言不語拂袖拭起淚來只聽老尼道善哉善哉此乃天性豈是偶然倪繼祖聽了此言詫異道此話怎講只見倪忠跪倒道望乞小主人赦宥老奴隱瞞之罪小人方敢訴說好倪繼祖見他如此驚的目瞪癡呆又聽李氏悲切切道恩公快些請起休要折受了他不然我也就跪了倪繼祖好生納悶連忙將倪忠拉起問道此事端的如何快些講來倪忠便把怎麼長怎麼短述說了一遍他這裡說那裡李氏已

然哭了個哽氣難噎倪繼祖聽了半晌還過一口氣來道我倪繼祖生了十六歲不知生身父母受如此苦處連忙向前抱住李氏放聲大哭老尼與倪忠勸慰多時母子二人方讓止住悲聲李氏道自蒙恩公答救之後在此菴中一十五載不想孩兒今日長成只是今日相見爲娘的如同睡裡夢裡自已反倒不能深信問吾兒你可知當初表記是何物倪繼祖聽了此言惟恐母親生疑連忙向那貼身裡衣之中掏出白玉蓮花雙手奉上李氏一見蓮花哎喲了一聲身體往後一仰來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七十二回　認明帥學藝招賢館　查照棍私訪霸王莊

且說李氏一見了蓮花觀物傷情復又大哭起來倪繼祖

與倪忠商議就要接李氏一同上莊李氏連忙止悲說道
吾兒休生妄想爲娘的再也不染紅塵了原想着你爹爹
的寃仇今生再世也不能報了不料蒼天有眼倪氏門中
有你這根芽只要吾兒好好攻書得了一官半職能殼與
你爹爹報仇雪恨爲娘的平生之願足矣倪繼祖見李氏
不肯上莊便哭倒跪下道孩兒不知親娘便罷如今既已
知道也容孩兒畧盡孝心就是孩兒養身的父母不依時
自有孩兒懇求哀告何況我那父母也是好善之家如何
不能容留親娘呢李氏道言雖如此但我自知罪孽深重
一生懺悔不來儻若再墮俗緣惟恐不能消受反要生出
災殃那時吾兒豈不後悔倪繼祖聽李氏之言心堅如石

處無回轉便放聲大哭道母親既然如此孩兒也不回去了就在此處侍奉母親李氏道你既然如道讀書要明理俗言順者爲孝爲娘的雖未撫養於你難道你不念劬勞之恩竟敢違背麼再著你那父母哺乳三年好容易養的你長大成人你未能答報於萬一又肯作此負心之人麼一席話說的倪繼祖一言不發惟有低頭哭泣李氏心下爲難猛然想起一計來須如此如此這寃家方能回去想罷說道孩兒不要啼哭我有三件你若依從諸事辦妥爲娘的必隨你去如何倪繼祖連忙問道那三件請母親說明李氏道第一件你從今後須要好好攻書務須要得了一官半職第二件你須將仇家拿獲與你爹爹雪恨第三

件這白玉蓮花乃祖上遺留原是兩個合成一枝如今你
將此枝仍然帶去須把那一枝找尋回來三事齊備爲娘
的必隨見去三事之中若缺一件爲娘的再也不能隨你
去說罷又囑咐倪忠道恩公一生全仗忠義我也不用饒
舌全賴恩公始終如一便是我倪氏門中不幸之大幸了
你們速速回去罷省得你那父母在家盼望李氏將話說
完一掉手回後去了這裡倪繼祖如何肯走還是倪忠連
攙代勸眞是一步九回頭好容易攙出院子門來老尼後
面相送倪繼祖又諄囑了一番方離了白衣菴竟奔倪家
莊而來主僕在路途之中一個是短嘆長吁一個是娩言
相勸倪繼祖道方纔聽母親吩咐三件仔細想來做官不

難報仇容易只是那白玉蓮花却往何處找尋倪忠道據
老奴看來物之隱現自有定數却倒不難還是做官難總
要官人以後好好攻書要緊倪繼祖道我有海樣深的仇
焉有自已不上進呢老人家休要憂慮倪忠道官人如何
這等呼喚惟恐折了老奴的草料倪繼祖道你甘屈人下
全是爲我而起你的恩重如山我如何以僕從相待倪忠
道言雖如此官人若當着外人還要照常不可露了形迹
倪繼祖道逢場作戲我是曉得的還有一宗今日之事你
我回去千萬莫要洩漏俟功成名就之後大家再爲言明
庶乎彼此有益倪忠道這不用官人囑咐老奴十五年光
景皆未洩露難道此時倒隱瞞不住麼二人說話之間來

王莊前倪繼祖見了太公梁氏俱名照常如是倪繼祖一心想着報仇奮志攻書遲了二年又舉於鄉益發高興每日裡討論研求看看的又過了二年明春是大比之年倪繼祖與先生商議打點行裝一同上京考試太公跟前俱已稟明誰知到了臨期程先生病倒竟自嗚呼哀哉了因此倪繼祖帶了倪忠悄悄到白衣菴別了親娘又與老尼留下銀兩主僕一同進京這纔有會仙樓遇見了歐陽春丁兆蘭一節自接濟了張老兒之後在路行程非止一日來至東京租了寓所靜等明春赴考及至考場已畢后繼祖仲了第九名進士到了殿試又欽點了榜眼用爲編修可巧杭州太守出缺奉旨又放了他主僕二人好生歡喜

拜別包公包公又囑咐了好些話主僕衣錦還鄉拜了父母稟明認母之事太公梁氏本是好善之家聽了甚喜一同來至白衣菴欲接李氏在莊中居住李氏因孩兒即刻赴任一來莊中住着不便二來自己心願不遂決意不肯因此仍在白衣菴與老尼同住倪繼祖無法只得安置妥協且去上任矣接任後儻能二事如願那時再來迎接大約母親也就無可推托了即叫倪忠束裝就道來至杭州剛一接任就收了無數的詞狀細細看來全是告霸王莊馬强的你道這馬强是誰原來就是太歲莊馬剛之宗弟他倚仗朝中總管馬朝賢是他叔父他便無所不爲他霸田佔產搶掠婦女家中蓄了個招賢館接納各處英雄豪

係因此無賴光棍投奔他家的不少其中也有一二豪傑因無處可去暫且棲身看他的動靜現時有名的便是黑妖狐智化小諸葛沈中元伸手大聖勉車病太歲張華賽方朔方貂其餘的無名小輩不計其數每日裡舞劍掄槍比刀對棒魚龍混雜鬧個不了一來二去聲氣大了連襄陽王趙爵都與他交結往來獨獨有一個小英雄心志高傲氣度不俗年十四歲姓艾名虎就在招賢館內做個館童他見眾人之中惟獨智化是個豪傑而且本領高出人上便時刻小心諸事留神敬奉智化為師真感得黑妖狐歡喜非常便把他暗暗的收作徒弟悄悄傳他武藝誰知他心機活變一教便會一點就醒不上一年光景學了一

身武藝他却時常悄悄的對智化道你老人家以後不要勸我們員外不但白費唇舌他不肯聽反倒招的那些人背地裡抱怨說你老人家特騰小了搶幾個婦女甚麼要緊要是這們害起怕來將來還能幹大事麼你老人家自想想這一羣人都不成了亡命徒了嗎智化道你莫多言我自有道理他師徒只顧背地裡閒談誰知招賢館早又生出事來原來馬强打發驅奴馬勇前去討帳回來說債主翟九成家道艱難分文皆無馬强將眼一瞪道沒有就罷了不成急速將他送縣官追馬勇道員外不必生氣其中却有個極好的事情方纔小人去到他家將小人讓進去苦苦的哀求不想炕上坐着個如花似玉的女子小人

問他是何人翟九成說是他外孫女名叫錦娘只因他女兒女婿亡故留下女兒毫無倚靠因此他自小兒撫養今年已交十七歲這翟九成全仗着他做些針線將就度日員外曾吩咐過小人叫小人細細留神打聽如有美貌婦女立刻回稟據小人今日看見這女子眞算是少一無二的了一句話說的馬强心庠難撓登時樂的兩眼連個縫兒也沒有了立刻派張福奴八名跟隨馬勇到翟九成家將錦娘搶來抵銷欠帳這惡賊任招賢館立等便向衆人誇耀道今日我又太喜了你等只說前次那女子生的美貌那理知道比他還有強的呢料少等時叫你衆人開開眼例衆人聽了便有幾個奉承道這那是員外福田造化我

們如何敢比這喜酒是喝定了其中就有聽不上的用話打趣他好雖好只怕吽後面知道了那又不好了馬强哈哈笑道你們吃酒時作個雅趣不要吵嚷了說話間馬昇回來稟道錦娘已到馬强吩咐快快帶上來果見了嬝嬝婷婷女子自穿樸素衣服頭上也無珠翠哭哭啼啼來至廳前馬强見他雖然啼哭那一番嬌柔嫵媚眞令人見了生憐不由的笑逐言開道那女子不要啼哭你若好好依從於我享不盡榮華受不盡富貴你只管向前些不要害羞忽聽見錦娘嬌滴滴道你這强賊無故的搶掠良家女子是何道理奴今到此惟有一死而已還講甚麼榮華富貴我就向前些誰知錦娘暗暗携來剪子一把將手一揚

竟奔惡賊而來馬強見勢不好提身子往旁一閃刷的一聲把剪子扎在椅背上馬強噯喲一聲好不識抬舉的賤人吩咐惡奴將他捆在地牢惡賊的一團高興登時掃盡無可釋悶且與衆人飲酒作樂且說霍九成因護庇錦娘被惡奴們拳打腳踢氣打一頓仍將錦娘搶去只急得踩腳槌胸嚎啕不止哭哉多時檢點了檢點獨獨不見了剪子暗道不消說了這是小孫女去到那裡一死相拚了忙到那裡探望了一番並無消息又恐被人看見自己倒要吃苦只得垂頭喪氣的回來見路傍邊有柳樹他便席地而坐一壁歇息一壁想道自我女兒女婿亡故留下這條孽根我原打算將他撫養大了將他聘嫁了却一生之願

誰知平地生波竟有這無法無天之事再者錦娘他一去不是將惡賊一剪扎死他也必自戕其生他若死了不消說了我這撫養勤勞付於東流他若將惡賊扎死難道他等就饒了老漢不成越思越想又是着急又是害怕忽然把心一橫道哎眼不見心不煩莫若死了乾淨站起身來找了一株柳樹解下絲絛就要自縊而死忽聽有人說道老丈休要如此有甚麽事何不對我說呢翟九成回頭一看見一條大漢碧睛紫髯連忙上前哭訴情由口口聲聲說自己無路可活難以對去世的女兒女婿比俠歐陽春聽了道他如此惡霸你為何不告他去翟九成道我的爺談何容易他有錢有勢而且聲名在外誰人不知那個不

曉終有呈子縣裡也是不准的北俠道不是這裡告他是叫你上東京開封府去告他翟九成道哎呀呀更不容易了我這裡到開封府路途遙遠如何有許多的盤費呢北俠道這個不難我這裡有白銀十兩相送如何翟九成道萍水相逢如何敢受許多銀兩北俠道這有甚麼要緊呢只要你拿定主意若到開封包管此恨必消說罷從皮挑內摸出兩個銀錁遞與翟九成翟九成便撲翻身拜倒北俠攙起只見那邊過來一人手提馬鞭道你何必捨近而求遠呢新陞太守極其清廉你何不到那裡去告呢北俠細看此人有些面善一時想不起來又聽這人道你如若要告時我家東人與衙門中相熟頗頗的可托你不信請

看那邊林下坐的就是他北俠先挺身往那邊一望見一
儒士坐在那裡傍邊有馬一匹不看則可看了時倒抽了
口氣暗暗說道不好他如何這般形景霸王莊能人極多
儻然識破那時連性命不保我又不好勸阻只好暗中助
他一臂之力想罷即對翟九成道既是新陞太守清廉你
就托他東人便了說罷回身往東去了你道那儒士與老
僕是誰原來就是倪繼祖主僕北俠因看見倪繼祖方想
起老僕倪忠來認明後他却躲開倪忠帶了翟九成見了
倪繼祖太守細細的問了一番並給他寫了一張呈子翟
九成歡天喜地回家五更天預備起身赴府告狀誰知冤
家路兒窄馬强因錦娘不從捐在地牢飲酒之後又帶了

惡奴出來騎着高頭大馬迎頭便撞見了翟九成翟九成一見膽裂魂飛回身就跑馬强一疊連聲叫拿惡賊抖起威風追將下去翟九成上了年紀之人能跑多遠早被惡奴揪住連拉帶扯來至馬强的馬前馬强問道我把你這老狗你叫你外孫女用剪子刺我我已將他捆在地牢正要找人尋你見了我不知請罪反倒要跑你也就可惡的狠呢惡賊原打算拿話威嚇威嚇翟九成再要陪罪好叫他勸他外孫女從之意不想翟九成喘吁吁道你這惡賊硬搶良家之女還要與你請罪我恨不能立時青天報仇雪恨方遂我心頭之願馬强聽了圓瞪怪眼一聲呵叱噯喲好老狗你既要青天必有上告之心想來必有冤狀

只聽說了一聲搜惡奴等上前扯開衣襟便露出一張紙來連忙呈與馬強惡賊看了一遍一言不發暗道好利害狀子這是何人與他寫的倒要留神訪查訪查吩咐惡奴三名將霍九成送至縣內立刻嚴追欠債正然吩咐只見那邊過來了一個也是個乘馬之人後面跟定老僕惡賊一見心內一動眉一皺計上心來未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七十三回　惡姚成識破奮勇計　美絳貞私放新黃堂

且說馬強將霍九成送縣正要搜尋寫狀之人只見那邊來了個乘馬的相公後面跟定老僕看他等形景有些疑惑便想出個計較來將絲韁一抖迎了上來雙手拱道尊

兄請了可是上天竺進香的麽原來乘馬的就是倪繼祖順着惡賊的口氣答道正是請問足下何人如何知道學生進香呢惡賊道小弟姓馬在前面莊中居住小弟有個心願但凡有進香的必要請到莊中侍茶也是一片施捨好善之心說着話目視惡奴叫家人會意不管倪繼祖依與不依便上前牽住韁環拉着就走倪忠見此光景知道有些不妥只得在後面緊緊跟隨不多時來至莊前過了護莊橋便是莊門馬强下了馬也不謙讓回頭吩咐道把他們帶進來惡奴答應一聲把主僕蜂擁而入倪繼祖暗道我正要探訪不想就遇見他看他這般權勢惟恐不懷好意且進去看他端的怎樣馬强此時坐在招賢館兩傍

羅列坐着許多豪傑光棍馬强便記過見羣九成搜出一張呈子馬的甚實利害我立刻派人將他送縣正要搜查寫狀之人可巧來了偏斯文秀才公我想此狀必是他寫的因此把他誆來說罷將狀子拿出遞與沈仲元沈仲元看了道果然寫的好但不知是這秀才不是馬强道曾他是不是把他弔起拷打就完了沈仲元道員外不可如此他既是讀書之人須要以禮相待用言語套問他如若不應再行拷打不遲所謂先禮而後兵也馬强道賢弟所論甚是吩咐請那秀士此時惡奴等俱在外面候信聽見說請秀士連忙對倪繼祖道我們員外請你呢你見了要小心些倪繼祖來至驢房見中間廊下懸一匾額寫着招賢

館三字暗暗道他是何等樣人竟敢設立招賢館可見是不法之徒及至進了廳房見馬强坐在上位昂不為禮兩傍坐着許多人物看了去俱非善類却有兩個人站起執手讓道請坐倪繼祖也只得執手回答道恕坐便在下首坐了衆人把倪繼祖留神細看見他面龐豐滿氣度安詳身上雖不華美却也齊整背後立定一個年老僕人只聽東邊一人問道請問尊姓大名繼祖答道姓本名世清西邊一人問道到此何事繼祖答道母命前往天竺進香馬强聽了哈哈笑道俺要不提進香你如何肯說進香呢我且問你既要進香所有香燭錢糧為何不帶呢繼祖道已先派人挑往天竺去了故此單帶個老僕賞玩途中應

景馬强聽了似乎有理忽聽沈仲元在東邊問道賞玩風
景原是讀書人所為至于調詞告狀豈是讀書人幹得的
呢倪繼祖道此話從何說起學生幾時與人調詞告狀來
又聽智化在西邊問道翟九成足下可認得麼倪繼祖道
學生並不認得姓翟的智化道既不認得且請到書房少
坐便有惡奴帶領主僕出廳房要上書房剛剛的下了大
廳只見迎頭來一人頭戴紫緞大帽身穿青布箭袖腰束
皮帶足登薄底靴子手提着馬鞭滿臉灰塵他將倪繼祖
罵罵的賺了一跳却將倪忠狠狠的瞅了又瞅誰知倪忠
見了他登時面目變色暗說不好這是冤家來了你道此
人是誰他姓姚名成原來又不是姚成却是陶宗只因與

賀豹醉後醒來不見了楊芳與李氏以爲楊芳拐了李氏去了過些時方知楊芳在倪家莊做僕人改名倪忠却打聽不出李氏的下落後來他二人又劫掠一夥客商被人告到甘泉縣內追捕甚急他二人便收什了收什連夜逃至杭州花費那無義之財猶如糞土不多幾時精精光光二人又幹起舊營生來却了些資財賀豹便娶了個再婚老婆度日陶宗刺認得病太歲張華託他在馬頭跟前說了改名姚成他便趨炎附勢的不多幾日把個馬頭哄的心花俱開便把他當做心腹之人做了主管因閒朝中邸報見有奉旨欽派杭州太守乃是古榜眼用爲編修的倪鴻祖又是當朝首相的門生馬頭心裡就有些不得主意

時派姚成扮作行路之人前往省城細細打聽明白了回來好做准備因此姚成行路模樣回來偏偏的剛進門迎頭就撞見倪忠且說姚成到了廳上參拜了馬强又與衆人見了馬强便問打聽的事體如何姚成道小人到了省城細細打聽果是欽派榜眼倪繼祖作了太守自到任後接了許多狀子皆與員外有些關礙馬强聽了暗暗着慌道既有許多狀子爲何這些日並沒有傳我到案呢姚成道只因官府一路風霜感冒風寒現今病了連各官禀見俱各不會小人原要等個水落石出誰知再也沒有信息因此小人就回來了馬强道這就是了我說呢一天可以打兩個來回兒你如何去了四五天呢敢則是你要等個

水落石出那如何等得呢你且歇歇兒去罷姚成道方纔那個斯文主僕是誰馬强道那是我遇見誰了來的便把翟九成之事說了一遍我原疑惑是他寫的呈子誰知我們大夥盤問了一回並不是他姚成道雖不是他却別放他馬强道你有甚麽主意姚成道員外不知那個僕人我認得他本名叫做楊芳只因投在倪家莊作了僕人改名叫做倪忠沈仲元在傍聽了忙問道他殺在倪家有多少年了姚成道算來也有二十多年了沈仲元道不好了員外你把太守誰了來了馬强聽罷此言只唬得雙睛直瞪口兒張呵呵了半晌方問道賢賢賢弟你如何知知道小諸葛道姚主管既認明老僕是倪忠他主人焉有不

是倪繼祖的再着問他姓名說姓李名世清這明明自己說我辦理事情要清之意這還有甚麽難解的馬强聽了如夢方覺毛骨悚然這可怎麽好賢弟你想個主意方好沈仲元道此事須要員外拿定主意既已詐來便難放出暫將他等鎖在空房之內俟夜靜更深把他請至廳上大家以禮懇求就說明知是府尊太守故意的請府尊大老爺到莊爲分晰案中情節他若應了人情說不得員外破些家私將他買囑要張印信甘結將他榮榮耀耀送到衙署外人聞知只道府尊接交員外不但無人再敢告狀只怕以後還有些照應呢他若不應時說不得只好將他處死暗暗知會襄陽王舉事便了智化在傍聽了連聲誇道

好計好計馬强聽了只好如此便吩咐將他主僕鎖在空房雖然鎖了他却踢踏不安坐立不寧出了大廳來至卧室見了郭氏安人嗟聲嘆氣原來他的娘子就是郭槐的姪女見丈夫愁眉不展便問又有甚麽事了這等煩惱馬强見問便把已往情由述說一遍郭氏聽了道益發開的好了竟把欽命的黃堂太守弄在家內來了我說你結交的全是狐朋狗友你再不信我還聽見說你又搶了個女孩兒來名叫錦娘險些兒沒被人家扎一剪子你把這女子揣在地窖裡了這如今又把個知府攥在家裡可怎麽樣呢口裡雖如此說心裡却也着急馬强又將沈仲元之計說了郭氏方不言語了此時天已初鼓郭氏知丈夫愛

心未進飲食便吩咐了擺飯夫妻二人對面坐了飲酒誰知這些話竟被服侍郭氏心腹了聽聽了去了此女名喚絳貞年方一十九歲乃舉人朱煥章之女他父女原籍揚州府儀徵縣人氏只因朱先生妻亡之後家業凋零便帶了女兒上杭州投親偏偏的投親不遇就在孤山西泠橋租了幾間茅屋一半與女兒居住一半立塾課讀只因朱先生有端硯一方愛如至寶每逢惠風和暢之際牕明几靜之時他必親自捧出賞玩一番習以爲常不料半年前有一個館童因先生養贍不起將他辭出他却投在馬强家中無心中將端硯說出登時的動了賊心立刻派人前去拍門硬要遇見先生迂濶性情不但不賣反倒

大罵一場惡奴等回來枝兒上添葉兒激得馬强氣冲牛斗立刻將先生交前任太守說他欠銀五百兩並有借券爲証這太守明知朱先生被屈而且又是舉人不能因帳目加刑因受了惡賊重賄只得交付縣內管押馬强趁此時便到先生家內不但搜出端硯並將朱絳貞搶來意欲收納爲妾誰知做事不密被郭氏安人知覺將陳醋潑出大鬧了一陣把朱絳貞要去作爲身邊貼已的了聲馬强無可如何不知暗暗暗了多少不是方幾討得安人歡喜自那日起馬强見了朱絳貞慢說交口接談就是拿正眼瞧他一瞧却也是不敢的朱絳貞暗暗感激郭氏他原是聰明不過的女子便把郭氏哄的猶如母女一般所有聲

猿首餘衣服古玩並鎖鑰全是交他掌管今日因是馬驅到了他便隱在一邊將此事俱各竊聽去了暗自思道我爹爹遠屈已及半年何日是個出頭之日如今我何不悄悄將太守放了叫他救我爹爹他焉有不以思報恩的想罷打了燈籠一直來到空房門前可巧竟自無人看守原來惡奴等以為是斯文秀士與老僕人有甚本領全不放在心上因此無人看守也是吉人天相暗中自有默佑朱絳貞見屈成倒鎖連忙將燈一點認了鎖門向腰間掏出許多鑰匙揀了個恰恰投巧鎖已開落倪太守正與倪忠毫無主意忽見開門以為惡奴前來唬喜不由的驚慌失色忽見進來個女子將燈一照恰恰與倪太守對面彼此

覷視各自驚訝朱絳貞又將倪忠一照悄悄道快隨我來一伸手便拉了倪維祖往外就走倪忠後面緊緊跟隨不多時過了角門却是花園往東走了多時見個隨墻門兒上面有鎖並有橫閂朱絳貞放下燈籠用鑰匙開鎖誰知鑰匙投進去鎖尚未開鑰匙再也拔不出來倪太守在傍着急叫倪忠尋了一塊石頭猛然一砸方纔開了忙忙去閂開門朱絳貞方說道你們就此逃了去罷奴有一言奉問你們到底是進香的還是真正太守呢如若果是太守又有寃枉好一個聰明女子他不早問到了此時方問全是一片靈機何以見得若在空房之中問時他主僕必以爲惡賊用軟局套問來了焉肯說出實話呢再者朱絳貞

他又惟恐不能救出太守幸喜一路奔至花園正未遇人暗暗念佛及至將門放開這已救人徹了他方纔問此句你道是聰明不聰明是靈機不是倪太守到了此時不得不說了忙忙答道小生便是新任的太守倪繼祖姐姐有何冤枉快些說來朱絳貞連忙跪倒口稱大老爺在上賤妾朱絳貞叩頭倪繼祖連忙還禮道姐姐不要多禮快說冤枉朱絳貞道我爹爹名喚朱煥章被盜賊誤賴欠他文銀五百兩現在本縣看押已然半載將奴家搶來幸虧馬強懼內奴家現在隨他的妻子郭氏所以未遭他手求大老爺到衙後務必搭救我爹爹要緊別不多言你等快些丟龍倪忠道姑娘放心我主僕俱各記下了朱絳貞道你

們出了此門直往西北便是大路主僕二人纔待舉步朱
綵貞又喚道轉來轉來不知有何言語且聽下回分解

七十四回　佺方貂候救朱烈女　貪賀豹挾逢紫鬍伯

且說倪繼祖又聽朱烈女喚轉來連忙說道姐姐還有什
麼吩咐朱綵貞道一時忙亂忘了二事奴有一個信物是
自幼佩帶不離身的儻若救出我爹爹之時就將此物交
付我爹爹如同見奴一般就說奴誓以貞潔自守雖死
不辱千萬叫我爹爹不必掛念說罷遞與倪繼祖又道大
老爺務要珍重倪繼祖接來就着燒籠一看不由的失聲
道呀剛這瓶花剛說至此只見倪忠忙跑回來道快些走
罷將手往胎肢窩裡一夾拉着就走倪繼祖回頭看來後

門已關燈光已遠且說朱絳南從花園回來芳心亂跳猛然想起暗暗道二不做二不休趁此時我何不到地牢將錦娘也救了豈不妙哉連忙到了地牢盜賊因這是個女子不用人看守朱小姐也是配了鑰匙開了牢門便問錦娘有投靠之處沒有錦娘道我有一姑母離此不遠朱絳貞道我如今將你放了你可認得麼錦娘道我列祖時常帶我往來奴是認得的朱絳貞道既如此你隨我來兩個人忽然來至花園後門錦娘感恩不盡也就逃命去了朱小姐回來靜靜一想暗說不好我這事鬧的不小又轉想自己服侍郭氏他雖然嫉妒也是水性楊花儻若他被盜賊哄轉要討丈夫歡喜那時我難保不受污辱咬人生百

歲終須一死何況我爹爹冤枉已有太守搭救心願已完莫若自盡了省得監禁受怕但死於何地纔好呢有了我家性急死在地牢他們以爲是錦娘懸樑及至細瞧却瞧得是我也叫他們知道是我放的錦娘由錦娘又可以知道那主僕也是我放的我這一死也就有了名了主意已定來到地牢之中將綃巾解下拴好套兒一伸脖頸覺得香魂縹渺條條蕩蕩落在一人身上漸漸甦醒耳內只聽說道似你這樣毛賊也敢打悶棍豈不令人可笑這話說的是誰朱絳貞如何又在他身上到底是上了弔了不知是死了沒死說的好不明白其中必有緣故待我慢慢敘明朱絳貞原是自縊來着只因馬强白晝間在招賢館牆

錦娘搶來家目所覩早就心動了一人暗自想道看此女
姜貌非常惜乎便宜了老馬不然時我若得此女一生快
樂豈不勝似神仙後來見錦娘要刺馬强馬强一怒將他
摺在地牢却又暗暗歡喜道活該這是我的姻緣我何不
如此如此呢你道此人是誰乃是賽方朔方貂這個人且
不問他出身行爲只他這個綽號兒便知是個不通的了
他不知聽誰說過東方朔偷桃是個神賊他便起了綽號
叫賽方朔他又何嘗知道覆姓東方名朔昭如賽東道他
必將東字不上叫賽東方朔不但念着不受聽而且拗口
呉若是賽方朔罷管他通不通不過是賊罷了這方貂因
到二更之半不見馬强出來他便悄悄離了招賢館暗暗

到了地牢黑影中正碰在那死鬼身上暗說不好也不管是錦娘不是他却右手攬定聽了聽喉間尚然作響忙用左手順着身體摸至頭下把巾帕解開輕輕放在牀上他却在對面將左手拉住右手右手拉住左手往上一揚把頭一低自己一翻身便把女子兩肢膊駝在肩頭然後一長身伺手把兩腿一攏往上一顛把女子背負起來邁開大步往後就走誰知他也是奔花園後門皆因素來熟在眼裡的及至來到門前却是雙扇虛掩暗暗道此門如何會開了呢不要管他且自走路要緊一氣走了三四里之遙剛然背至夾蒲不想遇見個打閘棍的只道他背着包袱行李冷不防就是一棍方貂早已留神見棍臨近一側

身把手一揚撇住鬧棍往懷裡一帶又往外一聳只見那
打鬧棍的將手一撒咕咚一聲栽倒在地爬起來就跑因
此方紹說道似你這毛賊也來打鬧棍豈不令人可笑豈
功朱綠貞就在此要醒聽見此話誰知那毛賊正然跑時
只見迎面來了一條大漢攔住問道你是做甚麼的快講
眞是賊起飛智他就連忙跪倒道爺爺救命小的後面有個
打鬧棍的搶了小人的包袱去了原來此人却是北俠二
聞此言便問道賊在那裡賊說賊在後面北俠問手抽出
七寶鋼刀迎將上來這裡方紹背着朱綠貞往前正然走
着迎面來了個高大漢子口中吆喝着快將包袱留下方
紹以爲是方纔那賊的夥計便在樹下將身體一縱往後

一仰將朱繹貞放下就舉那賊的閂棍打來北俠將刀只用一磕棍已削去半截方貂道好傢伙搥了那半截木棍回手即抽出樸刀斜刺裡砍來北俠一順手只聽噹的一聲樸刀分爲兩段方貂喲呀一聲不敢戀戰回身逃命去了北俠也不追趕誰知這賊在房邊看熱鬧見見北俠把那賊戰跑了他早已看見樹下黑戳戳一堆他以爲是包袱便道多虧爺爺搭救幸喜他包袱撂在樹下北俠道既如此隨我來你就拿去那賊滿心歡喜剛剛走至跟前不防包袱活了連北俠瞧了一跳連忙問道你是甚麼人只聽道奴家是遇難之人被石人背至此處不想遇見此人他也是個打閂棍的北俠聽了一伸手將賊人抓住道好

賊你竟敢哄我不成賊人央告道小人實實出於無奈家中現有八旬老母求爺爺饒命北俠道這女子從何而來快說賊人道小人不知你老問他北俠掀着賊人問女子道你因何遇難朱絳貞將以往情由述了一遍原是自己上母不知如何被那人背出如今無路可投求老爺搭救北俠聽了心中為難如何帶着女子黑夜而行呢猛然省道有了何不如此如此回頭對賊人道你果有老母麼賊人道小人再不敢撒謊北俠道你家住在那裡賊人道離此不遠不過三里之遙有一小村北上坡就是北俠道我對你說我放了你你要依我一件事賊人道任憑爺吩咐北俠道你將此女背到你家中我自有道理賊人

聽了便不言語北俠道你怎麼不愿意將手一攏勁賊人
嗳呀我愿意我愿意我背我背北俠道將他好好背起不
許回手背的好了我還要賞你如若不好生背時難道你
這頭顱比方纔那人樸刀還結實麼賊人道爺爺放心我
管保背的好好的便背起來北俠緊緊跟隨竟奔賊人家
中而來一時來在高坡之上向前叫門暫且不表再說太
守被倪忠灰着肮髒拉了就走太守回頭看時門已關閉
燈光已遠只得没命的奔馳一個懦弱書生一個年老蒼
頭又是黑夜之間瞧的是忙腳底下邁步却不能大剛走
二三里地倪太守道容我歇息歇息倪忠道老奴也發了
喘了與其歇息莫若緩緩而行倪太守道老人家說的真

是只是這蓮花從何而來爲何到了這女子手內倪忠道
老爺說甚麼蓮花倪太守道方纔那牧爺姐姐說他父親
有寃枉恐不信他給了我這一枝白玉蓮花作爲信物
彼時就着燈光一看合我那枝一樣顏色一樣光潤我纔
待要問就被你來着肚牌跑了我心中好生納悶倪忠道
這也沒有甚麼可悶的物件相同的頗多且自收好了再
作理會只是這位小姐搭救我主僕此乃莫大之恩而且
老奴在燈下看這小姐生的十分端莊美貌老爺呀爲人
總要知恩報恩莫若因門楣辜負了他這番好意倪太守
聽了此話嘆道嗐你我逃命尚且顧不來還說甚麼門楣
不門楣報恩不報恩呢誰知主僕絮絮叨叨奔波波

慌不擇路原是往西北却忙忙悞走了正西忽聽後面人馬聲嘶猛回頭見一片火光燄亮倪忠着急道不好了有人追了來了老爺且自逃生待老奴迎上前去以死相拼便了說罷他也不顧太守一直往東竟奔火光而來剛剛的迎了有半里之遙見火光往西北去了原來這火光走的是正路可見方纔他主僕走的忽了倪忠喘息了喘息道敢則不是追我們的何嘗不是追你們的若是走大路也追上了他定了足神仍然從西來尋太守又不好明明呼喚他也會想法子口呼同人同人同人在那裡同人在那裡只見迎面來了一人答道那個呌同人却也是個老者聲音倪忠來至切近道我因有個同行之人失散故此

呼喚那老者道既是同人失散待我幫你呼喚於是也就同人同人呼喚多時並無人影倪忠道請問老丈是往何方去的那老者嘆道唉只因我老件兒有個姪女被人擄害是我前去探聽並無消息因此回來晚了又聽人說前面來溝子有打悶棍的這麼厲害昨倪忠道我與同人也是受了頓嚇的偏偏的到此失散如今我這兩腿酸疼再也不能走了如何是好我還沒問老丈貴姓那老者道小老兒姓王名鳳山動問老兄貴姓倪忠道我姓李倘們此個地方歇息歇息方好王鳳山道你看那邊有個燒光的們且到那裡二人來至高坡之上向前叩門只聽裡面有婦人問道甚麼人叩門外面答道我們是過見打悶棍的

了望乞方便方便裡面答道等一等不多時門已開放却是一個婦人將二人讓進仍然把門閉好來至屋中却是三間草屋兩明一暗將二人讓至牀上坐了倪忠道有熱水討盃吃婦人道水却沒有到有村醪酒王鳳山道有酒更妙了求大嫂溫的熱熱的我們全是受了驚恐的了不一時婦人慢了悟來拿兩個茶碗盛上二人端起就喝每人三口兩氣就是一碗還要喝時只見王鳳山說不好了我為何天旋地轉倪忠說我也有些頭迷眼昏說話時二人栽倒牀土口內流涎婦人笑道老娘也是服侍你們的這等受用還叫老娘溫的熱熱的你們下牀去罷讓老娘歇息歇息說罷拉拉拽拽位下牀來他便坐在牀土暗想

道好天殺忘八看他回來如何見我他這樣害人的婦人比那救人的女子真有天淵之別婦人正自暗想忽聽外面叫道快開門來快開門來婦人在屋內答道你將就着等等兒罷來了就是這時候要忙早些兒來嗎不要臉的忘八北俠在外聽了問道這是你母親麼賊人道不是不是這是小人的女人忽又聽婦人來至院內埋怨道這是你出去打槓子呢好嗎把行路的趕到家裡來若不賣老娘用藥將他二人迷倒孩兒吓明日打不了的官司呢北俠外面聽了有氣道明是他母親怎麼說是他女人呢賊人聽了着急恨道快開開門罷爺爺來了北俠已聽見藥倒二人就知這婦人也是個不良之輩開開門時婦人將

燈一照只見丈夫背了個女子婦人大怒道好叫你敢則
關這個兒呢還說爺爺來了剛說至此忽然瞧見北俠身
量高大手內拿着明晃晃的鋼刀便不敢言語了北俠進
了門順手將門關好叫婦人前面引路婦人戰戰兢兢引
至屋內早見地下躺着二人北俠叫婦人將朱絳貝放在
牀上只見賊夫賊婦俱各跪下說道只求爺爺開一線之
路饒我二人性命北俠道我且問你此二人何樂迷倒婦
人道有解法只用涼水灌下立刻甦醒北俠道既如此涼
水在那裡賊人道那邊罈子裡就是北俠伸手拿過碗來
舀了一碗遞與賊人道快將他二人救醒賊人接過去灌
了北俠見他夫婦俱不是善類已定了主意道這蒙汗藥

只可迷倒他二人若是我喝了決不能迷倒不信你等就對一碗來試試看如何婦人聽了先自歡喜連忙取出酒與藥來加料的合了一碗溫了個熱北俠對賊婦說道與人方便自己方便你等既可藥人自己也當嘗嘗賊人聽了慌張道別人吃了用涼水解我們吃了誰給涼水呢北俠道不妨事有我呢縱然不用涼水難道藥性走了便不能甦醒麼賊人道雖則甦醒是遲的須等藥性發散盡了總不如涼水醒的快正說間只見地下三人甦醒過來一個道李兄何得一碗酒就醉了一個道王兄這酒別有些不妥當罷說罷俱各坐起來採眼北俠一眼望去忙問道你不是倪忠麼倪忠道我正是倪忠一回頭看見了賊人

忙問道你不是賀豹麼賊人道我正是賀豹楊夥計你因何至此王鳳山便問倪忠道李兒你到底姓甚麼如何又姓楊呢北俠聽了且不追問立刻催逼他夫婦將藥酒喝了二人登時迷倒在地方問倪忠太守那裡去了倪忠就罷詎到霸王莊被陷宗識破多虧一個被搶的女子名喚朱絳貞這位小姐搭救我主僕逃生不想見了火光只道是有人追來却又失散的話說了一遍北俠尚未答言只聽牀上的朱絳貞說道如此說來奴是枉用了心機了倪忠聽此話往牀上一看道哎呀小姐如何也到這裡朱絳貞便把地牢又釋放了錦娘自己自縊的話也說了一遍王鳳山道這錦娘可是襲九成的外孫女麼倪忠道正是

王鳳山道這錦娘就是小老兒的姪女兒小老兒方纔說打聽過難之女正是錦娘不料已被這位小如搭救此恩此德何以答報北俠在傍聽明此事便道爲今之計太守要緊事不宜遲我還要上霸王莊去昵等候天明務必僱一乘小轎將朱小姐就送在王老丈家中倪主管你須妥置妥協了急刻趕到本府那時自有太守的下落倪忠與王鳳山二人答應北俠又將賀豹夫婦提至裡間屋內惟恐他們甦醒過來他二人又要難爲倪忠等那邊有現成的繩子將他二人綑綁了結實倪忠等更覺放心北俠臨別又諄諄囑咐了一番竟奔了霸王莊而來要知後文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七十五回　倪太守途中重遇難　黑妖狐牢內暗殺奸

且說北俠與倪忠等分別之後竟奔霸王莊而來再表前文倪太守因見火光倪忠情願以死相拼已然迎將上去自己只得我路逃生誰知黑暗之中見有白亮亮一条蚰蜒小路兒他便順路行去出了小路却正是大路見道傍地中有一窩棚內有燈光他却慌忙奔至跟前意欲借宿誰知看窩棚之人不敢存留道我們是有家主天天要來稽查的似你這夜至此知道是甚麽人呢你且歇息歇息另投別處去罷省得叫我們跟着擔不是倪太守無可如何只得出了窩棚另尋去處剛剛纔走了幾步只見那邊一片火光有許多人直奔前來倪太守心中一急不分南

低却被道埂絆倒再也扎掙不起來了此時火光業已臨近原來正是馬强只因惡賊等到三鼓之時從內出來到了招賢館意欲請太守過來只見惡奴慌慌張張走來報道空房之中門已開了那主僕二人竟自不知何處去了馬强聞聽這一驚不小獨有黑妖狐智化與小諸葛沈中元暗暗歡喜却又那悶竟不知何人所爲竟將他二人就放走了馬强呆了半晌問道似此如之奈何其中就有些光棍各逞能爲說道大約他主僕二人也逃走不遠莫若大家騎馬分頭去趕趕上拿回再作道理馬强聽了立刻吩咐備馬一面打着燈籠火把從家內搜查一番却見花園後門已開方知道由內逃走連忙帶了惡奴光棍等打

着登籠火把乘馬追趕竟奔西北大路去了追了多時不見踪影只得勒馬回來不想在道傍土坡之上有人躺卧連忙用燈籠一照惡奴道有了有了在這裡呢伸手輕輕慢慢提在馬强的馬前馬喊問道你如何竟敢開了花園後門私自逃脫了倪太守聽了心中暗想若說出朱絳貞來豈不又害了難女屈將仇報脈只得厲聲答道你問我如何逃脫應皆因是你家娘子憐我放了我的惡賊聽了不由的暗暗切齒罵道好個無知賤人唆些兒悞了大事吩咐帶到莊上去衆惡奴擁護而行不多時到了莊中即將太守捆在地牢吩咐衆惡奴你們好好看着不可再有失悞不是當耍的且不到招賢館去氣忿忿的一直來到

後面見了郭氏暴躁如雷的道好吓你這賤人不管事輕
重竟敢擅放太守是何道理只見郭氏坐在牀上肘打磕
膝手內拿着耳挖剔着牙兒連理也不理半晌方問道甚
麼太守你合我嚷馬强道就是那斯文秀士與那老蒼頭
郭氏啐道瞎扯臊滿嘴裡噴屁方纔不是我合你一同吃
飯嗎誰又動了一動兒你見我離了這個猫兒了嗎馬强
聽了猛然省道是吓自初鼓吃飯直到三更他何嘗出去
了呢只得回頭作喜道是我錯怪了你了回身就走郭氏
道你回來你就這胡吹亂嚷的鬧了一陣就走吓還說點
子甚麼馬强笑道是我暴躁了等我們商量妥了回來再
給你陪不是郭氏道你不用合我鬧米湯我且問你你方

纔說放了太守難道他們跑了麼馬强拍拍手道何嘗不是呢是我們騎馬四下追尋好容易單單的把太守拿回來了郭氏聽了冷笑道好嗎哥哥兒你提防着官司罷馬强問道甚麼官司郭氏道你要拿就該把主僕同拿回來呀你爲甚麼把着頭放跑了祂這一去不是上告就是調兵那些巡檢守備干把總聽說太守被咱們拿了來他們不合咱們要人呀這個亂子纔不小呢馬强聽了急的搓手道不好不好我須和他們商量去說罷竟奔招賢館去了郭氏這裡叫朱絳貞拿東西竟不見了朱絳貞連所有箱櫃上鎖匙都不見了方知是朱絳貞把太守放走他還不知連錦娘都放了且說馬强到了招賢館便將郭氏

話對衆說了沈仲元聽了並不答言智化佯爲不理仿彿驚呆了的樣子只聽衆光棍道兵來將擋事到頭來說不得了莫若將太守殺之以滅其口明日縱有兵來只說並無此事只要牙關咬的緊緊的毫不應承也是沒有法兒的太守怎的員外你老要把這場官司滾出來那纔算一條英雄好漢即不然還有我等衆人齊心努力將你老救出來咱們一同上襄陽舉事豈不妙哉馬强聽了登時豪氣沖空威風壯起立刻喚馬勇付與鋼刀一把前到地牢將太守殺死把尸骸撂於後園井內黑妖狐聽了道我幫着馬勇前去馬强道賢弟若去更好二人離了招賢館來至地牢智化見有人看守對着衆惡奴道你們只管歇息

去罷我們奉員外之命來此看守再有失閃有我二人一面承管衆人聽了樂得歇息一鬨而散馬勇道智爺爲何叫他們散了智化道殺太守這事機密事如何叫衆人知得的呢馬勇道倒是你老想的到進了地牢智化在前馬勇在後智化回身道刀來馬勇將刀遞過智化接刀一順手先將馬勇殺了回頭對倪太守道罷等一等我來救你說罷提了馬勇尸首來至後園揭入井內急忙忙轉到地牢一看罷咧太守不見了智化這一急非小猛然省悞道是了這是沈仲元見我隨了馬勇前來暗暗猜破他必救出太守去了後又一轉想道不好人心難測焉知他又獻功去了且去看個端的即躍身上房猶如猿猴一般輕巧

非常來至招賢館房上偷偷兒看了並無動靜而且沈仲元正與馬强說話呢黑妖狐道這太守往那裡去了且去莊外看看即抽身離了招賢館踴身越墻來至莊外留神細看却見有一個影兒奔入樹林中去了智化一伏身追入樹林之中只聽有人叫道智賢弟劣兄在此黑妖狐仔細一看歡喜道原來是歐陽兄歐北俠道正是黑妖狐道好了有了幫手了太守在那裡北俠道那樹木之下就是智化見了三人計議於明日三更拿馬强叫智化作爲內應倪太守道多承二位義士搭救只是學生昨日起直至五更費夜辛勤實實的骨軟筋酥而且不知道路這可怎麼好正說時只聽得嗒嗒馬蹄聲響來至林前瞧下一個

入來悄悄說道師父弟子將太守馬盜得來在此智化聽了是艾虎的聲音說道你來的正好快將馬拉過來北俠問道這小孩子是何人如何有此本領智化道是小弟的徒弟膽量頗好過來見過歐陽伯父艾虎唱了一個喏北俠道你師徒急速回去省得別人犯疑我將太守送至衙署便了說罷執手分別智化與小爺艾虎回莊便問艾虎道你如何盜了馬來艾虎道我因暗地裡跟你老到地牢前見你老把馬勇殺了就知要救太守弟子惟恐太守膽怯力軟逃脫不了故此偷偷的備了馬來原打算在樹林等候不想太守與師父來的這般快智化道你爛禾知道呢太守還是你歐陽伯父救的呢艾虎道這歐陽伯父不

是節父常提的紫髯伯呀智化道正是艾虎跌足道可惜黑暗之中未能瞧見他老的模樣見智化悄悄道你別忙明日晚二更他還來呢艾虎聽了心下明白也不往下追問說話間已到莊門智化道自轉門路不要同行艾虎道我還打那邊進去說罷飛的一聲上了高墻一轉眼就不見了智化暗暗歡喜也就躍墻來至地牢從新往招賢館而來說馬勇送尸骸往後花園井內去了且說北俠護送倪太守在路上已將朱絳貞倪忠遇見了的話說了一遍一個馬上一個步下走了倆均平看看天亮已離府衙不遠北俠道大老爺前面就是貴衙了我不便前去倪繼祖連忙下馬多承恩公搭救爲何不到敝衙畧申酬謝北俠

道我若隨到衙門恐生別議大老爺只想着派人切莫候了大事倪太守道定於何地相會北俠道離霸王莊南二里有個瘟神廟我在那裡前等至遲掌燈總要會齊倪太守謹記在心北俠轉身就不見了太守復又扳鞍上馬迤邐行來已至衙前門上等連忙接了馬匹引至書房有書房小童余慶泰見倪太守問倪忠來了不曾余慶稟道尚未回來伺候太守淨面更衣吃茶時余慶請示老爺在那裡擺飯太守道飯暑等等候倪忠回來再吃余慶道老爺先用些點心喝點湯見罷倪太守點了點頭余慶去不多時捧了大紅漆盒擺上小菜極熟的點心美味的羹湯太守吃畢在書房歇息聆望倪忠見他不回來心內有些焦

燥好容易到了午刻倪忠方纔回來已知主人先自到署心中歡喜及至見面時雖則別離不久然而皆從難中脫逃出來未免彼此傷心各訴失散之後的情由倪忠便將送宋緯貞到王鳳山家中誰知錦娘先已到他姑母那裡娘兒兩個見了宋緯貞千恩萬謝就叫朱小姐與錦娘同居一室上老者有個兒子極其儒雅那老兒恐他在家不便卻打發他上縣一來與翟九成送信二來就叫他在那裡照應老奴見諸事安置停當方纔回來偏偏催的緊兒又慢要阜到是再不能的所以來遲叫老爺懸心太守又將與北浹定於今晚捉拿馬强的話也說了倪忠快樂非常此時余慶也不等吩咐便傳了飯來安放停當太守就

叫倪忠同桌兒吃飯畢然後倪忠出來問今日該直頭目是誰上來二人答道差役王愷張雄倪忠道隨我來老爺有話交派倪忠帶領二人來至書房差役跪倒報名太守吩咐道特派你二人帶領二十名捕快暗藏利刃不准同行陸續散走全在霸王莊南二里之遙有個瘟神廟那裡聚齊只等掌燈時有個碧睛紫髯的大漢來時你等須要聽他調遣如有敢違背者回來我必重責此係機密之事不可聲張儻有洩露惟你二人是問王愷張雄領命出來挑選精壯捕快二十名悄悄的預備了且說馬强雖則一時聽了衆光棍之言把太守殺了却不見馬勇回來暗想道他必是殺了太守心中害怕逃走了或者失了脚也拉

正井裡了胡思亂想總覺不安惟恐官兵前來捉捕要人這個亂子實在關的不小未免短嘆長吁提心弔胆無奈叫家人備了酒席在招賢館大家聚飲衆光棍見馬强無精打彩的知道爲督此事便把那作光棍闖世路的話頭各各提起甚麼生而何歡死而何懼咧又是甚麼敢做敢當纔是英雄好漢咧又是甚麼欣了腦袋去不過碗大疤瘌例又是甚麼不受苦中苦焉能爲人上人咧但是受了刑俊牙不招方算好的稱的迫人上人說的馬强扇了氣的乾尿泡是的那麼一戳一戳的却長不起腔兒來正說着只見惡奴前來道回員外馬强打了個冷戰怎麼官兵來了惡奴道不是南莊頭兒交糧來了馬强聽了將眼一

證道收了就是了這也值的大驚小怪復又喝酒偏偏今兒事情多正在講交情論過節猛抬頭見一個惡奴在那邊站着隔兒一拱一拱的意思要說話馬强道你不用說可是官兵到了不是那家人道是小人纔上東莊取了銀子回來了馬强道陪好煩吓交到帳房裡去就結了這也犯的上擠眉弄眼的這一來似此光景不一而足不知到底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俠義傳

七十六回　劃帳簾北俠擒惡霸　對蓮辦土

且說馬强担了一天驚怕到了晚間見毫無動靜寬慰對衆人說道今日白等了一天並沒見別是那老蒼頭也死了罷衆光棍道員外說的是一個老頭子有多大氣脈連魄帶累准死無疑你老可放心罷衆人只顧奉承惡賊歡喜也不想想朝廷家平空的丟了一個太守也就不聞不問焉有此理其中獨有兩個人明白一個是黑妖狐智化心內早知就裡都不言語一個是小諸葛沈仲元瞧着事情不妥說肚腹不調在一邊躲了剩下些渾蟲糊塗傢伙渾吃渾喝不說理順着馬强的牢兒

往上爬一味的抱粗腿說的惡賊一天愁悶都拋于九霄雲外端起大杯來哈哈大笑左一巡右一盞不覺醺醺便起身往後邊去了見了郭氏未免訕訕的沒說强說沒笑强笑哄的郭氏臉上下不來只得也說些安慰的話兒又提攙着叫他寄信與叔父馬朝賢婿裡頭應馬强更覺歡喜喝茶證話不多時已交二鼓馬强將大衫脫去郭氏也把鐲環卸了脫去裙衫二人剛要進帳猛見軟簾忽的一響進來一人光閃閃碧睛暴睛冷森森寶刀生輝惡賊一見膽軟筋酥雙膝跪倒口中哀求爺爺饒命北俠道不許高聲惡賊便不敢言語北俠將帳子上絲絲割下來將他夫婦綑了用衣襟塞口回身出了臥室來到花園內

雙手拍拍一陣鼓掌見王愷張雄帶了捕快俱各出來
他等衆人皆是在廬神廟會齊見了北俠北俠引着王愷
張雄認了花園後門叫他們一更之後俱在花園藏躲聽
拍掌爲號一個個雄糾糾氣昂昂跟了北俠來至卧室北
俠吩咐道你等好生看守凶犯待我退了衆賊咱們方好
走路說話間只聽前面一片人聲鼎沸原來有個了鬟從
牕下經過見屋內毫無聲響撕破牕紙一看見馬强郭氏
俱各綑綁在地只唬的膽裂魂飛忙忙的告訴了衆了鬟
方叫主管姚成到招賢館請衆寇伸手大聖狄重病太歲
張華聽了帶領衆光棍各持兵刃打着亮子跟隨姚成往
後面而來此時北俠在儀門那裡持定寶刀專等退賊衆

人見了誰也不敢向前這個說好大身量那個說熊那刀有多亮必是鋒鏑兒快這個叫賢弟我一個兒不是他的對手你幫幫哥哥二把兒那個嗔仁兄你在前面虛招架我繞到後面給他個冷不防鄧車道你等不要如此待我來伸手向彈囊中掏出彈子扣上弦拽開鐵靶弓北俠早已看見把刀扁着只見發一彈來北俠用刀往回裡一磕只聽噹啷一聲那邊衆賊之中有個先嘬吶了一聲道打了我了鄧車連發北俠連瞌此次非鄧家堡可比那是黑暗之中這是燈光之下北俠看的尤其真切左一刀右一刀磕的彈子就猶如打嗵的一般也有打在衆賊身上的也有磕歪了的病太歲張華以爲北俠一人可以欺負他

從後邊溜狄通去喫的就是一刀北俠早已瞧明見刀臨近用刀往斜面一削暗的一聲張華的刀飛起去半截可巧落在一個賊人頭上外號兒叫做鐵頭渾子徐勇這一下也把小子嚇了一個宿隆眾賊見了亂嚷道了不得了祭起飛刀來了這可不是頑的呀我可了不了不是他的個兒趁早兒躲開罷別叫他破了活七言八語只顧亂鑽誰肯上前開的一聲俱各跑回招賢館將門牖戶陸關了個結實連個大氣兒也不敢出要咳嗽俱用袖子握着嗓子裡憋着不敢點燈全在黑影兒裡坐着此時黑妖狐智化已叫艾虎將行李收拾妥當了師徒兩個暗地裡瞭高瞧到熱鬧之處不由暗暗叫好艾虎見北俠用寶刀磕

那彈子迅速之極只樂得他抓耳撓腮暗暗誇道好本事好目力後來見寶刀削了張華的利刃又樂的他手舞脚蹈險些兒沒從房上掉下來多虧智化將他拽住了見衆人一鬨而散他師徒方從房上躍下與北俠見了問馬强如何就被道已將他夫妻拿獲智爺道郭氏無甚大罪可以免其到府單拿惡賊去就是了北俠道吾弟所論甚是即吩咐王恺張雄等單將馬匪押解到府智化又我着逃成叫他備快馬一匹與員外乘坐好成不敢違拗急忙備來艾虎背上行李跟定智化歐陽春一同出莊仿彿護送員外一般此時天已五鼓離府尚有二十五六里之遥北俠見艾虎甚是伶俐且少年一團英氣一路上與他說話

他又乖滑的狠把個北俠愛了個使不得而且艾虎說他無父無母孤苦之極幸虧拜了師父蒙他老人家疼愛方習學了些武藝這也是小孩子的造化北俠聽了此話更覺可憐他回頭便對智爺道令徒狠好劣兄甚是愛惜我意欲將他認爲義子螟蛉賢弟以爲何如智化尚未答言只見艾虎撲翻身拜倒道艾虎原有此意如今伯父既有這此心更是孩兒的造化了爹爹就請上受孩兒一拜說罷連連叩首在地北俠道就是認爲父子也不是這等草率的艾虎道甚麼草率只要心真義真比那虛文套禮強多了說的北俠智爺二人都樂了艾虎爬起來快樂非常智化道只顧你磕頭認父如何被他們落遠了快

些提上要緊茂虎道這值甚麼呢只見他一伏身唉唉唉
唉登時不見了北俠智化又是歡喜又是讚美二人也就
往前趲步看看天色將曉馬強背負在馬上蓋着口又不
見言語心中暗暗打算所做之事俱是犯教的情由說不
得只好捨去性命咬定牙根全給他不應那時也不能把
我怎樣急的眼似鑾鈴左觀右看就見智化跟隨在後還
有艾虎隨來肩頭背定包裹馬強心內嘆道招賢館許多
實朋如今事到臨頭一個個畏首畏尾全不想念交情只
有智賢弟二人相送可見知己朋友是難得的可憐艾虎
小孩子天真爛熳他也跟了來還背着包袱想是我應換
的衣服若能救回去倒要多疼他一番他那裡知道他師

徒另存一番心呢北俠見離府衙不遠便與智爺艾虎然往廻步北俠道賢弟你師徒意欲何往智爺道我等要上松江府菜花村去北俠道見了丁氏昆仲務必代劣兄致意智爺道歐陽兄何不一同前往呢北俠道剛從那裡來的不久原為到杭州遊玩一番誰知遇見此事今既將惡人拿獲尚有招賢館的餘黨恐其滋事劣兄只得在此耽延幾時俟結案無事我還要在此處遊覽一回也不負我跋涉之勞後會有期請了智化也執手告別艾虎從新又與北俠行禮叩別戀戀不捨幾乎落下淚來北俠從此就在杭州再言招賢館的眾寇聽了些時毫無動靜方敢掌燈彼此查看獨不見了智化又呼館童艾虎也不見了大

家暗商量就有出主意莫若上襄陽王趙爵那裡去又有說上襄陽去決少盤費如何是好又有說向郭氏嫂嫂借貸去又有說他丈夫被人拿去還肯借給咱們盤川叫奔別處去麼又有說陰功話的依我咱們如此如此搶上前去衆人聽了俱各歡喜一個個登時抖起威風出了招賢館到了儀門吶一聲喊道我等乃北俠帶領在官人役因馬强陷害平民刻薄成家理無久享先搶了他的家私衆人聽說到搶字一擁齊入此時郭氏多虧了賢們慌了那綳哭數多時剛入帳內安歇忽聽此言那理還敢出声只用被蒙頭亂抖在一處過一會兒不聽見声響方敢探出頭來一看好苦箱櫃拋撇在地自己慢慢起來因此

下有兩個了贓藏躲將他二人喚出戰戰兢兢方將實情
婆子尋來到了天明仔細查看所丟的全是金銀瓔環首
飾衣服等物別樣一樣沒動立刻喚進姚成那知姚成從
半夜裡逃在外邊巡風見沒甚麼動靜等到天明方敢出
頭仍然溜進來恰巧喚他他便見了郭氏商議寫了失單
并声明賊寇自稱北俠帶領官役明火執杖姚成急急報
呈縣內郭氏暗想丈夫事體吉少凶多須早早稟知叔父
馬朝賢商議個主意便細細寫了書信一封連被搶一節
并失單俱各封妥就派姚成連夜赴京去了且說王愷張
雄將馬强解到倪太宰立刻升堂先追問翟九成朱煥貴
兩案惡賊指言他二人欠債不還自己情愿少女為質并

無搶掠之事又問他爲何將本府誆到家中捆在地牢內馬强道大老爺乃四品黃堂如何能到小人莊內既是大老爺被小民誆去又說捆在地牢如何今日大老爺仍在公堂問事呢似此以大壓小的問法小人實實吃罪不起倪太守大怒吩咐打這惡賊二邊掌了二十嘴巴鮮血直流問他不招又吩咐拉下去打了四十大板他是橫了心再也不招又調翟九成朱煥章到案具馬强當面對質這惡賊一口咬定是他等自原以女爲質并無搶掠的情節正在審問之間忽見縣裡詳文呈報馬强家中被劫乃北俠帶領差役明火執杖搶去各物現有原邊失單呈閱太守看了心中納悶我看義士歐陽春決不至于如此其中

或有別項情弊附奏將馬强收監翟九成回家聽傳原
案朱煥章留在衙中叫倪忠傳喚王愷張雄問話不多時
二人來至書房太守問道你等如何拿的馬强他二人便
從頭至尾述說一遍太守又問道他那屋內東西物件你
等可曾混動王愷張雄道小人們當差多年是知規矩的
池那裡一草一木小人們是斷不敢動的太守道你等固
然不能推洗跟去之人有些不妥王張二人道大老爺只
管放心就是跟隨小只們當差之人俱是小人們訓練出
來的但凡有點毛手毛腳的小人決不用他太守點頭道
只因馬强家內失盜如今原內呈報前來你二人暗暗訪
查訪查回來稟我知道王張領命去了太守又叫倪忠請

朱先生不多時朱煥章來到書房太守以賓客相待先謝了朱絳貞救命之恩然後把那枝玉蓮花拿出朱煥章見了不由的淚流滿面太守將朱絳貞暫以貞潔自守的話說了朱煥章更覺傷心太守又將朱絳貞脫離了仇家現在王鳳仙家中居住的話說了一回朱煥章反悲爲喜太守便慢慢問那玉蓮花的來由朱煥章道此事已有二十餘年當初在儀徵居住之時舍間後門便臨着揚子江的江邊一日見漂來一男子死屍約有三旬年紀是我心中不忍惟恐暴露因此備了棺木打撈上來臨殯葬時學生給他整理衣服見他胸前有玉蓮花一枝心中一想何不將此物留下以爲將來認屍之証因此解下交付賤荆收

藏後來小女見了愛惜不已隨身佩帶如同玉寶太守何故問此倪太守聽了已然落下淚來朱煥章不解其意只見倪忠上前道老爺何不將那枝對對看是如何太守一邊將裡衣解開把那枝玉蓮花拿出兩枝合來恰恰成爲一朵而且精潤光華一絲也是不差太守再也忍耐不住手捧蓮花放聲痛哭朱煥章到底不解是何緣故倪忠將玉蓮花的原委畧說大概朱先生方纔明白這忙勸慰太守道此乃珠還璧返大喜之兆且無心中又得了先大人的歸結下落雖則可悲其實可喜太守聞言纔止悲痛復又深深謝了就留下朱先生在衙內居住倪忠暗暗一力攛掇說朱小姐有救命之恩而且又有玉蓮花爲

媒真是千里姻緣一綫牽定大守亦甚意因此倪忠就託王鳳山爲永人向朱先生說了朱公樂從慨然許允三鳳山又託了倪忠何翠九成說錯娘與兒子聯姻親上作親翠九成亦欣然應允霎時間都成了親眷更覺親熱太守又打點行裝派倪忠接取家眷把玉蓮花一對交老僕好好收藏到白衣菴見了娘親就言二事俱已齊備專等母親到任所即便遷葬父親靈柩拿獲仇家報仇雪恨後諸事已畢再與終身完姻未知後文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七十七回　倪太守解任赴京師　白護衛喬粧逢俠客

且說倪忠接取家眷赴任後又生出無限風波險些兒叫太守含冤你道如何只因由京發下一套文書言有馬强家

人拋成進京上告太守倪繼祖私行出遊詐言良民結連
大盜明火執仗今奉省馬强提解來京交大理寺嚴訊太
守倪繼祖暫行解任一同來京歸案備質倪太守遵奉來
文將印信事件交代委署官員即派差役押解馬强赴京
倪太守將衆人遞的批子案卷俱各帶好止于派長班二
人跟隨來京一日來至京中也不到開封府因包公有師
生之誼理應廻避就在大理寺報到文者大人見此案人
証到齊便帶馬强過了一堂馬强已得馬朝賢之信上堂
時一味口刀說太守不理民詞殘害百姓又結連大盜貪
夜打搶現有失單報縣尚未飭緝詞文大人將馬强帶
在一邊又問倪太守此案的端倪原委倪太守一一將前

事說明如何接狀如何私訪被拿兩次多虧難女朱絳貞義士秋陽春容救又如何捉拿馬強惡賊他家有招賢館窩藏衆寇至五更將馬強拿獲立刻解到如何升堂審訊惡賊狡展不應如今他暗暗使家人赴京呈控望乞大人明察詳查卑府不勝感幸文彥博聽了說請太守且日臥息俟太守退下堂來老大人又將衆人退的兒呈看了一番立起又叫帶馬強近件問去皆有强辭狡展文大人暗諸道這厮明仗着總管馬朝賢與他作主橫了心不肯招承惟有北俠打劫一事真假難辨須叫此人到案作個硬証這厮方能服輸吩咐將馬強帶去收禁又叫人請太守細細問道這北俠又是何人太守道北俠歐陽春因他

行俠尚義人皆稱他為北俠就光如展護衛有南俠之稱一樣文彥博道如此說來這北俠決非打劫大盜可比此案若結須此人到案方妥他現在那裡倪繼祖道大約還在杭州文彥博道既如此我明日先將大略情形覆奏看聖意如何就叫人將太守帶至獄神廟好好看待次日文大人遵指之後聖旨即下欽派四品帶刀護衛白玉堂訪拿歐陽春解京歸案審訊錦毛鼠岳見包公包公吩咐了許多言語白玉堂一一領命辭別出來到了公所大家與王堂殘行飲酒之間四爺蔣平道五弟此去見了北俠意欲如何白玉堂道小弟奉旨拿人見了北俠自然是隸公辦理焉敢徇情蔣平道遵奉欽命理之當然但北俠乃

尚義之人五弟若見了他公然以欽命自居惟恐歐陽壽不受欺侮反倒費了週折白王堂聽了有些不耐煩何問道依四哥怎麼樣呢蔣爺道依我的主意五弟到了杭州見署事的太守將奉旨拿人的情節與他說了却叫他出張告示將此事前後敘明後面就提五弟雖則是奉旨然因道義相通不肯拿解特來訪請北俠若果在杭州見了告示他必自己投到五弟見了他以情理相感也必安安穩穩隨你來京決不費事若非如此惟恐北俠不肯來京到費了事了五弟聽了眉笑蔣爺軟弱喈裡湖說道承四哥指教小弟遵命飲酒已畢叫作當白福備了馬匹拴好行李告別衆人處方交請請囑附路上小心到了

杭州就按你四哥主意辦理五爺只得答應展爺與王馬
張趙等俱各送出府門白玉爺執手道請慢慢步履而行
出了城門主僕二人方扳鞍上馬竟奔杭州而來在路行
旱無非曉行夜宿渴飲饑餐八個大字沿途無事可記這
一日來至杭州租了寓所也不投文也不見官止于報到
一來奉旨二來相諭要訪拿欽犯不准聲張每日叫伴當
出去暗暗訪查一連三四日不見消耗只得自己喬粧改
扮了一位斯文秀才模樣頭戴方巾身穿花氅足下登一
雙厚底大紅朱履手中輕搖泥金摺扇搖搖擺擺出了店
門時值殘春剛交初夏但見農人耕于綠野遊客步于紅
橋又見往來之人不斷仔細打聽原來離此二三里之遙

新開一座茶社名曰玉蘭坊此坊乃是官宦的花園亭鋤橋梁花苴樹木頗可玩賞白五爺聽了暗隨衆人前往到了那裡果然景致可觀有個亭子上面設着坐位四面點綴些巉岩怪石又有新篁圍繞白玉堂到此心曠神怡便在亭子上泡了一壺茶慢慢消飲意欲喝點茶再沽酒忽聽竹叢中忽漏有聲出了亭子一看霎時天陰淋淋下起雨來因有綠樹撐空陰晴難辨白五爺以為在上面亭子內對此景致頗可賞雨誰知越下越大擬入俱日散盡天色已晚自己一想離店尚有二三里又無雨具儻然再大起來地下泥濘未免難行莫若冒雨回去為是急急會鈔下亭過了板橋用大袖將頭巾一遮順着柳樹行子冒雨

急行猛見紅牆一段却是整齊的廟宇忙到山門下避雨見匾額上題着慧海妙蓮菴低頭一看朱履已然踏的泥污只得脫下綫要收什收什只見有個小童手內托着筆硯只呼相公相公往東去了忽然見廟的角門開放有一年少的尼姑悄悄答道你家相公在這裡白五爺一見心中納悶誰知小童往東只顧呼喚相公并沒聽見這幼尼見他去了就關上角門進去五爺見此光景暗暗忖道他家相公在他廟內又何必悄悄嗔那小童呢其中必有暗昧待我來站起身來將朱履後跟一倒他拉脚兒穿上來到東角門敲戶道裡面有人麼我乃行路之人因遇雨天脫道路難行欲借寶菴避避雨務乞方便只聽裡面答道

我們這廟乃尼菴天晚不便容留男客請往別處去罷說
完也不言語進門也不開放白玉堂聽了暗道好呀他廟
內現有相公難道不是男客麼既可容得他如何不容我
呢這其中必有緣故了我倒要進去看轉身來到山門索
性把一雙朱履脫下光着襪底用手一撩衣襟飛身上墻
輕輕跳將下去在黑影中細細留神見有個道姑一手托
定方盤裏面熱騰騰的菜蔬一手提定酒壺進了角門有
一段粉油的板墻也是隨墻的板門輕輕進去白玉堂也
就暗暗隨來挨身而入見屋內燈光閃閃影射幽牕五爺
却悄悄立于牕外只聽屋內道天已不早了相公多少用
些酒飯少時也好安歇又聽男子道甚的酒飯甚的安歇

你們到底是何居心將吾拉進廟來又不放我出去成個甚麼規矩像個甚麼體統還不與我站遠些又聽女音說道相公不要固執這也是天緣湊合難得今日油然作雲沛然下雨上天尚有雲行雨施難道相公倒忘了雲情雨意麼男子道你既知油然作雲沛然下雨爲何忘了男女授受不親呢吾對你說讀書人持躬如圭璧又道心正而後身修似這無行之事吾是大旱之雲霓想時雨是不能的白五爺聽外聽了暗笑此公也是書癡遇見這等人還合他講甚麼書論甚麼文呢又聽一個女尼道雲霓也罷時雨也罷且請吃這杯酒男子道吾呀你要怎麼樣只聽當啷一声酒杯落地砸了尼姑道我好意敬你酒你

爲何不識抬舉你你要咬文嚼字的實告訴你說罷走不
能不信給你個對說看現在我們後面還有一個臥病在
牀的那不是榜樣麽男子聽了着急道如此說來你們這
裡是要害人的吾要嚷了呢尼姑道你要嚷只要有人聽
的見男子便喊道了弗得了他們這裡要害人呢救人叫
救人白玉堂趁着喊叫連忙關大門掀軟簾道兄台爲何
如此喉急想是他們奇貨自居物抬高價了見兩個女尼
嘀了一跳那人道兄台請坐他們這裡不正經了弗得的
白五爺道這有何妨人生及時行樂亦是快事他二人如
此多情兄台何如此之拘泥請問尊姓那人道小弟姓湯
名夢蘭乃揚州青蒲村人氏只因探親來到這裡就在前

村居住可巧今日無事要到玉蘭坊閒步閒步恐有顯詠一時忘記了筆硯因此叫小童回莊去取不想落下雨來正在躊躇承他一番好意讓吾廟中避雨吾還不肯他們便再三拉吾到這裡不放吾動身甚的雲咧雨咧說了許多的混話白玉堂道這就是吾兄之過了湯生道如何是吾之過白玉堂道你我讀書人接物待人理宜從權達變不過隨遇而安行雲流水過猶不及其病一也兄台豈不失于中道乎湯生搖頭道否否吾甯失于中道似這樣隨遇而安吾是斷斷乎不能爲也請問足下安乎白玉堂道安湯生嗔怒道汝安則爲之吾雖死不能相從白玉堂暗暗讚道我再三以言試探看他頗頗正氣須當答救此人

誰知尼姑見玉堂比湯生強多了又見書備湯生以爲玉堂是個通家登時就把柔情都移在玉堂身上他也不想想玉堂從何處進來的可見邪念迷心竟忘其所以白玉堂再看那兩個尼姑一個有三旬一個不過二旬上下皆有幾分姿色只見那三旬的連忙執壺滿斟了一盃笑容可掬捧至白五爺跟前道多情的相公請吃這盃合歡酒玉堂并不推辭接過來一飲而盡卻哈哈大笑那三旬的見了也斟一盃近前道相公喝了我師兄的也得喝我的白玉堂也便在他手中喝了湯生一旁看了道豈有此理呀豈有此理二尼一邊一個伺候玉堂玉堂問他三人卻叫何名三旬的說我叫明心二旬的說我叫慧性玉堂道

明心明心不明則迷慧性慧性性不慧則昏你二人迷迷昏昏何時是了說着話將二尼每人握住一手却問湯生道湯兄我批的是與不是湯生見白五爺合二尼拉手已氣的低了頭正在煩惱如今聽玉堂一問便道誰呀呀你還問吾吾看你也是心迷智昏了這還了得放肆豈有呀豈有此話未說完只見兩個尼姑口吐悲聲道哎喲喲疼死我也放手放手禁不起了只聽白玉堂一聲斷喝道我把你這兩個淫尼無端引誘人家子弟殘害好人該當何罪你等害了幾條性命還有幾個淫尼央快講來二尼跪倒央告道菴中就是我師兄弟兩個還有兩個道婆一個小徒小尼等實實不曾害人性命就是後面的周生也

是他自己不好以致得了弱症若都似湯相公這等正直又焉敢相犯望乞老爺饒恕湯生先前以為玉堂是那風流蹧尬之人毫不介意如今見他如此方知也是個正人君子連忙斂容起敬又見二尼哀聲不止疼的兩淚交流湯生一見心中不忍却又替他討饒白玉堂道似這等的賊尼理應治死湯生道惻隱之心人皆有之請放手罷了玉堂暗道此公孟子真熟閒口不離書便道明日務要問明周生家住那裡現有何人急急給他家中送信叫他速速回去我便饒你二尼道情願情願再也不敢阻留了老爺快些放手小尼的骨節都碎了玉爺道便宜了你等後日俺再來打聽如不送回俺必將你等送官究辦說罷一

縶手兩個尼姑扎然兩隻手猶如伽了抄子的一般跟跟蹌蹌跑到後面藏躲去了湯生又從新給玉堂作揖二人復又坐下攀話忽見軟簾一動進來一條大漢後面跟着一個小童小童手內提着一雙朱履大漢對小童道那個是你家相公小童對着湯生道相公為何來至此處叫我好找若非遇見這位老爺我如何進得來呢大漢道既認着了你主僕快些回去罷小童道相公穿上鞋走罷湯生一抬腿道吾這裡穿着鞋呢小童道這雙鞋是那裡來的呢怎麼合相公脚上穿着的那雙一樣呢白玉堂道不用猶疑那雙鞋是我的不信你看說畢將脚一抬果然光着襪底兒呢小童只得將鞋放下湯生告別主僕去了未知

大漢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七十八回　紫髯伯藝高服五鼠　白玉堂氣短拜雙雄

且說白玉堂見湯生主僕已然出廟去了對那大漢執手道尊兄請了大漢道請了請問尊兄貴姓白玉堂道不敢小弟姓白名玉堂大漢道哎喲莫非大鬧東京錦毛鼠的白五弟麼玉堂道小弟草號錦毛鼠不知兄台尊姓大漢道劣兄覆姓歐陽名春白玉堂登時雙睛一瞪看了多時方問道如此說來人稱北俠號為紫髯伯的就是足下了請問到此何事北俠道只因路過此廟見那小童啼哭問明方知他相公不見了因此我悄悄進來一看原來五弟在這裡竊聽我也聽了多時後來五弟進了屋子劣兄就

在五弟站的那理又聽五弟發落兩個賊尼劣兄方回身開了廟門將小童領進使他主僕相認玉堂聽了暗道他也聽了多時我如何不知道呢再者我原爲訪他而來如今既見了他焉肯放過須要離了此廟再行拿他不遲想罷答言原來如此此處也不便說話何不到我下處一敘北俠道狠好正要領教二人出了板墻院來至角門旨玉堂暗使促俠假作邀讓托着北俠的肘後口內道請了用力往上一托以爲將北俠搡出誰知猶如蜻蜓撼石柱一般再也不動分毫北俠却未介意轉一回手也托着玉堂肘後道五弟請自玉堂不因不由就隨着手兒出來了暗暗道果然力量不小二人離了慧海妙蓮菴此時兩過天

晴月明如銑星光朗朗時有初鼓之半北俠問道五弟到杭州何事玉堂道特爲足下而來北俠便住步問道爲兄何事白玉堂就將倪太守與馬强在大理寺審訊供出北俠是我奉旨前來訪拿足下北俠聽玉堂之言這樣口氣心中好生不樂道如此說來白五老爺是欽命了歐陽春妄自高攀多多有罪請問欽命老爺歐陽春當如何進京望乞明白指示北俠這一問原是試探白爺懂交情不懂交情白玉堂若從此拉回來說些交情話兩下裡合而爲一商量商量也就完了事了不想白玉堂心高氣傲又是奉旨又是相諭多大的威風多大的膽量本來又仗着自己的武藝他便目中無人答道此乃奉旨之事既然今

日邂逅相逢只好屈尊足下隨着白某赴京便了何必多言歐陽春微微冷笑道紫髯伯乃堂堂男子就是這等隨你去未免貽笑于人尊駕還要三思北俠這個話雖是有氣還是耐着性兒提撥白玉堂的意思誰知五爺不辨輕重反倒氣往上撞說道大約合你好說你決不肯隨俺前去必須較量個上下那時被擒獲休怪俺不留情分了北俠聽畢也就按捺不住連連說道好好正要領教領教白玉堂急將花氅脫却摘了濡巾脫下朱履仍然光着襪底兒搶到上首拉開架式北俠從容不迫也不趕步也不退步却將四肢暑爲騰挪止于拒架而已白五爺抖搜精神左一拳右一脚一步緊如一步北俠暗道我儘力讓他

他儘力的逼勒說不得叫他知道知道只見玉堂拉了個
回馬式北俠故意的跟了一步白爺見北俠來的切近回
身避面就是一掌北俠將身一側只用二指看准眉下輕
輕的一點白玉堂倒抽了一口氣登時經絡閉塞呼吸不
通手兒揚着落不下來腿兒邁着抽不回去腰兒哈着挺
不起身軀嘴兒張着說不出話語猶如木雕泥塑一般眼
前金星亂滾耳內蟬鳴不由的心中一陣惡心迷亂實實
難受得狠那二尼禁不住白玉堂兩手白玉堂禁不住歐
陽春兩指這比的雖是貶玉堂然而玉堂與北俠的本領
究有上下之分北俠惟恐工夫大了必要受傷就在後心
陡然擊了一掌白玉堂經此一震方轉過這口氣來北俠

道恕劣兄莽撞五弟休要見怪白玉堂一語不發光着襪底呱咭呱咭竟自佯長而去白玉堂來至寓所他却不走前門悄悄越墻而入來至屋中白福兒見此光景不知爲着何事連忙遞過一杯茶來五爺道你去給我烹一碗新茶來他將白福支開把軟簾放下進了裡間暗暗道罷了罷了俺白玉堂有何面目回轉東京悔不聽我四哥之言說罷從腰間解下絲絛登着椅子就在橫眉之上拴了個套兒剛要脖項一伸見結的扣兒已開絲絛落下復又結好依然又開如是者三次暗道嘆這是何故莫非我白玉堂不當死于此地話尚未完只覺後面一人手拍肩頭道五弟你太濁了只這一句倒把白爺唬了一跳忙回身一

看見是北俠手中托定花籃却是平平正正上面放着一雙朱履惟恐泥汙沾了衣服又是底見朝上玉堂見了羞的面紅過耳又自忖道他何時進來我竟不知不覺可見此人藝業比我高了也不言語便存身坐在椅椸之上原來北俠算計玉堂少年氣傲回來必行短見他就在後跟下來了及至玉堂進了屋子他却在腦外悄立後聽玉堂將白福支出去烹茶北俠就進了屋內見玉堂要行濁志正在他仰面拴套之時北俠就從椅傍挨入却在玉堂身後噤住就是絲縧連開三次也是北俠解的連白玉堂久慣飛簷走壁之人竟未知覺于此可見北俠的本領當下北俠放下衣服道五弟你要怎麽樣難道爲此事就要尋

死豈不是要劣兄的命麽只好你要上弔咱們倆就搭連弔罷白玉堂道我死我的與你何干此語我不明白北俠道老弟你可眞糊塗了你想想你若死了歐陽春如何對的起你四位兄長又如何去見南俠與開府的眾朋友也只好隨着你死了罷豈不是你要了劣兄的命了麽玉堂聽了低頭不語北俠急將絲縧拉下就在玉堂旁邊坐下低低說道五弟你我今日之事不過遊戲而已有誰見來何至于輕生就是叫劣兄隨你去也該商量商量你只顧你臉上有了光彩也不想想把劣兄置于何地五弟豈不聞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又道我不欲人之加諸我者吾亦欲無加諸人五弟不愿意的別人他就愿意麽玉堂道依

兄台怎麼樣呢北俠道劣兄倒有兩全其美的主意五弟明日何不到茉花村叫丁氏昆仲出頭算是給咱二人說合的五弟也不落無能之名劣兄也免了被獲之醜彼此有益五弟以爲如何白玉堂本是聰明特達之人聽了此言登時詮言連忙深深一揖道多承吾兄指教實是小弟年幼無知望乞吾兄海涵北俠道話已言明劣兄不便久留也要回去了說罷出了裡間來至堂屋上五爺道仁兄請了茉花村再見北俠點了點頭又悄悄道那頂頭巾合泥金掐雁俱在衣服內夾着呢玉堂也點了點頭剛一轉眼已不見北俠的踪影白爺暗暗誇獎此人本領勝吾十倍眞不如也誰知二人說話之間白福遞了一杯茶來聽

見屋內悄悄有人說話打簾縫一看見一人與白五爺悄
話低言白福以為是家主途中遇見的夜行朋友恐一杯
茶難遞只得回身又添一盞用茶盤托着兩杯茶來至裡
間抬頭看時却乃是玉堂一人白福端着茶納悶道這是
甚麼朋友泥給他端了茶來他又走了我這是甚麼差使
呢白玉堂已會其意便道將茶放下取個燈籠來白福放
下茶托回身取了燈籠白玉堂接過又把衣服朱履收起
出了屋門蹤身上房仍從後面出去不多時只聽前邊丁
的店門山響白福迎了出去斗道店家快開門我們家主
回來了小二連忙取了鑰匙開了店門以見玉堂仍是斯
文打扮搖搖擺擺進來小二道相公怎麼這會纔回來玉

堂道因在相好處避雨又承他待酒所以來遲白福早已上前接過燈籠引至屋內茶尚未寒玉堂陽了一盃又吃了點飲食吩咐白福于五鼓前馬起身上松江茉花村去自已歇息暗想北俠的本領那一番的和藹氣度實然別人不能的而且方纔說的這個主意更覺周道比四哥說的出告示訪請又高一籌那出告示衆目所觀既有訪請二字已然自餒那如何對人呢如今歐陽兄出的這個主意方是萬全之策忽的展大哥與我大哥背地裡常說他好我還不信誰知果然真好仔細想來全是我自作聰明的不是了他翻來覆去如何睡的着到了五鼓白福起來收什行李馬匹到了櫃上算清了店賬主僕二人上茉花

村而來話休煩絮到了茉花村先叫白福去回稟自己乘馬隨後離莊門不遠見多少莊丁伴當分為左右丁氏弟兄在台階上面立等玉堂連忙下馬伴當接過丁大爺已迎接上來玉堂搶步口稱大哥久違了久違了兆蘭道賢弟一向可好彼此執手兆蕙却在那邊垂手恭敬侍立也不執手口稱白五老爺到了恕我等未能遠迎虎駕多多有罪請老爺到寒舍待茶玉堂笑道二哥真是好頑小弟如何拒的起連忙也執了手三人攜手來至待客廳上玉堂先與丁母請了安然後歸坐獻茶已畢丁大爺問了開封眾朋友好又謝在京時叨擾盛情丁二爺却道今日那陣香風兒將護衛老爺吹來真是蓬蓽生輝非門有慶然

而老爺此來還是專專的探望我們來了還是有別的事呢一席話說的王堂臉紅了大爺沼王堂臉上下不來連忙懇了二爺一眼道老二弟兄們許久不見先不說說正經的只是放嘔做其麼王堂道大哥不要替二哥遮飾本是小弟理短無怪二哥惱我自從去歲被擒連衣服都拏的是二哥的後來到京受職就要告假前來誰知我大哥因小弟新受職銜再也不准動身了二爺道到底是作了官的人真長了見識了惟恐我們說老爺先自說了我問五弟你縱然不能來也該寫封信差個人來我們聽見也喜歡喜歡爲甚麼連一紙書也沒有呢王昌笑道這又有一說小弟原要寫信來着後來因接了大哥之信說大哥

與伯母送妹子上京與展大哥完姻我想是不多日就可
見面又寫甚麽信呢彼時若填寫了信來管保二哥又說
白老五盛開虛文假套了左右都是不是無論二哥怎麽
怪小弟小弟惟有伏首認罪而已了二爺聽了暗道白老
五他竟長了學問了比先前乖滑多多了且看他目下這
宗事怎麽說法回頭吩咐擺酒玉堂也不推辭也不謙讓
就在上面坐了丁氏昆仲左右相陪飲酒中間問玉堂道
五弟此次果是官差還是私事呢玉堂道不瞞二位仁兄
實是官差然而其中有許多原委此事非仁兄賢昆玉不
可丁大爺便道如何用我二人之處請道其詳玉堂更將
倪太守馬强一案供出北俠小弟奉旨特爲此事而來丁

二爺問道可見過北俠沒有玉堂道見過了兆惠道既見過便好說了諒北俠有多大本領如何是五弟對手玉堂道二哥差矣小弟在先原也是如此想誰知事到頭來不自知方知人家之未技俱是自己之絕技慚愧的狠小弟輸與他了丁二爺故意詫異道豈有此理五弟焉能輸與他呢這話愚兄不信玉堂便將與北俠比試直言無隱俱各說了如今求二位兄台將歐陽兄請來那怕小弟央求他呢只要隨小弟赴京便叨愛多多矣丁兆惠道如此說來五弟竟不是北俠對手了玉堂道誠然丁二爺道你可佩服呢玉堂道不但佩服而且感激就是小弟此來也是歐陽兄教導的丁二爺聽了連聲讚揚叫好道好兄弟丁

兆蕙今日也佩服你了便高聲叫道歐陽兄你也不必藏着了請過來相見只見從屏後轉出三人來玉堂一看前面走的就是北俠後面一個三旬之人一個年幼小兒連忙出坐道歐陽兄幾時來到北俠道昨晚方到玉堂暗道這廝我當說了不然這纔丟人呢又問此二位是誰丁二爺道此位智化綽號黑妖狐與劣兄世交通家相好原來智爺之父與丁總鏢是同僚最相契的智爺道此是小徒艾虎過來見過白五叔艾虎上前見禮玉堂拉了他的手細看一番連聲誇獎彼此敘坐北俠坐了首坐其次是智爺白爺又其次是丁氏弟兄下首是艾虎大家歡飲玉堂又提請北俠到京北俠慨然應允丁大爺丁二爺又囑咐

白玉堂照應北俠大家暢談彼此以義氣相關這是披肝瀝膽各明心志惟有小爺艾虎與北俠有父子之情更覺關切酒飯已畢談至更深各自安寢到了天明北俠與白爺一同赴京去了未知後文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七十九回　智公子定計盜珠冠　裴老僕改粧扮難叟

且說智化兆蘭兆蕙與小爺艾虎送了北俠玉堂回來在廳上閒坐彼此悶悶不樂艾虎一傍短嘆長吁只聽智化道我想此事關係非淺倘太守乃是爲國爲民如今反遭陷害歐陽兄又是濟困扶危遇了賊板似這樣的忠臣義士負屈含冤仔細想來全是馬强叔姪過惡除非設法先將馬朝賢害倒剷了馬强也就不難除了丁二爺道與其

費兩番事何不一網打盡呢智化道若要一網打盡說不得到要作一件狄公的事生生的說在他叔姪身上使他賊証俱明有口難分訴所謂奸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我雖想定計策只是提目大大有些難作丁大爺道大哥何不說出大家商畝計較呢智化道當初劣兄上霸王莊者原爲着馬强的舉動因他結交襄陽王常懷不軌之心如今旣爲此事鬧到這步田地何不借題發揮一來與國家除害二來剪却襄陽王的羽翼話雖如此說然而其中有四件難事丁二爺道那四件智爺道第一要皇家的牌票之物這也不必推諉全在我的身上第二要一個有年紀之人一個或童男或童女隨我前去詐取緊要之物回來

又要有膽量又要有機變又要受得苦第三件我等盜了
緊要之物還得將此物送在馬強家藏在佛櫻之內以為
將來的眞贓實犯丁二爺聽了不由的插言道此事小弟
却能設只要有了東西小弟便能送去這第三件算是小
弟的了第四件又是甚麼呢智化道惟有第四件最難必
須知根知底之人前去出首不但出首還要單上開封府
出首去別的事情俱好說惟獨這第四件是最要緊的成
敗全在此一舉此一着若是錯了滿盤俱輸這個人竟難
得的狠狠口裏說着眼睛却瞟着艾虎艾虎道這第四件
冥若徒弟去罷智化將眼一瞪道你小孩家懂得甚麼如
何幹得這樣大事艾虎道據徒弟想來此事非徒弟不可

徒弟去了有三益了二爺先前聽艾虎要去以爲小孩子不知輕重此時又見他說出三益頗有意思連忙說道智大哥不要攪他便問艾虎道你把三益說給我聽聽艾虎道第一小姪自幼在覇王莊所有馬强之事小姪盡知而且三年前馬朝賢告假回家一次那時我師父尚未到覇王莊呢如今益了緊要東西來就說三年前馬朝賢帶來的與事更覺有益這是第一益第二別人出首不如小姪出到開封府纔出來叫別人再想不到這樣一宗大事邦是首甚麼緣故昵俗語說的好小孩兒嘴裡討實話小姪若個小孩子作個硬証此事方是正眞萬眞的確無疑這是第一益第三益却沒有甚麼一來爲小姪的義父二來也

不枉師父教訓一場小姪見若借着這件事也出長出長大小留個名兒豈不是三盆座了大爺了二爺聽了拍手大笑道好想不到他竟有如此的志向智化道二位賢弟且慢誇他他因不知開封府的利害他此時只管說到了身臨其境見了那樣的威風又搭着問事如神的包丞相他小孩子家有多大膽量有多大志畧何況又有御賜銅鍘儻若話不投機白白的送了性命那時豈不耽悞了大事艾虎聽了不由的雙眉倒豎二目圓翻道師父時把弟子看輕了難道開封府是森羅殿不成他縱然是森羅殿徒弟就是上劍樹登刀山再也不能改口是必把忠臣義士搭救出來又焉肯怕那個御賜的銅鍘呢兆蘭兆蕙聽

了點頭咂嘴嘖嘖稱羨智化道且別說你到開封府就是
此時我問你一句你如果答應的出來此事便聽你去如
若答應不來你只好隱姓埋名從此再別想出頭了艾虎
嘻嘻笑道待徒弟跪下你老就審看是如何說罷他就直
挺挺的跪在當地兆蕙見他這般光景又是好笑又
是疼惜只聽智爺道你員外家中犯禁之物可是你太老
爺親身帶來的歷艾虎道回老爺只因三年前小的太老
爺告假還鄉親手將此物交給小人的主人小人的主人
叫小人托着仗三弗樓之上是小人親眼見的智爺道如
此說來此物在你員外家中三年了艾虎道是三年多了
智爺用手在桌上一拍道既是三年你如何今日纔來出

首講丁家弟兄聽了這一間登時發怔暗想道這當如何對答呢只見艾虎從從容容道回老爺小人今年纔十五歲三年前小人十二歲毫無知覺並不知道知情不舉的罪名皆因我們員外已罪在案別人向小人說你隄防着罪多半要究出三年前的事來你就是個隱匿不報的罪要加等的若出首了罪還輕些因此小人害怕急急趕來出首在老爺台下兆蕙聽了只樂得跳起來道好對答好對答賢姪你起來罷第四件是要你去定了丁大爺也該道果然對答的好智大哥你也可以放心了智爺道言雖如此且到臨期再寫兩封信給他也安置安置方保無虞如今算起來就只第二件事不齊備賢弟且開出個單兒

來丁二爺拿過筆硯鋪紙提筆智爺念道木匣子一輛大
席簍子一個舊布被褥大小兩分鐵鍋杓黃磁大碗粗碟
傢伙俱全老頭兒一名或幼童幼女俱可一名外有隨身
舊布衣服行頭三分丁大爺在傍看了問道智大哥要這
些東西何用智爺道實對二位賢弟說劣兄要到東京盜
取聖上的九龍珍珠冠呢只因馬朝賢他乃四執庫的總
管此冠正是他管理再者此冠乃皇家世代相傳之物輕
是動不着的為甚麼又要老頭兒幼孩兒合這些東西呢
我們要扮做逃慌的模樣到東京安准了所在劣兄探明
白了四執庫盜此冠須連冠盒包袱等全行盜來似此黃
澄澄的東西如何滿路上背着走呢這就用着席簍子了

一邊莪上此抄上用被禮應道蓋一邊叫幼女坐着人不知不覺不覺就同來了故此必要有膽量能受苦的老頭兒幼女二位賢弟想想這二人可能有麼丁大爺已然聽得歇了丁二爺道却有個老頭兒名叫裴福他乃隨着先父在鎮時多虧了他又有膽量又能受苦只因他爲人直性正氣而且當初出過力到如今弟兄等管理家務如有不周不當連弟等都要護他三分此人頗可去得留爺道何候過老人家理應容讓他幾分如此說來這老管家却便得了二爺道但有一件若見了他切不可提出盜寃須將馬强過惡述說一番然後再說倪太守歐陽兄被害他必憤恨那時再說出此計來他方沒有甚麼說的也就樂從

了智爺聽了滿心歡喜即吩咐伴當將裴福叫來不多時見裴福來到雖則六旬年紀却還精神百倍先見了智爺後又見了大官人又見二官人智爺叫伴當在下首預備個座兒教坐了裴福謝坐便問呼喚老奴有何見論智爺將馬强作惡多端欺壓良善如何霸佔田地如何搶掠婦女裴福聽了氣的仆撩拳磨掌智爺又說出倪太守私訪遭害歐陽春因捨救太守如今被馬强京控打了望誤官司不定性命如何裴福聽至此便按捺不住立起身來對丁氏弟兄道二位官人終朝行俠尚義難道做義竟是喒裡空說的麼似這樣的惡賊何不早早除却二爺道老人家不要着急如今智大爺定了一計要煩老人家

上東京走遭不知可曾去否裴福道老奴也是閑在這裡何況爲救忠臣義士老奴更當効勞了賀爺道必須要扮作個逃荒的樣子咱二人權作父子還得要個小女孩兒咱們父子祖孫三輩兒逃荒你道如何裴福道此計雖好只是大爺受屈老奴不敢當賀爺道這有甚麼呢逢場作戲豁咧裴福道這個小女兒却也現成就是老奴的孫女兒名叫英姐今年九歲極其伶俐公已魔着老奴要上東京逛去莫若就帶了他去賀爺道狠好就是如此罷商議已定定日起身丁大爺已拔着單子孫備停當俱各放在船上侍客廳備了餞行酒席邀裴福英姐不分主僕同桌而食吃畢賀爺起身丁氏弟兄送出莊外瞧着上了船方

同艾虎回來智爺不辭勞苦由松江奔至鎮江再往江寧到了安徽過了長江至河南境界棄舟登岸我了個幽僻去處換了行頭英姐伶俐非常一教便會坐在蓆篷之中那邊篋內裝着行李臥具換着把的傢小篋內裝着傢伙類如又將鐵鍋扣在蓆篷傍邊用繩子拴好裹福跨肩推車智爺背繩拉縴一路行來到了熱鬧叢中鎮店集場便將小車兒放下智爺趕着人要錢口內還說老的老小的小年景兒不濟實在的沒有營生你老幫幫腔裹福却在車子傍邊一蹲也說道衆位爺們可憐俺們不是久慣要錢的那不是行好呢英姐在車上也不閑着故意操着眼兒道怪餓的俺雨天沒吃麻兒呢口裏雖然說着他却

偷着眼兒瞧熱鬧兒眞正三個人粧了個活脫兒在路也不敢耽擱一日到了東京白晝問仍然乞討到了日落西山便有地面上官人對裴福道老頭子你這車子這裡擱不住叫巡早兒推開裴福道請問太爺俺往那裡推叫官人道我管你叫你愛往那裡推就往那裡推傍邊一人道何苦叫那不是行好呢叫他推到黃亭上去罷那裡也僻靜也不礙事便對裴福道老頭子你瞧那不是鼓樓麼過了鼓樓有個琉璃瓦的黃亭子那裡去好裴福謝了賀爺此時這趕看要錢裴福叫道俺的兒叫你不用跑了咱走罷賀爺止步問道爹爹叫咱往那去裴福道沒有聽見那位太爺說呀咱上黃亭子那行行見去賀爺聽了將繩繩

背在肩頭拉着往北而來走不多時到了鼓樓果見那邊有個黃亭子便將車子放下將英姐抱下來也教他跑跑活動活動此時天已昏黑又將被褥拿下來就在黃亭子台階上鋪下英姐困了叫他先睡智爺與裴福那裡睡的着一個是心中有事一個有了年紀到了夜靜更深裴福悄悄問道大爺今已來至此地可有甚麼主意智爺道今日且過一夜明日看個機會晚間俺就探聽一番正說着只聽那邊嘴嘴噹噹鑼響原來是巡更的二人智爺與裴福便不言語只聽巡更的道那邊是甚麼那裡來的小東子又聽有人說道你忘了這就是昨日那個逃荒的他面上張頭兒叫他們在這裡說着話打着鑼往那邊去了

賀爺見他們去了又在籮簍裡面揭開底層拿出些細軟飲食與裴福二人吃了方和衣而卧到了次日紅日尚未東昇見一羣人肩頭担着鐵鍬鎬頭又有拾着大筐籠慎說說笑笑順着黃草子而來他便迎了上去道行個好罷太爺們拾個錢罷其中就有人發話道大清早起也不開眼瞧瞧我們是有錢的嗎我們還不知合誰要錢呢又有人說這樣一個小鬼子甚麼幹不得却半背朝下合人要錢也是個沒出息的又聽有人說道到不是沒出息兒只因他叫老的老小的小累贅了你瞧他這個身量兒豈保有一膀子好活等我合他商量商量你道這個說話的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假作工御河挖泥土　認方向高樹捉猴猻

話說智爺正向衆人討錢有人向他說話乃是個工頭此人姓王行大因前日他曾見過有逃難的小車恰好做活的人不敢用抵一個是一個便對智爺道夥計你姓王麼智爺道俺姓王行二你老貴姓王大道好咱們是當家子我也姓王有一句話對你說如今紫禁城內挖御河我瞧你這個樣兒怪可憐的何不跟了我去做活呢一天三頓飯額外還有六十錢有一天算一天你愿意不愿意智爺心中暗喜但未答言只見裴福過來道改則好甚麼錢不錢的只要叫俺的兒吃飽了就完了王大起裴福瞧了瞧問智爺道這是誰智爺道俺爹王大道算了罷算了罷你

不用說了我的性哥哥對着張福道告訴你皇上家不使白頭工這六十錢必是有的你若願意叫你兒子去智爺道爹呀你老怎麼樣呢張福道你只管幹你的去身去口去俺與小孫女哀求哀求也就肯吃的了王大道你只管放心大約你吃飽了把那六十錢拿回來買點子餑餑子也就設他們爺兒倆吃的了智爺道就是這們着咱就走王大便帶了仙奔紫禁城而來一路上這些做工的人欺負他是性坎兒這個叫王第二的智爺道怎麼這個說你替我抗着這六把鍬智爺道便得接過來抗在肩頭那個叫王第二的智爺道怎麼那個說你替我抗着這五把鍬頭智爺道使得接過來也抗在肩頭大家說笑子你也

叫抗我也叫抗不多時賀爺的兩肩頭猶如鐵鉄鋸頭山一般王大猛然回頭一看發話道你們這是怎麽說呢我好容易找了個人來你們就欺負起到明兒你們撈跑了他這圖甚麽呢也沒見王第二的你這麽傻這堆的把倘使那次起來了這是甚麽樣兒呢賀爺道抗抗罷咧怕啥的說的衆人都笑了纔各自把各自的傢伙拿去一時來到紫禁門王頭兒遞了腰牌註了人數按名鼎進到了衙河大家按檔兒做活賀爺拿了一把鐵鉄撮的比人多卿的比人還而且又快傍邊做活的道王第二的賀爺道甚麽傍邊人道你這活計不是這麽做賀爺道怎麽的淺咧做的慢咧傍邊人道這還淺你一鉄我兩鉄也不能那

樣深你瞧你挖了多大一片我纔挖了這一點兒俗語說的皇上家的工慢慢兒的哈你要這們做還能吃的長麽智爺道做的慢了他們給飯吃嗎傍邊人道都是一樣慢了他能不給讓吃呢智爺道既是這樣俺就慢慢的傍邊人道是了來能你先幫着找撮皮破智爺道俺就替你撮撮哈下腰替那人正撮時只見王頭兒叫道王第二的智爺道怎麽王大道上來罷吃飯了你難道沒聽見梆子響馬智爺道沒太理會怎麽剛做活就吃飯咧王大道我告訴你每逢梆子響是吃飯若吃完了二飾鐘就該做活了天天如此頓頓如此智爺道是了俺知道了王大帶到吃飯的所在叫他拿碗盛飯智爺果然盛了飯大口小口的

吃了個噴鼻兒香細想智爺他乃公子出身如何吃過這樣的粗糲淡飯做過這樣的辛苦活計只因他為了忠臣義士寧粗至此也就說不得了再者有造化之人自有另外的福氣雖然是粗糲淡飯他吃着也如同珍饈美味王大在傍見他盡吃空飯便告訴他道王第二的你怎麼不吃鹹菜呢智爺道怎麼還吃那行行見不倒工錢呢王大道你只管吃那不是賣的智爺道倘知不道呢敢則也是白吃的哼有鹹菜吃的更香一天三頓皆是如此到晚散工時王頭兒生紫禁門拔名點數出來二人給錢二分智化隨着衆人回到黃亭子拿着大十錢兒了提福道參呢倘回來了給你這個短三大就是二百錢裘福道吃了三

頓飯還得錢眞是造化咧王頭道明早我還從此過你仍跟了我去智爺道是咧裴福道叫你老分心你老行好得好罷王頭道好說好說回身去了智爺又問道今日如何乞討裴福告訴他今日此昨日容易多了見你不在跟前都可憐我們施捨的多彼此歡喜到了無人之時又悄悄計議說這一做工倒合了機會只要探明了四執庫便可動手了一宿晚景已過到了次日又隨着進內做活到了吃晌飯時吃完了晏晏歇息只聽人聲一陣一陣的喧嘩智化不知爲着何事左右留神只見那邊有一羣人都仰面望上觀瞧智爺也疑了過去仰面一看原來樹上有個小傢兒頂帶鎖鍊在樹上跳躍又見有兩個內相公急

的只是搓手道可怎麽好算了罷不用只是笑了你們只顧大聲小氣的嚷嚷的裡頭聽見了叫咱家担不是叫主子瞧見了那纔是個大亂兒呢這可怎麽好呢智爺瞧着不由的順口兒說道那值瞞呢上去就拿下來了內相聽了剛要說話只見王頭兒道王第二的你別呀你就只做你的活就完咧多管甚麽閑事呢你上去萬一拿跑了呢再者儻或摔了那裡呢全不是頑的剛說至此只聽內相道王頭兒你也別呀咱家待你灑好兒的這個哆許池既說能上去拿下來這有甚麽呢難道咱家還難爲他不成你要是這麽着你這頭兒也就隄防着罷王頭兒道老爺別怪我我惟恐他不能拿下來那時拿跑了倒就悞事內

相道跑了就跑了也不與你相干王頭兒道是了老爺你老只管去使他罷我不管了內相對智化道夥計咱家托付你上樹給咱家拿下來罷智爺道俺不會上樹叮內相回頭對王頭兒道如何全是你鬧的他立刻不會上樹咧今晚上散工時你這些傢伙別想拿出去咧王頭兒聽了着急道忙對智爺道王第二的你能上樹你上去給他老拿拿罷不然晚上我的鐵鍬鏹頭不定丟多少我怎麽交的下去呢智爺道俺先說下上去不定拿的住拿不住你老不要見怪內相說你只管上去跑了也不怪你智爺原因托河光着脚兒穿着雙大曳拔鞋來到樹下將鞋脫下光着脚兒雙手一摟樹身把兩腿一拳哧哧哧猶如

上回的猴子一般誰知樹上的猴子見有人上來他連躥帶跳已到樹杪之上智爺自不管他我了個大杈桠坐下明是歇息却暗暗的四下裡看了方向衆人不知用意却說道這可難拿了那猴兒蹲的樹枝兒多細兒如何禁得住人呢王頭兒揑着兩把汗又怕拿不住猴兒又怕王第三的有失閃連忙攔說衆位賸就是了莫亂說越說他在上頭越不得勁兒攔之再三衆人方壓靜了智爺在上面見猴子蹲在樹稍他却端詳見有個斜楂枒他便奔到斜枝上面那樹枝兒連身子亂幌衆人下面瞧着個個耽驚只見智爺喘息了喘息等樹枝兒穩住他將腳了兒慢慢的一抬殼着搭拉的鎖鍊兒將指頭一扎然攏住鎖鍊又

把頭上的氈帽摘下來做個兜兒腳指一拳往下一沉猴子在上面蹲不住咕嚕咕嚕一陣亂叫掉將下來他把氈帽一接猴兒正掉在氈帽裡面連忙將氈帽沿兒一摺就用鎖練細好啷在口內兩手倒把順流而下毫不費力衆人無不喝采智爺將猴兒交與內相內相眉開眼笑道叫你受之了你貴姓吓智爺道俺姓王行二內相同手在兜肚內摳出兩個一兩重的小元寶兒遞與智爺道給你這個你別嫌輕賜碗茶罷智爺接過來一看道這是嗎行行兒王頭道這是銀錁兒智爺道要他幹嗎耶王頭兒道這個換得出錢來智爺道怎麽這鉛塊兒也換的出錢來內相聽了笑道眞是怯傢子那不是鉛是銀子那值好幾

吊錢呢又對王頭兒道咱家看他真誠實明日頭兒給他我個輕鬆檔兒咱家還要單敬你二盃呢王頭兒道老爺吩付小人焉敢不遵何用賞酒呢內相道說給你酒喝咱家再不撒謊你可不許分他的王頭道小人不至於那麼下作他登高爬梯兒驚受怕的得的賞小人也忍得分他的內相點了點頭抱着猴子去了這裡衆人仍然做活到了散工王頭同他到了黃亭子把得銀之事對裴福說了裴福歡天喜地千恩萬謝智化又裝傻道參吓咱有了銀子咧治他二畝地蓋他幾間房子買他兩隻牛咧王頭兒忙攔住道般了般了算了罷你這二兩來的銀子幹不了這些事怎麼好呢沒見過世面治二畝地幾間房子還要

員牛咧員騾的統共攏兒數員個草驢旦子的盡攪麼明日我還是一早來找你智爺道是了俺在這裡恭候王頭道是不是剛吃了兩天飽飯有了二兩銀子的家當兒立刻就撇起京腔來了你又恭候咧說笑着就去了到了次日一同進城呂爺仍然拿了饑琺要做活去王頭道王第三的你且擱下那個智爺道怎麼你不叫俺奏了王頭道是甚麼話誰不叫你奏了連前兒個我吃了你兩三個烏塗的了你這裡來看堆兒罷智爺道俺看着這個不做活也給飯吃耶王頭道照舊吃飯仍然給錢智爺道這到好了任嗎兒不幹吃飽了竟得膘還給錢兒這倒是鐘鼓樓上雀兒成了樂鴿子了王頭道是不是又鬧起怯燕兒

孤來了我告訴你說這是輕鬆檔兒省得內相老爺來了
剛說至此只見他又悄悄的道來了來了早見那邊來的
恰是昨日的小內相捧着一個金絲螺就上面嵌着寶石
番桃式的小盒子笑嘻嘻的道王老二你來了嗎智爺道
早就來了內相道今日甚麼檔兒智爺道叫俺看看堆兒
內相道這就是了我們老爺怕你還做活一來叫我瞧瞧
二來給你送點心你白嘴嘴智爺接過盒子道這挺硬的
怎麼吃耶內相哈哈笑道你真呌人你倒底打開呀誰叫
你吃盒子呢智爺方打開盒子見裡面皆是細巧炸食拿
起來攥了攥又聞了聞仍然放在盒內動也不動將盒蓋
兒蓋上內相道你爲甚麼不吃呢智爺道咱有參這樣好

東西俺拿回去給相爹吃去內相此時聽了笑差點頭兒道僧爹不僧爹的倒不挑你你是好的倒有孝心既是這樣連盒子先擱着少時咱家再來取到了午間只見昨日去猴兒的內相帶着送吃長的小內相二人一同前來王頭看見連忙迎上來內相道王頭兒難爲你僧家聽說你叫王第二的看堆兒狠好來給你這個王頭兒接來一看也是兩個小元寶兒王頭兒道這有甚麽呢又叫老爺費心連忙謝了內相道甚麽話呢說給你喝焉有空口說白話的呢王第二的呢王頭兒道他在那裡看堆兒呢連忙叫道王第二的智爺道做嗎耶俺這裡看堆兒呢王頭兒道你這裡來罷那些東西不用看着丟不了智爺過來內

相道聽說你狠有孝心早起那個盒子呢智爺道在那裡放着沒動呢內相道你拿來跟了我去智爺到那裡拿了盒子隨着內相到了金水橋上只聽內相道僧家姓張見你灑好的僧家給你裝了一匣子小炸食你拿回去給你爹吃你把盒子裡的你吃了罷小內相打開盒子叫他拿衣襟兜着吃智爺一壁吃一壁說道好個大廟蓋的雖好就只門口兒短個戲臺內相聽了笑的前仰後合道你呀怯的都不怯了難道你在鄉下就沒聽見說過皇宮內院嗎竟會拿着這個當大廟要是大廟豈止短戲臺難道門口兒就不立旗桿嗎智爺道那邊不是旗桿嗎內相笑道那是忠烈祠合雙義祠的旗桿智爺道這個大殿呢內相

道那是修文殿智爺道那後稿閣呢內相笑道甚麼後稿閣呢那是耀武樓智爺道那邊又是嗎去處呢內相道我告訴你那邊是寶藏庫這是四執庫智爺道這是四執庫內相說哦智爺道俺瞧着這房子全是蓋的四值吓並無有歪的呀怎麼單說他四值呢內相笑道那是單的名兒不是蓋的四值你瞧那邊是緞疋庫這邊是籌備庫智爺暗暗將方向記明又故意的說道這些房子蓋的雖好就只短了一樣兒內相道短甚麼智爺道各房上全沒有烟筒是不是內相聽了笑了個不了道你眞嘔死人笑的我肚腸子都斷了你快拿了匣子去罷僧家也要進宮去了智爺見內相去後他細細的端詳了一番方攜了匣子回

來到了晚間散工來至黃亭子見了裴福又是歡喜又是担驚及至天交二鼓智爺紮縛停當帶了百寶囊別了裴福一直竟奔內苑而來不知後文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俠義傳

俠義傳卷十七

八十一回　盜御冠亥託丁兆慧　擱相轎出

日說黑妖狐來至皇城用如意縱越過皇墻已便施展生平武藝走壁飛簷此非尋常房舍墻呢是高的房子是大的到處一層層皆是殿閣琉璃瓦蓋成腳下是滑的並且各所在皆有上值之人要略有響動那是頑的嗎好智化輕移健步躍春臺房所過處皆留暗記以便歸路熟識嗖嗖嗖一直來到四執庫的後坡數了數瓦隴便將瓦揭開按次序排好把灰土扒在旁邊到了錫被四圍用利刃劃開望板也是照舊排好早已露出了猴子來又在百寶囊中取出連環鋸斜合兒鋸了兩根將

鋸收起用如意絲上的如意鈎搭住手握絲絲剛倒了兩三把到了天花板揭起一塊順流而下腳踢實地用腳尖滑步而行惟恐看出腳印兒來剛要動手只見牆那邊牆頭露出燈光跳下人來道在這裡有了智爺暗說不好急奔前面坎牆貼伏身體留神細聽外邊却又說道有了三個了智化暗道這是找甚麼呢忽又聽說道六個都有了復又上了牆頭越牆去了原來是隔壁值宿之人大家擲骰子要急了隔牆兒把骰子扔過來了後來說合了大家圓場兒故此打了燈籠跳過牆來找有了三個又六個全有了說的是骰子且言智爺見那人上牆過去了方引着火扇一照見一溜朱紅橋子上面有門兒俱各粘貼封皮

鎖着鍍金鎖頭每門上俱有號頭寫着天字一號就是九
龍冠即伸手掏出一個小皮匣兒裡面盛着燒酒將封皮
印濕了慢慢揭下又摸鎖頭兒鎖門是個工字兒的即從
囊中掏出一把噜配好鑰匙將鎖輕輕開開輕啟朱門見
有黃包袱包定冠盒上面還有象牙牌子寫着天字第一
號九龍冠一頂并有臣某跪進也不細看智爺就業業
請出將包袱挽手打開把盒子頂在頭上兩邊挽手往自
己下巴底下一勒紮了個結實然後將朱門閉好上了鎖
恐有手印又用袖子搽搽回手百寶囊中掏出個油紙包
兒裡面是煙子仍把封皮粘妥用手拔拔復用火扇照了
一照再無形跡腳下却又滑了幾步彌縫腳踪方擺了如

意絲倒扒而上到了天花板上單手攏絲腳下綁住採身將天花板放下安穩翻身上了後坡立住腳步將如意絲收起安放斜谷兒條子抹了油膩子縫毫不錯捨了望板蓋上錫被將灰土俱各拔攏堆好挨次兒穩了瓦又從懷中掏出小条帚掃了一掃灰土紋絲兒也是不露收什已畢離了四執庫拔舊路歸來到處取了暗記兒此時已五鼓天了他只顧在這裡盜冠把個裴福急的坐立不安心內胡思亂想由三更盼到四更自四更盼到五更盼的老眼欲花好容易見那邊影影綽綽似有人影忽聽鑼聲震耳偏偏的巡更的來了裴福唬的膽裂魂飛只見那邊黑影一蹲却不動了巡更的問道那是甚麼人裴福忙插口

道那是俺的兒子出恭呢你老歇歇去罷更夫道巡鑼要緊不得工夫噹噹噹打着五更往北去了裴福趕上一步智爺過來道巧極了巡頁的又來了險些兒悞了大事說罷急急解下冠盒裴福將褥簍子底屜兒揭開智化按放妥當蓋好了屜子自己脫了夜行衣包裹好了收藏起來上面用棉被褥蓋嚴此時英姐尚在睡熟未醒裴福悄悄問道如何盜冠智化一一說了把個裴福唬的半天做聲不得智爺道功已成了你老人家該裝病了到了天明王頭兒來時智化假意悲啼說俺爹昨夜偶然得病開了一夜不省人事俺只得急急回去王頭兒無奈只得由他英姐不知就裡只當他祖父是眞病呢他却當眞哭起來了

智爺推着車子英姐跟步而行哭哭啼啼一路上有知道他們是逃荒的無不嗟嘆出了城門到了無人之處智化將裴福喚起把英姐抱上車去背起繩絆急急趕路離了河南到了長江乘上船一帆風順一日來到鎮江口正要換船之時只見那邊有一隻大船出來了三人却是兆蘭兆蕙友虎彼此見了俱各歡喜連忙將小車搭跳上船智爺等也上了大船到了船中換了衣服大家就坐雙俠便問事體如何智爺說明原委甚是暢快趁着順風一日到了本府在停泊之處下船自有莊丁伴當接待推小車一同進莊來至待客廳將席簟搭下來安放妥當自然是飲酒接風智化又問丁三爺如何將冠送去兆蕙道小弟已

滿下錢糧筐了一頭是冠一頭是香燭錢糧又潔淨又齊便就說奉母命天竺進香兄長以爲何如智爺道好但不知在何處居住二爺道現有周老兒名叫周增他就在天竺開設茶樓小弟素來與他熟識且待他有好處他那裡樓上極其幽雅頗可安身智爺聽了甚爲放心飲酒吃飯之後到了夜靜更深左右無人方將九龍珍珠冠請出供上大家行了禮纔打開瞻仰了瞻仰此冠乃赤金鏨龍明珠鑲嵌上面有九條金龍前後卧龍左右行龍頂上有四條攪尾龍捧着一個團龍週圍珍珠不計其數單有九顆大珠晶瑩煥發光芒四射再觀着赤金明亮閃閃灼灼令人不能注目大家無不讚揚眞乃稀奇之寶好好包裹了

放在錢櫃箇內遮蓋嚴密到了五鼓了二爺帶了伴當離了柴花村竟奔中天竺而去遲不幾日回來大家迎至廳上細問其詳了二爺道到了中天竺就在周老茶樓居住白日進了香到了晚間託言身體乏困早早上樓安歇周老惟恐驚醒于我再也不敢上樓因此趁空兒到了馬強家中佛樓之上果有極大的佛龕三座我將寶冠放在中間佛龕左邊揚扇的後面仍然放下黃緞佛簾人不能理會安放妥當回到周家樓上已交五鼓我便假裝起病來叫伴當收什起身周老那裡肯放務必趕作藥湯煖酒他又拿出四百兩銀子來要歸還原銀我也沒要急急的趕回來了大家聽了歡喜非常惟有智爺聽着艾虎一語

不發但見小爺從從容容說道丁二叔既將寶冠放妥姪兒就欲起身了兆蘭兆蕙聽了此言倒替艾虎爲難也就一語不發只聽智化道艾虎你我的兒此事全爲忠臣義士起見我與你丁二叔方涉深行險好容易將此事做我你若到了東京口齒中稍有含糊不但前功盡棄只怕忠臣義士的性命也就難保了丁氏弟兄極口答道智大哥此話是極賢姪你若斟酌艾虎道師父與二位叔父但請放心小姪此去此頭可斷此志不能回此事再無不成之理智爺道但願你如此這有書信一封你拿去我着你臼五叔自有安置照應小俠接了書信揣在裡衣之內提了包裹拜別智爺與丁大爺丁二爺他三人見他小小孩童

幹此關係重大之事又是躲心又是愛惜不由的送出莊外芟虎道師父與二位叔父不必遠送芟虎就此拜別了智化又囑咐道金冠在佛龕中間左邊楊扇的後面要記明了芟虎答應背上包裹頭也不回佯長去了請看芟虎如此的光景豈是十五歲的小兒差不多有年紀的也就甘拜下風他人兒雖小膽子極大而且機變謀畧俱有這正是有智不在年高無智空活百歲這芟虎在路行程不過是饑餐渴飲一日來到開封府進了城門且不去找白玉堂他却先奔開封府署要瞧瞧是甚麽樣兒不想剛到門前只見那邊喝道之聲擁逐開人說太師來了芟虎暗道巧咧我何不迎將上去呢趁着忙亂之際見頭踏已

過大轎看看切近他却從人叢中鑽出來迎轎跪倒口呼
冤枉吓相爺冤枉包公在轎內見一個小孩子攔轎鳴冤
吩咐帶進衙門哦左右答應一聲上來了四名差役將艾
虎攏住道你這小孩子喲氣的狠開封府也是你戲耍的
麼艾虎道衆位別說這個話我不是頑來了我眞要告狀
張龍上前道不要驚唬于他問艾虎道你姓甚麼今年多
大了艾虎一一說了張龍道你狀告何人爲着何事艾虎
道大叔你老不必深問只求你老帶我見了相爺我自話
有何票張龍聽了此言暗道這小孩子竟有些意思忽聽
裡面傳出話來帶那小孩子張龍道快些走罷相爺升了
堂了艾虎隨着張龍到了角門報了門將他帶至丹墀上

當堂跪倒艾虎偷偷往上觀瞧見包公端然正座不怒自威兩傍羅列衙役甚是嚴肅眞如森羅殿一般只聽包公問道那小孩子姓甚名誰狀告何人訴上來艾虎道小人名叫艾虎今年十五歲乃馬員外馬强的家奴包公聽說馬强的家奴便問道你到此何事艾虎道小人特爲出首一件事小人却不知道甚麼叫出首只因這宗事小人知情聽見人說知情不舉罪加一等故此小人前來在相爺跟前言語一聲兒就完了小人的事了包公道慢慢講來艾虎道只因三年前我們太老爺告假還鄉包公道你家太老爺是誰艾虎伸出四指道就是四指廂的總管馬明賢他是我們員外的叔叔包公聽了暗想道必是四執庫

總管馬朝賢了小孩子不懂得四執拿着當了四指庫又
問道告假還鄉怎麽樣了艾虎道小人的太老爺坐着椅
到了家中抬至大廳之上下了轎就叫左右廻避了那時
小人跟着員外以爲是個小孩子却不必諱只見我們太
老爺從轎內捧出一個黃龍包袱來對着小人的員外悄
悄說道這是聖上的九龍冠咱家順便帶來你好好的供
在佛樓之上將來襄陽王爺舉事就把此冠呈獻千萬不
可洩露我家員外就接過來了叫小人托着小人端着況
甸甸的跟了員外上了佛樓我們員外就放在中間龕的
左邊掀扇後面了包公聽了暗暗吃驚連兩旁的衙役無
不駭然只聽包公問道後來便怎麽樣艾虎道後來也不

怎麽樣到一來二去我也大些了常聽見人說知情不舉罪加一等小人也不理會後來又有人知道了却尚小人打聽小人也就告訴他們他們都說沒事便罷若有了事你就事知情不舉到了新近小人的員外拿進京來就有人合小人說你隄防着罷員外這一到京若把三年前的事兒叨登出來你就是隱匿不報的罪名小人聽了害怕比不得三年前人事不知天日不懂的如今也覺明白些了越想越不是頑的因此小人趕至京中小人却不是出首止于把此事說明了就與小人不相干了包公聽畢忖度了一番猛然將驚堂木一拍道我把你這狗才你受了何人主使竟敢在本閣跟前陷害朝中總管與你家主人

是何道理還不與我從實招上來左右齊聲吆喝道快說
快說未知艾虎如何答對且聽下回分解

八十二回　試御刑小俠經初審　遵欽命內宦會五堂

且說艾虎聽包公問他是何人主使心中暗道好利害怪
道人人說包相爺斷事如神果然不差他邦故意驚慌道
沒有甚麼說的這個為了難了不報罷又怕罪加一等報
了罷又說被人主使要不就算沒有這宗事等着我們員
外說了我再是報如何說罷站起身來就要下堂兩邊衙
役見他小孩子不懂官事連忙喝道轉來轉來跪下跪下
艾虎復又跪倒包公冷笑道我看你雖是年幼頭竟眼光
郎是詭詐你可曉得本閣的規矩麼艾虎聽了暗暗打個

冷戰道小人不知甚麼規矩包公道本閣有條例每逢以小犯上者俱要將四肢鋤去如今你既出首你家主人犯了本閣的規矩理宜鋤去四肢來哦請御刑只聽兩旁發一聲喊王馬張趙將狗頭鋤抬來擺在當堂抖去龍袱只見黃澄澄冷森森一口銅鋤放在艾虎面前小俟看了雖則心驚暗暗自已叫着自已艾虎吓艾虎你為教忠臣義士而來漫說鋤去四肢縱然腰斷兩截只要成了名千萬不可露出馬腳來忽聽包公問道你還不說實話麼艾虎故意顫巍巍的道小人實實害怕惟恐罪加一等不得已呈訴吓相爺呀包公命去鞋襪張龍趙虎上前左右一聲吶喊將艾虎丑翻在地脫去鞋襪張趙將艾虎托起雙足

入了鍘口王朝掌住鍘刀手攏鬼頭靶面對包公只等相爺一擺手刀往下落不過晚吱一聲艾虎的脚了兒就結了張龍趙虎一邊一個架着艾虎馬漢提了艾虎的頭髮面向包公包公問道艾虎你受何人主使還不快招麽艾虎故意哀哀的道小人就知害怕實實沒有甚麽主使的相爺不信差人去取珠冠如若沒有小人情甘認罪包公點頭道且將他放下來馬漢鬆了頭髮張趙二人連忙將他往前一搭雙足離了鍘口王朝馬漢將御刑抬過一邊此時漫說艾虎心內落實就是四義士等無不替艾虎做俘的包公又問道艾虎現今這頂御冠還在你家主佛樓之上麽艾虎道現在佛樓之上向相爺不是玉冠小人的

太老爺說是九龍珍珠冠包公問實了便吩咐將艾虎帶下去該值的聽了即將艾虎帶下堂來卑有禁子郝頭兒接下差使領艾虎到了宅中單間屋裡道小爺你老這裡坐罷待我取茶去少時取了新泡的蓋碗茶來艾虎暗道他們這等光景別是要想錢罷怎麼打着官司的稱呼小爺還喝這樣的好茶這是甚麼意思呢只見郝頭兒悄悄與聊計說了幾句話登時擺上菜蔬又是酒又是點心并且親自殷勤斟酒陪的艾虎反倒不得主意了忽聽外面有人咄咄的聲音郝頭兒連忙迎了出來請安道小人已安置了少爺又孝敬了一桌酒飯又聽那位官長說道好難為你了賞你十兩銀子明日到我下處去取郝頭兒叩

頭謝了賞只聽那位官長吩咐道你在外面照看我合你少爺有句話說呼喚時方許進來那禁子連連答應轉身在監日搦人凡有來的他將五指一伸拿拿嘴搖搖手那人見了急急退去你道此位官長是誰就是玉堂白五爺只因聽說有個小孩子告狀他便連忙跑到公堂之上細細一看認得是艾虎暗道他到此何事後來聽他說出原由驚駭非常又暗暗揣度了一番竟是為倪太守歐陽兄而來不由的心中躊躇道這樣一宗大事如何擱在小孩子身上呢忽聽公座上包公發怒說請御刑白五爺只急的搓手暗道完了完了這可怎麼好自己又不敢上前催有兩眼直勾勾瞅着艾虎及至艾虎二日咬定毫無更改

白五爺又暗暗誇獎道好孩子眞是强將手下無弱兵這要是從鋼口裡爬出來方是男兒後來見包公放下艾虎准了詞狀只樂得心花俱開便從堂上溜了下來見了那禁子囑咐道堂上鳴冤的是我的姪兒少時下來你要好好照應那禁子那敢怠慢故此以少爺稱呼伺候茶水酒飯知道白五爺必來探監爲的是當好差使又可于中取利果然白五爺來了就賞了十兩銀子叫他在外嚷望五爺便進了單屋艾虎抬頭見是白玉堂連忙上前參見五爺悄悄道賢姪你好大膽竟敢在開封府弄懸虛這還了得我且問你這是何人主意因何賢姪不先來見我呢艾虎見問將始末情由述了一遍道姪兒臨來時我師父原

給了一封信叫姪兒找白五叔姪兒一想一來恐事不密露了形迹二來可巧遇見相爺下朝因此姪兒就喊了寃了說着話將書信從裡衣內取出遞與玉堂玉堂接來拆看無非託他暗中調停不叫艾虎吃虧之意將書看畢暗自忖道這明是艾虎自逞膽量不肯先投書信可兒高攸將來竟自不可限量呢便對艾虎道如今緊要關隘已過也就可以放心了方纔我聽說你的口供打了揭底相爺明早就要放參了且看吉意如何再做道理你吃了飯不曾艾虎道飯到不消就只酒說至此便不言語白五爺問道怎麽沒有酒艾虎道有酒那點點兒剛暢了五六碗就沒了白玉堂聽了暗道這孩子敢則要暢其實五六碗也

不為少便喚道那頭兒呢只聽外面答應連忙進來五爺道再取一瓶酒來那禁子答應去了白五爺又囑咐道少時酒來撙節而飲不可過於貪杯知道明日是甚麼旨意呢你也要留神隄防着艾虎道五叔說的是姪兒再喝這一瓶就不喝了白玉堂也笑了那頭兒取了酒來白五爺又囑咐了一番方纔去了果然次日包相將此事遞了奏囑二宗看了將摺留中細細揣度偶然想起兵部尚書金輝曾具摺二次說朕的皇叔有謀反之意是朕一時之怒將他謫貶如何今日包卿摺內又有此說呢事有可疑即宣都堂陳林密旨派往稽查四執庫老件件領旨帶領下人等傳了馬朝賢宣了聖旨馬朝賢不知為着何事見

是都堂奉欽命而來敢不慎遵只得隨往一同上庫驗了封開了庫門就從朱槅天字一號查起揭開封皮開了鎖拉開朱門一看罷咧却是空的陳公公問道這九龍珍珠冠那裡去了誰知馬朝賢見沒了此冠已然唬的面目焦黃如今見都堂一問那裡還答應的上來張着嘴瞪着眼半晌說了一句不不不知道陳公公見他神色驚慌便道本堂奉旨查庫者就是爲查此冠如今此冠既已不見本堂只好回奏且聽肯意便了回頭吩咐道孩兒們把馬總管好好看起來陳公公即時覆奏聖上大怒即將號管則朝賢拿問就派都堂審訊陳公公奏道現有馬朝賢之姪馬强在大理寺審訊馬朝賢既然監守自盜他姪兒馬强

必然知情理應歸大理寺質對天子准奏將原摺並馬朝賢俱交大理寺天子傳旨之後孤其中另有情弊又特派刑部尚書杜文燿都察院總憲范仲禹樞密院掌院顏查散會同大理寺文彥博隔別嚴加審訊此旨一下各部院堂官俱赴大理寺惟有樞密院顏查散顏大人剛要上轎只見虞侯手內拿一字柬回道白五老爺派人送來請大人即升顏查散接過拆閱原來是白玉堂託附照應艾虎顏大人道是了我知道了叫來人回去罷虞侯傳出話去顏大人暗暗想道此係奉旨交審的案件難以狥情只好臨期看機會便了上轎來至大理寺衆位堂官會了齊大家俱看了原摺方知馬朝賢監守自盜其中有襄陽王謀

爲不軌的話頭個個駭目驚心彼此計議范仲禹道少時都堂到來固然先問這小孩子眞僞莫若如此如此先試探他一番如何大家深以爲然又都向文大人問了問馬强一案審的如何文大人道這馬强强頂霸道俱已招承惟獨一口咬定倪太守結連大盜搶掠他的家私一節已將北俠歐陽春拿到原來是個俠客義上倪太子多感他救出至于搶掠之事俱不知情堅不承認下官問過幾堂見他爲人正直言語豪爽決非劫掠大盜下官已派人暗暗訪查去了如今既有艾虎他是馬强家奴他家被劫他自然知道的此事也可以問他大家稱是忽見禀道都堂到了衆大人迎至丹墀只見陳公公下轎搶行幾不

與衆位大人見了說道衆位大人早到了恕咱家來遲只因聖上爲此震怒懶進飲食還是我苑轉進諫聖上方纔進膳偺家伺候膳畢急急趕到所以來遲彼此到了公堂之上見設着五堂公位大家挨次而坐陳公公道衆位大人還沒有問問嗎衆人道等都堂大人我等已計議了一番便將方纔商酌的話說了陳公公道衆位大人高見不差狠好就是如此罷吩咐先帶艾虎左右一聲喊接連不斷帶艾虎小爺在開封府經過那樣風波如今到了大理寺雖則是五堂會審他却毫不介意上得堂來雙眸跟倒兩隻眼睛滴溜都嗆東瞧西看陳公公先就說道哎喲偺家只道甚麽艾虎呢原來是個小孩子看他渾渾

實實却到伶伶俐俐的你今年多大了艾虎道小人十五歲了陳公公道你小小年紀有甚麽冤屈竟敢告狀呢大着點聲兒說給衆位大人聽艾虎將昨日在開封府的口供說了一遍又說道包相爺要將小人四肢鋸去小人實在是畏罪之故並不敢陷害主人因此蒙相爺施恩方准了小人的狀子說罷向上叩頭陳公公聽了對着衆人說道衆位大人俱各聽明了有甚麽問的只管問偺家雖是奉旨欽派然而偺家只知進御當差這案子上頭甚不明白只聽杜大人問道艾虎你在馬强家幾年了艾虎道小奉自幼兒就在那裡杜大人道三年前你家太老爺交給你主人的九龍冠是你親眼見的麽艾虎道親眼見的小

人的太老爺先給小人的主人小人的主人就叫小人捧着一同到了佛樓收在中間龕的橱扇後面杜大人道既是三年前之事你爲何今日纔來出首請陳公公道是呀三年前馬總管告假僧家還依稀記得大約是爲修理墳塋告了三個月的假我們這裡還有底張可考既是那時候的事情爲何這時候纔叨登出來呢你說艾虎道小人三年前方交十二歲天日不懂人事不知今年小人十五歲到底明白點了又因小人主人目下遭了官事惟恐說出這件事情來小人如何擔的起知情不舉隱匿不報的罪名呢范大人道這也罷了我且問你當初你太老爺交付你主人九龍冠時說些甚麽艾虎道小人就聽見我太

老爺說此冠好好收藏等着襄陽王棄事時就把此冠獻上必得大人的爵位小人也不知舉甚麼事范大人道如此說來你家太老爺你自然是認得的了一句話問的艾虎張口結舌未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八十三回　矢口不移心靈性巧　真贓實犯理短情屈

且說艾虎聽范大人問他可認得你家太老爺這一句話艾虎暗暗道這可罷了我列當初雖見過馬朝賢我並未曾留心何況又別了三年呢然而又說不得我不認得但這位大人如何單問我認得不認得必有甚麼緣故罷想罷答道小人的太老爺小人是認得的范大人聽了便吩咐帶馬朝賢左右答應一聲朝外就走此時顏大人旁觀

者清見艾虎沉吟後方纔答應認得就知艾虎有些恍惚暗暗着急攙驚惟恐年幼一時認錯了那還了得急中生智便將手一指大袍袖一遮道艾虎少時馬朝賢來時你要當面對明休得徂護嘴裡說着話眼睛却遞眼色雖不肯搖頭然而紗帽翅兒也畧動了一動艾虎本因范大人問他認得不認得心中有些疑心如今見顏大人這番光景心內更覺明白只聽外面鎖鐐之聲他却跑着偷偷往外覷看見有個年老的太監雖然項帶刑具到了丹墀之上面上尚微有笑容及至到了公堂他纔斂容息氣而且見了大人們也不下跪報名直挺挺站在那裡一語不發小爺更覺省悞只聽范大人問道艾虎你與馬朝賢當面

對來艾虎故意的抬頭望了一望那人道他不是我家太老爺我家太老爺小人是認得的陳公公在堂上笑道好個孩子真好眼力又望着范大人道似這等光景這孩子真認得馬總管無疑了冰呀你們把他帶下去就把馬朝賢帶上來罷左右將假馬朝賢帶下不多時只見帶上了個欺心背反蓄意謀奸三角眼含痛淚一片心術不端的總管馬朝賢來左右當堂打去刑具朝上跪倒陳公公見這番光景未免心生惻隱無奈說道馬朝賢今有人告你三年前告假回鄉時你把聖上九龍珍珠冠擅敢私攜至家你要從實招上來馬朝賢唬的膽裂魂飛道此冠實是庫內遺失犯人槩不知情吓只聽艾大人道艾虎你與他

當面對來艾虎便將口共述了一回道太老爺事已如此也就不用推諉了馬朝賢道你這小厮着實可惡咱家何嘗認得你來艾虎道太老爺如何不認得小人呢小人那時纔十二歲伺候了你老人家多少日子太老爺還時常誇我良伶俐將來必有出息難道太老爺就忘了麼可見是貴人多忘事馬朝賢道我縱然認得你我幾時將御冠交給馬强了呢文大人道馬總管你不必抵賴事已如此你好好招了免得皮肉受苦儻若不招此乃奉旨之件我們就要動大刑了馬朝賢道犯人實無此事大人如若賞刑或夾或打任憑吩咐顏大人道大約東手問他決不肯招左右請大刑來兩旁發一聲喊剛要請刑只見艾虎哭

着道小人不告了小人不告了陳公公便問道你爲何不
告了艾虎道小人只爲害怕怕担罪名方來出首不想如
今害得我太老爺若大年紀受如此苦楚還要用大刑審
問道不是小人活活的把太老爺害了麼小人實實不忍
小人情願不告了陳公公聽了點了點頭道便孩子此事
已經奉旨如何由的你呪只見杜大人道暫且不必用刑
左右將馬總管帶下去艾虎也下去不可叫他們對面交
談哦左右分別帶下顏大人道下官方纔說請刑者不過
威嚇而已他有了年紀之人如何禁的起大刑況杜大人
道方纔見馬總管不認得艾虎下官有些疑心焉知艾虎
不是被人主使出來的呪顏大人聽了暗道此言利害但

是白五弟託我照應艾虎我豈可坐視呢連忙說道大人
慮的雖是但艾虎是個小孩子如何擔的起這樣大事呢
且包太師已然測至此處因此要用御刑鋼他的四肢他
若果真被人主使焉有捨去性命不肯實說的道理呢杜
大人道言雖如此下官又有一個計較莫若將馬强帶上
堂來如此如此趙問一番如何欵人齊聲說是吩咐帶馬
强不許與馬朝賢對面左右答應不多時將馬强帶到杜
大人道馬强如今有人替你鳴寃你認得他麼馬强道但
不知是何人杜大人道帶那鳴寃的當面認來只見艾虎
上前跪倒馬强一看暗道原來是艾虎這孩子到有爲主
之心眞是好連忙與道他是小人的家奴名叫艾虎杜大

八道他有多大歲數了馬强道他十五歲了杜大人道他是你家世僕麽馬强道他自幼兒就在小人家裡聽賊只領說出此話堂上衆位大人無不點頭疑心盡釋杜大人道既是你家世僕你且聽他替你鳴的冤艾虎快將口供訴上來艾虎便將口供訴完道員外休怪小人實實擔不起罪名馬强喝道我把你這狗才滿口裡胡說太老爺何嘗交給我甚麽冠來陳公公喝道此乃公堂之上豈是你嘶呼家奴的所在好不懂好歹就該掌嘴馬强跪爬了半步道回大人三年前小人的叔父回家並未交付小人九龍冠這都是艾虎的謊言顛大人道你說你叔父並未交付于你如今艾虎說你把此冠供在佛龕之上偏著搜出

來時你還抵賴麼馬倔道如果從小人家中搜出比冠小人情甘認罪再也不敢抵賴顏大人道既如此具結上來馬强以爲斷無此事欣然具結眾位大人傳遞看了叫把馬强乃然帶下去又把馬朝賢帶上堂來將結念與他聽問道如今你姪兒已然供明你還不實說麼馬朝賢道犯人實無此事如果從犯人姪兒家中搜出此冠犯人情甘認罪再無抵賴也具了一張結將他帶下去吩咐寄監文大人又問艾虎道你家主人被劫一事你可知道麼艾虎道小人在招賢館伏侍我們主人的朋友文大人道甚麼招賢館艾虎道小人的員外家大廳就叫招賢館有好些人在那裡住着每日裡要槍弄棒對刀比武都是好本事

那日因我們員外誰了個儒流秀士帶着一個老僕人後來說是新大守就把他主僕鎖在空房之內不知甚麼工夫他們主僕跑了小人的員外知道了立刻騎馬趕去又把那秀士一人拿回來就揹在地牢裡了文大人道甚麼地牢艾虎道是個地窖子凡有緊要事情都在地牢回大人這個地牢之中不知害了多少人命陳公公冷笑道他家竟敢有地牢這還了得嗎這秀士必被你家員外害了艾虎道原要害來着不知甚麼工夫那秀士又被人救了去了小人的員外就害起怕來那些人勸我們員外就沒事如有事時大夥兒一同上襄陽去就是那天晚上有二更多天忽然來了個大漢帶領官兵把我們員外合安人

在卧室內就綑了招賢館衆人聽見一齊望到儀門前救小人的主人誰知那些人全不是大漢的對手俱各跑回了招賢館藏了小人害怕也就躲避了不知如何被刼文大人道你可知道甚麽時候將你家員外起解到府艾虎道小人聽姚成說有五更多天文大人聽了對衆人道如此看來這打刼之事與歐陽春不相干了衆大人問道何以見得文大人道他原失單上報的是黎明被刼五更天大漢隨着官役押解馬匹之府如何黎明又何刼了呢衆位大人道大人高見不差陳公公道大人且別問此事先將馬朝貢之事覆旨要緊文大人道此案與御冠相連必須問明一並覆旨明日方好搜查提人說罷吩咐帶原告

姚成誰知姚成聽見有九龍冠之事知道此案天了他却逃之夭夭了差役去了多時回來稟道姚成懼罪業已脫逃不知去向文大人道原告兇逃顯有情弊這九龍冠之事益發眞了只好將大槩情形覆奏聖上便了大家公同擬了揭底交付陳公公先行陳奏到了次日奉旨立刻行文到沈州捉拿昭賢館的夥寇並搜查九龍冠即刻赴京歸案備質過了數日署事太守用黃亭子抬定龍冠派役護送進來連郭氏一並解向尔道郭氏如何解來只因文書到了杭州立刻知會巡檢守備帶領兵弁以爲捉拿招賢館的衆寇必要斯役誰知到了那裡連個人影兒也不見了只得追問郭氏郭氏道就于那夜俱各逃走了署事

官先查了招賢館搜出許文書信俱是與襄陽王謀爲不
軌的話頭又叫郭氏隨同來到佛樓之上果在中間龕的
三邊福扇後面搜出御冠唱盒來署事官連忙打開驗明
依然封好發當立刻備了黃亭子請了御冠回郭氏是個
要犯便征教此將他一同解京衆位大人來至大理寺先
將御冠請出大家驗明供在上面把郭氏帶上堂來問他
御冠因何在你家中郭氏道小婦人實在不知范大人道
此冠從何處搜出來的那氏道從佛樓中間龕內搜出杜
大人道是你親眼見的麼郭氏道是小婦人親狠見的杜
大人叫他畫招畫供分付帶馬强馬强剛至堂上一眼瞧
見　吃了一驚暗說不好他如何來到這裡只得向上

跪倒范大人道馬强你妻子已然供出九龍冠來你還敢抵賴麼快與郭氏當面對來馬强聽了戰戰兢兢問郭氏道此冠從何處搜出郭氏道佛樓之上中間龕內馬强道果是那裡搜出來的郭氏道你爲何反來問我你不放在那裡他們就能從那裡搜出來麼文大人不容他再辯大喝一聲道好逆賊連你妻子都如此說你還不快招麼馬强只唬的目瞪癡呆叩頭碰地道窮孽罪可小人情願畫招左右叫他畫了招顏大人吩咐將馬强夫妻帶在一旁立刻帶馬朝賢上堂叫他認明此冠並郭氏口供連馬强畫的招俱各與他看了只唬得他魂飛魄散又當面問了郭氏一番說道罪了罪了事已如此叫我有口難分訴犯

人盡招忧是了左右叫他盡了招衆位大人相傳看了把他叔姪分別帶下去文大人又問郭氏被刼一事忽聽外面嘈雜有人喊冤只見衙役跪倒稟道外面有一老頭子手捧冤狀前來伸訴衆人將他攔住他那裡喊聲不止小人不敢不回頭大人道我們最奉旨審問要伱何人膽大擅敢在此喊冤差役稟道那老頭子口口聲聲說是替倪太守鳴冤的陳公公道巧極了既是替倪太守鳴冤的何方將老頭兒帶上來衆位大人問問他的情節帶老頭兒不多時見一老者上堂跪倒手舉呈詞淚流滿面口呼冤枉頭大人扮的將呈子接上來從頭至尾看了一遍遞與來果是爲倪太守一案將此呈轉遞與衆位大人看了齊遞與

永正是奉旨應訊案件如今歸知縣馬強監守自盜訊明尚有倪太守與馬強一案未能質訊今既有倪忠補呈伸析理應將全案人証提到當堂審問明白明日一並稟首陳公公道正當如此便往下問道尔號叫倪忠麼兒忠道是小人叫倪忠特爲小人主人倪繼祖前求伸寃陳公公尔不必痛哭慢慢的訴上來未識說些甚麼且聽下回分解

八十四回　復原職倪繼祖成親　觀水災白玉堂捉怪

且說倪忠在公堂之上便將奉旨上杭州接太守之任如何暗暗私訪如何被馬强拿去兩次頭二次多虧了一個知交名叫朱繹貞乃朱舉人之女被惡霸搶了去的是他

將我主僕放走慌忙之際一時失散小人遇見個義士歐陽春將此事說明義士即到馬强家中打聽小人的主人下落誰知小人的主人又被馬强拿去下在地牢多虧義士歐陽春搭救出來就定于次日義士幫助捉拿馬强護送到府我家主人審了馬强幾次無奈惡霸總不招承不想惡霸家中被劫他就一口咬定說小人的主人結連大盜明火執杖差遣惡奴進京呈控可憐小人的主人堂堂太守因此解任遭這不明不白的冤枉望乞衆位大人明鏡高懸細細詳查是幸祝大人道你主人既有此冤枉你如何此時方來伸訴呢倪忠道是因小人奉家主之命前往錫川接取家眷及至到了任所方知此事因此急急趕

赴京師着士鳴冤說罷痛哭不止陳公公點頭道難爲這
老頭兒衆位大人當怎麽辦尼文大人道倪忠的呈詞正
與太守倪繼祖議士歐陽春小童戈虎所供俱各相符惟
有被刼一案尚不知何人須問倪繼祖歐陽春便見明曰
吩咐帶倪太守與歐陽春不多時二人上堂文大人問太
守道你與歐陽春圭于何時捉拿馬强又于何時解到本
府倪繼祖道定于二更帶領差役捉拿馬强于次日黎明
方纔到府文大人又問歐陽春道既是二更捉拿馬强爲
何于次日黎明方到府呢歐陽春道原是二更就把馬强
拿住只因他家招募了許多勇士與小人對壘小人好容
易將他等殺退于五更時方將馬强駝在馬上因覇王莊

離府衙二十五六里之遙小人護送到府時天已發明文大人又叫帶郭氏上來問道你丈夫被何人拿住你可知道麼郭氏道被個紫髯大漢拿住連小婦人一同綑縛的文大人道你丈夫幾時離家的郭氏道天已五鼓文大人道你家被劫是甚麼時候郭氏道天尚未亮文夫人道我看失單內劫去許多物件并止一人你可曾看見麼郭氏道來的人不少小婦人號的以被蒙頭那裡還敢瞧呢後來就聽賊人說我們乃北俠歐陽春帶領官役前來搶掠因此小婦人失單上有北俠的名子文大人道你丈夫結交招賢館的朋友如何不見郭氏道就是那一夜的早起小婦人因在黙東西不但招賢館內無人連那裡的東西

也短了許多回大人我丈夫家的這些朋友全不是好朋友交大人聽了笑對衆人道列位聽見了這明是衆寇打劫聲言北俠與官役私害于人之意無疑了衆人道大人高見不差歐陽春五鼓獲送馬强馬肯衆明從新帶領人役打劫之理此是衆寇打劫無疑了又把馬强帶上來與倪忠當面質對再强到了此時再無折辭就一一招了文大人吩咐將太守主僕北俠艾虎另在一處候旨其餘案內之人分別收監公同將覆奏摺子擬定連招供並往來書信預備明早謹呈御覽天子看了大怒却將摺子留中你道爲何皆因仁宗爲君以孝治天下其中關碍着皇叔趙爵不肯深究止于明發上諭說馬朝賢監守自盜理應

處斬馬强搶掠婦女私害太守也定了斬立決朝氏着勿庸議所有襄陽王之事一槩不提倪繼祖官復原職歐陽春義舉無事艾虎雖以小犯上薄有罪名因爲御冠出首着寬免倪繼祖具名謝恩貞意問朱絳貞釋放一節倪繼祖一一陳奏又隨了一個夾片是救說倪仁被害李氏舍宪賊首陶宗賀豹義僕楊芳即倪忠並有祖傳並楔玉蓮花如何失而復得的情由細細陳奏天子看了聖心大悅道卿家有許多的原委可稱一段佳話即追封倪仁五品官銜李氏封誥隨之倪太公倪老兒也賞了六品職銜隨任養老義僕倪忠賞了七品承義郎仍隨任服役朱絳貞有玉蓮花聯姻之誼奉旨畢姻朱煥章恩賜進士陶宗貴

豹嚴緝拿獲即行正法倪繼祖磕頭謝恩復又請訓定日回任又到開封府拜見包公此時北俠父子却被南俠請去衆英雄俱各歡聚一處倪大守又到展爺寓所一來拜望二來請請北俠小俠務必隨同到任北俠難以推辭只得同艾虎到了杭州倪太守從新接了任後即拜見了李天夫人與太公夫婦李氏夫人依然特齋另在靜室居住倪太守又派倪忠隨了朱煥章同去遷了倪仁之柩立刻提出賀豹正法祭靈後念經破土安葬立塋白事已完又辦紅事即與朱老先生定了吉日方與朱緯貞完姻自然是熱鬧繁華也不必細述北俠父子在任太守敬如上賓俟諸事已畢他父子便上茉花村去了且說仁宗天子自

從將馬朝賢正法之後每每想起襄陽王來聖心憂慮偏偏的洪澤湖水災連年爲患屢接奏摺不是這裡淹了百姓就是那裡傷了禾苗蠲爲河工消托國課無數枉自勞而無功這日單單召見包相商酌此事包相便舉保顏查散才識諳練有守有爲堪勝此任聖上卽升顏查散爲巡按稽查水災兼理河工民情顏大人謝恩後卽到開封府一來叩辭二來討教治水之法包公說了些治水之法雖有成章務必隨地勢之高低總要堵洩合宜方能成功又查次又向包公要公孫策白玉堂同門生前往幫辦一切包公應允次日早朝包公奏明了主溝公孫策護衛白玉堂隨顏查散前去治水聖上允旨知道公孫策頗有才能

之封六品職銜白玉堂的本領更事聖上素所深知之人准其二人隨往顏巡按謝恩請訓即刻起程一日來至泗人城早有知府鄒嘉迎接大人顏大人問了問水勢的光景忽聽衙外百姓喧嘩原來是赤堤墩的百姓控告水圣顏大人吩咐把難民中有年紀的喚幾個來問話不多時帶進四名瀰老但見他等形容憔悴衣衫襤褸苦不可言向下即傾道救命叩大人須大人問道你們到此何可之老道小民連年遭了水災已是不幸不想近來水中生了水怪時常出來現形傷人如遇艇快的跑了他便將篙破拆毀東西掠盡實得小民等時刻不能聊生望乞大人捉拿水怪要緊顏大人道你等且去本院自有道理眾瀰老

叩頭出衙去了知會了衆人大家散去顏大人與知府說了多時定于明日登西虛山觀水知府退後顏大人又與公孫先生白五爺計議了一番到了次日兼轎至西虛山下知府早已伺候換了馬四上至半山連馬也不能騎了只得下馬步行好容易到了山頂坦此一片白茫茫彿騰澎湃由赤堤灣陷陷蕩蕩漫至赤堤墩順流而下過了橫塘歸于楊家廟一路冲浸之處不可勝數漫說房屋四分五落連樹木也是七歪八扭又見赤堤墩的百姓全在水浸之處搭了窩鋪棲身自命名曰捨命村他等本應移在橫塘因路途遥遠難以就食故此捨命在此居住那一番慘淡形景令人不堪注目旁邊的白五爺早動了惻隱之

心暗想道黎民遭此苦楚連個推篙舖沒有還有水怪侵擾可見是禍不單行但只一件他既不傷人如何拆毀窩舖搶掠東西呢事有可疑俺今日夜間倒要看個動靜他却悄悄的知會了顏巡按帶領四名差役暗暗來至赤堤敬假作奉命查驗的光景衆百姓俱各上前叩頭訴苦自玉堂叫他們騰出一個窩棚進去坐下又叫幾個老民大家席地而坐又細細問了水怪的來踪去跡可有甚麼聲息沒有衆百姓道也沒有甚麼聲息不過嘔嘔亂叫白玉玉道你們仍在各窩舖內隱藏我就在這間棚內存身夜間好與你們捉拿水怪你們切不可聲張惟恐水怪逼還你們曉嘵的他要知道了他就不肯出來了衆百姓聽了

登時連固天氣兒也不敢出立刻悄語低言努嘴打手式
白玉堂看了又要笑又可憐想是被水怪嚇的胆都破了
白玉堂回手在挑肚內摸出兩個錁子道你們將此銀拿
去備些酒來餘下的你們雜糉買柴大家飽吃一夜閒談
必驚惶儻若水怪來時你們千萬不可亂跑只要高聲一
嚷就在窩舖內穩坐不要動身我自有道理衆百姓聽了
歡天喜地選腿快的尋找酒食去腿慢的整理現成的魚
鼈七手八閒登時的你拿這個我拿那個白五爺看了也
覺有趣仍叫這幾個有年紀的同他已吃而並虎他水怪
凶猛的情形問他如何堵擋再也打聽不起衆鄉老道惟
有山根之下水勢迴到了那裡是個漩窩那點兒地方不

知傷害了多少性命雖有行舟不往到了那裡沒有不小心留神的白五爺道這窩那邊是甚麼地方黎卿老道過了淀窩那邊土三里之遙便是三皇廟了白五爺暗記有心吃畢酒飯早見一輪明月便出清光皎潔趁着這滿湖湯漾碧浪茫茫清波浩浩眞是月光如水水如天大家閉氣息聲錦毛鼠五爺躥來躥去細細在水內留神約有二鼓之半只聽水面忽喇喇一聲響白玉堂將身躥一伏回手將不子掏出見一物跳上岸來是披頭散髮面目不分見他竟奔窩棚而去白五爺好大膽也不管妖怪不妖怪有何本領會甚麼法術他便悄悄尾在後面忽聽窩棚內嚷了一聲道妖怪來了白玉堂在那物的後面吼了一聲

道妖怪往那裡走噢的一聲就是一石子正打在那物後心之上只聽噗哧一聲那物住前一栽猛見那物一回頭白五爺又是一石子來不偏不歪又打在朋物面門之上只聽拍的一聲響那怪嚷喲了一聲咕咚栽倒在地白五爺急趕向前將那妖怪按住早有差役從窩棚出來一湧齊上將妖怪拿住抬在窩棚一看見他哼哼不止原來是個人外罩皮套急將皮套扯去見他血流滿面口吐心舌道求爺爺饒命吓剛說至此只聽那邊窩棚嚷道水怪來了白玉堂連忙出來嚷道在那裡一並拿來審問只聽那邊哦道跑了跑了這裡白五爺吃叱道速速追上拿來莫要叫他跑了早已聽見水面上噗嗵噗嗵跳下水去了

衆鄉老聚在一處來看水怪方知是人假扮水怪搶掠一個個麼拳擦掌全要打水怪以消忿恨白玉爺攔道你等不要如此俺還要將他帶到衙門按院大人要親審呢你等既知是假水怪以後見了務必齊心努力捉拿拥解到按院衙門自有賞賚衆鄉民道甚麼賞不賞的只要大人與民除害難民等就感恩不淺了今日若非老爺前來識破我等焉知他是假的呢如今既知他是假的還怕他甚麼倒要盼他上來拿他幾個說到高興一個個精神百倍就有沿岸搜尋水怪的那裡有個影兒呢安安靜靜過了一夜到了天明衆鄉民又與白玉爺叩頭多謝老爺前來除害衆百姓難忘大恩白玉爺又安慰了衆人一番方帶

領差役押解水賊竟奔巡按衙門而來未知後文審辦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公孫策探水遇毛生　將澤長忙湖逢鄔寇

五說白玉堂到了巡按衙門請見大人顏大人自西庵山回來甚是躭心一夜未能好生安寢如今聽說白五爺回來心中大喜連忙請進相見白玉堂將水怪說明顏大人立刻升堂審問了一番原來是十三名水寇聚集在三星湖內白日以劫掠客船爲生夜間假裝水怪要將赤嵓墩的眾民趕散他等方好施爲作事偏偏這些難民惟恐赤敦的嵓岸有失故此雖無房屋情愿在窩棚居住死守此嵓再拋不肯遠離白玉堂又將孤老說的洗窩說了公孫

策聽了暗想道這必是別處有壅塞之處發洩不過將水攻激于此洋溢泛濫歸潮不能疊成必須詳查根源疏濬開了水勢流通自無災害想罷回明按院他要明日親去探水顏大人應允玉堂道既有水寇我想水內本領非我四哥前來不可必須急速具摺寫信一面啟奏一面稟知包相方保無虞顏大人連忙稱是即叫公孫策先生寫了奏摺具了稟帖立刻拜發起身到了次日顏大人派了兩名干總一名黃開一名清平帶了八名水手兩隻快船隨了公孫先生前去探水知府又來稟見顏大人請至書房相見商議河工之事忽見清平驚惶失色回來稟道卑職跟隨公孫先生前去探水剛至漩窩卑職攔阻不可前進

不想船頭一低順水一轉將公孫先生與干總黃開俱各落水不見了卑職難以救援特來在大人跟前請罪顏大人聽了心裡着忙便問道這漩窩可有往來船隻疫清平道先前本有船隻往來如今此處成了滙水之所船隻再也不從此處走了顏大人道難道黃開他不知此處應爲何不極力的攔阻先生呢清平道黃開也曾攔阻再再無奈先生執意不聽卑職等也是無法的顏大人無奈叱退了清平吩咐知府多派水手前去打撈屍首知府回去派人去了半天再也不見踪影回來稟知按院顏大人只急得嗐聲嘆氣白玉堂道此必是水寇所爲只可等辦四哥來了再議道理顏大人無法只好靜聽消息罷了過了幾

十總黃開汛水之事說了一遍白玉堂將捉拿水怪一名天果然蔣平到了見了接完額大人便將公孫策先生與供出還有十二名水寇在漩窩那裡三皇廟內聚集作了窩巢的話也一一說了蔣平道據我看來公孫先生斷不至死此事須要訪查個水落石出得了實跡方好具摺啟奏卽吩咐預備快船一隻仍叫清平帶到漩窩蔣爺上了船清平見他身軀瘦小形如病夫心中暗道這樣人從京中特特調了來有何用處他也敢去探水若遇見水寇白白送了性命正在胡思只見蔣爺穿了水靠手提鵜眉鋼刺對清平道千總將我送至漩窩我若落水你等只管在平坦之處遠遠等候縱然工夫大了不要慌張清平不敢

多言惟有唔啱而已水手搖櫓擺槳不多時看看到了旋
窩清平道前面就是洗窩了蔣爺立起身來沽在船頭上
道千絕站穩了他將身體往前一撲雙腳把船往後一蹬
看他身雖弱小力氣却大又見蔣爺側身入水仿彿將水
穿剌了一個窟窿一艘連個大聲氣兒也沒有更覺罕然
且說將平到了水中運動精神睜開二目忽見那邊來了
一人穿着皮套一手提着鋼錐一手亂摸而來蔣爺便知
他在水中不能呼自急將鋼剌對準了那人的胸前咏的
一下可憐那人在水中連個哎喲也不能嚷便就啞叭鳴
呼了蔣爺把鋼剌望回裡一拉一攞鮮血順着鋼剌流出
咕嘟一股水泡翻出水面屍首也就隨波浪去也話不重

救蔣爺一連殺了三個順着他等來路岸勢下去約有二三里之遙便是堤岸蔣平上得堤岸來脫了水靠揀了一棵大枏放在槎枒之上邁步向前果見一座廟宇匾上題着三皇廟蔣爺悄悄進來一看連個人影兒也是沒有左尋右尋又找到了廟下只聽裡面呻吟之聲蔣爺向前一看是個年老有病僧人那僧人一見蔣爺連忙說道不干我事這都是我徒弟將那先生與千總放走他却也逃走了移害于我望乞老爺見憐蔣爺聽了話內有音連忙問道俺正為答救先生而來他等端的如何你要細細說來老和尚道既是為答救先生與千總內想來是位官長了恕老僧不能為禮了只因數日前有二人在漩窩落水眾

水寇勞來將他二人撈水救活其中有個干總黃大老爺不但僧人認得連水寇俱各認得追問那人方知是公孫策老爺原來是按院奉旨查驗水災修理河工的水寇德了着忙大家商量私拿官長不是當耍的使將二位老爺交與我徒弟看守留下三人仍然劫掠行船其下的俱各上襄陽王那裡報信或將二位官長殺害或將二位官長解到單山交給飛义太保鑽雄自他等去後老僧與徒弟商議莫若將二位老爺放了叫徒弟也逃走了拚着僧家這條老命又是疾病的身體不能脫逃該殺該剮任憑他葬雖死無怨蔣平連連點頭雖得這僧人一片好心連忙問道這頭目叫甚麼名字老僧道他自稱鎮海蛟鄔澤蔣

爺又問道你可知那先生合千總往那裡去了老僧道我們這裡極荒涼幽僻一邊臨水一邊靠山單有一條路崎嶇難行約有數里之遙地名螺螄灣到了那裡便有人家蔣爺道若從水路到螺螄灣可能去得麽老僧道不但去得而且極近不過二三里之遙蔣平道你可曉得水寇幾時回來老僧道大約一二日間就回來了蔣平問明來歷道和尚你只管放心包管你無事明日即有官兵到來促拿水寇你却不要害怕俺就去也說罷回身出廟來到大樹之下穿了水靠躥入水中不多時過了漩窩挺身出水見清平在那邊船上等候連忙上了船悄悄對清平道千總急速回去稟見大人你明日帶領官兵五十名乘舟到

三皇廟暗暗埋伏如有水寇進廟你等將廟圍圖作聲聲吶喊不要進廟俟他等從廟內出來你們從後殺進儻若他等入水你等只管撐班巡查俺在水中自有道理清平道只恐漩窩難過如何能到得三皇廟呢蔣爺道不妨事了先前難以過去只因水內有賊用鐵維鑿船自下我將賊人殺了三名平安無事了清平聽了暗暗稱奇又問道蔣老爺此時往何方去呢蔣平道我已打聽明白公孫先生與黃千總俱有下落趁此時我去探訪一番清平聽說公孫先生與黃千總有了下落心中大喜只見蔣爺復又跳入水內將頭一扎水面上賸只一溜風波水紋分左右直奔西北去了清平這纔心服口服再也不敢賸不迭

蔣爺了吩咐水手攪轉船頭連忙回轉拔院衙門不表再說蔣爺在水內欲弄螺螄莊連換了幾口氣正行之間覺得水面上咧的一聲連忙挺身一望見一人站在筏子上撒網捕魚那人只顧留神在網上面反把那人唬了一跳回頭見蔣爺穿着水靠身骨瘦小就如猴子一般不由的笑道你這個模樣也敢在水內爲賊作寇豈不見笑于人我對你說似你這些毛賊俺是不怕的何況你這點點已東西俺不肯加害于你還不與我快滾庶儻耐延捱惱了我性兒只怕你性命難保蔣爺道我看你不像在水面上作生涯的俺也不是那在水內爲賊作寇的請問貴姓俺是特來問路的那人道你既不是賊寇爲何穿着這樣東

西蔣爺道俺素來深識水性因要到螺螄灣訪查一人故此等了水靠走這捷徑路兒爲的是近而且快那人道你姓甚名誰要訪何人細細講來蔣爺道俺對蔣名平那人道你莫非翻江鼠蔣澤長麼蔣爺道正是足下如何知道賤號呢那人哈哈大笑道怪道怪道失敬失敬連忙將網攏起從新見禮道恕小人無知休要見怪小人姓毛名秀就在螺螄莊居住只因有二位官長現在舍下居住曾提尊號說不日就到命我捕魚時留心訪問不想今日巧遇昌勝幸甚請到寒舍領教蔣爺道正要拜訪惟命是從毛秀撐篙將筏子攏岸拴好肩攜魚網手提魚籃蔣爺將水靠脫下用鋼刺也挑在肩頭隨着毛秀來到螺螄莊中身

自看時村子不大人家不多一帶是草舍籬墻柴扉竹牖家家晾着魚網狠覺幽雅之甚毛秀來到門前高聲喚道參參開門孩兒回來了有貴客在此只見從裡面出來一位老者鬚髮半白不足六旬光景開了柴扉問道貴客那裡蔣爺連忙放下挑的水桶雙手躬身道蔣平特來拜望老丈恕我造次不恭老者道小老兒不知大駕降臨有失遠迎多多有罪請到寒舍待茶他二人在此謙遜說話裡面早已聽見公孫策與黃開就迎出來大家彼此相見甚是歡喜一同來至草屋毛秀後而已將蔣爺的鋼刺水靠帶來大家彼此敘坐各訴前後情由蔣平又謝老丈收留之德公孫先生代為敘明老丈名九錫是位高明隱士而

且頗曉治水之法蔣平聽了心中甚覺暢快不多時擺上酒席雖非珍饈亦也數理的精美團團圍坐眾飲談心毛家父子高雅非常令人欣羨蔣平也在此住了一宿次日蔣平告記着捉拿水寇提了鋼刺仍然挑着水寇別了眾人言明勦余水寇之後再來迎接先生與干總並請毛家父子說畢出了莊門仍是毛秀引至湖邊要用筏子渡過蔣爺去蔣爺攔阻道那邊水勢洶湧就是大船尚且難行何況筏子說罷跳上筏子穿好水靠提着鋼刺一執手道請了身體一側將水面刺開登時不見了毛秀暗暗稱奇道怪不得人稱翻江鼠果然水勢滿逼名不虛傳讚羨了一番也就回莊中去了再說這裡蔣四爺水中行走直奔

了漩窩而來的着離漩窩將近要往三皇廟中去打聽打
聽清平水寇來否再作道理心中正然思想主意只見迎
面來了二人看他身上並未穿着皮套手中也未拿那鐵
錐却各人手中俱拿着鋼刀再看他兩個穿的衣服知是
水寇心中暗道我要尋找他們他們趕着前來送命手把
鋼刺照着前一人心窩刺來說時遲那時快這一個已經
是傾生喪命抽出鋼刺又將後來的那人一下那一個也
就嗚呼哀哉了可憐這兩個水寇連個手兒也沒動糊裡
胡塗的都被蔣爺刺死屍首順流去了蔣爺一連殺了二
賊之後剛要往前行走猛然一鎗順水刺來蔣爺看見也
不暇迎撥挑却把身體往斜刺裡一閃便躲過了這一鎗

原來水內交戰不比船上交戰就是兵又來往也無聲息而且水內俱是短兵又來往再沒有長鎗的這也有個緣故原來迎面之人就是鎮海蛟鄔澤只因帶了水冤八名仍回三皇廟奉命把公孫先生與黃千總送至軍山進得廟來坐未暇席忽聽外面喧聲吶喊拿水冤吓拿水冤吓好歹別放走一個吓務要大家齊心努力衆賊聽了那裡還有魂咧也沒個商量計較各持利刃一擁的往外奔逃清平原命兵弁不許把住山門容他們跑出來大家追殺清平却在樹林等候見衆人出來迎頭接住倒是鄔澤還有些本領就與清平交起手來衆兵一擁上前先擒了四個殺却兩個那兩個賊着不好便持了利刃奔至湖邊跳

下水去蔣爺纔殺的就是這兩個後來鄔澤兄幫手全無
單單的自已一人恐有失閃虛點一鎗抽身就跑到湖邊
也就跳下水去故此提着長鎗竟奔旋窩他雖能殺水中
開呂視物却是偶然見蔣爺從那邊而來順手就是一鎗
蔣爺側身躲過仔細看時他的服色不比別個而且身體
離莊暗道看他這樣光景別是鄔澤罷倒要留神休叫他
逃走了鄔澤一鎗刺空心下着忙手中不能磨轉長鎗立
起從新端平方能再刺只這點工夫蔣爺已站立身後場
起左手攏住網巾右手將鋼刺住鄔澤腕上一點鄔澤水
中不能支吾覺得手腕上疼痛難忍端不住長鎗將手一
撒鎗沉水底蔣爺水勢純通深知訣竅原在他身後攏住

網巾却用磕膝蓋猛在他腰眼上一拱他的氣往上一泰不由的口兒一張水流線道何況他張着一個大乖乖呢焉有不進去點水兒的呢只聽咕嘟兒的一聲蔣爺知道他喝了水了連連的咕嘟兒咕嘟兒幾聲登時把個鄔澤嗆的迷了兩手扎撒亂抓亂撓不知所以蔣爺索性一翻手身子一閃把他的頭往水內連喂了幾口這鄔澤活該遭了報了每日裡淹人當事今日遇兒硬對兒也合他頑笑頑笑誰知他不禁頑兒不大的工夫小子也就灌成水車一般蔣爺知他沒了能為要留活口不肯再喂他喜了將網巾一提兩足蹬水出了水面鄔澤喉還吸留滑拉往外流水忽聽岸上嚷道在這裡呢蔣爺兒清平帶領兵弁

果是沿岸排開蔣爺道船在那裡清平道那邊丙隻大船就是將爺道且到船上接人清平帶領兵弁數人將鄔澤用撓鉤搭在船上即刻空水蔣爺便問擒拿的賊人如何清平道已然擒了四名殺了二名往水內跑了二名蔣爺道水內二名俺已了却但不知拿獲這人是鄔澤不是便叫被擒之人前來識認果是頭目鄔澤蔣爺滿心歡喜道不肯叫千總在廟內動手者一來恐污佛地二來惟恐玉石俱焚若都殺死那是對証脈再者他既是頭目必然他與衆不同故留一條話路叫他等脫逃除了水路就近無路可去俺在水內等個正着俺們水旱皆兵令他等難測清平深爲佩服誇讚不已吩咐兵弁押解賊寇一同上船俱回按院衙門而來要知詳細且聽下回分解

俠義傳

八十六回　按圖治水父子加封　好酒貪杯且說蔣四爺與千總情平押解水寇上船直而來此刻顏大人與白五爺俱各知道蔣四必然成功早已派了差人在湖邊等候瞭望見他等船隻過了凌霄蕩洋洋回來連忙跑回衙門稟報白五爺迎了出來與蔣爺清千總見了方知水寇已平不勝大喜同至書房早見顏大人堦前立候蔣爺上前見了同至屋中坐下將拿獲水寇之事敘明並提螺螄莊毛家父子極其高雅頗曉治水之道公孫先生叫回稟大人務要備禮聘請出來幫同治水顏大人聽見了甚喜即備上等禮物就

派千總清平帶領兵弁二十名押解禮物前到螺螄莊一來接取公孫先生即請毛家父子司來清平領命帶領兵弁二十名押解禮物只用一隻大船竟奔螺螄灣而去這裡顏大人立刻升堂將鎮海蛟鄔澤帶上堂來審問鄔澤不敢隱瞞據實說了原來是襄陽王因他會水就派他在洪澤湖搶擄所有拆燬毀壞俱是有意為之一來殘害百姓二來消耗國帑復又假粧水怪用鐵錐鑿漏船隻為的是鄉民不敢在此居住行旅不敢從此經過那時在派人來佔住了洪澤湖也算是一個咽喉要地可笑襄陽王無人既有此意豈是鄔澤一人帶領幾個水寇就要成功可見將來不能成其大事五說顏大人立時取了鄔澤的口

供文問了水寇衆人水寇四名雖然不知詳細大約所言
相同也取了口供將鄔澤等交縣寄監嚴押候河工竣時
一同解送京中歸部審訊剛將鄔澤等帶下只見清平商
來稟道公孫先生已然聘請得毛家次子少刻就到顏大
人吩咐備馬同定將四爺白五爺迎至湖邊不多時船已
攏岸公孫先生上前參見未免有才不勝任的話頭顏大
人一緊不提反倒慰勞了數語公孫策又說毛九錫因大
人備送厚禮心甚不安早有備用馬數匹大家乘騎一同
來了衙署進了書房顏大人又要以賓客禮相待毛九錫
遜讓至再至三仍是欽命大人上面坐了其次是九錫以
下是公孫先生蔣爺白爺末坐方是毛秀干總黃開文進

來請安請罪顏大人不但不罪並勉勵了許多語言俟河工報竣運你等俱要敘功的黃開聞聽叩謝了仍在外面聽差顏大人便問毛九錫治水之道毛九錫不慌不忙從懷中掏出一幅地理圖來雙手呈獻顏大人接來一看見上面山勢多差水光蕩漾一處處崎嶇周折一行行字跡分明地址淵陰遠近不同水面寬窄深淺各異何方可用揣摩那裡應小發洩界畫極清宛然在目顏大人看了心中大喜不勝誇讚又遞與公孫九生看了更覺心清目明如獲珠寶一般就將毛家父子留在衙署幫同治水等候倫言公孫先生與黃千總又到了三皇廟與老和尚道謝佈施了百金令人將他徒弟找回酬報他釋放之恩不多

幾日聖旨已下急切動土按着圖樣當興當壞果無差謬
不但國帑不能妄消就是工程也覺省事算來不過四個
月光景水平土平告厥成功顏大人工完回京將鎮海蛟
鄔澤並四名水寇俱交刑部審問顏大人遞摺請安額外
賞了夾片聲明毛九錫毛秀並黃開清平功績聖上召見
顏大人面奏敘功仁宗甚喜賞了毛九錫五品頂戴毛秀
六品職銜黃開清平俟有守備缺出儘先補用刑部尚書
歐陽修審明鄔澤果係襄陽王主使啟奏當今原來顏查
散陞了巡按之後樞密院的掌完就補放刑部尚書杜文
輝所遺刑部尚書之缺就着歐陽修補授天子見了歐陽
修的奏章立刻召見包相討議襄陽王已露形跡須要早

爲勦除包拯又密奏道若要發兵彰明較着惟恐將他激起反爲不美莫若派人暗暗訪查須剪了他的羽翼然後一舉拘之方保無虞天子准奏即加封顏查散爲文淵閣大學士特旨巡按襄陽仍着公孫策白玉堂隨往加封公孫策爲主事白玉堂實授四品護衛之職所遺四品護衛之銜即着蔣平補授立即馳驛前往誰知襄陽王此時已然暗裡防備左有黑狼山金面神監驍督率旱路右有飛火太保饒雄習單水寨與襄陽成了鼎足之勢以爲羽翼嚴密守汎且說聖上因見歐陽修的本章由歐陽二字猛然想起北俠歐陽春便召見包相問及北俠包相將北俠忠人正直豪爽行俠仗義一一奏明天子甚爲稱羨包公

見此光景下朝回衙來到書房叫包興請展護衛來告訴此事南俠回至公所對眾英雄述了一番只見四爺蔣平說道要訪北俠還是小弟走一遭庶不負此差甚麼緣故呢現今開封府內王馬張趙四位是再不能離了左右的公孫兄與白五弟上了襄陽了這開封府必須展大哥在此料理一切事務如有不到之處還有俺大哥可以幫同協辦至于小弟原是清閒無事之人與其閒着何不討了此差一來訪查歐陽兄二來小弟也可以疎散疎散豈不是兩便麼大家計議停當一同回了相爺包公心中甚喜即時付起了開封府的龍邊信票交付蔣爺用油紙包妥貼身帶好別了眾人意欲到松江府來花村行了幾日不

過是饑餐渴飲一日天色將晚到了來皋鎮悅來店住了西耳房單間歇息片時飲酒吃飯畢又泡了一壺茶覺得味香水甜未免多喝了幾碗到了半夜不由的要小解起來剛剛的來至院內只見那邊有人以指彈門却不聲喚蔣爺將身一影暗裡偷瞧見開門處那人搖身而入仍將門兒掩閉蔣爺暗道事有可疑倒要看看也不顧小解飛身上墻輕輕躍下原來是店東居住之所只聽有人說道小弟求大哥幫助幫助方纔在東耳房我已認明正是我們員外的對頭如何放得他過又聽二人答道言雖如此怎麼替你報仇呢那人道小弟已見他喝了個大醉莫若趁醉將他勒死撇在荒郊豈不省事又聽答道弟性等他

睡熟了再動不遲蔣爺聽至此抽身越墻而來悄悄奔到東耳房見挂着砂布簾兒屋內尚有燈光從簾縫兒往裡一看見燈花結蕊有一人頭向裡面而卧身量却不甚大蔣爺側身來至屋內剪了燈花仔細看時唬了一跳原來是小俠艾虎見他燜醉如泥呼聲振耳暗道這個小小年紀貪杯誤事之甚今日不在此店險些兒把個小命兒喪了但不知那委害他的是何人不要管他俺且王這裡等他便了噗將燈吹滅斜倚而坐偏偏的小解又來了再也支持不住無可如何將單扇門兒一掩就在門後小解起來因工夫等的大了他就小解了個不少流了一地剛然解完只聽外面有些個聲息他知站在門後只見進來

一人跳下一跳往前一撲後面那人緊步跟到正撞在前面身上蔣爺將門一掩從後轉出也就壓在二人身上却高聲先嚷道別打我我是蔣平底下的他倆綁是賊呢艾虎此時已醒聽是蔣爺運忙起身蔣爺拍身叫艾虎接住了二人此時店小二聽是有人嚷賊運忙打着燈籠前來蔣爺就叫他將登點上一照一個是店東一個是店東朋友蔣爺就把他拿的繩子綑了他二人底下的那人衣服濕了好些却是蔣爺撒的溺蔣爺坐下便問店東道你爲何聽信奸人的言語要害我姪兒是何道理講店東道老爺不要生氣小人名叫曹標只因我這個朋友名叫陶宗因他家員外被人害却事不遂心我弁我來皆因這位小

客人下在我店內左一壺右一壺喝了許多的酒是陶宗
心內犯疑一個小客官爲何喝了許多的酒呢況且又在
年幼之間呢他就悄悄的前來偷看不想被他認出說是
他家員外的仇人因此央煩小人陪了他來作個幫手蔣
爺道作幫手是叫你幫着來勒人你就應他首標道並無
此事不過叫小人幫着拿住他蔣爺道你們的事如何瞞
得過我呢你二人商議明白將他勒死拋在荒郊他還說
等他睡了再動不遲你豈是盡爲做幫手呢一句話說的
首標再也不敢言語惟有心中納悶而已蔣爺道我看你
決非良善之輩包管也害的人命不少說着話叫艾虎把
那個拉過來我也問問艾虎上前將那人提起一看嗳呀

原來是你麼便對蔣爺道四叔他不叫陶宗他就是馬强告狀脫了案的逃成蔣爺聽了連忙問道你既是逃成如何又叫陶宗呢陶宗道我起初名叫陶宗只因投在馬員外家就改名叫逃成後來知道員外的事情鬧大了惟恐連累於我因此脫逃又復了本名仍叫陶宗蔣爺道可見你反復不定連自己姓名都沒有準主意既是如此我也不必問了回頭對店小二道你快去把地方保甲叫了來我告訴你此乃是脫了案的要犯你家店東却沒有甚麼要緊你就說我是開封府差來拿人叫他們快些來見我這裡急等店小二聽了那敢怠慢不多時進來了一人朝上打了個千兒道小人不知上差老爺到來實在服瞻望

乞老爺恕罪蔣爺道你們倘是地方只聽一人道小人
王大是地方地是保甲叫李三蔣爺道你們這裡屬那裡
管王大道此處地面皆屬眉縣管蔣爺道你們官姓甚麼
王大道我們太爺姓何官名至賢請問老爺貴姓蔣爺道
我姓蔣奉開封府包太師的鈞諭訪查要犯可巧就在這
店內捕獲我已綑縛好了在這裡說不得你們辛苦辛苦
看守看守明早我與你們一同送縣見了你們官兒是要
即刻起解的二人同聲說道蔣老爺只管放心請歇息去
罷就交給小人們是再不敢錯的別說是脫案要犯無論
甚麼事情小人們斷不敢徇私的蔣爺道很好說罷立起
身攜着艾虎的手就上西耳房去了要知後文如何且聽

下回分解

六十七回　為知己三雄訪沙龍　因救人四義撤艾虎

且說蔣爺吩咐地方保甲好好看守二人連聲答應說了許多的小心話蔣爺立起身來攙着艾虎的手一步步就上西耳房而來爺兒倆個坐下蔣爺方問道賢侄你如何來到這裡你師傅往那裡去了艾虎道說起來話長只因我同着義父在杭州倪太守那裡住了許久後來義父要來要走倪太守斷不肯放好容易等他完了婚之後方纔離了杭州到柒花村給丁家二位叔父並我師傅道乏道謝就在那裡住下了不想丁家叔父那裡早已派人上襄陽打聽事情去了不多幾日回來說道襄陽王已知朝

廷有些知覺惟恐派兵征勦他那裡預為防備左有黑狼
山安排下金面神監視把守旱路右有垂山安排下飛叉
太保鐘雄把守水路這水旱兩路皆是咽喉緊要之地儻
若朝廷有甚麼動靜即刻傳檄飛報因此我師父與我義
父聽見此信甚是驚駭甚麼緣故呢因有個至好的朋友
姓沙名龍綽號鐵面金剛在臥虎溝居住這臥虎溝離黑
狼山不遠一來恐沙伯父被賊人侵害二來又怕沙伯父
被賊人誆去入夥大家商量我師父與義父還有丁二叔
他們三位俱各上臥虎溝去了就把我交與丁大叔子姪
兒一想這樣的勾當不叫姪兒開開眼反到擱在家裡我
如何受得來呢一連悶了好幾日偏偏的丁大叔昨不

離左右急的往兒沒有法兒無奈何悄悄的偷了丁大叔
五兩銀子做了盤費我要上卧虎溝看個熟悶去不想今
日住在此店又遇見了對頭蔣爺聽了暗點點頭道好小
子拿着厮殺對壘當熟悶兒眞好膽量好心胸但只一件
歐陽兄賢弟既將他交給丁賢弟想來是他去不得若
去得時爲甚麽不把他帶了去呢其中必有個緣故如今
我既遇見他豈可使他單人獨往呢正在思索只聽艾虎
問道蔣叔父今日此來是爲拿要犯還是有甚麽別的事
呢蔣爺道我豈爲要犯而來原是爲泰相論派我我尋你
義父只因聖上想起相爺惟恐一時要人沒個着落如何
回泰呢因此派我前來不想在此先得了就成艾虎道將

叔父如今意欲何往呢蔣欽道我原要上茉花村來看如今既知你義父上了臥虎溝明日只好將姚放送縣起解之後我也上臥虎溝走走艾虎聽了歡喜道好叔叔千萬把姪兒帶了去若見了我師父與義父就說叔父把姪兒帶了去的也省得他二位老人家嘖怪蔣欽聽了笑道你倒會推干淨兒難道久後你丁大叔也不告訴他們二人麼艾虎道趕到日子多了誰還記得這些事呢即便丁大叔告訴了事已如此我師父與義父也就沒有甚麼怪的了蔣欽暗想道我看艾虎年幼貪酒而且又是私逃出來的莫若我帶了他去一來盡了人情二來又可找歐陽兄只是他這樣心須如此如此想罷對艾虎道我若雖把你

帶去你只要依我一件事艾虎聽說帶他去好生歡喜便問道四叔你老只管說是甚麼事姪兒無有不應的蔣爺道就是你的酒每頓只准你喝三角多喝一角都是不能的你可願意麼艾虎聽了半晌方說道三角就是三角吃個强如吃素倒底有三角可以解解饞也就是了叔姪兩個整整的談了半夜不一時到東耳房照看惟聽見曹標抱怨姚成不了姚成到了此時一言不發不過垂頭嘆氣而已到了天色將曉蔣爺與艾虎梳洗已畢打了包裹艾虎不用蔣爺吩咐他就背起行李吵地方保甲押着曹標姚成竟奔唐縣而來到了縣衙蔣爺投了龍邊信票不多時請到書房相見蔣爺面見何縣令將始末說明因還要

訪查北俠就着縣內派解役押解赴京縣官即刻辦了文
書並由明護衛將爺上臥虎溝帶了一筆蔣爺辦了縣官
將龍票仍用油紙包好帶在貼身與艾虎竟自起身這裡
文書辦妥起解到京來至開封投了文書包公升堂用刑
具威嚇的逃成一一供招原是水賊會害過倪仁夫婦又
追問馬強交通襄陽之事逃成供出馬強之兄馬剛曾在
襄陽衙通信息取了招供即將逃成斃于鍘下曹賊定罪
充軍此案完結不表再說蔣平艾虎自離了唐縣往湖廣
進發果然艾虎每頭三角酒二日來至潘口僱船船家富
三水手三名蔣爺在船上賞玩風景心曠神怡頗覺有趣
只見艾虎兩眼瞅牆不似坐船仿彿小孩子上了搖車兒

睡魔就來了先前還前仰後合扎掙着坐着打瞌到後來放倒頭便睡惟獨到喝酒之時精神百倍又是說又是笑只要三角酒一完咯噔的就打起哈氣來了飯也不能好生吃蔣爺看了這番光景又怕他生出病來想了想在船上無妨也只好見一半不見一半由他去便了這日剛交申時光景正行之間忽見當三說道快些撐船找個避風的所在風暴來了水手不敢怠慢連忙將船撐在鵝頭磯下此處却是珍玉口極其幽僻將船灣住下了餓飯食吃畢已有掌燈之時却是平風靜浪毫無動靜蔣爺暗道並無風暴為何船家他說有風呢哦是了想是他心懷不善別是有甚麼意思罷倒要留神只聽呼嚕嚕呼聲振

耳原來是艾虎飲後貪困他又睡着了蔣爺暗道他這樣貪杯好睡焉有不悞事的呢正在犯想又聽忽喇喇一陣亂響連船都擺起來萬礮皆鳴果然大風驟起波濤洶湧浪打船頭蔣爺方信富三之言不爲虛謬幸喜亂刮了一陣不大工夫天開月露趁着清平波浪揚漾夜色益發皎潔不肯就睡獨坐船頭賞玩多時約有二鼓剛要歇息覺得耳畔有人聲喚救人吓救人順着聲音細看眼往西北一觀隱隱有個燈光閃閃灼灼蔣爺暗道此必有人暗算我何不救他一救呢帖迫之中也不顧自己衣服將鞋脫在船頭跳在水內踏水面而行忽見一人忽上忽下從西北順流漂來蔣爺奔到跟前讓他過去從後將髮揪住往

上一提那人兩手亂抓亂搓蔣爺却不叫他揪住這就是水中救人的絕妙好法子但凡人落了溺水漫說道是無心落水就是自己情願淹死到了臨危之際再無有不望人救之理他兩手扎煞見物就抓若被抓住却是死劲再也不得開的往往從水中救人反被溺死的指累偾生皆是救的不得門道之故再者凡溺水的兩手必抓兩把淤泥那就是拚命之時亂抓的勿令蔣爺提住那人容他亂抓之後方一手提住頭髮一手把住腰帶慢慢踏水奔到崖岸之上幸喜工夫不大略略拽水即便甦醒哼哼出來蔣爺方問他名姓原來此人是個五旬以外的老者姓雷名震蔣爺聽了便問道現今襄陽王殿前站堂官雷英可

是本家姪雷震道那就是小老兒的侄子恩公如何知道
蔣爺道我是聞名有人常提却未見過請問老丈家住那
裡意欲何望雷震道小老兒就在襄陽王的府衙後面有
二里半之遙在八寶村居住因女兒家內貧寒是我備了
衣服簪環前往陵縣探望因此僱了船隻誰知水手是弟
兄二人一個米三一個米七他二人不懷好意見我有這
衣服箱籠他說有風暴船不可行便藏在此處他先把我
跟的人殺了小老兒喊叫救人他却又來殺我是我一急
將船艙搶開跳在水中自己也就不覺了多虧恩公搭救
蔣爺道大約船尚未開老丈在此暫等我給你賸賸箱籠
去雷震聽了焉有不願意的呢連忙說道敢則是好只是

又要勞動恩公蔣爺道不打緊你在此暑等俺去去就來說罷跳在水內一個猛子來至有燈光船邊只聽二賊說道且打開箱籠看看包管與頭的蔣爺把住船邊身體一躍道好賊只顧你們與頭却不管別人悔氣了說着話到船上來七猛聽見一人答言提了刀鑽出艙來向來立穩蔣爺抬腿就是一脚雖然未穿鞋這一脚兒踢了個怔着恰恰踢在來七的腮頦之上如何禁得起身體一歪栽在船上手撒刀落席爺跟步搶刀在手照着來七一撇登時了帳來三在船上看的明白說聲不好就從雷老者破牖之處躥入水內去了蔣爺如何肯放隨身下水捉住賊的雙脚往上一提出了水面猶如揪雞一般立刻將來三串

了個老繭兒然後提到船上進艙找着繩子綑縛好了將他臉面向下拴起水來蔣爺復又跳在水內來至崖岸背了雷震送上船去告訴他道此賊如若醒來老丈只管拷刀戚唬他不要害怕已然綑縛好妥的了俟天亮時另僱般隻便了說罷翻身入水來到自己灣船之處一看罷了踪影全無敢則是當三見得了順風早已開船去了蔣爺無奈只得仍然踏水面到雷震那裡船上正聽雷老者顫巍巍的声音道你動一動我就是一刀蔣爺知道他是皆怕遠遠就答言道雷老者俺又回來了雷震聽了一抬頭見蔣爺已然上船心中好生歡喜道恩公爲何去而復返蔣爺道只因我的船隻不見想是開船走了莫若我送了

老丈去如何雷震道有勞恩公何以答報蔣爺道老丈有衣服借一件換換雷震應道有有有却是四垂八褂的蔣爺用絨繩束腰將衣襟拽起等到天明開艙開一却將米三踢八水中到把老者嚇了一跳道人命關天這還了得蔣爺笑道這廝在水中做生涯不知趁了多少客商害了多少性命如今遇見蔣某算是他的惡貫已滿理應除却還心疼他做怎的雷振嗟嘆不已且不言蔣爺送雷震上陵縣再說小爺艾虎整整的睡了一夜猛然驚醒不見了蔣平連忙出艙問道我叔叔往那裡去了富三道你二人同船居住如何問我艾虎聽了慌忙出艙看視見船頭有鞋一雙不覺失聲道嗄呀四叔掉在水內了別是你等

有意將他害了罷當三道你這小客官說話好不曉事此
色風暴將船灣住我們眞是在後稍安歇的前晚就是你
二人想是那位客官夜間出來小解失足落水或者有的
如何是我們害了他呢水手也說道我們既有心謀害何
不將小客官一同謀害爲何單單害那客官一人呢又一
水手道別是你這小客官見那客言行李沉重把他害了
反倒誣賴我們罷小爺聽了將眼一瞪道豈有此理滿口
胡說那是我叔父倘如何肯害他水手道那可難說兒在
包裹行李都在你手內你還賴誰呢小爺聽了揎拳掠袖
就要打他們水手高三忙攔道不要如此據我看來那立
客官也不是被人謀害的也不是失腳落水的竟是自投

在水內的大家想想若是被人謀害或者失足落水焉有兩隻鞋好好放在一邊之理呢一句話說的眾人省悟水手也不言語了艾虎也不生氣連忙回轉船內見包裹未動打開時衣服依然如故連龍票也在其內又把艙飛內看了一看尚有不足百金只得仍然包好心中納悶道將四叔往何處去了呢難道黃夜之間換魚去了正在思索只聽富三道小客官已到了停泊之處了艾虎無奈束裝肚背了包裹搭跳上岸邁步向前去了船價是問船付給了所謂船家不打過河錢不知後文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八十八回　搶魚奪酒少弟拜兄　談文論詩者翁擇婿

且說艾虎下船之後一路上想起師命在悅來店救了自

已蒙他一番好意帶我上卧虎清不想竟自落水如今弄得我一人踽踽涼涼不由的凄慘落淚正在哭泣猛然想起蔣爺頗識水性綽號翻江鼠焉有淹死的呢想至此又不禁大樂起來走着走着又轉想道不好不好俗語說的好慣騎馬的慣跌跛河裡淹死是會水的焉知他不是藝高人膽大陽溝裡會翻船也是有的可憐一世英名却在此處傾生想至此不由的又痛哭起來哭了多時忽又想起那雙鞋來別是眞個的下水摸魚去了罷若果如此還有相逢之日想至此不禁又狂笑起來他哭一陣笑一陣傍人看着皆以爲他有瘋魔之症遠遠的躲開誰敢招惹于他艾虎此時于端萬緒縈繞于心竟自忘饑因此過了

宿頭看着天色已晚方覺得饑餓欲覓飯食無處可求忽見燈光一閃急忙奔至跟近一看原來是個窩舖見有二人對面而坐旁聽有豁拳之聲他却敢至跟前一人剛叫了個八馬艾虎他却把手一伸道三元誰知豁拳的却是兩個漁人猛見艾虎進來不分青紅皂白硬要豁拳便發話道你這後生好生無理我們在此飲酒作樂你如何前來混攪艾虎道實不相瞞俺是行路的只因過了宿頭一時肚中饑餓沒奈何將就將就拍個相與罷說着話他就要端酒碗那漁人忙攔道你要吃食也等我們吃剩下了方好週濟於你艾虎道俺又不是乞兒花子如何你要週濟俺有銀兩買你幾碗酒你可曾見座漁人道俺這裡又

不是酒市你要買前途買去我這裡是不賣的說罷二人又腦裂摘巾兒豁起拳來一人剛叫了個對手艾虎又伸一拳道元寶二漁人大怒道你這小廝好生倔強說過不賣你却歪廝纏則甚艾虎道不賣俺就要搶了漁人冷笑道你說則的罷了你說要搶只怕我們此處不容你放搶說罷站起身來出了離舖揎拳掠袖道小廝你搶個樣兒我看艾虎將包袱放下笑哈哈的道你不要忙俺先與你說明俺若輸了任憑你等俺若贏了不消說了不但酒要設還要管俺一飽那漁人也不答應揚手就是一拳艾虎也不躲閃將手接住往傍邊一領那漁人不知不覺爬伏在地這漁人一見氣忿忿的道好小廝竟敢動手抽後就

是一脚艾虎回身將脚後跟往上一托那漁人仰巴叉栽倒在地二人爬起來一擁齊上小俠只用兩手左右一分二人復又跌倒一連三次漁人知道不是對手抱頭鼠竄而去艾虎見他等去了進了窩舖先端起一碗飲乾又要端那碗酒時方看中間大盤內是一尾鮮潑鯉魚剛吃了不多滿心歡喜又飲了這碗酒也不用筷箸抓了一塊魚放在口內又拿起酒瓶來斟酒一碗酒一塊魚霎時間盃盤狼籍正吃的高興酒却沒了他便端起大盤來囫圇吞的連湯都喝了雖未盡興也可搪饑回首見有現成的魚綱將手擦抹了採抹站起身來刚要走時覺有一物將頭碰了一下回頭看時原來是個大酒葫盧不由的滿心歡

喜摘將下來復又回身就燈一看却是個錫盖艾虎不知
是鞋裏蝙的左打不開右打不開一時性起用力一掰孙
葫蘆嘴撅下來他就嘴對嘴有了四五氣飲乾一撒手拍
又的一聲葫蘆正落在大盤子上砸了個粉碎艾虎也不
管他提了包裹出了窩舖也不管東南西北信步行去惟
知冷酒後犯一來是吃的空心酒二來吃的太急又着風
兒一吹不覺的酒湧上來幌裡幌蕩繞走了二三里的路
再也扎掙不來見路傍有個破亭子也不顧塵垢將包袱
放下做了枕頭放倒身軀呼嚕嚕酣睡如雷眞是一覺放
開心地穩不知日出已多時正在睡濃之際覺的身上一
陣亂響似乎有些疼痛慢閃二目天已大亮見五六個人

各持木棒將自己圍繞猛然省悟暗道這是那兩個漁人調了兵來了再一回想原是自己的不是莫若叫他們打幾下子出出氣也就完了事了誰知這些人俱是魚行生理因那兩個漁人被艾虎打跑他倆便知會了衆漁人各各擎木棒奔了鳶舖而來大家看時不獨魚酒皆無而且連蘆掀了盤子碗了一個個氣沖兩脅分頭去趕只顧奔了大路那知小俠醉後混走倒在小路去了衆人追了多時不見蹤影俱說便宜他只得大家漫散了誰知有從小路回家的走至破亭子忽聽呼声振耳此時天已黎明看不真切似乎是個年幼之人急忙令人看守復又知會就近的找了五六個人其中便有鳶舖中的漁人看了道

就是他衆人就要動手有個年老的道衆位不要混力催
恐傷了他的致命之處不大穩便須要將他內厚處打止
于戒他下次就是了因此一陣亂嚷又是打艾虎又是棒
磕棒打了幾下見父兒不動大家猶疑恐其傷了性命那
艾虎故意的不語叫他打幾下子出氣呢遲了半天見他
們不打了方睜開眼道你們爲甚麼不打了一翻身爬起
提了包裹撣了撣塵垢拱了拱手道請了請了衆人圍繞
着那裡肯放艾虎道你們爲何攔我衆人道你搶了我們
的魚酒難道就罷了不成艾虎道你們不打我嗎打幾下
子出了氣也就是了還要怎麼漁人道你賠了我的葫蘆
砸了我的大盤好好的還我不然想走不能艾虎道原來

攘了你的葫蘆盤子不要緊俺給你銀另買一分罷衙人道只要我的原舊東西要銀子做甚麼艾虎道這就難了人有生死物有毀壞業已破了還能整的上麼你不要銀子莫若再打幾下與你那東西報報仇也就完了事了說罷放下包裹復又騎在他下開頑皮子俗語謂之麗駝子開的眾人生氣不是要笑不是再打也不是年老的道再這後生實在嘔人他倒開起魔來了激人道也竟敢開魔我把他打死給他抵命年老的道你出此言惟道叔們眾人懇着你在此害人不成正說間只見那邊來了個少年的書生向着眾人道列位請了不知此人犯了何罪你等俱要打他望乞看小生薄面饒了他罷說罷

就是一揖衆人見是個斯文相公連忙還禮道可耐這厮
纔捨了嘴吃還把我們的傢伙毀壞實實可惡既是相公
給也討請我們認個悔氣罷了說罷大家散去年少後生
見衆人散去再看時見他用袖子遮了面仍然躺着不肯
起來向前將袖子一拉艾虎此時臉的滿面通紅無可搭
訕噗哧的一聲大笑不止書生道不要發笑端的爲何有
話起來講艾虎無奈站起揑去塵垢向前一揖道慚愧慚
愧實在是俺的不是便將搶酒吃魚以及毀壞傢伙的話
毫無粉飾和盤托出說罷又大笑不止書生聽了暗暗道
聽他之言倒是個率眞來的之人又看了看他的相貌滿
面英雄氣度不凡不由的傾心羨慕問道請問尊兄貴姓

艾虎道小弟姓艾名虎尊兄貴姓那書生道小弟施俊艾虎道原來是施相公俺這不堪的形景休要見笑施俊道豈敢豈敢四海之內皆兄弟也焉有見笑之理艾虎聽了斯文貴客結爲兄弟既蒙不棄俺就拜你爲兄施俊聽了甚喜知他是錯會意了以爲他頗直可交便問尊兄青春幾回艾虎道小弟今年十六歲了哥哥你今年多大了施俊道比你長一歲今年十七歲了艾虎道俺說是兄長果然不差如此哥哥請上受小弟一拜說罷爬在地下就磕頭施俊連忙還禮二人彼此攙扶小伙提了包裹施俊伸手攜了艾虎離了破亭竟奔樹林而來早見一小童拉

定兩匹馬在那裡瞭望施俊來至小童跟前喚道錦箋過來見過你二爺小童錦箋先前見二人說話後來又見二人對磕頭早就心中納悶如今聽見相公如此說不敢怠慢上前跪倒道小人錦箋與二爺叩頭艾虎從來沒受過人的頭沒聽見人稱呼過二爺今見錦箋如此喜出望外不知如何是好連忙說道起來起來回身在褡肚內掏出兩個錁子遞與錦箋道拿去買菓子吃錦箋却不敢受兩眼瞅着施俊施俊道二爺賞你你收了就是了錦箋接過復又叩頭謝賞艾虎心中暗道爲何他又叩頭哦是了想是不設用的還合我再討些回手又向褡肚內要掏艾虎當初也是館童昔因在關王莊上並沒受過這些非場

禮節所以不懂非前後文不對施俊道二弟賞他一錠足矣何必賞他許多呢請問二弟意欲何往一句話方把艾虎名開答道小弟要上臥虎溝尋我師父與義父請問兄長意欲何往呢施俊道愚兄要上襄陽縣金伯父那裡一來看文章二來就在那裡用功你我二人不能盤桓暢敘如何是好艾虎道既然彼此有事莫若各奔前程後會有期兄長請乘騎待小弟送你一程施俊道賢弟不要遠送我是騎馬你是步下如何趕的上不如就此拜別了罷說罷二人彼此又對拜了錦兒拉過馬來施俊謙讓多時扳鞍上馬錦兒因艾虎在步下他不肯騎馬拉着步行艾虎不依務必叫他騎上馬跟了前去自送他主僕已遠自己

方抗起包袱逼開大步竟奔大路去了且說施俊父名施喬字以昌曾作過一任知縣因告自疾失明告假還鄉生乎有兩個結義的朋友頭一個便是兵部尚書金輝因奉襄陽王逭貶在家第二個便是新調長沙太守邵邦傑三個人雖是結義的朋友却是情同骨肉施老爺知道金老爺有一位千金小姐自幼見過好幾次雖有聯姻之說却未納聘如今施俊年已長成莫若叫施俊去到那裡明是託金公看文章暗暗却是爲結婚姻這日施俊來至襄陽縣九雲山下九仙橋邊問着金老爺的家悅遞書信金老爺即刻請至書房見施俊品貌軒昂學問淵博那一股謙讓和霭令人羨慕金公好生歡喜而且看了來書已知

施奇之意使問施俊道令尊目刀可覓好些不然如何能寫書信呢施俊鞠躬答道家嚴止于遍徹三光別樣皆不能視此信乃家嚴喚小姪代筆望伯父海涵勿哂金輝道如此看來賢姪的書法是極妙的了這上面還要叫老拙改正文章如何當的趙學業久已悔疎拈筆猶如馬筆這請甚麼改正只好賢姪在此用功閑時談談講講彼此故正大家有益罷了說至此早見家人稟道飯已齊備請示在那裡擺金公道在此擺我同施相公一處用也好說話飲酒之間金公盤問了多少書籍施俊一一對答如流把個金輝樂的了不得吃畢飯就把施俊安置在書房下榻自此洋洋得意住後面而來不知見了夫人有何話讌

且聽下回分解

八十九回　聊錦箋暗藏白玉釵　癡佳蕙遺失紫金墜

且說金爐見了夫人何氏盛誇施俊的人品學問夫人聽了也覺歡喜原來何氏夫人就是唐縣何至賢之妹膝下生得兩個兒女女名牡丹今年十六歲見名金章年方七歲老爺還有一妾名喚巧娘且說夫人見老爺誇施俊不絕口知有許婿之意便問施賢姪到此何事金老爺將施公雙目失明如今寫信前來叫施俊在此讀書從我看女章雖是如此書中却有求婚之意何氏道老爺意下如何呢金公道當初施賢弟也曾提過因女兒尚幼施未聘定不想如今施賢姪年紀長成不但品貌端好而且學問源

亦堪與我女兒匹配何氏道既如此老爺何不就許了這
頭親事呢金公道且不要忙他既在此居住我還要細細
看看他的行止如何如果真好慢慢再提親不遲老爺夫
人只顧講論此事誰知有跟小姐的親信了頭名喚佳蕙
是自幼兒服侍小姐的因他聰明伶俐而且模樣兒生的
俏麗又跟着小姐讀書習字文理頗通故此起名用個蕙
字上面又加上個佳字言他是香而且美佳蕙既然如此
小姐的容顏學問可想而知了這日他正到夫人卧室忽
聽見老夫妻講論施俊求親雙全有許婿之意他便回轉
繡戶嘻嘻笑笑道小姐大喜了牡丹小姐道你說的甚麼
喜佳蕙道方纔我從太太那裏來老爺正經講究原來施

老爺打發小官人來在我們這裡讀書從着老爺看文章
老爺說他不但學問好而且品貌俊美老爺太太樂得了
不得有意將小姐許配於他難道小姐不是大喜麼牡丹
正看書聽說至此把書一放嗔道你這了頭益發恩頑了
這些事也是大驚小怪對我說的麼越大越沒出息了還
不與我退了佳憲一團的高興彼小姐由飭了一頓臉上
覺的訕訕的羞答答回轉自己堂內細細思來道我與小
姐雖是主僕却是情同骨肉爲何今日聽了此話不但不
喜反倒嗔怪呢我是了往往有才的必不能有貌有貌的
心不能有才如何能彀才貌兼全呢小姐想來不能深言
仔細想來倒是我莽撞了理應替他採了水落石出方不

負小姐待我的深情想至此踢躂不安他便悄悄偷到書房把施俊看了個十分仔細同來暗道怨得若爺誇他果然生的不錯據我看來他既有如此的容貌必有出奇的才情小姐不知若要固執起來豈不把這樣的好事耽擱了麼愛我何不如此如此替他們成全我全豈不是好想罷連忙回到自己屋內拿出一方芙蓉手帕暗道這也是小姐給我的我就拿他做個引線立刻提筆就在手帕上寫了關關雎鳩在河之洲二句摺疊了揣疊藏在一邊到了此日午間無事抽空兒袖了手帕來到書房可巧施俊一手倦拋書午夢正長錦衾也不在跟前佳蕙悄悄的踮近桌邊把手帕一丟轉身時又將桌子一靠施俊驚醒朦朧

二目翻身又復睡了誰知錦箋從外面回來見相公在外面磕睡腕下却露着手帕慢慢抽出抖開一看異香撲鼻上面還有字跡却是兩句詩經心中納悶直言是甚麼意思此帕從何來呢不要管他我且藏起來相公如問我時我再問相公便知分曉及至施俊睡醒也不找手帕也下問錦箋錦箋心中暗道看此光景這手帕必不是我們相公的若是我們相公的焉有不我不問之理呢但只一件既不是我們相公的這手帕從何而來呢倒要留神查看查看到了次日錦箋不時的出入來往暗裡窺探果然佳蕙從後面出來到了書房見相公正在那裡開箱找書不使驚動抽身回來剛要大後只見一人迎面攔道好耶你

跑到書房做甚麼來了快說不然我就嚷了佳蕙見是固小重問道你是誰小童道我乃自幼服侍相公時刻不離左右說一是一說二是二言聽計從的錦箋你是誰佳蕙笑道原來是錦兄弟麼你問我我便是自幼服侍小姐侍刻不離左右說一是一說二是二言聽計從的佳蕙錦箋道原來是佳姐姐麼佳蕙道甚麼錦咧佳咧叫着怪不好聽的莫若我叫你兄弟你叫我姐姐咱們把錦佳二字去了好不好我問兄弟昨日有塊手帕你家相公可曾瞧見了沒有錦箋想道原來手帕是他的可見他人大心大我何不嘲笑他幾句想罷說道姐姐不要性急事竟則聞姐姐終久總要有女婿的何必這們忙呢佳蕙紅了臉道呸

弟休要胡說只因我家小姐待我恩深意重又有老爺太太願意聯婚之言故此我纔拿了手帕來知會你家相公叫他早早求婚莫要耽悞了大事難道詩經上何詩在手帕上寫的你還不明白麼那明是璧玉待價之意錦箋道姐姐原來爲此我倒錯會了意了姐姐還不知道呢我們相公比來原是奉老爺之命到此來婚惟恐這裡老爺不願意故此懇懇切切寫了一封信叫我們相公在此讀書是叫這裡老爺知道知道我們相公的人品學問如今姐姐既要知恩報恩那手帕是不中用的何不弄了真實書見的表記來我們相公那裡有我一面承當壞事在此一句所謂一言爲定你聽聽了道兄弟放心我們小姐那裡

有我一面承管明二人務必將此事作成庶不負主僕的情意一場說罷佳蕙往後面去了錦箋也就回轉書房凡事有一定的道理不是混謀的不是混謀的事不當成你縱然强求混謀冥冥中自有舛錯終久不成若是事有可成只用畧爲謀求用不着强混二字不因不由的便成了至于婚姻一節更不是强求混謀的俗語說的千里姻緣一線牽又云是婚姻棒打不散原是有一定的道理誰知遇見了佳蕙錦箋兩個不能聽其自然無心中生出波瀾鬧了個天翻地覆險些見性命難保非是他二人安着壞心有意陷害却是一派天眞爛漫不知事體輕重一個爲感情一個爲是能及至事情明白登出來他二人誰也不敢

吐實只悔的後悔而已且說佳蕙自與錦箋說明之後處處留神時刻在念不料事有湊巧牡丹小姐叫他收什鏡莊他見有青巧玉釵一對暗暗袖了一枝怕悄遞與錦箋回轉書房得便開了書箱瞧瞧無物可拿見有一把扇子拴的個紫金魚的扇墜連忙解下來就勢見將玉釵放在箱內却把前次的芙蓉手帕打開剛要包上紫金魚見帕上字跡分明他又展起才來忘忙提筆爲上窮寃叔文君子好逑二句然後將扇墜包裹得意洋洋來見佳蕙道我說事成在我姐姐不信你看如何說罷打開給佳蕙看了佳蕙等的工夫大了已然着急見有個回禮忙忙孫孫撈捞了過來兒弟改日聽信罷同手向衣襟一掖轉身就

去了剛走了不多時只見巧娘的杏花兒年方十二歲極其聰明見了佳蕙問道姐姐那裡去了佳蕙道我到花園摘花兒去來杏花道摘的花在那裡給我幾朵兒佳蕙道花尚未開因此空手而回杏花兒道我不信可巧一朵兒沒有嗎我要搜搜說罷拉住佳蕙不放佳蕙藏藏躲躲道你這了頭豈有此理漫說沒花兒就是有花兒也犯不上給你難道你怕走大了腳不會自己摘去麼拉拉扯扯甚麼意思說罷將衣服一頓佯長去了杏花兒覺得不好意思紅漲了臉發話道這有甚麼昵明兒我們也摘去單給你的咧說着話往地下一看見有一個包兒連忙檢起恰正是英客手的包着紫金魚兒急忙攏在袖內氣忿忿

回轉姨娘房內而來巧娘問道你往那裡去來又合誰嘔了氣了因爲甚麼撅着嘴杏花晃道可惡佳蕙他搶了花來我合他要一兩朵饒不給還棒打我姨娘白想想可氣不可氣偏偏的他掉了一個包兒我是再也不給他的了巧娘聞了忙問道你檢了甚麼了拿來我看杏花兒將包兒遞將過來不想巧娘一看便生出許多的是非來了你道爲何只因金蓮自從遭貶之後將官途看淡了每日間以詩酒自娛但凡有可以消遣處不是十天就是半月樂而忘返家中多虧了何氏夫人調度的井井有條惟有巧娘水姓楊花終朝盡盼老爺回來誰知金公是放浪形骸之外又不在婦人身上用工夫的他便意的猶如孰地螞

蟻一般如何忍耐得住未免有些饑不擇食悄地裡就與
慕賓先生刮拉上了俗語說色膽大大難保機關不漏一
日正與慕賓在花園廳上剛纔入港恰值小姐與佳蕙上
花園燒香將好事冲散偏這慕賓是個胆小的惟恐事發
發覺第二日收什收什竟自逃走了巧娘失了心上之人
他既不思已過反把小姐與佳蕙恨入骨髓每每要將他
二人陷害又是無隙可乘如今見了手帕又有紫金魚正
中心懷便哄杏花兒道這個包兒既是檢的你給我罷我
不白要你的我給你做件衫子如何杏花兒道罷喲姑娘
前次叫我給先生送禮送信來回跑了多少次應許給我
做衫子到如今何嘗做了呢還提衫子呢沒的盡叫我們

担個名兒罷了巧娘道往事休提此次一定要與你做衫子的並且兩次合起來我給你做件裕衫子如何杏花道果眞那樣敢則是好我這裡先謝謝姨娘巧娘道不要謝我還告訴你此事也不可對別人說只等老爺回來你千萬不要在跟前我往後還要另眼看待與你杏花見聽了歡喜滿口應承一日金公因與人會酒回來過晚何氏夫人業已安歇老爺憐念夫人爲家計操勞不忍驚動便來到巧娘屋內巧娘迎接就座殷勤獻茶畢他便雙膝跪倒道賤妾有一事稟老爺得知金公道你有何事只管說來巧娘道只因賤妾檢了一宗東西事關重大雖然老爺知道必須訪查明白切不可聲張說着話便把手帕拿出雙

手呈上金公接過來一看見裡面包着紫金魚扇墜兒又見手帕上字跡分明寫着詩經四句筆跡却不相同前二句寫的輕巧嫵媚後二句寫的雄健草率金輝看畢心中一動便問此物從何處拾來巧娘道賤妾不敢說金輝道你只管說來我自有道理巧娘道老爺千萬不要生氣只因賤妾給太太請安回來路過小姐那裡拾得此物金輝聽了登時蒼顏改變無名火起暗道好賤人竟敢做出這樣事來這還了得即將手帕金魚包好攏在袖內巧娘又加言道老爺此事與門楣有關千萬不要聲張必須訪查明白據妾看來小姐決無此事或者是崔薰那了頭也未可知老爺聽了點了點頭一語不發便上內書房安歇去

了不知後來金公如何摒理且聽下回分解

九十回　避嚴親壯丹投河令　充小姐佳蕙拜鄰公

且說金輝聽了巧娘的言語明是開導小姐暗裡却是弄送佳蕙佳蕙既有汚行小姐焉能清白呢眞是君子可欺以其方那知後來金公見了玉釵便把佳蕙拋開竟自追問小姐生生的把個千金小姐弄成君布荆釵險些兒喪了性命可見他的機謀狠毒言雖如此巧娘說焉知不是佳蕙那了頭這句話說的何嘗不是呢他却有個心思以爲要害小姐必先剪除了佳蕙佳蕙既除然後再害小姐就容易了偏偏的遇見個心急性拗的金輝不容分說又搭着個純孝的小姐不敢强辯因此這件事倒鬧的朦朧

了且說金輝到了內書房安歇一夜不曾合眼到了次日悄悄到了外書房一看可巧施俊今日又會文去了金谷便在書房搜查就在書箱內搜出一枝玉釵仔細留神正是給女兒的東西這一氣非同小可轉身來至正室見了何氏問道我曾給過牡丹一對玉釵現在那裡何氏道既然給了女兒必是女兒收着金輝道要來我看何氏便叫了鬟到小姐那裡去取去了多時只見了鬟拿了一枝玉釵回來稟道奴婢方纔到小姐那裡取釵小姐找了半天在鏡箱內找了一枝間隹蕙時隹蕙病的昏昏沉沉也不知那一枝那裡去了小姐說候我着那一枝即刻送來金輝聽了停了一聲將了髮叱退對夫人道你養的好女兒

豈有此理何氏道女兒丟了玉釵容他慢慢找去老爺何必生氣金公洽笑道再要找時除非把這一枝送在書房內便了何氏聽了詫異道老爺何出此言金公便將至帕扇墜擲與何氏道這都是你養的好女兒作的便在袖內把那一枝玉釵取出道現有對証還有何言支吾何氏見了此釵問道此釵老爺從何得來金輝便將施生書箱內搜出的話說了又道我看父女之情給他三日限期叫他尋個自盡休來見我說罷氣忿忿的上外面書房去了何氏見此光景又是着急又是傷心忙忙來到小姐卧室見了牡丹放聲大哭牡丹不知其詳問道母親這是為何夫人哭哭啼啼將始末原由述了一遍牡丹聽畢只唬的粉

面焦黃嬌音軟顫也就哭將起來哭了多時道此事從何說起女兒一槩不知叫乳母梁氏追問佳蕙去誰知佳蕙自那日遺失手帕扃墜心中一急登時病了就在那日告假躺在自己屋內將養此時正在昏憒之際如何答應上來梁氏無奈回轉繡房道問了佳蕙也也不知何氏夫人道這便如何是好復又痛哭起來牡丹強止淚痕說道爹爹既然吩咐孩兒自盡孩兒也不敢違拗只是母親養了孩兒一場未能答報孩兒雖死也不瞑目夫人聽至此上前抱住牡丹道我的兒你休要如此你既要死莫若爲娘的也同你死了罷牡丹哭道母親休要顧惜女兒現在我兄弟方交七歲母親若死了叫兄弟倚靠何人豈不絕了金門香烟

麻說罷也抱住夫人痛哭不止傍邊乳母梁氏猛然想起一計將母女勸住道老奴倒有一事回稟我家小姐自幼穩重閨門不出老奴敢保斷無此事未免是佳蕙那了頭幹的也未可知偏偏他又病的人事不知若是等他好了再問惟恐老爺性急是再不能等的若依着老爺逼勒小姐又恐日後事明後悔也就遲了夫人道依你怎麼樣呢梁氏道真若叫我男人悄悄僱上船一隻兩口子同着小姐帶住蕙投到唐縣舅老爺那裡暫住幾時俟佳蕙好了求舅太太將此事訪查以明事之真假一來暫避老爺的盛怒二來也免得小姐傾生只是太太担些干係過便再來老爺便了夫人道若爺跟前我再慢慢說明只是你等

一路上叫我好不放心梁氏道事已如此無可如何聽命由天罷了牡丹道乳娘此計雖妙但只一件我自幼從未離了母親一來拋頭露面我甚不慣二來違背父命我心不安還是死了乾淨何氏夫人道兒呀此計乃乳母從權之道你果真死了此事豈不是越發眞了麼牡丹哭道只是孩兒捨不得母親柰何乳娘道此不過燃眉之意日久事明依然團聚有何不可小姐如若怕出頭露面我更有一計在此就將佳蕙穿了小姐的衣服一路上說小姐卧病往舅老爺那裡就醫養病小姐却扮作了丫鬟模樣誰又曉得呢何氏夫人聽了道如此狠好你們就急急的收理去罷我且安置安置老爺去牡丹此時心緒如麻縱有千

言萬語一字却也道不出來止于說道孩兒去了母親保
重要緊說罷大哭不止夫人痛徹心腸無奈何狠着心去
了這裡梁氏將他男子漢我來名叫吳能既稱男子漢可
又叫吳能這明說是無能的男子漢他但凡有點能爲如
何會叫老婆做了奶子呢可惜此事交給他這纔拐事辦
壞了他不及他哥吳熙能有本事打的狠好的刀到了河
邊不論好歹僱了船隻然後又僱了小轎三乘來至花園
後門奶娘梁氏帶領小姐與佳蕙乘轎至河邊上船一篙
撐開飄然而去且說金輝氣忿忿離了上房來到了書房
內此時施生已回見了金公上前施禮金輝洋洋不採施
俊暗道他如何這等慢待與我哦是了想是嗔我在這裡

覺他了可見人情險惡世道澆薄我又非倚靠他的門楣
寃生活如何受他的厭氣想罷便道告稟大人得知小主
離家日久惟恐父母懸望我要回去了金輝道狠好你早
就該回去施俊聽了這樣口氣登時羞的滿面紅漲立刻
喚錦箋備馬錦箋問道相公往那裡去施俊道扯臊自有
去處你備馬就是了誰許你問狗才你仔細休要討打錦
箋見相公動怒一聲兒也不敢言語急忙備了馬來施生
立起身來將手一拱也不拜輝說聲請了金輝暗道這畜
生如此無禮眞正可惡又聽施生發話道可惡可惡眞
正豈有此理金輝明明聽見索性不理他了以爲他少年
無狀又想起施老爺來他如何曾生出這樣子弟未免漠

息了一番然後將書籍看了看依然照舊又將書籍打開看了看除了詩友之外止有一把扇兒是施生落下的別無他物可惜施生忙中有錯說時原是孤然一身所有書藉典章全是借用這裡的他只顧生氣却忘了扇兒放在書籍之內彼時若是想起由扇子追問扇墜錦箋如何嚥瞞何況當着金輝再加以質証大約此兒立刻即明偏偏的施生忘了此扇竟遺落在書籍之內扇兒雖小事關重大凡事當嚥當現自有一定之理若是此時就明白此事如何又生出下文多少的事來呢且說金輝見施俊賭氣走了便回至內室見何氏夫人哭了個淚人一般甚是樓悽金輝一語不發坐在椅上歎氣忽見何氏夫人雙膝跪

倒呂聲聲妻身在老爺口跟前請罪老爺連忙問道端的
爲何夫人將女兒上唐縣情由述了一遍又道老爺只當
女兒已死看妻身薄而不必深究了說罷哭癱在地金運
先前聽了急的跺脚惟恐醜聲播揚後來見夫人倒不
起究竟是老夫老妻情分上過意不去只得將夫人攙起
來道你也不必哭了事已如此我只好置之度外便了金
禪這裡不究那知小姐那裡生出事來只因吳能忙迫僱
船也不留神却僱了一隻賊船船家弟兄二人乃是翁大
翁二還有一個幫手王三他等見僕婦男女二人帶領着
兩個俊俏女子而且又有細軟包袱便起了不良之意暗
暗打號兒走不多時翁大忽然說道不好了風暴來了急

忌將船撐到幽僻之處先對奶公道咱們須要祭賽祭賽方好吳能道這裡那討香燭紙馬去翁二道無妨我們船上皆有保管預備的齊整只要客官出錢就是了吳能道但不知用多少錢翁二道不多不多只要一千二百錢足以敬了吳能道用甚麼要許多錢翁二道雞魚羊頭三牲再加香燭紙錁道還多嗎敬神佛的事兒不要打算盤吳能無奈給了一千二百錢不多時翁大請上香奶公出船一看見船頭上面放的三個盤子中間是個少皮無毛的羊腦殘左邊是隻折脖兒的雞嫁妝右邊是一尾飛鱗凹目的鯉魚乾再搭上四露五落的一挂元寶還配着滴溜搭拉的幾斤于張臭可笑的是少顏無色三張黃錢最

可憐的七長八短的一束高香還有那一高一矮的一對瓦燈台上插的不紅不白的兩個燭頭兒吳能一見不由的氣性上撞道這就是一千二百錢辦的歷翁二道諸事齊備額外還得酒錢三百吳能聽了登急道你們不是要訛吓翁大道你這人祭賽不虔神靈見怪理應赴水以保平安說罷將吳能一推噗咚一聲落下水去乳母船內聽着不是話頭剛要出來正見他男子漢被翁大推下水去心中一急連嚷道救人吓救人王三奔過來就是一拳乳母站立不穩掉倒船內又嚷道救人吓救人吓牡丹此時在船內知道不好極力將竹腦撞下隨身跳入水中去了翁大趕進船來見那女子跳入水內一手將佳蕙位住道

美人不要害怕俺合你有話商量佳蕙此時羣死不能死要脫不能脫只急的通身是汗覺的心內一陣情惊病倒好了多一半外面翁二合王三每人一枝篙將船撐開佳蕙在船內被翁大拉着急的他高聲叫喊救人吓救人忽見那邊飛也似來了一隻快船上面站着許多人道這船上害人呢快上船進艙搜來翁二王三見不是勢頭將篙往水內一扦噗的一聲跳下水去翁大在艙內見有人上船說進艙搜來他惟恐被人捉住便從牖戶躥出赴水逃生去了可恨他三人貪財好色枉用心機自白的害了奶公並小姐落水也只得赤手空拳赴水而去且言衆人上船其中有個年老之人道你等莫忙大約賊人赴水脫逃

且看船內是甚麼人說罷進船看時誰知梁氏藏在牀下此時聽見有人方纔從木下爬出見有人進來他便急中生智道衆位救我主僕一命可憐我的男人被賊人陷害推在水內淹死了髮着急躥出船艙投水也死了小姐又是疾病在身難以動轉望乞衆位見憐說罷淚流滿面這人聽了連說道不要啼哭待我回那老爺去轉身去了梁氏悄悄告訴崔蕙就此假充小姐不可露了馬腳崔蕙點頭會意那人去不多時只見來了僕婦四五個攙扶假小姐叫梁氏提了包裹紛紛亂亂一陣將祭饗的禮物踏了個稀爛來到官船之上只見有一位老爺坐在大圈椅上細問道那女子家住那裡姓甚麼慢慢的講來假小

姐向前萬福道奴家金牡丹乃金緯之女哪老爺問道那個金緯假小姐道就是作過兵那尚書的只因家父連泰過襄陽王二次聖上震怒將我父親休致在家只見那老爺立起身來笑吟吟的道原來是姪女到了幸哉幸哉何如此之巧耶假小姐連忙問道不知老大人爲誰因何以姪女呼之請道其詳那老爺笑道老夫乃邻邦傑與令尊有金蘭之誼因奉旨改調長沙太守故此急急帶了家眷前去赴任今日恰好在此停泊不想救了姪女眞是天緣奏巧假小姐聽了復又拜倒口稱叔父邻老爺命了鬟攙起設坐坐了方問道姪女爲何乘舟意欲何往不知假小姐說出甚麼話來且聽下回分解

俠義傳

九十一回　死裡生千金認張立　苦中樂小

且說假小姐聞聽邵公此問便回答道姪女自父母之命前往唐縣就醫養病的話說了一遍

道就是令尊的不是了你一個閨中弱質如何就叫奶公奶母帶領去赴唐縣呢假小姐連忙答道平素時常往來不想此次船家不良也是姪女命運不濟邵老爺道理宜將姪女送回奈因欽限緊急難以遲緩與其上唐縣何不隨老夫到長沙現有老荊同你幾個姊妹頗不寂寞俟你病體好時我再寫信與你令尊不知姪女意下如何假小姐道既承叔父憐愛姪女敢不從命但不知嬸母在於何

處待姪女拜見邵老爺滿心歡喜連忙叫僕婦了鬟攙着小姐送至夫人船上原來邵老爺有三個小姐見了假小姐無不歡喜從此佳蕙就在邵老爺處將養身體他原沒有甚麽大病不多幾日也就好了夫人也曾背地裡問過他有了婆家沒有他便答道自幼與施生結親夫人也悄悄告訴了老爺自那日開船行至梅花灣的雙岔口此處却是兩條路一股往東南却是上長沙一股往東北却是綠鴨灘且說綠鴨灘內有漁戶十三家內中有一人年紀四旬開外姓張名立是個極其本分的有個老伴兒李氏老兩口兒無兒無女每日捕魚爲生這日張老兒夜間撒下網去往上一拉覺得沉重以爲得了大魚還喚媽媽快

來快來李氏聽了出來問道大哥喚我做甚麼這老兩口子說冰就是這等稱呼男人管着女人叫媽媽女人管着男人叫大哥當初不知是怎麼論的如今憚了習以爲常張立道媽媽幫我一幫這個行貨子可不小李氏上前幫着拉上船來將網打開看時却是一個女尸還有竹牕一扇托定張立連連啐道晦氣晦氣快些撇下水去李氏忙攔道大哥不要性急待我摸摸還有氣息沒有豈不聞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嗎果然摸了摸胸前尤的能跳說道還有氣息快些控水李氏又舒掌揉胸不多時清水流出不少方纔漸漸甦醒哼哼出來婆子又扶他坐起舉定定神方慢慢呼喚細細問明來歷原來此女就是牡丹小

姐自落水之後虧了竹牕托定順水而下不計里數漂流至此自己心內明白不肯說出眞情答言是唐縣宰的了鬟因要接金小姐去手扶竹牕貪看水面不想竹牕掉落自己隨應落水不知不覺漂流至此請問媽媽貴姓李氏一一告訴明白又悄悄合張立商量道你我半生無兒無女我今看見此女生的十分俏麗言語聰明咱們何不將他認爲女兒將來豈不有靠麼張立道但憑媽媽區處李氏便對壯丹說了壯丹自歎命運乖蹇情願做田婦村姑連聲應允李氏見壯丹應了歡喜非常登時疼女兒的心盛也不顧捕魚急急催大哥快快回莊好與女兒換衣服張立撐開船來至莊內李氏攙着壯丹進了茅屋找了一

身乾淨衣服叫小姐換了本是珠圍翠繞如今改了荊釵布裙李氏又尋找茶葉燒了開水將茶葉放在鍋內然後用瓢舀了一個不了方拿過碗來擦抹淨了吹開沫子舀了半碗擦了碗邊遞與牡丹道我兒喝點熱水煖煖寒氣牡丹見他慇懃不忍違却連忙接過來喝了幾口又見他將茶淘出從新刷了鍋舀上一瓢水找出小米麵做了一碗熱騰騰的白水小米麵的咯嗤湯端到小姐面前放下一雙黃油四楞竹箸一個白沙碟兒醃蘿蔔條兒牡丹過意不去端起盌來喝了點兒嚐着有些甜津津的倒沒有別的味兒於是就喝了半碗咬了一點蘿蔔條兒覺着扎口的鹹連忙放下了他因喝了半碗熱湯登時將寒氣散出

滿面香汗如潘婆子在傍看見連忙掀起衣襟輕輕給牡丹拭更露出本來面目鮮妍非常婆子越瞧越愛越愛越瞧如獲至寶一般又見張立進來問道閨女這時好些了牡丹道請爹爹放心張立聽小姐的聲音改換不像先前微弱而且活了不足五十歲從來沒聽見有人叫他爹爹二字如今聽了這一聲方彿成仙了道醍醐灌頂從心窩裡發出一股至性達天的樂來哈哈大笑道媽媽好一個閨女呼李氏道正是正是說罷二人大笑不止此時天已發曉李氏便令張立商議說女兒在縣宰處必是珍饈美味慣了千萬不要委屈了他你賣魚回來時千萬買些好吃食回來張立道既如此我秤些肥肉再帶些豆腐白

菜你道好不好李氏道狠好就是如此鄉下人不慣的珍饈就知肥肉是好東西若動了豆腐白菜便是開齋這都是輕容易不動的東西其實又費幾何他却另有個算盤他道有了好菜必要多吃既多吃不但費菜連飯也是費的仔細算來還是不吃好菜的好如今他夫妻作得了女兒一來怕女兒受屈二來又怕女兒笑話熊不起因又發着狠兒纔買肉買菜調着樣兒收拾出來壯丹不過星星點點的吃些就完了一來二去人人納罕兒說張老者老兩口兒想開了無兒無女天天弄嘴吃就有搭訕過來問聞香味的意思過巧就要嚐嚐誰知到了屋內一看見牀上坐着一位花枝招展猶如月殿嫦娥瑤池仙女是的一

位姑娘這一驚不小各各追問起來方知老夫妻得了義女誰不歡喜誰敢怠慢登時傳揚開了十二家漁戶俱各要前來賀喜其中有一人姓史名雲會些武藝且膽量過人是個見義敢爲男子因此這些漁人們皆器重他凡遇大小事兒或是他出頭或是與他相商他若定了主意這些漁戶們沒有不依的如今要與張老兒賀喜這十一家三一羣五一夥陸續俱各找了他去告訴他張老兒得女兒的情由史雲聽了拍手大笑道張大哥爲人誠實忠厚有餘如今得了女兒將來必有好報這是他老夫妻一片至誠所感列位到此何事衆人道因要與他賀喜故此我等特來計較計較史雲道狠好咱們莊中有了喜事

理應作賀但只一件你我俱是負苦之人家無隔宿之糧誰是充足的呢大家這一去人也不少豈不叫張大哥爲難麼倒要與他賀喜總要大家眞樂方好依我倒有個主意咱們原是魚行生理乃是本地風光大家以三日爲期全要辛苦辛苦黃勇捕了魚來俱各交在我這裡出脫該留下咱們吃的留下吃該賣的賣了錢買調和沽酒全有我呢又對一人道弟老的這兩天你要常來你到底認得幾個字也拿的起筆來有可以寫的須要幫着我記記方好原來這人姓李滿口應承道我天天早來就是了史雲道更有一宗要緊的是日大家去時務必連桌椅俱要擔了去方好不然張大哥那裡如何有這些椅子傢伙桌子

呢咱們到了那裡大家動手索性不用張大哥張羅叫他
夫妻安安穩穩樂一天只算大家奏在一處熱熱鬧鬧的
吃喝一天就完了別的送禮送物皆是虛文一槩不用衆
位以爲何如衆人聽罷俱各歡喜道好極好極就是這樣
罷但只一件其中有人口多的有少的這怎麽樣呢史雲
道全有我呢包管平允誰也不能吃虧誰也不能占便宜
其實鄉里鄉親何在乎這上頭呢然而辦事心得要公大
家就辛苦辛苦罷我到張大哥那裡給他送信去衆人散
了史雲便到了張立的家中將此事說明又見了牡丹果
眞是如花似玉的女子快樂非常張立便要張羅起事來
史雲道大哥不用操心我已俱各辦妥老兄就張羅下婚

柴就是了別的一柴不用張立道我的賢弟這個事不容易如何張羅下燒柴就是了呢史雲道我都替老兄打算下了樣樣俱全就短柴火別的全有了我是再不撒謊的張立仍是半疑半信的只得深深謝了史雲執手回家去了衆漁人果然齊心努力辦事容易的狠眞是爭强賭勝竟有出去二三十里地捕魚去的也有帶了老婆孩兒去的也有帶了弟男子姪去的剛到了第二天交至史雲處的魚蝦眞就不少史雲裁奪着各家平勻了估量着設用的便告訴他等道某人某人交的多明日不必交了某人某人交的少明日再找補些來他立刻找着行頭公平交易換了錢鈔沽酒買菜全送至張立家中張立見了這些

東西又是歡喜又是着急歡喜的是得了女兒如此風光體面着急的是這些東西可怎麽措置呢史雲笑道這有何難我只問你燒柴預備下了沒有張立道預備下了你看靠着雞笆那兩垛可數了麽史雲瞧了瞧道數了數了還用不了呢燒柴既有老兄你就不必管了今夜五鼓僧俗鄉親都來這裡全是自己動手你不用張心盡等着喝喜酒罷張立聽了哈哈大笑道全仗賢弟分心劣兄如何當得起史雲笑道有甚要緊一來給老兄賀喜二來大家湊個熱鬧暢快暢快也算是俗們漁家樂了正說間只見有許多人抗着桌桃的挑着傢伙的背着大鍋的又有倒換挑着調和的還有合夥挑着菜蔬的紛紛攘攘送來老

兒接迎不暇登時了了父父的一院子也就是綠鴨潭苕到別處似這操行人情的也就少少兒的全是史雲張羅謝忙却好李弟老的也來了將東西點明記帳一一收下張老兒惟恐錯了還要自己記了暗記兒來一個史雲囑咐一個道鄉親明日早到不要遲了千萬千萬至黃昏時俱收齊了史雲方同李弟老的回去了次日四鼓時史雲與李弟老的就來了果是五鼓時眾鄉親俱各來到張老兒迎着道謝史雲便分開腳色誰挖竈燒火誰做菜疏誰調坐位誰抱柴挑水俱不用張立操一點心樂的個老頭兒出來進去這裡瞧瞧那裡看看猶如跳圈猴兒一般一會兒又進屋裏問媽媽道閨女吃了甚麼沒有李氏道大

哥不用你張羅我與女兒自會調停張立猛見李氏笑道嫂四嬸媽今日也高了興了竟自洗了臉梳了頭了李氏笑道甚麼話呢衆鄉親賀喜我若黑摸烏嘴的如何見人呢你看我這頭還是女兒給我梳的呢張立道顯見得你有了女兒就支使我那孩子梳頭再過幾時你吃飯還得女兒喂你呢李氏聽了卒道亟沒的瞎說白道的了張立笑吟吟的出去了不多時天已大亮陸續田婦村姑俱各來了李氏連忙迎出彼此拱揖道喜道謝又見了坐丹一個個咂嘴吐舌無不驚訝牡丹到了此時也只好隨鄉入鄉接待應酬器爲梳展便哄的這些人擠眉弄眼拱肩縮背不知如何是好真是酬應百出到了飯得之時坐

兒業已調好屋內是女眷所有桌椅俱是齊全的就是傢伙也是挑秀氣的外面院子內是男客也有高桌也有矮座大盤小盞一桌不拘這全是史雲的調停眞眞也難爲他大家不論親疎以齒爲序我拿椅子你拿傢伙彼此嘻嘻哈哈團團圍住眞是爽快霎時杯盤狼籍雖非嘉餚美味却是鮮魚活蝦葷素俱有左添右換以多爲盛大家先前慢飲後來有些酒意便呼么喝六韜起拳來張立叫了個七巧史雲叫了個全來忽聽外面接聲道可巧俚也來了可不是全來嗎史雲便仰面往外側聽張立道聽他則甚俚們且豁拳史雲道老兄且慢你我十三家俱各在此外面誰敢答言待我出去看來說罷立起身來啟紫屏一

看見是個年幼之人背着包裹正在那裡張望史雲叫的一聲道你這後生窺探怎的方纔答言的敢則是你歷年幼的道不敢就是在下因見你們飲酒熱鬧不覺口內流涎俺也要沽飲幾杯史雲道此處又非酒肆飯舖如何說沽飲二字你豈有答言俺也不計較於你快些去罷說畢剛要轉身只見少年人一伸手將史雲拉住道你說不是酒肆如何有這些人聚飲敢是你欺負我外鄉人麼史雲聽了登時喝道你這小廝好生無禮俺偏放你去你反拉我不放說欺負你俺就欺負你待怎麼說着揚手就是一掌打來年幼之人微微一笑將掌接住往懷裡一待又往外一撥只聽咕咚一聲仰面栽倒在地心中暗道好大力

壁倒要留神急忙起來復又動手只見張立出來勸道不
要如此有話慢說問了原由便對年幼的道老弟休要錯
會了意這眞不是酒肆飯舖這些卿親俱是給老漢賀喜
來的老弟如要吃酒何妨請進待老漢奉敬三杯年幼的
聽見了酒便喜笑顏開的道請問老丈貴姓張立答了姓
名他又問史雲史雲你道俺史雲你待怎麼年幼的道史
大哥恕小弟莽撞休要見怪說罷一揖到地未知如何且
聽下回分解

九十二回　小俠揮金貪杯大醉　老葛倉难惹禍着傷

且說史雲見年幼之人如此開的倒不好意思的了連忙
問道足下貴姓年幼的道小弟艾虎只因要上卧虎溝從

此經過見衆位在此飲酒作樂不覺口渴既蒙賜酒感領厚情請了說罷邁步就進了柴門你道艾虎如何來道此處只因他與施俊結拜之後每日行程五里也是一天十里也算一站若遇見好酒不定住三天五天喝醉了就睡睡醒了又喝左右是薄平不心疼的銀子由着他的性兒花罷了當下衆漁戶見張立史雲同了個年幼之人進來大家都不認得止於一拱手而已史雲便將艾虎讓在自己一處張立拿起壺來滿滿斟了一杯遞與艾虎艾虎也不謙讓連忙接過來一飲而盡史雲接過來也斟了一杯艾虎也就喝了他又復與二人各斟一杯自己也陪了一杯然後慢慢問道并纔老丈說府上賀喜不知爲着何事

史雲代爲說明艾虎哈哈大笑道原來如此理當賀的說罷向挑肚內掏出兩錠銀子遞與張立道些須薄禮望乞收納張立如何肯接艾虎强扯强推的揣在他懷內張立無奈謝了又謝轉身來到屋內叫聲媽媽道是方纔一位小客官給女兒的賀禮好好收了李氏接來一看見是兩錠五兩的錁子不由吃驚道噯喲如何有這樣的重禮呢正說間牡丹過來問道母親甚麼事張立便將客官送賀禮的事說了牡丹道此人可是爹爹素來認得的麼張立道並不認得牡丹道既不認得萍水相逢就受他如此厚禮此人就介人難測焉知他不是惡人暴客呢據孩兒想來還是不受他的爲是李氏道女兒說的是大哥趁早兒

這他去張立道眞是閙女想的周到我就還他去仍將銀子接過出外面去了此時那些田婦村姑已皆看得呆了一個個黑漆漆的眼珠兒瞧着那白花花的銀子覺得心裡撲騰撲騰亂跳臉上恍惚恍惚的冒火暗想道這張老夫妻何等造化又得女兒又發財誰能趕的上他呢後見牡丹說了幾句他老兩口子連連稱是竟把那們大的兩錠銀子滴溜圓的好東西又還回人家去了都說可惜了兒的也有說找上門來送禮竟會不收也有說張老夫妻作得女兒太由性了大家紛紛議論不休張立當下拿回銀子兒了又虎說道方纔老漢與我老伴並女兒一同言明他母女說客官這道而來我等理宜盡地主之情酒食

是現成的如何敢受如此厚禮仍將原銀奉還客官休要見怪艾虎道這有甚要緊難道今日此舉老丈就不耗費資財麼權當做薪水之資就是了張立道好叫客官得知今日此舉全是破費衆鄉親的不信只管問我們史鄉紳史雲在傍答道此話千眞萬眞決不欺哄艾虎道俺的銀子已經拿出如何又收回呢也罷俺就煩史大哥拿此銀兩明日照舊預備今日是俺擾了衆鄉親明日是俺作東回請衆位鄉親如若少了一位俺是不依史大哥的史雲見此光景連忙說道我看艾客官是個豪爽痛快人莫若張大哥從實收了罷省得叫客官爲難張立只得又謝了史雲便陪着艾虎左一碗右一碗把個史雲也喝的愣了

暗道這樣小小年紀却有如此大量就是別人也往這邊
憨着喝來喝去小俠漸漸醉了前仰後合身体倒幌就靠
着桌子垂眉閉眼史雲知他酒深也不驚動他不多時只
聽呼聲振耳已入夢鄉艾虎既是如此衆漁人也就醺醺
獨有張立史雲喝的不多張立是素來不能多飲的史雲
酒量却豪只因與張老兒張羅辦事也就不肯多喝了張
立仍是按坐張羅忽聽外面有人嘅道張老兒在家麼張
立忙出來一看不由的吃了一驚道二位請了到此何事
三人道怎麼你倒問我們今日是誰的班兒了你道此二
人是誰原來是黑狼山的傻僱自從藍驍占據了此山知
道綠鴨灘有十三家漁戶定了規矩每日着一人值日所

有山止用的魚蝦皆出在值日的身上這日正是張立值日他只顧賀喜就把此事忘了今日僕僮來了方纔想起連忙告罪道是老漢一時忽畧望乞二位在頭領跟前方便方便明日我多備魚蝦補還上就是了二僕僮道你這話竟是胡說明日補還今日大王先空一頓瞞我們全不管你今日只好跟了我們去見頭領有甚麽說的你自已去說罷此時史雲已然出來連忙插言道二位不要如此委是張彩計今日有事務求包容包容就把他得女兒賀喜的話說了一遍二僕僮聽了道既是如此我們賬賬你這閏女同去見了頭領也好回話說罷不容張立分說硬往裏走到了屋內見了牡丹暗暗喝彩轉身出來一眼

睃見了艾虎在那裡端坐不動原來衆人見僕儸進來知有事故膽大的站起來在一傍聽着膽小的怕有連累也就溜了獨有艾虎坐在那裡這僕儸如何知道他是沉醉酣睡呢大聲嗔喝道他是甚麼人竟敢見了我昂不爲禮這等可惡快快與我綁了解上山去張立忙上前分解道他不是本莊之人而且沉醉了求爺們寬恕史累在傍也請滿說話二僕儸方氣忿忿的去了衆人見僕儸去了嘈嘈雜雜議論不休史雲便合張立商議莫若將這客官喚醒叫他早些去罷省得連累了他張立聽了急急將艾虎醒醒說明原由艾虎不聽則可聽了時一聲怪叫道噯喲好山賊弄鬼俺艾虎正要尋他他反來將虎鬚待他來

有俺自對付他張立着急只好苦勸忽聽得人喊馬嘶早有漁戶跑的張口結舌道不不好了葛頭領帶領人馬入莊了張立聽了只唬得渾身亂抖艾虎道老丈不要害怕有俺在此說罷將包袱遞與張立回頭叫道史大哥隨俺來剛然出了柴扉只見有三二十名僕僮簇擁着一個賊頭騎在馬上声声叫道張頭兒閙得你有個如花似玉的女兒正好與俺匹配俺如今特來求親艾虎聽了一声咤叱道你這廝叫甚麼快些說來馬上的道誰不曉得俺葛瑶明偉號蛤蜊蛙子嗎你是何人竟敢前來多事艾虎道我只當是藍臉那廝原來是個無名的小輩俺艾虎爺爺在此你敢怎麼葛瑶明聽了喝道好小廝滿口胡說吩咐

僕儸將他綁了唿的上來了四五個艾虎不忙不慌兩隻膀臂往左右一分先打倒了兩個一轉身抬腿又踢倒了一個衆僕儸見小爺猛勇又上來了十數個心想以多爲勝那知小俠指東打西躥南躍北猶如虎豹羊羣不大的工夫打了個落花流水史雲在旁見小爺英勇非常不由喝彩自己早托定五股魚叉猛然喊了一声一個健步竟奔葛瑶明而來原來這些僕儸以爲漁戶好欺負並未防備皆是赤手而來獨葛瑶明腰間繫着一把順刀見衆僕儸不是艾虎對手剛然拔刀要上前相助史雲魚叉已到連忙用刀一迎史雲把叉往回裡一抽誰知叉上有倒鈎兒早把順刀攛住史雲力猛葛瑶明在馬上一慌手不

吃勁喘唧唧順刀落地說聲不好將馬一帶味溜的往莊
外就跑衆僕僱見頭領已跑大家也抱頭鼠竄而去艾虎
打的高興那裡肯放上前將葛瑶明的刀檢起就追史雲
也便大喊趕下手內托定五股魚叉也追下去了艾虎追
出莊外見賊人前面亂跑他便撒腿緊緊追趕俗云歸師
勿掩窮寇莫追如今小俠眞是初生的犢兒不怕虎又文
自已的本領那把這一羣山賊放在眼裡又搭着史雲也
是一勇之夫隨後緊趕看看來至山環之內只見艾虎平
空的栽倒在地兩邊跑出多少僕僱將艾虎按住綑綁起
來史雲見了說聲不好急轉身往回裡就跑給莊中送信
去了你道艾虎如何栽倒只因葛賊騎馬跑的快先進了

山環便有把守的健兵他就吩咐暗暗埋伏絆腳繩小俠那裡理會他是跑開了捨不防焉有不栽倒之理呢衆健僕拿了艾虎葛瑶明業已看見忙將健兵分爲兩路着十五人把着艾虎同着自己上山十五人同轉莊中到張老兒家捨親葛賊洋洋得意將馬駝了艾虎忙忙的大山正走之間只見一隻野雞打空中落下葛瑶明上前檢起一看見雞胸流血知是有人打的復往前面一看早見有人隱道快些將山雞放下那是我們打的葛賊仔細一看原來是個極醜的女子約有十五六歲葛瑶明道這雞是你的麽醜女子道是我的葛賊道你休要洪我既是你的你手無寸鐵如何會打下野雞來醜女子道原是我姐姐打

的不信你看那樹下站的不是葛賊轉臉一看見一女子生的美貌非常果然手握彈弓在那裡站立葛賊暗暗歡喜道我老葛眞是紅鸞星照命張老兒那裡有了一個如今又遇見一個這纔是雙喜臨門呢想罷對醜子女道你說你姐姐打的我不信叫你姐姐跟了我去我們山後頭有雞叫他打一個我看看說罷兩隻眼睛直勾勾的戀着那邊女子女子大怒你若不還只怕你姑娘不容你過去說畢位開架式就要動手只聽葛瑤明嗳喲一聲仰面栽倒在地扎掙着爬起來早見兩眉攢中流下血來醜女子已知是姐姐用鐵丸打的不容他站穩喫的一聲飛起二七的金蓮照後心噗的就是一腳葛瑤明他到聽教訓噗

陳的一聲嘴吃屎又躺下了衆僕傭一擁齊上醜女子徵微令笑拾了拾手一個個東倒西歪動了動腳一個個呲牙咧嘴此時葛賊知道女子利害不敢抵敵爬起來就跑衆人見頭領跑了誰還敢怠慢也就唧嘟沽嚕的一齊跑了醜女子正在趕打僕卒忽聽有人高声喝彩叫好不知後文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九十三回　群綠鴨漁獵同合夥　歸卧虎姊妹共談明

且說醜女子將衆僕卒打散單單剩下了細瘦的艾虎在馬上駝着又高澗又得瞧見那醜女子打這些人猶如捕蝶捉蜂輕巧至甚看到痛快處不由的高声叫好喝彩拍開懷子哈哈大笑道打的好打的妙正在快樂忽聽醜女

子問道你是甚麼人艾虎方住笑說道俺叫艾虎是被他們暗算拿住的那女子道有個黑妖狐與北俠你可認得麼艾虎道智化是我師父歐陽春是我義父那女子道如此說來是艾虎哥哥到了遮忙上前解了繩縛艾虎下馬深深一揖道請問姐姐貴姓那女子道我名秋葵沙龍是我義父艾虎道方纔用彈弓打賊人的那是何人秋葵道那就是我姐姐鳳仙乃我義父的親女兒說話間便招手道姐姐這裡來鳳仙在樹下見秋葵給艾虎解縛心甚不樂暗暗怪道妹子好不曉事一個女兒家不當近於男子這是甚麼意思後來見秋葵招手方慢慢過來道甚麼事秋葵道艾虎哥哥到了鳳仙聽了艾虎二字不由的將艾

虎看了一看滿心歡喜連忙向前萬福艾虎還了一揖忽聽牛山中一聲喊北道好兩個無恥的子頭如何擅敢與男子見礼鳳仙秋葵抬頭一看見山腰裡有三人正是鐵面金剛沙龍與兩個義弟一名孟傑一名焦赤秋葵便高声喊道爹爹與二位叔父這裡來艾虎哥哥在此右邊的焦赤聽了道陵呀艾虎姪兒到了大哥快快下山吓說着話他就突突突跑下山來嚷道那個是艾虎姪兒想煞俺也你道與赤為何說此言語只因北俠與智公子了二官人到了臥虎溝敘話說至盜冠拿馬胡賢一節其中多虧了艾虎如何少年英勇如何膽量過人如何開封首告親身試劍五堂會審救了忠臣義士從此得了個小俠之

名說得個孟傑焦赤一壁聽着一壁樂了個手舞足蹈性有焦赤性急恨不得立刻要見艾虎自那日起心裡時刻在念如今聽說到了他如何等得立時要會先跑下山來亂喊亂嗥說想煞俺也艾虎聽了也覺納悶道此人是誰呢我從來未見過他想我作甚麼及至來到切近焦赤扔了鋼叉雙關子抱住艾虎右瞧左看左觀右瞧艾虎不知爲何挺着身軀紋絲兒不動只聽焦赤哈哈大笑道好阿果然不錯這親事做定了說着話妙龍孟傑俱各到了焦赤便嚷道大哥你看看相貌好個人品不要錯了主意這門親事做定了沙龍忙攔道賢弟太莽撞了此事也是亂嚷的麼原來北俠與智公子聽見沙員外有個女兒名叫

鳳仙一身的武藝更有絕技是金背彈弓打出鐵丸百發百中因此一個爲義兒一個爲徒弟轉託丁二爺在沙員外跟前求親沙龍想了一想既是黑妖狐的徒弟又是北俠的義兒大約此子不錯也就有些願意了彼時對丁二爺說到既承歐陽兄與智賢弟願結秦晉之兄無不允從但我有個心願秋葵乃兄受了託孤重任認爲義女我還他比鳳仙尤甚一來憐念他無父無母孤苦伶仃二來愛惜他兩膀有五六百觔的膂力不過生的醜陋些須將秋葵之事完結後方能聘嫁鳳仙求賢弟與他二人說明方好丁二爺就將此事暗暗告訴了北俠智爺二人聽了深爲歡喜沙龍說你我做事理應如此又道艾虎年紀尚

外再過幾年也不爲晚便滿口應承了誰知後來孟焦二人聽見有求親之說他倆便極力攪撥沙龍道有這樣好事爲何不早早的應允沙龍因他二人粗鹵不便細說隨意答道愚兄從來沒有見過艾虎知他品貌如何兒女大事也有這樁就應得的麽孟焦二人無的可說也就罷了故此今日焦赤見了艾虎先端詳了品貌他就襲這親事做定了他只顧如此說傍邊把個鳳仙羞的滿面通紅背轉身去了秋葵方對艾虎道這是我爹爹這是孟叔父與焦叔父艾虎一一見了沙龍見艾虎年少英勇滿心歡喜便問道賢姪爲何來到此處艾虎一一說了又道他等又派人仍去搶親小姪還得回去搭救張老者的女兒焦赤

聽了舒出大指道好的正當如此待俺同你走走從那邊拾起鋼叉沙龍見艾虎赤着雙手便把自己的齊眉棍遞與小爺他二人邁開大步轉身迎來方到山環只見搶牡丹的僕儸抬定一個四方的東西周圍裹着布單上面蓋着一塊似紅非紅的袱子敢則是個沒頂兒的轎子裡面隱隱有哭泣之声艾虎見了輪開大棍吼了一声一路好打焦赤托定鋼叉左右一混又環衛響僕儸等那裡還有魂咧逞着放下轎子四散的逃命去了艾虎過來扯去紅袱一看原來是張皋子腿兒綁上再細看時見裡面綁着個女子已然唬的人事不省呼之不應正在為難只見山口外哭進一個婆子來口中嚷道天殺的吓好好的還我

女兒如若不從我也不活着了我這老命合你們拚了罷
正是李氏艾虎喚道媽媽不要啼哭我已將你女兒截下
了又見張立從那邊喊嚷跟倉來了彼此見了好生歡喜
此時李氏將牡丹的繩綁鬆了甦醒過來恰好沙龍艾女
與孟倏不放心大家迎了上來見將女子截下便得逃脫
艾虎又帶了張立見過沙龍李氏帶了牡丹見過鳳仙秋
葵也是前生緣法彼此傾心愛慕鳳仙道姐姐何不隨我
們上臥虎灣呢大料山賊決不死心儻若再來怎生是好
牡丹聽了甚是害怕秋葵心直口快轉身去見沙龍將此
事說了沙龍道我也正為此事躊躇便問張立道問得綠
鴨灘有漁戶十三家約有多少人口張立道算來男婦老

幼不足五六十口沙龍道既是如此老丈你急急回去告訴衆人陳說利害叫他等暗暗收什收什俱各上臥虎溝便了艾虎道小姪同張老丈回去我還有個包袱要緊孟傑道倘也隨了去焦赤也要去被沙龍攔住道賢弟隨我回莊且商議安置衆人之處便向秋葵道這母女二人就交給你姐兒兩個我們先回莊去了誰知牡丹受了驚恐又綁了一繩如何轉動得來秋葵道無妨我背着姐姐鳳仙追趕子如何背的了這麼遠呢秋葵道姐姐忘了前面樹上還拴着駝姐夫的馬呢說罷噗哧的一聲笑了鳳仙將臉一紅一啐兒也不言語了秋葵背起牡丹去了走不多時見那馬仍拴在那裡秋葵放下牡丹牡丹却不肯騎

馬鳳仙過去將馬拉過來認蹬乘上走了幾步却無毛病說道姐姐只管騎上我在傍邊照拂着包管無事還是秋葵將拄丹抱上馬去鳳仙攏住韁慢慢步行牡丹心甚不安只聽秋葵道媽媽走不動我背你幾步兒李氏笑道婆子如何敢當告訴姑娘說我那一天不走一二十里路呢全是方纔這些天殺的亂搶混奪我又是急又是氣所以跑的兩條腿軟了走了幾步兒溜開了就好了姑娘放心我是走的動的一路上說着話兒竟奔臥虎溝而來你道臥虎溝的沙龍爲何不怕黑狼山的藍驍呢其中有個緣故臥虎溝內原是十一家獵戶算來就是沙龍的年長武藝超羣爲人正直因此這十家皆聽他的調度自藍驍

占據了黑狼山他便將眾獵戶叫來領受武藝以防不測
後來又交結了孟傑焦赤更有了鬧手暗暗打聽知道綠
鴨灘眾漁戶已然輸流上山供給魚蝦為知那賊不來合
我們要野獸呢俺臥虎溝既有沙龍斷斷不准此例眾立
入山大家留神儻有信息自有俺隱候他你等不要驚慌
眾人遵命誰也不肯獻獸與山賊不料藍驍那裡已知臥
虎溝有個鐵面金剛沙龍他都親身來至臥虎溝明是索
取常例暗裡要會會沙龍及至見面藍驍責備為何不上
山納獸沙龍破口大罵所有十二家獵戶俱是他一人承
當藍驍聽了大怒彼此翻臉動起手來一個步下一個馬
上走了幾合只聽唬咻一聲沙龍一刀砍在藍驍的馬蹬

之上沙龍道俺手下留情山賊你要明白藍驍回馬一執手道沙員外你的本領藍驍曉得了說畢竟自回山去了暗暗寫信與襄陽王說沙龍本領高強來可做先鋒他有意要結交沙龍所有獵戶入山一提臥虎溝三字便躍再也不敢惹因此沙龍聲名遠振如今又把綠鴨灘十三家漁戶也歸卧虎溝來從此黑狼山交魚喉的例也就免了再說沙龍同焦赤先到莊中將西院數間房屋騰出安頓舅子又將裡間跨所安頓婦女俱是暫且存身即日鳩工蓋莊修蓋房屋俟告成時再按各家分住不多時牡丹母女與鳳仙姐妹一同來到聽說在裡間跨所安頓婦女姐兒兩個大喜秋葵道這等住住狠好咱們可熟開了鳳

仙道就是將來房屋蓋成別人俱各搬出使得惟獨張家的姐姐不許搬出去就同張老伯仍住跨所一來也是個年老之人二來咱們姊妹也不寂寞你說好不好牡丹道只是攪擾府上心甚不安鳳仙道姐姐以後千萬不要說這些客套話只求姐姐諸事包涵就完了秋葵聽了一扭頭道瞧你們這個俗氣法叫我聽着怪牙磣的走罷咱們先見見爹爹去說着話俱各來至廳上見了沙龍沙龍正然吩咐殺猪宰羊預備飯食只見他姐妹前來後邊跟定李氏牡丹上前從新見禮沙龍還揖不迭仔細瞧了牡丹舉止安詳禮數周到而且與鳳仙比並起來尤覺秀美心中暗忖道看此女氣度體態決非漁家女子必是大家的

小姐笑盈盈說道姓女到此千萬莫要見外如若有應用的只管合小女說聲千萬不必拘束秋葵也將房屋整好不許張家姐姐搬出去的話也說了沙龍一一應允李氏也上前致謝了鳳仙方將他母女領至後邊去了原來沙員外並無妻室就只鳳仙姐妹同居如今同定牡丹且不到路所就在正室閒談敘話未識後文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九十四回　赤子居心騙師見父　小人得志斷義絕情

且說艾虎同了孟傑張立商到那中史雲正在那裡與眾商議忽見艾虎等回來了便問事體如何張立一一說了艾虎又將大家上卧虎溝避兵的話說了一遍眾獵戶聽了誰不願意了是非一個個忙忙碌碌俱各收什衣服細

軟所有粗重你伙都拋棄了攜男抱女攙老扶少全都在張立崇倉齊此時張立已然收什妥協艾虎路上包裹提了齊眉棍在前開路孟傑與史雲做了合後保護眾漁戶家口竟奔臥虎溝而來可憐熱熱鬧鬧的漁家樂如今弄成冷冷清清的綠鴨灘可見凡事難以預料若不如此後來如何有漁家兵呢一路上嘈嘈雜雜紛紛亂亂好容易纔到了臥虎溝沙員外迎至莊門焦赤相陪艾虎趕步上前相見先交代了齊眉棍沙員外吩莊丁收起然後對着眾漁戶道只因房屋窄狹不能按戶居住暫且屈尊眾位鄉親男客俱在西院居住所有堂客俱在後面與小女同居候房屋造完時再為分住眾人同声道謝沙龍讓艾虎

同張立史雲孟焦等俱各來至廳上艾虎先就開言問道小姪師父義父丁二叔在於何處沙員外道賢姪來晚了些三日前他三人已上襄陽去了艾虎聽了不由的頓足道這是怎麽說提了包裹就要趲路沙龍攔道賢姪不要如此他三人已走了三日你此時即便去了追不上了何必忙在一時呢艾虎無可如何只得將包裹仍然放下原是與衆頭頭而來如今垂頭喪氣自己又一想全是貪酒的不好路上若不耽延工夫豈不早到了這裡暗暗好生後悔大家就坐獻茶不多時調開坐位放了杯箸上首便是艾虎其次是張立史雲孟焦二人左右相陪沙員外在主位打橫兒飲酒之間敘起話來焦赤便先問盜寃情由

艾虎述了一回樂的個焦赤狂呼叫好然後抄員外又問賢姪如何來到這裡艾虎正於答言特為尋我師父義父又將路上遇了蔣平不意半路失散的話說了一遍只聽史雲道艾爺為何只顧說話却不飲酒沙龍道可是呀賢姪為何不飲酒裡艾虎道小姪酒量不佳望伯父包容史雲道昨日在莊上喝的何等痛快今日為何吃不下呢艾虎道酒有一日之長皆因昨日喝的多了今日有些害酒所以吃不下史雲方不言語了這便是艾虎的靈機巧辯三五語就遮掩過去你道艾虎為何的忽然不喝酒了呢他皆因方纔轉相之時全是貪酒誤事自己後悔不該此其一也其次他又有存心皆因焦赤聲言這翻事做定了

他惟恐新來乍到若再貪杯喝醉了豈不被人恥笑歷因此他寧心耐性忍而又忍暫且斷他兩天兒再做道理酒飯已畢沙龍便叫莊丁將衆獵戶找來吩咐道你等明日入山要細細打聽藍驍有甚麽動靜急急回來稟我知道又叫莊丁將器械預備手下惟恐山賊知道綠鴨灘漁戶俱歸在臥虎溝必要前來斯鬧等了一日不見動靜到了第二日獵戶回來說道藍驍那裡並無動靜我等細細探聽原來搶親一節皆是葛瑤明所爲藍驍一概不知現今葛瑤明稟報山中說綠鴨灘的漁戶不知爲何俱各逃匿了藍驍也不介意沙龍聽了也就不防備了獨有艾虎一連兩日不屑吃酒躲的他委實難受快意要上襄陽沙龍

阻留不住只得定於明日餞行起身至次日艾虎打開包裹將龍票拿出交給沙龍道小姪上襄陽不便帶此恐有遺失此票乃蔣叔父的牽了相煩專爲尋找義父而來儻小姪去後我那蔣叔父若來時求伯父將此票交給蔣叔父便了沙龍接了命人拿至後面交鳳仙好好收起這裡衆人與艾虎餞行艾虎今日却放大了膽可要喝酒了從沙龍起每人各敬一杯全是杯到酒乾把個焦赤樂的拍手大笑道恁得史卿親說賢姪酒量頗豪果然果然來來來咱爺兒兩個離陽三杯盃傑道我陪着執起壺來俱各滿滿斟上酒這酒到唇邊吱的一聲將杯一照乾沙龍在傍不好攔阻三杯飲畢艾虎却提了包裹與衆人執手拜

別大家一齊送出莊來史雲張立還要遠送艾虎不肯阻之再三彼此執手自送艾虎去遠了大家方纔回莊艾虎上襄陽算是書中節目交代明白然而仔細想來其中落了筆是那一筆呢焦赤剛見艾虎就嚷這親事做定了為何到了莊中艾虎一連住了三日焦赤却又一字不提列位不知書中有明點有暗過請看前文便知艾虎同張立回莊取包裹孟傑隨去沙龍獨把焦赤攔住道賢弟隨我回莊此便是沙龍的用意知道焦赤性急惟恐他再提此事故此叫他一同回莊在路上就合他說明親事是定了只等北俠等回來就回一說就結了所以焦赤他纔一字不提了非是編書的落筆忘事這也罷了既說不忘事為

何蔣平總不提了這又有一說書中有緩急有先後敘事難闕筍尤難必須將通身理清那裡接着這裡是綠章錯不得的稍一疎神便說的驢唇不對馬口那還有甚趣味泥編書的用心最苦手裡寫着這邊眼光却注着下文不但蔣平之事未提就是顏大人巡按襄陽何嘗又提了一字呢只好是按部就班慢慢敘下去自然有個歸結如今既提蔣平咱們就把蔣平敘說一番蔣平自救了雷振同他到了陵縣雷老丈心內感激不盡給蔣平做了合體衣服又贈了二十兩銀子盤費蔣平致謝了方告別起身臨別時又諄諄囑問雷英好彼此將手一拱道後會有期諸了蔣平便奔了大路趲行這日天色已晚忽然下起雨

來又非鎮店又無村莊無奈何冒雨而行好容易道傍有個破廟便奔到跟前天已昏黑也看不出是何神聖也顧不得至誠行禮只要有個避雨之所誰知殿宇頹朽仰面可以見天處處皆是滲漏轉至神聖背後看了看尚可容身他便席地而坐屏氣歇息到了初鼓之後雨也住了天也晴了一輪明月照如白晝剛要動身看看是何神聖忽聽腳步響有二人說話一個道此處可以避雨咱們就在這裡說話罷一個道我們親弟兄有甚麼講究呢不過他那話說的太絕情了一個道老二這就是你錯了俗語說的好久賭無勝家大哥勸你的好話你還不聽說拿話賭他所以他纏着急說出那絕情的話來你如何怨的他呢

一人道丟了急的說快的如今三哥是甚麼主意該怎麼樣就怎麼樣兄弟無不從命一人道皆因大哥應了個買賣頗有油水叫我來找你來請兄弟過去前頭勾了後頭抹了任甚麼不用說哈哈兒一笑就結了張羅買賣要緊一人道甚麼買賣這麼要緊一人道只因東頭兒立月觀的老道找了大哥來說他廟內住着個先生姓李名喚平山要上湘陰縣九仙橋去託付老道僱船額外還要找個跟役寫的是路上服侍服侍大哥聽了不但應了船連跟役也應了一人道大哥也就胡鬧咱們張羅咱們的船就完了那有那們大工夫替他僱人呢一人道老二你到底不中用沒有大哥有算計大哥早已想到了明兒就辦我

算做跟役人叫老道帶了去他若中了意不消說了咱們三人合了把兒更好儻若不中意難道老哥倆連個先生也服侍不住麼故此大哥叫我來找你去罷打虎還得親兄弟老二你別傻咧說罷哈哈大笑的去了你道此二人是誰就是害牡丹的翁二與王三所提的大哥就是翁大只因那日害了奶公未能得手俱各赴水逃脫但逃在此處惡心未改仍要害人那知被蔣四爺聽了個不以樂乎到了黎明出了破廟訪至亡月觀中口呼平山兄在那裡平山兄在那裡李先生聽了道那個喚吾吓說着話迎了出來道那位那位見是個身量矮小骨瘦如柴年紀不過四旬之人連忙彼此一揖道請問尊兄貴姓有何見教蔣

爺聽了是浙江口音他也打着鄉談道小弟姓蔣無事不敢造次請借一步如何說話問李先生便讓至屋內對面坐了蔣爺道聞得尊兄要到九仙橋公幹兄弟是要到湘陰縣找個相知正好一路同行特來附驥望乞尊兄携帶如何李先生道滿好個吾這裡正愁一人寂寞得尊兄來到你我二子乘舟是極妙的了蔣爺聽了暗道開口就要氣甚麼說不的單說二子乘舟呢他算是朔我可不是壽我倒是長壽兒二人正議輪之間只見老道帶了船戶來見說明船價極其便宜老道又說有一人頗能幹老成堪以服侍先生李平山道帶來吾看蔣爺答道李兄你我乘舟何必用人到了湘陰縣那裡還短了人麼李平山道

也罷如今有了尊兒咱二人路上相幫可以行得到了那裡再僱人也不為晚便告訴老道服役之人不用了蔣爺暗暗歡喜道少去了一個我蔣某少費些氣力言明於明日急速開船蔣爺就住李先生處住了李先生收拾行李蔣爺幫着細縛甚是妥當李先生大樂以為這個夥計搭着了到了次日黎明搬運行李下船全虧蔣爺李先生心內甚是不安連連道之稱謝諸事已畢翁大兄弟撐起船來往前進發沿路上蔣爺說說笑笑把個李先生樂的前仰後合讚揚不絕不住的搖頭兒咂嘴兒拿脚畫圈兒酸不可奈忽聽嘩喇喇連聲響喨翁一道風來了風來了快找避風所在呀蔣爺立起身來就往艙門一看只當翁大

等說謊誰知果起大風便急急的撤船藏三山現的去了甚是幽僻李平山猶了驚疑不止悄悄對蔣爺說道舅兄你看這個所在好不怕人的嘘蔣爺道遇此大風也是無法的只好聽命由天罷了忽聽外面喤喤鑼聲大響李平山唬了一跳同蔣爺出艙看時見幾隻官船從此經過因風大難行也就停泊在此蔣爺看了道好了有官船在這里咱們是無妨礙的了果然二賊見有官船不敢動手自在船後安歇了李平山同蔣爺在這邊瞭望猛見從那邊官船內出來了一人拔船吩咐道老爺說了叫你等將鐵錨下的穩穩的不可搖動眾水手齊聲答應李平山見了此人不由的滿心歡喜高聲呼道那邊可是金大爺麼

那人抬頭往這裡一看道那邊可是李先生麽李平山急答道正是正是請大爺往這邊些請問這位老爺是那個那人道怎麽先生不知道麽老爺奉旨陞了襄陽太守了李平山聽了道噯呀有這等事好極好極奉求大爺在老爺跟前回稟一聲說吾求見那人道既如此回頭吩咐水手搭跳板把李平山接過大船去了蔣爺看了心中納悶不知此官是李平山的何人原來此官非別個却正是遭過貶的正直無私的兵部尚書金輝因包公奏明聖上先剪去襄陽王的羽翼這襄陽太守是極緊要的必須用個赤膽忠心之人方好包公因金輝連上過兩次奏章勿勿襄陽王在駕前極力的保奏仁宗天子也念金輝正直故

此放了襄陽太守那主管便是金福祿蔣爺正在納悶只見李平山從跳板過來揚着臉兒賊着腮兒搖着膀兒扭着腰兒見了蔣平也不理竟進艙內去了蔣爺暗道這小子是甚麼東西怎麼這等的一般只得隨後也進艙問道那邊官船李兄可認得麼李平山半晌將眼一翻道怎麼不認得那是吾的好友蔣爺道這般是當般的又問道是那位呢李平山道當初作過兵部尚書如今放了襄陽太守金輝金大人那個不曉的呢吾對你說吾如今要隨他上任也不上九仙橋了明早就要搬行李到那邊船上你只好獨自上相陰去罷小人得志立刻改樣就你我相稱把兄弟二字免了蔣爺道既如此這船價怎麼樣呢李平

山道你坐船自然你給錢了如何問吾呢蔣爺道原說是幫夥彼此公攤我一人如何拿得出來呢李平山道那白合吾說吾是不管的蔣爺道也罷無奈何借給我幾兩銀子就是了李平山將眼一翻道萍水相逢吾合你然個交情一借就是幾兩頭你不要鬧魔好不好現有太守在這裡吾把你送官究治那時休怨後悔蔣爺聽了暗道好小子翻臉無情這等可惡忽聽走的跳板響李平山迎了出來蔣爺却隱在船門橱扇後面側耳細聽不知說些甚麼且聽下回分解

九十五回　暗昧人偏遭暗昧害　豪俠客每動豪俠心

却說蔣爺在艙門側耳細聽原來是小童就是當初服侍

他的手中拿的個字簡道奉姨奶奶之命叫先生即刻拆看李平山接過映着月光看了悄悄道吾知道了你回去上復姨奶奶說夜闌人靜吾就過去原來巧娘與慕賓相好就是他舟爺聽在耳內暗道敢則這小子還有這等行爲呢又聽見跳板響知道是小童過去他却回身歪在牀上假粧睡着李平山喚了兩聲不應他却賊眉賊眼在燈下將字簡又看了一番樂的他抓耳撓腮坐立不安無奈何也歪在牀上粧睡那裡睡得着呼吸之氣不知怎樣纔好蔣爺聽了不由的暗笑自己却呼吸出入極其平勻令人聽着直是眞睡一般李平山奈了多時悄悄的起來奔到艙門又回頭瞧了瞧蔣爺猶疑了半晌方纔出了艙門

只聽跳板咯噔咯噔亂響蔣爺連裡翻身起來脫了長衣出了艙門只聽跳板咯噔一響跳上去到了大船之上將跳板輕輕扶起往水內一順他方到三船上艙板外細聽果然聽見有男女淫慾之聲悄悄說先生你可想我我也蔣爺却不性急高高的縱了兩縱三船上有了賊了有可賊了他便刺開水面下水去了金福祿立刻帶領多人各船搜查到了第三船正見李平山在那邊着急因沒了跳板不能殼過在小船之上金福祿見他慌張形景不容分說將他帶至頭船回稟老爺金公即叫帶進來李平山戰戰兢兢哈着腰見過了艙門見了金公張口結舌立刻形景難畫難描金公見他哈着腰兒不住的將衣襟兒遮掩

只用手緊提着開視見仔細看時原來他赤着雙腳金公已然會意忖度了半晌主意已定叫福祿等看着平山自己出艙提了燈籠先到二船見燈光已息即往三船一看却有燈光忽然滅了金公更覺明白連忙來到三船喚道巧娘睡了麼喚了兩聲裡面答道敢則是老爺麼仿彿是方夢初醒之聲金公將艙門一推進來用燈一照見巧娘雲鬢蓬鬆桃腮帶赤問道老爺為何不睡金公道原要睡來忽聽有賊只得查看查看隨手把燈籠一放却好牀前有雙朱履巧娘見了只跳得心內亂跳暗說不好怎麼會把他忘了原來巧娘一知將平山拿到船上就怕有人搜查他忙忙碌碌將平山的衣服褲腳等俱各收藏眞是忙

中有錯他再也想不到平山是光着脚跑的獨獨的把雙鞋兒忘了如今見金公照着鞋好生害怕誰知金公視而不見置而不問轉說道你如何獨自孤眠杏花兒那裡去了巧娘暑定了定神隨機獻媚搭訕過來說道賤妾惟恐老爺回來不便因此叫他後艙去了上回說着話下面却用金蓮把鞋兒向牀下一踢金公明明知道却也不問反言一句道難爲你細心想的到我同你到夫人那邊方纔說曏有賊你理應問問妥回來我也就在這裡睡了說罷攜了巧娘的手一同出艙來到船頭金公猛然將巧娘往下一摔哎呀的一聲落在水內然後吐嘲嘲昌了幾個泡兒金公容他沉底方纔嚷道不好了姨娘落在水內了家

人俱名前來叫水手救已無及金公來到船頭見了平山道我這裡人多用你不着你回去罷叫福祿帶他去罷帶到三船誰知水手正爲跳板遺失在那裡找尋後來見水中漂浮方從水中撈起仍然搭好叫平山過去即將跳板撤了金公如何不處治平山就這等放了平山呢這纔透出金公忖度半晌主意拿定是八個字他想平山當夜過船非姦即盜若真是盜却倒好辦看他光景赤着下部明露着是姦因此獨自提了燈籠親身查看見三船燈明復滅已然明白不想又看見那一雙朱履又瞧見巧娘手足失措的形景此事已真巧娘如何留得故詐出船來溺於水中轉想平山倒難處治惟恐他據實說出醜聲揚險

面何在莫若含糊其詞說我這裡人多用你不着你回去罷雖然便宜他其中省却多少口舌免得衆人知覺倒是正理且說李平山就如放舟一般回到本船之上進艙一看見蔣平牀上只見衣服却不見人暗道姓蔣的那裡去了難道他也有甚麽外遇麽忽聽後面嚷道誰誰誰怎麽掉在水裡頭了到底留點神吓這是船上比不得下店這是頭的麽來罷我攙你一把兒這是怎麽說呢然後方聽戰戰哆嗦的聲音進了艙來平山一看見蔣平水淋淋的一個整戰兒問道蔣兄怎麽樣了將爺道我上後面去小解不想失足落水多虧把住了後艄不然險些兒喪了性命平山見他哆嗦亂戰自己也覺發起禁來了猛然想起

暗道怪道怪道吾下半截是光着的焉有不冷的呢連忙站起拿過包袱來找出褲襪等件又檢出了一分舊的給蔣平叫他換下濕的來晾乾了然後換了還吾他却拿出一雙新鞋來二人彼此穿的穿換的換蔣爺却將濕衣撣了抖了抖晾起來只顧自已收拾衣服猛回頭見平山愣愣怔怔坐在那裡一會兒搓手一會兒搖頭一會兒拿起巾帕來拭淚蔣平知他爲那荫薦子藥也不理他原來李平山在那裡得命思財怕人生痛又是害怕又是可惜又是後悔又是傷心害怕者方纔那個樣兒見金公他要翻起臉來吾將何言答對不定鬧出甚麽事來幸兒還好他竟會善爲我辭焉可惜者難得這樣好機會而且覩面

見了應許帶吾上任吾這一去焉知發多少財不走弄到
甚麽田地至沒能耐也可以捐個從九品未八怵後悔者
姨奶奶打發人來吾不該就去何妨寫個字兒回覆他倘
我到了那邊船上慢慢的覷便再會佳期即不然就慫他
明日晚上也好吾到底到了他那邊船上有何不可的呢
偏偏的一時性急按納不住如今鬧的這個樣兒可怎麽
好呢傷心者細想巧娘的模樣兒恩情兒只落的溺於水
中果於魚腹生生兒一朵鮮花被吾糟蹋了豈不令人傷
心麽想到此不由的又落下淚來蔣爺晾完了衣服在牀
上坐下見他這番光景明知故問道先生爲着何事傷心
呢平山道吾有吾的心事難以告訴別人吾問蔣兄到湘

陰縣甚麼公幹蔣爺道原先說過吾到湘陰縣找個相知的先生爲何忘了呢平山道吾此時精神恍惚都記不得了蔣兄既到湘陰縣找相知吾也到湘陰找個相知蔣爺道先生昨晚說不是跟了金太守上任麼爲何又上湘陰呢平山道蔣兄爲何先生稱起來呢你吾還是弟兄不要見外的吾對你說他那裡人吾看着有些不相宜所以昨晚上吾又見了金主管叫他告訴太守回覆了他吾不去了蔣爺暗笑道好小子他還自我撇大腔兒呢似他這樣反覆小人真正可殺不可留的須又說道如此說來這船價怎麼樣呢平山道自然是公攤的了蔣爺道狠好吾這纔放了心了天已不早了咱們歇息歇息罷平山道

將兄只管睡吾客客坐坐也就睡了蔣爺說了一聲有罪了放倒頭不多時竟自睡去平山坐了多時躺在牀上那裡睡得着翻來覆去正正的一夜不曾合眼後來又聽見官船上鳴鑼開船心裡更覺難受蔣爺也就驚醒即喚船家收什收什這裡也就開船了這一日平山在船上嗐聲歎氣無精打彩也不吃不喝只是呆了的一般到了日暮之際翁大等將船藏在蘆葦深處蔣爺詢道好所在這塊避風呢翁大等不覺暗笑平山道吾昨夜不曾合眼今日有些困倦吾要先睡了蔣爺道尊兄就請安置罷仁管今夜睡的安穩了平山也不答言竟自放倒頭睡了蔣平暗道按理應當找他索因他這樣行爲無故的置巧旗於死

地我要救了他叫巧娘也含冤於地下莫若叫翁家弟兄把他殺了與巧娘報仇我再殺了翁家弟兄與他報仇豈不兩全其美麼正在思索只聽翁大道兄弟你了我了翁二道有甚要緊兩個膿包不管誰了都使得蔣平暗道好了來叫他便悄地出來爬伏在艙房之上見有一物風吹擺動原來是根竹桿上面晾着件棉襖蔣爺慢慢的抽下來藏在懷內往下偷瞧見翁二持刀進艙翁大也持刀把守艙門忽聽艙內竹牀一陣亂響蔣爺已知平山了結了他却一長身將棉襖一抖照着翁大頭上放下來翁大出其不意不知何物連忙一路混撕也是活該偏偏的將頭裹住舉刀挺身下來蔣刀在手翁大剛然露出頭來已着

了利刃蔣爺復又一刀翁大哉下水去翁二尚在艙內找尋瘦八聽得艙門外有響動連忙回身出來說大哥那瘦
蠻子不見了話未說完蔣爺道吾在這裡防就將刀一頓正戳在翁二咽喉之上翁二哎喲了一聲他就兩手一扎
然一半截在艙內一半截在艙外蔣爺哈腰將髮綹一拽
拉到船頭一看誰知翁二不禁截一下見就死了蔣爺將
手一鬆放在船頭便進艙內將燈剔亮見平山扎手舞腳
於竹牀之上蔣平暗暗的嘆息了一番便將平出的箱籠
搜開仔細搜尋却有白銀一百六十兩蔣平道聲慚愧此
道平山叮平山這銀子我却不是白使了你的我到底給
你報了仇了你也應當謝我說罷將銀放在塊肚之內算

來蔣爺頗不折本艾虎拿了他的一百兩他如今得了一百六十兩再加上雷振贈了二十兩裡外裡到多了八十兩這纔算是好利息呢且說蔣爺從新將燈照了遍身並無血跡他又將雷老兒給做的大衫揩擦了又把自己的濕衣也卓起了揩好將平山的包袱拿過來揀可用的打了包裹收作停當出艙用篙撐起船來出了蘆葦深處奔至岸邊連忙提了包裹套上大衫一腳踏定泊岸這一腳往後儘力一蹬只見那船哧的滴溜一聲離岸有數步多遠飄風飄蕩蕩順着水面去了蔣爺邁開大步竟奔大路而行此時天光已亮忽然刮起風來揚土飛沙難睜二目又搭着蔣爺一夜不曾合眼也覺得乏了使要找個去處歇

息歇息又無村莊見前面有片樹林及至趕到跟前一看
原來是座墳頭院墻有倒塌之處蔣爺心內想着進了園
墻可以避風剛剛轉過來往裡一望只見有個小童面黃
肌瘦滿臉淚痕正在那小樹上拴套兒呢蔣爺看了驚道
你是誰家小厮跑到我墳地裡上弔來這還了得嗎那小
童道我是小童可怕甚麼呢蔣爺聽了不覺好笑道你是
小童原不怕要是小童上弔也就可怕了小童道若是這
們說我可上那樹上死去繩好呢說罷將絲絲解下轉身
要走將平道那小童你不要走小童道你這娃娃不叫上
弔你又叫我做甚麼蔣爺道你轉身來我有話問你你小
小年紀爲何尋自盡來來來在這邊墻根之上說與我聽

小童道我皆因活不得了我纔尋死呀你要問我告訴你若是當死你把這棵樹讓給我我好上弔蔣爺道就是這等你且說來我聽小童未語先就落下淚來把已往情由滔滔不斷述了一遍說罷大哭蔣爺聽了暗道看他小小年紀到是個有志氣的便道你原來如此我如今贈你盤費你還死做甚麼說你有了盤費還死不死呢小童道若有了盤費我還死我就不死了眞個的我這小命兒是盤纏來的嗎蔣爺回手在搜肚內摸出兩個錁子道這些可以設了麼小童道足以設了只有使不了的連忙接過來爬在地下磕頭道多謝恩公搭救望乞留下姓名蔣平道不不要多問急早快赴長沙要緊小童去後蔣爺竟奔卧虎溝去了不知小童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俠義傳

九十六回　連陞店差役拿書生　翠芳塘眩目說蔣爺救了小童竟奔臥虎溝而來這是甚

童到底說的甚麼蔣爺如何就給銀子呢列位

書是為交代蔣平這回把蔣平交代完了再說小童的正

文又省得後來再為敘寫蔣爺到了臥虎溝見了沙員外

彼此言明蔣爺已知北俠等上了襄陽自己一想顏巡撥

同了五弟前赴襄陽我正愁五弟沒有幫手如今北俠等

既上襄陽焉有不薦五弟之理呢莫若我且回轉開封將

北俠現在襄陽的話回稟相爺叫相爺再為打算沙龍又

將艾虎留下的龍票當面交明白蔣爺便回轉東京見了

包相將一切說明包公即行奏明聖上說歐陽春已上襄陽必有幫助巡按顏查散之意聖上聽了大喜道他行俠尚義實爲可嘉又欽派南俠展昭同盧方等四人隨繡衣逃襄陽俱在巡按衙門供職俟襄陽平定後務必邀北俠等一同赴京再身陞官此是後話慢慢再表蔣平既已交代明白翻回頭來再說小童之事你道這小童是誰原來就是錦毛鼠白施公子賭氣離了金員外之門乘在馬上越想越有氣一連三日飲食不進便病倒旅店之中小童錦毛見相公病勢沉重即託店家請醫生調治脈息俯聽不舒受了外感寒氣傷寒之症開方用藥錦毛衣不解帶晝夜服侍見相公昏昏沉沉好生難受又知相

原缺

名存同着一人姓鄭名申正在那裡吃酒李存却認識施俊連聲喚道施公子那裡去爲何形容消減了施俊道一言難盡李存道請坐請坐這是我的夥計鄭申不是外人請道其詳施俊無奈也就入了坐將前後情由述了一番李存聽了道原來公子主僕都病了却在那個店裡施俊道在西邊連陞店李存道公子初愈不必着急我這裡現有十兩銀子且先拿去一來調治薄管二來公子也須好生將養如不設了趕到下集我再到店中送些銀兩去施生見李存一片志誠趕忙站起將銀接過來深深施了一禮也就提起藥包要走誰知鄭申貪酒有些醉了李存道鄭兄少喝些也好這又醉了別的罷了你這銀落褳怎麼

好呢鄭申醉言醉語道怕甚麽醉了人醉不了心說是這一頭二百兩銀子算了事了我還拿的動何況離家不遠見呢施生問道在那裡住李存道遠邪不遠往西去不足二里之遙地名翠芳塘就是施生道既然不遠我邪也無事我就送送他何妨李存道怎敢勞動公子偏偏的我要到邊行算帳莫若還是我送了他回去再來算帳鄭申道李賢弟你胡鬧麽眞個的我就醉了麽賬賬我能走不能走說着話一溜歪斜往西去了李存見他如此更託咐施生道我就煩公子送送他罷務必務必俟下集我到店中再道乏去施生道有甚要緊只管放心俱在我的身上說罷趕上鄭申攙扶着鄭申一同去了眞是是非只爲多閒

曰煩惱皆因強出頭千不該萬不該施生不應當送鄭申
只顧親面應了李存後來便脫不了干係且說鄭申見施
生趕來說道相公你幹你的去我是不相干的施生道那
如何使得我既受李夥計之託焉有不送去之理呢鄭申
道我告訴相公說我雖醉了心裡却明白還帶着都記得
相公你不是與人家抓藥呢嗎請問病人等着吃藥要緊
不要緊你只顧送我你想想那個病人受得受不得這是
一再者我家又不遠常來常去是走慣了的還有一說我
那一天不醉見天要醉天天得人送那得用多少人呢到
剛這不是連陞店嗎相公請你要不進店我也不走了正
說間忽見小二說道相公你家小主管找你呢鄭申道巧

咧相公就請龍施生應允鄭申道結咧我也走咧施生進了店問問錦箋心內暑覺好些施生急忙煎了藥服侍錦箋吃了果然夜間見了點汗到了次日清爽好些施生忙又託咐店家請醫生去錦箋道業已好了還請醫生做甚麼那有這些錢呢施生悄悄的告訴他道你放心不用發愁又有了銀兩了便將李存之贈說了一遍錦箋方不言語不多時醫生來看脈開方道不妨事了再服兩劑也就好了施生方纔放心仍然按方抓藥給錦箋吃了果然見好過了兩日忽見店家帶了兩個公人進來道這位就是施相公兩個公人道施相公我們奉太爺之命特來請相公說話施生道你們太爺請我做甚麼呢公人道我們知

道隔相公到了那裡就知道了施生還要說話只見公人
喝聲一聲掏出索來擺上了施生拉着就走了把個錦袋
只唬的抖衣而戰細想相公爲着何事竟被官人拿去說
不得只好扎掙起來到縣打聽打聽原來鄭申之妻王氏
因丈夫兩日並未回家遣人去到李存家內探問李存說
自鄭日集上散了鄭申拿了二百兩銀子已然回去了王
氏聽了不勝詫異連忙親自到了李存家面問明白現今
人銀皆無事有可疑他便寫了一張狀子此處仗縣所管
就在縣內擊鼓鳴冤說李存圖財害命不知把他丈夫置
於何地縣官即把李存拿在衙內細細追問李存方說出
原是鄭申喝醉了他順施相公送了去回因此懷恨前來

將施生拿去到了衙內縣官方九成立刻陞堂把施生帶上來一看却是個懦弱書生不像害人的形景便問道李存曾煩你送鄭申麼施生道是因鄭申醉了李存不放心煩我送他我却沒送方令道他既煩你送去你爲何又不送呢施生道皆因鄭申攔阻再三他說他醉也是常醉路也是常走斷斷不叫送因此我就回了店了方令道鄭申拿的是甚麼施生道有個大褡褳肩頭搭着裡面不知是甚麼李存見他醉了曾說道你這銀褡褳要緊鄭申還說不怕甚麼就是這一頭二百兩銀子算了事了其實並沒看見褡褳內是甚麼方令見施生說話誠實問甚麼說甚麼毫無狡展推諉不肯加刑吩咐寄監再行聽審衆衙役散

去錦箋上前問道拿我們相公爲甚麽事衙役見他是個帶病的小孩子誰有工夫與他細講止於回答道爲他圖財害命錦箋唬了一跳又問道如今怎麽樣呢衙役道好勞叨阿怎麽樣呢如今寄了監了錦箋聽了寄監以爲斷無生理急急跑回店內大哭了一場仔細想來必是縣官斷事不明前次我聽見店東說長沙新陞來一位太守甚是清廉斷事如神我何不去到那裡給鳴鳴冤呢想罷看了看又無可典當的只得空身出了店一直竟奔長沙不料自己病體初愈無力行走又兼缺少盤費偏偏的又遇了大風因此進退兩難一時越想越窄要在墳塋上吊可巧遇見了蔣平贈他的銀兩錠眞是錢爲人之膽他有了

銀子立刻精神百倍好容易捱赴長沙寫了一張狀子便告到邵老爺臺下邵老爺見呈子上面有施俊的姓名而且敘事明白清順立刻陞堂將錦箋帶上來細問果是盟弟施喬之子又問此狀是何人所寫錦箋回道是自己寫的邵老爺命他背了一遍一字不差暗暗歡喜便准了此狀即刻行文到攸縣將全案調來就過了一堂與原供相符縣宰方令隨後乘馬來到稟見邵老爺面問貴縣審的如何方九成道卑職因見施俊不是行凶之人不肯加刑暫且寄監邵太守道貴縣此案當如何辦理呢方公道卑職意欲到翠芳塘查看查看回來再爲稟覆邵老爺點頭道如此甚好即派差役仵作跟隨方公到攸縣來至翠芳

塘傳與地方方令先看了一切地勢見南面是山東面是
道西面有人家便問有幾家人家地方道八家方公道鄭
申住在那裡地方道就是西頭那一家方公指着蘆葦道
這北面就是發芳塘了地方道正是方公忽見蘆葦深處
烏鴉飛起復落下去方公沉吟良久吩咐地方下蘆葦去
看來地方拉了鞋襪進了蘆葦不多時出來稟道蘆葦塘
之內有一尸首小人一人弄他不動方公又派差役下去
二名一同拉上來叫作作相驗作作回道尸首係死後入
水脖項有手扣的傷痕縣宰即傳鄭王氏厥認果是他丈
夫鄭申方公暗道此事須當如此吩咐地方將那七家主
人不准推諉即刻同赴長沙候審方公先就乘馬到府將

鄭申尸首稟明並將七家鄰舍帶來俱各回了邵大守道貴縣且請歇息候七家到齊我自有道理邵老爺將此事揣度一番忽然計上心來這一日七家到齊邵老爺陞堂入座方公將七家人名單呈上邵老爺叫帶上來不准亂跪一溜排開按着名單跪下邵老爺從頭一個看起挨次看完點了點頭道這就是了恐他得說果然不差便對衆人道你等就在翠竹塘居住麼衆人道是邵老爺道昨夜有冤魂告到本府案下名姓已然說明今既有單在此本府只用硃筆一點便是此人說罷提起硃筆將手高揚往下一落虛點一筆道就是他再無疑了無罪的只管起去有罪的仍然跪着衆人俱各起去獨有西邊一人起來復

又跪下自已犯疑神色倉皇邵老爺將驚堂木一拍道吳玉你既害了鄭申還想逃脫歷本府縱然寬你那寃魂斷然不放你的快些據實招上來左右齊聲喝道快招快招不知吳玉招出甚麼話來且聽下回分解

九十七回 長沙府施俊納了贓 黑狼山金輝逢盜寇

話說邵老爺當堂叫吳玉據實招上來吳玉道小小小人沒有招招的邵老爺吩咐拉下去打左右吶了一聲喊將吳玉拖翻在地竹板高揚打了十數板吳玉嚷道我招吓我招左右放他起來道快說快說吳玉道小人原無生理以賭爲事偏偏的時運不好屢賭屢輸不用說別的拿着打十湖說罷我圓湖會抓過張子滿不丁倒中了別人碰

漂湖擲骰子明明坐住了三么兩六那一個骰子亂轉我
趕着叫六可巧來了個六却把么碰了個二倒成個黑鼻
子了總說罷東幹東不着西幹西不着要帳堆了門小人
白日不敢出門來那日天色將晚小人剛然出來就瞧着
鄭申幌裡幌蕩由東而來我就追上前去見他肩頭扛着
個褡褳裡面鼓鼓囊囊的小人就合他借貸誰知鄭申不
是個酒後開包的他饒不借還罵小人小人一時氣忿將
他儘力一推噗哧咕咚就栽倒了一個人栽倒了怎麼兩
聲兒呢敢則鄭申喝成醉泡兒了栽在地下噗哧的一聲
倒是那大褡褳摔在地下咕咚的一聲小人聽的聲音甚
是沉重知道裡面必是資財我就一屁股坐在鄭申胸脯

之上鄭申纔待要喝我將兩手向他咽喉一扣使動在地下一按不大的工夫鄭申就不動了小人把他拉入葦塘深處以為此財是發定了再也無人知曉不想冤魂告到老爺臺前問老爺鄭申醉魔陷咚的說的全是醉話聽不的呢小人冤枉叩卻老爺問道你將銀褡褳放在何處吳玉道那是二百兩銀子小人將褡褳埋好理在缸後頭了分文沒動卻老爺命吳玉畫了招帶下去即請縣宰方公將招供給他看了叫方公派人將贓銀起來果然未動即叫尸親鄭王氏收領李存與舉芳塘住的窓街坊釋放回家獨有施生留在本府吳玉定了秋後處決派役押赴縣內監收方公一一領命即刻稟辭回本縣去了卻老爺退

堂來至書房將錦箋喚進來問道錦箋你在施宅是世僕
呵還是新去的呢錦箋道小人自幼就在施老爺家我們
相公命書就是小人伴讀邵老爺道既如此你家老爺相
知朋友有幾位你可知道麼錦箋道小人老爺有兩位盟
兄是知已莫逆的朋友邵老爺道是那兩位錦箋道一位
是做過兵部尚書的金輝金老爺一位是現任太守邵邦
傑邵老爺傍邊書童將錦箋衣襟一拉悄悄道太老爺的
官諱你如何渾說錦箋連忙跪倒小人實實不知求太老
爺饒恕邵老爺哈哈笑道老夫便是新調長沙太守的邵
邦傑金老爺如今已陞了襄陽太守錦箋復又磕頭邵老
爺吩咐起來本府原是問你豈又怪你即叫書童拿了衣

巾同錦箋到外面與施俊更換錦箋悄悄告訴施俊說這
位太守就是邵老爺方纔小人已聽邵老爺說金老爺也
陞了襄陽府太守施相公如若見了邵老爺不必提與金
老爺嘔氣一事省的彼此疑忌施生道我提那些做甚麼
你只管放心就隨了書童來至書房錦箋跟隨在後施生
見了邵公上前行禮參見邵公站起相攙施生又謝為案
件多蒙庇佑邵公吩咐看座施生告座邵公便問已往情
由施生從頭述了一遍說至與金公嘔氣一節略說因金
公赴任不便在那裡因此小姪就要回家不想行至攸縣
我主僕便病了生出這節事來邵公聽了點頭說話間飯
已擺妥邵公讓施生用飯施生不便推辭飲酒之間邵公

盤詰施生學問甚是淵博滿心歡喜就將施生留在衙門居住無事就在書房談講因提起親事一節施生言家父與金老伯提過因彼此年幼尚未納聘此句暗暗與佳蕙之言相符卻公聽了大樂便將路上救了牡丹的話一一說了如今有老夫作主一個盟兄之女一個盟弟之子可巧姪男姪女皆在老夫這裡正好成其美事施俊到了此時也就難以推辭卻公大高其興來到後面與夫人商量叫夫人辦理牡丹的內務算是女家那邊卻公辦理施生的外事算是男家那邊的夫人也自歡喜連三位小姐也喬假小姐忙個不了惟有佳蕙暗暗傷感到了無人時想起小姐溺水之苦不由的淚流滿面夫人等以為他父母

不在跟前他傷心也是情理當然倒可憐他勸慰了多少言語並囑咐三位小妳不准耍笑打趣他到了佳期已近本府闔署官員皆知太守有此義舉無不欽敬俱各備了禮來賀喜邵公難以推辭只得斟酌收禮當受的受當壁的璧是日却大排筵宴請衆官員吃喜酒熱鬧非常把個施生打扮的花團錦簇衆官員見了無不稱讚就在衙門的東跨所做了新房到了吉時將二人雙雙送了過去成就百年之好諸事已畢之後邵老爺親筆寫了兩封書信差兩人送信一名丁雄送金公之信一名呂慶送施老爺之信務必覿面投遞二人分投送信去了這日施生正在書房看書叫錦箋去後面取東西錦箋來至後面心中暄

道自那日隨着衆人磕頭道喜我却沒瞧見新奶奶甚麼模樣今日到要留神瞧瞧誰知了鬟正給新姐子烹茶去了錦箋喚了一聲無人他便來在院內可巧佳蕙却在廊下用扇兒闢鸂鶒呢猛見了錦箋他把扇子一遮連忙要轉回屋內那知錦箋眼快早認出是佳蕙來暗道好吓敢則是他吓見了我竟把扇子算個小圍幌他如今有了官誥了便高聲說了一個佳字新姐已將扇子撤下連連擺手道兄弟不要高聲錦箋便問你如何來到這裡佳蕙便將做事不密叫老爺知道了如何逼勒小姐自盡如何奶母定計上唐縣如何遇了賊船生生的把個小姐投水死了自己如何被鄔老爺搭救就冒了小姐之名如今鬧的

事已做成求兄弟千萬不要洩漏只要你暗暗打聽儻或
小姐投水未死作姐姐的必要成全他二人之事決不負
主僕的情腸我如今雖居此位心實不安也不過虛左以
待之意綿箋見他如此笑道言雖如此如今名分攸關況
且與你磕頭見禮你就腆然受之未免太過佳蕙道事已
如此叫我無可如何再者你是兄弟我是姐姐難道受不
起你一拜麼你若不依我再給你拜上兩拜就福了兩福
綿箋再也沒的說了又見了鬟烹茶而來佳蕙連忙進屋
內去了綿箋向了鬟要了東西回到書房見了施生他却
一字不提從此知道新娘是假小姐他就暗暗訪查眞小
姐的下落且說了雄與金公送信從水面迎來已見有官

船頭備問時果是迎接襄陽太守的丁雄打聽了打聽說
金太守由枯梅嶺起旱而來他便棄舟乘馬急急起至枯
梅嶺先見有駟輛行李過去知是金太守的家眷後面方
是太守乘馬而來丁雄下馬搶步上前請安稟道小人丁
雄奉家主邵老爺之命前來投書說罷將書信高高舉起
金太守將馬拉住問了邵老爺起居丁雄站起一一答畢
將書信遞過金太守伸手接書却問道你家太太好小姐
們可好丁雄一一回答金公道管家乘上馬罷俟我到驛
再答回信丁雄退後一抖繮繩上了馬就在金公後面跟
隨見了金福祿等彼此道辛苦套敘言語俱不必細表且
說金公因是邵老爺的書信非比尋常就在馬上拆看見

書正無非請安想念話頭看到後面有施俊與牡丹完婚一節心中一時好生不樂暗道邵賢弟做事荒唐見女大事如何硬作主張倒遂了施俊那畜生的私欲此事太欠斟酌邵又無可如何將書信摺疊摺疊揣在懷內丁雄雖在後面跟隨邵留神瞧以為金公見了書信必有話面問誰知金公不但不問反覺得有些不樂的光景丁雄暗暗納悶正走之間離赤石崖不遠見無數的儂儸排開當中有個黃面金睛濃眉凹臉頦下滿部縐綵的黃鬚無怪綽號金面神坐下騎着一匹黃驃馬手中拿着兩根狼牙棒雄糾糾氣昂昂在那裡等候金公早已看見不知山賊是何主意猛見丁雄伏身撒馬過去話語不多山賊將棒一

舉連悞兩悞上來了一羣僕儸鶯拿燕雀將丁雄拖溺下馬細了金公一見暗說不好纔待撥轉馬頭只見山賊忽喇喇馬跑過來一聲吆喝道傜藍驍特來請太守上山敘話說罷將棒往後一擺僕儸蜂擁上前拉住金公坐下騾環不容分說竟奔山中去了金福祿等見了誰敢上前吆的一聲大家沒命的好跑且說藍驍邀截了金公正然回山只見葛瑤明飛馬近前來稟道啟大王小人奉命劫掠駝轎已然到手不想山凹隘出一隻白狼後面有三人追趕却是臥虎溝的沙員外帶領孟傑焦赤三人見小人劫掠駝轎心中不忿急急上前將僕儸趕散仍將駝轎奪去押赴莊中去了藍驍聽了大怒道沙龍欺吾太甚吩咐葛

瑶明押解金公上山安置妥協急急帶傻俅前來接應葛瑶明領命只帶數名傻俅押解金公丁雄上山其餘俱隨藍驍來至赤石崖下早見沙龍與孟傑二人迎將上來藍驍道沙員外俺待你不薄你如何管俺的閑事沙龍道非是俺管你的閑事只因聽見駝轎內哭的悽切母子登時全要自盡俺豈有不救死之理藍驍道員外不知俺與金太守素有仇隙知他從此經過特特前來邀截方纔已然搶獲上山忽聽葛瑶明說員外將他家眷搶奪回莊不知是何主意沙龍道這就是你的不是了金太守乃國家四品黃堂你如何擅敢邀截再者你與太守有仇却與他家眷何干依俺說莫若你將太守放下山來交付與俺俺與

你在太守跟前說個分上置而不理免得你吃罪不起藍驍聽了一聲怪叫嗄喲好沙龍你眞欺俺太甚俺如今合你誓不兩立說罷催馬掄棒打來沙龍扯開架式抵敵孟傑幫助相攻藍驍見沙孟二人步下躡躍英勇非常他便使個暗令將棒往後一擺衆傻儸圍裏上來沙龍毫不介意孟傑漠不關心一個東指西殺一個南擊北撥二人殺殼多時誰知傻儸益發多了箇箇圍將沙龍孟傑困在當中二人漸漸的覺得乏了原來葛瑤明將金公解入山中招呼衆多傻儸下山他却指撥傻儸層層疊疊的圍裏所以人益發多了正在分派只見那邊來了個女子仔細打量却是前次打野雞的他一見了邪念陡起一催馬迎將

上來道嬌娘往那裡走這句話剛然說完只聽弓弦響處這邊葛瑤明眼睛內咕咚的一聲一個鐵丸打入眼眶之內生生把個眼珠兒擠出葛瑤明哎喲的一聲栽下馬來原來焦赤押解駝轎到莊叫鳳仙秋葵迎接進去告訴明白說藍驍現領僕儸在山中截戰鳳仙姐妹聽了甚不放心就託張媽媽在裡頭照料他等隨焦赤前來救應沙龍在路上言明焦赤從東殺進鳳仙姐妹從西殺進不料剛然上山就被葛瑤明看見伸馬迎來秋葵眼快嘴急叫聲姐姐前日搶野雞的那廝又來了鳳仙道妹妹不要忙待我打發他前次手下留情打在他眉攢中間是個二龍戲珠如今這廝又來可要給他個現虎出洞了列位自想想

葛瑤明眉目之間有多大的地方擱的住鬧個龍虎鬬麼這也是他貪淫好色之報從馬上栽了下來秋葵趕上將鐵棒一揚只聽拍的一聲葛瑤明登時了帳琉璃珠兒砸碎了未知他姐妹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九十八回　沙龍遭困母女重逢　智化運籌弟兄奮勇

且說鳳仙秋葵從西殺來只見秋葵掄開鐵棒兵兵栁栁一陣亂響打的僕儸東躲西藏忽又聽東邊鳴鼓打的僕儸四分五落鳳仙拽開彈弓連珠打出托鋼又連發數帶罵裡面沙龍孟傑見僕羅一時亂散他二人奮勇往外沖突裡外夾攻僕儸如何抵擋得住往左右一分護開一條大路却好鳳仙秋葵接住沙龍焦赤却也

趕到彼此相見沙龍道鳳仙你姐妹到此做甚麼蔡道聞得爹爹被山賊截戰我二人特來幫助沙龍纔要說話只聽山崗上咕嚕嚕鼓聲如雷所有山口外壁嚕嚕鑼聲振耳又聽人聲吶喊拿吓別放走了沙龍吓大王說咧不准放令箭吓務要生擒吓姓沙的你可跑不了吓各處俱有埋伏吓快些早些投降沙龍等聽了不由的駭目驚心你道如何原來藍驍暗令僕儸圍困沙龍只要誘敵不准交鋒心想把他奈何乏了一鼓而擒之將他制伏作爲自己的勝着故此他在高山崗上瞭望見沙龍二人有些乏了滿心歡喜惟恐有失又叫僕儸上山調回哨頭領按山口埋伏如聽鼓響四面鑼聲齊鳴一齊吶喊驚嚇於他那些

再爲勸說斷無不歸降之理猛又見東西一陣披靡傻傻往左右一分已知是沙龍的接應他便擂起鼓來果然各山口響應吶喊揚威聲聲要拿沙龍他在高崗之上揮動令旗沙龍投東他便指東沙龍投西他便指西沙龍父女孟焦二人跑殼多時不是石如驟雨就是箭似飛蝗毫無一個對手厮殺之人跑來跑去並無出路只得五人圍聚一處歇息商酌且不言沙龍等被困再說臥虎莊上自焦赤押了駝輛進莊所有漁獵衆家的妻女皆知救了官兒娘子來誰不要瞧瞧官兒娘子是甚麼模樣全當做希希罕兒一般你來我去只管頻頻往來却不敢上前止於偷偷摸摸扒扒瞧瞧戚又掀掀簾子及到人家瞧見他他又

為身一撥連似偷油吃的耗子一般倒是張立之妻李氏受了鳳仙之託極力的張羅却又一人張羅不過來應酬了何夫人又應酬小相公金章額外還要應酬了幾僕婦覺得累的狠出來便向衆婦人道衆位大媽嬸子你們與其在這裡張的望的怎的不進去看看呢陪着說說話兒我也有個替換兒衆人也不答言也有擺手兒的也有搖頭兒的又有扭扭捏捏躲了的又有咭咭咕咕笑了的李氏見了這番光景賭氣子轉身進了角門原來角門以內就是跨所當初鳳仙秋葵曾說過如若房屋蓋成也不准張家姐姐搬出故此張立夫婦帶同牡丹仍在跨所居住李氏見了牡丹道女兒今有員外救了官兒娘子前來媽

媽一人張羅不過來別人都不敢上前女兒敢去也不敢呀你若敢去媽媽將你帶過去哨娘兒兩個也有個替換你不願意就罷牡丹道母親這有甚麼呢孩兒就過去李氏歡喜道還是女兒大方你把那頭兒抵抵把大褂子扈上我這裡烹茶你就端過去牡丹果然將頭兒整理整理換衣擊裙不多時李氏將茶烹好用茶盤托來遞與牡丹見牡丹抵的頭兒光光油油的襯着臉兒紅紅白白的穿着件翠森森的衫兒擊着條青簇簇裙兒眞是嬌嬌娜娜嫵嫵婷婷雖是裙布荊釵勝過珠圍翠繞李氏看了樂的他眉花眼笑隨着出了角門眾婦女見了一個個低言悄語接耳交頭這個道大妗子你看喲張奶奶又顯擺他閨

女呢那個道二娘兒你聽罷看他見了官兒娘子說些甚
耶咱們也學些見識說話間李氏上前將簾掀起牡丹端
定茶盤輕移蓮步至屋內慢閃秋波一看覺得肝連膽一
陣心酸忽聽小金章說道噯喲你不是我牡丹姐姐麼想
煞兄弟了跑過來抱膝跪到牡丹到了此時手顫脚軟噹
啷啷茶杯落地將金章抱住癱軟在地何氏夫人早已向
前攙住牡丹兒一聲內一聲叫了半日哇的一聲方哭出
來了眞是悲從中心出慢說他三人淚流滿面連侍婦了
髮無不拭淚在傍勸慰牕外的田婦村姑不知爲着何事
俱各納悶獨有李氏張媽悶悶何何的勸又不是好容易將
他母女三人攙起何氏夫人一手拉住牡丹一手拉住了

金章哀哀切切的一同坐了方問與奶公奶母赴唐縣如何牡丹哭訴遇難情由剛說至張公夫婦撈救猛聽的李氏放聲哭道噯喲可坑了我了他這一哭比方纔他母女姐弟相識猶覺慘切他想沒有兒女的怎生這樣的苦法索信沒有也倒罷了好容易認着一個如今又被本家認去這以後可怎麽好越想越哭越哭越痛咧着瓢大的嘴扯着喇叭是的嗓子好一場大哭何氏夫人感念他救女兒之情將他攙了過來一同坐了勸慰多時牡丹又說媽媽只管放心決不辜負厚恩李氏方住了聲金章兒他姐姐穿的是粗布衣服立刻魔着何氏夫人要他姐姐的衣服一句話提醒了李氏即到路所取衣服兒張立拿茶葉

到上外邊去李氏道大哥那是給人家的女兒預備茶葉
你如何拿出去張立道外面來了多少二爺們連杯茶也
沒有說不得只好將這茶葉拿出你如何又說人家女兒
的話呢李氏便將方纔母女相認的話說了張立聽了也
無可如何且先到外面張羅張立來至廳房眾僕役等見
了道謝張立急忙烹茶忽見莊客進來說道你等眾位在
此廳上坐不得了且至西廂房吃茶罷我們員外三位至
厚的朋友到了眾僕役聽了俱各出來躲避只見外面進
來了三人却是歐陽春智化丁炎蕙原來他三人到了襄
陽探聽明白趙爵立了盟書恐有人盜取關係非淺因此
盡了一座冲霄樓將此書懸於深閨下面設了八卦銅綱

陣處處設了消息時時有人看守原打算進去探訪一番後來聽說聖上欽派顏大人巡按襄陽又是白玉堂隨任供職大家計議莫若仍回臥虎溝與沙龍說明同去輔佐巡按幫助玉堂又爲國家又盡朋情豈不兩全其美因此急急趕回來了來至莊中不見沙龍智化連忙問道員外那裡去了張立將救了太守的家眷藍驍劫戰赤石崖不但員外與孟焦二位去了連兩位小姐也去了打算救應至今未回智化聽了說道不好此事必有舛錯不可遲疑歐陽兄與丁賢弟務要辛苦辛苦丁二爺道叫我們上何方去呢智化道就解赤石崖之圍丁二爺道我與歐陽兄都不認得如何是好張立道無妨現有史雲他却認得丁

二介遠如此快嗔他來張立去不多時只見來了七人聽
說要上赤石崖同史雲仝要去的智化道狠好你等隨了
三位去罷不許逞强好勇只聽吩咐就是了歐陽兄專要
搜獵蓝驍丁賢弟保護沙兄父女我在莊中防備賊人分
兵救家屬北俠與丁二官人急急帶領史雲七人直奔
赤石崖去了這裡智化叫張立進內安慰衆女眷人等不
必驚怕惟恐有着急欲尋自盡等情又吩咐衆莊客前後
左右探聽防守儻有賊寇來時不要聲張暗暗報我知道
我自有道理登時把個臥虎莊主張的井井有條可見他
料事如神機謀嚴密且說北俠等來至赤石崖的西山口
見有許多僕僮把守這北俠招呼衆人道守汎僕僮聽真

俺歐陽春前來解圍快快報與你家山主知道西山口的頭領不敢怠慢連忙報與藍驍藍驍問道來有多少人頭領道來了二人帶領莊丁七八藍驍暗道共有九八不打緊好便好如不好時連他等也困在山內索信一網打盡想罷傳於頭領叫把他等放進山口早見沙龍等正在那裡歇息彼此相見不及敘語北俠道俺見藍驍去了賢弟小心吓說罷帶了七八奔至山崗藍驍迎了下來問道來者何人北俠道俺歐陽春特來請問山主今日此舉是爲金太守吓還是爲沙員外呢藍驍道俺原是爲擒拿太守金輝却不與沙員外相干誰知沙員外從我們頭領手內將金輝的家眷搶去不算額外還要合我要金輝這不是

沙員外玖我太湛麼所以將他困住務要他歸附方罷北俠笑道沙員外何等之人如何肯歸附於你再者你無故的戕了皇家的四品黃堂這不成了反叛了麼藍驍聽了大怒道歐陽春你今此來端的為何北俠道俺今特來拿你說罷掄開七寶刀照腿砍來藍驍急將鐵棒一迎北俠將手往外一削噌的一聲將鐵棒狠牙削去藍驍暗說不好又將左手鐵棒打來北俠儘力往外一磕又往外一削迎的力猛藍驍覺的從手內奪的一般嗖的一聲連磕帶削棒已飛出數步以外藍驍身形幌了兩幌北俠趕步縱身上了藍驍的馬後一伸左手攥住他的皮鞓帶將他往上一提藍驍已離鞍心北俠將身一轉連背帶抗往地下

一跳右肘把馬跨一搗那馬吸的一聲往前一躥北俠提着藍驍一鬆手咕咚一聲栽倒塵埃史雲等連忙上前擒住登時綑綁起來此一段北俠擒藍驍迥與別書不同交手別致迎逢各異至於擒法更覺新奇雖則是失了征戰的規矩却正是俠客的行藏一味的巧妙靈活決不是鹵莽滅裂好勇鬬狠那一番的行為且說丁兆蕙等早望見高崗之上動手趁他不能揮動令旗先却眼目大衆奮勇殺奔西山口來頭領率領僕僮如何抵當的住一羣猛虎沙發了一聲喊各自逃出去了丁兆蕙獨自一人擎刀把住山口先前鳳仙秋葵回莊然後沙龍與兆蕙復又來到高崗此時北俠已追問藍驍金太守在於何處藍驍只得

說出已解山中即着懊儸將金輝丁雄放下山來北俠就着史雲帶同金太守先行回莊至西山口叫孟焦二人也來押解藍驍上山勦滅巢穴去了要知後文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九十九回　見牡丹金輝深後悔　提芡虎焦赤踐前言

且說史雲引着金輝丁雄來到莊中莊丁報與智化智化同張立迎到大廳之上金太守並不問妻子下落如何惟有致謝搭救自己之恩智化却先言夫人公子無恙使太守放心畧畧吃茶歇息歇息即着張立引太守來到後面見了夫人公子此時鳳仙姊妹已知母女相認正在慶賀忽聽太守進來便同牡丹上跨所去了這些田婦村姑誰

不要瞧瞧大老爺的威嚴不多時見張立帶進一位戴紗帽的翅兒矬少一個穿着紅袍襟子搭拉半邊玉帶繫腰因掀折開的裡出外進皂靴裹足不合脚歪的底綻幫垂一部著鬍鬚得上頭扎煞下頭捲滿面塵垢抹的左邊來黑右邊黃初見時只當做走會的槓箱官細瞧來方知是新印的金太守衆婦女見了這狼狽的形狀一個個握着嘴兒嘻笑夫人公子迎出屋來見了這般光景好不傷慘金童上前請安金公拉起攜手來至屋內金公畧述山王邀截的情由何氏又說恩公搭救的備細夫妻二人又是嗟嘆又是感激忽聽金童道爹爹如今却有喜中之喜了太守問道此話怎講何氏安人便將母女相認的事說出

太守詫異道豈有此理難道有兩個牡丹不成說罷從懷中將邵老爺書信拿出遞給夫人看了何氏道其中另有別情當初女兒不肯離却閨閣是乳母定計將佳蕙扮做女兒改了丁髻不想遇了賊船女兒赴水傾生多虧了張公夫婦撈救認爲義女老爺不信請看那兩件衣服方纔張媽媽拿來是當初女兒投水穿的金公拿起一看果是兩件了襲服色暗暗忖度道如此看來牡丹不但清潔而且有智竟能保金門的臉面實屬難得再一轉想當初手帕金魚原從巧娘手內得來焉知不是那賤人作弄的呢就是書箱翻出玉釵我看施生也並不懼怕仍然一團傲氣仔細想來其中必有情弊是我一時着了氣惱不辨青

紅皂白竟把他二人委屈了再想起逼勒牡丹自盡一節未免太狠心中愧悔難禁便問何氏道女兒今在那裡何氏道方纔在這裡聽說老爺來了他就上他乾娘那邊去了金公道金章你同了賢將你姐姐請來金章去後何氏道據我想來老爺不見女兒倒也罷了惟恐見了時老爺又要生氣金公知夫人話內有譏誚之意也不答言止於付之一笑只見金章哭着回來道我姐姐斷不來見爹爹說惟恐爹爹見了又要生氣金公哈哈笑道有其母必有其女無奈何煩夫人同我走走如何何氏見金公如此只得叫張媽媽引路老夫妻同進了角門來到跨所之內鳳仙姐妹知道太守必來早已躲避只見三間房屋兩明一

暗所有擺設頗頗的雅而不俗這俱是鳳仙在這裡替牡
丹調停的張李氏將軟簾掀起道女兒老爺親身看你金
公便進屋內見牡丹面裡背外一言不答金公見女兒的
梳妝打扮居然的布裙荊釵回想當初珠圍翠繞不由的
痛澈腑肺道牡丹我兒是為父的委屈了你了皆由當初
一時氣惱不加思索無怪女兒着惱難道你還嗔怪爹爹
不成你母親也在此快些見了罷張媽媽見牡丹端然不
動連忙上前道女兒你乃明理之人似此非禮如何使得
老爺太太是你生身父母尚且如此若是我夫妻得罪了
你那時豈不更難乎為情了麼快些下來叩拜老爺罷此
時牡丹已然淚流滿面無奈下牀雙膝跪倒口尊爹爹兒

有一言告稟孩兒不知犯了何罪致令爹爹逼孩兒自盡如今現爲皇家太守儻若遇見孩兒之事爹爹斷理不清逼死女子是小事豈不損德行有虧孩兒無知頂撞望乞爹爹寬宥金公聽了羞的面紅過耳只得陪笑將牡丹攙起道我兒說的是以後爹爹諸事細心了以前之事全是爹爹不是再休提起了又向何氏道夫人快些與女兒將衣服換了我到前面致謝致謝恩公去說罷拥身就走張立仍然引至大廳智化對金公道方纔主管帶領衆役們來央求於我惟恐大人見責望乞大人容諒金公道非是他等無能皆因山賊凶惡老夫怪他們則甚智化便將金福祿等喚來與老爺磕頭衆人又謝了智爺智爺叫將太

守衣服換來只見莊丁進來報道我家員外同衆位爺們
到了智化與張立迎到莊門剛到驢前見金公在那裡立
等見了衆人連忙上前致謝沙龍見了便請太守與北俠
進驢就座智化問勦滅巢穴如何北俠道我等押了藍驍
入山將錙重俱散與僕儸所有寨柵全行放火燒了現時
把藍驍押來交在西院叫衆人看守特請太守老爺發落
太守道多承衆位恩公的威力既將賊首擒獲下官也不
敢擅專俟到任所即行具摺連賊首押赴東京交到開封
府包相爺那裡自有定見智化道既如此這藍驍到要嚴
加防範好好看守將來是襄陽的硬證復又道弟等三人
去而復返者因聽見顏大人巡按襄陽欽派白五弟隨任

供職弟等急急趕回來原欲會同兄長齊赴襄陽幫助五弟共襄此事如今既有要犯在此說不得必須躭遲幾日工夫沙兄長歐陽兄丁賢弟大家俱各在莊留神照料盤驒惟恐襄陽王暗裡遣人來盜取却是要緊的就是太守赴任路上也要仔細若要小弟保獲隨同前往一到任所急急俱捐倏捐子到時即行將盤驒押赴開封諸事已畢再行趕到襄陽庶乎與事有益不知衆位兄長以爲何如衆人齊聲道好就是如此金公道只是又要勞動恩公下官心甚不安說話間酒筵設擺齊備大家入座飲酒只見張立悄悄與沙龍附耳沙龍出席來至後面見了鳳仙秋葵將牡丹之事一一敘明沙龍道如何我看那女子舉止

端方決不是村莊的氣度果然不錯秋葵道如今牡丹姐姐不知還在咱們這裡居住還是要遠住呢沙龍道自然是要隨任跟了他父母去豈有單單把他留在這裡之理呢秋葵道我看牡丹姐姐他不願意去如今連衣服也不換仿彿有甚麼委屈是的揉眼抹淚的莫若爹爹問問太太倒底帶了他去不帶他去早定個主意爲是沙龍道何必多此一問那有他父母既認着了不帶了去還把女兒留在人家的道理這都是你們貪戀難捨心生忘想之故我不管你牡丹姐姐如若不換衣服我惟你二人是問少時我同太守還要進來看呢說罷轉身上廳去了鳳仙聽了低頭不語惟有秋葵將隔壁剛哇的一聲哭着奔到後

面見了牡丹一把拉住道哎呦姐姐吓你可快走了我們可怎麼好吓說罷放聲痛哭牡丹也就陪哭起來了浪人不知爲着何故隨後鳳仙也就來了將此事說明大家這纔放了心了何氏夫人過來拉着秋葵道我的兒你不要哭你捨不得的你姐姐那知我心裡還捨不得你呢等着我們到了任所急急遣人來接你實對你說我狠愛你這實心服兒爲人慈厚你若不憎嫌我就認你爲乾女兒你可願意麼秋葵聽了登時止住淚道這話果眞麼何氏道有甚麼不眞呢秋葵便立起身來道如此母親請上待孩兒拜見說罷立時拜下去何氏夫人連忙攙起鳳仙道牡丹姐姐你不要哭了如今有了個妹子了牡丹聽畢

一聲也笑了鳳仙道妹子你只顧了認母親方纔我爹爹說的話難道你就忘了麼秋葵道我何嘗忘了呢便對牡丹道姐姐你將衣服換了罷我爹爹說了如若不換衣服要不依我們倆呢你若拿着我當親妹妹你就換了你若瞧不起我你就不換張媽媽也來相勸鳳仙便吩咐了聲道快拿你家小姐的舊環衣服來彼此攙掇牡丹礙不過臉去只得從新梳洗起來鳳仙秋葵在兩邊一邊一個觀妝見了襲僕婦服侍的全有規矩款式暗暗的羨慕不多時梳妝已畢換了衣服更覺鮮豔非常牡丹又將舊珥贈了鳳仙姊妹許多二人深謝了且說沙龍來到廳上復又執壺斟酒剛然坐下只見焦赤道沙大哥今日歐陽兄智

大哥俱在這裡前次說的親事今日還不定規麼一句話說的也有笑的也有怔的怔的因不知其中之事體此話從何說起笑的是笑他性急粗莽之甚抄龍道焦賢弟你怔甚麼爲兒女之事何必在此一時呢焦赤道非是俺性急明日智大哥又要隨太守赴任豈不又是躭擱呢還是早些定規了的是了二爺道衆位不知焦二哥爲的是早些定了他還等着吃喜酒呢焦赤道俺單等吃喜酒這裡現放着酒來來來咱們且吃一杯說罷端起來一飲而盡大家歡笑快飲酒飯已畢金公便要了筆硯來給邵邦傑細細寫了一信連手帕並金魚玉釵俱各封固停當覷面交與丁雄叫他回去就托邵邦傑將此事細細訪查明白

賞了丁雄二十兩銀子郎刻起身趕赴長沙去了沙龍此時已到後面秋葵將何氏夫人認爲乾女兒之事說了又將牡丹小姐已然換了衣服還要請太守與爹爹一同拜見沙龍便來到廳上請了金公來到後面牡丹出來先拜謝了沙龍沙龍見牡丹花團錦簇眞不愧千金的態度滿心歡喜牡丹又與金公見禮金公連忙攙起見牡丹依然是閨閣粧扮雖然歡喜未免有些悽慘牡丹又帶了秋葵與義父見禮金公連叫牡丹攙扶沙龍也就叫鳳仙見了金公又致謝沙龍小女在此打攪多蒙兄長與二位姪女照拂沙龍連說不敢他等只管親的乾的見父認女傍邊把個張媽媽歡的眼見熱了眼眶裡不由的流下淚來

用絹帕左搽右搽早被牡丹看見便對金公道孩兒還有一事告稟金公道我兒有話只管說來牡丹道孩兒性命多虧了乾爹乾娘搭救纔有今日而且老夫妻無男無女孤苦隻身求爹爹務必將他老夫妻帶到任上孩兒也可以稍爲報答金公道正當如此我兒放心就叫他老夫妻收拾收拾明日隨行便了張媽媽聽了這纔破涕爲笑沙龍又同金公來到廳上見設筵盛豐未免心甚不安沙龍道今日此筵可謂四喜俱備大家坐了侍我說來仍然太守首坐吳次北俠智公子丁二官人孟傑焦赤下首却是沙龍與張立焦赤先道大哥快說四喜若說是了有一喜俺喝一碗如何沙龍道第一太守今日一家團聚又認了

小姐這個喜如何焦赤道好可喜可賀俺喝這一碗快說
第二沙龍道這第二就是賢弟說的了今日湊着歐陽兄
智賢弟在此就把女兒大事定規了從此咱三人便是親
家了一言爲定所有納聘的礼節再說焦赤道好吓這纔
痛快呢這二喜俺要喝兩碗一碗陪歐陽兄智大哥一碗
陪沙兄長你三人也要換盃兒纔是說的大家笑了果然
北俠智公子與沙員外彼此換盃焦赤已然喝了兩碗沙
龍道三喜是明日太守榮任高陞這就算餞行的酒席如
何焦赤道沙兄長會打算盤一打兩副成也倒罷了俺也
喝一碗孟傑道這第四喜不知是甚麽到要聽聽沙龍道
太守認了小女爲女是乾親家歐陽兄與智賢弟定了小

女為媳是新親家張老丈認了太守的小姐為女是新親家通盤算來今日乃我們三門親家大會齊兒難道算不得一喜麼焦赤聽了却不言語也不飲酒丁二爺道焦二哥這碗酒為何不喝焦赤道他們親家鬧他們的親家管俺甚麼相干這酒俺不喝他丁二爺道焦二哥你莫要打不開算盤將來這裡的姪女兒過了門時他們親家參對親家爺咱們還是親家叔叔呢說的大家全笑了被此歡飲飯畢之後大家歇息到了次日金太守起身智化隨任獨有鳳仙秋葵與牡丹三人痛哭不忍分別好容易方纔勸上智化又諄諄囑咐好生看守藍驍俟招子到時創行押解進京共俠又提撥智化一路小心大家珍重執手分

別上在的上任回莊的回莊俱各一不表要知後文何事且
聽下回分解

一百回　探形踪王府遭刺客　趕道路酒樓問書童

且說小俠艾虎自離了臥虎溝要奔襄陽他因在莊三日未曾飲酒頭天就飲了個過量之酒走了半天就住了次日也是如此到了第三日猛然省悟道不好若要如此豈不又像上臥虎情一樣麼儻然再要悞事那就不成事了從今後酒要檢點纔好自已勸了自已一番因心裡惦着走路偏偏的起得早了不辨路徑只顧往前進發及至天亮遇見行人問時誰知把路走錯了理應往東却往到東北有五六十里之遥幸喜此人老成的的確確告訴他由

何處到何鎮再由何鎮到何堡過了何堡幾里方是襄陽大路艾虎聽了躬身道謝執手告別自己暗道這是怎麽說起了個五更趕了個晚集這半夜的工夫白走了仔細想來全是前兩日貪酒之過若不是那兩天醉了何至有如此之錯呢可見酒之悞事不放自已悔恨無及那知他就在此一錯上便把北俠等讓過去了所以直到襄陽全未遇見這日好容易到了襄陽各處店寓詢問俱各不知他那知道北俠等三人再不住旅店惟恐怕豹人的疑忌全是在野寺古廟存身小俠尋找多時心內着躁只得找個店寓住了次日便在各處訪查酒也不敢多吃了到處聽人傳說新陞來一位巡按大人姓顏

是包丞相的門生為人精明辦事棋酌儻若來時大家可要把兒枉伸前伸就又有悄悄低言講論的他却聽不真切他便暗暗陪生賀坐在那裡仿彿磕睡前仰後合却是閉目合睛側耳細聽漸漸的聽在耳內原來是講究如何是立盟書如何是盖冲霄樓如何設銅網陣一連探訪了三日到處講究的全是這些心內早得了些主意因知銅網陣的利害不敢擅入他却每日在襄陽王府左右暗暗窺覷或在對過酒樓瞭望這日正在酒樓之上飲酒却眼巴巴的瞧着對過見府內往來行人出入也不介意忽然來了二人乘着馬到了府前下馬將馬拴在樁上進府去了有頓飯的工夫二人出來各解偏韁一人扳鞍上馬一人

剛纔認蹤只見跑出一人一點手那人趕到跟前附耳說了幾句形色甚是倉皇小俠見了心中有些疑惑連忙會鈔下樓暗暗跟定二人來至雙岔路口只聽一人道咱們定准在長沙府關外十里堡鎮上會齊請了各自加上一鞭往東西而去他二人只顧在馬上交談執手告別早被艾虎一眼看出暗道不則是他兩個呀你道他二人是誰原來具是招賢館的舊相知一個是陡起邪念的賽方朔方貂自從在夾溝被北俠削了他的刀他便脫逃也不敢回招賢館他却直奔襄陽投在奸王府內那一個是糊謀自出的小諸葛沈仲元只因捉拿馬强之時他却敗病不肯出頭後來見他等生心搶劫不由的暗笑這些沒天良

之人甚麼事都幹的出來又聽見大家計議投奔襄陽自
己轉想趙爵久懷異心將來國法必不赦宥就是這些烏
合之衆也不能成其大事我何不將計就計也上襄陽投
在奸王那裡看個動靜僕有事關重大的我在其中調停
暗暗給他破格一來與朝廷出力報効二來爲百姓剪惡
除奸豈不大妙但凡俠客義士行止不同若是沈仲元尤
蕤自己先擔個從奸助惡之名而且在奸王面前還要隨
聲附和迎逢獻媚屈己從人何以見他的俠義呢殊不知
他仗着自己聰明智畧過人他把事體看透猶如掌上觀
文仿彿連場作戲從游戲中生出俠義來這纔是眞正俠
義即如南俠北俠雙俠甚至小俠處處濟困扶危誰不知

是行俠尚義呢這明是露的俠義却到容易若沈仲元決非他等可比他却在暗中調停毫不露一點聲色隨機應變諸葛多端到了歸期恰在俠義之中豈不是個極難事呢他的這一番慧心靈機眞不愧小諸葛三字他這一次隨了方貂同來却有一件重大之事只因藍驍被人擒拿之後將鎗重分散僕僮其中就有無賴之徒惡心不改急急趕赴襄陽稟報奸王奸王聽了暗暗想道事尚未舉先折了一隻膀臂這便如何是好便來至集賢堂與大衆商議道孤家原寫信一封與藍驍叫他將金煇邀截上山說他歸附刻不依從即行殺害免得來至襄陽又要費手不想藍驍被北俠擒獲事到如今列位可有甚麼主意其中

却有明公說道縱然害了金輝也不濟事現今聖上欲派顏查散巡按襄陽而且長沙又改調了鄧邦傑這些人皆有虎視眈眈之意若欲加害豈性命然害了方爲穩便加今却有一計害三賢的妙策斯主聽了滿心歡喜問道何爲一計害三賢請道其詳這明公道金輝必由長沙經過長沙關外十里堡是個迎接官員的去處只要派個有本領的去到那裡夤夜之間將金輝刺死儻若成功鄧邦傑的太守也就作不牢了金輝原是在他那裡住宿倘被人刺死了焉有本地太守無罪之理咱們把行刺之人深藏府內却辦一套文書迎着顏巡按呈遞他做襄陽巡按襄陽太守被人刺死了他如何不管呢既要管又無處緝拿

行刺之人事要因循起來聖上必要見怪說他辦理不善那時慢說他是包公的門生就是包公也就難以迴護了奸王聽畢哈哈大笑道妙極妙極就派方貂前往傍邊早為動了一個大明公沈仲元見這明公說的得意揚揚全不管行得行不得不由的心中暗笑惟恐萬一事成豈不害一忠良莫若我亦走走因此上前說道啟上千歲此事重大方貂一人惟恐不能成功待微臣幫他同去何如奸王更加歡喜方貂道為日有限必須乘馬方不悞事奸王道你等去到孤家御廐中自己揀選馬匹去二人領命就到御廐選了好馬備辦停當又到府內見奸王稟辭奸王囑咐了許多言語二人告別出來剛要上馬奸王又派親

隨之人出來吩咐道此去成功不成功務要早早回來二人答應騎上馬各要到下處收什行李所以來至雙岔口言明會齊兒的所在這纔分東西各回下處去了所以艾虎聽了個明白看了個眞切急急回到店中算還了房錢直奔長沙關外十里堡而來一路上酒也不喝恨不得一步趕到長沙心內想着他們是馬我是步行如何趕的過馬去呢又轉想道他二人分東西而走必然要帶行李用無有不圖安逸的圖安逸的必是夜宿曉行我不管他我給他個晝夜兼行難道還趕不上他麼眞是有志者事竟成却是艾虎預先到了歇息了一夜次日必要訪查那二人的下落出了旅店在街市閒游果然見個鎮店之所熱

鬧非常自己散步見路東有接官廳懸花結彩仔細打聽原來是本處太守邵老爺與襄陽太守金老爺是至相好皆因太守上襄陽赴任從此經過故此邵老爺預備的這樣盛席艾虎打聽這金老爺幾時方能到此故則是後日纔到公館艾虎聽在心裡猛然省悟道是了大約那兩個人必要在公館開甚麼懸牌後日我倒要早早的應候他正在揣度之間忽聽耳畔有人叫道二爺那裡去艾虎尚頭一看瞧着認得一時想不起來連忙問道你是何人那人道怎麼二爺連小人也認不得了呢小人就是錦錢莊爺與我家爺結拜二爺還賞了小人兩錠銀子艾虎道不錯不錯是我一時忘記了你今到此何事錦錢道嗳說起

來話長二爺無事請二爺到酒樓小人再慢慢細稟艾虎
即同錦錢上了路西的酒樓揀個僻靜的桌兒坐了錦錢
還不肯坐艾虎道酒樓之上何須論禮你只管坐了纔好
講話錦錢告坐便在橫頭兒坐了博士過來要了酒菜艾
虎便問施公子錦錢道好現在邵老爺太守衙門居住艾
虎道你主僕不是上九仙喬金老爺那裡爲何又到這裡
呢錦錢道正因如此所以話長便將拔奔九仙橋始末原
由說了一遍後來如何病在彼縣若不虧二爺賞的兩個
錁子我家相公如何養病呢艾虎說些須小事何必提他
你且說後來怎麼樣錦錢初見面何以就提賞了小人兩
錠銀子只因艾虎給的銀兩恰恰與錦錢救了急兒所以

他深深感激時刻在念俗語說的好寧給饑人一口不送
富人一斗是再不錯的錦箋又將遇了官司如何要尋自
盡却好遇見一位蔣爺賞了兩錠銀子方能奔到長沙艾
虎驗至此便問這姓蔣的是甚麼模樣錦箋說了形狀艾
虎不勝大喜暗道蔣叔父也有了下落了又聽錦箋說邵
老爺如何與我家爺完婚一節艾虎不由的拍手笑道好
這位邵老爺辦事爽快如今俺有了盟嫂了錦箋道二爺
不知這其中又有了事了艾虎道還有甚麼事錦箋又將
如何派丁雄送信昨因丁雄回來金老爺那裡寫了一封
信來說他小姐因病上唐縣就醫乘舟玩月悞墮水中現
時小人的這位主母是個假的艾虎聽了詫異道這假的

又是那個呢錦箋又將以前自己同佳蕙做的事一五一十的說了艾虎搖頭道你們這事做的不好了難道你老爺見了此書就不問麼錦箋道焉有不問的呢將我家爺叫了過去把書信給他看了額外還有一包東西我家爺便到臥室見了假主母將這東西給他看了這假主母纔哭了個頌氣倒噎艾虎道見了甚麼東西就這等哭錦箋道就是英蓉帕金魚和玉釵我家爺因見帕上有字便問是誰人寫的假主母方說道這前面是他寫的艾虎道他到底是誰錦箋笑道二爺你道這假主母是誰敢則就是佳蕙艾虎問道佳蕙如何昌稱小姐呢錦箋又將對換衣服說了艾虎說這就是了後來怎麼樣呢錦箋道這佳蕙

說前面字是秀寫的這後邊字不是老爺寫的麼一句話倒把我家爺提醒了仔細一看認出是小人筆跡立刻將小人叫進去三曹對案這纔都說了全是佳蕙與小人彼此對偷的我家爺與金小姐一槩不知我家爺將我責備一番便回明了邵老爺邵老爺倒樂了說小人與佳蕙兩小無猜全是一片為主之心倒是有良心的只可惜小姐薄命傾生誰知佳蕙自那日起扁念小姐飲食俱廢我家爺也是傷感因此叫小人備辦祭禮趁着明日邵老爺迎接金老爺去他二人要對着二邊遙祭艾虎聽了不勝悼歎他那知道綠鴨灘紿張公賀得義女之喜那就是牡丹呢錦箋說畢又問小俠意欲何往艾虎不肯明言托言往

臥虎溝去又轉口道俺既知你主僕住此俺倒要見見盟嫂你先去備辦祭禮我在此等你一路同往錦箋下樓去不多時回來艾虎會了錢鈔下樓竟奔衙署相離不遠錦箋先跑去了報知施生施生歡喜非常連忙來至衙外將艾虎讓至東跨所之書房內彼此歡敘自不必說到了次日打聽邵老爺走後施生見了艾虎告過罪暫且失陪艾虎已知爲遊祭之事也不細問施生同定住鸞錦箋坐轎的坐轎騎馬的騎馬來至江邊設醮祭禮這一番痛哭一想却又生出巧事來了欲知端底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俠義傳

一百一回　兩個千金眞假已辨　一雙刺客姓名自分

且說施生同錦綫乘馬佳蕙坐了一乘小轎亦到相公邊拜下祭禮換了素服施生與佳蕙拜眞錦綫與相公後面行禮佳蕙此時哀哀戚戚的痛兒甚至施生也是慘慘慽慽淚流不止錦綫在傍愁愁切切百般勸慰痛兒之後復又拈香候香燼的工夫大家觀望江景只見那邊來了一幫官船却是家眷行囊船頭上艙門口一邊坐着一個了艙裡面影影綽綽有個半老的夫人同着一位及笄的小姐還有一個年少的相公船漸江近不由的都往岸邊瞭望見施生背着手見遠眺江景瞧佳蕙手持印

怕仍然拭淚小姐看了多時揩訕着對相公說道兄弟你看那夫人的面貌好似佳蕙小相公尚未答言夫人道我兒悄言世間面貌相同者頗多他若是佳蕙那廂必是施生了小姐方不言語惟有秋水凝眸而已原來此船正是金太守的家眷何氏夫人端着牡丹小姐金章公子何氏夫人早已看見岸邊有素服祭奠之人仔細看來正是施生與佳蕙施生是自幼兒常見的佳蕙更不消說了心中已覺慘切之至一來惟恐小姐傷心現有施生不大穩便二來又因金公脾氣不敢造次相認所以說了一句世間面貌相同者多船已過去到了停泊之處早有丁雄呂慶在那裡伺候迎接呂慶已從施公處回來知是金公家眷

到了連忙伺候僕婦了處上前攙扶着乘坐乘轎直奔長
沙府衙門去了不多時金老爺亦到了雄呂慶上前請安
說家老爺備的馬匹在此請老爺乘用金公笑吟吟的道
你家老爺在那裡呢丁雄道在公館恭候老爺金公忙接
繮轡呂慶墜蹬上了坐騎丁雄呂慶也上了馬呂慶在前
引路丁雄策着馬在金公旁邊金公問他幾時到的長沙
你家老爺見了書信說些甚麼丁雄道小人回來時極其
迅速不多幾日就到了家老爺見了老爺的書信小人不
甚明白突老爺見了家老爺再為細述金公點了點頭說
話間丁雄一伏身叭喇喇馬已跑開又走了不多會只見
邵太守同定闖署官員俱在郊裡等候此時呂慶已然下

馬急忙過來伺候金公下馬二位太守彼此相見歡喜不盡同到公廳之上衆官員又從新參見金公一一應酬了幾句即請安歇去罷衆官員散後二位太守先敘了些彼此渴想的話頭然後擺上酒饌方問及完婚二節邵老爺將錦箋佳薰始末原由述了一遍金公方纔大悟全與施生小姐毫無相干二人暢飲酬敘酒飯畢後金老爺請邵老爺同署邵老爺又陪坐多時方纔告別坐轎回衙此時施生早已回來了獨獨不見了艾虎好生着急忙問書童書童說艾爺並未言語不知向何方去了施生心中懊悔暗自揣度道想是賢弟見我把他一人丟在此處他賭氣的走了明日却又往何方找尋去呢無奈何回身來至卧

室却又不見了佳蕙不多時了纔來回道奶奶叫回老爺知道方纔接得金太守家書誰知金小姐依然無恙奶奶在那裡伺候小姐呢俟諸　已畢還再細稟施生聽來了不覺詫異却又暗暗歡喜忽聽鄧老爺回衙連忙迎接相見畢鄧老爺也不進內便來至東路所之內安歇施生暗坐鄧老爺道我今日面見金兄但已說明你金老伯不但不怪你反倒後悔還說明日叫賢姪隨到任上與牡丹完婚明日必到衙署回拜於我賢姪理應見見爲是施生唯唯連声又與鄧公拜揖深深謝了敘話多時方纔回轉臥室却好佳蕙回來施生便問牡丹小姐如何死而復生佳蕙一一說了又言夫人視如兒女小姐情同姊妹賤妾

受如此大恩實實不忍分離今日回明老爺明日賤妾就要隨任所俟完婚之日再爲何候老爺說罷磕下頭去施生連忙攙起道理應如此適纔邵老爺已言向我說明日金老爺還要叫我隨赴任上完婚我想離別父母日久我須要到家中探望探望俟稟明父母再赴任所也不爲遲佳蕙道正是收什行裝已畢伏侍施生安寢不提且說金公在公館大廳之內請了智公又來談了許久智化惟恐金公勞乏便告退了原來智化隨金公前來處處留神每夜人靜改換行裝不定內外巡查幾次此時天已二鼓智爺扎掙停當從公館後面悄悄的往前巡來剛至卡子門傍猛抬頭見倒廳有個人影往前張望智爺一看見也不

言語反將身形一矮兩個腳尖兒沾地突突突順着墻根直奔倒座東耳房而來到了東耳房將身一躬腳尖兒墊勁兒噌便上了東耳房抬頭見倒座北耳房高着許多也不驚動倒座上的人且往對面觀瞧見驢上有一人爬伏兩手把住檐頭兩腳撐住瓦壟倒垂勢往下觀瞧智爺暗道此人來的有些蹊蹺倒要看着忽見春後又過來一人短小身材極其伶便見他將爬伏那人的左腳登的蹲一抽那人腳下一鬆猛然一驚急將身形一長從新將腳拔了一按復又爬伏本人却不理會這邊智化看的明白見他將身一長背的利刃已被那人見抽去智爺暗暗放心止於防着對面那人而已轉眼之間見爬伏那人從正房

上翻轉下來趕步進前伺手剛欲抽刀誰知到了皮鞘暗說不好轉身纔待要走只見迎面一刀砍來急將腦後一歪身體一側噗哧左膀着刀喲呀一声栽倒在地艾虎高声喊道有刺客早有聽見有人接声說道對面上房還有一個呢艾虎轉身竟奔倒座却見倒座上的人跳到西耳房身形一棍已然越過墻去艾虎却不上房就從這邊一伏身踴上墻頭這郎落下脚底尚未站穩覺的耳邊凉風一股他却一轉身將刀往上一迎只聽咯噹一声刀對刀火星亂迸只聽對面人道好真正伶便改日再會請了一個健步脚不沾地直奔樹林去了艾虎如何肯捨隨後緊緊追來到了樹林左顧右盼毫不見個人形忽聽有人

道來的可是艾虎兒麼有我在此艾虎驚喜道正是可是
隨父族賊人那裡去呢智爺道賊已被擒艾虎尚未答言
只聽賊人道智大哥小弟若是賊大哥你呢智爺連忙追
問原來正是小諸葛沈仲元即行釋放便問一問現在那
裡沈仲元將在襄陽王處說了艾虎早已過來見了智爺
轉身又見了沈仲元道此是何人智化道怎麼賢
弟忘了麼他就是館童艾虎沈爺道噯呀敢則是令徒嗎
怪道怪道所謂强將手下無弱兵好個伶俐身段只他那
抽刀的輕快與越墻的躲閃直正靈通之至智化道好是
好未免還有些鹵莽欠些思慮幸而樹林之內是劣兄在
此倘若賢弟令人在此埋伏小徒豈不吃了大虧呢說的

沈爺也笑了艾虎却暗暗佩服智爺又問道賢弟你可必
單單在襄陽王那裡作甚麽沈爺道有的沒的幾個好去
處都被衆位哥哥兄弟們佔了就剩了個襄陽王說不得
小弟任勞任怨罷了再者他那裡一舉一動若無小弟在
那裡外面如何知道呢智化聽了嘆道似賢弟這番用心
又在我等之上了沈爺道分甚麽上下你我不能致君澤
民止於惜俠義二字了再終身而已有甚講究智爺連連
點頭稱是又托沈爺儻有事關重大務祈幫助沈爺滿口
應承彼此分手小諸葛却同襄陽去了智化與艾虎一同
來至公館此時已將大貂細縛金公正在那裡盤問方貂
仗着血氣之勇毫無畏懼一二據實說來金公誆了口供

將他帶下去合入眞寺然後智爺帶了虎俠拜見了金公將來歷說明金公感激不盡等到了次日回拜邵老爺入了衙署二位相見就坐金公先把昨夜智化艾虎拿住刺客的話說了邵老爺立刻帶上方貂睿問了一問果然口供相符即行文到首縣寄監將養傷痕嚴加防範以備押解東京邵老爺叫請智化艾虎相見金老爺請施俊來見不多時施生先到拜見金公金公甚覺親顏認過不已施生也就謙遜了幾句剛然說完只見智爺同着小俠進來參見邵老爺邵公以客禮相待施生見了小俠歡喜非常道賢弟你往那裡去來叫為兄好生着急大家便問你二位如何認得施生先將結拜的情由說了一遍然後小俠

道小弟此來非是要上卧虎溝是爲捉拿刺客而來大家
駭異問道如何就知有刺客呢小俠將私探襄陽府遇見
二人說的話因此急急趕來惟恐預先說了走漏風聲再
者又恐兄長躭心故此不告辭而去望祈兄長莫怪大家
聽了漫說金公感激連郤老爺與施生俱各佩服飲酒之
際金公就請施生隨在完婚施生道只因小婦離家日久
還要到家中探望雙親俟辦明父母後再赴任所今日且
叫住蕙先隨到任不知岳父大人以爲何如金公點點頭
也倒罷了智化道公子同去難道獨行歷施生道有錦毯
跟隨智化道雖有錦毯也不濟事我想公子回家固然無
事若辦理明令辦令堂之後趕赴襄陽這幾日的路程恐有

些不便一句話提醒了金公他乃屢次受了驚恐之人連連說道是吓還是恩公想的周到似此如之奈何智化道此事不難就叫小倪保護前去包管無事艾虎道弟子願往施生道又要勞動賢弟愚兄甚是不安艾虎道這勞甚麼大家計議已定還是女眷先行起身然後金公告別邵老爺諄諄要送金老爺苦苦攔住只得罷了此時錦篋已備了馬匹施生送岳父送了幾里也就回去了回到衙署的東院書房邵老爺早吩咐丁雄備下行李盤費交代明白剛要轉後只見邵老爺出來又與他二人餞別諄諄囑咐路上小心施艾二人深深謝了臨別叩拜二人出了衙署錦篋已將行李扣備停當丁雄幫扶伺候主僕三人乘

馬竟莽長洛縣施家莊去了金牡丹事好容易收煞完了後面雖有歸結也不過是施生到任完婚牡丹佳懿一妻一妾三人和美非常再要斜說那些沒要緊之事未免耽悟正文如今就得由金太守提到巡按顏大人說緊關節要為是想顏巡按起身在太守之先金太守既然到任顏巡按不消說了固然是早到了自顏查散到任接了呈子無數尘是告襄陽王的也有霸佔地畝的也有搶奪妻女的甚至有稚子弱女之家無故拽羅入府稚子排演優伶弱女教習歌舞黎民遭此慘害不一而足顏大人將眾人一一安置叫他等俱各好好回去不要聲張也不用再遞催呈本院必要設法將襄陽王拿獲與爾等報仇雪恨眾

百姓叩頭謝恩俱各散去誰知其中就有襄陽王那裡暗
暗派人前來假作呈詞告狀探聽巡按言詞動靜如今既
有這樣的口氣他等便回去啟知了襄陽王不知奸王如
何且聽下回分解

一百二回　錦毛鼠初探冲霄樓　黑妖狐重到鉤網陣

且說奸王聽了探報之言只氣得怪叫如雷道孤乃當今
皇叔顏查散他是何等樣人擅敢要拏拿孤家與百姓報
仇雪恨此話說的太大了實實令人可氣他仗的他黑子
的門生竟敢藐視孤家孤家要是叫他好好在這裡為官
如何能彀成其大事必須設計將他害了一來出了這口
惡氣二來也好舉事因此轉想起俗言捉奸要雙拿賊要

賊必是孤家聲勢大了朝廷有些知覺孤家只用把盟書放好嚴加防範不落他人之手無有對證如何誣賴孤家呢想罷便吩咐集賢堂衆多豪傑光棍每夜輪流看守冲霄樓所有消息線索俱各安放停當額外又用弓箭手長鎗手儻有動靜鳴鑼爲號大家齊心努力勿得稍爲懈弛好王這裡雖然防備誰知早有一人暗暗探聽了一番你道是誰就是那爭强好勝不服氣的白玉堂自顏巡按接印到任以來大人與公孫先生料理公事忙忙碌碌毫無暇晷而且案件中多一半是襄陽王的他知悄地裡訪查已將八卦銅網陣聽在耳內到了夜間人靜之時改扮行裝出了衙署直奔襄陽府而來先將大槩看了然後越過

墻去處處留神在集賢堂竊聽了多時夜靜無聲從房上越了幾處墻垣早見那邊有一高樓直冲霄漢心中暗道隆道起名冲霄樓果然巍聳且自下去看看回手掏出小小石子輕輕問路細細聽去却是實地連忙飛身躍下躡足潛踪滑步而行來至切近一立身他却摸着木城板做的圍城下有石基上有垛口垛口上面全有鋒鋩中有三門緊閉用手按了一按裡面關的紋絲兒不能動只得又走了一面依然三個門戶也是雙扇緊閉一連走了四面皆是如此自己暗道我已去了四面大約那四面亦不過如此他這八面每面三門想是從這門上分出八卦來閘得奇門上有個八門遁閘三奇六木惜乎我不曉得今日

是甚麽日干看此光景必是逢閘之期所以俱各緊緊關閉我今日來的不巧了莫若暫且回去改日再來打探看是如何想罷剛要轉身只聽那邊有一個小小更棚有鑼聲又是梆響知是巡更的來了他却留神一看見那邊有座小小更棚連忙隱至更棚的後面側耳細聽不多時只聽得鑼梆齊鳴到了更棚歇了一人說道老王吓你該當走走了讓我們也歇歇一人答道你們只管進來歇着罷今日沒事你忘了咱們上次該班不是遇見了這麽一天麽各處門全關着怕甚麽呢今兒又是如此咱們仿彿是個歇班日子偷點懶兒狠使得又一人道雖然如此上頭傳行的緊鑼梆不響工夫大了頭兒又要問下來了何苦

呢說不得王錦八的你二位辛苦辛苦回來我門再換你
又一人進你別頑笑鬧巧話兒他姓王行三我姓李行八
你要將姓索性都將姓要叫排行都叫排行方纔你叫他
老王叫我老八已然不受聽了這時候叫起王第八來了
你怎麼想來着你們倆歹起來更不該一句呢你的小名
叫小兒他的小名叫大頭我也把你兩人揑到一塊兒叫
你們兩人小腦袋瓜兒咱們看誰便宜誰吃虧說罷笑着
巡更去了白玉堂趁着鑼梆聲音暗暗離了更棚躥房躍
墻回到署中天已五鼓悄悄進屋安歇到了次日便換了
金輝的手本顏大人即刻相見金輝就把赤石崖提了盜
首藍驍現在卧虎溝看守十里堡拿了刺客方貂交到長

沙府監禁此二人係趙爵的硬證必須解赴東京的話說了顏大人吩咐趕緊辦了奏摺寫了稟帖派妥當差官先到長沙起了方貂沿途州縣俱要派役護送後到卧虎灣押了藍號不但官役護送還有歐陽春丁兆蕙暗暗防備了二爺因要到家中探看所以約了北俠侯諸事已畢仍要同赴襄陽後文再表且說黑妖狐智化自從隨金公到任他乃無事之人同張立出府閒步見西北有一去處山勢巉巖樹木蔥鬱二人慢慢順步行去詢之土人此山名曰方山及至臨近細細賞玩山上有廟朱垣碧瓦宮殿巍峩山下有澗曲折迴環清水漣漪水曲之隈有座漢皐臺石經之畔又有解佩亭乃是鄭交甫遇仙之處這漢皐就

是古山的別名而且房屋樓閣不少雖則傾倒不過略爲修補即可居住以此妙境却不知當初是何人的名園智化端詳了多時暗暗想道好個藏風避煞的所在閒得聖上爲襄陽之事不肯彰明較着要暗暗剿去他的羽翼將來必有鄉勇義士歸附儻是聚集人也不少難道俱在府衙居住麼莫若回明金公將此處修理修理以備不虞豈不大妙想罷同張立回來見了太守回明此事金公深以爲然又稟明按院便動工修理智化見金公辦事頗直壺夜勤勞心中暗暗稱羨不已這日猛然想起妍玉諾諾沖霄樓設立銅網陣我與北俠丁二弟前次來時未能探訪如今我却閑在這裡何不悄地前去走走玉意已定便告

說了張立我我們相知今夜惟恐不能回來暗暗帶了夜行衣百寶囊出了衙署直奔襄陽王的府第而來我了寓所安歇到二鼓之時出了寓所施展飛簷走壁之能來至木城之下留神細看見每面三門有洞開的有關閉的有中間開兩邊閉的有兩邊開中間閉的有兩門連開單閉一頭的又有單閉的連閉兩門的其中還有開着一扇掩着一扇的八面開閉全然不同與白玉堂探訪時全不相同智化畧定了定神辨了方向心中豁然明白暗道是了他這是按乾坎艮震巽離坤兌的卦象排成我且由正門進去看是如何樣及至來到門內裡面又是木板牆斜正不一大小不同門更多了曲折灣轉左右往來本欲投東

却是向西及要往南反倒朝北而且門戶之內真的假的開的閉的迥不相同就是夾道之中通的塞的明的暗的不一而足智化暗道好利害法子本廠這裡無人隱藏黨有埋伏就是要跑却從何處出去呢正在思索忽聽拍的一聲打在木板之上呱嗒又落在地下仿佛有人擲磚瓦却是在木板子那邊這邊左右留神細看又不見人智化納悶不敢停步隨灣就灣轉了多時剛到一個門前只見嗖的一下連忙一轉身那邊木板之上拍的一響一物落地智化連忙檢起一看却是一塊石子暗暗道這石子乃五弟白玉堂的技藝難道他也來了座且進此門看看去一伏身進門往傍一閃是隄防他的石子抬頭看時見一

人東張西望形色倉皇連忙悄悄與道玉弟玉弟劣兄智
化在此只見那人往前上奏道小弟正是白玉堂智兄幾
時到來智化道劣兄來了許久回耐這些門戶開的人眼
迷心亂在也看不出方向來賢弟何時到此白玉堂道小
弟也來了許久了果然的門戶曲折令人難側你我從何
旋出去方好智化道劣兄進來時心內明明白白如今左
旋右轉開的糊裡糊塗竟不知方可了這便怎麼處只聽
木板那邊有人接言道不用忙有我呢智化與白玉堂轉
身往門外一看見一人迎面而來智化細細留神滿心歡
喜道原來是沈賢弟麼沈仲元道正是二位既來至此那
位是誰智化道不是外人乃五弟白玉堂彼此見了沈仲

元道家性隨小弟請個水落石出二人道好沈仲元在前引路二人隨後跟來又過了好些門戶方到了冲霄樓只見此樓也是八面朱隱玲瓏週圍玉石欄杆前面丹墀之上一邊一個石象駝定寶瓶別無他物沈仲元道咱們就在此打坐此地可遠觀不可近玩說罷就在臺基之上拂拭了拂拭三人坐下沈爺道今日乃小弟值日之期方纔聽得有物擊木板之聲便知是兄弟們來了所以纔迎了出來虧得是小弟若是別位難免声張起來白玉堂道小弟因一時性急故此飛了兩個石子探探路徑沈爺道二位兄長莫怪小弟說以後衆家弟兄千萬不要到此這樓中消息緊緊利害非常好王惟恐有人盜去盟書所以嚴

加防範每日派人看守樓梯最為要緊智化道這樓梯却在何處沈爺道就在樓底後面猶如馬道一般梯底下面有一鐵門裡面僅可存身如有人來只用將索鎖上緩緩等拿人這製造的底細一言難盡三位兄長回去見了眾家弟兄萬囑一番千萬不要到此儻若入了圈套惟恐性命難保休怪小弟言之不早也白玉堂道他既設此機關難道就罷了不成沈仲元道如何就罷了呢不過暫待時日俟有機緣小弟探準了訣竅設法破了索鎖只要消息不動那時就好處治了智化道全仗賢弟幫助沈仲元道小弟當得効勞兄長只管放心智化道我等從何處出去呢沈仲元道隨我來三人立起身來下了臺基沈仲元道

今日乃戊午日干震爲長男兌爲少陰內卦八兌爲澤左轉行去便到了外邊震爲雷若往右邊走錯門戶皆閉是再出不去的他這製造的外有八卦內分六十四爻所以有六十四門這其中接着奇門休生傷杜景死驚開的部位安置一爻一個樣兒周而復始剝復往來是再不能錯的說着話已然過了無數的門戶果然俱是從左轉不多時已看見外邊的木城沈仲元道二位兄長出了此門便無事了以後千萬不要到此恕小弟不送了智化二人謝了沈仲元暗暗離了襄陽王府智化又向白玉堂請囑了一番方纔分手白玉堂回轉按院衙門智化悄地裡到了寓所至次日方回太守衙門見了張立無非託言找個相

知未遇私探一節毫不提起且說白玉堂自從二探銅網
陣心中鬱鬱不樂茶飯無心這日顏大人請至書房與公
孫先生靜坐閑談雨墨烹茶伺候說到襄陽王所有收的
呈詞至今並未辦理好王目下嚴加防範無隙可乘顏大
人道辦理民詞却是極易之事只是如何使好王到案昵
公孫策道言雖如此惟恐他暗裡使人探聽又恐他別生
枝葉攙攝他那裡既然嚴加防範我這裡時刻小心白玉
堂道先生之言甚是第一做官以印為主便吩咐雨墨道
大人印信要緊從今後你要好好護持不可忽畧雨墨領
命纔待轉身白玉堂喚住道你往那裡去雨墨道小人護
印去白玉堂笑道你別要性急提起印來你就護印去方

覺若不提起你也就想不起即來了何必忙在此時說再者還有一說隔墻須有耳牖外豈無人焉知此時奸王那裡不有人來窺探你這一去提撥他了曾記當初俺在開封監取三寶之時原不知三寶放於何處因此用了個拍手投石問路之計多虧郎官包興犯俺領了去俺纔知三寶所在你今若一去豈不是前車之鑒麼不過以後留神就是了兩個連連稱是白玉堂又將誑誘南俠入島暗設線網拿住展昭的往事述了一番彼此談笑至二鼓之半白玉堂辭了顏大人出了書房前後巡查又吩咐更夫等務要愷懃回轉屋內去了不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一百三回 巡按府氣走白玉堂 逆水泉搜求黃金印

且說白五爺回到屋內總覺心神不定坐立不安自己暗暗詫異道今日如何眼跳耳鳴起來只得將軟靠扎緊停當跨上石袋仿彿預備厮殺的一般一夜之間驚驚恐恐未能好生安眠到了次日覺的精神倦怠飲食懶餐而且短歎長吁不時的磨拳擦掌及至到了晚間自己却要早些就寢誰知躺在牀上千思萬慮一時橫在心頭翻來覆去反倒焦急不寧索性賭氣子起來穿好衣服跨上石袋佩了利刃來至院中前後巡邏由西邊轉到東邊猛聽得人聲喧雜嚷道不好了西廂房失了火了白玉堂急急從東邊趕回來抬頭時見火光一片照見正堂之上有一人站立回手從袋內取出石子揚手打去只聽噗咚一声倒

而復立白玉堂暗說不好此時衆差役俱各看見又嚷有賊又要救火白玉堂一眼看見兩腿在那裡指手畫脚有派衆人連忙趕向前來適下盡你不護印張羅這些做甚麼一句話提醒了兩腿即玉大堂裡面一看哎呀道不好了即回失去了白玉堂不暇細問轉身出了衙署一直追趕下去早見前面有二人飛跑白玉堂一壁趕一壁掏出石子隨手撂去却好打在後面那人身上只聽咯噹一声那是木器声音那人往前一撲可巧跑的脚急收煞不住噗吃嘴吃屎爬在塵埃白玉堂早已趕至跟前照着腦後連脖子噹的一下踢了一脚忽然前面那人抽身回來將手一揚只弦一響白玉堂踢脚伏身眼光早已注定前面

那人回身揚手絃響知有暗器身體一蹲那人也就湊近一步好白玉堂急中生智故意的將左手一摸臉前面那人只打歪白玉堂趁傷急奔前來白玉堂覷定將右手石子飛出那人忙中有錯忘了打人一拳防人一腳只聽拍面上早已着了石子哎呀了一声顧不得救他的夥計負痛逃命去了白玉堂也不追趕就將爬伏那人按住摸了摸春荷上却是印匣滿心歡喜隨即背後燈籠火把來了多少差役因聽雨墨說白五爺趕賊人故此隨後趕來幫助見白五爺按住賊人大家上前解下印匣將賊人綁縛起來只見這賊人滿臉血漬鼻口皆腫却是邊幅帶躁的差役捧着印匣把了賊人白五爺跟隨在後回到衙署此

時西廂房火已撲滅顏大人與公孫策俱在大堂之上兩
壁在傍亂抖房上之人已然拿下却是個吹氣的皮人兒
差役先將印匣安放公堂之上兩壁一眼看見略發的他
也不抖了然後又見衆人堆擁着一個滿臉血漬矮胖之
人到了公堂之上顏大人便問你叫甚麽名字那人也不
下跪聲音洪亮答道俺號鑽雲蛇子又叫坐地炮申虎那
個高大漢子他叫神手大聖鄧車公孫策聽了忙問道你
們是兩個同來的麽申虎道何嘗不是他偷的印匣
却叫我背着的公孫策叫將申虎帶將下去說話間白五
爺已到將追賊情形如何將申虎打倒又如何用石子把
鄧車打跑的話說了公孫策搖頭道如此說來這印匣須

要打開看看方纔放心白玉爺聽了扁頭一皺暗道念書人這等腐氣其總有多大的工夫難道他打開印匣單把印拿了去麼若眞拿去印匣也就輕了如何還能彀沉重呢就是細心也到不了如此的田地且叫他打開看了我再奚落他一番即說道俺是粗莽人沒有先生這樣細心想的周到倒要大家看看回頭吩咐雨墨將印匣打開雨墨上前解開黃綢揭起匣蓋只見雨墨又亂抖起來道不不好哪這是甚麼白玉堂見此光景連忙近前一看見黑漆漆一塊東西伸手拿起沉甸甸的却是一塊廢鐵登時連急帶氣不由的面目變色暗暗叫着自己白玉堂呵白玉堂你枉自聰明如今也被人家瞞算了可見公孫策

比你高了一轉你豈不愧死顏查散惟恐白玉堂臉上下不來急向前道尊已如此不必為難慢慢訪查自有下落公孫策在傍也將好言安慰無奈白玉堂心中委實難安到了此時一語不發惟有愧憤而已公孫策請大人同白玉堂且上書房待我慢慢誘問申虎顏大人會意攜了白玉堂的手轉後面去了公孫策又叫兩旁將印匣暫且包起悄悄告訴他第一白五爺要緊你與大人好好看守不可叫他離了左右兩旁領命也就上後面去了公孫策吩咐差役帶着申虎到了自已屋內却將申虎鬆了綁縛換上了手鐲脚鐐却叫他坐下以朋友之禮相待先論交情後論大義開後便替申虎抱屈說可惜你這樣一個人竟

受了人的欺哄了申虎道此差原是奉王爺的鈞諭而來
如何是欺哄呢公孫先生笑道你眞是誠實豪爽人我不
說明你也不信你想想同是一樣差使如何他盜印你背
印匣呢果然眞有印也倒罷了人家把印早已拿去請功
却叫你背着一塊廢鐵遭了摘獲難道你不是被人欺哄
了麼申虎道怎麼印匣內不是印麼公孫笑道何嘗是印
呢方纔公同開看止於一塊廢鐵印信早被劉車拿了去
了所以你遭摘時他連救也不救他樂得二個人去請功
呢幾句話說的申虎加羞方醒登時咬牙切齒恨起劉車
來公孫先生又叫人備了酒餚陪着申虎飲酒慢慢採問
盜印的情由申虎深恨劉車便吐實說道此事原是襲陽

王在集賢堂與大家商議要當按院大人非盜印不可鄧
車自墨井鎮就討了此差却叫我陪了他來我以為是大
家之事理應幫助誰知他不懷好意竟將我陷害我等昨
晚就來了只因不知印信放在何處後來聽見白玉爺說
叫兩盟防守印信我等聽了甚是歡喜不想白玉爺又吩
咐兩盟不必忙在一時惟恐隔墻有耳我等深服白玉爺
精細就把兩盟認准了我們就回去了故此今晚纔來可
巧兩盟正與人講究護印之事他在大堂的裡間我們墻
度即便必在其中鄧車就安設皮人叫我在西廂房放火
為的是惑亂眾心忽忙之際方好下手果然不出所料眾
人只顧張羅救火又看見房上有那皮人登時鄧滿起來

趁此時劉車到了裡間提了印匣越過墻垣我隨後也出了衙署尋見了多時方見那車也就把印匣交付於我想來就在這個工夫他把印拿出去了纔放工廢鐵可恨他爲甚麽不告訴我呢我若早知是塊廢鐵久已的就撇了背着他做甚麽也不至於遭搶了越想越是他有意捉弄我了眞眞令人可氣可恨公孫策又問道他們將印盜去意欲何爲申虎道我索性告訴先生罷襄陽王已然商議明白如若盜了印去要丟在逍水泉內公孫策暗暗吃驚急問道這逍水泉在那裡申虎道在洞庭湖的山環之內單有一泉水勢逆流深不可測若把印丟下去是再也不能取出來的公孫策探問明白飲酒已畢叫人看守申虎

自己即來到書房見了顏大人二五一十將申虎的話說了顏大人聽了雖則驚疑却也無可如何公孫策左右一看不見了白玉堂便問五弟那裡去了顏大人道剛纔出去他說到屋中換換衣服就來公孫策道暗不該叫他二人出去急喚兩個跟你到白五爺屋中說我與大人有緊要事相商請他快來兩個去不多時回來稟道小人問白五爺伴當說五爺換了衣服就出去了說上書房來了公孫策搖頭道不好了白五爺走了他這一去咳非有了印方肯回來若是無印只怕要生出別的事來顏大人急急道速纔狠該叫兩個跟了他去公孫策道他決意要去就是派兩個跟了去他也要把他支開我原打算問明了印的

下落將五弟極力的開導一番再設法將印找回不想他竟走了此時徒急無益只好暗暗訪查慢慢等他便了自此日爲始顏大人行坐不安茶飯無心自日盼到昏黑昏黑盼到天亮一連就是五天竟無影響急的顏大人嘆氣落声語言頭倒多虧公孫策百般勸慰又要料理官務這日只見外班進來稟道外面有五位官長到了現有手本呈上公孫先生接過一看佛心蠻書原來是南俠同定盧方四弟兄來了連忙回了顏大人立刻請至書房相見外班轉身出去公孫策迎了出來彼此各道寒暄獨蔣平不見玉堂迎接心中暗暗輾轉及至來到書房顏大人也出公座見禮展爺道卑職等一來奉旨二來相諭特來在大

人衙門供職要行屬員之禮顏大人那裡肯受道五位乃是欽命而且是做老師的衙署人員本院如何能以屬員相待吩咐看坐只行常禮罷了五人謝了坐只見顏大人愁眉不展面帶赧顏虛方先問五弟那裡去了顏大人聽此一問不但垂頭不語更覺滿面通紅公孫策在傍答道提起話長就將五日前劉車盜印情由述了一遍五弟自那日不告而去至今總未回來虛方等不覺大驚失色道如此說來五弟這一去別有些不妥罷蔣平忙攔道有甚麼不妥的呢不過五弟因印信丟了臉上有些下不來暫且躲避幾時候有了印也就回來了大哥不要多慮請問先生這印信可有些下落公孫策道雖有些下落只是難

以求取蔣平道端的如何公孫又將申虎說出道水泉的情節說了蔣平道既有下落咱們先取印要緊堂堂按院如何沒得印信但只一件襄陽王那裡既來盜印他必仍然暗裡使人探聽又恐他別生事端須要嚴加防備方妥明日我同大哥二哥上道水泉取印展大哥同三哥在衙署守護白晝間還好獨有夜間更要留神計議已定即刻排宴飲酒無非講論這節事體大家喝的也不暢快囫圇吃畢飯後大家安歇展爺單住了一間廬方四人另有三間一所帶著伴當居住展爺晚間無事來到公孫先生廬內閒談忽見蔣爺進來彼此就坐蔣爺悄悄道據小弟想來五弟這一去凶多吉少弟因大哥忠厚心路見牽三哥

次是囫莽性子見太急所以小弟用言語兒岔開明日弟等取印去後大人前公孫先生須要善為解釋到了夜間展兄務要留神我三哥是寧不得的再者五弟吉凶千萬不要對三哥說明五弟儻若回來就來公孫先生與展兄將他絆住斷不可再叫他走了如若仍不回來只好等我們從逆水泉回來再做道理公孫先生與展爺連連點頭盧先蔣平也就回轉屋內安歇到了次日盧方等別了眾人蔣爺帶了水靠一直竟奔洞庭而來到了金山廟蔣爺惟恐盧方跟到逆水泉懸着害怕着急便對盧方道大哥此處離逆水泉不遠了小弟就在此改妝大哥在此專等又可照看了衣服包裹說着話將大衣服脫下摺了摺包在包裹之內即把水靠穿妥向定華彰前往逆水泉而去

這裡盧翁提了包裹進廟瞻仰了一番原來是五顯財神
將包裹放在供桌上轉身出來坐在門檻之上觀看山景
不知後文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一百四回　救村婦劉立保洩機　遇豪傑陳起望探信

且說盧方出廟觀看山景忽見那邊來了個婦人慌慌張
張見了盧方說道救人叫救人叫說着話邁步跑進廟去
了盧方纔待要問又見後面有二人穿着軍卒服色口內
胡言亂道追趕前來盧方聽了不由的氣往上撞迎面將
掌一幌腳下一踢那軍卒栽倒在地盧方趕步廊踏廟堂
聽道你這廝搶自追趕良家婦女意欲何爲講說罷揚拳
要打那軍卒道你老爺不必動怒小人實說小人名叫劉

立保在飛父太保鍾大王爺轄內做了四等的小頭目因
因前日襄陽王爺派人送了一個罈子裡面裝定一位英
雄的骨殖說此人姓白名叫玉堂襄陽王爺恐人把骨殖
盜去因此交給我們大王我們大王說這位姓白的是個
義士好朋友就把他埋在九截松五峯領下今日又派我
帶領一十六個僕羅治了祭礼前來與姓白的上墳小人
因出恭落在後面恰好遇見這個婦人小人以為幽山荒
僻欺負他是個孤行的婦女也不過是臊皮打哈哈見並
非誠心要把他怎麼樣就是這麼一件事情你老聽明白
了劉立保一壁說話一壁偷眼瞧盧方見盧方愣愣呵呵
不言不語仿佛出神忘其所以後面說的話大約全沒聽

見劉立保暗道這位別有甚麼症候罷我不趁此時逃走還等甚麼輕輕從盧方的腳下滾出爬起來就往前追趕僕倆去了到了那裡見衆人將祭礼擺妥單等劉立保劉立保也不說長也不道短走到祭桌跟前雙膝跪倒衆人同聲道一來奉上命差遣二來聞聽說死者是個好漢子來來來大家行個礼見也是應當的衆人呢剛磕下頭去只聽劉立保哇的一声放声大哭衆人覺的詫異道行礼使得哭他何益劉立保不但哭嘴裡還數數落落的道白五爺呵我的白五爺今日奉大王之命前來與你老上墳差一點兒沒叫人把我殺了焉知不是你老人家的點佈保讓小人方纔得脫若非你老的陰靈顯應大約我這

劉立保保不住叫人家喪了活了愛呀我那有靈有聖的
百五爺下蒙人聽了不覺要笑只得上前相勸好容易方
纔住声衆人原打算祭奠完了大家團團圍住一吃一喝
不想劉立保餘勵尚在衆人見頭兒如此只得仍將祭祖
裝在食盒裡面大家抬起也有抱怨的辛苦了這半天連
個祭餘也沒賞着也有納悶的劉立保今見受了誰的氣
來到這裡借此發洩呢俱各猜不出是甚麼原故劉立保
賊尖見那邊來了幾個獨戶各持兵刃知道不好他便從
小路兒溜之乎也這裡僕羅拍着食盒冷不防腦又拍又
一陣亂響將食盒像伙砸了個稀爛其中有兩個獨戶一
個使棍一個托叉問道劉立保那裡去了衆僕僮中有認

說二人的便說道座大爺曾二爺這是怎麽說我等並沒敢得罪尊駕爲何將像伙俱各打摔我們如何回去銷差呢只聽使棍的道你等休來問俺俺只問你劉立保在那裡僕懶道他早已從小路逃走大爺我他則甚使棍的冷笑道好吓他竟逃走了倾宜這厮你等回去上稟你家大王問他這洞庭之內可有無故劫掠良家婦女的規矩麽而且他竟敢邀截俺的妻小是何道理衆僕儸聽了方明白劉立保所做之事大約方纔懶哭想求是已然受了委屈了便向前央告道大爺二爺不要動怒我們回去必稟知大王將他這處實實不于衆人們之事使又的還要拾又勸手使棍的攔住道賢弟休要傷害他等上看俺大王

素日情面又對寇樓羅道俺若不看你家大王的分上將你等一個也是不留你等回去務必將劉立保所做之惡說明也叫你家大王知道俺等並非無故厮鬧且饒恕爾等去罷衆僕僱抱頭鼠竄而去原來此二人乃是郎舅使棍的姓陸名彬使父的姓魯名英方纔那婦人便是陸彬之妻魯英之姊一身好武藝時常進山搜羅禽獸因在山上就看見一羣傻僱上山他傾急急藏躲惟恐叫人看見不甚雅像俟衆僕僱過去也纔傻傻下山意欲歸家可巧迎頭遇見劉立保胡言亂語這魯氏故意的驚慌將他誘下原要用袖箭打他以戒下次不想來至五顯廟前一眼看見盧方倒不好意思只得喚道救人吓救人吓盧大爺

方把劉立保賜到這婦人也就回家告訴陸魯二人所以二人提了利刃帶了四個獵戶前來要拿劉立保出氣誰知他早以脫逃只得找尋幫苦面大漢先到廟中尋了一遍見供桌上有個包裹却不見人又吩咐獵戶四下搜尋只聽那邊獵戶道在這裡呢陸魯二人急急趕至樹後見盧方一張紫面滿部髭髯身材魁壯氣槩昂昂不由暗暗羨慕連忙上前致謝道多蒙恩公救拔我等感激不盡請問尊姓大名誰知盧方自從保了劉立保之言一時慟傲心竅迷了本性信步出廟來至樹林之內全然不覺如今聽陸魯二人之言猛然還過一口氣來方纔清醒不肯說他姓名也不便再問欲邀到莊上酬謝盧方答道因有同

入在也下相等碰巧久停改日再爲拜訪謝罷將手一拱
轉身竟奔斑水泉而來此時已有昏暮之祭正走之間只
見前面一片火光傍有一人往不注見及至切近却是韓
彰便悄悄問道二弟怎麽樣了韓彰道四弟已然下去二
次言下面極深極冷寒氣徹骨不能多延時刻所以用乾
柴烘着一來上來時可以向火暖寒二來借火光水中以
作眼目大哥脚下立穩着再往下看盧方登住頑石往泉
下一看但見碧澄澄通瑩來往浪滾滾上下翻騰那一股
令颼颼寒氣侵人的肌骨盧方不由的連打幾個寒噤道了
不得了不得這樣寒泉斑水四弟如何受得壽不成印信
性命却是要緊怎麽好怎麽好四弟下四弟摸的着摸不

着快些上來罷你若再不上來劣兄先就禁不起了嘴裡
說着身骸已然打起戰來連牙齒咯咯咯抖的亂響韓彰
見盧方這番光景惟恐有失連忙過來攙住道大哥且在
那邊向火去四弟不久也就上來了盧方那裡肯動兩隻
眼睛直勾勾的往水裡緊聽半晌只聽忽喇喇水面一翻
見蔣平剛然一肩被逆水一浪打將下去轉來轉去一連
幾次好容易扒着沿石將身骸一長出了水面韓彰伸手
接住將身往後一仰用力一提這纔把蔣平拉將上來攙
到火堆烘烤暖寒過了一會蔣平方說出話來道好利害
好利害若非火光險些兒心頭迷亂了小弟被水浪的已
然力盡筋疲了盧方道四弟不印信雖然要緊再不要下

去了蔣平道小弟也不下去了回手在水裏內掏出印來道有了此物我還下去做甚麼忽聽那邊有人答道三位功已成了可喜可賀盧方抬頭一看不是別人正是陸爺二位弟兄連忙執手道爲何去而復返陸彰道我等因恩公竟奔逆水泉而來甚不放心故此悄悄跟隨誰知三位特爲此事到此果然這位本領高强這泉內沒有人敢下去的韓彰便問此二位是何人盧方就把廟前之事說了一遍蔣平此時却將水靠脫下問道大哥小弟狼冷我的衣服呢盧方道吩放在五顯廟內了這便怎處賢弟且穿劣兄的說罷就要脫下蔣平攔道大哥不要脫你老的衣服小弟如何穿的起來莫若將就到五顯廟再穿不遲只

見管莊早已脫下衣服來道四爺且穿上這件罷那包袱弟等已然叫莊丁拿回莊去了陸彬道再着天色已晚請三位同到敝莊暑為歇息明早再行如何呢盧方等只得從命蔣平問道貴莊在那裡陸彬道離此不過二里之遙名叫陳起望便是舍下說罷五人離了逍水泉一直來到陳起望相離不遠早見有多少燈籠火把迎將上來火光之下看去好一座莊院甚是廣潤齊整而且莊丁人烟不少進了莊門來在待客廳上極其宏敞煊赫陸彬先叫莊丁把包袱取出與蔣平換了衣服轉眼間已擺上酒餚大家敘坐方纔細問姓名彼此一一說了陸魯二人本久已聞名不能親近如今見了為幸敬仰陸彬道此事我弟兄

早已知之因五日前來了個襄陽王府的站堂官此人姓雷他把盜印之事述說一番弟等不勝驚駭本要攔阻不想他已將印信擄在逆水泉內潛到做莊我等將他埋怨不已陳說利害他也覺的後悔惜乎事已做成不能更改自他去後弟等好生的替按院大人憂心誰知蔣四兄有這樣的本領弟等真不勝拜服之至蔣爺道豈敢豈敢請問這姓雷的不是單名一個英字在府衙之後二里半地八寶莊居住可是麼陸彬道正是正是四兄如何認得蔣平道小弟也是聞名却未會面盧方道請問陸兄這裡可有個九截松五峯嶺麼陸彬道有就在正南之上盧兄何故問他盧方聽見不由的落下淚來就將劉立保說的言

語敘明說罷扁哭蔣蔣二人聽了驚疑不止蔣平惟恐盧方心路兒窄連忙遮掩道此事恐是訛傳未必是眞若果有此事按院那裡如何連個風聲也沒有呢據小弟看來其中有詐矣明日回去小弟細細採訪就明白了陸魯二人見蔣爺如此說也就勸盧方道大哥不要傷心此一節事我弟兄就不知道焉知不是訛傳呢俟回兄打聽明白自然有個水落石出盧方德了也就無可如何而且新到初交的朋友家內也不便痛哭流涕的只得止住淚痕蔣平就將此事容開問陸魯如何生理陸彬道小弟在此莊內以漁獵爲生我這鄉鄰有捕魚的有打獵的皆是小弟二人評論市價三人聽了知他二人是丁家弟兄一流人

物甚是稱羨酒飯已畢大家歇息三人心內有事如何睡的着到了五鼓便起身別了陸爺弟兄離了陳起堂那敢就延急急趕到按院衙門見了顏大人將印呈上不但顏大人歡喜感激連公孫策也是誇獎佩服更有個兩盞暗暗念佛感感激激盡心服侍盧方便問這幾日五弟可有信息展公孫策道仍是毫無影響盧方連聲嘆氣道如此看來五弟死矣又將聽見劉立保之言說了一遍顏大人尚未聽完先就哭了蔣平道不必猶疑我此時就去細細打聽一番看是如何要知白玉堂的下落且聽下回分解

第一百五回　三探冲霄玉堂遭害　一封印信趙爺擔驚

且說蔣平要去打聽白玉堂下落急急奔到八寶莊找着

了雷振恰好雷英在家聽說蔣爺到了父子一同出迎雷英先叩謝了救父之恩雷振連忙請蔣爺到書房獻茶寒暄敘罷蔣爺便問白玉堂的下落雷英嘆道說來實在可慘可傷便一長一短說出蔣爺聽了哭了個哽氣倒噎連雷振也為之掉淚這段情節不好說不忍說又不能不說你道白玉堂端的如何自那日改了行粧私離衙署找了個小廟存身却是個小天齊廟自己暗暗思索道白玉堂英名一世歸期却遭了別人的暗算豈不可氣可恥按院的印信別人敢盜難道奸王的盟書我就不敢盜麼前次沈仲元難說銅網陣的利害他也不過說個大概並不知其中的底細大約也是少所見而多所怪的意思如何能

設處處有線索步步有消息呢祖有存身站腳之處我白玉堂仗着一身武藝也可以支持得來儻能盟書到手加時一本奏上當今將奸王參倒還恐印信沒有麼越想越想甚是得意到了夜間二鼓之時便到了木城之下來過兩次門戶已然看慣毫不介意端詳了端詳就由坎門而入轉了幾個門戶心中不耐煩在百寶囊中掏出如意繩來凡有不通閉塞之處也不準門也不我戶將如意繩拋上去用手理定被繩便過去一連幾處皆是如此更覺爽快無阻心中湯快暗道他雖然設了疑陣其奈我白玉堂何越過多少扳墻便看見中宵樓仍在石基之上歇息了歇息自己犯想道前次沈仲元說過樓梯在正北我且到

攜梯看看順着臺基繞到樓梯一看果與馬道相似纔待要上只見有人說道甚麽人病太歲張華在此嗖的一刀砍來自玉堂也不招架將身一閃刀却砍空張華往前一撲自玉堂就勢一腳張華站不穩栽將下來刀已落地自玉堂趕上一步將刀一拿覺着甚是沉重壓手暗道這小子好大力氣不然如何使這樣的笨物呢他那知道張華自從被北俠將刀削折他却另打了一把厚背的利刃分量極大他只顧圖了結實却忘了自己拏他不動自從打了此刀之後從未對壘撕殺不知兵刃累手今日猛見有人上樓出其不意他儘力的砍來却好自爺靈便一閃身他的刀砍空力猛刀沉是刀把他累的往前一撲再加上

白爺一腳他踢有不做手撈刀戒下去的狂呢且說白爺
提着笨刀隨後趕下照着張華的頭啄將刀不過往下一
拔真是兵刀沉重的好處不用費力只聽噗哧的一聲刀
會自己把張華殺了白玉堂暗道兵刀沉了也有趣見殺
人真能省勁兒誰知馬道之上鐵門那裡還有一人却是
小瘟瘟徐做見張華喪命他將身一閃進了鐵門暗暗將
柴賀上安專等拿人白玉堂那裡知道見樓梯無人攔攔
擔着笨刀尤到了冲霄樓工從欄桿往下觀瞧其高非常
又見樓却無門依然的八面磁欄左尋右找無門可入二
時性起將笨刀順着欄杆往上一撬一撬不多的工夫牆
戶已然離槽白爺滿心歡喜將左手把住牆搖右手再一

用力牕戶已然落下去。順手輕輕的一放樓內已然看見却甚明亮不知光從何生同手掏出一塊小小石子往樓內一擲側耳一聽咕嚕嚕石子滾到那邊不響了一派木板之聲白爺聽了放心將身一縱上了牕戶臺兒將笨刀往下一探果是實在的本板輕輕縋下來至樓內腳尖滑步却甚平穩往亮處奔來一看又是八面小小牕櫺連面更覺光亮暗道大約其中必有理伏我既來到此處焉有不看之理又用笨刀將小牕畧畧的一撮誰知小牕嘖手放開白玉堂舉目留神原來是從下面一層燈光照徹上面一個燈球此光直射至中梁之上見有絨線繫定一個小小的錦囊暗道原來盟書在此這句話尚未出口覺

得腳下一動纔待轉步不由將朱刀一扔只聽咕嘈一聲
響板一翻白翁說聲不好身體往下一沉覺得痛澈心髓
登時從頭上至腳下無處不是利刃周身已無完膚只聽
一陣鑼聲亂響人聲嘈雜道銅網有了人了其中有一人
高聲道放箭耳內如聞飛蝗驟雨銅網之上猶如刺蝟一
般早已的不動了這人又吩咐住箭弓箭手下去長鎗手
上來打着火把照看見銅網之內血漬淋漓慢說面目連
四肢俱各不分了小旛旛徐敬滿心得意吩咐拔箭血肉
狼藉難以注目將箭拔完之後徐敬仰面觀看不方有人
把滑車一位銅網往上一起那把朱刀就落將下來不差
不斜正砍在徐敬的頭上把個腦袋平分兩半三張嘴往

兩下裡一吶一邊是啜一邊是哼連乖乖也給了他了身體往後一倒也就嗚呼哀哉了衆人見了不敢怠慢急忙來到集賢堂此時好王已知銅網有人大家正在議論只見來人稟道銅網不知打住何人從網內落下一把笨刀來將徐傲砍死的話說了好王道雖然銅網打住一人不愁倒反傷了孤家兩條好漢又不知此人是誰孤家倒要看看去衆人來至銅網之下吩咐將死屍敲抖下來已然是腦血併如何認得出來傍邊早有一人看見石袋道這是甚麽物件伸手拿起裡面尚有石子道石袋未傷是笨刀擋住之故沈仲元駭自籌心暗道五弟下五弟你爲何不聽我的言語竟自遭此慘害好不傷感人也只聽御車

道千歲爺萬千之喜此人非別個他乃大閙東京的鎗手
鼠白玉堂除他並無第二個用石子的這正是顏查散的
幫手奸王聽了心中歡喜因此用鮮子盛了尸首次日送
到軍山交給鍾雄掩裡看守前次劉立保說的原非訛傳
如今蔣爺又聽雷英說的傷心慘目不由的嫡哭雷振在
傍拭淚勸慰多時蔣爺止住傷心又問道賢弟現今奸王
那裡作何計較務求明以告我幸勿吝教雷英道奸王雖
然謀為不軌每日以歌童舞女為事也是個聲色貨利之
徒他此時刻刻不忘的惟有拔院大人總要設法將大人
陷害了方合心意恩公回去稟明大人務要晝夜留神方
好再者恩公如有用着小可之時小可當効犬馬之勞決

不食言將爺聽了深深致謝辭了甯英父子往按院衙門而來暗暗忖道我這回去見了我大哥必須如此如此索性叫他老死心塌地的痛哭一場省得懸想出病來反爲不美就是這個主意不多時到了衙中剛到大堂見兩壘從那邊出來便忙問道大人在那裡兩壘道大人同衆位俱在書房卫昤等西爺泥將爺點頭轉過二堂便看見了書房他就先自成聲大哭道哎呀不好了五弟叫人害了死的好不慘苦叩一壁嚷着一壁進了書房見了盧方仲手拉住道大哥五弟眞個死了也盧方聞聽爺時昏暈過去韓彰徐慶連忙扶住哭着呼喚展爺在傍又是傷心又是勸慰不住頭蓋散那裡聽着雙睛口中叫了一聲賢弟

呀將眼一瞬往後便仰多虧公孫先生扶住却好雨點趕
到急急上前也是亂叫此時書房就如孝服一般哭的叫
的忙在一處好容易盧大爺哭了出來衆四爺等放心展
爺又過來照看顏大人幸喜也還過氣來這一陣悲哭不
提入耳展爺與公孫先生雖則傷心到了此時反要百般
的解勸盧大爺痛定之後方問蔣平道五弟如何死的蔣
平道說起咱五弟來實在可憐這也是他素日陰騭刻薄
所以道此喫亡便將横落銅網陣遭害的緣由說了又哭
哭了又說吩外的比別人鬧的利害後來蔣性要不活着
了要跟了老五去急的個實心的盧方倒把他勸解了多
時徐慶粗豪直爽人如何禁的住探磨連說帶嚷道四爺

你好胡闹人死不能復生也是五弟命短只是吳他也是
撫益與其吳他何不與他報仇呢衆人道還是三弟想的
開此時額大人已被雨霑撬進後面歇息去了忽見外班
拿了一角文書是襄陽王那裡來的官務公孫先生接來
拆開看畢道你叫差官畧等一等我這裡即有回文答覆
外班回身出去傳說公孫策對衆人道他這文書不是爲
官務而來衆人道不爲官事却是爲可公孫策道他因這
些日不見咱們衙門有甚麽動靜故此行了文書來我這
裡必須答覆他明是移文暗裡却打聽印信消息而來展
爺道這有何妨如今有了印信還愁甚麽答覆麽呼道
雖則如此他若看見有了印信只怕又要生別的事端了

公孫策點頭道四弟慮的是極如今且自咎了回文我這裡嚴加防備就是了說罷按着原文答覆明白叫兩黑請出印來用上外面又打了封口交付外班即叫原差領回官務完畢之後大家擺上酒飯仍是盧方首坐也不謙遜大家團團圍坐只見盧方無精打彩短嘆長吁連酒也不沾唇韓一汪眼淚泡着眼珠兒何曾是個乾大家見此光景俱各悶悶不樂惟獨徐慶一言不發自己把着一壺酒左一杯右一盞仿彿拿酒煞氣的一般不多會他就醉了先自離席在一邊躺着去了家人因盧方不喝不吃也就說道大哥如不耐煩何不歇息歇息呢盧方順口說道飯然如此衆位賢弟恕劣兄不陪了也就回到自己屋內去

了這公孫策展昭韓彰蔣平四人飲酒之間商議事體蔣平又將雷英說妍王刻刻不忘要害大人的話說了公孫策道我也正為此事躊躇我想今日這套文書回去妍王見了必是驚疑詫異他如何肯善罷干休呢咱們如今有個道理第一大人處要個精細有本領的不消說了是展大哥的責任甚麼事展兄全不用管就只保護大人要緊第二盧大哥身體欠爽一來要人服時三來又要照看此差交給四弟我與韓二兄徐三弟今晚在書房如此如此儻有意外之事隨機應變管保諸事不至遺漏衆位弟兄想想如何呢展爺等聽了道狠好就是如此料理罷酒飯已畢展爺便到後面看了看顏大人又到前面瞧了瞧盧

大爺兩下裡無非俱是傷心不必細表且說襄陽王的差官領了回文來至衙中問了問好王正同衆人在集賢堂內即刻來至廳前進了廳房將回文呈上好王接來一看道喪呀拔院印信既叫孤家盜來他那裡如何仍有印信豈有此理事有可疑說罷將回文遞與鄧車鄧車接來一看不覺的滿面通紅道啟上千歲小臣爲此印原非容易難道送印之人有弊麼一句話提了醒好王立刻吩咐快拿雷英來未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俠義傳

一百六回　公孫先生假扮拔悅　神手大聖

且說襄陽王趙爵因見回文上有了印信追問說必是送印之人舞弊奸王立刻將雷英喚來問道前次將盯好好交代託付於你你送往那裡去了雷英道小臣奉千歲密旨將印信小心在意揣在逆水泉內並見此泉水勢洶湧寒氣寧烈王爺因何追問奸王道你既將印信揣在泉內為何今日回文仍有印信說罷將回文擲下雷英無奈從地下拾起一看果見印信光明毫無錯謬驚的無言可答奸王大怒道如今有人拔你送印作弊快快與我據實說來雷英道小臣實實將印送至逆水泉內如何

擅敢作弊請問千歲是誰說來奸王道方纔鄧車說來甫
英聽了暗暗發恨心內一動妙計即生不由的冷笑道小
臣只道那個說的原來是鄧車小臣啟上千歲小臣正為
此事心中犯疑我想按院乃包相的門生智略過人而且
他那衙門裡能人不少如何能輕易的印信叫人盜去
必是將眞印藏過故意的設一方假印被鄧車盜來他為
幹了一件少一無二的奇功誰知今日眞印現出不但使
小臣徒勞無益額外還担個不白之冤死不
了一席話說的個奸王點頭不語鄧車羞愧難當眞是羞
惱變成怒一聲怪叫道好個甫查散你竟敢欺侮俺庶
俺合你拚不可立雪英道鄧大哥不要着急小弟是據理

而論你既能以廢鐵倒換即信難道不准人家提出真的換上假的麼事已如此須要大家一同商議商議方子鄧華道商議甚麼俺如今惟有殺了按院以洩眾人之恨別不及言有膽量的隨俺走走吓只見沈仲元道小弟情願奉陪奸于聞聽滿心歡喜就在集賢堂擺上酒餚大家暢談到了初鼓之後鄧車與沈仲元俱各改扮停當辭了奸王竟往按院衙門而來路途之間計議明白鄧車下手沈仲先觀風及至到了按院衙門鄧車往左右一看不見了沈仲元並不知他何時去的心中暗道他方纔還和我說話怎麼轉眼間就不見了呢哦是了想來他也是個畏首畏尾之人瞧不得素常誇口事到頭來也不自由了且看

鄧車的能爲候成功之後再將他極力的勞洛一場想罷
蹤身越墻進了衙門急轉過二堂見書房東首那一間燈
燭明亮躡足潛踪悄到牕下濕破牕紙覷眼偷看見大人
手執案卷細細觀看而且時常掩卷犯想雖然穿着便服
却是端然正坐傍邊連筆墨也不伺候鄧車暗道看他這
番光景却像個與國家辦事的良臣原不應將他殺却奈
俺老鄧要急於成功就說不得了便奔到中間門邊一看
却是四扇桶扇邊桶有鎖鑰着中間兩扇關閉用手輕輕
一撼却是閂着立拴回手從背後抽出刀來順着門縫將
刀伸進右肱一挺勁刀尖就扎在立拴之上然後左手按
住刀背右手只用將肱子往上一拱立拴的底下已然出

櫈右手又往傍邊一攞左手往下一按只聽咯噹的一聲立拴落實輕輕把刀抽出用口啣住左右手把住了櫈扇一邊往懷裡一帶一邊往外一推微微有些聲息吱溜溜便開開了一扇鄒車回手攞住刀靶先伸刀後伏身斜胯而入即奔東間的欵簾用刀將簾一挑呼的一聲腳下邁步手舉鋼刀只聽咯噹一聲鄒車口說不好曆轉身往外

跑嗵的一聲隨後就追出來了你道鄒車如何剛進來就跑了呢只因他攙拴之時韓二爺已然諳諳注視見他將門推開便持刀下來尚未立穩鄒車就進來了韓二爺知他必奔東間却搶步先進東間及至鄒車掀簾邁步舉刀

韓二爺的刀已落下鄧車借燈光一照即用刀架開咯噹
轉身出來追忙中將桌上的燃燈嘩啷砸在地下此時三
爺徐慶未着雙足仰卧在牀上酣睡不醒覺得脚下後根
上有人咬了一口猛然驚醒跳下地來就抱韓二爺抱住
韓二爺說是我一摔身恰好徐三爺腳踏着落下燃燈的
燃頭兒一滑脚下不穩爬伏噗哧在地誰知看梁卷的不
是大人却是公孫先生韓爺未進東間之先他已溜了出
來却推徐爺又恐徐爺將他抱住見他未着雙足沒奈何
纔咬了他一口徐爺這纔醒了因韓二爺摔脫追將出去
他却跌倒的快當爬起來的剪絆隨後也就呱唧呱唧追
了出來且說韓二爺跟定鄧車躥房越墻緊緊跟隨忽然

不見了左顧右盼東張西望正然納悶猛聽有人叫道鄧
大哥鄧大哥榆樹後頭藏不住你藏在松樹後頭罷韓二
爺聽了細細往那邊觀瞧果然有一棵榆樹一棵松樹暗
暗道這是何人呢明是告訴我這賊在榆樹後面我還發
欵麼想罷竟奔榆樹而來真果鄧車離了榆樹又往前跑
韓二爺急急邁步緊趕追了個嘴尾相連差不了兩步再
也趕不上又聽見有人叫道鄧大哥鄧大哥你跑只管跑
小心着暗器呀這句話却是沈仲元告訴韓彰防着鄧車
的鐵彈不想提醒了韓彰暗道是呀我已離他不遠何不
用暗器打他呢這個朋友真是旁觀者清想罷左手一撐
鞍弩箭上上把頭一低手往前一縱這邊噴那邊拍又聽

噯呀韓二爺已知賊人着傷更不肯捨誰知鄧車肩頭之上中了暗器覺得背肩發麻忽然心內一陣惡心暗說不好此物必是有毒又跑了有一二里之遙心內發亂頭昏眼花翻觔斗栽到在地韓二爺已知藥性發作賊人昏暈過去鄧下也就慢慢的走了只聽背後呱咭呱咭的亂響口內叫道二哥二哥你老在前面麼韓二爺聽聲音是徐三爺連忙答道三弟劣兄在此說話間徐慶已到說怪道那人告訴小弟說二哥往東北追下來了果然不差賊人在那裡韓爺道已中劣兄的暗器栽倒了但不知暗中幫助的却是何人方纔劣兄也虧了此人二人來至鄧車跟前見他四肢扎煞躺在地下徐爺道二哥將他先起小弟

背着他韓爺依然扶起鄧車徐踱背上轉回衙門而來走
不多幾步見有燈光明亮却是差役人等前來接應大家
上前請問將鄧車抬回衙去此時公孫策同定虛方蔣平
俱在大堂之上立等見韓彰回來問明了備細大家歡喜
不多時把鄧車抬來韓二爺取出一九解藥一半用水研
開灌下一半拔出箭來敷上傷口公孫先生即吩咐差役
拿了手鐲脚鐐給鄧車上好容他慢慢甦醒過了半晌只
聽鄧車口內嘟囔道姓沈的你如何是來幫俺你直是害
俺來了好叫氣死俺也哎呀了一聲睜開二目往上一看
上面坐着四五個人明燈亮燭照如日晝即要轉動覺着
甚不得力低頭看時腕上有鐲脚下有鐐自己又一犯想

還記得中了暗器心中一陣迷亂必是被他們擒獲了想至此不由的腹內往上一翻咽喉內拔揸不住將口一張哇的一聲吐了許多綠水涎痰胸膈雖覺亂跳却是明白情知他却閉口一語不發忽聽耳畔有人嘆道鄧朋友你這時好些了你我作好漢的決無兒女情態到了那裡說那裡的話你若有膽量將這杯煖酒喝了如若疑忌害怕俺也不强讓你鄧車聽了將眼一睜開看時見一人身形瘦弱蹲在身旁手擎着一杯熱騰騰的黃酒便問道足下何人那人答道俺蔣平特來敬你一杯你敢喝麼鄧車笑道原來是湘江風你這話欺俺太甚既被你擒來刀斧俱且不怕何況是酒縱然是砒霜毒藥俺也要喝的何懼之

有將平道好朋友眞正爽快說罷將酒盃送至唇邊鄧車張開口一飲而盡又見過來一人道鄧朋友你我雖有嫌隙却是道義相同各爲其主何不請過來大家坐談呢鄧車仰面看時這人不是別人就是在燈下看案卷的假按院心內輾轉道敢則他不是顏按院如此看來竟是遭了他們圈套了便開道尊駕何人那人道在下公孫策回手又指盧方道這是鑽天鼠盧方盧大哥這是徹地鼠韓彰韓二哥那邊是穿山鼠徐慶徐三哥還有御猫展大哥在後面保護大人已命人請去了少刻就到鄧車聽了道這些朋友俺都知道久仰久仰既承抬愛俺倒要隨喜隨喜了蔣爺在旁伸手將他攙起卽隔牆卽到桌邊也不謙

遜剛要坐下只見展爺從外面進來一執手道鄧朋友久違了鄧車久已知道展昭無可回答止于說道請了展爺與大衆見了彼此就坐伴當添杯換酒鄧車到了此時講不得礙磣只好兩手捧杯縮頭而飲只聽公孫先生問道大人今夜睡得安穩麽展爺道署覺好些只是思念五弟每每從夢中哭醒盧方聽了登時落下淚來忽見徐慶瞪起雙睛揉拳兩掌立起身來道姓鄧的你把俺五弟如何害了快快說來公孫策連忙說道三弟此事不關鄧朋友相干休要錯怪了人蔣平道三哥那全是奸王設下圈套五弟爭强好勝自投羅網如何抱怨得別人昵蔣爺也在旁攔阻展爺知道公孫先生要探問鄧車惟恐徐慶魯莽

了一身體不得實信只得張羅換酒用言語盆開徐慶無可
如何仍然坐在那裡氣忿忿的一語不發展爺換酒斟畢
方慢慢與公孫策你一言我一語盤問鄧車打聽襄陽王
的事件鄧車原是個卑鄙之人見大家把他朋友相待他
便口不應心的說出實話來言襄陽王所信的是飛火太
保經雄為保障若將此人收伏破襄陽王便不難矣公孫
策盤問明白天已大亮便派人將鄧車押至班房好好看
守大家也就各歸屋內暑為歇息且說盧方回至屋內與
三個義弟說道愚兄有一事與三位賢弟商議想五弟不
幸遭此慘毒難道他的骨殖就擱在九裁松五峰嶺不成
劣兄意欲將他骨殖取來送回原籍不知眾位賢弟意下

如何三人聽了同聲道正當如此我等也是這等想只見徐慶道小弟告辭了盧方道三弟那裡去徐慶道小弟盜老五的骨殖去盧方連忙搖頭道三弟去不得韓彰道三弟太莽撞了就去也要大家商議明白當如何去法蔣平道據小弟想來襄陽王既將骨殖交付鍾雄鍾雄必是加意防守事情若不預料恐到了臨期有了疎虞反為不美盧方點頭道四弟所論甚是當如何去法呢蔣平道大哥身體有些不爽可以不去叫二哥替你老去三哥心急性燥此事非沖鋒打仗可比莫若小弟替三哥去大哥在家也不寂寞就是我與二哥同去也有幫助大哥想想如何盧方道狠好就這樣罷徐慶瞅了蔣平一眼也不言語只

見伴當拿了杯箸放下弟兄四人就坐盧方爽問二位賢弟幾時起身蔣平道此事不必太忙後日起身也不爲遲商議已畢飲酒用飯不知他等如何盜骨且聽下回分解

一百七回　愣徐慶拜求展熊飛　病蔣平指引陳起望

且說盧方自白玉堂亡後每日茶飯無心不過應個景兒而已不多時酒飯已畢四人閒坐盧方因一夜不曾合眼便有些困倦在一旁和衣而臥韓彰與蔣平二人計議如何盜取骨殖又張羅行李馬匹獨獨把個愣爺撇在一邊不似不保好生氣悶心內躊躇道同是結義弟兄如何他們去得我就去不得呢難道他們盡弟兄的情長單不許我盡點心麼豈有此理我看他們商量的得意實實令人

可氣站起身來出了房屋便奔展爺的單間而來剛然進屋見展爺方纔睡醒在那裡掠臉他也不管事之輕重撲翻身跪倒道喉呀展大哥呀委屈煞小弟了求你老幫扶幫扶吓說罷痛哭倒把展爺唬了一跳連忙拉起他道三弟這是爲何有話起來說徐慶更會撒潑一壁拖着一壁說道大哥你老若應了幫扶小弟小弟方纔起來你老若不應小弟就死在這裡了展爺道是了劣兄幫扶你就是了三弟快些起來請徐慶又磕了一個頭道大哥應了再無翻悔方立起身來拭去淚痕坐下道小弟非爲別事求大哥同小弟到五鼠島走走展爺道到底爲着何事徐慶便將盧方娶盜白玉堂的情節說了一遍他們三個怎麼

氣不過我不當人都說我不好我如今偏要賭賭這口氣這
奈何求大哥幫扶小弟走走展爺聽了暗暗思忖道原來
爲這此事我想蔣四弟是個極其精細之人必有一番見
解而且恣骨是啞巴之事似他這個弄性烈如何使得呢
若要不去已然應了他又不好意思而且爲此事屈體下
禮說不得了好歹只得同他走走便問道三弟幾時起身
徐慶道就在今晚展爺道如何倒般忙呢徐慶道大哥不
曉得我二哥與四弟定於後日起身我既要賭這口氣須
早兩天及至他們到時咱們功已成了那時方出這口惡
氣還有一宗大哥千萬不可叫二哥四弟知道曉開我與
大哥悄悄的一溜兒急急趕向前去方妙展爺無奈何只

得應了徐慶立起身來道小弟還到那邊照應去大哥暗
暗收什行李器械馬匹起身以前在衙門後墻專等展爺
點頭徐慶去後展爺又好笑又後悔笑是笑他粗鹵悔是
不該應他事已如此無可如何只得叫過伴當來將此事
悄悄告訴他叫他收什行李馬匹又取過筆硯來寫了兩
封字兒藏好然後到按院那裡看了一番又同衆人吃過
了晚飯看天已昏黑便轉回屋中問伴當道行李馬匹俱
有了伴當道方纔跟徐爺伴當來了說他家爺在衙門後
頭等着呢將爺的行李馬匹也拋在一處了展爺點了點
頭回手從懷中掏出兩個字柬來道此柬是給公孫老爺
的此項是給將回爺的你在此屋等着候初更之後再將

此字送去就交與跟爺們的從人不必面遞交代明白急急趕前去我們在途中慢慢等你這是怕他們追趕之意省得徐三爺抱怨於我伴當一一答應展爺却從從容容出了衙門來至後墻果見徐慶與伴當拉着馬匹在那裡張望上前見了徐慶問道跟大哥的人呢展爺道我叫他隨後來惟恐同行叫人犯疑徐慶道很好小弟還忘了一事大哥只管同我的伴當慢慢前行小弟去去就來說罷同身去了且說跟展爺的伴當在屋內候至起更方將字柬送去蔣爺的伴當接過字柬來到屋內一看只見虛方仍是和衣而卧韓彰在那裡吃茶却不見四爺蔣平只得問了問同伴人說在公孫先生那裡伴當即來至公孫

策屋內見公孫策拿着字東正在那裡講論道展大哥囑
咐小心好細刷客此論甚是然而不當跟隨徐三弟同去
蔣平道這必是我三哥寫着展大哥去的刷說着又見自
己的牛當前來便問道甚麼事件件當道方纔跟展老爺
的人給老爺送了個字東來說罷皇上蔣爺接來打開着
畢美道如何我說是我三哥魔着展大哥去的果然不錯
即將字東遞與公孫策公孫策從頭至尾看去上面寫着
徐慶跪求央及劣兄斷難推辭只得暫時隨去賢弟見字
務於明日急速就道公同幫助千萬不要追趕惟恐誤破
了三弟面上不好看云云公孫策道言雖如此明日二位
再要起身豈不剩了盧大哥一人內　如何照應呢蔣平

道小弟回去與大哥二哥商量既是展大哥與三哥先行明日小弟一人足以敵了留下二哥如何公孫策道甚好甚好正說間只見看班房的差人慌慌張張進來道公孫老爺不好了方纔徐老爺到了班房吩咐道你等歇息俺要與姓鄧的說句機密話獨留小人伺候徐老爺進屋尚未坐穩就叫小人看茶去誰知小人烹了茶來只見屋內一派黑氣急急喚人掌燈看時哎呀老爺呀只見鄧車仰卧在牀上昏迷不醒滿牀血漬原來鄧車的雙睛被徐老爺剜了去了現時不知鄧車的生死特來回稟二位老爺知道公孫策與蔣平二人聽了驚駭非常急叫從人掌燈來至外面班房看時多少差役將鄧車扶起已然甦醒過來大

罵徐慶不止公孫策見此慘然形景不忍注目蔣平吩咐差役好生服侍將養便同公孫策轉身來見盧方說了詳細不勝駭然大家計議了一夜至次日天明只見門上的進來拿着稟帖遞與公孫先生一看歡喜道好好好快請快請原來是北俠歐陽春雙俠丁兆蕙自從解押金面神藍驍賽方朔方貂之後同到茉花村本欲約會了兆蘭同赴襄陽無奈丁母欠安只得在家侍奉俟丁母老太太痊愈之後北俠就告辭丁家弟兄苦苦相留北俠也是無事之人權且住下後來丁母痊愈雙俠商議老母是有了年歲之人爲人子者不可遠離膝下又恐北俠踽踽涼涼一人上襄陽不好意思而且因老母染病晨昏間安就擱了

多少日期左右為難只得仍叫丁二爺隨着北俠同赴襄陽留下丁大爺在家奉親又可以照料家務因此北俠與丁二爺起身在路行程非止一日來到襄陽太守衙門可巧門上正是金福祿上前恭見急急回稟了老爺金輝立刻請至書房暫為少待此時黑妖狐智化早已接出來彼此相見快樂非常不多時金太守更衣出來北俠與于二官人要以官長見禮金公那裡肯受口口聲聲以恩公呼之大家謙讓多時仍是以賓客相待左右獻茶已畢寒溫敘過便提起按院衙門近來事體如何黑妖孤智化連聲歎氣道一言難盡好叫仁兄賢弟得知玉堂白五弟遭了害了北俠聽了好生詫異丁二爺不勝驚駭同聲說道竟

有這等事請道其詳智化便將訪探冲霄樓說起如何遇見白玉堂將他勸回後來又聽得按院失去印信想來白五弟就因此事拚了性命誤落在銅網陣中傾生喪命酒不斷說了一遍北俠與丁二爺聽畢不由的俱各落淚歎息所謂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原是聲應氣求的弟兄豈有不傷心的道理因此也不在太守衙門躭擱便約會了智化急急趕至按院衙門而來早見公孫策在前盧方等隨在後面彼此相見雖未與盧方道惱見他眼圈兒紅紅的面龐兒比先前瘦了好些大家未免欷歔一番獨有丁兆蕙拉着盧方的手由不得淚如雨下想起當初陷空島與茉花村不過陪着盧花蕩彼此義氣相投何等的親密

想不到五弟却在襄陽喪命而且又在少年英勇之時竟
自如此壽夭尤爲可傷二人哭泣多時還虧了智化用言
語勸慰北俠亦攔住丁二爺道二弟處大哥全仗你我開
導解勸你如何反招大哥傷起心來呢說罷大家來至盧
方的屋內就坐獻茶北俠等三人又問候顏大人的起居
公孫策將顏大人得病的情由述了一番三人方知大人
也是爲念五弟欠安不勝浩歎智化便問衙門近來事體
如何公孫策將已往之事一一敘說漸漸說到拿住鄧車
將平又接言道不想從此又生出事來丁二爺問道又有
何事蔣平便將要盜五弟的骨殖誰知俺三哥暗求展大
哥幫助昨晚已然起身起身也罷了臨走時俺三哥又把

鄧車二目剜去北俠聽了皺眉道這是何意智化道三哥不能報仇暫且拿鄧車出氣鄧車也就寃的狠了丁二爺道若論鄧車的行爲皆天傷理失去二目也就不算寃公孫策道只是展大哥與徐三弟此去小弟好生放心不下蔣平道如今歐陽兄智大哥丁二弟俱各來了妥當的狠明日我等一同起身衙中留下我二哥服侍大哥即應內外小弟仍是爲盜王弟骨殖之事歐陽兄三位另有一宗緊要之事智化問道還有甚麽事蔣平道只因前次拿獲鄧車之時公孫先生與展大哥探訪明白原來襄陽王所收者幾又太保鍾雄若能收伏此人則襄陽不難破矣如今就將此事託付三位弟兄不知肯應否智化丁兆蕙同

聲說道既來者則安之四兄不必問我等應與不應到了那裡看勢做事就是了何能預爲定准公孫先生在旁稱讚道是極是極說話間酒席早已排開大家署爲謙遜即便入席却是歐陽春的首坐其次智化丁兆蕙又其次公孫策盧方下首是韓彰蔣平七位爺把酒談心不必細表到了次日北俠等四人別了公孫策與盧韓二人四人在路行程偏偏的蔣平肚泄起來先前還可扎掙到後來連連泄了幾次覺得精神倦怠身體勞乏北俠道四弟既有貴恙莫若找個寓所暫爲歇息明日再作道理有何不可呢蔣平道不要如此你三位有要緊之事如何因我一人躭擱小弟想起來了有個去處頗可爲聚會之所離洞庭

湖不遠有個陳起望莊上有兄弟二人一人姓陸名彬一人姓曾名英頗尚俠義三位到了那裡只要提出小弟他二人再無不揚榻相迎之理咱們就在那裡相會罷說着攢眉攢目又要肚泄起來北俠等三人見此光景只得依從蔣平又叫伴當隨去沿途好生服侍不可怠慢伴當連連答應跟隨去了蔣爺這裡左一次右一次泄個不了看看的天色晚了心內好生着急只得勉強認蹬上了坐騎往前進發心急嫌馬慢又不敢極力的催他恐自己氣力不加乘控不住只得緩轡而行此時天已昏黑滿天星斗好容易來至一個村莊見一家籬牆之上高高挑出一個白紙燈籠及至到了門前又見柴門之旁挂着個小小旂

離知是村莊小店滿心歡喜猶如到了家裡一般連忙下馬高聲喚道裡面有人麼只聽裡面頭蘇蘇的聲音答應不知果是何人且聽下回分解

一百八回　圖財害命旅店營生　相女配夫閨閣本分

且說蔣平聽得裡面問道甚麼人敢則是投店的麼蔣平道正是又聽裡面答道少待不多時燈光顯露將柴扉開放道客官請進蔣平道我還有鞍馬在此店主人道客官自己拉進來罷婆子不知尊騎的毛病恐有失閃蔣平這纔留神一看原來是個店媽媽只得自己拉進了柴扉見是正房三間西廂房兩間除此並無別的房屋蔣平問道我這牲口在那裡喂呢婆子道我這裡原是村莊小店並

無槽頭馬棚那邊有個磴子就在那磴台兒上就可以喂了蔣平道也到罷了只是我這牲口就在露天地裡了好在夜間還不甚涼尚可以將就說罷將坐騎拴在磴台子椿柱上前蹬扣好打去嚼子打去後鞦把皮鞚攏起用稍繩細好然後解了肚帶輕輕將鞍子揭下屜邨不動恐鞍心有汗此時店婆已將上房撣掃安放燈燭蔣爺抱着鞍子到了上房放在門後抬頭一看却是兩明一暗拔起舊有單簾來至暗間從腰間解下包囊連馬鞍子俱放在桌子上面撣了撣身上灰塵只聽店媽媽道客官是先淨面後吃茶是先吃茶後淨面呢蔣平這幾把店媽媽細看邨有五旬年紀甚是乾淨利便答應臉也不淨茶也不吃請

問媽媽貴姓店婆道婆子姓甘請問客官尊姓蔣爺道我姓蔣請問此處是何地名甘婆子道此處名叫神樹崗蔣爺道離陳起望尚有多遠婆子道陳起望在正西此處却是西北從此算起要到陳起望足有四五十里之遙客官敢則是走差了路了蔣爺道只因身體欠爽又在昏黑之際不料把道路走錯了請問媽媽你這裡可有酒麼甘婆子道酒是有的就只得村醪並無上樣名酒蔣爺道村醪也好你與我熱熱的燙一角來甘婆子答應回身去了多時果然燙了一壺來傾在碗內蔣爺因肚泄口燥那管好歹端起來一飲而盡真真是清裡翻船想蔣平何等人物何等精明一生所作何事不想他在媽媽店竟會上了二

大當可見爲人藝高是膽大不得的此酒入腹之後覺得頭眩目轉蔣平說聲不好尚未說出口身體一幌咕咚栽倒塵埃甘婆子笑道我看他身材廋弱是個不禁酒的果然伸手向桌子上拿起包裹一摸笑容可掬正在歡喜忽聽外面叫門道裡面有人麼這一叫不由的心裡一動暗道忙中有錯方纔既住這個客官就該拴門前燈籠挑了一時忘記所以又有上門的買賣來了既來了再沒有往外推之理且喜還有兩間廂房莫若讓到那屋裡去心裡如此想口內卻應道來了來了執了燈籠來開柴扉一看却是主僕二人只聽那僕人問道此間可是村店麼甘婆道是便是却是歇村小店惟恐客官不甚合心再者並無

上房止有廂房兩間不知可肯將就歇又聽那相公道飯有兩間房屋足以歇了何必務要正房呢甘婆道客官說的是如此請進來罷主僕二人剛然進來甘婆子却又出去將那白紙燈籠點下來然後關了柴扉就往廂房導引卻聽僕人說道店媽媽你方纔說沒有上房那不是上房麼甘婆子道客官不知這方纔無店東主人就是婆子帶着女兒過活這上房是婆子住家止于廂房住客所以方纔說過恐其客官不甚合心呢這婆子隨機應變對答的一些兒馬脚不露這主僕那裡知道上房之內現時述到一個呢說話間來至廂房婆子將燈對上這主僕看了看倒也罷了乾乾淨淨可以住得那僕人將包裹放下這相

公却用大袖撑去灰塵甘婆子見相公形容俏麗肌膚凝脂嫵媚之甚便問道相公用甚麼差早吩咐相公尚未答言僕人道你這裡有甚麼只管做來不必問甘婆道可用酒麼相公道酒倒罷了僕人道如有好酒拿些來也可以使得甘婆聽了笑了笑轉身出來執着燈籠進了上房將桌子上包裹拿起出了上房却進了東邊角門原來角門以為仍是正房廂房以及耳房共有數間只聽屋內有人問母親前面又是何人來了婆子道我兒休問且將這包裹收起快快收什飯食又有主僕二人到了老娘看這兩個也是雛兒少時將酒預備下就是了忽聽女子道母親方纔的言語難道就忘了麼甘婆子道我的兒所為艱的

如何忘了呢原說過就做這一次下次再也不做了偏他主僕又找上門來叫爲娘的如何推出去呢說不得這叫做一不做二不休好孩子你幫着爲娘的再把這買賣做成了從此後爲娘的再也不幹這營生了可是你說的剛傷天害理做甚麼好孩子快着些兒罷爲娘的安放小菜去說着話又出去了原來這女子就是甘婆之女名叫玉蘭不但女工針黹出衆而且有一身好武藝年紀已有二旬尚未受聘只因甘婆作事暗昧玉蘭每每規諫甘婆也有些回轉就是方纔取酒藥蔣平時也央及了個再三說過就做這一次不想又有主僕二人前來玉蘭無奈何將菜蔬做妥甘婆往來搬運又稱讚這相公極其俊美玉蘭

心下躊躇後來甘婆拿了酒去玉蘭就在後面跟來在牕外偷看見這相公面如傅粉白而生光唇似塗硃紅而帶潤惟有雙眉緊蹙二目含悲長吁短嘆似有無限的愁煩玉蘭暗道看此人不是俗子村夫必是貴家公子再看那僕人坐在橫頭粗眉大眼雖則醜陋却也有一番嬌媚之態只聽說道相公早間打尖也不曾吃些甚麼此時這些菜蔬雖則清淡却甚精美相公何不少用些呢又聽相公嘿嘿鶯聲說道酒餚雖美無奈我吃不下咽說罷又長歎了一聲忽聽甘婆道相公既懶進飲食何不少用些燙酒開開胃口管保就想吃東西了玉蘭聽至此不由的發恨道人家愁到這步田地還要將酒害人我母親太狠心了

忿忿回轉房中去了不多時忽聽甘婆從外角門過來拿着包裹笑嘻嘻的道我的兒你活該我母女要發財了這包裹比方纔那包裹尤覺沉重快快收起來幫着爲娘的打發他們上路口內說着眼兒却把玉蘭一看只見玉蘭面向裡背朝外也不答言也不接包裹甘婆連忙將包裹放下趕過來將玉蘭一拉道我的兒你又怎麽了誰知玉蘭已然哭的淚人兒一般婆子見了這一驚非小道呀呀我的肉兒心兒你哭的爲何快快說與爲娘的知道不是心裡又不自在了說罷又用巾帕與玉蘭拭淚玉蘭將婆子的手一推悲切切的道誰不自在了呢婆子道既如此爲何啼哭呢玉蘭方說道孩兒想爹爹留下的家業殷咱

們娘兒兩個過的了母親務要做這傷天害理的事做甚麼況且爹爹在日還有三不取僧道不取囚犯不取急難之人不取如今母親一槩不分只以財帛爲重儻若事發如何是好叫孩兒怎不傷心呢說罷復又哭了婆子道我的兒原來爲此你不知道爲娘的也有一番苦心想你爹爹留下家業這幾年間坐吃山空已然消耗了一半再過一二年也就難以度日了再者你也不小了將來賠嫁粧奩那不用錢呢何況我若大年紀也不弄下個棺材本兒麼玉蘭道媽媽也是多慮有說有的話沒說沒的話似這樣損人利已斷難承亭而且人命關天的如何使得婆子道爲娘的就做這一次下次再也不做了好孩子你對了

媽媽去玉蘭道母親休要多言孩兒就知咯遵父命那相公是急難之人這樣財帛是斷取不得的甘婆聽了犯想道鬧了半天敢則是爲相公可見他人大心大了便問道我兒你如何知那相公是急難之人呢玉蘭道實對媽媽說知方纔孩兒已然悄到牕下看了見他愁容滿面飲食不進他是有急難之事的孩兒實實不忍害他孩兒問母親將來倚靠何人甘婆道嗳喲爲娘的又無多餘兒女就只生養了你一個自然靠着你了難道叫娘靠着別人不成麼玉蘭道雖然不靠別人難道就忘了半子之勞麼一句話提醒了甘婆心中恍然大悟暗道是呀我正愁女兒沒有人家如今這相公生的十分美俊正可與女兒匹配

我何不把他做個養老女婿又完了女兒終身大事我也有個倚靠豈不美哉可見利令智昏只顧貪財却忘了正事便嘻嘻笑道虧了女兒提撥我險些兒錯了機會如此說來快快把他救醒待爲娘的與他慢慢商酌只是不好啟齒玉蘭道這也不難莫若將上房的客官也救醒了只認做合他戲耍就煩那人替說也免得母親礙口豈不兩全其美麽甘婆哈哈笑道還是女兒有算計快些走罷天已三鼓了玉蘭道母親還得將包裹拿着先還了他們不然他們醒來時不見了包裹那不是有意圖謀了麽甘婆道正是正是便將兩個包裹抱着執了燈籠玉蘭提了涼水母女二人出了角門來至前院先奔西廂房將包裹放

下見相公伏几而臥却是飲的酒尘之故甘婆上前輕輕扶起玉蘭端過水來慢慢灌下暗將相公着實的清了一番滿心歡喜然後見僕人已然卧倒在地也將涼水灌下甘婆依然執燈籠又提了包裹玉蘭拿着涼水將登剔亮了臨出門時還回頭望了一望見相公已然動轉連忙奔到上房將蔣平也灌了涼水玉蘭歡歡喜喜回轉後面去了且說蔣平飲的藥酒工夫大了已然發散又加灌了涼水登時甦醒爭手伸腿揉了揉眼睜開一看見自已躺在地下再看桌上燈光明亮旁邊坐着個甘媽媽嘻嘻的笑蔣平猛然省悟爬起來道好吓你這婆子不是好人竟敢在俺跟前弄鬆虛也就好大膽泥婆子噗哧的一聲笑道

你這人好沒良心饒把你救活了你反來嗔我請問你既
知戀盧爲何入了圈套呢你且坐了待我細細告訴你老
身的丈夫名喚甘豹去世已三年了膝下無兒只生一女
蔣平道且住你提甘豹可是金頭太歲甘豹麼甘婆道正
是蔣平連忙站起深深一揖道原來是嫂嫂失敬了甘婆
道客官爲何如此相稱請道其詳蔣平道小弟翻江鼠蔣
平甘大哥曾在敝莊盤桓過數日後來又與白面判官柳
青叔掠走辰砂用的就是蒙汗藥酒他說還有五鼓雞
鳴斷魂香倘是甘大哥的侍我不想大哥竟自仙逝有失
弔唁望乞恕罪說罷又打一躬甘婆連忙福了一福道慚
愧慚愧原來是蔣叔叔到了恕嫂嫂無知休要見怪亡夫

在日曾說過陌宅島的五該實實令人稱讚不盡方纔叔叔提的那肯他是亡夫的徒弟自從亡夫去世多虧他殯殮發送如今還時常的資助銀兩將平道方纔提膝下無兒只生一女姪女有多大了甘婆道今年十九歲名喚玉蘭蔣平道可有婆家沒有甘婆道並無婆家嫂嫂意欲求叔叔做個媒妁不知可肯否蔣平道但不知要許何等樣人家甘婆道好叫叔叔得知遠在天涯近在咫尺就將投宿主僕已然迷倒是女兒不依勸我救醒看這相公甚是俊美女兒年紀相仿嫂嫂不好啟齒求叔叔做個保山如何蔣平道好吓若不虧姪女勸阻大約我等性命休矣如今看着姪女的分上且去說說看但只一件小弟自進門

來蒙嫂嫂賜了一杯悶酒到了此時也覺餓了可還有甚麼吃的沒有呢甘婆道有有待我給你收什飯食去蔣平道且方纔說的事成與不成事在兩可好歹別因不成了嫂嫂又把那法子使出來了那可不是頑的甘婆哈哈笑道豈有此理叔叔只管放心罷甘婆子上後面收什飯去了不知親事說成與否且聽下回分解

一百九回　騙豪傑負婪一萬兩　作媒妁識認二千金

且說甘婆去後誰知他二人只顧在上房說話早被廂房得聽蔣平愁煩的是機關洩露你道此二人是誰原來是鳳主僕二人聽了去了又是歡喜又是愁煩歡喜的是認得仙秋葵妙妹兩個女扮男妝來至此處自從沙龍沙員外

拿住金面神藍驍後來起解了也就無事了每日與孟傑
熊赤史梁縉遊田射獵甚是清閑一日本縣令尹忽然來
拜聲言為訪賢而來襄陽王特請沙龍做個領袖督師鄉
勇操演軍務沙員外以為也是好事只得應允到了縣內
令尹待為上賓優隆至甚隔三日設一小宴十日必是一
大宴慢說是沙員外自以為得意連孟傑熊赤俱是望之
莫逆眞是君子可欺以其方那知這令尹是個極其奸滑
的小人皆因襄陽王知道沙龍本領高強情願破萬兩黃
金拿獲沙龍與藍驍報仇偏偏的遇見這貪婪的賊官
他道拿沙龍不難只要金銀湊手包管事成奸王果然如
數交割他便設計將沙龍誆上圈套這日正是大宴之期

他又暗設牢籠以慇懃勸酒爲題你來敬三杯我來敬三杯不多的工夫把個沙龍喝的酩酊大醉步履皆難便叫伴當回去說你家員外多吃了幾杯就在本縣堂齋安歇明日還要操演軍務又賞了伴當幾兩銀子伴當歡歡喜喜回去就是焦孟二人也皆以爲常全不在意他却暗暗將沙龍交付來人連夜押解襄陽去了後來孟焦二人見沙龍許多日期不見回來便着史雲前去探望幾次不見信息好生疑惑一時惱了焦赤性兒便帶了史雲獵戶八等闖至公堂厮鬧誰知人人皆知豚宰因親老告假還鄉已於三日前起了身了又問沙龍時早已解到襄陽去了焦赤聽了急得兩手扎煞毫無主意纔要鬧正頭知縣

已走別人全不管事的只得急急回莊將此情節告訴孟傑孟傑也是暴跳如雷登時傳揚裡面皆知鳳仙私葵姊妹哭個不了幸虧鳳仙有主意先將孟傑焦赤二人安置恐他二人胡鬧生出別的事來便對二人說道二位叔父不要着急襄陽王既與我父作對他必暗暗差人到卧虎灘前來圖害此莊却是要緊的我父親既不在家全丈二位叔父支持說不得二位叔父操勞晝夜巡察務要加意的防範不可疎懈孟焦二人滿口應承止知晝夜保護此莊再也不生妄想了後來鳳仙却暗暗使得用之人到襄陽打聽幸喜襄陽王愛沙龍是一條好漢有意收伏不肯加害惟有囚禁而已差人回來將此情節說了鳳仙姊妹

心內稍覺安慰復又思忖道襄陽王作事這等機密大約歐陽伯父與智叔父未必盡知其詳莫若我與妹子親往襄陽走走儻能見了歐陽伯父與智叔父那時大家商議答救父親更了主意已定暗暗與秋葵商議秋葵更是樂從便說道狠好咱們把正事辦完了順便到太守衙門再看看牡丹姐姐我還要與乾娘請請安呢鳳仙道只要到了那裡那就好說了但咱如何走法呢秋葵道這有何難呢姐姐扮作相公充作姐夫就算艾虎待妹妹扮作個僕人跟着你豈不妥當麼鳳仙道好是好只是妹妹要受些屈了秋葵道這有甚麼呢爲救父親受些屈也是應當的何況是逢場作戲呢二人商議明白便請了孟爺二位一

五一十俱各說明託他二人好好保守莊園又派史雲急急趕到茉花村惟恐歐陽伯父還在那裡尚未起身約在襄陽會齊諸事分派停妥他二人收拾起來也不乘馬惟恐犯人疑忌仿佛是閑遊一般廝得姐妹二人雖是女流却是在山中行圍射獵慣的不至于鞋弓襪小寸步難挪在路行程非止一日這天恰恰行路邊了在媽媽店內雖被甘婆用藥酒迷倒多虧玉蘭勸阻答救且說鳳仙飲水之後即刻甦醒淨眼看時見燈光明亮桌上菜蔬猶存包裹照舊自己納悶道我喝了兩三口酒如何就喝醉了不成正在思索只見秋葵張牙欠口翻身起來道姐姐我如何醉倒了呢鳳仙擺手道你滿口說的是甚麼秋葵方纔

省悟手把嘴一握悄悄道幸虧沒人鳳仙將頭一點秋葵湊至跟前鳳仙低言道我醉的有些奇怪別是這酒有甚麼緣故罷秋葵道不錯如此說來這不是賊店嗎鳳仙道你聽上房有人說話咱們悄地聽了再做道理因此姊妹二人來至牕下將蔣平與甘婆說的話聽了個不亦樂乎急急回轉廂房又是歡喜又是愁煩忽聽牕外腳步聲響是蔣爺與馬添草料奔了碾台兒去了鳳仙道俟蔣叔父回來便喚住即速請進秋葵即倚門而待少時蔣平忝草回來便聽道蔣叔請進內屋坐只這一句把個蔣平唬了一跳只得進屋又見一個後生迎頭拜揖道姪兒艾虎拜見蔣爺借燈光一看雖不是艾虎却也面善更覺發起疑

來了秋葵在旁道他是鳳仙我是秋葵在道姪冒了艾虎的名兒來的蔣爺在臥虎溝住過俱是認得的不覺詫異道你二人如何來至此處呢說罷回身往外望一望鳳仙叫秋葵在門前站立如有人來時咳嗽一聲方對蔣爺將父親被獲情節畧說梗槩未免的淚墮語下蔣平道你且不必啼哭姪女仍以艾虎爲名同我到上房就在明間坐下秋葵一同來到上房忽見甘婆從後面端了小菜杯箸來見蔣爺已將那廂房主僕讓至上屋明間如道爲提親一事便嘻嘻笑道怎麼叔叔在明間坐麼蔣爺道明間寬濶豁亮嫂嫂且將小菜放下過來見了這是我姪兒艾虎他乃紫髯伯的義兒黑妖狐的徒弟甘婆道呀眞是大水

沖了龍王廟一家人不認得一家人就是歐陽爺帶公子亡夫俱是好相識原來是他三位義兒高徒怪道這樣的英俊呢相公休要見怪恕我無知失敬了說罷福了一福鳳仙只得還了一揖連稱好說不敢秋葵過來將菓子幫着往前搭了一搭甘婆妥放了小菜那是兩分杯箸原來是蔣爺一分自己陪的一分如今見這相公過來轉身還要取去蔣爺說嫂嫂不用取了廂房中還有兩分拿過來豈不省事不過是嫂嫂將酒杯洗淨了就不妨事了甘婆觸了蔣平一眼道多嘴討人嫌吓蔣平道嫂嫂嫌我多嘴回來我就一句話也不說了甘婆笑道好叔叔你說罷嫂嫂多嘴不是了笑着端菜去了這裡蔣爺悄悄的問了一

看不多時甘婆端了菜來果然帶了兩分杯箸俱各安放好了請爺道賢侄你這等客何不也就叫他一同坐了呢甘婆道眞個的又沒有外人何妨呢就在這裡打橫兒豈不省了一番事呢於是蔣平上坐鳳仙次坐甘婆主坐相陪秋葵在下首打橫甘婆先與蔣爺斟了酒然後挨次斟上自己也斟上一杯蔣平道這酒喝了大約沒有事了甘婆笑道你喝罷只怪人家說你多嘴你不信看嫂嫂喝個樣兒你看說着端起來吱的一聲就是半盃孟子蔣平笑道嫂嫂你不要吹急小弟情願奉陪又讓那主僕二人端起杯來一飲而盡鳳仙秋葵俱各喝了一口甘婆復又斟上這婆子一壁慇懃一壁注意在相公面上把個鳳仙倒瞅

的不好意思了蔣平道嫂嫂我與艾虎姪兒相別已久還有許多言語細談一番嫂嫂不必拘泥有事請自尊便甘婆聽了心下明白順口說道既是叔叔要與令姪攀話嫂嫂在此反倒攪亂情談我那裡還吩咐你姪女做的點心羹湯少時拿來外再烹上一壺新茶如何蔣平道狠好甘婆又向鳳仙道相公夜深了隨意用些酒飯休要作客老身不陪了鳳仙道媽媽請便明日再為面謝甘婆道好說好說請坐罷秋葵送出屋門甘婆道官家讓你相公多少吃些不要餓壞了秋葵答應回身笑道這婆子竟有許多嘮叨蔣爺道你二人可知他的意思麼秋葵道不用細言我二人早已俱聽明白了鳳仙努嘴道悄言不要高聲蔣

平道既然聰明我也不必絮說姪女的意下如何旺鳳仙道但憑叔父作主蔣平道不是這等說此事總要姪女自己拿主意纔好論此女我知道的當初甘大哥在日我們時常盛極提起此女來不但品貌出衆而且家傳的一口飛刀甚是了得原要與盧大哥攀親無奈盧珍姪兒歲數太小因此也就罷了如今他將此事諄諄的託我姪女若要是個男子到好說了似此我倒爲了難了秋葵插言道依我說此事頗可做的人家三房四妾的多着呢我姐姐也不是爭大論小的人再者將來過門時多了一位新人難道艾虎哥哥還抱怨不成我樂得的多一個姐姐又熱鬧些說的蔣平鳳仙也笑了正在談論果然甘婆端了羹湯

熱心來又是現煮的一壺新茶還問要甚麼不要蔣爺道
足以敬了嫂嫂歇歇罷甘婆方轉身回到後面去了蔣爺
又將此事斟酌了一番鳳仙也是願意因問蔣平因何到
此蔣爺將往事說了一遍又言與姪女在此遇的狠巧明
日同赴陳起堅你歐陽伯父智叔父了二叔父等俱在那
裡大家商議答救你父親便了鳳仙秋菱深深謝了真是
事多話長盤盤說了一夜天光發曉甘婆早已出來張羅
蔣平却與鳳仙商議明白飯到陳起堅過歐陽泰智化
即來納聘甘婆聽見事成不勝欣喜又見蔣爺打開包裹
取出了二十兩銀道大哥仙逝未能弔唁些須薄意聊以
代楮甘婆不能推辭欣然受了鳳仙叫秋菱拿出白銀二

封道岳母將此銀收下做爲日用薪水之資以後千萬不要做此暗昧之事了一句話說的甘婆滿面通紅無言可答止于說道賢婿放心如此厚貺却之不恭受之有愧權且存留就是了說罷就福了一福此時蔣平已將坐騎備妥連鳳仙的包裹俱各扣備停當拉出柴扉彼此叮嚀一番甘婆又指引路徑蔣平等謹記在心執手告別直奔陳起望的大路而來未知後文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一百十回　隔御貓俏城入水面　救三鼠盜骨上峯頭

且說蔣平因他姊妹沒有坐騎只得拉着馬一同步行剛走了數里之遥究竟鳳仙柔弱已然香汗津津有些嬌喘吁吁秋葵却好依然行有餘力蔣平勸着鳳仙騎馬歇息

鳳仙也就不肯推辭纔過縣鞴上馬緩轡而行蔣爺與秋葵慢慢隨後步履又走了數里之遙秋葵步下也覺慢了蔣爺是昨日泄了一天肚又熬了一夜未免也就乏了汗了因此找了個荒村野店一壁打尖一壁歇息問了問陳起望尚有二十多里隨意吃了些飲食喂了坐騎歇息足了天將拄午復又起身仍是鳳仙騎馬及至到了陳起望日已西斜來到莊門便有莊丁問了備細連忙稟報只見陸彬魯英迎接出來見了將平彼此見禮魯英便問道此位何人蔣爺道不必問且到裡面自然明白於是大家進了莊門早見北俠等正在大廳的月台之上恭候了二爺問道四哥如何此時纔來蔣爺道一言難盡北俠道

這後面是誰蔣爺道兄試認來只見智化失聲道哎喲姪女兒為何如此裝束了二爺又說道這後面的也不是僕人那不是秋葵姪女兒麼大家詫異陸魯二人更覺愕然蔣爺道且到廳上大家坐了好講進了廳房且不敘坐鳳仙就把父親被獲現在襄陽王那裡囚禁姪女等特特改裝來尋伯父叔父早早營救我的爹爹要緊說罷痛哭不止大家驚駭非常勸慰了一番陸彬急急到了後面告訴智氏叫他預備簪環衣服又叫侯婦了髮將鳳仙姊妹請至後面梳洗更衣這裡眾人方問蔣爺如何此時方到蔣平笑道更有可笑事小弟却上了個大當大家問道又是甚麼事蔣爺便將媽媽店之事述說一番眾人聽了笑個

不了其中多有認得甘豹的聽說亡故了未免又嘆息一番蔣爺住左右一看問道展大哥與我三哥怎麽還沒到麽智化道並未曾來正說之間只見莊丁進來稟道外面有二人說是找衆位們的大家說道他二人如何此時方到呢快請莊丁轉身去不多時衆人纔要迎接誰知是跟展爺徐爺的伴當形色倉皇蔣爺見了就知不妥連忙問道你家爺爲何不來伴當道四爺不好了我家爺們被鍾進拿了去了衆人問道如何會拿了去呢展爺的伴當道只因昨晚徐三爺要到五峰嶺去是我家爺攔之再三徐三爺不聽要一人單去無奈何我家爺跟隨去了却暗暗吩咐叫小人二人暗暗瞧望傷能將五爺骨殖盜出事出

萬幸如有失錯之事你二人收什馬匹行李急急奔陳起望便了誰知到了那裡徐三爺不管高低便往上闖我家爺再也攔攩不住剛然到了五峯嶺上徐三爺往前一跑不防落在塹坑裡面是我家爺心中一急原要上前解救不料脚上一蛇也就落下去了原來是梅花塹坑登時出來了多少僕兵用撓鈎套索將二位捨將上來立刻綑縛了衆僕兵聲言必有餘黨快些搜查我二人聽了急跑回寓所將行李馬匹收什收什急急來至此處衆位爺們早早設法捨救二位爺方好衆人聽了俱各沒有主意智化道你二人且自歇息去罷三人退了下來此時驛上已然調下桌椅擺上酒飯大家入座一壁飲酒一壁計議智化

問陸彬道賢弟這洞庭水寨廣狹可有幾里陸彬道這水寨三軍山內方圓有五里之遙雖稱水寨其中又有旱寨可以屯積糧草似這九截松五峯嶺俱是水寨之外的去處智化又問道這水寨周圍可有甚麽防備呢陸彬道防備的甚是堅固每逢通衢之處俱有碗口粗細的大竹棚一座竹城此竹見水永無損壞縱有槍礮斬也不怕倒是有純鋼利刃可削的折餘無別法將平道如此說來丁二弟的寶劍却是用着了智化點了點頭道此事須要偷進水寨探個消息方好將平道小弟同丁二弟走走陸彬道分兒還要勞煩甚麽緣故呢因你二位地勢熟識陸彬道弟與智二弟情願乘陪智化道好極就是二位賢弟不要

當得當得回頭吩附伴當預備小船一隻水手四名於二
鼓起身伴當領命傳話去了蔣平又道還有一事沙員外
又當怎麼樣呢智化道據我想來奸王囚禁沙大哥無非
使他歸附之意決無殺害之心我明日寫封書信暗暗差
人知會沈仲元叫他暗中照料俟有機緣得便救出也就
完了事了大家計議已定飲酒吃飯已畢時已初鼓之半
丁蔣曾陸四位收什停當別了眾人乘上小船水手搖槳
湯開水面竟奔竹城而來此時正在中秋淡雲籠月影映
清波寂靜至甚越走越覺幽僻水面更覺寬了陸彬吩咐
水手往前搖來到了竹城之下陸彬道住槳水手四面撐
住陸彬道蔣四兄這外面水勢寬濶竹城以內却甚狹隘

不達即可到岸登岸便是旱寨的境界了魯英向丁二爺要過劍來對着竹城掄開就劈只聽哄嚓一聲魯二爺連聲稱好劍好劍蔣爺看時但見大竹斜倒兒已然開了數根丁二爺道好是好但這一聲眞是爆竹相似難道裡面就無人知覺麼陸彬笑道放心放心此處極其幽僻的所在裡面之人輕容易不得到此的蔣平道此竹雖然砍開只是如何拆法呢魯二爺道何用拆呢待小弟來過去伸手將大竹撚住往上一挺一挺上面的竹稍兒就比別的竹稍兒高有三尺底下却露出一個大洞來魯英道四兄請看如何蔣平道雖則開了便門只是上下斜尖鋒芒有些不好過又恐要過時再落下一根來扎上一下也就不

輕呢陸彬道不妨事此竹落不下來竹稍之上有竹枝彼此攀繞是再也不能動的實對四兄說我們漁戶住住要進內偷魚就用此法是萬無一失的蔣爺聽了急急穿了水靠又將丁二爺的寶劍掖在背後說聲失陪了一伏身嗖的一聲只見那邊噗嗵的一響就是一個猛子不用換氣便抬起頭來一看已然離岸不遠果然水面窄俠急忙奔到岸上順堤行去只見那邊隱隱有個燈光忽忽悠悠而來蔣爺急急奔至樹林躍身上樹坐在椏杈之上往下觀視可巧那燈也從此條路經過却是兩個人一個道咱們且商量商量剛纔回了大王叫咱們把那黑小子帶了去你想想他那個樣子咱們服侍的住嗎告訴你說我先

不了賀兒那一個道你站站別推乾淨吓你要不了賀兒誰又了賀兒呢就是回不是你要回的嗎怎麽如今叫帶了去你就不管了呢這是甚麽話呢這一個道我原想着他要酒要菜鬧的不像回回大王或者賞下些酒菜來咱們也可以潤潤喉抹抹嗌頭子不想要帶了去要收什早知叫帶了去我也就不回了那人道我不管你既回了你就帶了去我全不管這一個道好兄弟你別着急我到有個主意你得幫着我說見了黑小子咱們就說替他回了可巧大王正在吃酒聽說他要喝酒甚是歡喜立刻請他去要與他較較酒量他聽見這話包管歡歡喜喜跟着咱們走只要誰到水寨咱們把差事交代了管他是怎麽着

呢你想好不好那人道這到使得咱們快着去罷二人竟奔皁寨去了蔣爺見他們去遠方從樹上下來暗暗跟在後面見路旁有一塊頑石頗可藏身便隱住身體等候不多時見燈光閃爍而來蔣爺從背後抽出劍來側身而立見燈光剛到跟前只將腳一伸打燈籠的不防栽倒在地蔣爺回手一劍已然斬訖後面那人還說大哥走的好好的怎麼躺下了話未說完鋼鋒已到也就嗚呼哀哉了此時徐慶却認出是四爺蔣平連聲喚道四弟四弟蔣爺見徐爺頭靠加身急急用劍砍斷徐慶道展大哥現在水寨我與四弟救他去蔣平聞聽心內輾轉暗道水寨現有鍾雄如何能救救的出來若說不去救知道徐爺的脾氣他

是決意不肯一人出去的何況又是他請來的呢只得扯謊道展大哥已然救出先往陳起望去了還是聽見展大哥說三哥押在旱寨所以小弟特前來徐慶道你我從何處出去蔣爺道三哥隨我來他仍然繞到河堤可巧那邊有個小小的划子並且有個招子是個打魚小船蔣爺道三哥少待他便跳下水去上了划子搖起槳子來至堤下叫徐慶坐好奔到竹洞之下先叫徐慶躲出自己隨後也就出來却用腳將划子盪開陸彬且不開艙門曾英仍將大竹一根一根接斜留見對好收什已畢方纔開船回莊此時已有五鼓之半了大家相見徐慶獨獨不見展熊飛便問道展大哥在那裡蔣爺已悄悄的告訴了二爺了

丁二爺見問即接口道因聽見沙員外之事急急回轉襄陽去了眞是粗魯之人好哄他聽了此話信以爲眞也就不往下問了到了次日智爺又囑陸魯二人派精細漁戶數名以打魚爲由前到湖中探聽這裡衆人便商量如何收伏鍾雄之計智化道怎麼能設身臨其境將水寨內探訪明白方好行事似這等望風捕影實在難以預料如今且商量盜五弟的骨殖要緊正在議論只見數名漁戶回來稟道探得鍾雄那裡因不見了徐爺各處搜查方知殺死健兵二名已知有人暗到湖中如今各處添兵防守並且將五峰嶺的健兵俱各調回去了智化聽了滿心歡喜道如此說來盜取五弟的骨殖不難了便仍囑丁蔣魯陸

四位道今晚務將骨殖取回四人欣然願往智化又與北俠等商議備下靈旛祭禮俟取回骨殖大家公同祭奠一番以盡朋友之誼衆人見智化處事合宜無不樂從且說蔣丁陸魯四人到了晚間初鼓之後便上了船却不是昨日晚間去的徑路丁二爺道陸兄爲何又往南去呢陸彬道丁二哥却又不知小弟原說過這九截松五峯嶺原不在水寨之內昨日偷進水寨故從那裡去今晚要上五峯嶺須向這邊來再者他雖然將傻兵撤去那梅花塹坑必是依然埋伏咱們與其涉險莫若繞遠路說語說的好寧走十步遠不走一步險小弟意欲從五峰嶺的山後上去大約再無妨礙丁蔣二人聽了深爲佩服一時來至五峯嶺

山後四位爺棄舟登岸陸彬吩咐水手留下兩名看守船
隻叫那兩名水手扒了鍬鎲後面跟隨大家攀籐附葛來
至山頭原來此山有五個峯頭左右一邊兩個俱各矮小
獨獨這個山頭高而大趁着這月朗星稀站在峰頭往對
面一看恰對着青簇簇羣森森的九株松樹丁三爺道怪
道喚做九截松五峯嶺眞是天然生成的佳景蔣平到了
此時也不顧細看景致且尙地基尋找埋玉堂之所繞下
了峻嶺走未數步已然看見一座荒坵高出地上蔣平由
不得痛澈肺腑淚如雨下却又不敢放聲惟有悲泣而已
陸曾二人便吩咐水手動手片刻工夫已然露出一個磁
罈蔣平却親身扶出土來丁二爺即叫水手小心運至船

上纔待轉身却見一人在那邊啼哭不知此人是誰且聽
下回分解

俠義傳

百十一回　定日盜簪逢場作戲　先期祝壽設扮喬妝

且說丁蔣曾陸四位將白玉堂屍殖盜出又將埋藏之處仍然堆起土坵收什已畢纔待回身只聽那邊有人痛哭蔣爺這裡也哭道敢則是五弟舍寃前來顯魂說着話往前一奏仔細看來是個樵夫雖則明月之下面龐兒却有些個熟識一時想不起來心內思忖道五弟在日並未結交樵夫何得夤夜來此啼哭呢再細看時只見那人哭道白五兄爲人英名一世志畧過人惜乎你這一片血心竟被那忘恩負義之人欺哄了甚麼叫結義甚麼叫立盟不過是虛名具文而已何能似我柳青三日一次喬粧哭

眞於你哎呀白五兄吓你的那陰靈有知大約妍媸也就自明了蔣爺聽說柳青猛然想起果是白面判官連忙上前勸道柳賢弟少要悲痛一向久違了柳青登時住聲將眼一瞪道誰是你的賢弟也不過是陌路罷了蔣爺道是是柳員外責備的甚是但不知我蔣平有甚麽不到處倒要說說魯英在旁見柳青出言無狀蔣平却低聲下氣心甚不平剛要上前陸彬將他一拉丁二爺又暗暗送目魯英只得忍住又聽柳青道你還問我我先問你你們既結了生死之交爲何白五兄死了許多日期你們連個仇也不報是何道理蔣平笑道員外原來爲此這報仇二字豈是性急的呢大丈夫作事當行則行當止則止我五弟已

然自作聰明輕身喪命他已自悞我等豈肯再悞故此今夜前來先將五弟骨殖取回使他魂歸原籍然後再與他慢慢的報仇何晚之有若不分事之輕重不知先後一味的邀虛名兒毫無實惠那又是徒勞無益了所謂運籌帷幄決勝千里員外何得怪我之深耶柳青聽了此言大怒而且聽說白玉堂自作總明枉自輕生更加不悅道俺笑與白五兄足盡俺朋友之誼要那虛名何用俺也不合你巧辯饒舌想白五兄生平作了多少驚天動地之事誰人不知那個不曉似你這畏首畏尾躲躲藏藏不過作鼠竊狗盜之事也算得運籌與決勝可笑可笑旁邊魯英聽至此又要上前陸彬攔道賢弟人家說話又非拒捕你

上前作揖丁二爺亦道且聽四兄說甚麼魯英只得又忍住了蔣爺道我蔣平原無經濟學問只這鼠竊狗盜也就令人難測柳青冷笑道一技之能何至難測呢你不過行險一時徼倖耳若遇我柳青只怕你討不出公道蔣平暗想道若論柳青原是正直好人我何不將他制伏將來以為我用豈不是個幫手想罷說道員外如不相信你我何不戲賭一番看是如何柳青道這倒有趣即回手向頭上拔下一枝簪來道就是此物你果能盜了去倍便服你蔣爺接來對月光細細看了一番却是玳瑁別簪光潤無比仍遞與柳青道請問員外定于何時及在何地呢柳青道我為白五兄設靈遲祭尚有七日的經懺諸事已要須得

十日工夫過了十日後我在莊上等你但只一件以三日爲期儻你若不能以後再休要尚柳某諸口你也要甘拜下風了蔣平笑道好極好極過了十日後俺再到莊問候員外便了請彼此畧一執手柳青轉身下嶺而去這裡陸彬魯英道蔣四兄如何就應了他知他設下甚麼埋伏呢蔣平道無妨我與他原無仇隙不過同五弟生死一片熱心他若設了埋伏豈不怕別人笑話他麼陸彬又道他頭上的繒兒吾兄如何盜得呢蔣平道事難預料到他那裡還有甚麼刁難呢且到臨期再做道理說罷四人轉身下嶺此時水手已將骨殖罈安放好了四人上船搖起槳來不多一會來至莊中時已四鼓從北俠爲首挨次祭奠也

有垂淚的也有歎息的同在陸彬家中不便放聲與良惟有徐慶剌着個大嘴痛哭蔣平哽咽悲泣不止衆人與舉徐慶蔣平二人深深謝了大家從新又飲了一番酒吃夜飯方纔安歇到了次日蔣爺與大衆商議即着徐爺押着禪子先回衙署並派兩名伴當沿途保護而去這裡衆人請開棹桁飲酒丁二爺先說起柳青與蔣爺賭戲智化問道這柳青如何蔣爺就將當日拗掠黃金述說一番因他是金頭太歲甘豹的徒弟慣用蒙漢藥酒五鼓雞鳴斷魂香智化道他既有這樣東西只怕將來到用的着正說之間只見莊丁拿着一封字柬向陸大爺低言說了幾句陸彬即將字柬接過拆開細看陸彬道是了我知道了告訴

他修書不及代爲問好這些日如有大魚我必好好收存候到臨期不但我親身送去還要拜壽呢莊丁答應剛要轉身智化問道陸大弟是何事我們可以共聞否陸彬道無甚大事就是鐘雄那裡差人要魚說着話將字柬遞與智化智化看畢笑道正要到水寨探訪不想來了此柬眞好機會也請問陸賢弟此時可有大魚陸彬道早間漁戶報到昨夜捕了幾尾大魚尚未問籤智化道妙極賢弟吩咐管家叫他告訴來人就說大王既然用魚我們明日先送幾尾看看以爲如何如果使得我們再照樣捕魚就是了陸彬向莊丁道你聽明白了就照着智老爺的話告訴來人罷莊丁領命回覆那人去了這裡衆人便問智化有

何妙策智化道少時飯畢陸賢弟先去到船上揀大魚數尾另行裝籃候明日我與丁二弟改扮漁戶二名陸賢弟與智二弟仍是照常算是送魚額外帶水手二名只用一隻小船兒咱們直入水寨由正門而入劣兄好看他的佈置如何到了那裡二位賢弟只說聞得大王不日千秋要用大魚昨接華函今日補得幾尾特請大王驗看如果用得我等回去告訴漁戶照樣搜捕大約有數日工夫再無有不敷之理不過說這冠冕言語又盡人情又叫他不壞疑忌劣兄也就可以知道水寨大略情形了眾人聽了歡喜無限飲酒用飯陸智二人下船揀魚這裡眾人又細細談論了一番當日無事到了次日智爺叫陸爺周漁戶

要了兩身衣服不要好的却叫陸魯二人打扮齊整定於船上相見智爺與丁二爺惟恐衆人瞧着發笑他二人帶了伴當攜着衣服出了莊門找了個幽僻之處改扮起來脫了華衣抹了面目帶了斗笠穿上漁服拉去鞋襪將褲腿捲到磕膝之上然後穿上褲又見繫上破裙登上芒鞋臉上抹了污泥丁二爺更別致髮邊還插了一枝野花二人收什已畢各人的伴當已將二位爺的衣服鞋襪包好周圍下船所在到了那裡却見陸魯二人遠遠而來見他二人如此裝束不由的哈哈大笑魯英道猛然看來直仿佛法王二與俏皮李四智化道狠好我就是王二丁二弟就是俏皮李四你們叫着他順口吩咐水手就以王二李

四相稱陸魯二人先到般上智了二人隨後上船却守着漁簀一邊一個兵是賣藝應行幹何事司何事是再不錯的陸魯二人只得在船頭坐了依然是當家的一般水手開船直奔水寨而來一隻小舟悠悠蕩蕩一時過了五孔大橋却離水寨不遠但見旌旗密佈劍戟森嚴又至切近看時全是大竹索縛上面敲梭下面甕門也是竹子做成的水寨小船來至寨門只聽裡面喊着竹寨問道小船上是何人快快說明不然就要放箭了智化挺身來至船頭道住搭拉罷你放麻鴈箭吓難俺們陳起望的俺當家的弟兄斗都來了特特給你家大王送魚來了官兒還不打送孔的呢你又放箭做麻呢裡面的道原來是陸大爺魯

二爺麼請少待待我回稟說罷乘着小船不見了這裡智化細細觀看寨門見那邊挂着個木牌字有碗口大小用目力覷視却是一張招募賢豪的榜文智化暗暗道早知有此榜文我等進水寨多時矣又何必費此周折正在犯想忽聽鼓樓咕嚕咕嚕的一陣鼓響下面接着堂嗵嗵幾棒鏜鳴立刻落鎖拍拴吱嘍嘍門分兩扇從裡面中出二隻小船上面有個頭目躬身道我家大王請二位爺進寨說罷將般一撥讓出正路只見左右兩邊却有無數船隻一字兒排開每船上有二人帶刀侍立後面隱隱又有月笞手埋伏船行未到數武只見路北有接官廳一座設擺無數的兵器利刃早有兩個頭目迎接上來道請二位爺

到廳上坐陸魯二人只得下船到廳上遜座獻茶頭目道二位到此何事陸彬道只因昨日大王差人到了敝莊尋去華陰一封書不日就是大王壽誕之期要用大魚我二人既承鈞命連夜叫漁戶照樣搜捕難道頭領不知大王也沒傳行麼那頭目道大王業已傳行這是我們規矩不得不問再者也好給跟從人的腰牌二位休要見怪原來此廳是鍾雄設立盤查往來行人的雖是至親好友進了水寨必要到此廳上雖不能掛號他們也要暗暗記上門簿記上年月日時進寨為着何事總要寫個略節今日陸魯之來鍾雄已然傳令知會了他們非是不知道却故意盤查盤查一來好登門簿二來查看隨從來幾名每人給

腰牌一個俟事完回來時路過此處再將腰牌繳回一個
水賊竟有如此這樣規矩且說頭目問明了來歷此時漁
戶水手已然給了腰牌又有一個頭目陪着魯二人從
新上了船這纔一同來至鎮旌住居之所好大一所宅子
甚是煊赫猶如府第一般竟敢設立三間宮門有多少帶
刀廣候兩旁侍立頭目先跑上台階進內回稟魯二人
往階下恭候智爺與丁二爺拍着魚籃遠遠而立却見裡
暗往四下偷看見周圍水繞住宅惟中間一條道路却甚
平坦正南面一座大山正是軍山正對宮門其餘羣嶺不
少高低不同原來這水寨在軍山山環之間真是山水滙
源之地再往那邊看去但見樹木叢雜隱隱的旗旛招展

想來那就是早寨了此時却聽見傳柳擊點已將陸魯弟兄請進遲不時會只見跑出三四人來站在台階上點手道將魚抬到這裡來智爺聽見只得與了二爺抬過來就要上台階兒早有一人跑過來道站住你們是進不去的智化道怎麼難倘們是麻嘴行子進不去呢有一人道朋友別頑笑告訴你這個地方大王傳行的緊閑雜人等是進不去的了智化道怎麼着難倘們是閑雜人你們是幹麻嘴的呢那人道我們是跟着頭目當散差使俗名叫做打雜兒的智爺道哦這就是了這們說起來你們是不閑盡雜了那人聽了道好吓眞正怯快又有一個道你本來胡鬧張口就說人家閑雜人怎麼卻得人家說呢快着罷

忙忙接過來抬着走罷說罷二人抬過來將魚簍抬進去了不知後文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百十二回　招賢納士准其投誠　合意同心何妨結拜

且說智爺丁爺見他等將魚簍抬進去了得便又往裡面望了一望見樓臺殿閣畫棟雕樑壯麗非常暗道這鍾准也就僭越的狠呢二人在台基之上等候又見方纔抬魚那人出來叫怯哥哥怯哥哥在那裡呢智爺道怎麼難俺姓王不姓怯你別合難俺鬧巧法兒那人笑道我是實頭見呀智爺道你頑兒叫人家笑話那人道好的你真會吃個巧兒我告訴你這是兩包銀子每包二兩大王賞你們倆的智爺接過道回去替俺倆謝賞又將包兒頑了一頓

那人道你頭他做甚麼智爺道這是麻暗平吓難倘頭着好暗有一兩你可別打難倘們的脖子拐呀那人笑道豈有此理你也太知道的多了你看你們夥計怎麼不言語呢智爺道你還知不道他呢他叫俏皮李四他要鬧起俏皮來只怕你是二姑娘頭老鴉你更架不住剛說至此只見陸魯二人從內出來兩旁人俱各垂手侍立仍是那頭目跟隨下了台階智了二人也就一同來至船邊乘舟指槳依然由舊路回來到了接官廳將船攏住那頭目遵讓岸上侍恭陸魯二人不肯那人縱身登岸復又執手此時早有人將智了與水手的腰牌要去水手搖槳離鄂門不遠只見方纔迎接的那隻小船有個頭目將旗一展又是

一声鑼鼓齊鳴開了竹棚小船上的頭目送出陸魯的船來即撥轉船頭進了竹棚依然鑼鼓齊鳴寨門已閉眞是法令森嚴甚麼智化等深加稱讚又至過了五孔橋忽聽丁二爺嘆咭的一笑然後又大笑起來陸魯二人連忙問道丁二哥笑甚麼兆惠道實實幾的我受不的了這智大哥裝甚麼像甚麼眞眞嘔人便將方纔的那些言語述了一遍招的陸魯二人也笑了丁二爺道我彼時如何敢答言呢就只自己忍了又忍後來智大哥還告訴那人說我俏皮那知我俏皮的都不俏皮了說罷復又大笑智化道賢弟不知凡事到了身臨其境就得搜索枯腸費些心思纔一疎神馬腳畢露假如平日原是你爲你我爲我

若到今日你我之外又有王二李四他二人原不是你我既不是你我必須將你之爲你我之爲我俱各拋開應是他之爲他既是他之爲他他之中決不可有你亦不可有我能彀如此設身處地的做去斷無不像之理丁二爺等聽了點頭稱是佩服之至說話間已至班中只見北俠等俱在莊門隙望見陸爺等回來彼此相見忽見智化兆蓝這樣形景大家不覺大笑智化却不介意回手從懷中掏出兩包見銀子賞了兩個水手叫他不可對人言講衆人說說笑笑來至客廳上智爺與丁爺先梳洗收粧然後大家就坐方問探的水路如何智爺將探而光景說了又道雄雄是個有用之才惜乎缺少輔佐竟是用而不當了再

着他那裡已有招賢的榜文明日我與歐陽兄先去投我看是如何蔣平失驚道你二位如何去得現今展大哥尚且不知下落你二人再若去了豈不是自投羅網呢智化道無妨既有招賢的榜央無有陷害之心他若懷了歹意就不怕阻了賢路麼而且不入虎穴焉能伏得鍾雄衆位弟兄放心成功直在此一舉料得定的是眞知計議已定大家飲酒吃飯是日無話到了次日北俠扮作個赳赳的武夫智化扮作個翩翩公子各自佩了利刃一把找了個買賣渡船從上流頭慢慢的搖曳到了五孔橋下船家道二位爺往那裡去智爺道從橋下過去船家道那裡到了水寨了智爺道我等正要到水寨船家曉道他那裡如何

去得小人不敢去的北俠道無妨有我們呢只管前去船家尚在猶疑智化道你放心那理有我的規戚朋友是不妨事的船家無奈何戰戰哆嗦撐起篙來賊眉鼠眼過了橋更覺的害起怕來好容易剛到寨門只聽裡面吱的一聲船家就堆縮了一塊又聽得裡面道甚麼人到此快說不然就要放箭了智化道裡面聽真我們因聞得大王招賢廣募我等特來投誠若果有此事煩勞通稟一聲如若掛榜是個虛文你也不必通報我們也就回去了裡面的答道我家大王求賢若渴豈是虛文請少待我們與你通稟去不多時只聽敲樓一陣鼓響又是三棒鑼鳴水寨竹柵已開從裡面冲出一隻小船上面有個頭目道既來投

誠請過此船那隻船是進去不得的這船家聽了猶如放
赦一般連忙催道二位快些過去罷智化道你不要船價
麼船家道爺改日再賞罷何必忙在一時呢智爺笑了一
笑向挑肚中摸出一塊銀子道賞你吃杯酒罷船家喜出
望外二位爺跳在船邊船上這船家不顧性命的連撐幾
篙直奔五孔橋去了且說北俠黑妖狐進了水寨門就閉
了寨時來至接官廳下來兩個頭目智化看時却不是昨
日那兩個頭目而且昨日自己也到廳上今日見他等迎
了上來連忙棄舟登岸彼此執手到了廳上遜坐獻茶這
頭目謙恭和藹的問了姓名以及來歷備細着一人陪坐
一人通報不多時那頭目出來笑容滿面道適纔稟過大

王大王聞得二位到來不勝歡喜並且問歐陽爺可是碧睛紫髯的紫髯伯麼智化代答道正是我這兄長就是北俠紫髯伯頭目道我家大王言歐陽爺乃當今名士如何肯臨睨地總有些疑似之心忽然想起歐陽爺有七寶刀一口堪作寶駝意欲借寶刀一觀不知可肯賜教否北俠道這有何難刀在這裡即請拿去說罷從衣裡取下寶刀遞與頭目頭目雙手捧定恭恭敬敬的去了遍不多時那頭目轉來道我家大王奉請二位爺相見智化聽頭目之言二位下面添了個爺字就知有些意思便同北俠下船來至泊岸到了宮門北俠挺胸氣昂昂英風滿面智化却是邁步三丑文縐縐酸態遍身進了宮門但見中間

一溜花石甫路兩旁嵌着石子直達月台再往左右一看俱有配房五間襯殿七間俱是畫棟雕樑金碧交輝而且有一塊開龍金匾填着洋藍青字寫着銀安殿三字剛至廊下早有虞侯高挑簾櫳只見有一人身高七尺面如獬豸頭戴一頭開龍軟翅繡盖巾身穿一件開龍寬袖團花紫蟒腰繫一條香色垂穗如意絲絛足登一雙元青緞緞時款官靴鍾雄畧一執手道請了盼咐看坐獻茶北俠也就執了一執手智爺却打一躬彼此就坐鍾雄又將二人看了一番便對北俠道此位想是歐陽公了北俠道豈敢僕歐陽春聞得寨主招賢納士時冰竭誠深謂素昧平生殊深眉瀆鍾雄道久仰英名求能面晤恩慾慰望今日幸

會寶慰勞懷適纔瞻仰寶刀眞是稀世之物可羨可羨智化見他二人說話却絕一語道及自己未免有些不自在因鍾雄稱羨寶刀便說道此刀雖然是寶然非至寶也鍾雄方對智化道此位想是智公了如此說來智公必有至寶智化道僕子然一身之外並無他物何至寶之有鍾雄道請問至寶安在智爺道至寶在在皆有處處皆是爲普以爲寶仁親以爲寶土地人民政事文是三寶梁主何得舍正路而不由責責以刀爲寶乎再者僕等今日之來原是投誠並非獻刀梁主只顧稱羨此刀未免重物輕人惟望梁主賤貨而貴德庶不負招賢的那篇文字鍾雄聽智化咬文咂字的背書不由的冷哂道智公所論雖是然而

未免過於腐氣了智化道何以見得腐氣鍾雄道智公所說的全是治國爲民的道理我鍾雄原非三台卿相又非世胄功勳要這些道理何用智化也就微微冷哂道寨主既知非三台卿相又非世胄功勳何得穿鬧龍服色坐銀安寶殿此又智化所不解也一句話說的鍾雄啞口無言半晌忽然向智化一揖道智兄大開茅塞鍾雄聆教多多矣從新復又施禮將北俠智化讓至客位分賓主坐了即與虞候等看酒宴候候又悄悄吩咐了幾句虞候轉身不多時拿了一個包袱來連忙打開鍾雄便脫了鬧龍紫蟒換了一件大領天藍花蟒除去鬧龍頭巾戴一頂碎花武生頭巾北俠道寨主何必忙在一時呢鍾雄道適纔聽智

兒之言覺得背生忙刺是早些換了的好此時酒宴已設擺齊備鍾雄遜讓再三仍是智爺北俠上坐自己下位相陪飲酒之間鍾雄又道既承智兒指教我這殿上剛說至此自己不由的笑了道還敢恭顏稱毀我這廳上匾額應當換個名色方好智爺道若論匾額名色極多若是晦了不好不貼切也不好總要雅俗共賞使人一見即明方覺恰當仰面想了一想道却倒有個名色正對寨主招募賢豪之意鍾雄道是何名色智化道就是思齊堂三字雖則俗些却倒現成見賢思齊焉此處原是待賢之所寨主却又求賢若渴既曰思齊是已見了賢了必思與賢齊然後不負所見正是說寨主已得賢豪之意然而這賢字弟等

却攔不起鍾雄道賢兄太謙了今日初會就教導弟歸於
正道非賢而何我正當思齊好極好極清而且醒容易明
白立刻吩咐虞侯即到船場取木料換換匾額三人傳盃
換蓋互相議論無非是行俠尚義把個鍾雄樂的手舞足
蹈深恨相見之晚情願與北俠智化結爲異姓兄弟智化
因見鍾雄英爽而且有意收伏他只得應允那知鍾雄是
個性急人登時叫虞侯備了香燭敘了年庚就在神前立
盟北俠居長鍾雄次之智化第三結拜之後復又入席你
兄我弟這一番暢快樂不可言鍾雄又派人到後面把世
子喚出來原來鍾雄有一男一女女名亞男年方十四歲
子名鍾麟年方七歲不多時鍾麟來至廳上鍾雄道過來

拜了歐陽伯父北俠躬身還禮鍾雄斷斷不依繇後又道這是你智叔父鍾麟也拜了智化拉着鍾麟細看見他方面大耳目秀眉清頭戴束髮金冠身穿立水蟒袍問了幾句言語鍾麟應答如流智化暗道此子相貌非凡我今既受了此子之拜將來若負此拜如何對的過他呢便叫虞侯送入後面去了鍾雄道智賢弟看此子如何智化道好則好矣小弟又要直言了方纔姪兒出來唬了小弟一跳眞不像吾兄的兒郎竟仿彿守缺的太子似此如何使得再者世子之稱亦屬越禮總宜改稱公子爲是鍾雄拍手大樂道賢弟見教是極是極劣兄從命回頭便吩咐虞侯人等從此改稱公子你道鍾雄既能言聽計從說甚麼就

改甚麼智化何不勸他棄邪歸正呢豈不省事又何必後又費許多周折呢這又有個緣故鍾雄據古軍山幷止一日那一派驕傲倨傲同流合污已然習慣性成如何一時能彀改的來呢即或悛改稍不如意必至依然照舊那不成了反覆小人了麼就是智化今日勸他換了鬧龍服色除了銀安匾額改了世子名號也是試探鍾雄服善不服善他要不服善情願以賊寇逆叛終其身那就另有一番勦滅的謀畧誰知鍾雄不但服善而且勇於改悔知時務者呼爲俊傑他既是好人智化焉有不勸他之理所以後又智化委曲婉轉務必叫鍾雄歸於正道方見爲朋友的一番苦心是日三人飲酒談心至更深夜靜方散北俠與

智爺司屠一處智爺又與北俠商議如何答救沙龍展昭便定計策必須如此如此方安商議已畢方纔安歇不知如何救他二人且聽下回分解

百十三回　鍾太保貽書招賢士　蔣澤長鳥雨訪賓朋

且說北俠智化二人商議已畢方纔安歇到了次日鍾雄將軍務料理完時便請北俠智爺在書房相會今日比昨日更覺親熱了閒話之間又提起當今之世誰是豪傑那個是英雄北俠道劣兄却知一個人惜乎他爲宦途羈絆再也不能到此鍾雄道是何樣人物姓甚名誰北俠道就是開封府的四品帶刀護衛展昭字熊飛爲人行俠尚義濟困扶危人人都稱他爲南俠勅封號爲御貓他乃當世

之豪傑也鍾雄聽了哈哈大笑道此人現在小弟藁中兄長如何說他不能到此北俠故意吃驚道南俠如何能殺到此地呢劣兄再也不信鍾雄道說起來話長便將襄陽王送了一個罈子來說是大鬧東京錦毛鼠白玉堂的骨殖交到小弟處小弟念他是個英雄將他葬在五峰嶺上小弟還親身祭奠一回惟恐有人盜去此罈就在那墳傍前刨了個梅花墾坑派人看守以防不虞不料遲不多日就拿了二人一個是徐慶一個是展昭那徐慶已然脫逃展昭弟也素所深知原要叫他做個幫手不想他執意不肯因此把他囚在碧雲崖下北俠暗暗歡喜道此人頗與劣兄相得待明日作個說客看是如何智化接言道大哥

既能說南俠小弟還有一人亦可叫他投誠鍾雄道賢弟所說之人是誰呢智化道說起此人也是有名的豪傑他就在臥虎溝居住姓沙名龍鍾雄道不是拿藍驍的沙員外麼智化道正是兄何以知道鍾雄道劣兄想此人矣也曾差人去請過誰知他不肯來後來聞得黑狼山有失劣兄還寫一信與襄陽王叫他把此人收伏就叫他把守黑狼山却是人地相宜至今未見回音不知事體如何智化道既是兄長知道此人小弟明日就往臥虎溝便了大約小弟去了他沒有不來之理鍾雄聽了大樂三個人就在書房飲酒用飯不必細表至次日智化先要上臥虎溝鍾雄立刻傳令開了寨門用小船送出竹栅過了五孔橋

他却不奔卧虎溝竟奔陳起望而來進了莊中莊丁即刻通報衆人正在廳上便問投誠事體如何智爺將始末原由說了一遍深讚鍾雄是個豪傑惜乎錯走了路頭必須設法將這朋友提出苦海万好又將與歐陽兄定計荅救展大哥與沙大哥之事說了蔣平道事有湊巧昨晚史雲到了他說因找歐陽兄到了茉花村說與丁二爺起身他又趕到襄陽見了張立方知歐陽兄丁二弟與智大哥俱在按院那裡他又忙急趕到按院衙門盧大哥纔告訴他說咱們都上陳起望了他從新又到這裡來所以昨晚纔到智化聽了即將史雲叫來問他按院衙門可有甚麼事史雲道我也曾問了盧大爺叫問衆位爺們好說衙門中

甚是平安顏大人也好了徐三爺也回去了諸事妥當請諸位爺們放心智化道你來得正好歇息兩日急速回卧虎溝告訴孟焦二人叫他將家務派妥當人管理所有漁戶獵戶人等凡有本領的齊赴襄陽大守衙門丁二爺道金老爺那裡如何住得許多人呢智化笑道劣兄早已預料已在漢皐那裡修葺下些房屋陸彬道漢皐就是方山在府的正北上智化道正是此處張立盡知到了那裡見了張立便有住居之處了說罷大家入席飲酒蔣平問道鍾雄倒底是幾時生日智化道前者結拜時已敘過了還早呢尚有半月的工夫我想要制伏他就在那生日趁着忙亂之時須要設法把他請至此處你我衆弟兄以大義

開導他一來使他信服二來把聖旨相諭說明他焉有不
傾心向善之理丁二爺道如此說來不用再設別法只要
四哥到柳員外莊上贏了柳青就請帶了斷魂香來臨期
如此如此豈不大妙智化點頭道此言甚善不知四弟幾
時纔去蔣平道原定於十日後今剛三日再等四五天小
弟再去不遲智化道狠好我明日回去先將沙大哥救出
然後暗暗採他的事件掌他的權衡那時就好說了這一
日大家聚飲歡呼至三鼓方散第二日智化別了衆人駕
一小舟回至水寨見了鍾雄鍾雄問道賢弟爲何回來的
這等快智化道事有奏巧小弟正往卧虎溝進發恰好途
中遇見卧虎溝來人問及沙員外原來早被襄陽王拿去

囚在王府了因此急急趕回與兄長商議鍾雄道似此如之奈何智化道據小弟想來襄陽王既囚沙龍必是他不肯順從莫若兄長寫書一封就說咱們這裡招募了賢豪其中頗有與沙龍至厚的若要將他押至水寨叫這些人勸他歸降他斷無不依的不知兄長意下如何鍾雄道此言甚善就求賢弟寫封書信罷智化立刻寫了封懇切書信派人去了智化又問歐陽兄說的南俠如何鍾雄道昨日去說已有些意思今日又去了正說間廣侯報歐陽老爺回來了鍾雄智化連忙迎出來問道南俠如何不來北俠道劣兄說至再三南俠方纔應允務必叫親身去請一來見賢弟誠心二來他臉上覺得光彩智化在旁幫襯道

兄長既要招募賢豪理應折節下士此行斷不可小鍾雄
慨然應允於是大家乘馬到了碧雲崖這原是北俠做就
活局從新給他二人見了彼此謙遜了一番方一同回轉
思旁邊四個人聚飲談心歡若平生再說那奉命送信之
人到了襄陽王那裡將信投遞府內誰知襄陽王看了此
書暗暗合了自己心意恨不得沙龍立時歸降自己好做
謀反急派人押了沙龍送至軍山送信人先趕回來報
了回信智化便對鍾雄道沙員外既來了待小弟先去迎
接仗小弟舌上純鋒先與他陳說利害再以交誼規勸然
後述說兄長禮賢下士如此諄諄勸勉包管投誠無疑矣
鍾雄聽了大悅即刻派人備了船隻開了付寨他只知智

化迎接沙龍遞信那知他們將圈套細說明白一同進了
水寨把沙龍安置在接官廳上他却先來見了鍾雄道小
弟見了沙員外說至再三沙員外道他在臥虎溝雖非簪
纓却乃清白的門楣只因懊遭了賊官局騙以致被獲遭
擒已將生死置於度外既不肯歸降襄陽王如何肯投誠
鍾太保呢鍾雄道如此說來這沙員外是斷難收伏的了
智化道虧了小弟百般的苦勸又述說兄長的大德他方
說道為人要知恩報恩既承寨主將俺救出囹圄之中如
何敢忘大德話要說明了俺若到了那裡情願以客自居
所有軍務之事槩不與聞止于是相好朋友而已儻有急
難之處用着俺時必效犬馬之勞以報今日之德小弟聽

他這番言語他是怕隘了綠聲有些留戀故鄉之意然而既肯以朋友相許這是他不肯歸伏之歸伏了若再請請又恐怕他不肯投誠因此安置他在接官廳上特來告稟兄長得知北俠在傍答道只要昔來便好說了甚麼客不客呢全是好朋友罷了鍾雄笑道誠哉是言也還是大哥說的是南俠道咱們還迎他不迎呢智化道可以不必遠迎止于右宮門接接就是了小弟是要先告辭了不多時智化同沙龍到來上了泊岸望公門一看見多少廣俠侍立宮門之下鍾太保與南北二俠等候智化舉引在前沙龍在後登台階兩下彼此迎揖智化先與鍾雄引見沙龍道某一介魯夫承寨主錯愛實實叨恩不淺鍾雄道久慕

英名未能一見今日幸會何樂如之智化道此位是歐陽兄此位是展大哥沙龍一一見了又道難得南北二俠俱客在此這是寨主威德所致我沙龍今得附驥甚甚卟幸甚鍾雄聽了甚爲得意彼此來至思齊堂分賓主坐定鍾雄又問沙龍如何到了襄陽那裡沙龍更將縣宰的局騙說了若不虧寨主救出固固俚沙某不復見天實實受惠良多改日自當酬報鍾雄道你我作豪傑的乃是當事何足挂齒沙龍又故意的問了問南北二俠彼此攀話酒宴已設擺下了鍾雄讓沙龍謙讓再三寨主長寨主短鍾雄是個豪傑家性欲明年庚卽以兄長呼之眞是英雄的本色沙龍也就磊磊落落不瞞那些虛文大酒之間鍾雄道

難得今日沙兄長到此足慰平生方纔智賢弟已將兄長的豪志大展說明沙兄長只管在此居住千萬莫要拘束小弟決不有負情心惟有歐陽兄展兄小弟還要奉託替小弟操勞從今後水寒之事求歐陽兄代爲管理早寨之事原有妻弟姜鎧料理恐他一人照應不來求展兄協同經理智賢弟作個統轄所有兩寨事務全要賢弟稽查衆位弟兄如此分勞小弟就可以清閒自在每日與沙大哥安安靜靜的盤桓些時庶不負今日之歡聚素日之渴想智化聽了正合心意也不管南北二俠應與不應他就滿口應承是日四人盡歡而散到了次日鍾雄傳諭大小頭目所有水寨事務俱回北俠知道早寨事務俱回南俠與

姜翁知道儒有兩寨不合宜之事俱各會同智化參酌不上五日工夫把個軍山料理得益發整齊嚴肅所有大小頭目兵丁無不歡呼須揚鐘雄得意洋洋以爲得了幫手樂不可言那知這些人全是算計他的呢且說蔣平在陳起望到了日期應當起身早別了丁二爺與陸曾二人竟奔柳家莊而來此時正在深秋之際一路上黃花鋪地落葉飄飄偏偏的陰雲密佈淅淅冷冷下起雨來蔣爺以爲深秋沒有甚麼大雨因此冒雨前行誰知細雨濛濛連綿不斷刮來金風瑟瑟偏覺清涼低頭看時渾身皆濕再看天光已然垂暮又算計柳家莊尚有四十五里之遙今日斷不能到幸虧今日是十日之期就是明日到也不爲遲

因此要找個安身之處且歇息避雨往前又趲行了幾里好容易見那邊有座廟宇急急奔到山門敲打聲喚再無人應心內甚是躊躇更兼渾身皆濕秋風陣來冷不可當自已說道利官貨是一場秋雨一場寒這可怎麼好呢只見那邊柴扉開處出來一老者打着一把半傘不落的破傘見蔣平瘦弱身軀猶如水雞兒一般啼啼呵呵的心中不忍便問道客官想是走路遠了途中遇雨如不憎嫌何不到我豆腐房略為避避呢蔣平道難得老丈大發慈悲只是小可素不相識怎好攪擾老丈道有甚要緊但得方便地何處不為人休要拘泥請下蔣平見老丈誠實只得

百十四回　忍饑挨餓進廟殺僧　少水無茶開門揖盜

且說蔣平進了柴扉一看却是三間茅屋兩明間有磨與雁板羅榻等物果然是個豆腐房蔣平先將濕衣脫下搵了一搵然後抖晾這老丈先燒了一碗熱水遞與蔣平蔣平喝了幾口方問道老丈貴姓老丈道小老兒姓尹以賣豆腐爲生腳下並無兒女有個老伴兒就在這裡居住請問客官貴姓要往何處去呢蔣平道小可姓蔣要上杭家莊找個相知不知此處離那裡還有多遠老丈道算來不足四十里之遥說話間將壁燈點上見蔣平抖晾衣服即回身取了一捆柴草來道客官就在那邊空地上將柴草引着又向火灶底下小心些就是了蔣平深深謝了

道老丈放心小可是曉得的尹老兒道老漢動轉天也
還乏了客官烘乾衣服也就歇息罷恕老漢不陪了將平
道老丈但請尊便尹老兒便向裡屋去了將平這裡向火
烘衣及至衣服快乾身體煖和心裏却透出餓來了暗道
自我打尖後只顧走路途中再加上雨淋竟把餓忘了說
不得只好忍一夜罷了便將破被撐了攤倒下頭心裡想
着要睡那知肚子不做勁兒一陣陣咕嚕嚕的亂響鬧的
心裡不得主意哄哄的亂跳起來自己暗道不好索性
不睡的好將壁燈剔了一剔悄悄開了屋門來到院內仰
面一看見滿天星斗原來雨住天晴正在仰望之間耳內
只聽兵兵梆梆猶如打鐵一般再細聽時却是兵刃交加

的声音心內不由的一動恩忖道這樣荒僻去處如何竟夜比武呢倒要看看登時把餓也忘了蹤身跳出土墻順着聲音一聽恰好就在那邊廟內急急緊行幾步從廟後越墻而過見那邊屋內登心月亮有個婦人啼哭連忙挨身而入婦人一見唬的驚惶失色莊爺道那婦人休要害怕快些說明爲何事來俺好救你那婦人道小婦人姚王氏只因爲與兄弟回娘家探望途中遇雨在這廟外山門下避雨被僧人開門看見將我等讓至前面禪堂剛然坐下又有人擊戶也是前來避雨的僧人道前面禪堂男女不便就將我等讓在這裡誰知這僧人不懷好意到了更之後提了利刃進來時先將我兄弟踢倒綑縛起來欲

要逼勒於我是小婦人請急喊叫僧人道你別嚷俺先結果了前面那人回來再合你算賬因此提了利刀他就與前面那人殺起來了望乞爺爺搭救搭救蔣爺道你不必害怕待俺幫那人去說罷回身見那邊立着一根門閂拿在手中趕至跟前見一大漢左右躲閃已不抵敵再看和尚上下翻騰甚稱對手蔣爺不慌不忙將門閂端了個四平仿彿使鎗一般對准那僧人的脊下一言不發盡力的一戳那僧人只顧趕殺那人那知他身後有人戳他呢冷不防覺得左脊痛澈心髓翻觔斗栽倒塵埃前面那人見僧人栽倒趕上一步抬腳往下一踩只聽的拍的一聲僧人的臉上已然着重這僧人好苦臨死之時先挨一戳後

挨一跤哎喲一聲手一扎煞刀已落地蔣爺撇了門閂趕上前來搶刀在手往下一落這和尚登時了帳歎他身入空門只因一念之差枉自送了性命且說那人見蔣平殺了和尚連忙過來施禮道若不虧恩公路救某險些兒喪在僧人之手請問尊姓大名蔣平道俺姓蔣名平足下何人那人道噯呀原來是四老爺陸小人龍濤說罷拜將下去蔣四爺連忙攙起問道龍兄為何到此龍濤道自從拿了花蝴與兄長報仇後來回轉本縣繳了回批便將捕快告退不當緊了官人的轎制自已務了農業甚是清閑只因小人有個姑母別了三年今日特來探望不料途中遇雨就到此廟投宿忽聽後面聲喚救人正欲看視不想這

個惡僧反來尋找小人與他對壘不料將刀磕飛可惡僧人好狠連搠幾刀皆被我躲過正在危急若不虧四老爺前來性命必然難保寶屬再生之德蔣平道原來如此你我且到後面救那男女二人要緊蔣平提了那僧人的刀在前龍濤在後跟隨來到後面先將那男人釋放姚王氏也就出來叩謝龍濤問道這男女二人是誰蔣爺道他是姊弟二人原要回娘家探望也因避兩悞被惡僧誆進方纔我也問過乃是姚王氏龍濤道俺且問你你丈夫他可叫姚猛麼婦人道正是龍濤道你婆婆可是龍氏麼婦人道爺發是了不幸婆婆已於去年亡故了龍濤聽說他婆婆亡故了不覺放聲大哭道嗳呀我那姑母呵何得一別

三年就做了故人了姚王氏聽如此說方細看了一番猛然想起道你敢是龍濤表兄哥哥麼龍濤此時羞的說不上話來止于點頭而已姚王氏也就哭了蔣爺見他等認了親戚便勸龍濤止住哭聲龍濤便問道表弟近來可好敘了多少話語龍濤又對蔣爺謝了道不料四老爺救了小人並且收了小人的親眷如此恩德何以答報蔣爺道你我至契好友何出此言龍兄你且同我來龍濤不知何事跟着蔣爺左尋右找到了厨房現成的燈燭仔細看時不但菜蔬饅首而且有一瓶好燒酒蔣爺道妙極妙極我是實對龍兄說罷我還沒吃飯呢龍濤道我也覺得餓了蔣爺道來罷來罷咱們搬着走大約他姐兒兩個也未必

吃飯呢龍濤見那邊有個方盤就拿出那當日賣煎餅的本事來了端了一方盤蔣爺提了酒瓶拿了酒盃碗碟筷子等一同來到後面他姐兒兩個果然未進飲食却不喝酒就拿了菜蔬點心在屋內吃蔣爺與龍濤在外間一壁飲酒一壁敘話龍濤便問蔣爺何往蔣爺便敘述已往情由如今要收伏鍾雄特到柳家莊找柳青要斷魂香的話說了一遍龍濤道如此說來衆位爺們俱在陳起望不知有用小人處沒有蔣爺道你不必問明日送了令親去你就到陳起望去就是了龍濤道既如此我還有個主意我這個表弟姚猛身量魁梧與我不差上下他不過年輕些明日我同他一去如何蔣平道那更好了到了那裡了

二爺你是認得的就說咱們過着了還有一宗你告訴了二爺就求陸大爺寫一封薦書你二人直奔水寨找在水寨之內現有南北二俠再無有不收錄的龍濤聽了甚是歡喜二人飲酒多時聽了聽已有雞鳴蔣平道你們在此等候我我去去就來說罷出了屋子仍然越過後墻到了尹老兒家內又越了土墻悄悄來至屋內見那壁上燈燄的半明不滅的從新剔了一剔故意的咳嗽將尹老兒驚醒伸腰欠口道天是時候了該磨豆腐了說罷起來出了屋見蔣爺在牀上坐着便問道客官起來的恁早想是夜靜有些寒涼蔣平道此屋還煖和多承老丈挂心天已不早了小可要趕路了尹老兒道何必忙呢等着熱熱的

渴碗漿暖暖寒再去不遲蔣爺道多承美意改日叨擾罷小可還有要緊事呢說着話披上衣服從兜肚中摸了一塊銀子足有二兩重道老丈些須薄禮望乞笑納老丈道這如何使得客官住此屈尊一夜費了老漢甚麼如何破費許多呢小老兒是不敢受的蔣爺道老丈休要過謙難得你一片好心再要推讓反覺得不誠實了說着話便披在尹老兒袖內尹老兒還要說話蔣爺已走到院內只得謝了又謝送出柴扉彼此執手那尹老兒還要說話見蔣爺已走出數步只得回去掩上柴扉蔣爺仍然越墻進廟龍濤便問上何方去了蔣爺將尹老兒留住話說了一遍龍兄點頭道四老爺做事真個周到蔣平道咱們也該走

了龍兄送了令親之後便與令表弟同赴陳起望便了龍
爭答應四人來至山門蔣爺輕輕開了山門往外望了一
望悄悄道你三人快些去罷我還要關好山門仍從後墻
而去龍濤點頭帶領表姊弟三人佯長去了蔣爺仍將山
門閉妥又到後面檢點了一番就撂下這沒頭腦的事兒
叫地面官辦去罷了他仍從後墻跳出溜之乎也一路觀
看清景走了二十餘里打了早尖及至到了柳家莊日將
西斜自己暗暗道這們早到那裡做甚麼且找個僻靜的
酒肆沽飲幾盃知他那裡如何款待呢別像昨晚餓的抓
耳撓腮若不虧那該死的和尚預備下我如何能熬乏到
十二万心裡想着早見有個村居酒市仿佛當初大夫居

一般便進去揀了座頭坐下酒保兒却是個少年人煖了酒蔣爺慢慢消飲暗聽別的座上三三兩兩講論柳員外這七天的經懺費用不少也有說他爲朋友盡情眞正難得的也有說他家內充足耗財買臉兒的又有那窮小子苦混混兒說可惜了兒的交朋友不過是了就是了人在人情在那裡犯的上昵若把這七天費用買了苦哈哈包管殺過一輩子的蔣爺聽了暗笑酒飲數了又吃了些飯看看天色已晚會了錢鈔離了村居來到柳青門首已然掌燈連忙敲戶只見裡面出來了個蒼頭問道甚麼人蔣爺道是我你家員外可在家麼蒼頭將蔣爺上下打量一番道俺家員外在家等賊呢請問尊駕貴姓蔣爺聽了蒼

頭之言有些語辣只得答道我姓蔣特來拜望着頭道原來是賤爺到了請少待轉身進去了蔣爺知道這是柳青吩咐過了毫不介意只得等候不多時只見柳青便去便帽出來執手道姓蔣的你竟來了也就好大膽呢蔣平道劣兄既與賢弟定准日期劣兄若不來豈不叫賢弟缺等麼柳青說且不要論弟兄你未免過于不自諒了你既來了只好叫你進來說罷也不謙讓自己却先進來蔣爺聽了此話見此光景只得忍耐咧嘴跟步只見柳青轉身牽了一揖道我這一揖你可明白蔣爺笑道你不過是開門揖盜罷了有甚難解柳青道你知道就好說着便引到西廂房內蔣爺進了西廂房一看好樣兒三間一通連除了

一盞孤燈一無所有止于迎門一張牀別無他物蔣爺聽
道這是甚麽意思只聽柳青道姓蔣的今日你既來了我
要把話說明了你就在這屋內居住我在對面東屋內等
你除了你我再無第三人所有我的僕婦人等早已吩咐
過了全叫他們廻避就是前次那枝替子你要偷到手內
你便隔牆兒叫一聲說姓柳的你的替子我偷了來了我
在那屋裡在頭上一摸果然不見了這是你的能爲不但
偷了來還要送回去再遲一會你能彀送去還是隔牆叫
一聲姓柳的你的替子我還了你了我在屋內向頭上一
摸果然又有了若是能彀如此不但你我還是照舊的弟
兄而且甘心佩服就是叫我赴湯蹈火我也是情願的蔣

爺點頭笑道就是如此賢弟到了那時別又後悔柳青道大丈夫說話有改悔蔣爺道狠好狠好賢弟請了不知果能否且聽下回分解

百十五回　隨意戲耍醋服柳青　有心提防結交美鎧

且說柳青出了西廂房高聲問道東廂房炭爐茶水酒食等物俱預備妥當了沒有只聽僕從應道俱已齊備了柳青道你們俱各迴避了不准無故的出入又聽婦人聲音說道婆子了髮你們警醒些今晚把賊關在家裡知道他淨偷鐲子還偷首飾呢早有個快嘴了髮接言道奶奶請放心罷奴婢將裤腿帶子都收什過了外頭任嗎兒也沒了了婦人嗔道多嘴的了頭子進來罷不要混說了這

話的原來是柳娘子蔣爺聽在心內明知是說自己留若
罔聞此時已有二鼓柳青來至東廂房內抱怨道這是從
那裡說起好好的美寢不能安歇偏偏的這盆炭火也不
旺了茶也冷了這還要自己動轉也不知是甚麼時候纔
偷眞叫人等的不耐煩怨聽外面他拉他拉的聲響猛見
簾兒一動蔣爺從外面進來道賢弟不要抱怨你想你這
屋內又有火盆又有茶水而且糊裱的嚴緊鋪設的齊整
你瞧瞧我那屋子猶如冰窖一般八下裡冒風連個鋪蓋
也沒有方纔躺了一躺實在的難受我且在這屋裡暖和
暖和柳青聽了此話再看蔣爺頭上止有網巾並無頭巾
腳下他拉着兩隻鞋是躺着來着便說道你既嚷冷爲甚

麼連帽子也不帶蔣爺道那屋裡甚麼全沒有是我剛纔摘下頭巾枕着來一時寒冷只顧往這裡來就忘了戴了柳青道你坐坐也該過去了你有你的公事早些完了我也好歇息蔣爺道賢弟你眞個不講交情了你當初到我們陋室島我們是何等待你我如今到了這裡你不款待也罷了怎麼連碗茶也沒有呢柳青笑道你這話說得可笑你今日原是來偷我來了既是來偷我我如何肯給你預備茶水呢你見世街上有給賊預備妥當了再等着他來偷的道理麼蔣平也笑道賢弟說的也是但只一件世界上有這們明燈燭燭等賊偷的嗎你這不是開門揖盜竟是對面窩賊了柳青將眼一瞪道姓蔣的你不要强辯

饒舌你縱能說也不能說了我的簪子去你趁早兒打主意便了蔣爺道若論盜這簪子原不難我只怕你不戴在頭上那就難了柳青登時生起氣來道那豈是大丈夫所為便摘下頭巾拔下簪子往桌上一擲道這不是簪子誰還哄你不成你若有本事就拿去蔣平老着臉兒伸手拿起擱在懷內道多謝賢弟站起來就要走柳青微微冷哂道好個翻江鼠蔣平俺只當有甚麼深韜廣畧敢則是箇鼠輩憊懶可笑吓可笑蔣平聽了睜小眼一瞪瘦臉兒一紅道姓柳的你不要信口胡說俺蔣平堂堂男子憊懶則甚回手將簪子掏出也往桌上一擲道你提防着待我來偷你說罷轉身往廂房去了柳青自言自語道這可要偷子

須當防備連忙將簪子別在頭上戴上頭巾兩隻眼睛睜睜的往屋門瞧着以為看他如何進來怎麼偷法忽聽蔣爺在西廂房說道姓柳的你的簪子我偷了來了柳青唬了一跳急將頭巾摘下摸了一摸簪子仍在頭上由不的哈哈大笑道姓蔣的你是想簪子想瘋了心了我這簪子好好還在頭上如何被你偷去蔣平接言道那枝簪子是假的真的在我這裡你不信請看那枝簪子背後沒有暗壽字兒柳青聽了拔下來仔細一看寬窄長短分毫不錯就只背後缺少壽字兒柳青看了暗暗吃驚連說不好只得高聲嚷道姓蔣的偷算你偷去看你如何送來蔣爺也不答言柳青在燈下賞玩那枝假簪越看越像自己的心

中暗暗罕然道此譬自從在五峰嶺上他不過月下看了一看如何就記得這般眞切可見他職明至甚而且方纔他那安安詳詳的樣兒行所無事想不到他抵掷如此之快只他這臨事好謀也就令人可羨復又一轉念猛然想起方纔是我不好了絶不該合他生氣理應慘悟他的機謀看他如何設法兒纔是只顧暴躁竟自入了他的術中總而言之是我量小之故且看他將譬子如何送回干萬再不要動氣了等了些時不見動靜便將火盆撥開温暖了酒自斟自飲怕然自得忽聽蔣爺在那屋張牙欠口打哈氣道好冷夜靜了更覺涼了說着話他拉他拉又過來了恰是剛睡醒了的樣子依然没戴帽子柳青拿定主意

再也不動氣却也不理蔣爺蔣爺道好吓賢弟會樂吓屋子又暖和又喝着酒兒敢則好吓劣兄也喝盅兒使得使不得呢柳青道這有甚麽呢酒在這裡只管請用你可別忘了送簪子蔣爺道實對賢弟說我只會偷不會送說罷端起酒盅一飲而盡復又斟上道我今日此舉不過游戲而已劣兄却有緊要之事奉請賢弟柳青道只要送回簪子來叫我那裡去我都跟了去蔣爺道咱們且說正經事他將大家如何在陳起望聚義歐陽春與智化如何進的水寨怎麽假說展昭智詐沙龍又怎麽定計在他生辰之日收伏鏞雄特着我來請賢弟用斷魂香的話哩囉囉說個不了柳青聽了唯唯喏喏毫不答言蔣爺又道此乃

國家大事我等欽奉聖旨謹遵相諭捉拿襄陽王必須收伏了鍾碓好王便好說了說不得賢弟隨劣兄走柳青聽了這一番言語這明是提出聖旨相諭押派着叫我跟了他去不由的氣往上撞忽然轉念道不可不可這是他故意的招我生氣他好於中取事行他的詭詐我有道理便嘻嘻笑道這些事都是你們為官做的與我這草民何干不要多言還我的簪子要緊蔣爺見說他不動堵氣子帶上桌上頭巾他拉他拉出門去了柳青這裡又奚落他道那帽子當不了被褥也搶不了寒冷原來是個抓帽子賊好體面哪蔣爺抱身進來道姓柳的你不要鬧笑刻薄誰沒個悞心中喉這也值得說這些沒來由的話說罷將

他的帽子劈面摔來柳青笑嘻嘻雙手接過戴在頭上道我對你說我再也不生氣的慢說將我的帽子摔來就是臉面唾我我也是容他自乾決不生氣看你有甚麼法子蔣爺聽了此言無奈何的樣兒轉回西廂房內去了柳青暗暗歡喜自以為不動聲色是絕妙的主意了又將酒溫了一溫斟上剛要喝時只聽蔣爺在西廂房內說道姓柳的你的賬子我還回去了柳青連忙放下酒盅摘去頭巾摸了一摸並無賬子又見那枝假的仍在桌上放着又聽蔣爺在那屋內說道你不必猶疑將帽子裡兒看看就明白了柳青聽了即將帽子翻過看時那枝賬子恰好別在上面不由的倒抽了一口氣道好吓眞眞令人不測再細

想時更省悟了敢則他初次光頭過來就為二次還鐲地步這人的智巧機變把我的書袋全叫他體諒透了我還合他鬧甚麼正在思索只見蔣爺進來頭巾也戴上了鞋也不他拉着了早見他一躬到地柳青連忙站起還禮不迭只聽蔣爺道賢弟諸事休要牲懷煩請賢弟跟隨劣兄走走成全朋友要緊柳青道四兄放心小弟情願前往於是把蔣爺讓至上位自己對面坐了蔣爺將鍾雄為人衷伏是個男子因眾弟兄計議務要把他勸化回頭方是正理柳青道他既是好朋友原當如此但不知幾時起身蔣爺道事不宜遲總要在他生日之前趕到方好柳青道既如此明早起身蔣平道妙極賢弟就此進內收什去劣兄

還要歇息歇息實對賢弟說劣兄昨日一夜不曾合眼此
時也覺乏的狠了柳青道兄長只管歇着天還早呢足可
以睡一覺恕小弟不陪了柳青便進內去了到了天亮柳
青背了包裹出來又預備藥湯點心吃了二人便離了柳
家莊竟奔陳超望而來且說智化作了軍山的統轄所有
水旱二寨之事俱各料理的清清楚楚這日忽見水寨頭
目來報道今有陳超望陸大爺那裡來了二人投書信一
封說罷將書呈上智爺接來折開單吩咐道將他二人放
進來頭目去不多時早見兩個大漢悠悠而來見了
智爺不見道小人龍濤姚猛望乞統轄老爺收錄智爺見
他二人循規蹈矩頗有禮數便知是丁二爺教的不然也

兩個鹵莽之人如何懂得統轄與收錄呢心內甚是歡喜却又故意問了幾句二人應答的頗好智爺更覺放心便將二人帶至思齊堂智爺將書呈上說明來歷鍾雄便要看看來人智化卽喚龍濤姚猛二人答應聲若巨雷及至到了廳上參見大王那一番騰騰然氣凜凜威風眞個是方相一般鍾雄看了大樂道難得他二人的身材體態竟能一樣狠好我這廳上正缺兩個領班頭目就叫他二人充當此差妙不可言龍濤姚猛聽了連忙叩謝甚是恭謹旁邊北俠早已認得龍濤見他舉止端詳言語的當心內也就明白了是日沙龍等同鍾雄把酒談心盡一日之長到晚方散智化北俠暗暗與龍濤打聽如何能殺到此龍

濤將避而遇見蔣爺一節說了又道蔣爺不日也就要回來了自從小人送了表弟妹之後即刻同着姚猛上路前日趕到陳起望丁二爺告訴我等備細教導了言語陸大爺寫了薦書所以今日就來了智爺道你二人來的正好而且又在廳上更就近了到了臨期自有用處千萬不要多言惟有小心謹愼而已龍濤道我等曉得儻有用我等之處自當効力智化點頭叫他二人去了然後又與北俠計議一番方纔安歇到了次日他又不懈勤勞各處稽查但有不明不知的必要細細詢問因此這軍山之內由那裡到何處至何方俱已曉得他見大小頭目雖有多人皆沒甚要緊惟有姜夫人之弟姜鎧甚是了得極其梗直生

得四面金肥兩道濃眉一張濶口微微有些髭鬚綽號小二郎他單會使一般器械名曰三截棍中間有五尺長短兩頭俱有鐵葉打就鐵環包定兩根短棒足有二尺多每逢對壘施展起來遠近皆可打得英勇非常智化把他看在眼裡又因他是鍾雄的親戚因此待他甚好極其親近這二郎見智化志廣才高料事精詳更加喜悅除了姜鎧之外還有鍾雄兩個親信之人却是同族弟兄武伯南武伯北此二人專管料理家務智化也時常的與他等親密他又算計鍾雄生日不過三日就到了他便託言查閱悄悄的又到陳起望恰好蔣爺正與柳青剛到彼此見了各生羨慕喜愛非常蔣爺便問龍濤姚猛到了不曾丁二爺

道不但到了謹遵兄命已然進了水寨門了智化道昨日他二人去了我甚疑心後來見他等的光景甚是合宜我就知是二弟的傳授了智化又問蔣爺道四弟前次所論之事想柳兄俱已備妥了今日我就同柳兄進水寨柳青道小弟性命是從但不知如何進水寨法智化道我自有道理不知用何計策且聽下回分解

俠義傳

一百十六回　計出萬全極其容易　算失一着事甚為難

且說智化要將柳青帶入水寨卽青因問如何去法智化便問柳青可會風鑑柳青道小弟風鑑不甚明曾邦曾談命智化道也可以使得柳兄就扮作談命的先生到了那裡不過奉承幾句只要混到他的生辰便完了事了柳青依允智化又向陸曾二人道二位賢弟大魚可捕妥了陸彬道早已齊備俱各養在那裡智化道狠好明日就給他送去只用大船一隻帶了漁戶去到那裡二位賢弟自然是住下的却將船隻泊在幽僻之處到了臨期如此如此又對丁二爺蔣四爺說道二位賢弟務于後日夜間要快

船二隻每船水手四名就在前次砍斷竹城之處專等千萬莫悞計議已定智化與柳青來至水簾見了鍾雄言柳青係算命先生筆法甚好小弟因一人事繁難以記載故此帶了他來幫着小弟作個記室鍾雄見柳青人物軒昂意甚敬重至次日陸彬曾英來至水寨送魚鍾雄迎至思齊堂深深謝了陸彬魯英又提寫信薦龍濤姚猛二人鍾雄笑道難得他二人身體一般雄壯一樣我已把他二人派了領班頭目陸彬道多蒙大王收錄也就謝了陸魯二人又與沙龍北俠南俠智化見了彼此歡悅就將他二人款留住下爲的明日好一同慶賀到了次日智爺早已辦的妥協各處結彩懸花點級燈燭又有笙簫鼓樂雜劇聲

歡較比往年生辰不但熱鬧而且整齊所有頭目兵丁俱有賞賜並傳令今日樂不禁酒縱有飲醉者亦不犯禁因此人人踴躍個個歡欣無有不稱羨統轄之德的思齊堂上排開花筵擺設壽禮大家衣冠鮮明燭有展爺却是四品服色更覺出衆及至鍾雄來到見衆人如此不覺大樂道今日小弟賤辰敢承諸位兄弟如此的錯愛如此的賞心我鍾雄何以克當說話間增下奏起樂來就從沙龍讓起不肯受禮彼此一揖次及歐陽春也是如此再又次就是展熊飛務要行禮鍾雄道賢弟乃皇家棟樑相府的輔弼劣兄如何敢當還是從權行個常禮罷了說罷先牽下揖去展爺依舊從命連揖而已只見陸彬魯英三人上前

相讓鍾雄道二位賢弟是客劣兄更不敢當也是常禮彼此奉揖不迭此時智化諳諳要行禮鍾雄托住道若論你我弟兄劣兄原當受禮但賢弟代劣兄操勞已然費心竟把這禮免了罷智化只得行個半禮鍾雄連忙攙起忽見外面進來一人撲翻身跪下向上叩頭原來是鍾雄的妻弟姜鎧鍾雄急急攙起還揖不迭姜鎧又與衆人一一見了然後是武伯南武伯北與龍濤姚猛卒領大小頭目等一起一起拜壽已畢復又安席入座樂聲暫止堂上觥籌交錯階前彩戲俱陳智爺吩咐放了賞錢早飯已畢也有靜坐閑談的也有料理事務的獨有小二郎姜鎧却到後面與姜夫人談了多時便回早飯去了到了午酒之時大

家俱要敬起壽星酒來從沙龍起每人三杯鍾雖難以推却只得杯到酒乾眞是大將必有大量除了姜鎚不在座現時座中六人俱各敬畢然後團團圍住剛要坐下只見白面判官柳青從外面進來手持一卷紙劄道小可不知大王千秋華誕未能備禮倉促之間無物可敬方纔將諸事記載已畢特特寫得條幅對聯望乞大王笑納說罷高高奉上鍾雄道先生初到如何叨擾厚賜連忙接過打開看時是七言的對聯乃惟大英雄能本色是眞名士自風流寫的頗好滿口稱讚道先生眞好書法也說罷奉了一揖柳青還要拜壽鍾雄斷斷不肯智化在旁道先生禮倒不消莫若敬酒三杯豈不大妙柳青道統幣吩附極是但

只一件小可理應早間拜祝因事務冗繁須要記載早間是不得閒的而且條幅對聯俱未能寫就及至得暇寫出偏又不乾所以遲至此時未免太不恭敬若要敬酒必須加倍方見誠心小可意欲恭敬三斗未知大王肯垂賜否鍾雄道適纔諸位兄弟俱已賜過飲的不少了先生賜一斗罷柳青道酒不喝罷小可奉敬兩斗如何沙龍道這却合中就是如此罷歐陽春命取大斗來柳青斟酒雙手奉上鍾雄勻了三氣飲畢復又斟上鍾雄接過來也就飲了大家方纔大座彼此傳壺告乾七個人算計一個人鍾雄如何敵的住天未二鼓鍾雄已然酩酊大醉先前還可支持次後便坐不住了智化見此光景先與柳青遞目柳青

會意去了此時展爺急將衣服頭巾脫下轉眼間出了思
齊堂便不見了智化命龍濤姚猛兩個人將太保鍾雄擡
至書房安歇兩個大漢一邊一個將鍾雄架起毫不費力
擡至書房榻上此時雖有虞侯伴當也有飲酒過量的也
有故意偷閑的柳青暗藏了藥物來至思齊堂一看見座
中只有沙龍遇歐陽春連陸曾二人也不見了剛要問時
只見智化從後邊而來看了看左右無人便叫沙龍歐陽
春道二位兄長少待千萬不可叫人過去即拿起南俠的
衣服頭巾便同柳青來至書房叫龍濤姚猛把守門口就
說統轄吩咐不准閒人出入柳青又給了每人兩丸藥塞
住鼻孔然後進了書房二人也用藥塞住鼻孔柳青便點

起香來你道此香是何用法原來是香麵子却有一個小小古銅造就的仙鶴將這香麵裝在仙鶴腹內從背後下面有個火門上有螺螄轉的活蓋揿開點着將蓋蓋好俟腹內香烟飽足無處發洩只見一縷游絲從仙鶴口內噴出人若聞見此烟香透腦髓散于四肢登時體軟如綿不能動轉須到五鼓雞鳴之時方能漸漸甦醒所以叫做雞鳴五鼓斷魂香彼時柳青點了此香正對鍾雄鼻孔酒後之人呼吸之氣是粗的呼的一聲已然吸進連打兩個噴嚏鍾雄的氣息便微弱了柳青連忙將鶴嘴捏住帶在身邊立刻同智化將展昭衣服與鍾雄換了龍潛背起姚猛緊緊跟隨來至大廳智化柳青也就出來會同沙龍北俠

護送至宮門智化高聲說道展護衛醉了你等送至皇案不可有悞沙龍道待我隨了他們去北俠道莫若大家走走也可以散酒說罷下了台階這些虞侯人等一來是黑暗之中不辨眞假二來是大家也有些酒意三來白日看見展昭的服色他們如何知道飛又太保竟被竊負而逃呢且說南俠原與智化定了計策特特的穿了護衛服色炫人眼目爲的是臨期人人皆知不能細查自脫了衣巾之後出了廳房早已踏看了地方按方向從房上躍出竟奔東南畸角正走之間猛聽得樹後悄聲道展兄這裡來魯英在此展爺問道陸賢弟呢魯三爺道已在船上等候展爺急急下了泊岸陸彬接住叫水手搖起船來却留魯

英在此等候衆人水手搖至砍斷竹地之處擊掌爲號外面應了只聽大竹嗤嗤嗤全然挺起了二爺先問道專體如何陸爺道功已成了今先送展兄出去少時衆位也就到了外面的卽將展爺接出陸彬吩咐將船搖回剛到泊岸之處只見姚猛背了鍾雄前來自從書房到此皆是龍濤姚猛倒換背來歐陽春沙龍先跳在船上接下鍾雄然後柳青龍濤姚猛俱各上船魯英也要上船智化拉住道二弟咱們仍在此等魯英道衆弟兄俱在此還等何人智化道不是等人是等船回來你我同陸賢弟還是出水寨爲是魯英只得然住腳步不多工夫船回來了魯二爺與智化跳到船上也不細問便招動令旗開了竹柵出了水

家竟奔陳起望而來及至到了莊門那兩隻船早已到了三個人下船進莊早見沙龍等迎出來道方纔何不一同來呢務必繞了邊兒則甚智化道小弟若不出水寨少時如何進水寨呢豈不自相矛盾麼丁二爺道智大哥還同去做甚麼智化道二弟極聰明之人如何一時忘起神來我等只顧將鍾太保誆來他們那裡如何不找呢別人罷了現有鍾家嫂嫂兩個姪兒姪女難道他們不找麼若是知道被咱們誆來道一驚駭不定要生出甚麼事來咱們原爲收伏鍾太保若叫妻子兒女有了差池只怕他也就難乎爲情了衆人深以爲然智化來到廳上見把鍾雄安放在榻上却將展爺衣服脫下又換了一身簇新的漁家

服色智爺點頭見諸事已妥便對沙龍北俠道如到五更大哥甦醒之後全仗二位兄長極力的勸諫以大義開導保管他傾心佩服天已不早了小弟要急急回去又對衆人囑附一番務必幫襯着說降了鍾雄要緊智爺轉身出莊陸彬送至船上智爺催着水手趕進水寨時已三鼓之半這一回去不甚緊要智爺險些兒性命難保你道爲何只因姜氏夫人帶領着兒女在後堂備了酒筵也是要與鍾雄慶壽及至天已二鼓不見大王回後便差武伯南到前廳看視得便請來武伯南領命來至大廳一看靜悄悄寂無人聲好容易找着虞侯等將他們喚醒問大王那裡去了這虞侯酒醉醺醺睡眼朦朧道不在廳上就在書房

難道還丟了不成武伯南也不答言急急來至書房但見大王的衣冠在那裡却不見人這一驚非同小可連忙拿了衣冠來至後堂稟報姜夫人聽了驚的目瞪癡呆這亞男鍾麟聽說父親不見了登時哭起來了姜夫人定了定神又叫武伯南到宮門問問衆位爺們出來不曾武伯南到了宮門方知展謖衛酵了俱各送入旱寨武伯南立刻派人到旱寨迎接轉身進內回稟姜夫人心中稍安遲不多時只見上旱寨的回來說道不但衆位爺們不見連展爺也未到旱寨現時姜舅爺已帶領兵丁各處搜查去了姜夫人已然明白了八九暗道南俠他乃皇家四品官員如何肯歸服大王如此看來不但南俠大約北俠等都也

故意前來安心設計要捉拿我夫主的我丈夫既被拿去豈不絕了鍾門之後思忖至此不由的膽戰心驚正在害怕忽見姜鎧趕來說道不好了兄弟方纔到東南角上見竹城砍斷大約姐夫被他等拿獲從此逃走的這便如何是好誰知姜鎧是一勇之夫毫無一點兒主意姜夫人聽了正合自己心思想了想再無別策只好先將兒女打發他們逃走了然後自己再等個自盡罷就叫姜鎧把守宮門立刻將武伯南武伯北弟兄喚來道你等乃大王親信之人如今大王遭此大變我也無可託付惟有這雙兒女交給你二人趁早逃生去罷亞男鍾麟并聽了放聲大哭道孩兒捨不得娘親吓莫若死在一處罷姜夫人狠着心道

你們不要如此事已急緊快些去罷若到天亮官兵到來
圍困想逃生也不能了武伯南急叫武伯北備一匹馬姜
夫人問道你們從何處逃走武伯南道前面走着路遠費
事莫若從後寨門逃去不過荒僻些兒姜夫人道事已如
此說不得了快去快去武伯南即將亞男攙扶上馬叫武
伯北保護自已背了鍾麟奔至後寨門開了封鎖主僕四
人竟奔山後逃生去了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一百十七回　智公子負傷追兇女　武伯南逃難遇豺狼

且說姜鎧把守官門他派人到接官廳上打聽有何人出
去不多時回來說道就只三鼓之半智統轄送出陸曾二
人去未回姜鎧心內思忖道當初投誠時原是歐陽春智

化一同來的爲何他們做此勾當他也在其內呢事有可疑正在思忖忽有人報道智統轄回來了姜鎧聽了不分好歹手提三截棍迎了上來智化剛上台階不容分說華啷的一聲他就是一棍智爺連忙將身閃開剛躲過尚未立穩姜鎧的棍稍落地也不抽回順勢橫着一掃智化騰開右脚這左脚略慢了些已被棍上的短棒撩了一下這一棍若過智爺伶俐幾幾乎喪了性命智化連聲嘆道姜賢弟不要動手我是報緊急軍情的姜鎧聽了軍情二字方將三截棍收住道報何軍情快說智化道此事機密須要面見夫人方好說得姜鎧聽說要見夫人這必是大王有了下落他這纔把棍放下過來拉着智化道可是大

王有了信息了麽知曰化道正是為何賢弟見面就是一棍
罕虧是我若是別人豈不登時斃於棍下姜鎧道我只道
大哥也是他門一黨不料是個好人恕小弟囫莽莫怪莫
怪可打着那裡了智化道無妨幸喜不重快見夫人要緊
二人開了宮門來至後面姜鎧先進去通報姜夫人正在
思念兒女落厓自己橫了心要燒樑自盡聽說智化求見
必是丈夫有了信息連忙請進以叔嫂之禮相見智化到
了此時不肯隱瞞便將始末原由虛實說出原為大哥是
個豪傑惟恐一身淹埋污了英名因此特特定計救大哥
脫離了苦海全是一番好意並無陷害之心儻有欺侮負
了結拜天地不容請嫂嫂放心姜夫人道請問叔叔此時

我丈夫現在何處智化道現在哪起望所有衆相好全在那裡務要大哥早早回頭方不負我等一番苦心姜夫人聽了如夢方醒却又後起悔來不該打發兒女起身便對智化道叔叔是嫂嫂一時不明已將你姪兒姪女交付武伯南武伯北帶往逃生去了智化聽了急的跌足道這可怎麼好這全是我智化失於檢點我若早給嫂嫂送信如何會有這些事請問嫂嫂可知武家兄弟領姪兒姪女往何方去了呢姜夫人道他們是出後寨門由後山去的智化道既如此待我將他等追趕回來便對姜鎧道賢弟送我出寨站起身來一腳一點別了姜氏一直到了後寨門只囑咐姜鎧好好照看嫂嫂好智化真是爲朋友盡心不

辭勞苦出了後寨門竟奔後山而來走了五六里之遙並不見個人影只急的抓耳撓腮猛聽的有小孩子說話道伯南哥你我往那裡去呢又聽有人答道公子不要着急害怕這溝是通着水路的待我歇息歇息再走智化聽的眞切順着聲音找去原來是個山溝音出於下連忙問道下面可是公子鍾麟麼只聽有人應道正是上面卻是何人智化應道我是智化特來尋找你等爲何落在山溝之內鍾麟道上面可是智叔父麼快些救我姐姐去要緊智化道你姐姐往何處去了又聽應道小人武伯南背着公子武伯北保護小姐不想伯北陡起不良之心欲害公子小姐我痛加譴責不料正走之間他說溝內有人就話彷

佛大王聲音是我探身觀視他却將我主僕推落溝中驅
着馬往西去了智化問道你主僕可曾跌傷沒有武伯南
道幸虧蒼天憐念這溝中厥草敗葉極厚棉軟非常我主
僕毫無損傷鍾麟又說道智叔父不必多問了快些容我
我姐姐去罷智爺此時把腳疼付於度外急急向西而去
又走三五里迎頭遇見二人採藥的從那邊憤恨而來智
化向前執手問道二位因何不平採藥的人道實實可惡
方纔見那邊有一人將馬拴在樹上那用鞭子狠狠的打
那女子是我二人勸阻他不但不改反要拔刀殺那女子
天下竟有這樣狠毒人豈有此理智化連忙問道現在那
裡待我前去採藥的人聽了甚喜道我二人情願導引相

能不遠快走快走智化手無利又險路揀了幾塊石頭拿着只聽採藥人道那邊不是麽智化用目力留神却見武伯北手內執刀在那裡威嚇亞男不由的殺人心哇起趕行幾步來的切近將手一揚喊了一聲武伯北剛要扭頭拍的一聲這塊石頭不歪不偏正打在臉上武伯北哎喲一聲往後便倒智化趕上一步奪過刀來連砍了幾下採藥人在傍看見是個便宜二人抽出藥鋤就幫着一陣好刨可憐武伯北天良泯滅竟遭報應捌了幾刀不奇最是藥鋤刨的新鮮智化連忙扶起亞男叫道姪女兒醒醒醒醒牛晌亞男方哭了出來智爺這纔放心了便問伯北毒打爲何亞男道他要叫我認他爲父親前去進獻襄陽王

姪女一聞此言剛要喚責他便打起來了除了頭臉已無完膚姪女扮着一死再也不應便拔刀要殺不想叔父趕到救了性命姪女好不苦也說罷又哭智化勸慰多時便問姪女道可以乘馬不能呢亞男說道請問叔父往那裡去智化道往陳起塋去的便將大家爲諫勸你父親今日此舉皆是計策的話說了亞男聽見爹爹有了下落便道姪女方纔將死付於度外何況身子疼痛沒甚要緊而且又得了爹爹信息此時頗可扎掙騎馬採藥人聽了在旁暗暗稱歎不已智化將亞男慢慢抽在馬上便問採藥二人道你二人意欲何往採藥人道我等雖則採藥爲生如今見這姑娘受這苦楚心實不忍情願帶着爺上送至陳

起望心裡方覺安貼智爺點頭暗道山野之處竟有這樣好人遭忙說道有勞二位了但不知從何方而去採藥人道這山中僻徑我們却是曉得的爺上放心有我二人呢智爺牽住馬拉着嚼環慢慢步履跟着採藥人灣灣曲曲下下高高走了多少路程方到陳起望智爺將亞男抱下馬來取出兩錠銀來謝了採藥人兩個感謝不盡歡歡喜喜而去智爺來至莊中暗暗叫莊丁請出陸彬堀將亞男帶至後面與魯氏鳳仙秋英相見俟我着鍾麟時再叫他姊弟與鍾太保相會慢慢再表且說武伯南在薄西歇息了歇息背上公子順溝行去好容易出了山崙已然力盡筋出耐過了小溪橋見有一隻小船上有二人捕魚一輪

明月照徹光華連忙呼喚要到神樹崗船家攏過舟來船家一眼看見鍾麟好生歡喜也不計較船資便叫他主僕上船偏偏鍾麟覺得腹中饑餓要吃點心船家便拿出個乾饅首鍾麟接過啃了半天方咬下一塊來不吃是餓吃龍咬不動眼淚汪汪囫圇吞的呻了一口噎的半晌還不過氣來武伯南在旁觀瞧好生難受却又沒法只見鍾麟將饅首一撇嘴兒一咧武伯南只當也要哭連忙站起剛要趕過來拎不防的被船家用篙一撥武伯南站立不穩噗嗵一聲落下水去船家急急將篙撐開奔到停泊之處一人抱起鍾麟一人前去扣門只見裡面出來了個婦人將他二人接進仍把雙扇關閉你道此家是誰原來船上

二八一八姓懷名寶一八姓殷名顯這殷顯孤身一口並無家小吃喝嫖賭無所不爲却與懷寶脾氣相合往往二八客鬧嫌人設局誆騙弄了錢來也不幹些正經事體不過是胡掄混鬧不三不二的花了其中懷寶又有個毛病處處愛打個小算盤每逢弄了錢來他總要繞着灣子多使個三十五十一百八十的偏偏殷顯又是個哈拉哈張的人這些小算盤上全不理會因此二人甚是相好他們也就拜了把子了懷寶是兄殷顯是弟這懷寶却有個女人陶氏就在這小西橋西北娃娃谷居住自從結拜之後懷寶便將殷顯讓至家中拜了嫂嫂見了叔叔懷陶氏見殷顯爲人雖則謊詐幸跟錢上不甚慳吝他就獻出百般

慇懃的愚哄不多幾日工夫就把個殷顯刮搭上了三個人便一心一計的過起日子來了可巧的這夜捕魚遇見倒運的武伯南背了鍾麟坐在他們船上殷顯見了鍾麟眼中冒火直仿弗見了元寶一般暗暗與懷寶遞了暗號先用饅頭迷了鍾麟順手將武伯南撥下水去急急趕到家中懷陶氏迎接進去先用涼水灌了鍾麟然後擺上酒餚懷寶殷顯對坐懷陶氏打橫兒三人慢慢消飲家中隨便現成的酒席不多時鍾麟醒來睜眼看見男女三人在那裡飲酒連忙起來問道我伯南哥在那裡殷顯道給你說點心去了你姓甚麼鍾麟道我姓鍾名叫鍾麟懷寶道你在那裡住鍾麟道我在單山居住殷顯聽了登時唬的

面目焦黃暗暗與懷寶送目叫陶氏哄着鍾麟吃飲食兩個人來至外間殷顯悄悄的道大哥可不好了你纔聽見了他娃鍾在軍山居住不消說了這必是山大王鍾雄兒郎多半是被那人拐帶出來故此他夤夜逃走懷寶道賢弟你害怕做甚麽這是老虎嘴裡落下來叫狼吃了咱們得了個狼葬兒豈不是大便宜呢明日你我將他好好送入水寨就說夤夜捕魚遇見歹人背出世子是我二人把世子救下那人急了跳在河內不知去向因此我二人特特將世子送來雖道不是一件奇功豈不得一分重賞殷顯搖頭道不好不好他那山賊形景翻臉無情儻若他合咱們要那拐帶之人咱們往何處去找呢那時無人他再

說是咱們拐帶的只怕有性命之憂依我說個主意與其
等着鑄鐘莫若打現鐘現成的手到拿銀子何不就把他
賣到襄陽王那裡這樣一個銀娃娃似的孩子還怕賣不
出二三百銀子麽就是他賞也賞不了這些傻寶道賢弟
的主意甚是有理殷顯道可有一宗咱們此處却離軍山
甚近若要上襄陽必須要趁這夜靜就起身省得白日招
人眼目懷寶道既如此咱們就走便將陶氏叫出一一告
訴明白陶氏聽說賣娃娃雖則歡喜無奈他二人都去却
又不樂便悄悄兒的將殷顯拉了一把殷顯會意立刻攢
眉擠眼道了不得了不得肚子疼的狠這可怎麽好懷寶
道既是賢弟肚腹疼痛我背了娃娃先走賢弟且歇息等

明日慢慢再去咱們在襄陽會齊兒殷顯故意哼哼道既如此大哥多辛苦辛苦罷懷寶道這有甚麽呢大家飯大家吃說罷進了裡屋對鍾麟道走吓咱們找伯南哥去怎麽他一去了不來了呢轉身將鍾麟背起陶氏跟隨在後送出門外去了不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一百十八回 除姦淫錯投大木塲 救急困趕奔神樹崗

且說陶氏送他男人去後愁着殷顯笑道你瞧這好不好殷顯笑嘻嘻的道好的你眞是個行家我也不願意去樂得的在家陪着你呢陶氏道你既願陪着我你能設常常兒陪着我麽殷顯道那有何難我正要與你商量如今這宗買賣要成了至少也有一百兩我想有這一百兩銀子

還不殺你我快活的嗎咱們設個法兒遠走高飛如何陶氏道你不用合我合着骨頭露着肉的你既有心我也有意咱們索性把他害了你我做個長久夫妻豈不死心塌地呢世上最狠是婦人心這殷顯已然就陰險了誰知這婦人比他尤甚似這樣的人留在世上何用莫若設法早早兒先把他們開發了省得令人看至此聞生氣閑言少敘兩個狗男女正在說的得意之時只見簾子一掀進來一人伸手將殷顯一提摔倒在地即用褲腰帶綑了個結實殷顯還百般哀告求爺爺饒命此時陶氏已然嚇的哆嗦在一處那人也將婦人綁了却用那衣襟塞了口方問殷顯道這陳起望却在何處殷顯道陳起望離此有三四

十里那人道從何處而去殷顯道出了此門往東過了小溪橋到了神樹崗往南就可以到了陳起望爺爺若不得去待小人領路那人道既有方向何用你領俺再問你此處却叫甚麽地名殷顯道此處名喚娃娃谷那人笑道怨得你等要賣娃娃原來地名就叫娃娃谷說罷回手扯了一塊衣襟也將殷顯口塞了一手執燈一手提了殷顯到了外間一看見那邊放着一盤石磨將燈放下把殷顯安放在地端起磨來那管死活就壓在殷顯身上回手進屋將婦人提出也就照樣的壓好那人執燈看了一看見那邊桌上放着個酒瓶提起來復進屋內拿大碗斟上酒也不坐下端起來一飲而進見桌上放着菜蔬揀可口的就

大吃起來了你道此人是誰眞眞令人想擬不到原來正是小俠艾虎自從送了施俊回家探望父母幸喜施老爺施安人俱各安康施老爺問金伯父那裡可許聯姻了施俊道姻雖聯了只是好些原委便將始末情由述了一番又將如何與艾虎結義的話俱各說了施老爺立刻將艾虎請進來相見施老爺雖則失明看不見艾虎施安人却見艾虎雖然年幼英風滿面甚是歡喜施老爺又告訴施俊道你若不來我還叫你回家只因本縣已有考期我已然給你報過名你如今來的正好不日也就要考試了施生聽了正合心意便同艾虎在書房居住過不多日到了考期之日施生高高中了案首好生歡喜連艾虎也歡喜

與本要赴襄陽去無奈施生親要過了考試或中或不中
那時再爲定奪起身艾虎沒法兒只得依從每日無事如
何閒得住呢施生只好派錦箋跟隨艾虎出外遊玩這小
爺不吃酒時還好喝起酒來總是盡醉方休錦箋不知跟
着受了多少的怕好容易盼望府考艾虎不肯獨自在家
因此隨了去僕到府考試及至揭曉施俊却中了第三名
的生員滿心歡喜拜了老師會了同年然後急急回來祭
了祖先拜過父母又是親友賀喜應接不暇諸事已畢方
商議起身趕赴襄陽俟畢姻之後再行赴京應試因此耽
悞日期及至到了襄陽金公已知施生得中歡喜無限便
張羅施生與牡丹完婚艾虎這些事他全不管已問明了

師父智化在按院衙門他便別了施俊急急奔到按院那裡方知白玉堂已死此時盧方已將玉堂骨殖安置妥協設了靈位俟平定襄陽後再將骨殖送回原籍艾虎到靈前大哭一場然後參見大人與公孫先生盧大爺徐三爺問起襄父合師傅來、始知俱已上了陳起望了他是生成的血性如何耐的便別了盧方等不管遠近竟奔陳起望而來只顧貪趕路程把個道兒走差了原是往西南他却走到正西越走越遠越走越無人烟自己也覺乏了便找了個大樹之下歇息因一時困倦枕了包裹放倒頭便睡及至一覺醒來恰好皓月當空亮如白晝自己定了定神只覺的滿腹咕嚕嚕亂響方想起昨日不曾吃飯一時餓

渴難當又在夜闌人靜之時那裡尋找飲食去呢無奈何站起身來撣了撣土提了包裹一步挪一步慢慢行來猛見那邊燈光一幌却是陶氏接進懷殷二人去了艾虎道好了有了人家就好說了趲行幾步來至跟前却見雙扉緊閉側耳聽時裡面有人說話艾虎纔待敲門又自忖道不好半夜三更我孤身一人他們如何肯收留呢且自悄悄進去看來再做道理將包裹斜插在背上飛身上牆輕輕落下來至窗前他就聽了個不亦樂乎後來見懷寶走了又聽殷顯與陶氏定計要害丈夫不由的氣往上撞因此將外屋門撬開他便掀簾硬進屋內這纔把狗男女細

可无饑執燈轉身出來見那男女已然翻了白眼他也不管開門直往正東而來走了多時不見小溪橋心中納悶道那厮說有橋如何不見呢趁月色往北一望見那邊一堆一堆不知何物自己道且到那邊看看那知他又把路走差了若往南來便是小溪橋如今他往北去却是船塲堆木料之所艾虎暗道這是甚麽所在如何有這些木料要他做甚正在納悶只見那邊有個窩舖燈光明亮艾虎道有窩舖必有人且自問問連忙來到門前只聽裡面有人道你這人好沒道理好意叫你向火你如何麽我要起衣服來我一個看窩舖的那裡有數餘衣服呢艾虎輕輕掀起賬縫一看見一人猶如水雞兒一般戰兢兢說道不

是俺合你起魔只因懶身皆濕總然向火也解不過這個
冷來俺打諒你有衣服那怕破的爛的呢只要俺將濕衣
服換下搥一搥再向火俺緩過這口氣來即便還你那不
是行好呢看窩鋪的道誰耐煩這些你好好的使罷再要
多說時連火也不給你向了覺的我連覺也不得睡這是
從那裡說起艾虎在外面却苔言道你既看窩鋪如何又
要睡覺呢你眞睡了俺就偷你說着話兒的一聲將簾籃
掀起看窩鋪的曉了一跳抬頭看時見是個年少之人胸
前斜絆着一個包袱甚是雄壯便問道你是何人黃夜到
此何事艾虎也不答言一存身將包袱解下打開拿出幾
件衣服來對着那水難兒一般的人道朋友你把濕衣脫

下來換上這衣服倘有話問你那人連連稱謝急忙脫去濕衣換了乾衣又與艾虎執手道多謝恩公一片好心請略坐坐待小可稍爲紋綴卽將衣服奉還艾虎道不打緊不打緊說着話席地而坐方問道朋友你爲何鬧的渾身皆濕那人歎口氣道一言難盡實對恩公說小可乃保鏢小主人逃難的不想遇見兩個狠心的船戶將小可一篙撥在水內幸喜小可素習水性好容易奔出清波來至此處但不知我那小主落于何方好不苦也艾虎忙問道你莫非就是盛伯南哥哥麼那人失聲道恩公如何知道小可的賤名艾虎使將在懷實家中偷聽的話一五一十的說了一遍武伯南道如此說來我家小主人有了下落

了儻若被他們賣了那還了得須要急急趕上方好他二人只顧說話不料那看窩鋪的渾身亂抖仿佛他也落在水內一般戰兢兢的就勢兒跪下來道我的頭領武大老爺實是小人瞎眼不知是頭領老爺望乞恕說罷連連叩首武伯南道你不要如此咱們原沒見過不知者不做罪倘也不怪你便對艾虎道小可意欲與恩公同去追趕小主不知恩公肯慨允否艾虎道好好好俺正要同你去但不知由何處追趕武伯南道從此斜奔東南便是神樹關那是一條總路再也飛不過去的艾虎道既如此快走快走只見看窩鋪的端了一碗熱騰騰的水來請頭領老爺喝了趕一趕寒氣武伯南接過來咽了兩口道俺此時

不冷了放下黃沙巴對着艾虎道恩公咱們快走罷二人立起躬着腰兒出了窩鋪看窩鋪的也就隨了出來武伯南回頭道那濕衣服暫且放在你這裡改日再取看窩鋪的道頭領老爺放心小人明日曬晾乾了收什好好的即當送去他二人邁開大步往前奔走此時武伯南方問艾虎貴姓大名意欲何往艾虎也不隱瞞說了名姓便將如何要上陳起望尊找義父師父如何貪趕路途迷失路徑方聽見慌寶家中一切的言語因問武伯南你爲何保護小主私逃武伯南便將如何與鍾太保慶壽如何大王不見了倭主母惟恐絕了鍾門之後因此叫小可同着族弟武伯北保護着小姐公子私行逃走不想武伯北天良泯

滅他將我推入山溝幸喜小可肯著公子並無傷損從山
溝內奔至小溪橋偏偏的就遇見他娘的懷寶了所以落
在水內艾虎問道你家小姐呢武伯南道已有智統轄迫
趕容救去了艾虎道甚麼智統轄武伯南道此人姓智名
化號識黑妖狐與我家大王八拜之交還有個北俠歐陽
春人皆稱他為紫髯伯他三人結義之後歐陽爺管了水
寨智爺便作了統轄艾虎聽了暗暗思忖道這話語之中
大有文章因又問道山寨還有何人武伯南道還有管理
旱寨的展熊飛又有個員客是臥虎溝的沙龍沙員外這
些人俱是我們大王的好朋友艾虎聽至此猛然省悟哈
哈大笑道果然是好朋友這些人倘全認的倘實對你說

了罷俺尋找義父師父就是北俠歐陽爺與純鞏爺他
們既都在山寨之內必要答救你家大王脫離苦海這是
一番好心必無歹意儻有不測之時有我艾虎一面承管
你只管放心武伯南連連稱謝他二人說着話兒不知不
覺就到了神樹崗武伯南道恩公暫停貴步小可這裡有
個熟識之家一來打聽打聽小主的下落二來暑暑歇息
吃些飲食再走不遲艾虎點頭應道狠好狠好武伯南便
奔到柴扉之下高聲叫道老甘開門來甘媽媽開門來裡
面應道甚麼人叫門來了來了柴門開處出來個店媽媽
這是已故甘豹之妻見了武伯南滿臉陪笑道武大爺一
向少會今日爲何黃夜到此呢武伯南道媽媽快掌燈去

我還有個同人在此呢甘媽媽連忙轉身掌燈這裡武伯南將艾虎讓至上房甘媽媽執燈將艾虎打量一番見他年少軒昂英風滿面便問道此位貴姓武伯南道這是俺的恩公名叫艾虎甘媽媽聽了艾虎二字由不的一愣不覺的順口失聲道怎麼也叫艾虎呢艾虎聽了詫異暗道這婆子失驚有因俺倒要問問纔待開言只聽外面又有人叫道甘媽媽開門來婆子應道來了來了下知叫門者誰且聽下回分解

一百十九回　神樹嵩小俠救幼子　陳起望眾義服英雄

且說甘媽媽剛要轉身武伯南將他拉住悄悄道儻若有人背着個小孩子你可千萬將他留下婆子點頭會意連

忙出來開了柴扉一看誰說不是懷寶呢他因背着鍾麟甚是吃力而且鍾麟一路哭哭喊喊合他要定了伯南哥哥列這懷寶百般的哄誘惟恐他啼哭被人聽見背不動時放下來共着走這鍾麟自幼見嬌生慣養如何貧夜之間走過荒郊曠野呢又是害怕又是啼哭總是要他白南哥哥把個懷寶魔了個吐天哇地又不敢高聲又不敢喚虎因此就延了工夫所以武伯南芬虎後動身的倒先到了他先動身的却後到了這也是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冥冥之中自有道理甘婆道你又幹這營生懷寶道媽媽不要胡說這是我親戚的小厮被人拐去是我將他救下送還他家裡去我是連夜走的乏了在媽媽這裡歇息歇息

天明就走可有地方麽甘婆道上房有客業已歇下現有
空房閑着你可要安安頓頓的休要招的客人犯疑懷寶
了媽媽說的是說罷將鍾麟背進院來甘婆開了廂
了廂房道我給你們取燈去懷寶來至屋內將鍾麟放下
甘婆掌上了燈只聽鍾麟道這是那裡我不在這裡我受
我的伯南哥哥呢說罷哇的一聲又哭了急的懷寶連忙
悄悄哄道好相公好公子你別哭你伯南哥哥少時就來
你若困了只管睡管保醒了你伯南哥哥就來了真是小
孩子好哄他這句話倒說靈了登時重麟張牙欠口打起
哈氣來懷寶道如何我說困了不是連忙將衣服脫下鋪
墊好了鍾麟也是睏了一夜又搭着哭了幾場此時也真

就乏了歪倒身便呼呼睡去甘婆道老兒你還吃甚麽不
吃懷寶道我不吃甚麽了背着他累了個時軟筋酥我也
要歇歇兒了求媽媽黎明時就叫我千萬不要過晚了甘
婆道是了我知道了你挺屍罷息了燈轉身出了廂房將
門倒掩好了他悄悄的又來到上房誰知艾虎與武伯南
在上房悄悄靜坐傳耳留神早已聽了個明白先聽見重
麟要伯南哥哥武伯南一時心如刀攪不覺的落下淚來
艾虎連忙擺手悄悄道武兄不要如此他既來到這裡倘
們還見還怕他飛上天去不成後來又聽見他們睡了更
覺放心只見甘婆笑嘻嘻的進來悄悄道武大爺恭喜果
是那話兒武伯南問道他是誰甘婆道憑空大爺不認得

他就是懷寶呀認了一個乾兄弟名叫殷顯更是個混張行子冷他女人不乾不淨的三個人搭幫過日子專幹這些營生大爺忘盛上了他的賊船呢武伯南道俺也是一時粗心失於檢點復又笑道俺剛脫了他的賊船誰知却又來到你這賊店這纔是躲一棒槌換一棚頭呢甘婆聽了也笑道大爺到此婆子如何敢使那把戲兒休要湊趣兒請問二位還歇息不歇息呢艾虎道我們救公子要緊不睡了媽媽這裡可有酒麼甘婆道有有有艾虎道如此狠好媽媽取了酒來妥放杯箸還有話請教呢甘婆轉身去了多時端了酒來艾虎上坐武伯南與甘婆左右相陪艾虎先飲了三杯方問道適纔媽媽說甚麼也叫艾虎這

話內有因倒要說個明白甘婆道艾爺若不問婆子還要請教呢艾爺可認得歐陽春與智化麼艾虎道北俠是俺義父黑妖狐是俺師傅如何不認得呢甘婆道這又奇了怎麼與前次一樣呢艾爺可有兄弟麼艾虎道俺隻身一人並無手足這是何人冒了俺的名兒請道其詳甘婆便將有主僕二人投店蔣四爺爲媒的話滔滔不斷說了一遍艾虎聽說異道既有蔣四爺爲媒此事再也不能外錯這個人却是誰呢真真令人納悶甘婆道納悶不納悶只是我的女兒怎麼樣呢那個艾虎曾說到了陳想望寫明了義父師傅即來細聘至今也無影響這是甚麼事呢說罷照舊請艾虎武伯南道俺到有個主意那個艾虎既

影響現放着這個艾爺莫若就許了這個艾爺豈不省事麼艾虎道武兄這是甚麼說話那有一個女兒許兩家的道理何況小弟已經定了親呢甘婆聽了又是一愣你道爲何原來甘婆早已把個艾虎看中了意了他心裡另有一番意思他道那個艾虎雖然俊美未免過于覩覥嬌弱不似這個艾虎英風滿面豪氣怡人是個男子漢樣兒仔細看來這個艾虎比那個艾虎强多了忽然聽見艾虎說出已然定了親了打了他的念頭所以爲之一愣半晌發恨道嗐這全是蔣平做事不明無故叫人打這樣悶葫蘆豈不悞了我女兒的終身麼我若見了病鬼決不依他艾虎道媽媽不要發恨道急俺們明日就到陳起望蔣四叔

現在那裡媽媽何不寫一信去問問倒底是怎麼樣也就有個水落石出了如不能寫信俺二人也可以帶個信去覿面問明了或給媽媽寄信來或俺們再到這裡此事也就明白了甘婆道寫信倒容易不瞞二位說女兒筆下頗能待我合他商議去說罷起身去了這裡武伯南便問艾虎道恩公廂房之人咱們是這裡下手還是攔路邀截呢艾虎道這裡不好他原是村店若沾污了以後他的買賣怎麼做呢莫若邀截為是武伯南笑道恩公還不知道呢這老婆子也是個殺人不展眼的母老虎當初有他男人在世這店內不知殺害了多少呢剛說至此只見甘婆子將書信笑嘻嘻進來說道書已有了就勞動艾爺千萬見

了補四爺當面交付婆子這裡着急等回信說罷福了一福艾爺接過書來揣在懷中也還了一揖甘婆問道廟房那人怎麼樣武伯南道方纔僧們業已計議艾爺惟恐連累了你這裡上們工途中邀截去甘婆道也到罷了待我將他喚醒立時來至廂房開了門對上燈纔待要叫只聽鍾麟說道我要我伯南哥哥呀却從夢中哭醒懷寶是賊人膽虛也就驚醒了先喚鍾麟然後穿上衣服將鍾麟背上給甘婆道了謝說俟回來再補覆罷甘婆道你去你的罷誰望你的補覆呢但願你這一去永遠別來了我就念了佛了一壁說一壁開了柴扉送至門外見他由正路而去甘婆急轉身來至上房道他走的是正路你二位從小

路而去便迎着了武伯南道不勞賢心這些路途我都是認得的恩公隨我來武伯南在前艾虎隨後別了甘婆由了柴扉竟奔小路而來二人復又商議叫武伯南搶鍾麟好好保護艾虎却動手了結懷寶說話間已到要路武伯南道不必迎了上去就在此處等他罷不多時只聽鍾麟哭哭啼啼這遠而來武伯南先迎了去也不揚威也不吶喊惟恐號着卜生只叫了一聲公子武伯南在此快跟我來懷寶聽了咯噔的一聲打了個冷戰兒剛要問是誰武伯南已到身後將公子扶住鍾麟哭着說道伯南哥哥你想煞我了一矬身早已離了懷寶的背上到了伯南的懷中這强賊一見說聲不好往前就跑剛要邁步不防腳下

一陣羨聲隔壁接地爬倒塵埃只聽噹的一聲奔肯上早已着了一腳懷寶哎喲了一聲已然昏過去了艾虎對着伯南道武兄抱着公子先走俺好下手收什這廝武伯南也恐小主害怕便抱着往回裡去了艾虎皆復拔刀在手口說我把你這惡賊一刀斬去懷寶了帳小爺不敢久停將刀入鞘佩在身邊提上武伯南一同直奔陳起望而來且說鉅雄到了五鼓雞鳴時漸漸有些聲動聲息却不曉因昨日用的酒多了的緣故此時歐陽春沙龍展昭帶領着丁兆惠蔣平柳青與本家陸彬魯英以及龍濤姚猛等大家環繞左右惟有黑妖狐智化就在臥榻旁邊靜候這廝上鉤的明燈燭燭照如白晝雖有多人一個個鴉雀無聲

又進了多會忽聽鍾進嚷道口燥得緊快拿茶來早已有人答應伸當將濃濃的温茶捧到智爺接過來低聲道茶來了鍾進睜眼一看伏枕而飲又道再喝些伸當總又取來鍾進照舊飲畢晏定了定神猛然睜開二目看見智化在旁邊坐着便笑道賢弟為何不安寢分兄昨日酒深不覺的沉沉睡去想是賢弟不放心說着話復又往左右一看見許多英雄環繞心中詫異一骨碌身爬起來看時却不是水寨的書房再一低頭見自家穿着一身鮮衣服色不覺失声道呀喲這是那裡歐陽春道賢弟不要驚問我緩緩的兄伸請你到此妙龍道此乃陳起望陸賢弟的大廳陸彬向前道草舍不堪駐足有屈大駕鍾進道伸如

何來到這裡此話好不明白蜀化方慢慢的道大哥事已
如此小弟不得不說了我們俱是欽奉聖旨謹遵相諭特
爲平定襄陽訪拿奸王趙鼎而來若論捉拿奸王易如反
掌因有仁兄在內惟恐到了臨期王石俱焚實實不忍故
此我等設計投誠水寨費了許多周折方將仁兄請至此
處皆因仁兄是個英雄豪傑試問天下至重的莫若君子
大丈夫作事焉有棄正道順歸邪黨的道理然而人非聖
賢孰能無過也是仁兄雄心過豪不肯下氣所以我等屢
施說計將仁兄誆到此地一來爲匡扶社稷二來爲成全
朋友三來不愧你我結拜一場此事皆是小弟的主意望
乞仁兄恕宥說罷便屈膝跪於牀下展爺帶着衆人誰不

搶先嘚的一聲全都跪了這就是爲朋友的義氣鍾雄見此光景連忙翻身下牀也就跪下說道俺鍾雄有何德能敢勞衆位弟兄的過愛費如此的心機實在擔當不起鍾雄乃一魯夫皆因鬧得衆位仁兄賢弟英名貫耳原有些不服氣以爲是恃力欺人不想是重義如山俺鍾雄渺視賢豪眞眞愧死如今既承衆位弟兄的訓誨若不洗心改悔便非男子衆位仁兄賢弟大家見鍾雄豪爽梗直傾心向善無不歡喜之至彼此一同站起大家再細細談心未知後文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一百二十回　安定平山同歸大道　功成湖北別有收緣

且說鍾雄聽智化之言恍然大悟又見衆英雄義重如山

欣然向善所謂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者也世間君子與小人原是氷炭不同爐的君子可以立小人之隊小人再不能入君子之羣甚麼緣故呢是氣味不能相投品行不能同道即如鍾雒他原是豪傑朋友皆因一時心高氣傲所以差了念頭如今被衆人譽譽規箴登時清濁立辨邪正分明立刻就離了小人之隊入了君子之羣何等暢快何等大方他既說出洗心改悔便是心悅誠服決不是那等反覆小人今日說了明日不算再不然鬧矯强關經濟怎麼沒來由怎麼好那是何等行爲又有一比君子如油小人如水假如一鍋水坐在火上開了時滾上滾下毫無停止比着就是小人胡掄混攪你來我往自稱是正人君子

及至見了君子他又百般的欺侮說人家酸說人家大不肖容留那知道那君子更不把他們放在眼裡理也不理善善的躲開由着他們鬧去仿彿一鍋開水滴上一點油兒那油止于在水的浮皮兒決不滑混那水開的利害了這油不過往鍋邊一溜兒坐觀成敗而已這是君子可以立小人之隊若小人入了君子之隊則不然假如一鍋油雖熱不顯平平無奇正是君子修品立行的高貴處無聲無臭和藹至甚小人看見以爲可以附和不管好歹飛身跳入他那知那正氣利害眞是如見其肺肝然自己覺得蹐蹐不安坐立難定然煎的受不得了只落得他逃之夭夭仿彿油已熬了滴了一點兒水這水到了（內缺）鍋們

俱是正道油自已瞧自已不知是那一道實在的不合羣
兒只得墜哩吧啦一陣混爆連個遮兒皆不容留多咱爆
完了依然一鍋清油照舊的和平寧靜而已所以君子小
人酒如水炭是再不能同爐的如今鍾胡傾心歸服他原
是油止于是未化之油加上衆英雄陶鎔陶鎔將他煆煉
的也成了清油油見油自然混合一處焉有不合式的道
理呢閑話休題再說衆英雄立起身來其中還有二人不
認得及至問明一個是茉花村的雙俠丁兆蕙一個是那
陌空島四義蔣澤長鍾雄也是素日聞名彼此各相見了
此時陸彤早已備下酒筵調開桌椅安放杯箸大家團團
圍住上首是鍾雄左首是歐陽春右首沙龍以下是展昭

蔣平丁兆鶚柳青連龍濤姚猛陸彬曾英共十一籌好漢
陸彬執壺曾英把盞先遞與鍾雄鍾雄笑道怎麼又喝酒
麼劣兄再要醉了又把劣兄弄到那裡去衆人聽了不覺
大笑陸彬笑着道仁兄再要醉了不消說了一定是送回
軍山去了鍾雄一壁笑一壁接酒道承情承情多謝多謝
陸彬挨次斟畢大家就坐鍾雄道話雖如此說俺鍾雄到
底如何到了這裡務要請教智化便將起初展兄與徐三
弟落在陷坑被仁兄拿去是蔣四爺一眼暗道這樣虔弱竟有
救出說至此鍾雄看了蔣四爺一眼暗道這樣虔弱竟有
如此本領蔣爺又道皆因仁兄要偷是小弟與丁二弟扮
作漁戶混進水寨攙賺了招賢榜文鍾雄又聽了丁二爺

一眼暗暗佩服智化又道次是小弟與歐陽春兄進策投誠那時已知沙大哥被襄陽王拿去因仁兄愛慕沙大哥所以小弟假奔臥虎溝却叫歐陽兄詐說展大哥以及襄陽王將沙大哥要來這全是小弟的計策哄誘仁兄鎚雄速速點頭又問道只是劣兄如何來到此呢智化道皆因仁兄的千秋我等計議一來慶壽二來奉請所以預先叫四弟聘請柳賢弟去因柳賢弟有師傳留下的斷魂香雄聽至此已然明白暗暗道敢則俺着了此道了不由的又瞧了一瞧柳青智化接着道不料蔣四弟聘請柳賢弟時路上又遇見了龍姚二位小弟因他二位身高力大背負仁兄斷無失閃故此把仁兄請至此地鎚雄道原來

如此但只一件既把劣兄背出來難道就無人盤問麼智化道仁兄忘了麼可記得昨日展大哥穿的服色人人皆知個個看見臨時給仁兄更換穿了口口聲聲展大哥醉了誰又問呢鍾雄聽畢鼓掌大笑道妙不想的周到做的機密俺鍾雄眞是醉裡夢裡這些事俺全然不覺虧了衆仁兄賢弟成全了鍾雄不致叫鍾雄出醜鍾雄敢不佩服能不銘感如今衆位仁兄賢弟歡聚一堂把往事的豪强自雄侮慢英賢不覺的可恥又可笑了衆人見鍾雄自怨自又悔過自新無不稱羨好漢子好朋友各各快樂非常惟有智化半點不樂鍾雄問道賢弟今日大家歡聚你爲何有些悶悶呢智化半晌道方纔仁兄說小弟想的周到

做的機密那知竟有不周到之處鍾雄問道還有何事不周到呢智化歎道皆因小弟一時忽略忘記知會嫂嫂只當有官兵捕緝立刻將姪兒姪女着人帶領逃走了眞是英雄氣短兒女情長鍾雄聽了此句話驚駭非常忙問道交與何人領去智化道就交與武伯南武伯北了鍾雄聽見交與武氏弟兄心中覺寧安慰點了點頭道還好他二人可以靠得智化道好甚麼是小弟見了嫂嫂之後急忙從山後趕去忽聽山溝之內有人言語問時却是武伯南背負着姪兒落將下去又問明了幸喜他主僕並無損傷仁兄你道他主僕如何落在山溝之內鍾雄道想是黃夜逃走心忙意亂慌落在山溝智化搖頭道那裡是慌落却

是武伯花將他主僕推下去的他便驅着馬上姪女往西去了鍾雄忽然改變面皮道這厮意欲何爲衆人聽了也爲之一驚智化道是小弟急急趕去又遇見兩個採藥的將小弟領去誰知武伯北正在那裡持刀威呢姪女鍾雄聽至此急的咬牙搓手魯英在旁高声嚷道反了反了龍濤姚猛早已立起身來智化忙攔道不要如此不要如此聽我往下講鍾雄道賢弟快說快說智化道偏偏的小弟手無寸鐵止于揀了幾個石子也是天公照應第一石子就把那厮打倒趕步搶過刀來連連搠了幾下兩個採藥人又用藥鋤刨了個不亦樂乎魯英龍濤姚猛哈哈大笑道好吓這纔爽快呢衆人也就歡喜非常鍾雄臉上顧色

畧爲轉過來智化道彼時姪女已然昏迷過去小弟上前喚醒誰知這厮用馬鞭子將姪女周身抽的已然體無完膚虧得姪女勇烈扎掙乘馬也就來到此處鍾雄道亞男現在此處麽陸彬道現在後面賤內與沙員外兩位姑娘照料着呢鍾雄便不言語了智化道小弟憂愁者正爲不知姪兒下落如何鍾雄道大約武伯南不至負心只好等天亮時再爲打聽便了只是爲小女又叫賢弟受了多少奔波多少驚險劣兄不勝感激之至智化見鍾雄說出此話心內更覺難受惟有盼望鍾麟而已大家也有喝酒的也有喝湯的也有靜坐閒談的不多時天已光亮忽見莊丁進來稟道外面有一位少爺名叫艾虎同着一個莊武

的帶着公子回來了智化聽了這一樂非同小可連聲說道快請快請智化同定陸彬魯英連龍濤姚猛俱各迎了出來只見外面進來了艾虎在前武伯南抱着公子在後艾虎連忙參見智化智化伸手攙起來道你從何處而來艾虎道特爲尋找你老大家不想遇見武兄救了公子此時武伯南也過來見了先問道統領老爺俺家小姐怎麼樣了智化道已救回在此鍾腦聽見姐姐也在這裡更喜歡了便下來與智化作揖見禮智化連忙扶住用手拉着鍾麟進了大廳鍾麟一眼就看見爹爹坐在上面不由的跪到跟前哇的一聲哭了鍾旭到此時也就落下幾點英雄淚來了便忙說道不要哭不要哭且到後面看看姐姐

去陸彬過來哄着進內去了此時艾虎已然參見了歐陽春與沙龍北俠指引道此是你鍾叔父過來見了鍾雄連忙問道此位何人北俠道他名艾虎乃劣兄之義子沙大哥之愛婿智賢弟之高徒也鍾雄道莫非常提小俠就是這位賢姪麼好吓眞是少年英俊果不虛傳艾虎又與展爺丁二爺蔣四爺一一見了就只柳青姚猛不認得智化也指引了大家歸坐智化便問艾虎如何來到這裡艾虎從保護施俊說起直說到遇見武伯南救了公子殺了懷寶始末原由說了一遍鍾雄聽到後面連忙立起身來過來謝了艾虎此時武伯南從外面進來雙膝跪倒俯囘塵埃口稱小人該死鍾雄見武伯南如此反倒傷起心來長

歎一声道俺待你弟兄猶如子姪一般不料武伯北竟如此的忘恩負義他已處死俺也不計較了你爲吾兒險些兒喪了性命如今保全回來不絕俺鍾門之後這全是你一片忠心所致何罪之有說罷伸手將武伯南拉起衆位英雄見鍾太保如此各各誇奬說他恩怨分明所行甚是鍾雄復又嘆一口氣道好叫衆位賢弟得知仔細想來都是俺鍾雄的罪孽幾乎報應在兒女身上若非急早回頭將來禍殺不測從此打破迷關這身衣服正合心意俺鍾雄直欲與漁樵過此生了衆人聽鍾雄大有灰退之意趕待要勸只見沙龍將鍾雄拉住道賢弟你我同病相憐不要如此劣兄若非囚禁你兩個姪女如何也能殺來到

此處呢可見人生聚散冥冥中自有道理千萬不要灰了
壯志妄打迷關將來是要大魔呢衆人聽了不覺大笑鍾
雄也就笑了於是復又入座智化道事不宜遲就叫武頭
領急回軍山報與嫂嫂知道好叫嫂嫂放心鍾雄道莫若
將賤內悄悄接來劣兄既脫離了苦海還回去做甚智化
道仁兄又失於算計了仁兄若不回軍山難免走漏風聲
奸王又生別策莫若仁兄仍然佔住軍山按兵不動以觀
襄陽的動靜如何再者小弟等也要回回襄陽去便將方
山居址說明現有臥虎溝的好漢俱在那裡鍾雄聽了歡
喜道既如此劣兄就派姜鎧保護家小也赴襄陽劣兄一
人在此虛守寨柵方無罣礙智化連連稱善依然叫武伯

商先回軍山送信到傍晚鍾雄方纔同去此時艾虎已將媽媽的書信給蔣四爺看了蔣平便將鳳仙倩願聯姻的話說了又與歐陽春智化沙龍三門親家說明大家歡喜俱各說道俟回襄陽時就煩姜氏嫂嫂將此事做成就叫玉蘭母女收什收什同赴襄陽方山居住更爲妥當這一日大家歡聚快樂非常交計議定了女眷先行起身就求姜氏夫人帶領着鳳仙秋葵亞男連璘邱派姜鎧龍壽姚猛跟隨護送其餘大家隨後起身到了晚間用兩隻大船除了陸彬魯英住家料理所有衆英雄俱到軍山鍾雄見了姜氏悲喜交集說明了緣故即刻收什細軟乘船到陳起望暗暗起身這裡衆英雄歡聚了兩日告別了鍾太保

也就同赴襄陽去了這便是忠烈俠義傳收終要知羣雄
戰襄陽衆虎遭魔難小俠至陷空島茉花村柳家莊三處
飛報信柳家五虎弈護陽艾虎過山收服三冠柳龍趕路
結拜雙雄盧珍單刀獨闖陣丁蛟丁鳳雙探山小弟兄襄
陽大聚會設計救羣雄直至衆虎豪傑脫離難大家共議
破襄陽設圈套捉拿奸王施妙計掃除衆寇押解奸王夜
趕開封府蕭清襄陽郡又敘劍斬襄陽王包公保衆虎小
英雄金殿同封官紫髯伯辭官出家白玉堂靈魂救拔陷
顏查散奏事封五鼠包太師聞報吳雙俠衆英雄開封太
聚首羣俠義公廳同結拜多少熱鬧節目不能一一盡
述也有不足百回俱在小五義書上便見分明

曰
日日深杯酒滿朝朝小圃花開自歌自舞自開懷且喜無拘無礙　青史幾番春夢紅塵多少奇才不須計較與安排領取而今現在